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八八冊目次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　（宋）祝穆輯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　（元）富大用輯　元泰定三年廬陵武溪書院刻本　〇〇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十五卷　（宋）祝淵輯　明萬曆三十二年書林唐富春德壽堂刻本　二六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

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

（宋）祝穆輯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五）

（元）富大用輯

元泰定三年廬陵武溪書院刻本

八〇諸監部

秘書監

歷代沿革

周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以其掌圖書也記故曰秘書魏武帝初置秘書僕依御史臺又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即中書令之任文帝置中書令而秘書改令為監以王粲領秘書監撰皇覽掌撰定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自王肅為監乃不屬其蘭臺亦藏書籍而御史掌之晉武帝以秘書併入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復別置秘書寺併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是秘書之府始居於外宋齊因之梁改為秘書省陳又後魏亦以秘書省為門下集書為之省北齊改魏制後周春官府置外史下大夫掌書籍此秘書監之任也而秘監亦領著作監掌国史隋秘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後又改監為令唐武德初改為監龍朔二年改秘書省為蘭臺改監為太史天授初改秘書省為麟閣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領著作等局少監為之貳其後因史太史分為別曹而秘書省主書寫校勘而已宋太平興国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集賢院皆撥為崇文院及端拱初建秘閣降三館書籍真本并內出古書墨迹等藏之亦在崇文院中淳化元年詔秘閣校三館秘書省仍隸京百司時脫清都參華藏室○道家蓬萊重玄閣之藏後漢歸林序蘭臺秘書省署甘泉觀略御府秘書外府之藏後漢歸林序蘭臺秘書省署甘泉觀略御府秘書外府也翥逸鄭校理序校監曰大蓬鄭氏談綺秘書不是監以其職品清重非他監比也因話錄朔上清之冊府作文之仙瀛農表類秘府藏書雲委閣編之富瀛洲通籍朋來俊乂之游○拜秘書雖有監少監丞郎校書郎正字著作郎佐皆以為寄祿官翔於昆閣之庭神遊冊苑列植於蓬萊之館登瀛遂切多於秘監即官至秘書監有特令供職者

常帶出入

綸の書を簡貞の入頒詩休の蘭臺金馬天祿石渠所收秘
二星之躔又曰上帝羣玉之府○藏帝紛紜乘四部之爭必充
其內紹綴裨放牌一時之後以游其間並同上謂滿目琳琅而
排閶闔而薦崑崙而薄蓬萊張于開啓蓬島獲覩於回史揚
慮代表芸香之職白草紫泥之詔遂蓬羣玉之峯並同上
詩句 綠綸乃委劉業簡日殷勤白紫天秘書何敢忘天乃驅英彥
終為大海人杜甫寄題鄭監湖上亭兼簡鄭十八倉曹李白贈韋秘書
雲閣麒麟帶王除杜贈才子八秘書

古今事實

仙室蓬觀

華嶠後漢書曰李老君藏室道家蓬萊山注東觀
紅蕤多文士東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錄皆在焉又王嘯甫水
詩記言事於蓬觀謂藏室也

外臺內閣

太和中秘書監薛夏奏以公事移蘭臺案前亭記曰一臺也而秘書
署耳謂夏奏不得依也唯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者外臺
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可相移之有蘭臺元以所自名
之後遂以為志王肅傳

秘府之室

漢以天下文籍悉在焉內秘府之室謂之秘書
東府之山

羅天子西登崑崙見王母曰登已至于羣玉之山先王所謂策
府也羅天子傳

秘曰 藏室

唐藏書之地有集賢書院有修文弘文到文

和詩門人白落星石薛少保書觀
傳說為何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祕
五紀此書

自撰竹書

荀勗領祕書監因郡家中得竹書勗自撰次紀傳闕文多所證
明

自作石須

西京祕書省叢書前有隋皇石隋自咸陽後署於此王邵作端
石須以著美之 西京雜記

少為病坊

唐以望難清雅而實非要劇權貴子弟及好利誇侈者率不好
此職以監為宰相病坊亦及者作郎為尚書郎病坊祕書郎又
著作佐郎為監察御史病坊類要

少為聚議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定制除監少丞外少著作郎佐郎祕
書郎校書正字通十二員為額故唐瀛洲十八學士之數 類要

經濟清要

祕書監其遷出也司非郎官即御史自乾道以後有旨須曾任
知縣始得除臺察曾在郡守始得為郎三館之士固天有難花
者矣是朝廷欲越次擢用乃以為將作軍器少監既班在郎上
則无所不可為欲經濟清要者則由著廷祕郎而拜左右二史
不然不過秉筆省郎年歲間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
院矣同上

參預朝政

魏謐為祕書監參預朝政

談論規諷

晉世南為祕書監大宗引之談論古今帝王行政得失必存
規諷太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世南商略古今朕有一言之
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世南進曰聖作雖工臣竊非
恐致風雅不敢奉詔其慮誠若此 論議持正

近南已發老發已發皆不聽辻太子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列
若不勝衣而中折烈論議持正太宗嘉曰行有司請藏副書以
發帝曰廣此南在不使欣此行此世南嘉帝曰石渠東觀之中
天筭人矣世南者北堂書抄盛行於代廣記

兼該詞章

太宗以顏師古魏徵岑文本褚遂良虞世南李百藥秦王府
秘書監

謝述行令

度駿自司空長史轉秘書監幽讓 行令天文地理因有述焉

以文章召

歐陽脩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為館閣校勘兼都事略

以文士直

李建中傳案易簡與太宗論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

直昭文館

更迭補外

乾道元年二月詔館職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苟不親更事知
民情則將來何以備公卿之任今後更迭補外孝宗會要

同在館閣

宋綬字公垂年十五召試中書 真宗奇其文聽於秘閣讀書
久之召試李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郊同在此以為榮同上

賜飛帛書

太宗飛帛秘閣一字賜李至高煦亦賜御書石文殿牌仍詔將作
監采友仁書道山堂牌

賜紫章服

淳熙五年孝宗幸秘書省 御製詩 賜宰臣史浩以下秘書
監陳駿少監鄭丙賜紫章服

作白頭老

張淡賢段秘書監致仕肯出謂其子曰吾見白頭老鼠抱書而眠向必李賀老作流沙之服時以為名言

勝枝頭時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名士在館率論
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无咎俱
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中書舍人除户部侍郎
无咎以為平生讀白子由此除不離移為如果之報校者文潛曰
覺不勝汝枝頭乾乎開者皆大笑東北有李舟熟不得捐鄉使
揭土人因取藏之故謂之枝頭乾並同上

張舜明字云叟元祐初司馬光李舜明才氣英發直剛直敢言召
試秘書校理東都事畧

編曰遺逸

謝靈運為秘監秘閣之遺逸本朝實錄

宣明實錄

晉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溫嶠李充為秘書監曰国史
之興將明得失之迹謂之實錄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散時紛
侍郎文章粲 思義通博歷仕先朝位事以稽實職掌秘奥宣明
史籍東觀漢記

刊正訛字

唐顏師古為秘書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雜字眾所共惑隨疑
剖析曲盡其源

刻置木版

柳仲郢為秘書監退朝之後使命入閤言宴飲詼諧終日

而罷酒初劉賓客嫂宴時逢母喪輟還奔之至与同榻共寢
若夜川泊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駕召於是命駕召之偶人施關機能坐起拜
伏以象於哲宗皇帝山陵既畢月下對酒輒令倡人置之於座与相酬酢而
爲獻笑 按隋書佚稿未詳孰是

嬴粧拭靨

王道中賓州自賓州受代赴闕先墨頭雄壯自是頗覺粧飾
若拭臙上柃之狀礼部侍郎以斯文出守故以斯文出守与世降升自我祖宗
所未嘗處之也

雜著

代李臣以下賀車駕幸秘書省表 吕伯恭

東觀書林久倦漢儀之觀西京昆臺府載瞻周墅之臨嗣三紀之
閒慕軼百王之盛即中賀切以斯文出守与世降升自我祖宗

徽猷籍萃藏之地于時興册陳琴奉幸之書從容感誨之求
賡大駿良之聚炎圖再造華省一新後親御於右文用仰繩於
前武重明善繼太極丕承乙夜懷陳念初載綱羅之不易昕朝
旰入思中興儲養之有原乃臨三館鑾旂之躔乃展列聖圖書
之奥帝暉下曜光綦洞温洛之藏天藻昭垂跨過沛横汾之詠
温發示酣釀之惠永言宣述繼之音一日乃幾曾屢齋居之服
九流七略独煩清蹕之留蓋以恢緒古尚德之風大旨爲師治
聚成之本声明文物慶澤汪洋恭惟
成王陛多聞將宋建事既惠顧於簡編大旨所以養賢復均肪
於着澤士心興起雅道流行乃
之頌敢揚厥休近天子之光請具寘於德意

登秘書省閣詩序 楊盈川

若夫麒麟鳳皇之署三臺之山漢帝崇崇

而隋撰官如史館例明年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編實錄院以正名實而著作曷唯修纂自歷代所以儲蓄英髦以備任使臺諫紊於此乎取之故所除授纔十五六而真卿之闕我半善類憑也畢日謀謨廟堂委任殺於談笑垂功名於竹帛者不可勝紀其人豈但摩研編削將以須中興詠聖德為太平之文飾而已哉管材朽拳落五年間屏棄遷跡英游實為榮幸竊惟祖宗三館秘閣之制因革損益麟臺故事載之詳矣独紹興以來闕名未有石刻則擺落之先後居職之久近歲月迁改將无所攷於是作館閣續題名記具使來者可述焉紹興二年七月記

古詩

和閣老舍人曝書會詩　　錢穆父

天禄閣書府芸籤歲曝頻緗縹紛藏笔賜會集儒紳顧陸高操好鍾王妙入神司无數俗吏來頭石渠實

文苑英華卷九

和秘閣曝書會詩　　薛之奇

宴豆追儒飛聲變成社容中夫開壁府左海見蓬萊筆汗簡陳三館湘圖喚九重紫殿方恩敏十吏筆能供

律詩

賀車駕幸秘書省觀書二首　　吕伯恭

曜靈高柳識雕輿共記中興幸省初黄道再傳天子降青編重入史臣書策雲千隊君恩盛寵渥張樂鄧哥若鴻獻拳大雅定非周鼓頌田漁

恭清册極与天鄰圖闕乾坤敷紫宸獨為斯文回一顧坐令書府有光新

曝書千鈞先生舊物象若見列巡二明誤後第陳墨客隠く感葉

過豈和深意在舜倫

恭和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体詩　　吕伯恭

飛龍旅日月章中興前代光華仰觀象時維良切利授令里管晏辞華自愧詩施惠良切利授令里管晏辞華自愧詩施惠

造敢效明光獻女歌

恭和御筆幸秘書省詩二首　　周必大

羣玉西崑鳥與章二星東壁燦輝光秋光迎仗千旌麗法曲傳觴九奏長虎將綏觀備簡筆多龍倚仰明王政脩即是報我策獻孜孜足褒

蜺米萬奇連珠章我手封植何恩光石渠久缀英髦後金鏡深慚李識長御墨拳文賜列聖宸章豪翰備三王頌言作詩酬榮遇寧復拾才似者裏

送孫侍之秘監歸朝供職　　周必大

早看鵾鵬万里風晚陪劒履大明宮誰知九郡提封重選許三年使事同我合拙冠尋書愿君當補袞南薰新功中興盛事久應

文苑英華卷九

說五紀吾邦四少達

秘閣伴直　　鄭谷

秘閣鎖書深幡南別晚參更人同野鹿群未似山林淺井家完人廻廊舞鶴侵閑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

寄胡文定及劉恭父

先生去上芸香閣二老新裁舞用冠幽獨取与又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送胡文定祕閣供職　　朱元晦

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与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只為塗生未敢休

東觀曝書會詩　　孔常甫

青會青雲上來遊羣玉峯頭的窺一金鑰發金く

送鄒懷英　　張孝祥

住昔千官班源曾綴鵷行稽首天一追問佳來明廣樂來
山柴擁帝所居功名儻來蒲柳之質
秘省後廳
桃花雨潤新秋地桐葉風翻曉夜天盡月後曩无一事白頭老
監校書眠
戲酬盧秘書
王建
芸香閣裏人採摘御園春最此和仙藥猶治老病身
羊表秘監
劉元叔
近日頻聞有減除人傳君相重論書高未要扶列後曾過東閣否數枝已乙鑑湖无
列真寫先生作畫圖
偶作寄王秘書
齊己
七絕湘水秋深夜五子河汾日暮時借問秘書島、

詠石榴詩
孔紹安大業末為監察御史時高祖為汾討賊於河東紹安
謁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
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賢為御史監高祖軍先
歸朝秘書監紹安因持筆雅篇誠石榴詩曰秋為時來晚開花
不及春時人摘之

秘書少監

歷代沿革 隋煬帝置一人後又改為令 唐龍朔中改為侍郎
神龍初復太極元年增少監為二員通判省事。
宋初為寄祿官元豐正名始實均逸除係職事初除兼

宋朝官制閣門祗候以上入對則以為見職每与同舍會議則稱
修五朝大典
注文獻字伊若除秘書少監兼修神宗以來會要大獻三朝孝
宗已不以將公數具疏引古誼深言又率同館論奏同上
落筆如泉湧
王安中字履道少號初寮先生以文章知名有名於上者除
著作郎月餘召為秘書少監上謂輔臣曰安中文學固優而
黃門至云大師致意文字封還詔旨則其詰棘詆訐試可概
見宜落筆如泉湧閱三日內批除中書舍人遂授秘書監
二百

辭免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奏狀　周必大
員闕非組增農圻東圻以武職仙逢擢官綦苑俱為清選臣用
名器伏念臣早誤聖知中歸農畝記八歲領心於天日一切榮旨
於軒擧厚賜遣之恩言將感厥命太過加以年之壯筆之素迂加此年之朋志雖
薄技无堪恐難勝森林之首閣南令行政改仰人效之助從
綫聰

劉敞秘書少監制
奏者以東觀為天祿藏書之所以通養令器
待才用者之宅也以尔敏識敦古博
試用

古詩

和孫少監
和孫少監
通判鄧日清越深禪戶同舍多望即官無賓客少監兼整
安伯昔稚恭其行格俗稿未數篇我王度
數篇清少監髮新也
和孫少監
再任秘書少監
舟入廟堂時議事東觀閱新書家住四壁今无屋誰為君
主奏子亞
寄孫少監
天上圖書似舊人閒成月浪如飛
徙跣後朝
秦少游
洪玉甫
黃山谷
黃山谷

秘書丞

武帝置秘書左右丞以劉歆貢禹之典尚書
帝文置秘書丞時秘書雖領妄事並一人
蚓為秘書丞時秘書雖領妄事並一人
掌圖籍二年改為蘭臺大夫成帝復備掌府事幻稍省署
地自後漢光武省秘書監并入中書謂之中書秘書丞寔
流中外之任元豐正名始復舊職紹興又天
文歷數之事　○　有秘書
書院初置

之者今以相與爲鄉黨名士書開史 少府
第一官
梁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宜爲第一人
惟得一人
隋姚察入爲秘書丞文帝指謂朝臣曰聞姚察著行當今无比
我平陳牲得此一人
書

秘書郎

歷代沿革

後漢馬融爲秘書郎詣東觀典校秘書又魏武建国
又以貴以刘劭爲之出乘鹿車竟掌中外三閣經国
書校閱脫誤亦詣之郎中武帝分秘書圖籍爲甲乙丙下四
部定中外四部經書屬校閱遺正定脫誤使秘書郎中四人
各掌其一宋述除中字豪閔之尤爲美職皆爲甲族起家之選
二十九
特次入補選多名書遊子弟爲之陳者令僕子起家爲乙
後魏置四人至北齊又增中字謂之秘書郎中隋祖諱中除中字
唐分判校爲正程朔中改爲蘭臺郎咸亨復初中改爲蘭臺郎感亨復初曰
蘭臺郎神龍初復舊秘書郎三人掌四部圖籍皆有三本
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貯案切元豐正名始有職掌
升爲分判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則秘書郎主之元
祐四年秘書郎並除著作朝知縣已上資序人任滿除集賢校
理紹聖初罷校理 大元亦置秘書郎之職

羣書要語

發秘府所藏書林幹劉表美新論校理則用天下
之名士能文字者韓文或解巾以司馬校或決科
而冠鄉雖發記圖籍之府命文爲郎自學夫制持三
寸筆終入芸香之閣陳子昂集石渠司籍陳希烈制身登三閣
陸贄制表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也○延賓府初察除孫

三館考

典校秘書

後漢馬融有俊才爲秘書郎詣東觀典校秘書時儒士以爲文
德可以武功氣發逸飛鬼神之決融一覽成頌以諷
陳仟自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後在東觀著述爲離才高博洽
爲此伺備

審正圖籍

後魏秘書學生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
秘書郎典掌經籍以備顧問詔令撰國記訪郡已大加綴寫由是
頗籍以備

專精參問

司馬彪少篤學不倦不交人事專精著閉
轉爲永康諸晉書

編觀圖籍

張續字伯紹爲秘書郎因求不任效編觀閣內圖籍晉書

忠三都賦

左思構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同上

博十年考

陸贄 陸宣公集

門弟之盛蓋以考正生徒講求之職後世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興九德百代如斯珠矣今寺丞自擢第以來亦嘗從事於此而未及有所施行是以恐懼而益不敢怠

校書郎

歷代不公使之蘭臺及秘書省

十二使閱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初漢成帝已命光祿大夫劉向校中五經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後以著

天夫劉向雖言亦典校於其中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蓋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明帝召班固陳宗尹敏校書郎除蘭臺令史後轉為典校秘書又劉珍為校書郎中校書東觀與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五經

傳記至靈帝熹平四年蔡邕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又揚終徐幹劉毅皆以著述自名於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至宋秘書省始置秘書郎為著作官校書郎為博學之士往往以他官與校秘書省之職

歷代不公使之東觀皆藏書之室當時文學之士或以他官入東觀典校秘書如前漢劉向校中五經諸子詩賦後漢班固陳宗尹敏校書郎後轉為蘭臺令史後轉為典校秘書又劉珍為校書郎中校書東觀與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五經傳記至靈帝熹平四年蔡邕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又揚終徐幹劉毅皆以著述自名於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至宋秘書省始置秘書郎為著作官校書郎為博學之士往往以他官與校秘書省之職

校書郎

歷代不公使之蘭臺及秘書省

十二使閱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初漢成帝已命光祿大夫劉向校中五經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後以著

天夫劉向雖言亦典校於其中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蓋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明帝召班固陳宗尹敏校書郎除蘭臺令史後轉為典校秘書又劉珍為校書郎中校書東觀與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五經傳記至靈帝熹平四年蔡邕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又揚終徐幹劉毅皆以著述自名於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至宋秘書省始置秘書郎為著作官校書郎為博學之士往往以他官與校秘書省之職

校讐校文與校理同集賢殿書籍郎掌讐校經籍刊正謬誤之事凡四部書皆有讐校之官以考其得失之源

分温媪之疑仍惟賢愚之鑒文帝時詔使晁錯往太常受尚書秘閣圖書籍令錯得讀之

後漢書袁安傳安子敞為司空時有上言宜開廣言路以求讜直之士敞以為可因此上封事

府校讐之官以待顧問章句之徒非所以廣聞見也

前漢劉向傳向子歆為中壘校尉領校秘書

後漢書班固傳固弟超為蘭臺令史與校書郎成宏等典校秘書

晉天祿閣守校侯銅傳公詩並入紅蘭者銅掌之

後漢書郎顗傳顗拜校書郎中在東觀十年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

理校讐者依據召除猶能正車閉何如黄山谷卷裏詩過一千

百家註杜數家脫誤定正文字

劉珍東觀漢記珍初中郎太后詔與五經博士校定

校閲書籍

後漢書儒林傳成式公孫宏入仍校書郎研精苦學終朝不休

東觀漢記班固為蘭臺令史與尹敏孫堪校讐秘書

乃奉詔與前部校書郎陳宗尚等典校秘書

可為閲證

後漢書校讐記高孝基謂袁抱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

陸書高固字孝基性恬靜寡慾不但依恨不見其探賾索隠

書籍勘考

後漢書儒林傳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令

宜如故事於是招諸儒於白虎觀考論異同

詔領秘書

前漢劉向字子政遷光禄大夫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子政詔向

領校中秘書未傳

賜副秘書

戚避与劉向校秘書毋奏事游以避妻子副同上

賜以秘書之副同上

驅尔來戎[illegible]于馳驅把卷未發先歎息

送李校書　杜甫

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髮十五令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声輝赫

題李白畫像　韓子蒼

玉堂李七今劉向禁直勞君苑九天上不須對此勤心神會植青

贈夜相訪　晁以道

閩高季申仕校書郎作小富從來愁所望書衣叙進校書郎相公勲業又弥著孫子門闌漸有光莫話詩過已埋沒且非盤脫得分張

律詩　司空曙

送吉校書東歸

少年芸閣吏飛直自歸朱獨與親知別行逢江海秋臨岐後耆楚岳隨雁到吳洲憑[illegible]國林好何人待子猷

代秘書姚弘文館請校書　李商隱

清切書司近玉除比來秋興復何如榮文綰要府霜後无限紅梨憶校書

和寄韋校書　陸龜蒙

鳥古風煙滿故都清才懐抱妙无餘可中寄与芸香客便是江南地里書

酬韋校書　薛濤

芸香試比荊山玉那似登科甲乙年

蕊珠前青天　黄山谷

寄子先校書

我觀李校書詔逸有古風談論娶人皎閉門長尚達

答張徹校書

清波別墅藏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新集

諸監部

著作郎

歷代公論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東京閣著述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人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焉蓋有著作之任而未為官員也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隸中書省職掌國史編次作中書著作郎後又置佐著作郎亦屬中書秘書監自調補之大元四年詔秘書監和嶠曰閣事多闕宜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郎又開置佐著作郎二人謂之著作佐郎於是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初發其制以來遷佐於下謂之著作佐郎於是國史集注起矣

初周棲婁子野皆以他官領其職與大著作同為小著作起家之選晉泰始中又領著作曹郎二人佐郎八人又有秘書正字之官秘書省又置著作郎掌撰碑誌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曹職隋改著作郎為司文郎中佐郎為司文郎唐貞觀改著作郎掌修國史佐郎復舊初著作郎掌修國史館北屬有校書郎正字之徒有撰史之名而實與其任尽在史館北屬有校書郎正字以寄祿官元豐正名始實有職掌修纂日曆祭祀祝辭則著作郎佐之初除林希為太常博士兼權發遣小著作郎一時

秘書監

水昭金馬著作之庭太雅宏達於茲為臺元元本本弼見洽聞啟發篇籍是校理秘文班固西都賦臣

新不傳古事謝承家多懷忿之念補愛腸之術遂勒斷蛇之將預判冰河之梁史觀記言文待沈約謝著作表掌東觀陽秋之重唐大詔令地居華省職在修文六帖漢用史才任先班固○晉推經術選在李充○晉重名儒任先弘斐並六帖執簡東觀著述柱梁制著作乃論撰之地唯才史是居唐著作表書勒斑彪記言事於仙室文遵左右史記言動之詳侍宰臣記時政之要以授東觀會而成書魏城其庭堅制蘭臺東觀實專撰述初袁尚據鄴城著撰之局胡文恭行制百僚著作於秘台王粲制入著秘局周約制

著作郎

子靜且真冬谷時卷舒東坡送李著作詩華發煌煌沃帝座來繞鄉道家山氣波動大觀歌中牢士詩

直筆東觀

北齊天保二年詔中書令兼著作郎修國史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書故帝使專其任魏

著作東觀

蘭臺令史班固俾校洛陽令陳宗長陵令丘敏司隸校尉毋丘及揚鬼等並著作東觀撰漢書

採摭前記

班固典校秘書採摭前記綴緝所聞以為漢書

博習舊聞

楊雄字文元少傳家學博習舊聞召為議郎與馬同

硃靈植張望等著作東觀同上
五葉著作
自司徒掾轉奉至臣父五葉著作不絕鄉族以爲美談袁宏謝
三世繼爲
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者乃談述接武處固踵跡亦各一世
之良同上
有史才遷
謝沈爲祠部郎何充廢以沈有史才遷入著作
爲文士冠
晉孫綽爲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導爲之冠
謂之館閣
北齊著作郎秘書監謂之史館那子才作詩酬魏收牧
冬夜直史館是也

甚有清才
王讜爲著作郎甚有清才
清談限斷
陸士衡以文筆爲秘書監屢審所請爲著作郎議竟限斷婦
人乃有
庾次與爲
庾闡著作郎太宗詔親講屢次經史
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面折廷爭
阮劉珽之父子襄字小心爲著作郎真有行業面折深友短
退無餘譽李氏樂門子襄子嘉賓又多不撼
謂成門户
虞許敬宗除著作郎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户寧
擬百家籍

啓孔至歷著作郎明氏族拳与譜述謂類士柳冲孫名撰百家
煤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刻去之訴子孫赴何預若事而妄紛
章述謂可傳久開相語懼並更增崇曰大丈夫奮業成一家書
柔何因人動稱有死不可改遂罷
料四部書
晉孝武帝好賢文每敕著作郎徐廣料校四閣四部見无三万
六千卷晉陽秋
上明堂賦
唐劉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歎之拜著作郎
作題辭編
張騭字仲蔚作題辭籍司空張華晚見稱美命爲著作郎王隱
晉書
作晉紀
陳壽作益部耆舊傳武帝喜之命爲著作郎撰魏書
造晉興歌
潘尼轉著作郎造晉興歌
作幽閑銘
晉張載字孟陽作濛汜賦大僕傅玄見其賦歎息以車迎載言
談盡日載遂作賦記家數爲著作郎又作納銘述以爲能於
著作郎
因定禮儀
晉摯虞初與荀勗刘松荀邵刘寔等因著作東觀撰集漢魏
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定後漢書
删除煩錯
李充爲大著作下時典籍混乱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

部必開以為永制載崇總書
老有七望
宋胡楊龜山在著庭具敏之等
或老隱有七望可令閤門候對班奏
揚州之吳敏手錄
顧義自守
張耒字文潛從蘇軾李薦見其文
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声元祐初為著作郎改著作
館人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東都事略
才謝品望
程駿手著作郎後魏收文帝屢詰其
曰陛下當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年幾何對曰六十有一獻文
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今即遇候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
品望而陛下尊遇西伯謝天假餘年竭其論勸老之義
韓愈宗除著作郎高祖貴謂蹈宗之才朕自委之中書之品卿
等所聞者欲取古人班馬之徒周旋禁闥若欲求之當代之能
卿等應推崔孝伯北史
姊母著郎
宋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皆伯子朝
之常呼為姊母承天曰姊當有鳳雛九子何言姊母談數
上車著作
梁朝全盛時書生遊子第多无事衒云上車不落即著作起居
何如即校書家訓
非試不可
神宗与宰執議更官制至著作郎則曰非試不可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為国史職在褒貶懲勸區別
昏明故歷代帝王莫不崇飾於其官之任有史作焉蓋
王者之元猶生人之極教也昔洎詔蒼頡為黄帝史臣文字以
異其來尚矣其南正北正建于顓頊羲氏和氏命于唐虞更置
太史尚乎文之大司是為国史職在褒貶懲勸區別
昏明故歷代帝王莫不崇飾於其官之任有史作焉蓋
王者之元猶生人之極教也昔洎詔蒼頡為黄帝史臣文字以
異其來尚矣其南正北正建于顓頊羲氏和氏命于唐虞更置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
系代辨昭穆內史受納訪設論大政達書名于四方前
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職司過于朝所典不同其
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有日官則史伯是也諸侯有日御

性好著作佐郎為文華婉
秘李清選
唐王義方白丹去城父初蓬陽下縣來田今春又更陛下校定
著作佐郎極文章之清選
作南郊賦
郭璞作南郊賦希旨其才拜著作佐郎
撰晉書
晉束哲字廣微博學多聞晚遷司空辟月餘除著作佐郎悉觀
撰晉書草創二帝紀十志好博士著作如故
晉張載子孟陽作濛汜賦傳玄見而奇歎以車迎之言談尽日
賦懽喜詩
唐杜鴻漸武后召之賦懽喜詩即授佐郎
作濛汜賦
晉閻纘字續伯祭酒鄒湛以續才堪著作薦於秘書監華嶠高二
才堪著作
書書著述
陳壽書著述除著作佐郎時夏侯湛壽多改作魏書見壽所作
即壞已書張華別傳
并召賜綵
唐陽城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綵帛
知遇賜名
見前宋并故事
兼修国史
敬播拜中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従太宗伐高麗帝名所戍出為

貶潮州著作佐郎為文華婉
秘李清選
唐王義方白丹去城父初蓬陽下縣來田今春又更陛下校定
著作佐郎極文章之清選
作南郊賦
郭璞作南郊賦希旨其才拜著作佐郎
撰晉書
晉束哲字廣微博學多聞晚遷司空辟月餘除著作佐郎悉觀
撰晉書草創二帝紀十志好博士著作如故
賦懽喜詩
唐杜鴻漸武后召之賦懽喜詩即授佐郎
作濛汜賦
晉張載子孟陽作濛汜賦傳玄見而奇歎以車迎之言談尽日
才堪著作
李郡字虔老伯父昭玘字成季元祐名士与晁張為侯嘗為柱
文郡才堪著作薦於秘書監華嶠高二
書書著述
陳壽書著述除著作佐郎時夏侯湛壽多改作魏書見壽所作
即壞已書張華別傳
并召賜綵
唐陽城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綵帛
知遇賜名
見前宋并故事
兼修国史
敬播拜中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従太宗伐高麗帝名所戍出為
貶潮州著作佐郎為文華婉
秘李清選
唐王義方白丹去城父初蓬陽下縣來田今春又更陛下校定
著作佐郎極文章之清選
作南郊賦
郭璞作南郊賦希旨其才拜著作佐郎
撰晉書
晉束哲字廣微博學多聞晚遷司空辟月餘除著作佐郎悉觀
撰晉書草創二帝紀十志好博士著作如故
賦懽喜詩
唐杜鴻漸武后召之賦懽喜詩即授佐郎
作濛汜賦
晉張載子孟陽作濛汜賦傳玄見而奇歎以車迎之言談尽日
才堪著作
李郡字虔老伯父昭玘字成季元祐名士与晁張為侯嘗為柱
文郡才堪著作薦於秘書監華嶠高二
書書著述
陳壽書著述除著作佐郎時夏侯湛壽多改作魏書見壽所作
即壞已書張華別傳
并召賜綵
唐陽城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綵帛
知遇賜名
見前宋并故事
兼修国史
敬播拜中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従太宗伐高麗帝名所戍出為

貶潮州著作佐郎為文華婉
秘李清選
唐王義方白丹去城父初蓬陽下縣來田今春又更陛下校定
著作佐郎極文章之清選
作南郊賦
郭璞作南郊賦希旨其才拜著作佐郎
撰晉書
晉束哲字廣微博學多聞晚遷司空辟月餘除著作佐郎悉觀
撰晉書草創二帝紀十志好博士著作如故
賦懽喜詩
唐杜鴻漸武后召之賦懽喜詩即授佐郎
作濛汜賦
晉張載子孟陽作濛汜賦傳玄見而奇歎以車迎之言談尽日
才堪著作
李郡字虔老伯父昭玘字成季元祐名士与晁張為侯嘗為柱
文郡才堪著作薦於秘書監華嶠高二
書書著述
陳壽書著述除著作佐郎時夏侯湛壽多改作魏書見壽所作
即壞已書張華別傳
并召賜綵
唐陽城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綵帛
知遇賜名
見前宋并故事
兼修国史
敬播拜中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従太宗伐高麗帝名所戍出為

貶潮州著作佐郎為後秦秋
劉元海累遷著作佐郎宋魯哀公後士二世接戦国為魯後秦
秋亦唐書
校勘館閣
宋朝王有立忘為小官修崇文院校勘館閣校勘校集賢院書籍信
康公薦召試擢秘書省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校集賢院書籍信
父在館閣
乾道三年七月梁克家奏曰著作佐郎刘焯父在館閣以拘資
格除郎不行乞稍迁遂除會要
文李知名
王安中字履道自号初寮先生政和中以文李知名除宗李博
士著作郎兼修国史
才李世家
李郡字虔老伯父昭玘字成季元祐名士与晁張為侯實為柱
文郡才李能世其家政和末除書局迁著作佐郎並同上
十年不調
後周蔡景胤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佐郎於時倫草
皆倍兼常伯軍服華盛惟書記獨以貧素居之而无愧色又勤
於職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遂十年不調
三十方為
郭恪時會稽王世子元簡娶人張法順權漢一時内外无不造
門唯郭恪不至年三十而方為著作佐郎
不為今更
晉武帝欲以郭奕為陸著作郎問尚書郭偉二僧奇不附己吾
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為九家妃能事卿郎蔡及尚主倫

爰文欲刊猶二曰我已爲武帝史不能復爲今北史終於家

与免遠官

嘉祐八年詔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安燾甲申進士第三人与免遠官今後以爲例矣

司天臺

歷代沿革 周官以鳥名官鳳鳥氏掌歷正注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馬融命南正重司天黎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有禹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和之官三代各有太史周有禹相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二域分星觀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以十煇之法辨天下之風雲氣候凡天地之和秦有太史

以來太史之任兼成周太史馬相保章三職司馬談父子相繼爲太史令迁云文史星曆近乎卜祝至宣帝時倪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古太史之職重矣故典同上掌音聲以和邦國之樂掌六律六同以和天地之音聲凡祭祀饗食賓客喪紀軍旅田獵皆奏其鐘鼓既没後之續史記者猪先生列向馬商楊雄之徒莫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典引曰立来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紫微帝坐之側以別戚疑之分星觀妖祥以揆時事王肅云太史令掌天文之朝思謂正朔○秦太史之職同上太史令品第七注以它官兼領高堂隆奏其當官見称惟知占候而已故注太史令掌天時星曆而不及史筆晉太史令二人正五品又加副監又丞王薄堂以侍中陳卓以義熙中侍御史兼領宋有府史等員其年又改爲渾儀監長安二年復爲司照改曰觀即司天臺也注魏並置祕書省太史晉因之並置祕書省太史前凉太史令二人堋帝改曹爲監因之武德改爲太史局龍朔改祕書閣局光宅改渾天監其令監置一人正五品又加副監又丞王薄府史等員其年又改爲渾儀監長安二年復爲司照改曰

今景龍二年又改爲監令名不改開元二年又改令爲監其下一員改爲少監開宗改爲司天其臺掌察天文指昧以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舉其屬而占每季錄祥青送門下中書省紀于起居注城終上送史館城頒曆于天下宋因梁曰司天監有大監少監判監或以他官兼判又有同判之名以朝官充大監及少監闕則置判監事二人以五官正以上充

掌察天文律吏鍾鼓刻漏指定時刻供諸壇祭祀神位版晷日元暉行政爲太史局有令有判局有同判局選五官正以上業優考深者二人爲判及同判掌占天文及風雲氣候凡祥異之事日其所占以聞歲一頒曆則造進 頒曆則造進 御覽祭祀昏元嘉癸則撰所用日政和因仍无所改其別局有天文院掌觀敬院測驗渾儀刻漏所皆主占驗曆法大元置司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數按人時○傚授天紀○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傚時月正日並同上太史掌日月星辰之位以序事頒朔于邦國都鄙及其用事之日以登靈臺而觀天氣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二域分星觀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以十煇之法辨天下之風雲氣候凡天地之和

史掌正朔于郡国周礼掌邦之六典同上太史掌建邦之天時正日月以頒之于邦国都鄙及其用事之日以登靈臺而觀天氣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二域分星觀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以十煇之法辨天下之風雲氣候凡天地之和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數按人時○傚授天紀○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傚時月正日並同上太史掌日月星辰之位以序事頒朔于邦國都鄙及其用事之日以登靈臺而觀天氣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二域分星觀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以十煇之法辨天下之風雲氣候凡天地之和

○掌日之官司天之史○書雲之史窺管之官○日月星辰軌景不忒○分至啓閉歲功有成○二十四氣三百六旬○當同文之朝思謂正朔○秦太史之職同上太史令掌天海錄碎事王肅調元曆戰按唐志思玄事日官之職用知天道之玄宋齊平陳差進漏箭之候胡文恭制

泰地立春傳太史漏箭題校勘記注祕書省太史晉置令二人

古今圖書

司天歷候

孟春命太史司天歷候日月星辰躔離不忒无失經紀注乘撰

漏刻候昏明晨夜也衍二十八宿也七曜為經二十八宿
為緯紀朔記月令

日官

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注如卿而不在六卿之数故曰居卿
底致也平致也左傳

作渾天

漢張衡為大史官所鑄陰陽妙尽璇璣之正以渾天儀以漏水
轉之於室内与天相應若符合

叙三辰

禹湯命南正帝嚳亦叙三辰唐虞則羲和夏則昆吾殷則巫咸
周則史佚魯梓慎宋子韋齊甘德鄭裨竈魏石申甘公楚唐昧
之説後代所宗晉書

奏五官正

南史元二年知司天臺薛頴奏救劉置五官正戴凱五方上稽
五緯

奏五星差

宋元年初上即位司天監奏尽去大暦五星之行及諸即氣有
差詔機判司天監周琮七人同造新暦

増六十甲子

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紀上言請於新暦六十甲子外更
増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墨尚守信等議以為无所依據不
可行用上曰支干相冰雖止於六十年倘用甲子共成上壽
之数使周順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暦以
一百二十甲子為限

献九卷新暦

皇国四年司天冬官正吳昭素刘内直苗守信造新暦凡經
紀朔二卷最昏為一卷日躔陰陽經一卷日出入刻為一卷晝
夜刻分一卷五更中星一卷共九卷以献上命衛尉少卿元象
等与明暦者同校定賜号乾元暦上自製序

造渾儀式

皇国四年以司天監李士張思訓為渾儀永先是思訓自言能
為渾儀因造其式以献上召南方上官於禁中如其式造之踰
年而成機思精至詔置於文明殿東南隅隔漏室中因有是命

言渾儀制

至道元年十一月新鑄渾儀成先是司天秋官正王睿顕幷請言
新鑄渾儀制度九事至鑄成於司天監驗其所説多與睿之疏雖経五十段
[保章大夫] 周礼有保章氏掌以来无其職[保章]春官府有保
章下士中士至[保章]置歷博士又置挈壺正掌教歴生乾元元年加五官
長安四年改曽博士為保章正掌教歴生又置歴博士又置挈壺正掌習歴生
之[保章]司天監有保章正慶暦詔十年一迁元豊改制掌暦
法及測景分至求合五星之行及諸即氣有保章大夫

[靈臺郎] 周礼有[靈臺]太史有灵臺上士候望郎隋有天文博士[靈臺]初因
之長安二年改為灵臺郎乾元年改五官之名[靈臺]司天監
有靈臺郎慶暦詔十年一迁[挈壺郎] 周礼有[挈壺]亦有監挈壺郎之官

[挈壺郎] 周礼制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秩官司寇氏春官雑人
九三戦國掌其事自[挈壺]以後太史掌之[挈壺]長安四年
始置挈壺正掌如刻漏乾元置為漏刻博士前為刻以考中星昏明
之候乾元元年加五官之名[挈壺]司天監有挈壺正元豊改
太史局官惟挈壺正如故太史局官有五年一迁十年一迁
或中而迁名惟挈壺正无迁者

[大元] 有挈壺郎

○諸監部

國子祭酒

歷代公卿

雜著

晉　摯虞　辨陳壽三國志不置史館論

唐　李百西　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礼建官備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魚有太史然不以記注為職是時諸侯各行教令之典國子凡國之子弟遊子弟孝焉保氏養国子以道教之以六藝六儀成王時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職而五十始來學於虞殷王時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職而三為祭酒吳王壽年老不朝魚杖几而聽政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七祭酒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之賓得主人之道也故以祭酒為名晉武帝置祭酒置博士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亦称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若孟方其時事者適知天人而卜與發者亦不純用蓍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国之必興太史趙以震辱之恥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論議謹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洪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己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効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為二孔明之時未也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圖不置史妄矣　文集

十五

司天臺

李山甫　拂雲朱檻捧昭回靜對銅渾水鏡開太史只知頻奏瑞君生无計可防災景公進德星實退滄帝推誠日為回何事曉宸全不語好天良月鎖高臺

○諸監部

國子祭酒

歷代公卿

晉　龔壯已詳太常教胄子　周　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凡國之子弟遊子弟孝焉保氏養国子以道教之以六藝六儀成王時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職而五十始來學於虞殷王時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職而三為祭酒　漢　吳王濞年老不朝魚杖几而聽政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七祭酒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之賓得主人之道也故以祭酒為名　晉武帝置祭酒置博士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亦称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若孟方其時事者適知天人而卜與發者亦不純用蓍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国之必興太史趙以震辱之恥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論議謹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洪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己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効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為二孔明之時未也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圖不置史妄矣　文集

十五

一人永嘉中又置儒林祭酒一人以社稷為之總統李中興置祭酒一人　唐　明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以尚書令王儉領祭酒省總明觀廢　隋　煬為国師　唐　及　國朝　亦曰國子祭酒　北齊　國子寺有祭酒一人　唐　仁壽元年省祭酒增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置祭酒為大司成領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置祭酒為大司成領六學國子太學人從三品掌儒學訓導之政以儒學優重者為之○祭酒一人檢國子太學博士二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師道尊有來收尚矱曰蘭並疇變入室之情不自采藍向迂紫綬之貴士倫或因子祭酒表寶劒未祇猶之切玉之功美箭關羽尚无衝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數教東宇流化上庠曠官何仰王延明寰因子祭酒表師氏之位必推其能南豐文祭酒表寶劒未祇猶之切玉之功美箭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成十宗室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請遺崇書漢選聰明感重者一人秩二千石掌叙錄三国嬪焉之從傳令後國子祭酒司業及李官並須取有德望李識人充唐元和勅祭酒者請祭六神以酒酹之也凡會同饗燕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韋昭辨釋名

司成館

唐司成館祭酒領大李皆以儒李處重者為之

祭酒堂

退公聽琴序云司業武公少嚴總太李廳官三十有六人列蔭于祭酒堂

佩碧王

晉祭酒佩水蒼玉晉志

服朱衣

南齊何徽為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儀制於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據亦不能定遂以玄服臨試亦後晉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南史

一位元長

祭酒乃一位之元長宋書

梁王承好儒業轉国子祭酒承祖儉父陳皆為此職三世為国李師前代未之有當時以為榮果史

以几杖授

吳王薄年老以刘氏為祭酒授以几杖不朝無書

以安車迎

漢張安世為蘇武明習故事乘使不厚命宣帝以武節著名臣令朝朔望號称祭酒其優寵之年老不拜迎以安車前後

以宰相兼

唐文宗時鄭覃以宰相領祭酒又後唐天成中祭酒關中書奏祭酒之貴歷朝所貴宜從近代不重此官況為聖朝須崇雅道望令宰臣兼祭酒勅旨協兼判

用同姓為

漢尚元元年自梁陽從長安置祭酒官以尊近族故刘向元帝時周堪薦尚為宗室忠直明經有行為祭酒刘德字路叔脩黃老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祭酒永後為祭酒孔白六帖

盧誕人師

盧誕本名蔡祖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朕諸兒輔長欲命卿為師於是以誕為德宗李府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誕拜国子祭酒

蘇刘耆儒

建元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刘祥並以研李耆儒通為礼記祭酒居于東萊祥為儀礼祭酒如于南陽每月朔日率百僚親臨講論也崔鴻十六国春秋前秦錄

皇子用武

晋杜夷以儒孝弥中宗以為丞相祭酒中興初皇子至東太學拜
經開義
生徒開喜
公迁祭酒奏儒生以為孝官日使會講生徒聽聞喜曰聊以為
榮酒国子監不寂漠唐李翺撰文公行狀
敷陳義理
隋元善賜爵江陽郡公後迁国子祭酒時帝親臨釋奠命善講
孝經於是數陳義理兼之諷誦上大悦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
酬answer詰辨
趙曁智永徹中為陳王師講孝經諸儒更詰辨隨問酬answer舌無
留語高宗喜悦賜絹三百疋終国子祭酒
請備孝徒
晉李密為国子祭酒時喪乱之後礼教陵遲上疏云請得給
其七十備其孝徒帝從之国子孝徒
請崇文孝
蕭昕代宗時權国子祭酒請崇文孝以立教本帝悟其言詔擇
臣有識行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徒
忠正亮直
刘毅忠正亮直志尚清白為国子祭酒
清恪潜敏
刘智夀德清恪秉心潜敏為博士祭酒
李行文質
賀德仁少与從兄德基俱為国子祭酒時人語曰李行可師賀
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並重書
言事選限
楊炯為国子祭酒上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貢小学之
秀者入太学成然後選之唐因二照事者千百数簡澄若十
之一考功限校以定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
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濫天禄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任若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
輸光事錢
劉允章為國子祭酒時建言暴害臣輸光事錢治産厚宰相五萬餘
陵四萬東史一萬詔可
皆用故事
墨敦以方士葉静能為国子祭酒而參龍曰陛下始復制詔
軍国皆用故事正觀時以魏證虞世南為監以乳臭達為祭酒
如静能方伎猥下安足継踪前列
引旨名儒
陽城為国子祭酒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為孝官皆名儒冠
此人何在
孔戣元和中改国子祭酒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
奏擬皆不称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嶺南疏論南海進蚺蛇者
詞甚忠正此人何在抑求之廢滞度退訪或曰祭酒孔戣嘗論此事
廢疏進之即日授嶺南節度使
終身不恨
立霊翻領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救患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
也同上
以散地處
唐崔德與以刘秩為祭酒置之国學以在散地又元載秉政忌
楊綰望高建言太学當得天下名儒以清其選即拜綰國子祭
酒处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
能八風舞

祭酒以為國子祭酒必當時碩儒乃能久於其職
敕曰昇平五經掃地矣

次薛元敬

宋呂正獻公公著為祭酒以大學為教化之原故究心經理舊制薦李常官博士皆發其藉限年歲公為論列皆其科條所當李常官如正回吳政事皆張載甘一世大儒王存簡賜為元祐名臣常秩吳申黃履朱服益皆顯於世處士程頤隱居不仕公命博士即其家敦請以為大學正頤固辭公即命駕過之言行錄

宜憂老成

鄭毅元祐中以宝文閣待制兼祭酒每諸生請益无問寒暑頷首子必朝服延接以礼皆尊其經術而服其教六年請老范祖禹言碧雞年七十精力尚強祭酒若師資之地正宜憂老成以

毋輕聽其去不報改兵部尚書公卿大夫各為詩贈其行公事出祖東門之外觀者如堵四朝国史

無逸楊時

楊龜山先生時字中立兼国子祭酒先是吳敏乞用時以靖太李時得召對即為上言諸生伏闕紛紛欲忠於朝廷宜非无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庶乎其可乃亟命時時入太学召說先生經旁焉言行錄

皆推汪澥

汪澥自布衣録天子李去為正為司業為祭酒迄于司成俱以儒名首二十年時人皆推之四朝国史

藉著

歲成均祭酒表

李嶠

判揚鳴休揚雄子孫世為郎官至侍郎揚惇史論臣才不堪務命
賢能時非親非舊奉惟慢之侍元敬元術精塩梅之任五鼎金門
而上玉帳涉鴨閣而遊鷺沼抱支離之疾廁空請於散林分群榮於斯閣仍
翻不任但歎於青腹四股已頻空請於散林分群榮於斯閣仍
翻龍於環林顧非帝上之珍敢專溝中之質況東序蟻孝猶為
教化之宮西膠痛門實非文章之館論語孔之制度談盡商之
與益方期遠與隆業有可發明豈伊由孝謙開所堪尸桑伏望
消俾庸蔡改命儒則授凡肆雖濃知入廟之礼褒衣博帶不
滯在梁之冀

唐国子舞賦

天子飲賢才之地合礼樂之府命宗伯因四時之宜教胄子以
大代之舞惟德是務以和為主翕左手以執籥就前軒以樹羽
方將發揮五礼張望六詩忽投步而赴節依歩綺

翻云濟濟公卿以蒞以及夫鍾鼓設簴笙磬縣竽安術音容閒起
干煙遠見屹然山立欻然風從觀者如堵昌不肅雍實維国之
洪範義訓人以中庸且樂以平其心乖以發其貌故无小无大
是則是效宜合国之子弟審教人於忠孝其儀不忒其德惟整
遠人由是以来之故時无遠命明神可得而礼矣故物无疵形
大哉聖人其道可久約我以礼樂弘我以孝友觀蹟く之憂森
寶箔く之善誘文德溫恭則羽籥在握武容發揚則干戈載櫜前之後夫手之舞之有小有大成童舞象弱冠舞勺並
允洽於生灵良克讃於風雅豈妄善於樂執而勿捨望人若斯順
而去身則孰能垂拱於天下

詩集

楊祭酒瞻項斯詩

我愛見若詩恐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処逢

石鼓歌　韓愈

憲宗初紹博士徵其年始改祔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
遠行初發

陽城為國子司業直言得罪太學諸生何蒂等二百人頌
首留不請留城
諸生仰服
宋施大資師服字聖与公之為司業也諸生固已仰服公日上
堂延見勉之孝古且務講求治乱之躰使可為世用士論歸之
言行録
不奏端之
黄幡甫公中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陶公不荅則
陰晝以聞宰相召長武詰之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黄公之
周公鎔未製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諫官也
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官也
表上證義
王太宝宇元龜知袁州暇日尋理舊所著述得周易證義十卷
旨其以国子司業兼崇政殿説書召賜五品服朝晡庶集
雜著
與太学諸生書論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宗元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学諸生足下始朝
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圍聖懽懌然大治于兹四
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適錯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
不喜非特為諸生歳久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發式焉
既而署吏有傳致詔章者僕得観之蓋王上知陽公甚孰嘉美
頌徳能勤至備厚乃知欲慎陽公宣風裔土垂聲美化于黎献也
遂覧然少喜如獲慰藉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
紀述世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上巳日太学諸生詩序 韓退之

与衆樂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无闕爭金聲
之聲景師之人既庶且豊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君之劬勞
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群有司至于其日坐殿宇屬飲酒以樂所
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維其時司
業武公少儀於是揔太学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
搏祖既陳肴羞惟時酬酢有容歌風雅之古辭序夷
狄之新聲衆表危冠与人如也有一儒生飛然其形抱琴而來
歷階以升坐于鏞虡之南敢有廣之以文王宣父
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泰零之詠嘆及舞
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管咸作
之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国子司業楊巨源序　韓退之

昔陳黃門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祖道

都門外車数百兩道路觀者歎息漢史傳其事後世圖其跡至
今照人耳目国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
滿七十亦白宰相去歸其鄉今縉紳之士賦詩以寵其行者殆
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道边觀者亦有歎
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紲二陳蹤跡
否今世无工畫者畫与不畫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
愛而惜之者以爲其鄉少尹不絶其禄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
之長於詩者又爲而和之不知當時二陳之去有是事否中世
士大夫以官爲家能則无所歸楊侯始冠本於其鄉歌鹿鳴而
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嘗
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
之所謂鄉先生没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乎

祭竇司業文　韓退之

【唐】置三人【周】一人掌判監事凡六学生每歲有業
成上于尚者以其業与司業祭酒試之登第者白
祭酒上于尚書礼部【宋】景祐三年孫祖德請於直講官内
差一員充監丞詔学官兼領掌錢穀出納之事元豐定制置

祭酒司業掌三学之教法政令而監之事則丞与焉建炎三
年省併只十一年復置【大元】置二人

從国子監丞東朝東都留守錢穀楷增華西京副留環林
益潤唐張鎬公集當文治之朝奉成均之職孔白
大帖設醮成均參贊政令庶事之務惟丞是司 劉賓客胡端平
制丞於太学胡文恭制丞於學庠○進丞文省○上庠丞狄○
用丞庠学之榮並同士狄以文省之丞 公是行錢資先制

上書八千言

国朝趙忠簡公鼎爲相時先是国子監張戒上書幾八千言
自謂忠忱切至聖意上謂宰執曰朕熟觀之其愛国憂君之心誠可
嘉朕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自欲嘗之耳如此何患不聞及言行録

王履貞唐

丞厅連理樹賦

灵臺崇乎洞腰輪以綿延中有珍木号辯森〻以羊羊其
為教原丞為紐為生發孝者表乎化之大同模於厅者知
之无曲亦所以據於德而遊於俗也樂我皇帝敦我聖華依君
仁義之圖對君朝墨之筵俾為我師者如斯木之一德為程曹
者如斯木之相全故瑞不虛然從化而已化不在遠行之在近
有善必應故得託根講課之午垂陰芙字之嘉雜庭槐以為列
偶仙杏而成行逢聖而生匪由乎日月以冀取瑞為宝孰尚夫
金玉其相

國子博士

太倉州志 人物 明 時有博士掌通古今又曰博士秦官漢因之
散比六百石 多至數十人武帝初置五經博士

宣帝成帝時五經家法繼增置博士一人博士選有三科高
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父次補諸侯太傅元始
四年改博士為博士師儒而存之博士凡十四人易施
孟梁丘京氏書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兼而存之博士凡十二人
秋穀梁各一博士華嶠謝書曰初欲立左氏博士先以
為左氏義未大宜立陳氏乃詣闕上疏爭對帝納
立左氏李掌以五經教子宋因有疑事掌教問對焉帝以博
士多非其人詔命三公將軍中二千石舉博士各一人務得
經明行高卓朱茂是時感宋內年初置周子博士十五人皆
取德行清導通明與義若歐陽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
以上乃得召試為國子博士二人置五經博士各一人魏置

宋元化十年五月朔博士李山北墓表
置國子博士二人正五品上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
公子孫隋改為司成隸屬秘書省後諸州府亦有經學博
士一人隋文帝即位十四人煬帝改為太學館有博士助教
載置博士十四人國子監元博士有五人觀元年減四置國子
祭酒二員亦元國子博士有大業進士者去官九
博士四員國子五經各一員為太學官分掌教導從之建炎
詳國子監於禮部紹興二年罷入禮部歸於所在國子監置二
提置博士二員

太倉州志 人物 明 陳者博通史今士者辨於然否義生事要簡

奏博士科督郵按狀延下於文閣為諸生之書龜依後來之端
絕學不思若其有者不據其道處于職者不修其業坐者則來

太易良垂多識博詞人我楹之劇矣皮日休救成均博士書罷
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推之館而對關之客如市文
選召端師老德以為參官魯儒林傳博士不參章張騫集博士
師爲也據文列於師官初案章教制細經訓閭鄉術之制宜案
博通之列胡文泰陵陳益制進士案省充試教官司馬光請擢
任儒林之官參司馬子之教通風制博通須於儒林事希逸劇
成均典教皆舊制與閭之選公是行先會制博士通之淵教鄉
高采上書教孝以導世治性為時表設其置參立五經博士以
崇元化隆風俗吳之記

吳都文粹 卷 評事不讓律博士不參章惠張騫為車載斗量之詩時先
人多於南院吟云三年國子師腸出聖賢稽前推 漸階臺非路入院謁蛟並同上

章甫縞
漢文帝時博士朝服衣縞章甫冠通典
所謂冠
晉武帝詔博士一人介幘兩梁冠服佩同司馬彪百官志
端委佩玉
博士之職掌委佩玉朝之大典公卿度之晉中興書
博士秩卑以其傳先生之訓故尊而異之令服大夫之冕旒
異於石渠
參議禮樂
董劭永平初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
並令劭參議多所裁定當時儒宗通論後世著
漢書
選使關東
漢成帝遣博士使關東不孫詔曰儒林之官孝武開藝貢士蓋
以興太平之化也博士所以傳道授也
分行風俗
漢元帝遣中謁者為博士使行風俗優矯制使賜東曾以致錢
級運委輸張湯劾優矯制使賜東曾以致錢級運委輸張湯劾優矯制使賜東曾以致錢
以文社稷利万民可專也湯不能詘
使錄免獄
前漢文帝初即位孔光為博士教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
奉使称旨由是知名以高第為尚書
天下宗師
後漢宋均以圖讖既興仁義寖薄博士之選宜為天
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
為世表領
晉元帝時荀崧上疏曰昔魏帝太康末年尚書之中侍中常侍

通於六合仁恕博愛篤周于物博士

說書稱詩

初景年六十餘出租召令說書及論語孝經書帝執書自開生我傅我養

傅人為養

景元八年以前正西府臨終時史召拜博士朝生以得人為憂

博通五經

徐文遠博通五經隋大業初許集公藤為孝節郎攝國子博士

考定經義

唐安昭遠為國子博士會大會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拜擢用之既策問說博士不能決時定藏本參酒元書因令昭遠考定之昭遠覽筆度下初无疑滯或有不服者昭遠問其所傳義

疏數為始末論之然後引其說百人數日便決儒者榮不推其通博事書

叔孫制礼

漢叔孫通為博士初制漢礼

賈誼通書

賈誼頗通諸家之書年二十餘文帝召為博士年最少有記議

无說詩聚訟紛來顧說詩解人順元帝時為博士

朱雲折角

朱雲攻易頗有師道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

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折攻者皆徐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

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語曰五鹿嵩朱雲折其角由是拜為博士

以經書姓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東海殷人也事頡嘉以授泛勝之及

為郎由是昌邑有京氏之學前漢翼奉從田王孫受易召為博士初丁鴻從田何授生徒又第多少為博士者課並書書
喜樂江翁孫長賓皆以易教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二子矣孟死施讎復授張禹由是施孟梁丘之學興
公羊有嚴顏之學嚴彭祖為官所博士前漢書

通經奉朝

戴憑習京氏易多年十六郡舉明經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君臣上是以不就席帝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後正旦百僚畢集帝令憑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故益通者爛逐坐五十余重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後漢書

論難渾然

桓榮拜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於前榮最晚到以先儒舊學講孝經為高祖講論異同榮獨以孔舒所傳不以師長勝人雅合上意後漢書

詞義峰起

王顧授著作郎參令於國子實授會高祖親行釋奠因令博士論難於前華嶠奏聽諸儒之為講義之為講義德經行宜充本朝以為博士元善講孝經為高祖講論異同詞義峰起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祭酒

士

發揚風雅

羔文懿武德初歷國子助教時皇太子釋奠羔文懿為博士講論發揮公卿咸取則焉唐書

之子時文獻為博士文懿發揚風雅甚得人之致敬

訓授道義

歸崇敬為詹事講論行能繫文詞推正形容莊重寺為師表若奏以四品以上子弟為學生則崇敬為博士奏衣博士衣冠不冠曰刑餘之

何宗[illegible]

李義謙易

案李氏學仲助江國子博士太宗幸國子臨釋奠講
義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與之旨太宗善其論改判國子臨

昭素問經

王昭素博通九經及老易論三十三篇太祖召命講易因訪以
民事昭素所言誠賀无隱太祖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
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重其言書于屏風終太
子博士兼崇文館直講

轉對內殿

史通王洎為國子博士轉對內殿[illegible]後奏曰晉安帝平王[illegible]聰
明冠於諸王宜為儲貳而宗臣不之立遂令播遷夫下之從上
由除故書郎崔二下府教教勅野物訂

[illegible]

名重朝廷

[illegible]公萬里召為國子博士上疏乞留左司員外郎張[illegible]
[illegible]少能與韓王王能縣[illegible]名重朝廷言行錄

[illegible]

轉愈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遇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
良[illegible]小善率以錄名一藝者[illegible]無不[illegible]有司考其[illegible]
[illegible]明行惡不能成先惡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illegible]子列[illegible]
[illegible]之不以[illegible]

古詩

[illegible]

杜子美

論公發發路濛濛廣文先生獨冷冷寒紛紛滅沒山嶽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義黃金滿一代常坎軻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哦被褐短窮鬢如絲日來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携助得錢即相覓沽酒下復忘形到爾汝痛飲眞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三徑松菊猶存手自栽倦客慕高風一代仰文伯問業子弟多才俊慶及其門閭有英傑二室華堂動生徒滿階戟森森下帷發憤誦孔業著論準過秦揚雄法相如制誥同一體歐陽氏謂兼之矣公嘗自謂我於文有氣力務出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土對策人未見其書曰此必能自名家今主簿佐邠翰軍軍帥武人君為作書記公辭曰足矣不願累於人事相傳以歌文擢第補家令

人令博文武五品以上郡縣公子孫都督刺史嫡子
士錄應比王府官
博士每經二人掌
者紹聖元年左司諫
朝廷特除然類今國子監長貳奉以次除授元祐以來罷
去試法請自今除李官依舊法召試從之紹聖太學博士
三員 大元 亦當四人

會要語

以文學為官南豐制冠舉劾多士首善京師以風
四方以教導為官曲阜集別由辟海進俊道
上任司講解先儒制賢閣養士振建師儒五尤聚子遂專訓導
初察制數李省之經胡安定制置在庠講之員自上西域氏之
教其徒日以講習決疑其為月勵其從年持六籍日各有心得諸
氏之義矣不日戒其為官之晚其為法為事吾之視大李文足以為師法
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時之務而用博士三年冗不治黜天書為博士三年

文獻先生

服大夫晁
博士秩卑以其傳先王之訓故尊異之令服大夫晁前輩晉百
官表

比王府官
唐鄭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經師大李五經置博士錄秩比
王府官本傳

馬光升堂
馬光為大李博士尊因爵莫高祖親幸國子李大公以下申講
光升堂講禮諸儒生之公論難已當時碩李先剖析凝滯
德明賜帛

陸德明為太李博士高祖已稱善召博士陸文遠浮屠善道
十餘人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徵析其說帝大喜曰三人者
誠辨然德明一李數百可謂賢矣賜帛五十疋

六儒北面

隋馬光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李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賓在
李張買效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李博士時人號曰六儒隋書

一時皆冠

大業初許善心為徐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李官文
遠推國子博士慎等為太李博士出稱左氏有文遠礼有褚徽
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之冠

徵賢疑滯

前漢龔遂為渤海太守時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逐捕於是以太李博士徵之
詔曰渤海郡壤遠在海濱獨不霑聖化與禽獸無異其選郡中
文學材禦二千石各舉所知務得其人遂到官移書勸諭民
先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棗及五十本果各五十本
諸生橫卷

光武起太李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後漢書

李生文名

胡安國迁太李博士李生以文自名每一篇成置諸橐中游公
卿間轉囑公處之職事乃油剌至博士舍公問所為文其人曰
比為聖明取去聖明若不滿意昂也他日又問之對曰近貴公
遠所公達者中書侍郎劉逵也於是公歎其為人公為師儒誌
所好惡如此言行錄

精選博士

服蘇晉門聞之撫几歎曰吾兄東坡最善論事然亦不知出此以言抵公數篇其巨至言有歸

除太子博士謝陳丞相啓

呂伯恭

里閈遷沈久安分守膺牽清途聚被詔除夫何逆遞之過銜在選掄之數竊以合永窮於萬課以更程品絕李於六經司其訓詁名掛成均之扁讀為儒者之先於秩雖微所繫實大苟訓迪漸摩之本曾弗玩心則叶佑畀之餘焉能畢力職哉非望顯榮志尚疎閑況交敘斬不知歲月之多借助竟茲未竟悔尤之寘豈因宣猷輒自揚暈惟林泉故不足捷榮世紛繼以閔妥之積陳於前利之疎于命義而敢求匪虛失已鄭重虛而衛之殷切之旨

太學助教

李訓別與

唐玄宗於太和中為平章事時文宗欽

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又宗門人雖无學術按北漢俗固六義之本興公是以有發於歌之

文苑英華一 三十 柳宗元

周人置虞衡于四郊以養國君教胄子孫綱曰天子設四參蓋其制也馬傳又切篇曰天子曰入東參書又南參夕入西參慕入北參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為大戴禮篇曰帝入東參以貫仁入南參以貫德入西參以貫信入北參以貫義皆述之以明太学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參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參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国子而隆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參又省至三人負位弥簡其官不列也四門參之制掌国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十有二人侯伯子男九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人之子俊士造焉凡教以六藝二曰小學五曰書六曰數凡學生以二百七十人為限

柳子厚

儒有達尸乘歸而白立者河間凌士燮論計六籍竹有著述而尤深春秋為儒官守道歸藩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貧而名益卿文章著成班為參官至晁河東掾子簡易能厲節讓之位揆乎簡易能厲節讓之位揆乎野故賦天水武陵溪山歐陽詹文雄之士京師以為異余与立同祖与武公同井於礼部与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某官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說而申之三子者始

詩集

贈敬述助教

楚狂人知道狀為自產宦編一家負清氣都道峰瀧客真飛猿

羅浮可

太府監

歷代沿革　周官太府下大夫掌財賄以供国用凡邦之賦入以待邦之用凡邦之大事受其財用之大計會其賦出納非常則賦斂於他官而太府司其出納非常通則賦斂於他官而太府司其出納以待邦之大用凡邦國都鄙之財用不在於經通常

而少府給賜官之秩祿分量而古不同故太府之官秩置卿少
梁後魏始也隋置因之宋而版轉相為貫錢以制邦用初與
賦出納皇通之政蕭頴於三司太府所掌惟奉帳幣頒權量而
已元豐沿官名隋遺舊中興初并省附於金部庫以一丞治酌
者之質劑凡省五年而後復焉承家蓋初除也初元豐以在京
司局分屬寺監而太府局二十有四今雖頗省猶倍於他寺以
式班內外之廩稍覆其名數而納賜之則諸軍諸司粮料四院
屬焉頒財用於受藏之府周知入出而會之則左藏東西兩庫
屬焉時需省官府之需以價用物則貿務屬焉比物莫貴焉從
其抵則編套兩局屬焉粟石必良以除札瘥則和劑惠民四局
屬焉敘財幣以待上之賜好則祇候庫屬焉制券之短長以通
商則鈔引庫屬焉所異於元豐者惟供帳諸案不外屬惟供帳
舊史祺孫為題名記實首以紹興四年然長貳丞簿區分各記
或槩或稍題續不文刓竟欲易為編年秉承先伯臣比修玉牒恭
覩 壽皇聖帝理財之訓有曰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為之者疾財計安得不匱大哉王言深知民生之不易用度之
用之者疾財計安得不匱大哉王言深知民生之不易用度之
宜節東謂司府之官尤不可不知此適蒸蒸兼官少列奉聖謨以
語同僚謹識于題名之首其續刻則有鄭僑為之記紹興改元
正月丙辰湖耿秉記

少監

孝文帝改少府為太府置少卿一人因之
煬帝加至一人唐減一人太府寺同判寺一人以京朝官
高元豐正名置少卿一人以為卿之貳元祐三年詔太府長
貳並置余則否建炎中興省為四員四年復少監一人
財賦總於地官而天府司其出納紹興九賦頒
受之政頒貿遷之法典領之任位次列卿南豐曾鞏集
出納之地旁求惟精兼領三局之頒以榮四至之列白樂天制

卿丞簿廳

太府寺廳壁記

周官三百六十名存于今而戰不異者太府一官耳周制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設屬若干其數非以其主繫而職
重故鄭氏謂為主治藏之長秦漢沿併置不常上下千載
何寂寂咸无可紀也豈出內之吝僅云有司他非所及耶抑臣
偉之才偶不相值耶若曰主奉不速古則為敢厚誣獨唐開元

問孫卿年

後魏孫記為少卿何妥老對曰臣年雖老臣節尚少此史

退朝雜筆　周必大

謝除大府少卿表

將命江淮父鹿呈省疏榮觀秩驟亟刀卿念委寄之不貳知私恩之合摩伏念臣寒鄉脫出薄宦里飛四達纔後之秋監級登盛之數奉自眾於外府旋到屬於中基所惧伏歸乃膺睠遣給餉坐兼於兩路坐叅行及於再朞自量心計之非長常恐使華之不稱竊思載籍具有前模流馬木牛已莫劍蜀中之運董車驢罢寇恒資向內之軍彼皆倚於行師尚不聞於之事況詔勉叅乃之後无飛芻輓粟之勤第鈞考於傳書粗幹旋於金谷論功何有寫位則多已慚假寵於諸郎更許矢棄於七寺中貝梁鵠之利徒望普馬之番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大智博臨降仁徧覆灼知淺否故雖遠而不遺力勸事苟有長而必錄庶出綸之渥永懷遠慕之臣遂致下遇亦非少劣臣敢孝仰承寵命之優更圖後效永有以忠惟孝之心

監水

水寮　官為大府上士之任　選部大府水一人　府丞六人　因之　亦一人　元置四人　又曰大府上士　又曰大府史　因之　元置四人　又曰大府上士之任　選部大府水一人　府丞六人　因之

用殊多衆於臨軍四顧湖橫江惟之賊猶歸四絕須外以制
諸鎮其送京者殆无幾唯閩浙悉輸東西庫歲入以端計者
率百四十万以緡計者率二千万給遣稍異而大軍居十之
七宮禁百司祿賜歲三之閒有非從造繫之費則諸干朝往
往出內帑封樁以補所缺歟宜凡五人分領而治舊以京朝
官爲之今唯才是用故四選頗得入先是四轄官外補則爲
州內遷則寺監亦有從爲雜壓司或入三館者近歲始稍
輕往往更迁六院官或出爲漆使非最衰日之比矣 元 左
右藏庫各置使一人副使一人有藏又有支應使都監左藏
金銀珠玉寶貨常綠綿毛褐諸色常課諸色
雜物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
法者周礼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

並同上內庫曰御府謝承後漢書雜珠爲藏府在漢安北天文
要集云後漢者天子藏府也同上典司国帑公是行時日錄特陞
台宣一名李幕制受藏之府国用所資白集行狀云武宗

庫藏充滿

後魏王顯謂楊固曰吾作大府卿庫藏充滿固曰臧百官之祿
又藏賜悉入京藏以此充足未足爲多

許洛山積

唐元宗召入卿百僚觀左藏庫指山積

皆納於庫

唐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

不同諸司

秋兵藝對唐文宗封敎門不同諸司云云

召試員俸附

紹文閒公珙監左藏庫大德中詔選文學復行召試直集賢院
六一集

高科滯宪庫

韓琦監左藏庫時才貴高科多從去爲館職公獨滯於宪庫衆
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屈若有所樂者然
金帛皆內臣先批聖旨下庫公奏天樞中書置簿宣合同一
至復稽制詔從之蓄仁監納內臣一員朔運至必監秤始得交
納內臣往往數日不至宝作暨暴露歐虎遠方衙校苦於稽留
公奏罷之文傷州郡於輸物常不如度者刻猶追剥公請蠲之
言甚切

大舍使 副使

大舍周司徒屬官有廩人舍人則其職也秦漢大
司農屬官有大舍令永各一人文帝時淳于意爲
之後漢一人六百石魏品第七晉宋齊梁陳皆然後魏缺此
齊置令丞亦隸司農所統後周有司舍下大夫隋置令二人
唐三人宋豐儲舍掌九谷廩藏之事以給官兵祿食之用紹
興三年改行在省倉內鎮城倉爲南舍仁和舍爲北舍監官
四員並兼管幹和糴同農寺

副各一人掌九谷廩藏出納之事

国无九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蓄曰急无六年之蓄曰不足无三年
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礼記曾孫之廋如坻如京詩
乃求千斯倉曰国廩崇高之九年之閒宜業閒中都儲積倉廩
服若禦災公是行刻後魏命合并斗斛職在太舍掌之趙彦昭

開皇初置常平監并斗斛職在太舍掌之隋書百官志同諸司到瀘州

須是好官務使民安言畢何敢食

【文公說】倉粟紅腐

漢武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天官】天倉天囷

天倉六星在婁南倉谷所藏南三星天庾務廚粟之所天囷十三星囷倉廩之屬主御粮也石氏星經

【天官】老府掌庾

宋祥符九年詔京師官年六十已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国子博士雍文載年六十五受勅上言求免上曰京倉自受納至給老府掌庾矣因著式焉長編

畢沿六七歲老若此輩一任則老府掌庾矣因著式焉長編

記其姓名

晁莊肅公適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嘗錄朱全忠後莊肅上跡

【文獻通考】

罷之曰全忠叛臣何以爲勸仁宗善之據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悉遵用石林燕語

酒坊 使 副使

【周禮】酒坊使唐官周太祖平河中得酒工王思善造法麴酒因置法酒庫使宋初酒坊使加內字後去之

【文獻通考】

紹興八年戶部尚書章誼請置隨軍酒庫干行在在命司農寺丞孟溥主之賜衔東經制分五万緡

【元】酒坊置使副

市買司 使 副使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眞偽而行市周礼司市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同上季權莞之務百六帖周有泉府之官改不售与欲得賒書以二物平市以三賈均市六典太府總京師四市平準所以迁有无和利用同上漢武帝置平準官籠天下之鹽鉄於京師

【天官】奉法不避

【文獻通考】

兼檢討官

陳君仁字安行監隨軍酒庫所奏趙隆興改元備禦金兵改元備禦金兵

檢討官晁公遡

【文獻通考】

陳副諫曰明公當敎衆備禦奈何令遣奏法不避是敎令行主帥陳君仁字安行監隨軍酒庫所奏趙隆興改元備禦金兵改元備禦金兵檢討官晁公遡

也上乃許之以為刺奸將軍詔將曰當遵秦舍中兒故
格殺之必不枝諸卿也
以賜白將

備將字德卿提轄雜買務雜賣場監榷茶防禦大官要人无
取于以私皇城進奉挾持于紀公按致其罪不少貸人為公危
之然公以廉白自將其事雖怨之卒无以報也朱文公集
論皆大計

趙鼎中監行在雜買務雜賣門在宮城之外鼎以為國體
屬望以為國器
不售一物

呂好問字舜徒監在京雜賣場正献公當国任事者以公親宰
相孫閣其條約不以謁領累公公益自厉日夜治文書甚有稽
留之者時以撲素先天下四方貢獻一歸之有司斥賣以佐經
費吏或下其估以白私公使漠然不見終殁未嘗售一物朱子

少府監

歷代沿革

少昊氏五雉為五工正唐虞共工周官考工記其
飛也雲有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又別有少府掌山
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漢因之將作少府掌修飾宗廟路寢
宮室陵園木土之工而少府則掌山澤改造之稅實為二官
景帝中改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太匠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
章帝建初又置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
之屬統尚方畫蒙織室等令晉少府亦為列卿統材官校尉
中左右三尚方魏官等令宋少府領左右尚方御府等令丞
齊梁陳皆有北齊不置少府其三尚方尚染諸冶又細作甄

官掌畫並隸太府卒至晉陽帝大業中始分太府少府監。
唐武德九年分將作為少府監龍朔二年改少府監為內府
監咸亨復舊九年改為尚方監神龍復舊開元初分甲
鎧弓弩別置軍器監十二年省歸少府監掌百工伎巧
子政令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將作監掌土木工
匠之政總左右中校甄官等署百工等監少監為之式朱少
府置監少掌百工伎巧之事將作亦置監少掌城壁宮室橋
梁街道舟車凡營繕之事中興後將作少府未置建炎三年
始併歸工部紹興三年復置將作監而少府監併歸文思院
大元省將作監止置少府監各一人丞二人掌邦国百
工營造之事舊制文繡織染院官七署
工營造之事舊制文思院官四署大宰以九戎任万民五曰百工

以[illegible]寒暑假除為[illegible]假
[illegible]使任[illegible]始為置[illegible]
故曰少府技巧工匠自元成間[illegible]
民安其業也[illegible]
詩句任[illegible]

古今事文類聚

王觀守法

王觀從少府大將軍曹[illegible]使材官張達斫[illegible]家屋材及諸私用之
物觀聞之比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不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宝
玉等者[illegible]多有干求[illegible]觀守法[illegible]
所就及[illegible]後世利是時大[illegible]

師度相地

[illegible]師度[illegible]喜渠[illegible]所在街役紛紜不能旨[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令博孝中以知星頭[illegible]為語曰孝

工无虛張

[illegible]
[illegible]

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

受一大錢

劉寵自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持一百錢送
寵[illegible]為選一大錢受之

省億万費

後漢應[illegible]字仲華為將作大匠發摘奸好皆極其刑豪猾之吏
[illegible]跡視事五年省[illegible]億万 又[illegible]
之元[illegible]

勤苦無秩

前漢馬延年為將作大匠成帝以勤苦賜秩二千石

營創勝[illegible]

晉王根為大匠[illegible]營創[illegible]
作[illegible]視

古今事文類聚

築道為橋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郎觀作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閻立德[illegible]
上疏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湯皇宇義山為將作大監明帝時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章上
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去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籍令
對曰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將作監題名記

將作古官也在秦曰少府在漢曰太匠在北齊曰考工隋唐曰將作少監名国朝因之南渡以來在行所者繕之事有府尹總漕分其責由是戰國无事監少委廬永薄无缺員凡土木之工有題名以類分陳經營之制出於將作大匠沿襲秦官亦少變焉氏以五雉為五工正以利器用審度攻工周官考工之職也歷代雖因革不一大率與司空繕土木之事隋開皇中始定以寺為監唐天宝中始定以令為監少承自隋置員之多寡亦不同唐本朝置員視唐減半官府寖尔如舊紹興三年冬十月復監置承十年冬十月置主簿明年夏四月罢長二官隨事增損其所錄自監設官二十寒暑者因循苟且題名未立吏書紛脫不足以示後祖壽温掌勾稽与承信安徐宇愈為簿議立石未遂徐既補外臨安錢端英繼承事始克就因叙梗概以授其首云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庚戌右朝奉郎行將作監主簿廣陵孫祖壽記將仕郎監題名紹興癸酉冬十月望後二日左朝奉大夫隋置少監一人唐二人龍朔改為大匠咸亨元年復為少監神龍並隨監改宋元祐官品令少監從六品建炎中并歸工部紹興二年詔復置真監少

歷代沿革

後周有少匠下大夫隋置少監一人唐二人龍朔改為大匠咸亨元年復為少監神龍並隨監改宋元祐官品令少監從六品建炎中并歸工部紹興二年詔復置真監少

本朝職員

大元少監一人

掌事職語

少匠之武实司营繕初察除賈誼志來二緒工同上陳庾垚志總尚方工巧之物置監掾之輿尔郎曹注海少事

本朝文集

以幹力称

喜妻確字行本王觀中為將作少匠讓作九成洛陽宮有巧思林諸死與以幹力称凡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帝游幸无不從魏元部恐侵侈後遂勸帝斥之

以工巧進

物故廉昌少監以工巧進相哀恕已恐啓由吾後利之車言於中宗曰發廉中言喜莫不聞而專喜為以媚上不休之无以

監丞

歷代沿革 魏置六人掌士吏以明法魏晉因之後漢置二人以明法魏晉因之宋第四後魏二人從五品中齊光宅伸龍並隨監改後開元二十三年減二人加至六人龍朔咸亨永淳垂拱二人品令監丞八品 大元置二人

職掌要語 監丞掌判監事凡五署所修之物須金石韜革羽毛竹木而成者則上尚書省下所由司以供給焉

唐六典

古今文集

菅原不著

宋李大有字仲謀除將作監丞兼潛確類書不著所用事者舉一官上 文集卷三十六

案其不阿詔勿奪西北用兵国力大屈朝廷置司講議以鹽利又詔天下計稅轉究夫前踐以乏兵論百姓騷然公極言不可

明臣奏議

歷代沿革

宋朝太平興国三年置營造金銀珠玉工巧之物及繪素裝鈿之飾以供輿輦冕佩及諸器物又用銀壓玉工巧之物服之用錄少府監宋三年詔文思院兩界監官造作銅鐵竹木雜料從監丞為上下界從之隆興三年詔併礼物局入文思院 大元置監丞

掌書要語

工正掌百工之政令金鐵皮革筋角羽箭幹脂膠丹漆凡百工咸理監工日号毋怠于時 孟冬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事之量金鐵皮革筋角羽箭幹脂膠丹漆凡百工咸理監工日号毋怠于時 孟冬之月命工師効功陳器簡良度量堅固調和劑斉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至為上注工師上官之長也效功録見百工所作器物也同上

尚方署

歷代沿革

魏少府屬官有尚方令丞 一人其後分為中左右 晉因之 宋因之 過江左唯置一人 齊高祖以把府部郎宣請之左尚方而本署謂之右尚方令丞各一人 武帝 文集卷三十六

改右尚方為御府又置中署録右尚方為左右尚方令丞 一人梁置左中右三尚方令其永令並從九品其後廢中尚方陳因之 北齊 三尚方録太府寺內尚方令二人正八品下掌諸織作 隋煬帝分為少府監有內左右三尚方 唐 開皇有內左右三尚方監各一人開元已後別置中尚使以監之 大元置署令丞直長

掌書要語

唐中署掌供內營造雜作左署掌造車輦工刻之事前琴瑟器仗等右署掌造甲冑裝刀矛弓矢等戰杖

古今文集

將作秘閣 ——

宮者蔡倫為尚方令監作秘閣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

世法後漢史

龍腦錦袍

宋之問還陸渾山莊入監丞右奉宸內供奉當召從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沒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意高遠奪虬錦袍以賜之 唐史

雜著

尚方令箴

後漢崔寔

煌煌尚方古之玉府九貢是出中百珍兆聚玉以寘神珠以栖藥闔辟三金寶爰器械上下有章不虞用戒

織染署

歷代沿革 周礼九嬪婦化理絲枲考工記理絲麻而成之謂之婦功漢初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成帝省東織更為西織為織室後周有司織下大夫 隋煬帝置司織署一人 唐礼天官有染人各官有設色之工五謂春暈夏纁雜色也兩漢平準令主染色並隸司農晉平準人各有監染史六人初隸司農後屬少府 宋順帝名準始改曰染署令 後魏太府寺有司染署長秋寺有染局丞 周有染工上士一人又有司色下大夫一人隋初有司染署隸太府少府大業五年令司織司染為織染署令二人 唐置令永百長

掌畫要語 掌供天子皇太子及羣臣之冠冕辨其制度而供其職務凡織紝之作五 細緻縑縑緻縑練染之作四 綃線縠縐練染之作六 青絳黃白皂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子實有以根皮出其方土採以時月皆率其屬而脩其職事 唐六典

甄官署

歷代沿革 周礼攻土之工二謂陶与甄瓦器者 後漢中甄官令丞 晉少府領之 宋有東西陶官若署監各一人後周有陶工中士一人掌為瓦器 隋改屬將作大匠統甄官署令 唐改屬將作大匠曰甄官署令永百長

掌畫要語 掌供琢石陶土之事 唐六典

○諸監部

軍器監

歷代沿革

後周武帝四年置軍器監一人掌兵仗甲弓弩等
唐武德初有武器監一人掌兵仗鎧甲弓弩等
前軍器皆出右尚署三年分少府甲弩署隸於三司曹案官无專職
軍器領於三司曹案官无專職
置監掌判侍從官總判元豐正名分案五設吏十有二總局五
置監掌判侍從官總判元豐正名分案五設吏十有二總局五
掌造軍器及什物之事凡製器必法式授工其弓矢干戈
甲冑諸戰守之具則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給財旬會其數
以考其程課而輸於受藏之府若知規劃裁制工作之利者
聽其自言以類參驗令殿前馬步司覆實呈以聞建炎併
歸工部紹興復置長貳一員天元仍舊置監少監

少監

見前

監丞

唐武德初武器監置丞二人正觀六年廢武器監開元
三年置軍器監有丞宋神宗時置丞二人建炎三年省
紹興三年復置天元亦置丞於少監之下

書要語

欄鏡勿司武庫是藏文敵甲曰
鎧張弩曰弧箭箙曰韔弓曰弢矛戟曰矜矢曰箙
梁元而奪曰注鵲豎矛也万人敵
薄用覆而吐鍔注黃間機弩牙也西京賦三屬之甲自合堅
九石之弓固宜良勁唐張鷟龍筋鳳髓至冶之堅安不忘危武庫
之備豈妨忽也訓工程作中置監謂之而水秀之武曲
制又謂治戎城訓工程作之任器械隆

古今事文類聚

少監

唐武德初武器監置少監二人掌兵仗甲弓弩等
置監掌判侍從官總判元豐正名分案五設吏十有二總局五
唐軍器監永掌判監事凡材物出納之數工役衆寡之
監丞

役皆稽隸焉六典以時治女中嚴武備參釐監事凡
非遊宴之事則

掌繕甲弩

唐武德十年置北都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人
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唐開元六年以合屯總留守兼檢校北都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人
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齊乘利軍器付遂州為式製造六年以合屯總留守兼檢校北都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人
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制度皆當為式

製造軍器

熙寧三年置軍器監以兩制一人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唐武德十年置北都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人
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齊乘利軍器付遂州為式製造六年以合屯總留守兼檢校北都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人
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制度皆當為式

修葺

唐顯慶三年置軍器監以兩制一人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唐武德十年置北都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人
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齊乘利軍器付遂州為式製造六年以合屯總留守兼檢校北都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人
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制度皆當為式

修葺

唐顯慶三年置軍器監以兩制一人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唐武德十年置北都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人
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齊乘利軍器付遂州為式製造六年以合屯總留守兼檢校北都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人
領焉遠著作佐郎宋伯康等
制度皆當為式

修葺事務

軍器監廳壁記

軍器古也軍器非古也周有六戎百工居一焉漢以少府
列九卿以考工令之掌主器械軍器与焉唐宋因之皆无
軍器与焉我朝只官无員而其職掌隸于三司惟宋
制軍器後倣軍器有監監有長有貳有丞簿掾屬合治与唐六典
建官不殊中興以來承平官府以簡戎器為急翰明慶武所以
戒之時所務為急翰明慶武所以簡戎器者不可一日置邪由
長安下異時選用人才其間踐文昌登永弼爛盤可睹盛矣述
也不肖由尚書郎得長是官日廣非材玷辱前列頽曜石刻至
有名氏而未述官守建置之緣盤庚之誥以姓名
到於諸公之在來者繼之顧盤庚之誥以姓名
遷三年六月記

都水監

歷代沿革 官川衡之職太常大司農少府內史主爵中
尉其屬官各有都水長丞至成帝以都水官多置
一人掌舟楫之事官品第四
開皇三年省都水入司農大業五年改使者為監又置少
監後改監為令少監為少令煬帝置舟楫署丞二人因之
改為都水署隸將作龍朔改為司津監丞二人初改修水
官故事置都水監以代三司使重其任以卿史拙
排判監事後亦不常其官
職河渠之事南道司津監為南監少改監有水丞掌街道司津為

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卅四

古山林之官曰衡掌邦國之山林故曰水衡掌上林苑故曰水衡掌
及溝洫之事永為之貳諸州運至京都者川經其往來理其損
失使監當監之
古今事文類聚

陳騤巧思
陳騤有巧思遷都水使者楊冷期絡陽記云千金堤騤所起晉
謚公議

趙抃辭命
宋嘉祐八年以諫議大夫判都水監初置都水監以知灘縣史判
至是知雜趙抃辭以不知水事故命賈焉

◆殿司部

殿前都點檢

歷代公輩

殿前司即禁軍之制有侍衛親兵及殿前
軍自梁太宗武軍乃以卓八軍諸衛之外則為私兵至後唐石林燕語云侍衛親軍起於後唐
使而自為之義於唐八軍諸衛之外則為私兵至後唐明宗
改為侍衛親軍殿前始於周世宗顯德元年　大祖由此永禪後不置焉
周有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上　大祖由此永禪後不置焉　宋初沿後
侍衛親軍置都指揮使雖都虞候亦在殿前都指揮使之上
唐九年傳第自殿前副都指揮使為之上
實錄在殿前都指揮使載兵之上咸平二年王超自殿前都
指揮使改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周有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上　大祖由此永禪後不置焉　宋初沿後
侍衛親軍置都指揮使雖都虞候亦在殿前都指揮使之上
唐九年傳第自殿前副都指揮使為之上
實錄在殿前都指揮使載兵之上咸平二年王超自殿前都
指揮使改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仍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自殿前都指揮使之上
而侍衛司馬軍步軍遂分為二并殿前司為三衙而馬步二軍
始居殿前司之下為祖宗以來三帥不曾關兩人若殿帥開
雖以從下超補然歐陽修殿前都虞候合職作步軍副都指揮
使元祐七年擢蔡王五右更言政和四年詔殿前都指揮使在
節度之上殿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永宣使之上殿前都虞
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以來主管殿前司一員其屬有
幹辦公事主管機宜文字一員
幹辦公事主管機宜文字一員進備差遣進備差使點檢殿
廳各一員掌殿前諸班內殿直散都頭鐵騎若鶴之等
飯食各一員掌殿幹辦公事一員增書寫機宜文字一員

元仍後周制復置殿前都點檢左右副都點檢判官知事
等員掌宮中及行從宿衛門戶關防等事領軍總領左
右衛將軍符寶郎宿直將軍左右振肅宮籍點近侍諸物尚
食尚藥尚醞尚舍諸局署官隸焉

雜著

論三衙軍制劄子

洪邁

臣仰惟　陛下天資神武留意治軍將士感恩用命非復前比然臣區區管見猶以謂尤有可議者軍制不立名位不正是也請以　祖宗之制大略論之三衙軍職之大者凡八寺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都虞候馬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雖然不可一級數變一或有闕即以功次遷注降此而下則分營

分廂各置都副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都指揮使天武右廂第二軍都指揮使之類边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於三衙都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初二百年之間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諸禁旅南渡以後酬賞章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其司公事之称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天子宿衛士而寄在外諸軍同其名号以統制統領為之長又使遥帶外路綠營於轄之名考之曰制則非法指之事体則非是也　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爪牙之士豈无數十人以待用者若法　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為諸路改統制以下為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戰須有義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累則拜將必无一軍皆驚之事於以銷禍未萌備名責实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如蒙聖慈或以為然乞下樞府討論故实圖議以奏庶幾　陛下布昭聖武

殿前左右衛將軍

歷代沿革 左右衛將軍 文王肆曰所置 煬帝改為左右衛府上將軍名一人從二品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掌宮宿禁衛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衛刀折衝府驍騎番上者皆配以戰大功殷其名簿而配以戰皇帝御正殿則侍諸門及內殿宿衛校非上曰亦將軍一人押仗將軍缺以中郎將代龍朔中省府事○左右金吾衛掌宮中京城巡警修候道路水草之宜凡朔府之朔衛及外府依飛番上者皆配以戰大功殷其名簿而配以戰大功殷禁南衙宿衛官既軍以下及千牛番上者皆配以戰大功殷其名簿而配以戰大功殷上曰亦將軍一人押仗將軍缺以中郎將代龍朔中省府事則与御史台行同上龍朔二年改左右金吾○

文獻通考 三

宋六軍諸衛有左右金吾衛上將軍 武改曰執金吾 曰候衛將軍事名改飛以執戟非吉遷官幸尹曰吾職也常執金革以禦非常提騎二百人與馬導從充滿於路世祖數曰仕官當作執金吾左右衛上將軍 武帝分中尚將軍為左右衛各大將軍一人銀章青綬 改曰左右衛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將軍 武以李顯為驍騎將軍復旨之 改屯騎為驍騎 文立晉臺以為宿衛官至 煬帝改左右驍身為左右驍衛然鎮為豹騎 置驍騎府龍朔去府字光宅改左右武威衛神龍復旧 武武衛上將軍 武為延相有武衛誉 採其名置左右武衛府有大將軍 改左右揚衛龍朔復旧 屯衛上將軍 煬帝置左右屯衛 置龍朔改為威衛光宅改為左豹韜衛上將軍 武為丞相始置中領軍總文人重細文人重細 金吾衛上將軍武改曰執金吾 改為左右金吾衛上將軍武改曰執金吾 改為左右金吾衛上將軍武改曰執金吾 改為左右

領左右衛上將軍在內則兼帶仗外則不帶以上員為領軍
會昌敕並依御帶仗例宗室不在此制仍不差戚里及非武
功人除改差王臣環衛如皇戚同帶御器械之類
仍許兼領 公忠 晉敕前左右二衛將軍其下有羽林郎四
人宿直將軍左右掖庭等員
唐貞觀初置左右屯營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左右金吾左右
左右衛各大將軍一人從二品將軍二人從三品中郎將二
人正四品下副郎將二人從四品下左右衛各翊府中郎將
二人正五品上翊府左右郎將二人從五品上翊府中郎將
二人正六品上翊府左右郎將二人從六品上親衛二千人
勳衛二千人翊衛二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
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
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
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
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
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
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
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
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
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
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
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
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
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
一千人左右衛各領親衛勳衛翊衛各一千人左右衛各領
親衛勳衛翊衛各一

召
察城中事
宰相崔祐甫金吾大將軍李朝好伺察城中細事以史
管天下兵
臧沔字中領軍管天下兵要盖事多有為人敏贍有風力長
於撥繁政事甚理天監中吳平後尚書先居此職甚著声称至
是復繼之
天子押衙
唐邢濟為金吾將軍以謹愿稱奸伏无留意
押衙奸伏
唐宰晦迁金吾將軍性謹愿稱奸伏无留意
不畏強禦
閻回拜金吾將軍同性方範不畏強禦并陽井超皆頃以供事
司徒王遠甚悅之回常慷慨論景非正人不宜押會及盛守南
斗回曰公以明德為輔聖主當親近陵昭而与相景造滕奏盛
何由退舍遠視之
管中典書
菅勁正
文苑傳五
盈突通為右武衛將軍在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无縱其家奴
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逢盈突蓋
三斗艾不逢盈突蓋
論奏風采
李景略召為羽林衛將軍閱德宗延英殿論奏所以有大臣風
采
劾徙妖巫
唐杜中立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喪亂道中卒朔唱
唐田仁會為右金吾仗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喧神
仁會劾徙于边
捕係盈少
唐杜中立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喪亂道中卒朔唱
祠衛中立部從吏捕係立庭死
警蹕備禁衛

開元十七年金吾衛大將軍李朝泰破吐蕃必落河源軍
明開宿衛
唐開元二年觀初歷代武候中郎將明開宿衛號為孫賊御侮
累從征討
唐柴紹尚昭即位拜左翊衛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多識舊儀
多識舊儀
唐宗室居水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元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皆從征討歷國公
勞積勤進止有可觀者
臨難不屈
唐劉洪基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大將軍討擊戰陝水原八
經晉軍守汉惟洪基一軍戰鬬不已為賊拘帝以臨誰不為屬
議其家本南
謀亂不從
唐楊思訓從幸并州右武衛大將軍慕容寶夜要思訓與謀
亂思訓不從寶即懼酒以進思訓死妻子流寶節懷妻歔
之

貴至彈琵琶
唐柴紹轉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寇邊高財紹軍紹
安坐遣人彈胡琵琶
使至不開門
唐段志玄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棄動兵衛章武門大
宗夜遣使至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詔志玄曰夜不開
辨此旦帝歎曰真將軍
清儉常如衣
吳隱之為中領軍清儉每月所得祿費隨親故常
布衣不完妻子不免寒餓

論環衛制度

隆興孝宗討論環衛制度湯思退曰環衛官南渡時何
戰事未熄无戰事祖宗舊制自方鎮罷皆歸故也

著

唐杜牧

原十六衛

國家治理時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官總一百二十八
員署守分部攻峙禁省最初雖令未始暫制然自今觀之設官
言先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
觀中既武臣文內以十六衛為重輕折衝果毅府五百
七十四以備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十數百万人
為亂兵蜜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有國有家有天下

平一暴動須前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我臣當提
兵居內比官為將軍總有朱紫章金銀子百騎護奉朝謁乘
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不於曲踢所部之兵散舍諸府
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万人三時教
練物采一時治武騎劲兵矣裨衛必課父兄相言不得棄他
籍將府伍散田畝大解勢破人人自安雖有巢尤為師雅亦不
可使為亂耳及其當罷分也緣部之兵陵數乃來受命於朝不
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為勇者不能為也自貞觀至于開元
暇皇路雖有蚩尤為師雅亦无能為威也自貞觀至于開元兵
百三十年間我臣兵伍未始離農重刑障
表裏奉聖養神術也至于開元末長治久安
府兵詔曰可以府兵內劃边兵外作我臣兵伍

歷代公議

前尚符郎今永興
人六百石為符節
令史二百

符寶郎

尚符郎掌天子六璽之節以合符信辨其
物用之事凡國有大事則請出而奉之以
從事畢入復藏焉少府有尚符左右郎中
尚符左郎中四人在中書又有符節事凡遣使賜節
石堂書曰貞觀改符寶郎為符寶郎
隸殿前司

掌太子圖
符節令掌天子璽節及諸臣有銅虎竹使符中分二人留止
出有徵發者信與符合乃行之
太中丞位
將作少府梁皇子右位次御史中丞須上符璽郎漢官考
不肯授璽
陳寵崔光初輔少主政由己出欲奪其權乃上疏曰
孝昭皇帝委政霍光光薨之日按劍而起曰臣願可得盡忠不可得也
光甚重之明日朝罷謂群臣曰吾本謂
[illegible]
[illegible]者
[illegible]
在宮中曰殿中
已印防禁不可無常如姬孺即晉鄙
文獻通考 卷 十五 崔豹
[illegible]殿門不可無籍制不可無信
[illegible]殿宮不剛
宮籍監
歷代沿革 周衛尉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垣下為廬晝有負兵
凡居宮中者皆施籍於門按其姓名皆發符徵人
當入者審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有籍者皆復有用不在二寸
以所居官爵字為識即分符當出入者按籍畫像符合
內之也當出入者令執御者名告傳呼前後以相通夜有行者
輒前白誰所以重掌宿衛也 文獻通考 要宮籍監有監副監永元
歷代沿革 漢大僕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丞五永一尉
主乘輿及宮中諸馬別主乘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尚輦局

周禮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掌六鄉軍衛之政令凡軍事掌其戒令及其治訓之事以作其衆庶而用之凡國大事作其衆庶而用之大軍旅會同作其衆庶而用之大喪作其衆庶而用之凡國之大事作其衆庶而用之

古制乘馬車革車木車之制至秦惟乘金根車漢乘輿有乘輿六輦駕小出而乘之以六尺約坐人君之所安謝安樂意而作又破符堅得之形制無及過江

太元中謝安樂意而作又破符堅得之形制無

差太一時人嗤其軟識武帝造大小二輦雖師其工下擲

載歡多

有六輦大禮皆乘之

自大業遂罷尚書兵部令掌之

之後則乘黃車府令兼掌之

又乘黃車府令兼掌之物凡有武庫令皆掌之

正五品○因之為從五品上龍朔二年改奉輿大夫咸亨

元年復舊例○

事○神宗正為車輪院掌供乘輿供物則歸車輦院

有監官二員建炎三年罷紹興十二年詔車輦院隸殿

減半差○

尚輦局置使副使與簽都監都監水都監等

負

出車氏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之五路周禮地路掌王及后之五路同上尚輦奉御掌車輦敷奏之事分其次敘而辨其名數凡大朝會則陳於庭大祭祀則陳於廟享先妣亦如之車有七一曰天鳳二曰大玉三曰仙遊四曰小玉五曰芳亭六曰大玉七曰小玉同上

鈞車之制

夏后氏因焉車而制鈞車便車正安仲建旂旐車上下各有等級通典

司輅之職

周官

掌王車之政令辨其名物而頒之

司輅

掌王之五輅有玉金象革木之制至秦惟乘金根車漢乘輿有五輅謝安樂意而作又破符堅得之形制無小出而乘之以六尺約坐人君之所安謝安樂意而作又破符堅得之形制無及過江

太元中謝安樂意而作又破符堅得之形制無

司輅

掌王之五輅有玉金象革木之制至秦惟乘金根車漢乘輿有五輅謝安樂意而作又破符堅得之形制無及過江

太元中謝安樂意而作又破符堅得之形制無

二十四署

周武王伐紂數生故馬倒載干戈韜以虎皮而藏諸武庫武庫之設由來尚矣

掌王車之政令一人丞二人

亦有武庫令皆掌之

丞各二人有府史監事與掌固等令長令之

掌藏非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數以備國用丞為之貳

有令丞

置武庫署

職閑與事

杜欽為大將軍武庫令職閑與事故所好也前漢

終當大到

武器署

歷代沿革 周武器署令一人府二人有史胥史掌出入名籍此人名當天到當書

令掌兵凡大祭祀大朝會及巡幸則納於武庫供其器械掌在外戎器辨其名物會其出入

唐武器署有令丞亦唐制也

殿舍局

歷代沿革 周有掌舍掌幄有所解止之處帷幕之事○

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掌宮殿陳設灑掃鋪

設事○

唐殿中監[元]殿中監[元]掌乘輿服御之事[元]凡天子即位[元]則為尚舍局置奉御二人正五品[元]以分判

十九

天盛亭傳舊

武庫

歷代沿革 周虎賁氏舍則守王閑之

北軍置羽林郎材官取三輔良家子自給鞍馬

謂之北衙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三

人從二品掌統北衙禁兵翼攝左右翊飛騎儀仗大朝會則

周衛階陛巡幸則夾馳道為內仗凡飛騎南上者配其職有

勳上南衙者太將軍承墨勅白多於金吾引駕仗官与監門

奏囚畫勅然後乃得入[元]因之舊望武德司太平興国詔

改皇城司政和官制改皇城使為武功大夫而其職任則選

內外通領為皇城司以入內兩都知主內判內定事入內都

知主而不為知者惟衙直諸班禁衛[元]親從

宮數千人乃命武臣二員同兩都知主之而殿前復不領此

祖宗處重政隆意也官制權同典紹興紹行宮禁衛所改為

行在皇城司係專掌禁庭出入依祀宗法不隸臺察先是殿

中侍御常司乞皇城司錄臺察已從其請至是遂不行

武庫

[元]置武衛庫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掌防衛都城及警

捕之事

兵仗局

[元]掌造禁兵白六帖国家設十二衛猶漢之南北軍

兵仗局

檢校閻啓

梁乾化六年詔曰端閣正門也宜以時開啟用達陽氣委皇城

使檢校閻啓重鍵啓閉閻鍵毛毛

掌請門開闔
宮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閉之節奉其管鑰而出納之開則先外而後內閉則先內而後外所以重中禁尊宸極也
候其晨昏擊鼓之節而啓閉之 續通典

文臣少卿

宋朝以皇城使比文臣少卿選人才優長者一員供職謂之管
皇城司也 宮觀書具

御帶主管

政和改制之後皇城司依舊以橫行或御帶一員主管以上
律詩

寄林慮大夫

釋无可

將軍直禁園衣服耀金鞭朝衛九天靜安家四塞知望要回翔
臨隔水射窗疑門風旬氏歌鉏麑豈難殺其職掌用礼院御史臺兵部吏人如故儀制令物
鹵簿掌之 置法物庫有修裝法物使一多以內臣與本司修飾為
庫有交鈔庫使副有直長

法物庫

歷代公案

交鈔庫

太府寺掌給印出納交引錢之事
置交鈔庫有交鈔庫使副使鈔引庫使副使
庫有交引庫隸太府寺掌給印出納交引錢之事

歷代公案

左右廂

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以都門
之外居民頗多隨別置之南熙寧五年詔置
廂東京府統之天禧五年詔置

京朝官曾歷通判左藤者四人分管京城四廂凡民訟事輕者得以決遣九月設許留後使臣兩員分左右廂管勾元祐元年知開封蔡確温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三廂通為四廂紹興中臨安府先依開封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右廂添置官兩員分職在城南北廂

公式 置左右廂有廂官兩員受給官祇應司令承直長

古今圖書集成

遂除御史

宋蔡確字持正韓維知開封府以確為管勾右廂公事後知府劉庠言確雖參理謂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今舊敎下比肩事主錐故事不可用庠不能爭

政奏之除官 神宗聞而嘉之後因臺官有闕執政奏之除官 神宗曰只用不肖輩見刻厚者遂除之蔡御史新州人

歷代公牋

古今圖書集成

惠民司

醫師教万民之疾苦 宋神宗設太醫局熟藥所於京師紫宸中增置七局揭以和劑惠民之名修製給賣各有收司又設收買藥材所以革偽濫之弊○紹興六年置藥局以行於太醫局熟藥東西南北四所為名內將藥局一所以和劑局為名從戶部王俣之請也詔和劑局置監官文武各一員差京朝官与大使臣十八年朝旨熟藥所依在京改作太平惠民局

公式 置惠民司有令有直長

古今圖書集成

救民疾苦

宋政和四年尚書省言滲合賣藥所本周官醫師教民之意分

宋以都城四隅老疾病坊隸太醫局後改隸尚藥局紹興二年復置熟藥所非舊置惠民局之名也

四方館

歷代公牋

四方館使以通事官之判隸中書省 宋始以鄰臨專判館在朝堂門外使關則客省四方館在城內使關則客省引進閤門使副兼掌淳化四年改置使名掌通事分番供奉契丹之名籍文武官正衙見謝國忌賜香諸節月旦正冬

一人之列

章表郊祀朝會進書貢奉人進奉慶賀官致仕官追釋父母陪位之事元祐令四方館使正六品紹興二年詔客省四方館使正六品四年部依舊制隸中書省

公式 置四方館有使副

古今圖書集成

熟於館事

晉天福二年檢校兵部尚書陳瓊守衛尉卿兼通事舍人判館事以其熟於言導故雖位三品猶總管事續通典

謂之館主

儐儀於通事舍人中以宿長一人總知館事謂之館主凡四方貢納及章表皆受而進之勤要

謂之館老

宋咸平四年故事閤門長一人判四方館謂之館老又續通典

以經磨故事長編

東宮官部
三師三少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卷之一 太子少保
太子詹事 少詹事附 左右諭德 左右衛率
府率 僕正 侍正 左贊善 左右監門
典儀 贊儀附 侍正 侍丞附 典食令丞 掌領令丞附
家令 司經 侍藥 奉藥附 都監 同監附 司倉 副司倉附
司藏 卷之二
睦親府部
判睦親正事 睦親正丞 卷之三
王府官部
總王府官 傳文學 府尉 記室參軍 司馬 卷之四
節使部
節度使 防禦使 卷之五
統軍司部
都元帥 副元帥附 副招討附 都統領 都統領附
管軍總管 卷之六 監軍 招討使
諸司使部
宣慰使 宣撫使 安撫使 經畧使
留守 卷之七 按察使 轉運使 勸農使 卷之八
諸擢舉部
擢舉 諸薦 諸茶場使 副使附 卷之九
路官部
總管府 總管 府尹 達魯花赤 諸州刺史 州尹 知州 知府 事並同 卷之十
治中 府判 卷之十二
司獄 錄事 卷之十三

縣官部

縣尹 卷之十四　縣丞 卷之十五　主簿　縣尉

巡檢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總目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卷之一　東宮官部

三師三少

歷代沿革　各具本題之下更不具載

摯書要語　各具本題之下更不具載

古今事文類聚　周召保傅　廣受師少　令太子拜　見輒先拜
生即置輔弼　請赴資善堂

古今事文類聚　雜著　經筵劄子

太子太師

古今事文類聚　銀印青綬　始同三品　迎崇慶門　居攝事府
詔令斷疾　遺表書勞　八十守節　八十如儀

太子太傅

古今事文類聚　銀章青綬　佩水蒼玉　諫諍鮑魚
視尚書位　以名臣拜　以驃騎領　諫易大子
以卅儒宗　執子弟禮　輦道大子　擇保相材
朗訓儲宮

為諭訓　傳論語
聞名徵召　召對改容
皆推石奮　即拜張侯
素服報恩　賜第私讓

古今事文類聚

太子太保

傳不稱臣　見而正禮
召訪政理　疾病吟詠
奉節為壽　別奏奉對

古今事文類聚

太子少師

以開府加　以特進行
詣朝五奏　寵異分班

古今事文類聚

大子親拜　太子行拜
分給院錢　特賜步輿

黃門少師

太子少傅

古今事文類聚

張良即傳　屈衛門對
賜乘小輦　三出傳乘亭
秉燭尚義　外戚傳訓
以老乞辭　賜三杖詩
王丹下直

古今事文類聚

少傳筑　又

太子少保

傳不稱臣　見而正禮
召訪政理　疾病吟詠
奉節為壽　別奏奉對

古今事文類聚

太子少師

以特進行　以開府加
寵異分班　詣朝五奏

古今事文類聚

大子親拜　太子行拜
分給院錢　特賜步輿

黃門少師

太子少傅

古今事文類聚

張良即傳　屈衛門對
賜乘小輦　三出傳乘亭
秉燭尚義　外戚傳訓
以老乞辭　賜三杖詩
王丹下直

古今事文類聚

少傅筑　又

太子少保

古今事文類聚

知公直士　手勅稱名　賜詩獻書　太常撰敬狄
輔臣領東宮

○卷之二
○東宮官部

太子詹事

古今事文類聚

青綬　衣錦　雅意墳史　妙選賢材
爵以經授　班上書諫　擇禮當集　征羌有功
罷將詹事　第代詹事　不得詹事　負外詔歸
長史免除　郡詔番休
辭免兼太子詹事奏狀周必大

古今事文類聚

左右諭德

古今事文類聚

鄉是東秦　公可大夫　揚汝礪撰　陳彥升摧

左右衛率府率

古今事文類聚

身名二職　品為第三　文武信義　清和理正
猶樊才藝　郡檢風神　卿當獨步　書責遊嚴
謀畫貴后

僕正

古今事文類聚

柳商卣折

左贊善

古今事類 先諫官事

左右監門

典儀 附 贊儀

侍正 附 侍丞

典食令丞 附 掌領令丞

古今事類 藏館上書

司經 文雅參劉 章奏作草 傳杜由己

古今事類 才學參職

侍藥 附 奉藥

古今事類

都監 附 同監

司倉 附 副司倉

古今事類 諫出遊觀 以智案務 以賢良舉 補吏部郎 特破親遣 文號宮職 婢識家令

司藏

判睦親正事

古今事類 領宗正務 兼自必辭 賜鞍馬 宠讀書規 禁閉義室 賜甲第

古今文類

雜著

增置同知大宗正事詔

賜太傅辭免大宗正司不允詔

睦親正丞

古今事類 相不能紊 自守無咎 滕上五事

古今文類

送王襲封越州序 大

總王府官 傳 文學 記室參軍 府引 司馬

古今事類 有召必至 知儀必俊 騎將軍 方外司 書中藏諫 台官兼郎 昭中舍 澤藝自傳 論語同異 母為王吏 驅府司驅 諫王大法

吾子賴卿　善詩賦　善雄略

不取貴遊　精選賓友

作富貴歲　陳進退節　專掌文疏

面叱巧令　不可得而親疏

節度使

賜之旌節　賜以推勻　察王舉措　善雄略

父子更九鎮　同日錫兩鎮

烏集蔡戰　持節就第

堪當閫寄　賞罰分明

政代寬簡　秋毫無犯

親王遥領　宰相遥領

六遷大鎮　四佩將印

入境築樓　即讓北門

威令簡肅　政吏貪怨

令嚴無犯　頗有治名

更除繁政　公退端居

未穿廢索　信懷義成

誅鋤文吏　斬朱泚使

禁絡不華　西道遂適

驕為債帥　降麻非故事

四世節使　五世節使

戎服待見　為治嚴稜

盛置兩河　斬折七軍

行守珪令　許民它遷

南齊肅然　自擇留後

節度有三印　三世節使

父子建節　兄弟建節

雜著

代部子儀謝昌元帥河中節度使表　附說

代部子儀謝河東節度使表　附說

謝漸西節度使者　傅君卿

代薛門下辭免節度使表　汪藻

其定府總管謝上表　張太傅

河西節度使廳壁記　楊炎

邠州節度使廳記　鄭處晦

鎮海軍使院壁記　李直方

防禦使

屢不能犯　民皆便之

遼東畫像　州人立碑　郡人立碑

都元帥　招　副元帥

詔置都督諸　節度元帥　總戎元帥

遣藍尉將帥　手詔勅書　征討元帥　撫軍元帥

詩　元帥　王冊金印　臨軒授鉞　上搉行檝

周凌煙閣　創凌煙閣　陳人退走　公拓拔首

有功遥統　竟不臨戎　清河江神　兩浙尚父

監軍

銃平遊軍　寒陳擇帝

不與稍錢　白劾為詔

口毀予儀　天養手布

招討使　招　副招討

我招討使　讓招討名

曰龍圖公　慕郭代公

都統領

賊鋒屢挫　驚氣皆出

古今圖書集成

出鎮河中　清儀軍莊
柘皐破房　和尚原戰
破賊復江州

古今文集

雜著

張韓公潮碑記李廌叔

律詩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韓愈
和御製紀石家都護歸安西
上裴行軍都統歐陽

管軍總管

贈超將軍王承休

古今圖書集成　一八二

當今名將　任以安東
前定天山　俘滅三國
戰俘名王　戰獲可汗
便宜決事　宣布恩意
召詔入朝　先登報國
賦詩祖道　請斷石頡
銳士深入　獨全軍歸
擊賊太弄　鬼哭逐降
總治軍旅　機速事行
狄青材勇　札授方畧
張劉再任　上言耶律惠

古今文集

律詩

奉和送朔方軍大總管張嘉貞詩李嶠

古今圖書集成　一八三

定策制敵　東徹俘
款血敗羌　棄舟降紡
擊卞十城　進拔八城
霜雪域內　踩血虜庭
軍書覓勞　金帛賜勞
勇冠三軍　梨地獻俘
率部落降　未央深入
木征降隊　總領軍政
機宜熟識　策建戰功
御賜秘畧　遵裕知軍
請特受閫寄

古今圖書集成　一八四

獻在常侍總管許渾

卷之七

○諸司使部

宣慰使

古今圖書集成　一八五

持節直入　行營面詰
馬紹副樂度　樂父見田悅
贈淮西宣慰馬陵蔡鴻

宣撫使

古今圖書集成　一八六

使宜行事　節制諸將
知高戎敗　忠孝誠誌
就拜平章　功出儒者

古今圖書集成　一八七

古詩

和錢王駿巡院張說
送司空赴朔方口號

安撫使

古今圖書集成　一八八

士服威愛　帝稱文武
全活飢人　體寵官吏
錄問繫囚　惠愛百姓
畫像立祠　遮道拜泣

古今文集

雜著

代裴相公讓河南府副元帥表常袞

辭免知福州安撫狀 真德秀 論帥臣不可輕出狀 錄

古詩

呈王中丞盧院長 陳愈

送元膺之帥福州 王介甫

律詩

聞哥公自桑州入覲 韓愈

送鄭尚書赴鎮南海 王維

送竇常侍秩滿之官丹陽 楊廷秀

送宋師古龍圖少卿帥潼川 楊廷秀

錢洪帥張伯子移鎮京口 楊廷秀

錢趙子直出帥益州 楊廷秀

送溫州薛子照

贈馮楊帥樞次公

送襲黃門再鎮蜀川 李泰

贈淮西賀兵馬使 釋清江

送鄭尚書赴南海 韓愈

送竇大夫王建

送福建張比部 王介甫

和送朔方大總管李墉

送李中丞赴商州 韓翃

上河陽李太尉子昭

經畧使

古今事文類聚

威名流聞　威聲風行

管領外地　平嶺表夷

外番貢珍　寇攘順化

鏖兵血戰　寇馬沿病

元吳敗畏　纔酋叩謝

簡閱州兵　節制諸司

歸不載南物　紱定八州

離者　都督諸軍

桂州新城記 王介甫　思被異域　德著夷夏

築城據要　弛禁通糴

移徙交趾　修文前蜀

鏖賊破膽　得人死力

祖於瓊林　歸裝與南物

古今事文類聚

古詩

寄北都留守令狐相公 白居易

寄東都留守令狐相公 姚合

送薛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赴鎮

詩話

趙老燔堂　春圃結擇

卷之八

提刑按察使

古今事文類聚

綉衣使者　朱衣前導
洗冤澤民　訊獄活囚
立榜伸冤　諭囚獲罪
布宣德澤　往使建節
禁民淫祠　猶行天下
覽觀風俗　處決平恕
持節承制　持節勞徠
繩糾吏治　分道賑贍
持節詔郡國　陸贄陳五術
子昂對三事　捕督盜賊　平反獄訟
諭民作詩　諭盜原罪
閱兵止姦　收舉賊罪
所過盡圄　使民歸本
巡視州縣　宣布聖德
多捨寬滯　發粟振貧
勞問循慰　振贍流民
巡邊請行　持節行郡國

雜著

八使出巡賦　張友正

古詩

送蔡寺丞大使廣東　楊時
送劉和父奉使江南王介甫
和李侍御奉使孟浩然
送洪使君劉克莊
送張天覺使河東　孔常甫
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事　范祖禹
酬裴司空辭退之
奉使京西李治
奉使鄂渚　送崔員外使回入京　陸暢
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朔集使　張九齡
送朔集使王維
奉使常山呈副使韓退之
送顏子敬使河朔　韓愈
送王秀德提刑楊廷秀

古今事文類聚

轉運使

轉輸不絕　轉給京師
開渠通漕　置吏督察　裒益省運
通貨殖產　案籍剖析
飛輓輸粟　水牛流馬
較入歲增　按行刻病
奏減丁稅　伐輸郡稅
更用驛筆　始募客舟
鑿河州渠　疏支家河
以備賑糶　但借民力
編財賦科約　置財賦都簿
開營田疆邊　興水利廢田
吏不得爲姦　官莫敢爲非
一切繩以法　未嘗按一吏
頒牧在禁中　賜綵表

雜著

淮南轉運使劉士表新頌
廣東除運判謝到任表　劉克莊
古詩

送劉士彥赴福建運副　謝鮮于君貞之
送程之元江西運判　文潛
送程公闢轉運江西　王介甫
送西園益宗院簿廣東　周必大
送周元吉顯謨左司將漕湖北　楊廷秀
送沈虞卿秘監移漕江東　周必大
送王秀德提刑楊廷秀

送韓子雲檢正將漕江東楼炤
送沈虞卿赴監將漕江東二首洪適
送陳當叟使君赴贛西漕劉克莊
送林子方吏部將漕江東楼鑰寄江東倉部劉德秀劉晦堂
餞雷都運楊萬秀
送傅安道將漕七閩楊冠卿
送周元老將漕湖北
送杜侍御陝西轉運陳岩山

勸農使

古今事文類聚

請行天下諸提舉

○卷之九
○諸提舉部

提舉

古今事文類聚

入境按吏　委權幼吏　發倉佐軍　採救活民
爲百萬課　易萬匹馬　茶息百餘萬　增額十一引
原法就功　遣使相視　役書奇法　風力世清
上梁德詩　奉常單數　提舉銀場　提舉市舶

雜著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宋元憲
廣東提舉謝到任表楊冠卿
代福建提舉茶事謝上表洪适
代福建提舉謝表汪藻
廣東提舉謝到任表劉克莊
擬常平倉余庭
論常平倉事宜到予洪邁
議茶何榮

送鄭惠叔司封江西提舉
送楊誨叔提舉浙西兼奇陳表真括蒼
送羅春伯大著提舉浙西趙汝談
送湖守胡提舉子永楊冠卿
送傅安道將漕七閩楊冠卿
送周元老將漕湖北
送陸務觀赴七閩提舉常平茶事周必大
送黃景說永提舉浙西楊倓送衛清叔著作提舉淮東楊簡
送黃景說提舉浙西楊倓
送別郎懷正直閣赴江西提舉
送陸務觀赴七閩提舉常平茶事周必大
送湖守胡提舉子永楊冠卿
送羅春伯大著提舉浙西趙汝談
送林子方吏部將漕江東楼鑰寄江東倉部劉德秀劉晦堂
餞雷都運楊冠卿
送傅安道將漕七閩楊冠卿
送周元老將漕湖北
送杜侍御陝西轉運陳岩山

諸鹽使

古今事文類聚

均輸鹽鐵　掌於鹽鐵　魚鹽富國　國用益饒
復海陵倉　築作海堤　日爲學士瞻

雜著

錢清鹽場監廨記劉克莊

古詩

送元衛卿赴安平鹽場楊冠卿

諸茶場使

古今事文類聚

十年管庫　適年辭去　重修廣州都會記洪适

○卷之十
○諸管部

總管府

古今事文類聚

爲錦虎符　總管府尹　達魯花赤
州君　知州　知府　刺史　並同
所居黃堂　旗用青符

頒銅魚符　造玉麟符
賜車蓋　賜車馬
給鼓吹　曝書勉勵
過家上冢　駟馬來迎
衣錦再榮　夢刀得州
再爲州牧　重授并州
入拜三公　入爲馮翊
侍中出爲　入居九列
號爲石君　號四龍
治有異等　治爲第一
治有異績　天下最者
政表三河　清簡爲最
汝南心腹　吏人愛惠
乞留魯陵　乞留种高

五馬之貴　千騎長人
賜車劒　賜衣被
手跡賜扎　臨軒冊受
車載入殿　衣錦還鄉
婁敬盤囊　夢山掛綠
諫官補郡　令僕出守
入爲宰相　宰相出爲
父子相代　父子皆郡
大馮小馮　大郡小郡
奏課第一　興滯異政
請治一郡　治最十郡
政績可稱　河東殷昭
耆老遮道　願借寇恂
欲得歐君　謝安恩

何武去思　名富去思
群鴈擁車　擁馬還道
送車二乘　霞異四知
不見邑子　清如氷雪
清異人知　饋魚不食
盡俊自戒　計日受祿
無福有褲　教務興泰
起學成都　率以孝悌
民皆樂業　人歌鼓腹
閉閣卧理　移疾逍遊
請治膠東　大治東海
皮鞭示恥　清鞭示辱
聽事以時　路不拾遺
摘發奸邪　畏如大府

卧徹不許去　舉船不忍別
復還夫珠　爲選一錢
裴冕獨立　清遵子孫
清見越石　清亦徹侯
載米來食　船物無取
以船載土　賣劒買牛
大興學校　修學崇山
教以禮遜　勉以孝悌
精力煩碎　無拘文法
選賢布詔　抑強扶弱
郡中俞治　漢陽大治
招誘羣盜　強起班春
不出行縣　強起班春
書皆挂壁　推折豪強
誅族安石　吏解印去

吏祠神明　人謝陽春
寧虎臧鬼　民飢獲全
荆部懸壁　蘇綽六條
乞縣得郡　乞賜九官
虎隨喪去　白鳥見幽州
虎北渡河　鯨魚遠徙
蝗入徹死　嘉禾生府
嘉禾同穎　達於治道
靈運游山　陳蕃設榻
不去武備　寘客進仕
誠帶錫斥　召還領相
故鄉畫錦　州人遮留
民皆信服　民物去思
更滿分明　即市藥物

民號黃伯　千駟長人
盜賊弭息　民飢獲全
延之五詠　蘇綽六條
不共與戴　乞賜九官
黃龍守府中　虎來渡江
蝗飛赴海　蝗至輒散
甘露集境　秀麥兩岐
猶存遺風　成丹生鼎
謝安贈絹　郡吏冥契
掾吏師友　府廷生梓
入辭許召　北門鎖鑰
蜀人刊愛　民爭我公
親指弭息　閉節不到
戒市南藥　恨取白集

一鶴自隨　一視不持
不阿鄉曲　不事遊宴
延聘孝者　教活飢民
出詩愛民　寬簡便民
發爲勸分　以來易盜
增價商湊　減價來平
推廣義役　先張後主
比鄰子產　外戶不閉
盜飢臧死　犯法減半
訛言怗然　徹元滌祠
錢板飛民　爲政便民
招誘羣盜　即誅劇卒
賜錢雉潔　抗辭受賞
蝗飛墜永　蝗飛墜永

照天燭遠　水精燈籠
得好知府　比漢循吏
民賴爲神　治稱神明
飢民賀禁　飢民不流
益民無飯　南康無飢
減價平糴　發常平粟
邵父陳母　呼爲餘佛
先期遁債　勉以孝悌
賊衆大潰　無拘文法
賊伏辜　奴賊伏辜
證乳鬻兒　繫死家民
豪猾歛手　盜賊弭息
奪梨服入　異域指使
瑞麥得雙　瑞芝不秦
隨車而雨　入境而雨

雜著
潮州刺史謝上表韓愈
代韋永州謝上表柳宗元
代韋永州謝上表柳宗元
知泉州謝表吳德旉
知福州謝表吳德旉
知筠州謝表楊廷秀
潭州到任謝表宋元晦
南康軍到任謝表宋元晦
謝知建寧府表洪邁
建寧府謝上表洪邁
饒州謝上表洪邁
代陸相舉知漳州謝上表洪邁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吳伯裕
袁州到任謝表劉克莊

古詩
爲劉同州謝上表柳宗元
送曹鞏赴江州司戶洪邁
再知泉州謝表吳德旉
知常州謝到任表楊廷秀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吳永叔
潭州到任謝表宋元晦
謝上表洪邁
建寧府謝上表洪邁
建康謝上表洪邁
送陳行之寺丞出守南劒同上
送吉州太守朱子淵造朝同上
送蔡知郡劉克莊
會客勸酒壬午朋

諸州刺史

賜金紫
加金紫
加金紫
特進五階

奏課第一
立碑頌功
自暴祈雨
撫字催科
一州自試
禮法治下
撫俗賊衰
善政撫定
賈琮寨衰
租入減異
商賈流行
大起學校
至號清吏
事發其源
五銖鑄錢

送丁卿李吏部赴召楊廷秀
送元尊之侍制知福州王介甫
送吳部張尚書知建寧府徐璣
送趙承之守南陽
送王介甫知毗陵楊萬里
送李端州赴廣西帥幹王介甫
送章部知成都詩杜甫
送守高便君赴任詩藏用
賀弘農公柳子厚
贈安德守崔龍泉州詩謝枋得
送靈師歸廬守楊柱州杜牧
送殿太夫赴桂州白居易
寄裴施州韓愈
送王十朋知湖州司馬君實
送錢守婺州蘇子瞻
送吳中復鎮長沙歐陽修
送吉州江公著劉子翬
寄虞卿知常州劉禹錫
送楊寘州劉禹錫
送袁守自南豐
贈東坡守杭秦觀
凝香齋詩劉子翬
送陳行之寺丞出守南劒同上
送顏魯公守高密守泉州上同
送陳寺丞守延平劉克莊

作均水法　號宗棟碑
營田免役　發倉賑貧
治導概叨　廢留均賦
餘粟無他　殊破姦盜
撫戎得歡　士皆奮攻
統眾平賊　開門偃戟
縱民歸政　怒北輔縣
見碑悉威

雜著
道州刺史殿壁記元結
杭州刺史廳壁記李華
道州刺史廳壁記白居易
贈崔復州序韓愈
江州刺史廳壁記劉禹錫
宋州刺史廳壁記顧況
壽州刺史廳壁記李華

古詩
元使君白居易
奉和陽崔日知路州應制張說
洛橋候菊刺史張說

開後鄉渠　嗷吏谷河
遷移稅錢　浚渠灌田
河役船獲　梁驛為最
信待群盜　愉盜自新
廣未得暴　卧治舉廢
會將作樂　鑿民就田
代表公政　相哭立碑

雜著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古州通判廳記　周必大
利州通判題名記　洪适
送梁坵大通判江州　洪邁

委任腹心　為郡股肱
荊楚才　吾家駒
岸幘嘯詠　格康清論
每戰輒勝　引咎自譴
其有惠政　同官教化
開廢賑民　決渠溉田
所至兼介　為政仁恕
以戎服見帝　見刺史致恭
有台輔量　得秉鈞材
政府判稱　入直史館
號稱隆龍　為文戰鬬
受命佐公　使我監郡
殘郡疲民　籍郡司吏
除舊布新　言還常平

古詩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白居易
送張倅同上
送吳學士倅邛州　王令
送王泰父監永倅潼川　楊萬里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王令
送王泰父監永倅潼川楊萬里
送通判范朝散秩滿赴朝　王令

洛陽主人　邦國別駕
趙軌酌水　任公防雨
督蠶風俗　破碎姦猾
單身僕役　老幼出迎
散粟活人　開倉賑給
曹林公亮　元忠敬明
政修簡靖　文惠孫深
宜得英俊　有宰相器
以賜對除　佐郡守治
出為轉運　不貿寶珠
責高職事　抗疏內侍
左右其政　裁濟以寬
減市木數　自實業數
諸縣儲貳　策設平戎

送趙宙文彥博倅洪州二首
送王編修通判洪州
送權郡謁通判劉克莊
送梅學士通判餘杭張耒
送懷州吳別駕參軍

府判

古今事文類聚

出入將相　入爲御史
俱爲判官　王佐才
白身判官　下州判佐
清幹吾歐　以撓吏稱
不羈之才　爲得才多
盡心職　盡心細務

欽賜緑衣　投檄而去
荆公讀書　不徇監司
盜活有寃　焚王均修書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柳子厚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李觀

雜著

祥正能詩　爽猶吾父
民得不擾　拂衣而去
論伐安南　責美人教旨

律詩

贈田判官　送安西蔡李白
送陳留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
贈李判官李白　送解斯判官杜牧
酬甄判官參參　餞宋秦彭中永判官高適
寄嚴判官鄭方平　送柴司户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送楊諫議赴河西節度判官時

送陳之邵參判赴關辟子醇
送錢文季參判楊廷秀
送權郡謁通判劉克莊
送梅學士通判餘杭張耒
送懷州吳別駕參軍

府判

古今事文類聚

出入將相　入爲御史
俱爲判官　王佐才
白身判官　下州判佐
清幹吾歐　以撓吏稱
不羈之才　爲得才多
盡心職　盡心細務

欽賜緑衣　投檄而去
荆公讀書　不徇監司
盜活有寃　焚王均修書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柳子厚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李觀

雜著

祥正能詩　爽猶吾父
民得不擾　拂衣而去
論伐安南　責美人教旨

律詩

贈田判官　送安西蔡李白
送陳留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
贈李判官李白　送解斯判官杜牧
酬甄判官參參　餞宋秦彭中永判官高適
寄嚴判官鄭方平　送柴司户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送楊諫議赴河西節度判官時

送陳之邵參判赴關辟子醇
送錢文季參判楊廷秀
送權郡謁通判劉克莊
送梅學士通判餘杭張耒
送懷州吳別駕參軍

卷之十三

路官部

——各路儒教

古今事文類聚

古壇絃歌　棁市議論
郡國之學　郡縣起學
作新學牌　言當世務
乃治化本　有治事才
不兼他職　不交賓侍
召爲直諫　蒞委勸諭

聞風而至　爲郡文學　當世明經
端笏肅冕　正己率人
訓督有法　正身律物
須撰通經　不撰書啓
不樂樂語　薦爲州教
升堂訓講　列名以進

雜著

漳州教授廳壁記朱元晦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同上
福州教授壁記成通
送吳教授序張子韶
題羅巨源教授蓬山堂場廷秀
錢簡卿墨文

律詩

送金元度教授歸湖北部改秩揚廷秀
送蘇州教授赴關唐子西　餞陳州教授子由蘇子瞻
夜過舒堯夫戲作蘇軾　和池州陳教授吳芾
錢唐文采齊享二首吳芾　送黃子高文赴欽教劉克莊

送陳之邵參判赴關辟子醇
送錢文季參判楊廷秀
送權郡謁通判劉克莊
送梅學士通判餘杭張耒
送懷州吳別駕參軍

卷之十三

路官部

——各路儒教

古今事文類聚

古壇絃歌　棁市議論
郡國之學　郡縣起學
作新學牌　言當世務
乃治化本　有治事才
不兼他職　不交賓侍
召爲直諫　蒞委勸諭

聞風而至　爲郡文學　當世明經
端笏肅冕　正己率人
訓督有法　正身律物
須撰通經　不撰書啓
不樂樂語　薦爲州教
升堂訓講　列名以進

雜著

漳州教授廳壁記朱元晦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同上
福州教授壁記成通
送吳教授序張子韶
題羅巨源教授蓬山堂場廷秀
錢簡卿墨文

律詩

送金元度教授歸湖北部改秩揚廷秀
送蘇州教授赴關唐子西　餞陳州教授子由蘇子瞻
夜過舒堯夫戲作蘇軾　和池州陳教授吳芾
錢唐文采齊享二首吳芾　送黃子高文赴欽教劉克莊

送方子約赴衢教同上　寄洪駒父

推官

古今事文類聚

緩言無忌　言行剛直
真宰相器　有廊廟才
決斷精敏　府事悉咨
活覓四人　舉劾擊蛇
冷清伏罪　作牋謝守

古今文集

雜著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送石士志推官此調湖南覓
贈王誠中推官　送王林節推之官臨水得其秀
律詩

送高推官陳石山

司獄

古今事文類聚

治獄得情　治獄稽職　選官充代　上書論事
鮮于遵能　王韶安知　韓絳喜鵲　獄爭未屈
囚得不死　獄持益重　獄案其冤　不須帶藏
不兼他職　誤入人者批曆　不勝任者兩劾

古今文集

雜著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送張總之溫州司理序　送章誠楙閬州錄事同上
理曹箴劉漫塘
范仲淹為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姪事老以詩紀其事
送呂景山赴廣州理掾鄭伯

錄事

古今事文類聚

商潮才　御史才　千里駒　一府望
接以友禮　異在賓席　稍來設揖　宗濟坐嘯
成瑨坐鋪　劉君坐鎮　仁祖見稱　皓萬陳意
摩拳謝諱　請舉公過　諸書錄考　意與天通
事以幹治　王渙能扶　吏明政理　務在舉彈
一以殺最　糾繩愆縱　按舉綱目　舊儒作物
浮陵忠臧　與一府政　迎上意旨　傳公英才
參軍詩人　問以邊策　乃陳世務　求獄脫冤
理獄有能　召為校勘　舉為御史　許屬葉掾
獄爭宰相

古今文集

雜著

汴州糾曹廳壁記　亳州糾曹廳壁記陳堯前
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楊愛
司刑箴送王校仲為貴州錄參　劉漫塘
送李道父幹大明司錄葉業之
送章諤閬州錄參同上
送程知錄赴子美

律詩

喜曹劉二從事見過胡致隆
送涇州錄曹參軍陳石山

○縣官部

古今事文類聚

縣尹

送知錄方干

子文無憾　子賤何渡　立為首長　號為神君
可為良令　號為健令　來敬寬正　信寬明察
鳴琴而治　製錦以學　決滯生稻　不許刈麥
尹铎保郭　董宣強項　秉儉有用　清白居職
力行清潔　性直清廉　勿剪三柳　穿食斗文
神術雙亮　德化二異　植河陽花　種彭澤柳
令作膠馬　宰如烹鮮　號曰慈君　歌曰仁父
稱有天才　為有吏能　頌德立祠　異政立碑
為中都宰　為武城宰　不齊之治　三子之才
尹賞治劇　汲黯恥為　政曰無雙　治為第一
勸立學校　教戒父老　唯有釣道　邑獨不電
甚有能名　獨有異政　寄賜緋衣　宴賜後給
謂元魯山　曰明府手　飢民免流　飢民免流
召賜百練　推賜上考　樂林堪縣　樂林堪縣

失輪革敝　鍋印墨綬　治民猶牧　視人如子
兩賢皆理　支縣相百　羣士二渠　政務清閑
民稱善君　人稱賈父　育則為名　朝歌傷者
道不拾遺　風不鳴條　斷二縣爭　蝗不入境
甚有大化　甚有教行　繇有翔鷺　獸有逸鹿
書像勸學　開倉活飢　簿牛歎悔　米不侵柱
郎官出宰　大傅封侯　暴身祈雨　猛獸渡江
上書願試　單步之官　借牛歎悔　猛獸遠迹
為一州首　非百里才　米不侵柱　虎豹出境
壽春留績　棄無生魚　鐵船浸海　驗蛇殺夫
教民種桑　刑人以義　覆救蚊虻　聽訟得情
好發姦伏　緩德撫仁　攀車拒輪　農桑教武
單車就路　單車就路　農桑教武　拔茶植桑
民至無訟　勸論子弟　民勿違教　新歲開獄
正身勵節　正身勵節　新歲開獄　脫幘投地
清談政理　垂蓑事理　聽訟得情　納印棄官
代民稅糸　代輸租賦　脫幘投地　除無名租賦
得大無憂　設學當路　即阿意貴　王貢薦達
投三老巫　繫十二渠　虎豹出境　猛獸遠迹
轉則勝人　育則為名　驗妻殺夫　驗蛇殺夫
按十歲偷稚　斷二縣爭　放囚過節　聽囚還家
合境立朝　二縣立祠　宜官命曳出　豪猾不敢過
先按人投子　不為賊叩頭　諫出收瘡　諫懇易枝
野水橫舟　蒲水平衡　諫懇易枝　一見尊遇
開鼓美政　因訴問產　一見尊遇　號十縣最
理剌如水　邑庭如水　築堤衛田　告牛盜伏
導海為利　泄湖入江　告牛盜伏　治以恩信
創木為牘　片紙榜門　聽訟得情　農桑教武
一新素校　勸論子弟　農桑教武　拔茶植桑
民至無訟　民勿違教　拔茶植桑　課民種桑
除無名租賦　課民種桑　課民種桑　課民種桑

養老事上　視民如子　爲諸縣法　爲天下法
一論止叛　片言斷獄　遷道乃遷　遷道乃留
爲論民箴　爲法範書　號費公浦　謂棄公箱
考四善二政

雜著

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李華
臨淄縣令廳壁記李華
濮陽縣令廳壁記韋瓘
吳縣令廳壁記梁肅
廬陵縣令廳壁記皇甫湜
李孝縣令延陵包公壁記顧況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楊敬之
德清縣廳壁記吳來叔　荊州克山縣令廳壁記宋括
潭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illegible]　嵊湖縣令廳壁記洪邁
於潛縣廳題名記洪邁　餘杭重建縣治記同上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illegible]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illegible]
彭山縣令石記陳后山　論知縣俸尚少大
縣令箴古之奇　送薛存義之任序柳子厚

古詩

贈韋明府李白　古詩同上
寄高縣尉劉商　贈清漳明府姪劉白
獻尚書李陽冰李白　贈劉縣過秘丞陳商
贈豐陽韋明府張九齡　送張公儀宰安豐王介甫
送永新杜宰解印還朝楊廷秀

律詩

送直講吳殳宰鄞縣王介甫　送陳師道宰烏程縣同上
送孫明甫兄弟繼爲邑宰劉克莊
題洛明府水榭杜甫　寄澤陽姚宰鄧公
送趙明府之縣杜甫

贈江陽陸宰李白
贈崔秋浦李白

詩詁

紬被放衙　閒下書鼓

縣丞

雜著

永寧縣主簿廳壁記沈亞之
惟曰清貧　解時難問
佐縣有稽　約綏黎因
清白但牛　民稱惠愛
引可資錢

古詩

贈清漳明府姪劉白
贈劉縣過秘丞陳商
送張公儀宰安豐王介甫
送趙明府之縣杜甫

永寧縣主簿廳壁記沈亞之
惟曰清貧　佐縣有稽　清白但牛　引可資錢

古詩同上

贈范金鄉宰李白
又李白
閒下書鼓

占氣遷丞　俗謂閑官
但有聲望　爲丞不樂
講經行禮　清靜無欲
白縣俗肴　論兗和睦
人須遠愛　正心誠意

雜著

藍田縣丞廳壁記沈亞之
藍田縣丞廳壁記韓愈
新昌縣丞廳壁記樓穎
金壇縣丞廳壁記劉禹錫

主簿

古今事物考

佐貳雜役　景仁掌彈　人曰短簿　稱曰昂駒
北京三傑　金陵佳壻　凌雲之志　髦俊之職
俗謂閑官　自數後時　號鐵主簿　詣習主簿
後爲宰相　後至吏書　高士不爲　後來之英
文有父風　籍能口記　遇事參銃　文移憑害

誰令得兗　爲文誥兗　得一偉人　號爲三傑
有公輔器　有宰相器　伊川通易　遵度好學　伊川繡易
使讀春秋　集教縣萍　名高士軒　折詘爲羊　名高士軒
佛肸不光　姦宄喪氣　民知不擾　邑賴以治　民知不擾
不忍其去　見而下拜　獨水災租　服藏錢訴　獨水災租
詣堂白事　赴官控驢　作書數百篇　爲簿年四十　作書數百篇
伊川繡其才　石介見其文
雜著
會昌主簿廳壁記 喬潭
箴送戴兄主簿 劉漫塘
古詩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劉漫塘
和李主簿廣陵懷古 同上
律詩
送劉仲起主簿 同上
送胡主簿黃山谷 同上
論主簿差出之弊 楊綰
送趙孤主簿歸龍溪 綰卷
送張主簿非熊
送張端衆王舍山簿
寄熊主簿劉克莊
送歐陽主簿赴韋城 孫子陵
贈咸陽王主簿 竇公
送超孤文主簿 楊綰
東張簿二首 劉漫塘
送劉主簿秩滿東歸 同上
送趙卓主簿
送羅正夫之官餘干 楊万里

著報政錄　記部人名　大小杖　五色棒
有鴻鵠難　開射鵝堂　泰漢七志　雅善五言
上書謝篇　賦金嶺詩　人臣極位　郡吏望風
揄袂摘伏　清心苦節　說情以五術　自陳通五經
彈琴詠樂　去位客遊　請爲代役　廉撫厚斂
雜著
鄭縣令廳壁記 梁商
從政縣東治記 宋濂
金壇縣令題名記 同上
論縣令獲賊賞 同上
古詩
萬孟郎詩 路
律詩
河南縣令廳壁記 張景
溧陽縣治題名記 劉漫塘
論縣令捕盜賞格 周必大
贈瑕丘王少府 李白
送嚴維令河南 同上
送張元直令塩官二首 楊廷秀
送張端衛令句容二首 楊廷秀
送建安鄭令 劉克莊
寄諫從事登第初授華亭令 方牛
寄藍田寧少府 劉谷
送許宗之宮巡縣
送趙少府 李白
送楊瑗令西海栁參
送鄭少府赴洛陽 李參
題永樂韋少府廳壁 同上
示李時叔王介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目録

外集

古今文集

雒著

書於淮泗檢總群籍

乞葉戩刻迎送劉子翬

擊鼓千騎　水泉神朗

知荊南用　城陸續貴

務在武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一

○東宮官部

三師三少

歷代沿革

三皇　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　文王　世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四王　幼在襁抱太公爲太師　四皇　高帝九年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位次太常　四皇　太傅一人中二千石孔如師不領官屬爲少傅二千石秩主太子官屬　四皇　太傅於太子不稱臣少傅稱臣　四皇　咸寧中備六傅之職　四皇　以景帝講師故改太師爲太保　四皇　三少各一人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德　四皇　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少　四皇　三師三少官不必備唯其人　四皇　其人則闕之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從二品　四皇　師傅不常設仁宗朱備置三少各一人李文定公以參知政事兼掌賓客及陸左相遂進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時實所從始也　四皇　謂兼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時實爲東宮官餘多以前宰執爲致仕官若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以待宰相官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使致仕亦隨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以待前執政其少師非經顧命不除若本官至尚書即除少傅張郎給諫只除少保若因遷轉則遞進一官至太師即還司空矣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兼少師樞使曹利用兼少保是時實客自後東宮皆不置開禧三年史同知自參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錢丞相兼太子少傅明年並置二相左相改兼少師右相兼少傅　四皇　置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掌以道德輔導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明三師德行以論諭太子而論諸道其人不必備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樂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帶世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導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文王世子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大戴礼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万国以貞 正也言樂正教以業父師教以成礼記尊敬師傳詩国之將興尊師重傅也漢詔先王之建太子必擇九徳之師六行之傅蕭望之傅堂之賢用弘三善之益白集叢載制太師太傅大保掌輔導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賁贊三師徳行以諭皇太子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徳唐書太子三師以道徳輔教太子志三少之職掌教諭太子舊唐書太子賓客以下侍講太子以上從之石林燕語

者也至於動静起居言語觀聽皆有以師焉續通典

周召保傅

賈誼上疏曰昔者成王幼在襁抱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大師保く其身躰傳く其徳義師導之教訓比三公之賤也於此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礼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前漢本傳

廣受師少

疏廣為大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在位五歳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請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上疏乞骸骨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観者皆曰野哉二大夫同上

令太子拜

晉武帝時有司奏東宮二傅禮儀不同帝曰崇敬師傅所以尊教前世之令典也何論臣与不臣其令太子拜之晉書

見輒先拜

唐順帝為皇太子礼重師傅見輒先拜順宗実録

生即置輔弼

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者太子既生士選之即置輔弼成王幼小周召為師是也

請立資善堂

宋朝仁宗為皇太子宰相丁謂馬知節兼少師少傅兼少保參政王曾樞副錢惟演兼侍講寇準兼賓客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堂宴容以下従之石林燕語

經筵劉子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く其徳義保其身躰後世作事先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徳導之法先復閉塞臣以為傅保之過保身躰者在乎適起居徳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喈好之過保身躰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内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管幹應辛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修飾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内臣十人充経筵祇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経筵官知之有前朝之戒則隨事箴規遵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經筵劉子

太子太師

摹書要語 師範國儲唐蔡摹春闈昇公教導陸宣公集李勉制輔翼春闈昇公教導陸行信安王禕太師制傅道元子帥長熙僚唐孫逖元陬許敬宗除太師制最論金墀事功於忠憲夜臨銀印榮義先於調護同上贊翼儲允歸師保曲阜行政王鼎太師制來儀博望同上博望太子死名宮師之尊曲阜行將之奇制

銀印青綬

晉官品令云太子太師銀印青綬

始同三品

長孫无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唐戴胄

迎崇賢門

晉東宮故事云太子詣崇賢門迎師傅

居詹事府

馮定為太子詹事時筆臣鄧羣兼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礼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

詔荅辭疾

唐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令忠謇重元踰魏証遣傳太子對愚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師証以疾弊詔荅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病可擁全之歸遺表書易

唐太子太師魏玄成薨太宗謂侍臣曰玄成已沒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云天下之事有益於人則国安用

惡之則國乱公卿之内有愛有憎所宜詳慎若愛而知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野勿貳可以興矣朕思之恐不克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必諫也

八十守節

顔真卿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盧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遂留至河南府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勤不行谷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大師名德又矣公欲建大號而大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頴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絶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容若等為賀邪諸賊失色唐本傳

八十如儀

盧鈞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卿聚合元殿約年八十非降如儀吾吐鴻臚奏朝荅數

太子太傅

摹書要語 太傅雷公子君臣之道以示之漢賈誼蒙寵極膜銀榮潔佩玉記室新書保傅承華鄭畋制承華太子門文選曰遵彼承華又曰高步承華皆謂太子諸宮○并傳儲宮曲阜行姚福大師制東朝二品行將九皐太傅制東朝大子朝也文選曰東朝既建○漢擇名儒任先疏廣受賜黄金百斤在山濤六帖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移琢磨以道也應劭漢官儀

灼灼英台義敦德將沈約詩言太子太傅

銀章青綬
太子大傳銀章青綬佩蒼玉與服志
佩水蒼玉
二傳進野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
諫鳴鮑魚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發嘗鳴鮑魚望曰鮑不登于俎安有非礼之物養太子哉
諫易太子
前漢叔孫通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爲戲帝曰吾聽公言本傳
視尚書位
梁太傅一人位視尚書令百官志
以名臣拜
後漢明帝鄧禹先朝名臣拜大傅
以驃騎領
王充以驍騎大將軍領太子大傅
擇保相材
齊王攸爲太子太傅獻箴太子曰保相之材必擇賢明
爲世儒宗
賀循爲太子大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義宗顧制度皆斟酌所定朝野諮詢一時儒宗矣又循爲太傅爲世儒宗命皇太子親往拜之
執子弟礼
晉東宮舊事皇太子於二傅執子弟礼二傅入見太子詣崇賢門迎太子爲二傅拜合坐拜入坐對坐張弼傳
蘧導太子
山濤爲大傅講於宮武帝東步蘧導太子
朗訓儲宮
晉賀循爲太子太傅詔曰循清貞履道居身以沖約爲本立德以仁遜爲行朗訓儲宮默而化成中興書
爲儲訓
傅暢晉公卿礼秩太傅比尚書令少傅書僕以爲儲訓
傳論語
嘗論語二十篇太子大傅夏侯勝等傳之論語亨
傳不稱臣
魏大傅於太子不稱臣
見而正服
何晏字叔龍爲太子大傅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正法服而礼焉親志
聞名禮召
吳程秉事鄭元避亂交州與刘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權開其名儒以礼召既到拜太子大傅三國志
召對改容
吳張溫少修節操孫權聞之問曰溫當今與誰爲比顧雍曰當今無輩召見占對觀者傾悚權改容加礼拜議郎選書尚書尋太子太傅吳志
召訪政理
晉顧宗儒太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
疾病吟詠

皆易授太子大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疾狀甚累月乃放諸妓女素蓼等仍自為墓誌病中吟詠不輟

皆推石奮

石奮孝文時恭謹奉朝無與比太子太傅缺選可傅者皆推奮遂為太子太傅奮子慶循行孝謹元狩元年立太子選舉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

即拜張佚

顯宗始立為皇太子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皆言陰識可傅士張佚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平為天下平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傅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大傅葉為少傅

後漢桓榮傳

奉鸞為壽

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宣帝賜黃金太子躬奉鸞以為壽上甚嘉之後並上疏乞骸骨詳見總六傳

別案奉對

唐太宗伐高麗高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攝大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形攸屬寡人忝膺監撫實資訓導此日聽政常侶同榻庶因咨白以社稷緩但據按奉對情所未安所司宜別以一案供大傅

素服報恩

漢夏侯勝為太子大傅受詔擇善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漢書

賜第私讓

趙孝志宰遷太子太傅常為右僕射張行成假家賜第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庄宅

太子太保

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文王世子召公為保書君奭凡三王教世子入則有保○保其身躬曹謹旋春宮保氏曲阜除詳見總六傳入則有保○保其身躬曹謹旋春宮保氏曲阜除文金制春宮三太名秩基尊同上行蘇頌太保制

以開府加

劉寬字子真以特進開府加太子太保王隱晉書

以特進行

懷帝以荀組為侍中特進行太子太保晉中興書

能保吾子

後魏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陛殺抗言望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臣請劾頸殿廷有死無二又之帝意解語曰殺直臣也其能保吾子遂以為太保

德導太子

唐蕭瑀為太子太保太宗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礼不尊則無所取法

詣朝五奏

張茂昭憲宗元和二年詣朝五奏乃聽願留朱許加兼太子太保

寵異分班

宋朝王溥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保故事一品班於臺省之後大祖因見溥曰溥舊相當寵異之即令分臺省班於東西閤史

太子少師

太子親拜

唐正觀初李綱爲太子少師爲陳父子君臣之道問寢視膳之方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確古來君臣孝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以爲難綱以爲易發言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引上殿親拜之

太子行拜

秦元齡爲太子少師時皇太子將行拜禮以待之元齡厚自卑損不敢修謁識者重其崇讓又曰嫌崇事當考

議選蕭倪

文宗議選其德保護東宮乃以太子少師蕭倪

詔選元齡

分給院錢

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童婢盜者貧不能自存帝詔曰益仙韶院錢議者謂宜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遏

特賜步輿

李綱拜太子少師綱素有腳疾太宗特賜步輿令乘至閤下數引至禁中問以政道

乘馬入省

許敬宗爲太子少師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特令朝日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

兩李少師

元和以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一曰晴安少師一曰永寧少師時稱

黃𪟝少師

後魏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持黃𪟝出奉之時誘祚若號爲黃𪟝少師

太子少傳

藝畧要語

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諭之記漢相榮之賜輜車晉山濤之乘小輦記室發書漢用名儒任先疎受晉推硯德選在羊公孔白六帖宮傳之亞唐水制可領調護之任白集行厲堅制俾暨鄭副之蔡宋朝牋表

太傅少傅並不朝朔望漢故事

張良卧傳

漢高帝謂張良曰子房雖疾彊卧傅太子時叔孫通已爲太傅張良行少傅事

臣衛即對

臣衛爲太子少傅數上書陳便宜及朝廷有政義即議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

接以賓禮

王儉拜太子少傅朝議太子接少傅以賓友之禮南史

賜以車馬

後漢桓榮字春卿顯宗立爲皇太子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哉並漢書

賜乘小輦

晉山濤爲少傅拜太子求退帝賜小董秉之以訓太子白六帖
三世傳東宮
吳薛綜爲太子少傅子榮孫皓時爲太子少傅晉羊祜事
元帝亦爲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西南謝太子
孝明帝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爲太子師傅光固辭帝令
太子南面再拜宮臣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荅拜唯西面
拜謝而出乃授太子少傅
秉德養道
王卉正直
山濤轉少傅詔曰秉德冲素公思潛通清虛履道有古人之風
秉德尚義
山公啓事皇太子始之東宮四海屬望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
選羊祜秉德尚義克己復礼又尚年少可父其事

外傳訓
周顗字伯仁拜太子少傅上疏曰臣孚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
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參傳訓貿輕蟬翼重千鈞此之不可
不待議而明矣晉中興書
得輔道義
華廙字長駿遷少傅得輔道之義
不言之益
周顗拜少傅詔云有不言之益並晉書
以老乞辭
唐張行成拜左僕射太子少傅求徹四年二月不兩至五月行
成懼以老乞身制荅曰古者策免垂罪已之義朕無德非宰相
咎乃賜宮女黃金器物勿復辭行成固請
賜三傑詩

知公直士
唐李絳秉太子意畫類乞骸骨高祖慢罵之曰建成在東宮遣
卿輔導何爲屢致辭平綱頓首陳謝曰云云陛下功成業顯

太子少保

自矜伐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後不採納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
弼我兒於是擢太子少保上書太子曰綱備位保傅冀得效愚
鄙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道恐爲太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
聽受邪說爲朝廷生甚間太子不擇

手勅稱名

少綱爲太子少保高祖以其隋氏名臣甚加優礼手勅未嘗不
稱名其見重如此並唐書

賦詩歡會

唐李適之爲右相李林甫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元宗或焉乃
除太子少保適之遠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龍相樂聖且
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朝服其慶量

太常撥散秩

長慶中以兼太常卿趙宗儒爲太子少保太常有師子樂備五
方之色非朝會聘享不作爲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
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不令閑
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懦怯不任事故以散秩

輔臣領東宮

宋朝天禧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爲司空兼侍中故欽若
以輔臣兼領東宮三少品尽非便表撥秩故有是命

歷代沿革

官爵初曰營省也給也秩二千石掌之掌大子家位在長秋上齊娶太后兄子景帝即位爲詹
事文帝以鄭當時爲詹事昭帝以韋賢爲詹事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太子官屬悉爲少傅復置詹事領
東宮衆務以保傅位尊不宜親細務武帝咸寧初用黃門侍郎楊珧爲詹事掌東宮之任後省江左復置置府領官
屬任總宮朝有太子左右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掌內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事以貳之

翰苑要語

龍朔改端尹少尹咸亨復舊改宮尹神龍復東宮官有詹事仁宗升儲置詹事二人神宗欽宗升儲並置二人多以他官兼充從三品少詹事正六品置太子詹事從三品掌知東宮內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院事少詹事從四品掌貳詹事儲端任顯東西兩平晉茲選擇難也注儲端太子詹事

宋朝段端尹少尹咸亨復舊改宮尹神龍復東宮官有詹事仁宗升儲置詹事二人神宗欽宗升儲並置二人多以他官兼充從三品少詹事正六品置太子詹事從三品掌知東宮內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院事少詹事從四品掌貳詹事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擇難注儲端太子詹事也沈約齊安陸碑宮端允資忠蓋李

前一宮王播荅前觀書彈違是爲冗閑事於東朝副許王太子詹事制儲端華重實異常司陛佳表宮坊清班白集行張偉制
龍校上僚采榮制弼諧儲副必俟才英撥務宮端允資忠蓋李
覓冊漢朝選德礼儀峻於賀卿晉代任賢光榮歸於謝琰〇博
望訪戴之規輿情貴爲承華彈事之寄任賢斯在〇唐上尚居
端丑之榮李嶠制皇太子霞襲青殿日兒春宮駕紫谷之英振
洛筆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翊翔瓊條

賓嬰成貴於西京陸膺風嘉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幸執雜
青綬
贊事品第三銀章青綬終朝服兩梁冠
衣錦
唐張行成轉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太子於定州監国即行成
本邑大宗謂行成曰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今有司祀其先人塋
雅意墳史
劉憲迁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白殿下端副非
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儲元亮經明行修宜召問以
察其言
妙選賢材
晉武帝以王恭為太陽尹領太子詹事恭讓表曰今日王階始
建四方是式總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選賢材尽一時之勝
霸以縱授
孔霸宣帝時以經授太子為詹事
擬上書諫
姚弈迁詹事兼左庶子節愍太子納失道弈凡四上書諫中宗
嘉歎焉
據礼當集
馮定改太子詹事鄭譚兼太子少師上曰故會尚書省定據礼
當集詹事府論者多其正
征羌有功
晉謝琰征羌有功為輔国將軍領太子詹事
易得詹事
張說女婿盧氏賀為易盧公求官候父下朝而問焉父不語但

指榻床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易得詹事矣
弟代詹事
鄭鍔字利用為太子詹事鍔卒弟代為詹事
不得詹事
羊琇少与武帝同年相愛常謂帝曰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
太子詹事武帝即位琇但為左衛將軍不得詹事也
負外詔歸
殷擬之徙綏州帝顧林甫曰擬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召其
弟揖之曰天子視綏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林甫見上且大用
因給擬之使称疾即奏擬之春秋高有疾幸得開官自養帝根
叱文之乃以為負外詹事詔歸東都
長史屈除
高宗為皇太子轉宰勳太子詹事右弼率大宗謂曰我兄新登
儲貳舊長史故有此除雖屈階資可勿怪也並唐書
弼諧賓喻
唐李綱為太子詹事太子嘗游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像趙
元鼎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腥和羹味公等善之若弼諧賓
喻則屬綱矣
文華无籍
陳後主在東宮欲以江揔為詹事孔奐曰江揔有潘陸之才而
無園綺之实輔弼儲貳切謂非宜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
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揔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无藉
於揔如臣禹頑遲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甚善曰都官
尚書王廓代有士德立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在側乃曰廓
主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
為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遂以揔為詹事

雜著

辭免兼太子賓客事奏狀　公可大用

銷命自天指身无所臣竊惟端華重今昔所同漢臺暫暫樸
篤孝始膺要任唐李勣至於舊長史亟階資而為之近歲以來
非老成端諒然為世所推則必於近臣中擇其任王府講讀及
宮僚者就兼是職苟或異此無由盡虛敬官如臣不肖行能淺薄既
无素望又非舊人聽預愆尤敢辭叨此臣所以彷徨震怖不
敢自恕而但已也伏望　陛下重青宮之屬毋輕儲室之恩勿以
反汙為進而以論材為急朝多英望亦有舊僚改而命之庶叶
公論冒輒煩悃必冀矜從

左右諭德

歷代沿革

唐龍朔中置左右諭德各一人掌侍從贊諭成過
常侍掌諭皇太子以道德隨事諷議皇太子朝宮
臣列侍左右階出入騎從　宋東宮官有左右諭德建炎則
置左右諭德掌諭道德侍從文
一人惟除左不除右　元置左右諭德掌諭道德侍從文
章之事

職掌畫要語

東宮之有諭德猶上臺之有騎省清班優秩所選
非輕白集元稹制東朝諭導杜牧除郭鎛制就列
宮坊申贊諭之美白居易行崔承寵制

詩句

直道侍太子昌言沃宸聽文選

古今事實

鄉是東秦

唐德宗拜崔羊為諭德羊對東宮曰臣不識朝廷與故見殿下

左右衛率府率

歷代沿革

衛率　秦官為衛尉屬官　漢因之　晉武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
而屬少傅　因之　宋東宮有左右諭德建則
置二人並他官兼乾道置
左右諭德掌諭道德侍從文

周之　後魏門衛敬備衛士

衛率太始五年分為左右衛率各領一軍後又置中衛率是
為五率　元嘉中置太子右衛率求初元年置太子後衛率
左右衛率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掌宮
中禁衛　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副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
羽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　太子諸率府率從七品

職掌畫要語

凡太子出前衛率導車後衛率從在前黃鉞外左右二率從挾
視左右衛將軍晉志凡正至太子朝宮臣率其屬儀仗為左右

雇之衛出入如囚簿之法唐敢官志

身居三戚

李大亮拜左衛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寮屬皆盛選宰臣以大亮兼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戚宿衛兩宮甚為親信大亮每當直必過宵假寐太宗勞之曰當公宿直我便安耳

品為第三

隋宇文述每与晉王謀事及晉王為皇太子乃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

文武信義

太子左率缺宜得其才无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讓有文武河東太守焦勝清正著信義皆北選也山公啓

清和理正

東騎將軍荀悝山濤奉之為太子右衛率悝清和理正從容順悅可觀采真侍衛之美者

褚裒才藝

褚裒幼失父以才藝雅幹立名尚宗即位徵拜也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晉中興書

郗儉風神

郗儉為太子右衛率恢長八尺美鬚辭風神甚偉梧烈宗異之

卿當獨步

徐陵父摛為左衛率又表敘為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嶷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敘文冠當時作賦畢示陵父兄莊賦數江東无我卿當獨步我若无卿亦一時之傑遽陰其賦

書賦游獵

唐薛儼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游巖為太子洗馬在宮无所補儼貽書責曰足下負棄由之峻節徼唐虞之聖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適情主上垂万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礼將輔導儲二漸染芝蘭尒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宴而无一談悆二以卒歲遊獵不能咨諏發賈后

晉劉卞為陳壽太子左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焉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何衛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錄尚書事發賈后於金墉當黃門力耳華曰發立大事又非所能賈后微闕任卞為雍州刺史卞恐詠華乃飲藥卒

僕正

僕隋官品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及中允旦入請問起居

戚如太僕晉官品掌車馬有太子僕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品第五主輿馬乘主親族如太僕宋齊品服同家令從駕乘安車次家令

北朝中改僕寺為馭長八尺美鬚辭風神甚偉梧烈宗異之

大元置太子僕正掌車正收弓箭儀物事又太子副僕正掌之政令及喪葬之礼物辦其次序与其出入而供給之

二僕正

柳莆面折

隋柳庸迁太子庶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
庶人罪狀達曰柳庸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荅曰李士謀臺
官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為巫蠱事庸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
位當儲二誠在不孝无惠見疑劉臻書生敢揣唇舌適足以相
誑誤願陛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
庸知之令面折我

左贊善大夫

歷代沿革 周置左贊善大夫正五品上掌傳令諷過失贊禮
儀以經教授諸郡王隋初二年改太子中允為之
咸亨元年復置中允而贊善大夫不改又加置五人職擬諫議
夫掌翊贊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尚非其德義則必
陳古以戒焉 宋贊善皆緣舊制除授而无職司 大元置太子
左贊善掌道德侍從文章之事

古今事文類聚 先諫官言事會有素號居易者持撫居易言辭浮華无行貶江州
唐白居易授太子左贊善大夫七月監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
上疏論其兇急請捕賊以雪国耻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
諫官言事會有素號居易者持撫居易言辭浮華无行貶江州
司馬

左右監門

歷代沿革 隋文帝置掖監門將軍各有直長十人左右監門
率各一人副率二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為宮門候
唐左右監門率府掌東宮禁衛之法凡東宮諸司應以籍入
千宮殿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牒門司門司送于監門監
門之主與判曹印署送于門司門司會之同則聽入凡東宮
內外門之守者並司其出入凡財物器用之出入於宮禁者
皆以籍傍為據左右監門以出入之若皇太子出入則依鹵
簿之法率其屬執矛門之左右以為捍守事拱中改左右監
門率為鶴禁衛 宋亦有左右監門 大元名之各掌門衛禁

典儀

歷代沿革 隋置中庶子員 唐太子左庶子大傳屬官有庶子
之職 唐置太子詹事有中庶子各四人為擬散騎侍
郎品第五綠朝服武冠平巾幘掌奏令糾正違闕侍從左右
贊相威儀尽規献納奏事文書皆典綜之釋奠中庶子讀祝
學子扶右 隋置庶子之職掌侍從贊禮相礼儀駁正啓奏
大元有太子典儀掌司贊礼儀事

侍正

歷代沿革 隋太子有內直 宋有內主玉衣扶侍等局各置
有司以承其事 隋因之門下坊領內直監 唐因
之職擬尚輦奉御龍朔二年改太子內直郎掌符玺敕劵凡
案衣服之事 大元置太子侍正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
事丞隨作正輔丞之事

典食令丞

歷代沿革 隋置事爲官有食官令一人秩六百石主飲食 唐太子食官令
有太子食官令一人秩六百石主飲食 唐太官令
職如太官令 宋中庶子爲官有食官令 大元置事爲官有食官
令一人掌廚膳之事建元中罷食官丞四人

庶子有食官局食官丞(正)因之(從)五品上(北齊)令丞又別領器局酒局工丞太子食官局丞一人門下別置典膳局監(隋)改爲典膳正家令寺統食官令丞(唐)食官署令一人從八品下掌領膳之事丞二人爲之貳從九品下(大元)置太子典食令典食丞掌侍奉看饌又掌飲丞各一人掌奉香藥酒等事

古今事類

減膳上書

唐邢文偉遷太子典膳丞時茅故在東宮舉典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竊見礼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上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在殿下以成聖德近者以來未甚寧泰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便辱不伸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同處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掌言動必書禮經載史臣記事所以極意書林但在幼年未開將簡謁誠敦論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言不許東宮勞所以晏閑坐朝時垂咨詢所以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教旨弼諧豈能進此樂言聚於簡墨抚躬深文僕自此益知言

歷代沿革

晉太子詹事屬官有洗馬八人掌皇太子圖籍經書典如謁者局準秘書品第七班同舍人下給朝服進賢一梁冠黑介幘(宋)亦置八人(梁)一人(梁)八人班第六正七品(隋)因之(北齊)二人從五品上(隋)門下坊司經局置四人從五品下(唐)門下坊領藥藏局各二人正六品下

司經

歷代沿革

晉太子詹事屬官有洗馬八人掌皇太子圖籍經書典如謁者局準秘書品第七班同舍人下給朝服進賢一梁冠黑介幘(宋)亦置八人(梁)一人(梁)八人班第六正七品(隋)因之(北齊)二人從五品上(隋)門下坊司經局置四人從五品下(唐)門下坊領藥藏局各二人正六品下

人從五品下(晉)因之(宋)龍朔二年改爲太子司經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神龍二年改司經局曰桂坊龍朔二年改爲桂坊龍朔二年改爲桂坊龍朔二年改爲

人侍藥四人監正七品下[唐]改為太子藥藏郎掌和齊醫藥之事丞為之貳凡皇太子有疾命侍醫入診候以議方案應進藥命藥僮嘗擣篩之侍藥和成之將進宮臣監嘗知尚藥局之職[大元]置太子侍藥太子奉藥承奉醫藥

都監

[附]同監

歷代沿革[隋]有太子寺人監員[唐]文帝始置太子內坊有典內等員[唐]典內掌東宮閤內之禁及宮人粮廩賜予之出入凡任典直以儀式導客主之儀序任閤仗以門戶任內閤以出入任給使以繳弱任內廐以車輿任典事以牛馬典內統而監主之[大元]有都監同監掌東宮閤內儀物等

司舍

[附]副司舍

歷代沿革[隋]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舍令一人六百石主舍穀[唐]尤下與舍署令永[唐]典舍丞二人[唐]典舍署令一人掌九穀入藏之數及監臨焉蓋器血燈燭之事辜其名數而司出納凡諸園圃樹藝著皆受令焉丞二人判署事[大元]置太子司舍副司舍掌出給及薪炭等事

家令

歷代沿革家令[隋]官屬有家令丞[唐]太子少傅屬官有家令秩千石主食庫飲食職比廷尉[唐]因之[唐]家令品第五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宋]清流皆不為之[唐]煬帝改家令為司府令[唐]改為家令寺為宮府寺家令為宮府大夫

[大元]置太子家令掌司禮儀法等

[纂要云]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令　家令之職掌皇太子之飲膳倉儲庫藏之政令掬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之官屬凡皇太子備禮出入則奏載車具威儀先諸臣以導引若祭祀賓客則供酒食以為獻主[大元]典太子家令主設飲食職似司農少府[漢]百官志本注太子家令主設飲食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出內庫牆[宋書]車牛刑獄

以智霧稱

漢異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万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太子材知高奇然於術數未有所守上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辨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以賢良舉

疏受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

補史部郎

晉武帝詔曰太子家令陸亮有忠心可補史部郎

諫出游觀

諫周後主為太子以周為家令後主頻出游觀增廣声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發陳起跨州連郡致弄神器世祖初入河北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厚薄也周忘

特被親遇

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沈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時中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歌舟出輦迓太子家令

文號宮僚

梁徐摛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為皇太子家令兼管書記文

判睦親正事

歷代公牓 判睦親正事即宋之大宗正司也自仁宗景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皇兄江寧節度使允讓皇姪彰化軍節度使允弼同知大宗正事時宗室子孫衆多屢居大第故於祖宗後各擇一人知宗正事令叙睦之遠則紓其失焉元豐官制行詔大宗正司不隸六曹大宗正以宗室制練以上有德望者爲之次一人爲同知位高爲尊者爲判掌糾合族屬而訓之以德行道藝受其詞訟而糾正其違有罪則先劾以聞法例不能決者同上殺取裁凡宗室服屬遠近之數及其賞罰規式計總之屬有記室一人掌啓奏講書教

授十有二人分位讓後兼領小學之事崇寧元年蔡京請宗室非祖免親以下兩世徙於西京南京迁轉每處置教宗院光宗即位改爲睦宗院 大元置睦親府掌教睦紓率宗屬欽奉王事有判睦親正事以宗室中屬尊者充又有同判睦親正事同簽睦親正事並以宗室充又置睦親正丞及知事諸睦親將軍副將軍檢法等員

群玉要語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書堯典周家忠厚故能內睦九族詩行章親亲以睦後世以九族九親別疎睦之義三從九親之制李文孝制選諸近屬之賢有德望者傳整訓屬族次第昭穆仕牧行李克有令名東坡論革我太宗之秩曾子宣行宗景制司與屬籍克有令名東坡除宗晟制惟我公族統于大宗崇釈訓齐創宏規於文祖錢明除宗晟制總訓齐於屬籍宗景制惟時賢哲司我本支胡文恭行宗溫制董正宗牒歐允弼記首秉宗司同上資大德之風成

賴九宗之治正胡文恭集重正宗籍賜充遐內以糾正於宗支元厚之降宗伯制

領宗正務

李勉都知宗正之務 舊侯家傳

定讀書規

治平元年判大宗正事允弼言詳定到皇親讀書時宜如舊詔依所定次第施行 四朝国史

訓導行藝

神宗大宗正司同知官各一人以宗室團練使以上充掌宗室之教法政令以行藝訓導而敦睦之受其辨訴之事而糾其失微罪即先劾以聞即法例有疑不能決者同上殿取裁

勸劾違失

景祐二年一月大宗正司言皇族凡有違越過失請從本司舉劾從之

置自訟齋

趙宣簡公不息字仁仲知大宗正事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宗室有過者讀焉奏修宮室除第子負訓勑宗室先教養後法戒薦其秀傑者數十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

築閱義室

英宗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賢愚皆詳知之頗賢宗惠及即位擇宗惠為同知大宗正事告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築室曰閱義日與宗士大夫講肄其間以身倡率宗屬

焚劾子檢

趙不息為大宗正司時歲大旱一日進九劾子上即施行退而焚其檢上知其忠親信之宴禁中公前為壽上令公酒酌飲之

酬謁皇太子及嗣濮王等曰此賢宗室也 畢水心集

詳酌奏請

景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允讓與宗不得專達必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所以勑進其敦睦而糾正其愆失也

賜敎馬

皇祐三年以允讓知大宗正事守節同知大宗正事仍賜襲衣金帶敎馬時宗室子孫衆多方聚居於大第故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令敦睦之遠失則糾正焉凡宗室奏陳先委詳酌而後聞仁宗實錄

賜甲第

仲忽入判大宗正事徽宗賜之甲第見親賢懋功之閣以示寵仲忽雙兵端毅動循礼法立宗司法式 四朝国史

父子司宗

元豐七年以宗景知大宗正事先是宗景父允弼宗司久改神宗復選而用之使諭其母先王久司宗正德及皇族今命而子紹之夫人宜多慰也 四朝国史 景

雜著

增置同知大宗事詔

其略曰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万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叙睦之道以敦和睦宗臣而重正名其職守不業率循舊章惟是屬之敦和本於仁厚宜廣多以勸修頓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疲平協贊其職並修歷官式子子休以副予意

賜士儀辭免大宗正司不允詔

朕惟御寰宗室之英雄將獲之重倚統領於燕獲用賓并於

行朝典籍本枝之強永圖鞏固雖中外禽詐者之會而威
休惟同姓之切盡体詔恩即授官守懇辭之語朕未欲聞所乞
宜不允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睦親正丞

歷代公筆 神宗熙寧三年置丞三員以異姓朝臣充都官員
外郎張雍上言知丞事光祿寺丞李德初同知丞事
神宗疑用異姓王安石言前代宗正固有用庶姓時乃錄眷
秋時公族大夫事神宗曰此雖无前代故事行之何害安石
曰聖人創法不必盡前代所已行者於是召雍圭對而命
之元豐五年詔大宗正丞中書省奏差以文臣京朝官知
大元 置丞三人因舊制也

宗室要語 晉丞瑤籍慶元制爰裡訓名分糾正同上參治
公姓人无問言曲直集知大宗正丞崔公度劄

宗室公事 相不能免
田書掌承君人物雄偉議論慨然有前輩之風入為大宗正
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言行錄
自守無謁
曾悟少事楊時謝良佐陳瓘得存心養性之李及為大宗正丞
秦檜專政士求媚以取要官悟自守无所詘中興保年錄

條上五事
知大宗丞謝仮上宗室五事曰考賢才以強本支更法制以除
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圖牒以辨親疎詔
內外後官各奉宗室一人始立法大臣考官又關龍對之典漸

發宗正有寺无官故仮言之時用校議惟襲封食

古詩
送王龜齡赴越州宗丞 周必大
冊府號稱比一時聚奇材寔我雖未至尚及揖追陪胡子眞老
驥元章羅飛媒尔來厥名轟盤踏遊九垓王子乃汗血疑是西
極採忠精貫日月声名震陪僊君王市駿骨得此七尺騄秣以
天山禾貯之黃金臺主勤綢繆韋鞍映帶文錦韜謂言開道路亦
復薄蓬萊它歸丞相府連月書旨回東郊治公姓笑渡濤江舊
奉身信美矣胡国安在哉帝家十二關何嘗列驚馳遲子復立
仗來歸勿徘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

○王府官部

總王府官

傅 府尉 司馬 文學 記室參軍

歷代公華 周子爲王王國置大傅相中尉各一人後改國中尉爲郎中令一人 晉諸王國大國有二卿左右常侍郎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諸議友掾屬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及文學主簿功曹等員諸王府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錄事參軍主簿功曹記室中兵等參軍諸王府則減諮議王位列大司馬上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漢不異親王置師友各一人文學二人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各一人餘事功曹記室等各一人親王府傅一人諮議參軍文學記室典籤各二人 宋王府師傅係以職官爲之而無定員

傅 高祖初置諸侯王有大傅輔導王以[illegible]又有翊善直講贊讀記室及諸王宮大小教授等官 皆爲師 諸蕃王各有師傅 因之開元改爲傅 唯置師

皇叔昆弟皇子爲親王者置師 因之開元改爲傅

長興四年以秘書監劉贊爲之 有其官而無定員正三品 傅正四品掌師範輔導參議可否

府尉 因爲尉 諸王國有王尉 並有中尉 無其官 因之置二人正九品下掌分判國司事統府中事

司馬 司馬主其官 諸王領鎮者各置一人 並爲長史同置 因之置一人從四品下掌

統理府寮紀綱政務 有其官名而無定員

六品掌同府尉之事

文學 公府州郡並有文學 諸王始有文學員 皆因之班第五從七品上掌讎校典籍侍從文章 不置

親王府置二人從六品上掌讎校典籍侍從文章 因之

記室參軍 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今史主上章奏按書記 大祖開[illegible]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軍國書檄名二人所作 諸公及位從公已上並置 諸公府置 公府及王府皆置 因之 親王詞王府置掌表啓書檄 諸公府置 公府

太平興國中置政和中以參軍行軍之際所務詔除參軍字

優詔名正八品

有召必至

望太子德業日進求已過於東宮王故事皇子封東宮王以杜林爲傅從駕南巡行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次發遣不得應詔惟林守損南召必至特受賞賜又辭不受帝益重之後漢

盡忠報國

吳儀字子羽南陽人初立儀以忠貞近乃上疏以魯王兼資文武寬仁愛士宜簡選賢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尽心匡輔寧有隙過規諫正上下之序

擇賢自傅

趙孝爲秦王傅秦王從容擇兵而問傅以大臣畏王請王自擇秦王即請孝孝報書曰禍將至矣五代史

知微必險

儀為燕昭王權傅尽忠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産業受施惠為屋舍才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吳儀家構曰儀俭必洪也問果他家吳儀節

治官廉節

孔申公弟子為博士徐人孔安国至臨淮太守徐偃為膠西由尉其治官皆有廉節稱其好幸史記

論語同異

淮陽王宮帝愛子數以罰王特寵自騎乃用韋玄成為中尉以輔導之受詔緊爾望之等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三輔決録

虞將軍

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英人公孫詭多奇計初見日賜金百至中尉號公孫將軍

善詩賦

恩中尉

劭弘字德裕時景帝為琅琊素方嚴儀容甚偉雖私門接對悉委身脩使者潛至舍令使者進曰王有令弘徐理髮冠履衣帶然後出受命使者還具以狀白王王大驚其部中尉平吾乃使詠以示之者甚不遜哉王怒收弘繫獄弘上書諫王書三四讀王愈怒後謂左右曰思部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竪前後

母為王吏

王吉為昌邑中尉以數諫王得減死既成子孫母為王国吏

方外司馬

後魏王暐為常山王司馬在井州雖戎馬倥傯閒未嘗以世務累良辰美景輒詠謔登山臨水以談燕為事上人謂之方外司馬北史

謝超宗為黃門郎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官超宗答曰不知昔諸葛武侯為司馬府正應為司馬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南史

諫王不法

蘇良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甚見尊憚

吾子賴規師矩藝益在麻不扶而挺也

善詩賦

晉諸公贊扶風王年八歲踰明善詩賦中表奇之瑯琊祖以為經方王文孝

善辭藻

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学士僧孺孫蔡薮並国寶義宗立国多興文談並令指江洪刘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

不取貴遊

齊衡陽王好学善為人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頗文学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遊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滿數為文学南史

精選賓友

晉鄭袤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為徐幹俱為臨菑文学

察主奉指

山中公主袁每讀書文奉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奉方輔相為言曰受詔察主奉指有過當

節度使

歷代沿革

古方伯連帥之職後漢刘虞為幽州牧就拜大司馬公孫瓚討烏桓詔令授虞節度晉代其詔王帥受杜預王渾節度唐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士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又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在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微以後都督帶仕特節者謂之節度使玄宗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漸平開元天宝之間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緣边之地

九八節度外任之重元比宰臣至德以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備其側受節度之別若諸州在節度使並兼管內官察處置等使以本州刺史為節度官寮等使不臨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防御團練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故事節度使不帶使相位在侍監下至乾德五年升節度使班在龍捧內金吾將軍上元定員四數与執政同初除鎮院降麻礼尤異焉祖宗以待宗室近屬外戚国婿年勞久次若外任除殿帥始授此官亦止一員或有功勳顯著性帥守於外及前宰執拜官兼平章事者並八員咸里以溫恩破格横迁若亦時有之政和二年詔節度使以下更不帶持節字只称某軍節度使元

元戎十乘詩揔元帥之任殺天子之邦六帖節制
諸侯紆繩列郡○重鎮雄藩○分麾授律○見牙
大任分閫重寄○轅門幕府○將星大傑○鎮抚方城藩屏邦
国○外威夷狄内抚黎元○作捍方隅以弭王室○有国柱石
子主爪牙○旌旗重寄河洛要冲○蘊佐命之才有分邦之任
○偶唐虞之代立方邵之勲並同上幢牙旜毒金巾拥羽葆旌
旄志入参龍翼出揔師干李夷志
為旝柳宗元集龍任鷺鉞揚於
授鉞開府殿我南邦白集設壇而拜授鉞以征持蒲節之印即
拜軍中授岑彭之節行於閫外元集初司戎鉞文集限守我律
同上統節制之師貞吝嘏之律抚其四封率彼五長常棣除節
慶志旌推進善節以詰奸同上為王爪牙為国藩垣轟劇上那
君牙書擁節揔戎挙身和衆刘禹錫集豹尾神旗震坻戟毒蝀
文龍旂四牡鉤膺鏤鍚命服有煒先君再揚除業前賢使碑辭
李翺李元真帝方経畧龍右淮潮節度副大使兼鄜坊丹延
等州観察処置等使検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隴西郡開国公食邑三千戸実封一千戸贈太尉諡曰忠武
公事実
紅旆将軍昨日帰白居易集
登覆近揔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亏抱関西月旌翻渭北
風岑参送李太保充渭北節度
古今事実
賜之旌節
唐節度使掌総軍旅頒誥誅殺初授具銀青光禄大夫使亦如之許日賜双旌双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一
駅轍上聞唐百官志天宝中緣辺御我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
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見節柱六纛

持節就第
自至德後方鎮降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唐戎林
入境築樓
唐節度使入境州縣築郭樓迎以鼓角樹伎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設用君後州縣齎印迎于道左三日洗印視其刻闕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為上考促食者功為下考
卧護北門
裴度為河東節度帝命盧弘宣諭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
堪當閫寄
唐元宗求良將安以河東河北之事問郭子儀子儀薦李光弼堪當閫寄
賞罰分明
宋王
封常清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常清性勤俠耐勞苦出軍要
驟私廐裁二馬賞罰分明
威令簡肅
李慮元和初為銀州諸節度使威令簡肅兵得紀律之術
政更寬恕
王周乃具州淫州節度使洪州張彥澤為政可虐民多流亡周
乃更寬契問民疾苦委可數二十餘事民皆復歸力西鎮皆稱
善政
政代寬簡
張洪靜徙節宣武承韓洪寬政代寬簡民便安之
秋毫无犯
郭子宜李晟為節度使收長安秋毫无所犯
令狐楚拜河陽節度使高霞寓城壘完葺內使持幢節就第唐戎林
入境築樓
唐節度使入境州縣築郭樓迎以鼓角樹伎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設用君後州縣齎印迎于道左三日洗印視其刻闕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為上考促食者功為下考
更除繆政
安僖代高駢領西川節度更倚駢為奸利者厚已之教牢更除繆政
公退端居
陸贄宰相源休鄭餘慶節度使三四年間時時入覲德宗每與休等語及政事常不敢犯塞清約樂道遠原新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无妓女无羸肘裘公之後端居靖慮而已
戎服待見
柳公綽使山南時牛僧孺龐嚴相次江夏公綽具戎服於鄭奉待之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前輩相共尊朝廷也豈以戎容見之
為治嚴殺
裴均授同州節度元和三年徙山南東道分為治嚴殺畏懦擅勢不務貢奉疏食蔬衣居處風雨而已倉庫充實百姓安之
未嘗賜案
徐申進領南節度使外蕃感以珠璣犀玳委積未嘗賜案閱貢餘盈
信懷義成
裴度使用武地東有滑北魏博汝蔡作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呪祭也
威震兩河

鄭士美討王承宗為大將王獻誠監乃人為前鋒獻誠橫士美斬以徇不敢之大破賊憲宗曰固知士美能辦壹事卿宗大振惧
詔斬師威震西河
朝拜比軍
高崇文元和初為右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討西川劉闢至
界元軍中有士旅后之比著者斬以徇初闢檄東川節度使李
康及崇文克棣州而歸康求盛已罪崇文以康戰軍奏斬之
飼路隊適江漢倚聚為固
南裔肅然
李復轉荊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平王張舟継卒其佐李
元度胡懷義等阻兵劉州殺刺史陷屯州縣肆為奸賊復至誘懷義杖死流元
度荊商頗恢教民作陶屯誰論蠻獠悅服致都督府
白撲設後
杜牧沿邊長慶以來朝廷姑息邊臣衛護失山東鉅封剽鎮地大
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以文

死亡授受而不討代取捨田於主者往往自擅逐吏號為留後
以數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姑息愈
甚而兵驕愈騰日是號令自出以相侵蝕甚可悲志
號為債帥
唐武元衡裴度平淮西吳元濟死宰相裴度韋處厚以高瑀忠武節度自
大曆後藩帥恣甲擅位軍中討所輸作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
權歸將倍以賄入下償六七及瑀有命士夫相告曰高瑀作
相天下无債帥
降麻非故事
唐制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者謂之納節度使不降麻告又
院草制宋大詔中丁謂自保信節度使入參知政
事先公在西閣草制政和中韓公白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
書二鎮使降麻非故事也時明退別

節度有三印
宋祥符中上賞河南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察印
以問宰相王旦曰節度軍州有三印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
推官書狀用節度印印之牋則觀察判官書狀用觀察印印
之符制爲縣則大使判署用州印之同上
三世節使
宋朝三世節度使一家呂夷簡子公綽孫公著
四世節使
四世爲節度使一家錢忱高祖惟演父景臻景臻鄭國大父
紳父成之子與齊
五世節使
五世爲節度使一家韓侂胄祖忠獻從子觀從孫同孫樓
父子建節
父子建節
文公生
父子建節十三家劉光世父延慶錢忱父景臻邢煥子孝揚韓
仲宣益子琚琦吳璘子挺郭浩孫杲楊存中子倓劉錡父武
兄弟建節
兄弟建節七家吳玠弟璘錢忱父景臻邢煥子孝揚韓
弟侂胄琦琦孫杲吳璘子挺郭浩孫杲楊存中子倓劉錡父武

古今文集 雜著

代郭子儀謝副元帥河中節度使表 邵說

寄深至輔任切安危龍命遄臨感激交集臣智術九
淺才略无聞承日月之光偶風雲之會自奉先帝御以馳驅被
甲即戎載馳載驅暑比馮翊棨戟天表雖髦髮之功曾无足紀
竟不能掃蕩妖孽使八方波同讎臣仰上將宗錫社

恭賀一時接慢之誠切自憎愧今又獲家驅策出鎮河中授臣
以連帥之權委臣以專征之務雖才輕方召而任比桓文此誠
下除奸之時乃微臣死難之日切見目吉忠義之士莫不扶危
救禍爰国忘家誰在縗絰猶思報主則驟頒馬援據安以
臣方之有慙前哲軍国事重不敢固辞謹服庶之勿以副陛
心之寄僕名酬獲戾寇難克平殞首戮行實无所恨无任感恩
代郭子儀謝河東節度使表 邵說

資善類況大謀无智勇得刻戎狄自守封疆顧俺咸序府幷朝
箅勤叡況従此乃天功匪惟臣力陛下不遺大馬念以驅馳敝
其分寸之劳加以丘山之賞孔固位重臣与日深常恐顛危不
克負荷所以非有陳謨乞俾光陽而手詔曲垂不家允許退就

私室切惟明時棄物之仁行門臣故作
幼境稍重三千餘里終焉之誓庶以臣獨制謝必死失然以能処一事身任一官況擇其人且恩
職戦兢臣受綰三節旌帯数藩智有所不周心有所不及兵權
倘失奔馳寧追実病授受乖宜顛
過譴誠良能什以蔽戦則捍大絶議官庶有論
謝制西節度使表 頌 真卿
望徳含弘不遺狂狷投捐罪戾假以藩幅感戴恩榮死生知報
臣其中謝臣以為全吾其構閑分闕重權榮東海以負資土西河
而作固九州天險之地六代帝王之都是以親文臣聲其従南
比之張掖堅将銳卒莫以形勝是先干心斯切
親賢寄鎮道假誰判在肩微寅為榮制書以今月四日至饒州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都統印

度觀察使李巡處分訖即赴昇州即當善修甲兵撫循將士觀察要害以備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守陛下聖明之理一心六力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衷則死且不朽无任感舞屏營之至

代辭節度使表　江藻

誤國隆治父家臨朝之誠小已旒懶政緩辭榮之請具銷萬鎰仰冒隆威中謝伏念臣早陪寢榻侵階華近鞮狐忠篤報鞮薰頻以為其恭晚節知非悟清盈之可戒昨侍言於惟惶祈休疚於田庐甫解頻機濩頻異數以章句小儒而切授方之寵以斗升素志而叨制祿之優方渙号之已行固牢辭而莫獲坐貪名器荐歷歲時以負如將至頭陀而雖悔伏望　皇帝陛下特垂公聽俯諒鞮誠辭鞮節制之名守留金允厘之任誓獨少安於分願固將元累於國私既聖慶曲全諒保弃謙之

終吉況天威未遠敢有歸表之余忠

代辭門下辭免節度使表　江藻

引疾辭榮方幸機行之解疏恩已寄乃蒙猶懷姑息俯徇謙沖庐之哀性久乎長卑乎高卑之勢已上為我都漢已下為臣防有城斟襟帶焉有殊大勳焉之義非古之戲孝關如起家寒甚喜逐聖神之遇遂參務弼之司竊恥十年周旋二京首妨賢路最久自知罪戾之愿容跡每安實賴恩憐之至比失衛生之理甚益懷謀国之憂力巧投閒健家似可所願退安於散秩敢冒併受於隆名性畜戴鼇師本人主待有為之士而徇廷置使亦朝家優元老之臣頓忘時九權於素鑒豈務仍乃堪於中使伏望　皇帝陛下不忘舊物深諒微忠量才能小大之宜尽庶履始終之意將明哀号藤漏言未泯余生尚可大發之強言聖聽節仰酌体兒之優

真定府總管謝上表　張太傅

河流雄滿我昭重扇緬承漢用併恨中謝伏念臣孝先啟業孫奉明恩自慶捐軀之勞荐被重我之寄西人外鎮寒分經計之權比慶近边即授拆跋之任曾微績效但發惰尤頓擯并以誠甘居宥灰復然召從江海之濱再立坍墀之下仍分我柄燕郊兵冲一昨入侍禁廷又赴里戚汁辞勳秩親奉宝音恰其駈策辛勤察其迁使頻併許令今任比俾安居雖均劳逸之宜实彼丁寧之諭此嘉伏遇　皇帝陛下溟隆宝運維御群才特推求舊之恩治兵家惟紀律之素庶若詔條而慎守謹當愈改威節曲尽訓齐无事之秋使莅营而知勸臨敵之際則授命以忘身奠鞮寓忠上酬恩造

河西節度使廳壁記　楊炎

皇帝肇建節制之任位以上將主四方之兵濟河而西五侯四

將土有六隊大海砥礪乎終始山河流其左右旄頭虎力之勁飲服磐庐之高性久乎長卑乎千乘横合乎甲士乎長邦啟秦已上為我都漢已下為臣防有城斟襟帶焉有殊大勳焉有五都沃雜焉其風悍其国險鮮車龍服號弧萬非古之戲守為以成其業而樹其風者故昔在武德之初上用雄武大才則我髙祖李王府明乎神化大家宇文公副馬喬公出將我前軍中興之後相吏維作則鄴国侯郭公鶏鳴氏司馬公相国是公爵公庶續交修以彼昇平之化當今王室多故雲海佛騰則侯射哥賀公以縱横之奇判機宜之略其化感成中興之政儉以行其才乎君子曰武德之官神以路其化當今之理動以合而人安宜乎及天下之才隨賀文之變以求商大琛乎斯時天宝十二年夏六月記

鄜州節度使廳記　鄭熙晦

邠為古国其俗質而厚其人朴而勤理業尚捕種畜擾者后田
公刻之遺風始皇并天下地稱喬輔後漢析為新平郡後魏改
置豳州国朝因之開元中詔以豳州土沃人安俗為疑因改為邠天宝已前
大平歲久西通使宗万里而遠致邠郡中土薛上以親賢
之貴居之大尉秦公以盛德之重居之洎通胡勃起内朔西戎
壅塞湟渭乘釁雜際盜攘河右蕃兵去予城不又五百里邠由
是為边郡斥候近郊鎮警寇大曆中尚父汾陽王始以朔方軍
壮其威谷後益選武勇馬疋有膽決奇謀若雒之今天子二年
西戎款關河湟數州故地西鄙益記邠為近藩上念兵戎方
息边備尤遠始詔司空白公由丞相府持節來鎮丞相功成雄
命文雅忠恕之風晌然而起边人若寤寤試日公思蘇醒始知
礼讓之化之為急務廷誡以我黍父尚書公前為安帥奕畝又
安寇盜弭息隣郡賓実仁政效果完績賞休績過鎮是軍奉父又

以理身之政移之於邠邠人嬉嬉重為太和雅觀豈容則帥
是軍者之名氏因曰曩之帥此若宣不知是邠始教公事而角
材聚畫未暇及此不吾既承数君子大理之後敢不動哲吾之
未至者況今我既既奕不宜獨以鳴鼓聲教剌為事因命疏
自開元已來剌是郡帥是軍者追書于屋壁奉父尚書公曰吾
思非有以警于吾前警于吾後若邠之土實歸人无奈績不能
自衣朔方之軍雄男子勇於公戰无他業以自厚故郡之人以
耕稼為事事之卒以勇政得賞後之撫千人若冤勉農部時其
徵調人不擾而完富矣帥于軍者宜嚴其刑賞時其衣食卒不
驕而勇敢矣人既完富卒既勇敢生衆之訓練之吾知青海之
西不数年為内郡矣命処晦紀其始終序于前後父晦謹以奉
父之言志于後將来於後之人俾无怠大中二年二月日記

邠州節度使院記

李直方

白西漢為郡縣所得額辟士其聘幸之盛与公府置吏王国命
官為比於是有班固傳叙為新平郡後魏改為邠州国朝因之開元中詔以
多邠御宗封略經紊民事君元恒処扶驛奏常品故命之曰賓因胡
筭方益之任慎求其佐須以戚貢為之宠制或群自諸侯或降
于朝廷皆命于天子其所司也調政教之和集軍筭之秘出入
聘覲應對賓客其立署也行有我次外有公堂与方伯周旋弥
縫闕色而已王畿之脈劃為巨防以殿翊那作堤西蓁牢拱皇
都以臨諸夏夷之俗相觀非瑰材英傑奚典
封守非雅明練周慕參畫佐六年春皇帝勞諸侯牧圉之觀俾
詣西夏申命綰史中丞王君涯等九人為之使介既而師貞于律
農勤其功惠和威武澤浸穴烈孟秋述戎曜兵河塞亭障蕭條
亡事晏清然後再虎旗蛇矛宣功于滇入覲皇都增秩受賜旋
師復服勤明德奉非元臣雄略能賢慕繄畿用済此先是尚父

郎公開府吳邦擇賢幼二俊乂咸集不十数年持摳衣治邦憲
司詔命首啟荊耿於儕朝会遇於郊數揖而已曩未暇及此苟宣不知是邠始教公事而角
材聚畫未暇及此不吾既承数君子大理之後敢不動哲吾之
未至者況今我既既奕不宜獨以鳴鼓聲教剌為事因命疏
自開元已來剌是郡帥是軍者追書于屋壁奉父尚書公曰吾
思非有以警于吾前警于吾後若邠之土實歸人无奈績不能
自衣朔方之軍雄男子勇於公戰无他業以自厚故郡之人以
耕稼為事事之卒以勇政得賞後之撫千人若冤勉農部時其
徵調人不擾而完富矣帥于軍者宜嚴其刑賞時其衣食卒不
驕而勇敢矣人既完富卒既勇敢生衆之訓練之吾知青海之
西不数年為内郡矣命処晦紀其始終序于前後父晦謹以奉
父之言志于後將来於後之人俾无怠大中二年二月日記

邠寧節度使院記

羅隱

惟大子建国必維九牧九牧既建国必分畿甸畿甸分畿甸而畿甸之公府有掾
屬觀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秦王儀鎮中都高奔以平術監
治東徐州事晉行臺之任也其寮屬則令僕以至于尚書郎

唐制史行臺而置採訪使始今節制之始也鎮海節度治京口大丞相以錢塘之衆根據江淮宏而險迎則天子不敢動持竹四命然後移軍於錢塘生以物宜租賦以便所去稍近廣以新規郡開閉拔起階級俾幢節之氣也魏武之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開大廳之西南以為賓從宴息之所左界飛樓右瞰城池得勢峻約而有敞肥搥巨棟閒架相稱隳之下朱紫拜時非若越之今而潤之舊也疆場之事則設之於斯聘好之禮則接之於斯生民之疾痛則啓之於斯重旅賞罰則參之於斯非徒以酒食馳騾而語言嘲謔者也其府厲以下或八都精將或從公于征或稟之於朝廷或拔之於卿里故天子用青郡傳道之選以佐之數數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狹鄉曹或領相次自我朝崇飾服冠冕之盛无加也噫大丞相之勳德既感之天府而燦鱗附翼名列鐫刻樂石其可久乎是年冬

——防禦使——

歷代沿革

唐武后聖曆元年以夏州領防禦使防御使之名自此始開元二年薛訥為隴右防禦使天宝中安禄山犯順太郡要地當戎冲者置防御采授田承嗣魏博等州都防御使大率防禦兼領所治州歲以八月考其治否以无虞為上老清苦為中考政成為下考宋公庭禮制置諸州防御使掌防御之任同上宜建威肤之腹心唐代宗永太制兵防之任同上宜建威以称御海之矣 制公除皇至制禦海之寄曲皇伯克思制正名閫禦之任乘城除曲玄制列位軍防淇水除皇至制正名閫禦之任乘城除曹貴制爰畀幷防之秩龍漢制北鄙禦之任增使節之華

薛可言少帝即位迁遠州防禦使時虜寇魏博由魏屡入至河上可言開穀有素虜不能犯

民皆使之

五代世宗時李玉為安州防御使治郡實簡民若使之市民數百人諸監軍焉所規請立碑頌德詔中書舍人冨儀撰文賜之

州人立碑

郭玉世宗時為齊州防禦使歲不登以俸錢分施饑民自怜境來者亦均給之人懷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立碑

郡人立碑

宋李陵超為齊州防禦使郡人愛之求為立德政碑太祖詔徐

錢惟演賜之

边袁袠像

王畋字延昭為防禦使屡有功天下称揚為无敵妻屢益其優而爭之云以禦鬼疾

統軍司部

都元帥　副元帥

歷代沿革

元帥舊照其名左傳晉作三軍謀元帥雖有元帥之稱而非官名周大冢元年詔以上柱國為行軍元帥周以親王為之周凡親王總統則曰總管為祖宗定京師置左右元帥皆以親王領之又以大臣為元帥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尚書令封汾陽郡王副元帥大曆八年罷天下兵馬元帥建中四年以季希烈反置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會昌中置靈夏六道元帥天復二年置諸道兵馬元帥大都元帥開元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掌征討之事有都元帥左右二副元帥左右二監軍又有檢法判官

君臣事要論

加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錢俶在淛為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建隆元年加錢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大中五都元帥府掌征討之事有都元帥左右二副元帥左右二監軍又有檢法判官

古今事文類聚

晉作三軍謀元帥左傳

詩書元帥

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承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節度元勳

唐詔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之帥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

征討元帥

唐宋王璵為征討元帥高仙芝為副璵素雅稱風格秀整時士慕威服焉

撫軍元帥

唐肅宗王琚英毅有才畧善騎射每血戰在前時玄宗幸蜀留肅宗討賊至靈武肅宗即位欲以廣平王為元子以琚為兵馬元帥左右曰廣平今未冊立狼狽時人猶屬望於元帥況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為元帥

玉冊金印

同光中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

手詔勑書

唐代宗即位內官程元振忌嫉郭子儀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子儀既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勑因自陳訴曰陛下曲垂恩貸令反勤勞臣詔書一千餘首望旨徵婉財論綢繆微臣一時之功誠子孫萬代之寶自收河北向南彭原掌征討之事有都元帥左右二副元帥左右二監軍又有檢校行營兵馬元帥都防河東鳳翔兩京鄜州臣所經行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煩聰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受疑朕之過也

臨軒授鉞

德宗幸山南以渾瑊充朔方部落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授鉞用僕拜韓信故事

上樓行禮

唐郭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樓行朝見之禮宴賜隆厚

圖變煙閣

唐德宗初為天下兵馬元帥封魯王時史朝義據東都代宗遣

德宗會諸軍大拿破賊於洛陽朝義走河北分命諸將進之賊
和賊將斬敬義首以獻何比平以元帥功拜郭子儀等八人圖
形于凌煙閣

劉凌煙閣

昭宗末年中書奏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畫功臣今遷都洛陽合
議脩建副元帥梁王動禮部侍郎崔胤請凌煙閣側到劍一閣以表
勳績從之

陳人退走

後周韋孝寬至淮南所在皆縱反間五門尤為險要陳人
若開塘放水即佳瀕路絕孝寬遂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遽決
堰已无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來降

公拓授首

唐補公拓援江東友命河間王孝恭為行軍元帥擊之將發宴
諸將取水忽化為血在坐失色孝恭飲之曰此公拓授首之徵
也咸服其識度後果擒公拓

有功遊經

開元十八年奚契丹犯塞詔宗聖為忠王乃授河北道元帥信
王禕為副帥御史大夫李朝隱為之長史忠王年幼朝隱實總軍
務契丹素聞宗聖統之功加同俟斤

竟不臨戎

隋開皇十八年以漢王諒為行軍元帥水陸三十万伐高麗諒
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又以諒為行軍
元帥竟不臨戎

清河江神

隋楊素為行軍元帥伐陳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
素坐平乘大船容兒雄偉陳人望之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監軍

歷代沿革

史記司馬穰苴請以寵臣莊賈為監軍穰苴

歆船諸部

武帝以利害為監軍

軍政

後漢亦有大原監軍

大元

都元帥府有元帥左右二

監軍亦掌征討之事

錢卒遊軍

司馬文正征壽春使監軍右苞簡錢卒為遊軍魏志

褒帳托帝

後唐張承業為大原監軍常從征討王師既退承業大將周德
威康君立衙隊請設金帝於帳諸將咸詣監軍請承業
逐至牙門褒帳而入撫帝曰此非安處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
好姑務万全不可忽帝感然而興曰子方思之其父遂破軍兵史

斬徇驕將

齊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
国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与賈約會日中於軍門苴
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刻時乃至賈素驕貴以為時乃至賈遂飲賈以酒三軍
士皆竊懼服之史記

口毀子儀

徵論法禁

張承業為太原監軍武皇屢以後事曰吾兒孤弱群臣縱橫後
事公善輔之承業奉遺詔秉政多所匡救莊宗感其忠兄事之時諸
王之貴介弟在晉陽宮或不以其道承業深不所踰檢者必
徵由是貴戚斂手

不与積錢

後唐莊宗時或有中傷監軍張承業於莊宗者言事弄威柄廢
幼賂遺莊宗成時還晉陽宮省太后嘗置酒命典聖宮皮繼岌
為承業起舞既罷承業出金帶束馬奉之莊宗拍髀稱承業
曰和哥謂舅也无錢使七哥与此一積宝馬非殊恩也承業謝曰
郎君敢舞承業自出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惟擬支賞三軍
不敢以公物為私孔也

自勁矯詔

宋均為監軍時將軍馬援征南臨水軍士多病均權發救療
矯詔迫降之諸將竟無知者均力勤兵圖功援既還均坐徵
史而歸自劾矯詔之罪帝書之

比可委官事

蕭復為相嘗言艱難以來始用管者監軍權重宜革其弊帝未听
委宮掖事兵要政機難使參領帝亦不听

不得干軍要

李德裕為相先是韓全義敗於溱壯叔良敗於陳許皆宦人監軍
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与又諸道鈐

兼招討使

唐德宗初即位建中二年田悦圍邢州次臨洛詔河東節度使馬燧与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將李晟合兵救臨洛悦兵大敗悦那州圍亦解以功加右僕射燧又加燧魏博招討使二年又敗悦於洹水詔加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等四州節度觀察招討使

讓招討名

裴度淮西宣慰招討処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為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秖称宣慰処置使從之

賊鋒要挫

來瑱為譙川郡太守充招討使蒲宗以瑱武畧先加委任往鎮御史大夫比収河洛要挫賊鋒蘭来攻皆為瑱所敗賊等懼之號為來爵織

議皆出

五代後唐莊宗与郭崇韜謀討伐之計時明宗為留守兵馬總管當行與崇韜自以資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魏王繼岌幼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无踰於卿乃以繼岌為都統崇韜為招討使遂擢王衍及諸司便宜差統制崇韜為都統制軍馬之名非有司分也建炎元年置御營司遂擢王都統制軍馬之名非有司分也建炎元年置御營司遂擢王爽為都統制都統制名官自此始大槩南渡置統制一則兵興称謂不一諸路起兵有自称統制者亦有称統制者諸司都總管及諸司便宜差統制者建炎初劉光世上言於是罷惟中都主兵朝廷差充統制者仍旧紹興十一年韓世忠張俊岳飛除樞密副使罷兵柄統制將副亦改充御前諸軍都統制各帶御前字入衙其兵馬就令所部統制官節制而都統皆以屯駐名冠軍額之上獨川陝如故嘉定初蜀叛既平安撫使觀文又奏分四州十軍焉

日龍圖公

范仲淹知慶州兼經畧招討使未幾賊兵三万叩城仲淹壁兵戢賊忽北遂戒諸將无追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奪馬為大順城又築細腰胡三寨招明珠城滅二強族万餘人及命環州种世衡招千餘人又之王師再喪於定川仲淹晝夜領兵為援初關輔人心動搖及見仲淹雅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虜人心遂安

慕郭代公

慶曆三年以鄭戩代仲淹為四路都招討置府於涇管既然慕郭代公功業元昊擁衆臨黑山戩動兵巡边抵鎮戎趙蓮花堡置酒高會旗幟終野鉦鼓喧天虜騎報十万拥頓不敢動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使称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其畏如此

都統領

歷代沿革

晉武帝太元十九年有河西大都統晉天宝末置為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北平盧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乾元元年户部尚書李峘除都統淮南江東西節度使宣慰觀察処置等使都統之官始於此唐制或總五道或總三道上元末省大中後討徐州以康承訓討

黄巢以荆王鎛為都統黄巢之難置諸道行營都統掌征伐亡罷則省雖總諸道兵馬不勝旌節宋諸軍都統制者自渡江已前亦有之然未嘗為官称蓋是時陝西河東三路皆以武臣戍高有衔者為馬步軍副都總管遇出師征討則加以都統制軍馬之名非有司分也建炎元年置御營司遂擢王爽為都統制都統制名官自此始大槩南渡置統制一則兵興称謂不一諸路起兵有自称統制者亦有称統制者諸司都總管及諸司便宜差統制者建炎初劉光世上言於是罷惟中都主兵朝廷差充統制者仍旧紹興十一年韓世忠張俊岳飛除樞密副使罷兵柄統制將副亦改充御前諸軍都統制各帶御前字入衙其兵馬就令所部統制官節制而都統皆以屯駐名冠軍額之上獨川陝如故嘉定初蜀叛既平安撫使觀文又奏分四州十軍焉

利三軍沔州除都統制利州除副都統制天下有十都統矣
遷平北木犯泗州詔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
守備俊發張憲軍併岳飛賜死俊遂薦其將定遠軍節度使
田師中掌故岳飛之兵又薦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往全陵於
是並詔為御前都統制中於鄂州徽於建康府駐劄其後
大軍又有統制副統制統領副統領等其下
乃有正將副將準備將之名皆偏裨也旧制準備而上自王
帥陞差仍先牢樞密院定察紹熙四年詔江上陞差統制至
準備將令主帥解發三人赴總領所內選一名慶元三年詔
陞差並委主帥自是主帥之權復重矣統軍司有統軍
使統軍副使又都統領統領副統領知事之戚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詩郤穀將上軍左傳長子帥
師同上分命督將保守疆境開元戒励州牧將詣
上羅都王

出鎮河中
鄭子儀上元初為河中道京畿都統令表諸鎮之師經抵范陽
詔下旬日為薛朝恩所間事竟不行永泰元年以子儀都統河

公掌其飛護之權副師貞之古李若幽制親鄂劉府尽忠肅
之勿誠僭劒元戎營行討郤穀將上軍左傳長子帥
而總金墀同上出拠戎壘甘雄之茂績張延師制折衝之奇符王帳
李班開授鋼符之律工繕制親我鈴以涖衆杜黄裳制往持我
律陳破瑣衛權握兵戎討董昌制建牙統衆必藉雄才薛巢刘
治制出統我旃宋庠表詔來帥能鎮四方作儀翰父焉我臣
師同上分命督將保守疆境開元戒励州牧將詣
詩 弓箭既調射兎與雉亦同上羅都王

獨保明之福垂宥徽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用昭旧隆
官序相當
德宗幸梁洋回初發天城重差右神策軍李晟為中尉故事命神策監軍為中尉又以功臣數多或
淮南功拜為中尉故事命神策監軍為中尉又以功臣數多或
有秩至司空僕射之茂績張延師制折衝之奇符王帳
六尚書為節制廻翔之地分紀
拓羣敗虜
李顕宗字君錫元木破边刘元世充三京等路宿抚使表公為
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如立奇功当卿建節諸
將會淮西賊于柘羣元木大敗公追至孔城奮擊覆之被虜者
以万計言行録
和尚原戦
永相魏国張忠献公浚元木欲顕爵公令陝西都統制吳玠於

順翔開之和尚源先処戰地誘致其來兀术引衆十餘万來犯
玠與虜戰凡三十餘陣兀术中箭而遁俾其將羊哥孛董及酋
領三百甲殺賊衆横屍滿野兀术其衆拽者過半皆呻吟扶携
以歸同上

大人洲戰

李顯忠時連兵犯順公以池州都統領軍舒城除御營先鋒都
統制擬騎報賊兵万人渡淮公領趙康等与虜戰于大人洲
首挫其鋒乘勝掩擊過淮虜衆奔潰死者千餘人同上

立功取節鉞

賊衆刘猊十萬已次千濠壽之間張浚拒之詔併以淮西軍萬
浚沂中為張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浚合且使論之曰
上待統制專官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貸

破賊復江州

和義楊郡王沂中傳李成叛江南招討使張浚議所以破賊毛
時為右軍統制官遂由上流徑絶生来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
擊退之賊將馬進銳卒數万来犯浚率步兵攻其前沂中乃悉
騎数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出山後前後夾擊乃大破之
遂復江州同上

雜著

張韓公廟碑銘

李遐叔華

唐之元老有太阮於生人曰韓公尽禮大朝位尊將相三城
立廟軍卽乙盛則祠之天宝季成華奉使朔方襄敬祠下式瞻
風采像與神合沉沉如生嗚呼生以公為臣殁以公為神神乎
宜奉公地戎疆外縣衙審政拒朏循河縣亘万里堅城雄防打
破三輔介胄之士垂十万人聽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

課出先後構花於寺張天之威恢朝之靈北狄稽顙獻山戎來庭
万里寢桥緣河罷禽趨拜改祠德謝惟馨翔野荷有碑山青青
感激遺風徘徊徐婆吾誰与歸武陽斯銘

律詩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韓　愈

暫解行營即執兵權尽貫諸軍破賊年冠盖相望推入相待将功
德格皇天

塞上贈王太尉　僧　惠

飛將是驃姚行營已近遮河水堅旻馬進堅冰蘸鶴殺虜殘旗
在全軍列帳遥傳呼更號今夜取天驕

和聖製送石家都護赴安西　王　維

上都增命服都護振威棱蹀血辭鴻塞臨流飲渥洼海曲按新
歌漢使黄昏落邊笳一半多寒山爭秋塞无戰是天心同還載

上裴行軍都統　耿　湋

胡塵已滅天山外開閉憐三日復臨邊上華驄嘶故苑門前芝
蘚識風雲旌旗四面高秋見絲竹千家靜夜聞莫道古來多計
策功成惟有李將軍

贈趙將軍　孟　郊

當年膽略已縱横每見妖星氣不平身貴氣吞龍虎勇功高自
拔飛頭城尋常得對論邊事委曲承恩禁内庭會取安西報捷
回凌煙閣上早書名

管軍總管

歷代沿革　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都總管或總管或鈐轄或都監或兵馬鈐轄或都監或兵馬都監或兵馬鈐轄或都鈐轄或鈐轄或都監或兵馬鈐轄或都鈐轄或鈐轄或都監或兵馬鈐轄或都鈐轄或鈐轄或

軍總管伐高麗拔其城壘薛万徹
任以潘岳
唐高祖詔黎州總管曹国公徐世勣本自梁陵徙峰順任以
藩岳誠效克著
遷東獻俘
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万靴高藏男建等詔勅獻
俘昭陵
定襄制敵
尋襲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
因詐為糧車〻伏壯士五百輦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壯士
突出伏兵至殺獲幾尽
簡定天山
唐薛仁貴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夏内殿帝曰古
[illegible]
今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斃三人重氣擲甘降軍中歌曰
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浮城三国
蘇烈等定方為神丘道大總管討百濟俘其王義慈等所城三
十五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烏一鉄洞貫九甲殺十餘万為
百濟生執其王
軟血敗羌
瞎東王道吾從李靖擊吐谷渾詔為赤水道總管常率以利吹
党項使為鄉導其酋拓跋赤辞請降詔許之隋擊吐谷渾我資糧若无他我頼資糧將当軟血
軍而隋无信反見仇刻今將軍若无他我頼資糧將当軟血
遣之道度至闕水見无備因掠其牛羊諸羌為赤辞所乗軍
大敗
奔冲降銑
江夏王孝恭信州總管蕭銑據江陵銑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
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縦戦焼舟於江中諸将曰得舟當済吾
用許之及資賊兵仰孝恭曰銑之境商隊委薄洞疑地險士
衆若城未抜而援至舟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舟救
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内外阻絶遂降
戦得名王
李大亮為河東道大總管出北道与突厥薛山大戦破之俘
其名王
戦獲可汗
襄邑王神符迁并州總管諭利可汗盗辺神符与戦汾東斬級
五百獲馬二千及戦沙河獲乙利達官得可汗所乗馬及鎧
擊下十城
李大亮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世充別将守南郡之進擊下十餘城
進按八城
契苾何力盡殺丈夫男子為第引兵還与勣會何力率兵五十万先趨
十城虜其王以献
使氐次事
裴寂受晋州道總管討賊以便宜決事賊将宋金剛稜介州寂
乏糧索原賊壁水上流寂徙乏糧為賊所薄兵大潰
宣布恩意
李靖授檄南抚慰天使撿校挌州總管以嶺海陸遠文不見徳
非宣威武示礼義則无以変風即率兵東巡所過問疾苦延見

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霽靈域內
唐長孫晟爲秦川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斬千餘級有達官
來降言突厥大畏長孫摠管開其弓声可謂霹靂晉見其走馬拆
爲閃電晉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內分紹
蹀血虜庭
李靖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趣恵陽頡
利可汗大驚曰云云太宗曰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逸取定襄
古未有輩定漠香渭水之北誠矣唐臧林志
召詔入朝
泉男生授平壤道行軍大摠管兼持節安撫大使李勣討南蘇
金蓋蘇等城以降帝命舍人李慶慰勞賜袍帶金鈿七事
明年詔入朝所過州縣傳舍供張吹右羽林將軍委問以飛騎
迎寵
先登報国
唐張士貴正觀中爲冀州道行軍總管太宗以其冒矢石先登
勞之曰昔聞以忠報国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奎章褒勞
鄭善果隋末爲涇州道行軍總管大業中爲突厥戰走之引兵討李靖
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悦降璽書褒勞
金瓶賜勞
秦叔宝事秦王府拜馬軍總管戰輒有功帝賜
以黄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一而再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由可食
當劃以啖尓乳子女玉帛乎
賦詩祖道
張仁愿爲朔方軍總管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爲賦詩祖道
賞賚不貲
請斷石嶺
薛万鈞爲沃沮道行軍總管發李靖討吐谷渾俊馳進擊斬數
千級勇冠三軍俄封
勇冠三軍
薛万鈞爲沃沮道行軍總管發李靖討吐谷渾俊馳進擊斬數
千級勇冠三軍俄封
裂地獻俘
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爲遼東道行軍
總管率兵二万討之破其国都長驅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
勣獻俘昭陵同上
鋭士深入
侯君集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君集曰王
師已至賊不據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
大利靖然其計簡鋭士約齊深入大戰破之
獨全軍歸
李靖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万人地大谷時諸將多敗独靖全
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
率部落降
李勣爲遼澤道行軍總管出雲中与突厥戰走之引兵討李靖
合因曰頡利若渡積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
縛虜矣文靖喜以爲己合於是率敷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
走磧勣先磧曰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万降于勣拜大
都督府長史
突策深入
吐谷渾寇边李靖往見旁元帥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以爲西
海出軍大總管靖突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数千回人多降

吐谷渾伏見自縊死

鞏城大奔

蘇烈擁伊麗道行軍大抦管優征賀魯俟斤顯獨祿擁衆万餘
降烈抚之賀魯率十姓兵十万拒戰輕烈兵少弱左右翼包之
烈令步卒據高擣稍外向城三突陣不能入因其乱擊之賊
大奔

鬼章敗降

姚兒宇武之爲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政鄜延後鬼章據洮州
謀言青唐欲將兵由講珠保會圡洮合寇我彊兒自河州率兵
破六逋宗城夜遣驍將縱火講珠梁明日青唐兵至不得逐洮
州之援鬼章遂降東都事畧

木征遂降

高達爲秦鳳路副總管河州景思立陷於踏白城達詐山後諸

一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諸使司部

宣慰使

歷代沿革

宣慰使始於元初元和置宣慰使責究諸州宣撫使後始置宣慰使大率論方不靖則遣重臣宣諭慰安之故有宣慰使之名宋置宣諭使以宣諭德意爲職而已不与軍事元宣慰官大元治唐制置宣慰使副使斷事官經歷知事等員

宋朝事實

持節直入

徐州張建封卒兵乱因監軍遍建封于惛王軍務帝以李鄘剛毅可付拠命鄘以徧諭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惛即上表謝罪称病後鄘曰非詔命安得輒称之削去乃受既還称首迁郎中

行營面詰

憲宗因淮西久未成功遣尚書左永許叡容行營宣慰令面詰責先頴軍亂一月内賊平

宣慰河北

王緒祿山乱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辻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還有指俄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鎮河東節度本傳

宣慰魏博

田弘正圍魏博相衛兵禀之地籍其人以献憲宗美其誠詔充魏博節度使又遣裴度宣慰度明辨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敢

信應奏班超定遠功

贈淮西宣慰使

破虜功成百戰場天書新拜漢中郎映門雄筆春風起野客欵白日長

釋清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

自失郑深相结纳奉上益谨侵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
魏人由是歓服又裴度至魏傳宣慰以来百五十万緡富軍士
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歓声如雷並本傳

馬摠副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擒為報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偽
惡相掉計獲戾有夷貊風摠為設教令明賞罰治洗汰其俗
一変本傳

巢父見田悦

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辞而才及見田悦与言君臣大義
利害逆順時悦又不臣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酒中悦起自
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不早引帰乃一
劇賊耳国力多虞待之帝息数日田緒殺悦遂与大将那曹俊
等听命巢父即以緒権知軍務紓其難

无若孟陽

唐憲宗詔潘孟陽往江淮察諸使治否孟陽所至流連偽案招
全劾其後鄭放宣慰汴淮帝誡之曰无若潘孟陽殊才費酬飲
遊山寺而已

卒害真卿

盧杞徳宗時拝同平章事既得志険賊浸露忠著媚能者忌小
忤已不傅死地不止李希烈反杞素悪顔真卿挺正敢言即令
宣慰其軍李為賊害杲欵有雅望宜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
于行天下无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本傳

宣撫使

唐元和十四年淄青兗鄆等十二州平詔戸部侍
郎楊於陵以本官充淄青等州宣撫使忠祖宗時

便宜行事

摠容真李士明鎮討其州未下参知政事文彧博請自往督戦
以彧博為河北宣撫使彧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従事上許
之閲月克貝州擒王則諫水記聞

節制諸将

鄭剛中字亨仲為川陝宣撫副使節制諸将稍其尊嚴三都統
毎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及吳璘升検校少師来謝語主閤
吏求講勾敵之礼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変常礼是
驚軍容璘皇恐听命中興係年録

活飢民

慶暦三年韓琦宣撫陝西属歳大飢琦奏言河中同華等十余州飢民相率東徙選官發省倉以振之蒲華
同三州所活百五十四万余人他州救活倍要

修軍政

慶忠肅公允文為四川宣撫首劾大將仕天錫剥下為芭直又劾守令刘洪宋琛等十一人之病民者又薦可為將帥三人進備裨二百余人諸軍歡呼四蜀交賀於是開公平之路絶請謁之私而軍政修矣言行録

智高戰敗

狄武襄公青廣源州蛮儂智高叛連破七州仁宗遣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至賓州時儂氛還守邕州青惧崑崙關為所拠乃下令具五日粮休士卒賊謀知不為備是夜青率衆半夜度崑崙關近邕州賊方賚迓戰於歸仁鋪賊遂大敗

忠孝誠誅

李綱字伯紀為湖廣宣撫使有統制官張忠孝者駐軍廣州頻擾一路公為宣撫使召之不來公察忠孝桀為郡檄令權知岳陽忠孝果至即械送所司取首誅之 正同上

文公文集

○古詩

和錢王駿巡邊

六月敢周雅三边詵夏卿欲施攻戰法先作簡書行礼樂知謀帥春秋識用兵一劳堪定国万里即長城策布和戎利威傳破虜名軍前兩西道権上月臨蓍別藻瑶華降同衣錦禄榮関山由義近戈甲為恩輕絲竹路傍設風雲馬上生朝廷為吉甫邦国望君平

送鮑中永赴太原

暫趨西掖望全解北門憂事幕臨初護親菅制督郵

送范司空赴朔方

築壇登上将勝策前籌厲戒前修候趾朝分北顧安抗旌廻廣

宋名臣言行録

安撫使

武帝普通六年魏以鄙道元為大使慰撫六鎮大使始此 文帝開皇九年詔遣柱国韋洸安撫嶺外又仁壽四年以楊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 正観初遣大使十二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災

察安撫存撫之名節慶使兼之則有副使大校二年張十道
存撫使聖宗曾中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德宗正元又置副使
使知制誥為陝西安撫使安撫使之名始此其後景德四年
三年始置河北沿邊安撫使以樞州守臣為之而陝西沿邊
諸州亦有安撫使慶曆一年詔置湖南安撫司八年詔置河
北四路安撫以韓琦王拱辰賈昌朝等充諸路使皇祐四年
詔廣南二州帶經畧安撫使熙寧五年罷諸路經略安撫司
崇寧二年置河南安撫使宣和二年置輔郡內領昌府帶京
西安撫使宣和三年臣僚言睦賊猖獗乞以抗越知州兼本
路安撫領撫一方詔抗越州江寧府守臣並帶安撫使詔洪
州守臣可依江寧府安撫凡諸路安撫逐州知州兼以直
秘閣以上充宣撫護諸將統制軍旅察治奸宄以前倩一道

凡兵民之政皆掌焉帥其屬而听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
罰稽其水谷甲械出納之名籍其行以法若事難專決則具
可否禀奏即干機速邊任則緩御吏伏撫寧邊圉若甲兵芻粟餽運則視其
緩急盈虛而移用之掌九戰守之事建炎元年李綱請沿河
沿淮沿江置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以文臣充二年令將
兵處知州帶管內安撫使後省四年置鎮撫使罷逐路安撫
使後罷鎮撫使置安撫使如故時諸路又有安撫大使自兩
浙西路刘光世始二品以上為帥即為安撫大使元有安
撫使又有副使正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

職官書記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書藩侯靖千里之
外設方伯記受瑞析圭建壘作牧文選嵩潤坦屏
翰之任有馬矣銖銖之權韓文送浿文珍序五都伯長史張華

士服其威愛突厥頡不敢寇邊唐李要
帝称文武

儀鳳二年詔製行儉為安撫大食使歸至京師將吏為刻石
碎葉城紀功帝勞曰行儉提孤軍深入百里兵不血刃拔崑崙
吏可謂文武兼備矣旗林

乞赦胥從

狄仁傑字懷英突厥入趙定漂掠嬌去拜仁傑河北安撫大使
時民多脅從於賊仁傑願曲赦河北一切不問詔可同上

許以便宜

馬俊為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

全活飢人

韓魏忠獻王琦益利路人飢為体量安撫使
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為廂禁軍數

勿禁全活飢人百九十万蜀人曰使者之來吏生我也

休暈官吏

范雍充陝西公边州軍休暈要抚使詔所至察訪边民利害及休暈官吏能否条要

大修戰陣

宋若水撰刘肅公琪鎮江陵條上兵少才匮之狀除去說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且謂衰陽兵戍戈屯不歸為不便則立番休之制軍情大悦

大戰驕兵

程明道撰彭思永行狀云何朔謀帥以公鎮高陽時狃於永平治兵者鮮明紀律公為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兵法從事驕兵大戰

録閒繫囚

咸平三年以翰林李上王欽若為并州道安抚大使知制誥梁顥為陝西路安抚使所使録閒繫囚具宗諭之曰朕觀省風俗尤誰其人数日思之无易鄉等各宜宣布德澤使知朕勤恤意

惠愛百姓

張忠定公詠外和内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皆為畫像以事後帥李璋奏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来以慰斯民詠安録也周益公集

到部賑貧

韓康国献肅公絳守亳華江淮兩浙歲飢以公体量安抚使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其路宜益兵若干其路賊所不到其路宜急為備至於薦諸將其可用者二十余人後皆為名將言行録

○雜著

代裴相公誥河南府道副元帥表 常袞

伏以東征之寄相宅之選皆周召之臣保釐統一也故二南風化見於詩人況洛邑經陸陣之戎有舊染之俗賴陛下發室明以燭之布陽和以煦之流散稍歸傷痍甫起然猶師君之任宜

得經略之才自河而南至于吳蔡館制戎律半於天下非宏略
傑出功冠一時不可以專五侯九伯之征摠衣裳兵車之會臣
以衰朽薄劣待罪谷司歷辱尸忝无裨朝政每趨宸陛益愧周
行豈謂殊常之恩屢出非望注意之責并在微軀憂惧慙惶寸
刻難措臣聞唯名与器不可假人竊已量力未宜虛授若貪榮
冒寵勉苟容神明昭昭必速其害伏望歷求百辟委之兼才
以分二老之任用增九鼎之重則至公大行羣下知勸无任懇
迫之至

辭免知福州安撫狀　眞德秀

視邦選俟无越帥藩之重臨人治政莫如鄉部之誰兼此寵榮
惕焉震惧伏念臣材非敏銳考最空疎兩朝千載之逢荐叨誇奬
頭一節四塵之寄慶著勞能自抚舊邦偶承捴幹邑有積年之
弭借州无旬日之宿餘重以公姓窘蠲除弗紲內循淺技彌

无鞭莫之長俯眠劳旺軍忘司箕斂之術輒效求瘼之義冒干
行春之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牒獲少寬於憂賚方勉勑於抚摩
戚於文謨付中權於閩服顧慙謭陋称寵迂不稼取禾雖道
公言之詢維桑与梓更虞本茁之嫌敢蹙忱辭冀回誤聽

論帥臣不可輕出　樓鑰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称安抚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
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
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饉既不能免儻他弁兵
安保其无若自此以為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国家之長策
也仰惟　神宗皇帝垂意边事廟謨深遠延熙寧九年知成都
府蔡延慶言已發陝西兵援茂州俟兵集自將以往今轉運司
孙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

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犯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
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边止令裨將出兵
堵逐　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
易動當令指授方畧調度軍食持重鎮抚以靖一方雖有狡
狠本不挫若使輕出利害实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
士成在行陣從行兵卒必是單弱不勝勞而又隨宜迁次登陟險阨
有黠桀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提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
張国威誰振舍卒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帥拒而不從誓
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通合信使之所傳无事
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伏惟俯矜微悃曲留宸念

臣幸甚

古詩

呈王中丞廳院長　韓愈

声明動朝廷光価耀京洛芳午降綸中堅薛鼓鐸江淮永清
晏宇宙重開拓印從負鼎假門為登堙鑿再入更深巖又逢弥
蹇諸侯盡趑趄奔趨多衛霍帶垂蒼玉佩響盛黄金絡五門
氣爭呼六奇心運度

送薛邵叔帥潤河　蘇子瞻

西方猶宿師論材不及我苟无深入計緩帶我亦可我欲歌杖
杜揚柳方婀娜边風事首虜所得盖公麾得魯連客一射聊
城矣

送元厚之帥福州　王介甫

元侯文章翁更以吏能著今為大帥府千里來赴期衙詔出黎
藪方為遠人慕旌旗滿流水冠盖東門駐

閩晉公自宰州入覲　韓愈

南代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鴈壓一司貴相国新
兼五等崇　　贈維西賈兵馬使　釋　清江
破虜功成百戰場天書新拜漢中郎映門旌節春風起對客絃
歌白日長　　送鄧漕移帥楊州二首　周　必大
碧幢紅旆擁西風戟點淮山落眼中卧轍正看留使者蹇帷早
已識元戎兒童騎竹迎并牧父老封棠記召公人望汉卿君禁
闥雖陽只恐又匆匆
聞道維揚地望雄風流人物似江東六龍前日臨淮海五馬由
来說酔翁壁月戟摘留夜色珠簾十里待春風遥知九日平山
會笑挿茱萸滿鬢紅　　留別金陵韓帥仲通二首　周　必大

報却袖香煙侍太微　　餞供帥張伯子移鎮京口
黄入飛雲卷雨簾袖却築岩作霖手勝王閣上唐阿舒泰生秋
殺震江湖更部未見張尚書春生仗有秋殺无江西十州百万
戸父非姓召母非杜　　餞趙子直出帥益州
欽水花灘照碧油西倩李士旧蠶頭隨身琴鶴如倩献治蜀功
名更蜀侯　　送胡德老歸明帥蜀　楼　鑰
身名俱泰老尚書叱馭寧俾万里塗兩地恩榮真赫奕四川父
老定歓呼垂崖袍帶今重見清敵琴樽我更无嬾回善边楼上
望帰來方略上新圖　　送温州　蘇　子瞻

威声又数中興年二廣行富一天聴聞道名城得真将故應雙鷺
明落空弦追鋒帰去雄三備投鉞重来定十連
　　送福建張比部　王　介甫
及鼉鳴鼓出都時万里驚人去不追却望塵沙應駐節會逢山
水即吟詩　　贈鴻楊帥　楊　次公
天下无双士淮南第一州文章老元帥節鉞古諸侯路穩帰黄
閣功成建碧油風雲生鴈首蛟蜃伏龍頭
　　和送朔方大摠管　李　廌
玉塞驚騶子金符命老臣三軍張武旆万乗餞行輪猛氣凌玄
朔崇恩隆寒宸投醪還約士舜第本志身露下鷹方擊風高鴈
欲賓方銷北寒侵還静侯南塵
　　送蔵黄門尋鎮蜀川　岑　參

按鼓舞全殺承恩恋玉墀登壇漢主用有德蜀人思
送李中丞赴商州 韓翃
當年紫髯將他日黒頭公不異金吾罷兼劵玉帳雄
上河陽李大夫 蘇子瞻
上將秉神略至兵无血威寒劒脊象夜望火長輝武牢鎖天
関何橋紐地機

經畧使

歷代沿革 唐正觀二年边州別置經畧使此蓋使名之起節度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略大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儀鳳二年以黒齒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求淳元年委師德爲河源軍經略副使至德三年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畧兼節度使建中元年除元琇節度始不帶五府經略宋

不常置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環慶路經略使判汾州諸路軍馬兼管内勸農事益恩好華德惠戰施恭年政成 孫子要桂州哭家訓亭記
并代經略使判并州自後不除人宝元中夏人入寇始命陝西沿边大將皆兼經畧安撫都監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環慶路經略帶經畧安撫使自後西南二边常帶經畧所以重帥權而服羌夷也其經略安撫各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听其獄訟須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糸谷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佚其事若事有專決則其可否稟奏即干機速边防及士卒推罪則听以便宜裁斬帥臣任何東陝西南路職任綏御戎夷則爲經畧安撫使南渡之初依旧制廣南東路帶主管經畧安撫司公事西路帶經略安撫使紹興五年令襄陽守臣湖北帥帶經略安撫使後罷而二廣如故大元經畧使正三品副使從四品經歷七品

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宋荘莊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益恩好華德惠戰施恭年政成 孫子要桂州哭家訓亭記
管嶺外地
唐涼公房爲涼州經略管嶺外十三州之地統節度時公私有余削衣服食不立資遣以班親旧爲友爲義
平嶺表夷
唐王雄字宏肱大曆中爲容管經略使平嶺表夷黎代宗遠使
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爵
因被異域
宋朝余表公帥二廣幾十年恩信被於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
南詔之国皆可以顧指氣使公之文武之才可謂具矣言行錄
德著夷夏
范文正公帥邠延涇慶四都恩德著聞夷狄番服熟戶番部率

称曰龍圖老子至於元昊亦以此呼之 聞水益識

外蕃貢珍

徐申字維降為邕管經略使黃洞納貢供賦不敢築外蕃歲以珠璣瑁香文犀海至申於常賦外未嘗勝索商賈饒益風林

寬接順化

張公師為安南經略使自為吏習於海邦去之則夷貊林亂復至則寬接順化及受命專征牧人尽區處之方制国備形体之法適阻而備百貨地偏而具五谷惰峙委積師旅无乏癸之呼繕完板幹控帶兼戊巳之位皆用周礼率由舊儀易野之守險逾宜陵而乃世无廣奇珍良貨盈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章街優詔累雘其忠良太史詷書其功烈唐載井

築城撫要

范文正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於延州築青涧城狠营田復永平廢寨繕羌歸業數万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撫要害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房於是明珠城滅大族皆去賊為中国用言行錄

弛禁通輸

刘徽猷子羽字彦修宣撫司移軍閬州吳玠成何地王彦戍金州二鎮皆饑而異元帥過為守備閉関峯斜二鎮粮之公乃承制拜公利路經略兼知興元府公至之日尽弛其禁民飢通商輸粟二鎮乃安言行錄

塵兵血戰

范仲淹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万叩城仲淹墜兵血戰賊奔而北久之种世衡不利於定州以仲淹昏愚為鎮兵援初関人心搖動及見仲淹耀兵号令嚴兵威衆我落人心遂安相賀曰边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驚賊破膽

范仲淹与韓琦叶謀必欲分後壘憂積山之地边上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惧遂称臣名臣傳

得人死力

唐劉雅為隴右經略使輕財愛士得人之死力

開關州兵

南軒先生張拭經略安抚廣南西路所統州二十有五每遇寇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開亦入寇為梁而州兵皆脆弱補捕又乏糧食死亡輒不補公為之簡關州兵大冗補闕籍諸州捕卒伉健者以為效用合親兵摧鋒等重日習而月按之視諸州有不足於粮賜若戈甲之費者更許轉司擘本裒錢以佐之傳舍溪洞酋豪詞弱盜賊都毋得輒相讎殺生事而他所以立恩信示上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

節制諸司

予為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厅謂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使忠五司者經略安抚司其節度觀察兩案并支堂惟判官今皆置五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抚司置偏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并支堂惟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郎權不可不專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下皆受經略司節制

祖於瓊林

咸平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充涇原儀渭部署瓊鄜延州保安鎮戎渭遠軍安抚經略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帝以边将玩寇飛芻挽粟道艱阻故命齊賢等使焉即命發日馳驛而往仍命宣徽南院使周瑩祖於瓊林死

歸裝无南物

李公撰唐為隴南西路帥奉法脩已甚廉无南物

歸不載南物

余靖知賡州唐之舊舶裝船舊皆取稅公奏罷之以徠遠商又請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舶藥及公北歸不載南物

雅著

○雅著

杜洲新城記

王介甫

儻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无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天子於是遂推恩正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

當廣西考績平之明年蛮越接和乃古城桂州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以民而勞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与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東方而以于胡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猃狁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懿於其君於其民為国之本末与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盧之以悄く之勞而發之以蕲く之名乘之以翼之動而繹之以明く之功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於補弊立廢之時鋭於一方脩扞其民其勤於今与周之南仲く山甫蓋等矣是宜有記也

○律詩

送張子智移師入桂

楊廷秀

提刀將帥迎牙纛龍旗名臣進宅奎虎頭移鎮赴喉淚解旌戎
麥貢象犀翠浪玉虹餘服要參羅帶入新題風池雞附公栖
處早个雲飛不要攀

送鄭權尚書南海　王建

成頭龍腦鋪閑口象牙堆物設熏爐出蜜辞晚節開市喧山賊
破金賤俗船來白獘家々織紅裀處々栽已將身報國莫起望
鄉臺

送桂州嚴大夫　韓愈

蒼々森八桂亟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戶多輸翠
羽家自種黃柑遠勝暨仙遠飛鴈不假驂

送鄭尚書赴南海　韓愈

衙時龍尸集上日焉人來風靜鵾鵾去官廉蚺蛇回貨通獅子
国樂奏越王臺事々皆殊異无嫌出大才

送桂州嚴大夫　韓愈

地鬼神方重官兼憲府雄名鎮桂林无瘴煙稍出有清風山水衙門
外旌旗幕府中大夫應絶席詩酒更誰同

送徐大夫赴廣州　劉

上將壇場拜南荒羽檄招遠方來百越元老事三朝霧逸龍川
暗山連象郡遥

送鄭尚書出鎮南海　張籍

矛旄從城長兵符到府開蛮音吟夜市海色閟朝臺
送李大夫赴廣州　杜甫

斧鉞下青冥授旄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寄楊桂州　杜甫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
送鄭尚書赴南海　韓愈

留守

送鄭權尚書赴南海　王建

節鎮分界坡一半屬湘潭水驛門旗出山蛮洞主參
送宪經略仲濟　蘇軾

朝堂選將將范氏真名賢仁風被箱麥綸誥播秦川

年代沿革　唐初爲南郡張禹以大對兼衛尉留守大業九年代王衛留守西京十二年李淵太原留守主威高君雅爲副太宗正觀十七年親征遼東書京城留守以金吾房元齡兼檢校爲副其後車駕不在京都則置留守以金吾大將軍爲副留守少尹爲副留守謂之大府爲副雍州長史李暐爲西京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綸大府爲副京兆尹開元七年勅留守宜降麻制留守其後東都亦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將軍爲副留守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僅路以樞密使吳延祚爲東京留守少尹爲副留守謂之三都留守天寶七年勅留守宜降麻制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江南應天府尹各一人留守尹開封府置知副府事一人以郎中以上充通判各二人一掌府事以朝官充留守司掌宮鑰及京城守衛修葺之政建炎初京城有副留守以樞密都承旨充兼節制軍馬其後武林行在置百司事務六年有行宮留守從推措置使遂安軍承宣使郭仲荀副之又有西京留守並係執政從臣充兼節制軍馬其後武林建鄴並建行宮武林視汴都而建鄴視三都紹興四年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守從推措置百司事務六年有行宮

同留守以左僕射大夫孟度拜兵部尚書觀察使充詔二相
守並罷赴尚書省治事是年八月三省已降指揮三省但察
院常程事務並聽行宮留守司奏決並罷赴尚書省治事今
有功都留守同知留守副留守

山国用虎節 周礼秦使把节成郑掌北門之管傳
謹守管鑰 虞喜志林君守門君无回顧之憂類
要明皇東守命開府以居留后上方委留鎮已集綺皇留守副
主鑰東門 杜牧之集命尔居守俾之保綏陸集贊曉諭統禦都
邑提持紀綱 同上乃眷留都之重 隋公陳刻流制委以別京之
重 文彦博制 奠居留之任 唐李德裕文房傳
謝表眷異別都之重 温公賜韓琦詔近付京都之鑰 韓公陳李
璋制

別造玉符

傳符之制京都留守曰麟符諸州曰虎符 唐楊炎奏東都留
守鴈楊玄感作逆攻城子蓋備御與有功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
所帝勞之比蕭何寇恂且謂曰公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
此亦勇夫重閉之義无賴不執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无勞形
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魚 大典

乃賜鐵券

郭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名卒賴子儀得安帝曰子儀固社
稷臣因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厚恩林

即總留臺

正觀中大宗幸玉華宮劳元齡以疾即總留臺

並加持節

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持節

宜降綸旨指揮

必賜旌甲

唐元和九年以尚書左丞呂元膺充東都留守舊制令留守以
賜旗甲与方鎮略同及元膺受任終无所賜朝論以東有宸虞
特用元膺不當前其儀制以阻威望諫官上疏曰華陰壽三州
列賜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寵借憲宗曰此數處並不當其後
遂皆得

什六府事

隋楊瓊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遠事東方无
西顧之憂汝官分紀

治綠野堂

裴度字中立文宗時留守東都時閣門緊擾權戚肆虐散為之把酒不問人
不復有繩檢意乃治東都綠野堂野服燕

閒事帝知度神明不衰每以自洛來必問度安否

国之元老

唐元宗東巡宋璟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知国之元老為朕股
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別歷時所不加謀書於紳笏相告也璟因
極言得失特賜綠綺等仍手制曰所進言書之坐右出入觀省
以誡終身其見重如此

民號良吏

顧少連字表仲為東都留守表閉田以利民号良吏

任関中事

渼当諸侯擊薛爾何守関中以便宜施行 上来以閉計尸轉漕
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太何常以関中事属何関中事皆何陳

無西顧憂

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東元復西顧之憂得專征山東終成大業

治尚寬簡

源乾曜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

治以和簡

權德輿治以和簡人以寧便

戎政權服

劉政武德初留守大原調撰戎政遠近權服

號令精明

毛明字宏脉為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千餘頃修器械皆良金寿卓練士卒号令精明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

罷守夫望

裴度罷東都留守中人使齎詔鎮还言軍中謂度在朝而西河諸

宗社獲安

苟萬頃留守京師禱獲沙門法秀誅及太后曰宗社獲安實鄉之功

會交復安

郭子儀朔生將王栻自署京兆尹乱京城子儀斬以徇帝以子

儀鎮京城留守自爰生會交復安

賜書褒勞

杜暹帝東幸以暹為留守暹率當衛士纔三宮城後他督役不少懈帝数賜書褒勞

賜詔寵異

開成中東都留守牛僧孺徵拜左僕射上令左軍副使賫告身宣賜詔留守入朝无中使賜詔上特寵異之會會要

行留悉綱

房元齡為相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簡何之任朕无西顧之憂足粮械飛輸行留悉裁總之

治行第一

張延賞為東都留守五年治行第一

或用舊德

唐故事留守之任或用舊德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長慶二年以浚郊有事地逼封部所以前義武軍節受使陳楚為東都留守且非舊制尋亦改禹復通典

可倚大事

太宗幸洛陽李大亮副房元齡留守元齡称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

有利即行

高宗幸洛陽令問王孝傑安平晦留守顧曰関中之事一以付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晦果有異迹

久廢復行

崔從宝曆初為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屋倚見留守吏誕謾久廢至是復行

團結民兵

国朝葉夢得字少蘊号石林先生公留守建康團結公江民兵数万至吳叶集分擘江津仍遣其内機宜官模領数十人守馬家渡虜果遣吾叛將鄭瓊以輕兵来犯齊有備而去 言行錄

位置營壘

洪文安公遵知建康備走郊野位置營壘民居及家墓无相涉諸將不能易上賜手札曰寨地異同鄉耕身任責永乃心汪室時克尔

全活数千

王沂國公文正公曾留守洛陽爲成敕里有囲積者飢若聚宦
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數
千計 並同上

條兵十事

公知建康府赴闕奏事建康東南巨鎮南渡以來行宮在焉兼
掌留鑰選用尤重公對于內殿數陳時務當先定其規模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條兵十事上嘉納之 邵伯溪聞見後錄

辟幕下清肅

李沆字太初謚文靖真宗朝我人寇邊幸澶淵以宰臣爲東京
留守不數一人而辟幕下清肅

城上親督

刘錡領兵赴東京副留守仕抵順昌府得報虜已陷東京公曰
其本赴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重至此有城池可守當同心力

以死報国公親於城上督衆設戰其凡六日而賊不公遣擊之
頗殺虜衆既而尤术親擁兵至公登城會諸將問策或謂宜其
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兵正欲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
声稍振雖久寡不俘然有進无退公遣数百人出西門虜來接
戰佯以數千人出南門士殊死鬬虜大敗横屍盈野賊拔寨遁
去 言行錄

畫像以事

王沂公弁治於俗民畏軍伍成畫像以事之時
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後入

捧練以賜

范成大浮熙中帥江東兼行宮留守陛辭詔明日辞選德殿特
設几開宴酒三行命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舟坐上
動車声鼓角雄豪衆故吏騈竹兒新童隊塑三秋靜胡沙万
里空其如天下望旦久詠清風

聘使書名

韓魏公鎮北門北門爲聘使道衝与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
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咸禹錫來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
特名又公去後留守引前比欲得其名強之不可

社稷所重

景德元年駕幸澶淵具奏謂王旦曰京師社稷所重非公不可
並同上

特許行留

紹興六年中書門下省言秦檜孟庾並係兼行宮留守詔特許
張蓋

長於弾壁

紹興八年召呂願浩付以建康願浩入辞趙鼎曰願浩之政長

古今文集

古詩

寄北都留守裴令公 白居易

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明值堯舜動業過甫曹始擅文三
捷終兼武六韜勳人名赫二憂国意切三寵恵宮綸恩新模
閫寄保雄東宅靜守護北門宋豹尾交牙戟虬鬚捧佩刀通天
白犀帶照地紫羅袍

送裴司徒令留守太原 刘禹錫

皋使出関東兵符賜上公山河帰舊国旌節擁雄宮陛辞詔明日
動車声鼓角雄豪衆故吏騈竹兒新童隊塑三秋靜胡沙万
里空其如天下望旦久詠清風

○律詩

寄東都留守令狐相公　姚合

除書東守洛陽宮恩比滿方任更雄拜表出時傳七刻拜班衙
日有三公旌旗盛重臨關外侍府供深接禁中
送薛尚書奠御史大夫東都留守　耿緯
副国威名重春卿礼楽崇賜珪推拜下分命逐居東高筋翻秋
日清鐃自細風教用儒門雅兵称武庫雄誰云千載後周召独
為公

○詩話

趙老燈臺

帰田録俚諺云趙老送灯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
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
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
灯臺世長深恶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

春園結樓

熙寧初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賛二不得志寄
為詩曰花去聚蜂蝶乱雨匀春園結樓閉時人称其微婉

○諸使司部

提刑按察使

歴代公準

唐観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刑祭安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已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察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四年使每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十道按察使二十年改曰採訪使分十五道二十五年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吏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天寧宋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観察處置使宋開宝五年遣常参官四人分詣諸路相度田土苗稼黜陟採訪公事九年遣和峴江南道採訪淳化二年諸路轉運司置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掌察所部疑留獄訟勧課農桑而按其官吏之不法者慶暦二年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使每歳具官吏能否六年罷之熙寧中常遣使採訪紹聖中詔三歳一遣郎中御史按察諸路監司

元各道置提刑按察使有副使僉書公事為之式又置経歴知事僉判至元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

汝陳時皐事書用告尓祥刑同上奉詔星使採訪風謡六帖周遍四方列行風俗漢方八使観採方言同上勤宣帝命數求人瘼同上今雖遣大夫猶行風俗街命糾察以黜陟為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疾華嶽表

明　願君五袴手報此来栗魂一見刺史天稍忘獄吏尊東坡文集師彦送両浙憲厳能喜劇部持節按詳刑山谷召節自天回使節郎星朝斗作台星移照天西去曰驚青原

遊不住同上憲臺師表光耳取濂溪井云云陽春有
脚來江城銀漢乘槎發使星薦上梅花莫遲發先遣一枝迎玉
節同上方丈蓬萊第一人星軺玉節正青春同上却從吾州奪
吾侯一州奪與三十州梅花一笑迎漢節折花八咏敵嶺雲使
星歸去作台星超過郎星與卿月同上

古今事文類聚

繡衣使者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以出討盜賊漢書

朱衣前導

舊制兩省客出使得朱衣吏前導唐戎林

捕督盜賊

漢寧十年以丁執礼為河北西路提刑使上諭之曰卿戢在刑
獄盜賊最急宜用捕督盜賊

閱兵止奸

呂君簡擢提點京東刑獄徐州人有告孔直溫等挾妖法誘軍

士為變而運使不受理者君簡亟令改狀合逃討捕其黨味之
詔遷一官已而濮州復有教者民相挺驚潰君簡馳往得其首
惡誅之因大閱兵饗士奸不得發詔又遷一官神宗實錄

收舉贓罪

順帝選有盛名周李杜喬栗邑張綱等分行天下刺史二千石
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畧殺已下使輒收舉

布宣德澤

裴度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放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
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宣
天子德澤魏人數服不拜中書舍人

往使建節

司馬相如建節往使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

所過畫圖

李詡拜侍御史持節使巡撫北狄所過皆圖山川地田
聚落百餘卷奏之
使民歸本
李襲譽擢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都會俗喜商
賈不事農襲譽奏爲引商胡水築勿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益地利
民多歸本 唐本傳
禁民淫祠
狄仁傑爲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禁止留臺禹
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唐本傳
循行天下
漢元帝詔臨遣光祿大夫王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注]臨遣謂
曰臨而幼遣之 [又]武
特招使者之任也
巡視州縣
張廷珪請復十道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
十道
宣布聖德
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二千
石威宣庫
覽觀風俗
王琚傳
王琚遣使者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勸戒平怨
唐馬懷素以十道使點陟江西勸戒平怨
多振寬滯
劉祥道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寬滯
發粟賑貧
名
編纂史冶
宰臣素天寶五載爲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黔陽使編纂史冶所
至震畏
分道賑贍
劉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時河陽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諲
等分道賑贍思立言蚕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无勞擾
巡邊請行
穆宗同平章事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
者乃自請行
持節行郡國
洪昭帝始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案舉長問民所
疾苦冤失職者

持節詔郡国

宣帝始初遣使者持節詔郡国二千石謹牧養而風徳化

陸賈陳五術

陸賈捕滇南尉佗宗立遣點陵使十一人行天下說使者請以五術察風俗聽諸侯賀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

子昂對三事

唐陳子昂對三事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點陟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風夜憂勤臣謂計有未尽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風夜憂勤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奸慕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若擇仁可恤孤明可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奸者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待今使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

張安正

雜著

八使出巡賦

明明漢皇文物昭彰順帝以化俾人從康將欲數聖政爭皇綱乃分国之八使而宣命於四方八使伊何朝中之善士假其猶尤難其選称直指而獨立歐皇華而分遣綉衣既盛於新儀四牡載光於古典當官而行受命維泰蓍而必拳懇忱而必眼拳善者必尋其清流之源貶惡者必去其何使之司或貪官閥之厚援不顧城社之微託乳虎无乳蕭蟆不驚猫鼠繼肆豺狼之毒懷梟猿之惡徙持斧而前進效下猶而直搏譬猶去太蒜而拔盤根安問狐狸之與鳥攀其有鉞必公器戮力王室和賢才而能進察姦佞而能黜必將上聞於天子寧俟於終日道之不拾人亦焉獲操利劒而剸其固縣明鏡而燭其幽使乎使乎方靚德天下之治也賢者當其權大下之附也不肖者由是發陳若其訛偽之訟採妖艷之色方直者干以退藏問誤者由是發陳若謂之治也徙適足以亂其國我國家統紀有經超古作程采虞典之考績法漢家之外攘八元而普天轉睦拔十道而撥亂澄清太階既平君聖臣明豈待久於其道而後天下化成

古詩

送蔡定夫使廣東

楊廷秀

國朝以來妙人物近世獨數乾道年后皇乃武再開關欲傾東海洗乾坤九淵探珠岩採璞天地為網罟賢手堂金鉉貯掇契蓬山璧冰俱崔班追還慶曆元祐初突過正觀開元前麟臺正字蔡夫子乃祖元是四諫官風流文采已碧梧忠義煉慨仍青氈斬檻書痕故無恙 后皇是日動龍顏嚴宸列日照鴛鴦一身似葉飄淮堧柴門僵卧三臘雪黃公金罍續一線煙后皇九重念五嶺生秋雨露南方乾詔謂正字寓居中肯為朕行緩百蠻梅花迎笑綵裘古南斗退避文星寒動採山岳細事耳約束海若收波瀾坐令百姓万里外隋在一陝三輔間稽掷紅塵之泥紫歸來侍臣冠我家江西更西更西歸首訪老翁君能留痛眼未必然青教白飯聊隨緣

律詩

送許覺之奉使東川

王介甫

三秋不見每懷憧憧羊山林復悵然後會敢期黃苟日相看且度白雞年畏塗君校王尊取榮路金門祖逖鞭一代官儀新漢拂得塵寂守相連韶

送劉和父奉使江南

劉郎今日擁旌麾傳到江南喜可知上家還須擊羊家下車應不問孤俾無人敢勸公榮酒為我聊尋洗少地亦見嶺頭花爛

愛更將春色寄相思

送洪使君　劉克莊

雖擁朱幡貴清臞兩鬢霜判花人競誦詩草士深藏農餽因獵賦州貧為採菊公歸無媿面應可見嚴光

和李侍御奉使　孟浩然

南紀西江闊皇華使者稀樓船浮海月旌節指天涯載流寧假楫掛席自生風寮宋爭奉鵬魚龍亦避驄雲間歸入掉歌聲

送崔判官往使西川　韋莊

拜書辭玉帳万里劍關長新馬嘶花色綠袍春草香一身朝玉陛幾日過銅梁莫恋江邊醉仙宮待侍郎

送張天甫使河東　孔常甫

皆立王樽聊近侍新持金節鎮諸侯暮龍枝兩終須用探虎功名未肯休

酬裴司空　韓退之

衛命山河抚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奨如今更有詩

奉使京西　李涉

盧龍已復西河平烽火接邊處耕何事書生妄論兵

奉使鄂渚　李涉

洛洲不復恋漁竿白髮郷堪帶鉞征客路向南何取基礒花千里雪漫漫

送崔員外使回入京　陸暢

六宮皇妻一星歸行到金鉤近紫微侍史別來經歲月今宵應夢謁香衣

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又期集使　張九齡

三年一上計万国趨河洛首路稠行符分鎮揚木鐸昭明動天文殷勤在人慶

送湖集使　劉克莊

玉棄迎冬客金節送諸侯組練帶偏重旌幢向九州

送頴子敏使河朔　韓退之

金鼎勤燕然虎頭登勒銘翻然西河朔坐取東都水

奉使常山呈副使　同前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湖上老騎馬春尽是歸期

送王季德擢刑　楊廷秀

宝鍔衣裳美游蕩郎何曾逐臭夫燒卿月使皇銀漢曉旒衣絲服太湖秋

轉運使

唐代分道　唐先天二年李傑始為水陸發運使名之起於此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始置五道分置巡院皆統於此　五代　能巡院始置轉運使太平興国初皆曰使乾徳以後階偽略平始置諸道轉運使以掌利權開宝六年廣南平除徐澤為判官專轉運判官始此其轉運使之名国初但曰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則曰某路計度轉運使太平興国初皆曰使兩省以上則為都轉運使又置副使勾當轉運事職總諸路副使真宗時用兵或令都部署兼轉運使王師征討則有隨軍轉運使事畢則停至道中詔曰天下

物宜民間利病惟轉運使得以周知今更互赴闕庭見詢問
爲慶曆中皆帶按察之任六年罷之先是判官與轉運事權
一而罷至嘉祐中復置
未資序人即充資序下一等爲權二等爲權發遣中興以來
遂路都轉運使除授不常唯使副判官常舊制轉運使除
授皆命詞給誥渡江後例給敕命後捐優積轉運使副命
詞運判則否六年諸路運判亦命詞給告光宗紹熙以來使
副運判不双除

六元 置都轉運使

使又置諸轉運使從三品又有同知副使又置漕運使從六品
有副使知事等員

建書要語

粟行三百里則国无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无三年之積行五百里則粟有過色官住法倍轉輸正
秋白六帖漕運貢賦 漕引七貢充秦天府 国用軍儲 兇

荒當爲之朝夏禁漕運之任 鎮漕穀之務必在公勤並同上
漢追糧道安於丞相 南陽事廣六帖陝路漕引悉歸中都舊大都令督餉朝都田皇行河北東
副制 鈞校奸贓未滅賦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 往牧裝論制總
牢籠漕輓之職同上不文委議論見推時輩又在近服宜知朕
旨將輸之任輟以故行不其充布宣膜不選衆張于湖除樊路運
判出總舟車之鐘 由皇行狀西運使制 往總一方刺舉之任行
河北轉運制 遠採漢典設制文奉行趙良規制賦稅增入最明
文奏行趙良規制賦稅增入最明考將漕之最
漕其實在於總照務之子奏舉之官近奏舊制考分輸錯出同上分部而名雖以將
之利尔不可以求寵乃奏充所司和糴等錢明年迁侍中

六公事文

置使者

漢龔拜拒梁陵蕭何守關中計乃轉漕總食不乏高祖同漢因

恩禦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国之倉廩
劉晏事元載書曰見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使
負米而先趣黒心苦形期報明主晏以轉運為任如是
通貨盈虛
唐王播字明敭充諸道轉運使程异為副异尤通万貨盈虛
案牘剖析
王播充諸道轉運使雖案牘剖析如流顧吏訛欺无不斂
敗
必究利病
劉晏以轉運為己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運米数千万石以濟
関中分紀
并察治否

潘孟陽加塩鉄轉運副使并察諸侯治否孟陽系姜嬀所至會
賓客留連倡樂書書
飛鈎輓粟
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鈎輓粟起於黄腄琅琊至負海之郡轉
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前漢書
木牛流馬
諸葛亮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奏減丁税
蔡襄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塘以溉民田人利之為生祠于塘
側又奏乞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税之半神宗實録
糧儲粗備
范忠宣公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
代輸郡税
程大昌李泰之徙江西路運副公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
歳儉出錢十餘万緡代輸四郡五等夏税折帛遏糴民為益之
原言行録
虚廩振飢
王待制質守荆湖北路轉運使當開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

不進茭餘其賦斂近寛平治以裨国之急
人自若言行録
較入歳増
李巽杜佑表為益識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刻妄後職發案
振賦入脱耗巽治職一年較所入如是最多明年又過之又明
年増百八十萬緡
按行利病
劉晏時大兵後耕米千錢蚕麻不兼時甸裂捕以輸晏乃自
按行浮淮泗達于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碣石観三門遺迹至河
陰筆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廢河渠為通濟渠規李燮新隄盡得其
利病
計其心計
范文為淮南使太祖遣曰卿貧儿所須並借用官錢悉以便宜

從事未必一一中覆也每歳運米百餘万石以給京師時論許
其有心計
勿以秋毫
揚誠齋萬里識文節漕運江東先行部常禮一切不納至於折
粗交饋秋毫勿以自入悉歸之官為錢一千六百萬同上
奏減丁税
蔡襄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塘以溉民田人利之為生祠于塘
側又奏乞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税之半神宗實録
代輸郡税
程大昌李泰之徙江西路運副公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
歳儉出錢十餘万緡代輸四郡五等夏税折帛遏糴民為益之
原言行録
虚廩振飢
王待制質守荆湖北路轉運使當開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

前漢山東水災民飢天子遣使虛郡国倉廩以賑猶不足使者
分部護視蓋相望費以億計
發粟濟飢
李士衡爲河北都轉運使既至調發倉粟列郡有数年之積
其餘以濟飢民賜官分紀
更用鹽鐵
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肥令通漕太原吏人
苦役連年无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加隆前後沒溺死者不可
勝算鄭訓知大功難立上言遂罷其役更用鹽鐵成省費饒方
計全活徙士千人後鄭訓傳
招募客舟
薛向爲江浙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士交相侵盜
舫并則記風水沉舟以滅迹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費蠲免命
物良舊弊悉去東都事略
輸六路
薛邦彥爲淮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轉輸六路董銷懈檢敷
隱數通亡責賠滯水程陸輸餘五千里計用湊足於行在所儲
萬計有詔嘉歎揚誠奮集
通漕河
魯宗道遷江淮發運使通真揚漕河廢三閘舟既便入以
八百萬石食京師東都事略
鑿洶州渠
蔣之奇字穎叔擢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始建鑿
洶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无覆溺者哲宗朝拜爲發運使
東都事略
疏支家河
吳遵路紹聖初知蘇州屢數月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疏支
家河通漕楚海歲漕六百二十萬石至京師又脩復泰州捍海
堰成復通之三千六百民爲立生祠同上
王鼎發八難
慶曆中王鼎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王永德奏
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費六萬鼎議以爲不可三司判官
一員將求便就舟議發八難求德不復爭鼎因言陛下幸用臣
不宜過聽小人有所變更以誤国討於是求德言始不用吾二
年遂爲使
羅鄉立中制
仁宗時都官員外郎吳耀卿景德中江淮漕米歲不過四百五
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價常貴而民貧請
約咸平景德中歲漕之數立爲中制上乃詔發運司歲漕米
五十万石自史
以備賑糴
太中祥符三年江淮發運使李甫言今年運米六百七十九万
石諸路各留三年以備賑糴取官分紀
但借民力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辨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
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言行錄
增米八十萬
張綸天禧中發運副使每二歲增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大湖入
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黃河之患又築高郵北漕
以備非常仁宗謂執政曰發運總六路之賦財賄調用常數歲
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耀元豐閣待制在政十有三
年同上

歲漕餘百萬

許元權江淮荊大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爲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不數月京師足食乃考故事明信令發斂轉徙遠近遷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之足歲漕六百二十萬至京師而常餘百萬東都事畧

編財賦科約

李文簡公燾字仁甫號巽齋先生除潼川路轉運判官州縣多橫斂公選官置曷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中數而爲帳編示官吏名爲科約至今不廢言行錄

此書上曰卿不爲高論務在便民甚善

置財賦都簿

文簡公副運江西置一路財賦都簿未幾召還乞令本路毋廢言行錄

供調百萬億

李士衡河北漕眞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百萬億士衡有力焉

戍治數十萬

陳文惠公堯佐爲河東轉運使副使經賦所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官積緡八十餘万边粟皆支二年東都事畧

開營田贍邊

歐陽脩出使河東開營田以贍邊儲至今賴之初執政委脩以河北之漕亦幸其不職而仟嬾其才脩至頗称其職

興水利溉田

蔣之奇遷淮東路轉運副使歲飢募民興水利以食流冗既田九千餘頃如楊之天長三十六陂與甫之臨渙橫斜三溝此其大者也東都事畧

致兵勃魏犨

曾致堯爲兩浙轉運諫議大夫魏犨知蘇州介舊恩以進政先劾其罪大宗曰是敢治魏犨可畏也

富弼薦王紘

富弼薦王紘爲江東轉運紘嘗言某不法之人如使肆貪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万家不若去之不止利一家

吏不得爲姦

慶曆中王鼎遷尚書刑部郎中大意閒特制河北都轉運使科率稅賦事皆躬親吏不得爲奸

家莫敢爲非

王素爲淮南都運所布耳目甚廣人若素坐視其家莫敢爲非

官吏爲三等

景祐元年令諸路轉運使副察所部官吏能否辨爲三等公勤廉幹文武可取利益於国惠及於民者爲上幹事而无治声者爲次畏懦而貪慢公不治臧狀未露儘声頗著者爲下並列狀以聞

逸粟支二年

蔣之奇爲陝西轉運副使經賦所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官積緡八十餘万边粟皆支二年東都事畧

一切繩以法

孫甫爲兩浙轉運使范文正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出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処范公過之无慙色及退而不能无恨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甞不称其賢也言行錄

末嘗按一吏
陳文惠公堯佐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
法至於過失多保佑之末嘗按黜一吏
最爲識大體
張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公從容曰朝
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後改更職畏公之言末嘗求錐刀之
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同上
可爲諸路法
鮮于侁字子駿閒中之范景仁奏所知除利漕兼提舉常平上
曰鮮于侁定利路按法又上言陳時政闕失曰可
爲憂患者二可爲長大息者三移京東轉運使
頗牧在禁中
李迪眞宗問陝西兵數對曰臣爲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
又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眞宗今擇取之因令上數
以進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
賜雜衣
侯陟除淮南轉運使賜雜衣袋帶袋藏帶以錄人才也
賜羊酒
王隨直史館出爲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
部也眞宗賜詩寵其行復以羊酒賜使過家時人榮之
雜著
淮南轉運使謝上表
蘇頌
賛畫甘泉久玷三臺之末覲風淮甸驟陞數使之榮朝寄隆輔
地望兼重愧非才選難定厥官姑董詔期趨行所部竊惟所被
異揚非常寵以州郡備官所以分釐於民務朝廷遣使所以布

送劉主簿赴福建漕

西風持漢節騎從殺弓刀雄關七聚落瀲瀲孤囷吏饕餮敝禾黍
粟水頗數介勢商驟將七氣百城共一陶察人極涇渭閭閻及
豚羔

謝鮮于君

我猴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礐老泰使獨不還迂叟向我
言書郎咸方艱斯人乃福星遠出慶老閒

送舒之元江西運判

張文潛

歸去明光見天子還把一節大江西年來憂下寬大詔赤子未
免寒與飢恩加受病政如藥知病與藥何由治此行秦寄意不
不廣於說節

請置廉察能轉運議

黃元

惟王建国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屬觀方册可得而知
其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為有方正牧為在勝

劉克莊

更民命官法宜久任漕臣之使良許數遷外藩先華內蕃愛恩
中謝臣恭惟列聖元重遠臣在於陵時命婦順之前輩及淳熙
世用光朝之老儒非取其趣辦之能蓋責以明之事如臣迂
滯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為是耶為非耶

持節三千里提封一十州天文占使入地上賢錢流史有言前
信農無賦外求事投餘日畢政舉大綱休利源乾後溢民寬弼
盛寮印給中臺舉行馳外部蔣
陳詩

送經公開幕運江西　王介甫

江西一節鎮黃金吾敬愛濱父老心直孺棗栗貞強子次公今
不異重臨餘風尚有歡話在陳遵迎非无勝事摩豫想新詩能寄
我十年華省故情深

送韓希道　移漕江東　周必大

鏡鉤隨簡不作難秦淮今視漢秦閔天開虎踞龍盤處地近雞
翅豹星間洗印光經三峽尋觀風揖踏九華山尽收奇秀歸詩
筆却趁賽歌供奉班

送韓希魯察院漕廣東　周必大

星聚曾喜德鎮張各避風別誰雙鯉遠一葦同盃領皇華
使命前淮泗分鳴不到書札若為通

送王詹叔利州路運判　王介甫

王孫讀五車書手把山陽太守符未駕朱輪辭輦轂却分金
節佐均輸人才自古常難得時論如君豈久孤去便看歸奏
計莫嗟行路有崎嶇

送周元吉顯謨左司　楊廷秀

君詩日日說歸休忽解西風一葉舟黃鶴樓前作重九水晶宮
裏過中秋職親六閣仍金馬喜入千屯看木牛編劵光華誰不
羨一賢去国大人留
又加周郎攜小喬武昌景壁醉橋饒蜀江雪水來三峽吳苑風
煙訪六朝秋月春花出肝肺新詞乾曲入笙簫歸來却侍金不
殺好看霜毛映鼻貂

彼此江湖漫浪翁相逢應宿省西東兩鴛握手論詩後一笑投
膠入漆中臨水登山公別我青鞋布襪我投公貂裘已敝江西
癡兒待黃花半帳風

送沈虞卿赴監修撰將漕江東　楊廷秀

蓬萊仙伯沈東陽領袖諸僚大極旁東壁三冬雲漢近西崑摩
玉簡編未罷雞翹筆无多字錦繡文機有底忙建江山入詩集
却歸天上侍虞皇

送韓子雲檢正將漕江東　周必大

宇士仍名士詩人更德人還家桐樹古擬綠綺衣新不必歸遲
望而志向棄春登甫友鉢在得恋大江濱

送沈虞卿秘監將漕江東二首　洪邁

天上圖書群玉府仙居日月道家山持行合在煙霄地去住
參論謀畧班使者綉衣看更好從官華髮未應攀惟了却江東

事不到終更使賜環
无復同趨又五天湖山佳處趁聯翩看君揮手謝送者使我銷
魂惟黯然明兩不成張祖帳停雲空自寄詩篇過家莫作多時
住明道東人正可憐

送陳傅良使君赴廣西漕　劉克莊

閩郡留无計忽忽棄父師使君三月政遺老百年思遠宦生華
髮輕裘載舊碑海山應有恨未得謝公詩

送林子方吏部將漕江東　樓鑰

光芒三紀煥文章金閣嘗謀秘藏寓直到君才第四皇華礼
樂遠增光
望郎三度到長安重上青雲作好官試問高江東一澄按却歸
旌旆侍臣冠
自說福康七不堪上教待節向江南父老應相賀見說清

寄江東貞漕德秀　劉漫哲
金陵千古帝王都內食何人解感國只有愛民真宰士不數通
務漢三傳　錢爾都運
朱幡玉節偏南紀錦帳絲旛望北郎使星下臨冀軫秀西山南
浦回風光　楊廷秀
贈漕運夏寺丞　魏野
威權自古轉輸同僕從荷庭事久雄十郡山河関戚掌一門忠
[illegible]　楊廷秀
送漕安道將漕七閩　楊廷秀
一代風騷將百年忠義家出関称使者蹈雪看梅花
献張漕部　王禹偁
二十登庸冠列仙當時便合掌丝言因為甘露蘇黙首来放祥
雲入禁垣
送周元老將漕湖北　王禹偁
職親六閣仍金馬喜入千地看木牛繍斧光華誰不羨一賢去
國天人留
送杜侍御陝西轉運　陳后山
錦襠千里百蛮策木牛流馬功不休関中正須菊丞相省内早
要富民侯

勸農使

歷代沿革　周有典司勸農使掌道二年以大常博士陳靖為勸農使勸民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禄寺丞何亮副之秦置能掌德三年始置諸道轉運使開封府及諸道知州刺史少卿監以上並兼勸農使其餘知州軍通判等並兼勸農事天禧四年改諸路提點刑獄為勸農使副兼提點刑獄公事各賜農田勑一部天聖四年令逐路轉運司自今勸農一司更不置司行遣取索文字　太平寰宇記置勸農使司有勸農使副使各一人又有各道巡行勸農使凡掌勸天下力田之事

請付諸路　
天禧四年利州路轉運使李昉請罷即四時纂要令民要術行諸路勸農司　
請行天下　
寧文融開元中為覆田勸農使乃奏募客商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按州縣括正丁及歇柏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

輯户口使於是諸道牧没户八十万田亦称是歲終奏錢数百万緡帝悦拜為御史中丞然史下希望恩以生事沮誥百端而帝意尚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奉公卿雷同不敢異惟楊玚以為籍外取税百姓困弊生左遷玚自請馳行天下事未已而先上勸農使敕書物爭行進奉而致恩堅固

外集

諸提舉部

提舉

歷代沿革

提舉即領取壽昌常平之任也宋淳化中置常平倉景祐元年令轉運司與長史參掌部官專領之然尤隸漕臣慶曆中遣使提舉常平之所始也慶曆七年又詔三司嘗鹽利官參取利害與轉運司後改名都大提舉茶馬事九年府界諸路亦專置提舉常平司掌常平義倉兼領提舉河渠諸司提舉諸茶司提舉諸鹽司提舉四川以提刑司兼領紹興十五年戶侍王鉄言常平法望復置提舉官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惟四川廣西以憲臣淮西京西以漕臣兼領仍別置官吏紹興二年詔荆湖北路復置提舉都提舉漕運使提舉河渠司諸路交鈔都提舉諸路雜造提舉諸鹽司提舉諸茶司提舉諸路市舶司提舉諸路坑冶鑄錢司提舉四川中興交鈔提舉司使諸路宣課提舉各處鉄冶提舉提舉諸河路渠水利官提舉廣惠司外路平淮行用庫提舉隨周各置都提舉同提舉副提舉等員

提舉要語

慶曆元制朕以常平蠲役之政加惠黎元初榮陵方略制曰昔在神考取成三代制為常平綱役之政以利天下初榮陵遺制曰淮東煮鹽之利供国用什一命汝以使若節臨之張子韶山窩海之利以佐国用皆有鈔法視其歲額之登損以詔賞罰且給之不如期額之不如式与州縣之不加恤者皆劾以聞必能為吾講摘山之制龍溪除提舉官制

梅花迎笑錦蒙古南斗退避文星宋動搖山嶽細事耳約束兩若收波瀾視斎送察定夫提舉使廣東

交公案記

入境按吏

浦畔字德鄰迁江東提舉入境按吏聞畔字德鄰迁江東提舉入境按吏聞畔賢而諸路皆置提舉官三年復置四年詔逐路提刑司刑司一年八月復諸路常平官三年復置四年詔逐路提刑司

召問所疾苦及吏治得失飛川縣此祥除舍館飾供帳餘錢更
卒所過肅然父老歎息以爲未始有也文公集

委權勁吏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熙河市易事詔曰川
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僕射呂公者不苟去以爲利是歲遂代前官領茶馬事在戡成餘
成李稷風力固已可仗然灌投輕小可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
仍委權不限員勁官吏

發倉佐軍

鄭尚書內提舉湖南李金陷郴州君肯起爭遂縣以應之衡途
賊巢提刑託行部以避其鋒常平亦置司在衡公兼程疾趨督
州將治城訓兵後當而賊民怖以安公乞部集濟師檄鍾不足
發倉佐之賊平協助爲多言有餘

拯救活民

公提舉浙東時浙東飢民滿野先生來見言奏請拯救活飢
民无慮數十万在任如勁賊史李行狀政一路肅然朱文公行狀

十万及睦師閔代撥爲百万

易万匹爲

元符末程之邵召對徽宗詢以馬政之弊言我俗食肉飲酪故
貴茶而病於難得宜禁沿邊私茶以廣市易上稟詔河東歲易
馬万匹四朝志

增額十一引

自榷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爲一大引令商人綱引分市利八百
文至紹興十三年增爲十一引時物價騰踊茶商取贏頗厚明
年主管官員貴恩誠又增爲十二引三百文於是諸州頒降額

即龍遠使相視其旨

遣使相視

司馬光元祐初相龍諸路鹽鉄旨後其旧獨川陝茶以邊用未

鮮于侁字子駿熙寧初范鎮奏所知除利潼東提舉常平上曰

侁先字子駿

風力世濟

王銍字永叔風力世濟雖事精密能發於後徙除權知胡南提舉
茶鹽兼提淮東

上聖德詩

張商英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築事公以說獻曰真宰者不死真
樂者不憂真治者不治其說以長文冲深爲平工與其言召還
上元豐聖德詩一百二十韻上同知樞密院事

永相商英家傳

秦常平數

公近湖南提舉常平趙閣奏事上曰卿到任後有民間利害奏之无隱湖北郡當平多所侵用文書損載虛數而已公然為弊大且奏乞自今諸郡主管官秩滿並以實數付之新不若朝廷可其說自是遇有水旱乞可賑給貴適振濟殿撫師幾行焉

提舉銀場

胡則字子正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分監得吏所匿銅數万斤吏權其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繫士之吾豈重我而輕數人之命止藉為業徐仁不失尋

提舉市舶

紹興二十一年李莊除福建提舉上曰提舉市舶司委寄非輕若用非其人則措置失當海商不至莊可發秉憲議然後之任中興會要

雜著

朱元晦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擢於衛圖寄以外藩便適造朝里車詣部延見父老問其屋舍之因宣布詔書詢以下寃之意甚衆適望秉憲情涯中謝伏念臣生長田間捷逢抹壑暮然扑撻具謂迂疎潛心切慕於師承行已敢千於義命會逢皇恩參預時流驟自羣衆起分符竹乾坤大德施具不貲蜂蟻私情報於何有矧歲歲无以答恩臣戚有微勞寵之耕府之華并以近誠之節雖報萬之十駕後者鞭之然顧眞之五劣枝止此耳母乃累公朝之選重以為多士之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開舜四門取周八柄欲尺寸之長並用致尋微之品亦收比奉對揚親切臨遣大明要照不弃負新之言褒露流恩更下賜綸之令顧憂所在拜寘為榮瞻望推當恪貢謙祇因時施舍不能則止戒小已之便交當官而行慕古人之报國無捷輦來上眷丘山

唐 扬 廷秀

宇延陵季子之處死治行使南邦射佗之境復拜恩言載在如天友已維谷中謝伏念臣孝弘世用才不人先幼而讀書亦切採擷中之科十長而試吏顧安知牲後之惠文三年朝班再咸軸郡進亦思磨礪於名誼退則欲布宣於詔條乾元治埃小補何報九天曉日念孤臣射遠於長安因秉秋風忽寵命載驅於原隰至于南海係板東方推所部十有四州去脩門幾四千里物衆地大壤沃泉甘臣始入境告歌父老上不恣遠會朝然權呼海若祝融肅清邕以使事宣于衡郡之陰朔雪之餘光晨也徼福慈蓋伏遇

聖帝明王陛下若稽古建極敷錫厥福慈蓋伏遇

皇帝陛下丕丕克駿命指日月宣精照朔南而不隔乾坤有造均雨露以无偏曾是寵材俾將隆指臣敢不輯宇周

察疲氓意若拯溺望來宇及此雖自謀何以過於伏念臣驚刀薄材實郡俾張皇聖德紳之後浸膺簡畀來往道閩屢无補摘山之政須歸魏闕遂分原隰之華入承當宁之寵拜及瓜尚遠榮之寄豈蒙造物之賜一方稍安春耕秋斂之常欲比屋七百歲有此優寄慈誥伏遇

布宣於詔條之指以寬流冗之民皆臣奉愚求

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才垂衡听以平觀過知長而必錄有如芻蕘瑣亦玷使令臣敢不仰承睿訓之下寧不誤劇衰之給述每懷靡及奉辭四牡之驅馳迄用有成庶上三年之詞最

代福建提举市舶上表後兼常平洪 遵

激浪舶於三吳訖徼善狀投雲陬於百越復冒除書換以閩漕
投袂詣部中謝 切以漢規先具開边糸以均輸周務尚藏稍閑
征而贍本雖有使民之志頗垂失慶之宜紛更疲弊於廷臣拾
遺或隨於軍用迨中世徒塲而推茗致諸路蠲地以名錢大抵
虛文喪聞見效僅聖明之立制張戒令以建官吏偶失於三思
事寖成於一切維時改作尽復旧章自非通敏之流曷副玉宣
之責如臣者猥家甘賞藥花間行无材能閑閫之寄固宜夫浪
習功利分誅之事豈有寸長實昌使華荐沾恩紀蓋伏遇
皇帝陛下体天剛健措置有方聖明之立前

經費見在舍庫更无除義所留常平本錢及納到等若以糴糶
飢荒北岡常慮所及矣万一不幸有隅小有緩急常給濟粮應
卒可備豈非 先皇聖以數百万之資委於四方者乎今若先
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尽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
平本錢去処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
降敕命施行又聞昨來遣皇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拘揮出糴
糴時伏乞拘揮司農寺通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糴斛斗去処並
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糴无使人民失所此実惠民之急經国之
要者也

議茶

何恭

農桑資賦王道之本也管推稚於王道之末也善為国者重其
本而輕其末不善為国者反是由秦漢至隋皆重其本故薄征輕斂而天下有仁
義之俗高重其末故急徵橫賦古聖之用心可以息生民之利茶其首也當漢武之時有兵食国用皆不足雖桑弘羊
籠天下之貨然若舜之利猶不之取歷代議者亦未嘗一言及之至唐永泰中天下耗竭莫或為計乃有趙贊首陳稅茶之策
正元之後又兼張滂之謀雖權宜立制一切不合於古然亦未至於推也遠乎文宗當季訓輔之恣為記說以惑其聽內則協
鄭注姦邪之議外則資王涯刻暴之苦始立使號以推茶為名茶之有推自此始也于時新令一出所暴者甚衆以是故身
伏大誅尔後賢臣繼世一與一廢或以掠怠而行之或以仁恕而議之如裴休者則欲去推復後稅以什一之法如令狐楚者則
欲通商惠衆以增上下之便雖深究利害各有條目之但然行之乃能副忠故其要莫若博議優與此場罷其稅不可徙民又不可
坑戶而燔炀之地黃茅掩目人不樂居其弊之教也所敦者農桑之
業也所後者管推之利也然本以資国用而充其食者推貨一
旬尤為割大為自衰歲群臣定議隨土宜而制之或禁其私鬻
以充郡縣之誅或通商人以洩縣官之利各任其俗成乎便宜
以今觀之則禁者誠非而通者誠是也何則茗者山林之所産
也山林者人力之所營也所營者博則所生者衆所生者衆則
斂者舒則常生之業毋出於是矣今乃申嚴舊禁峻令峯其私鬻之
路欲使民利一歸於公權斂之計誠得其術曽不知弊生於下
而抵冒之獄開然而起矣及其不勝也然後從而加之民或至
死亡而不懼今或至峻烈而无益又不易則无乃傷仁慈之政
乎而又上之人急繼以千艘一歲之備動踰百倍傷財暴衆无
大於此故曰禁者誠非也今若普洛天下均其常法上則蓋之
以為大君下則通之於商人共直也就中都而入之其名也由
外郡而具之俾夫周旋海內自受其益所過關市則悉增其稅
所至郡国悉弛其禁大可以減縣官每歲之用小可以息生民
抵冒之獄此謀一立万世利之故曰通者誠是也二者之論期
於一擇

論修水場事宜劄子

洪邁

臣前日進對伏蒙聖慈垂問坑冶利害及韶州岑水場興廢曲
折頃歲先臣論列嶺外臣隨侍往來數至其處問父老所談見
石刻題識万其盛時場所居民至八九千家歲採銅鉛以斤計
者至數百万自建炎以來湖湘多盜侵擾及於英韶焚掠死徙
无有寧歲今所存坑戶不能滿百利入既鮮飢寒切身无由尽
力為国興利地不愛宝銅山固自若也今陛下留意泉貨大
興鼓鑄非多得銅不可雖使提點一司朝募趣辦然必用縣有
之乃能副忠故其要莫若博議優與此場罷其稅不可徙民又不可
坑戶而燔炀之地黃茅掩目人不樂居其弊之教也所敦者農桑之

徙兵是益然无策乎臣切見諸路所治兇强盜及杜法受賕殺人可赦而特旨貸命者大抵皆配廣南終身不得歸一歲之間亡慮數百輩日月益久多復從命若使自今以往一切配此場為兵俾之鑿山采銅隨所得中分之以其半入官其半与之而官以平直就買仍与之約若至場以後不逃使不犯罪者事其元犯輕重所入多寡分為三等各立配役年限限滿則為給公據還鄉為民此等雖與黥刺不逞知有自新之路又有非旦可以贍生必將改然樂於赴役万万不敢所患獨盜賊而此曹之力自足并樂不去與斯平日比也至於移良築室用之費非韶州所能給當仰轉運司亦或不能繼臣東掞事司有所當言竟剩錢貯於都倉其數不鮮取而用之未足為損但亡命群聚竟外不可无防事須官軍強壯韶州荷兵殺前左江兵可以就付節制而令上項捉獲刑徒之利臣區區管見未詢於衆所懷如此不敢不盡它日聖慈取

進止

古詩

送鄭惠叔司封江西提舉　樓鑰

君名北斗胜步武上雪臺極蓬萊群玉府圖書昭奎壁郎官應列宿漫竟家維遍胡為作使星炯炯向江閒仰奉鶴髮祝眉壽來服昔月紅蓮池帥招資纔書為將散餘潤建城被雪巖岩摧与民縣豐儉煩振粜小試活国手疲此賴休息健歸倚玉皇祇立香案側富貴珠未已行行上鵷鷺君其勉論一死者貴色

送楊晦叔提舉浙西并寄陳表道　樓鑰

西湖即是映使星老人半彩對明鏡惟其喜行綫印先印仍治就帝城五馬光榮圓恩始拜三吳秩此政尤清使者歸慶來称壽同聽黃鸝力歲声

送羅春伯大客提舉浙西

兒童去声名彼一時夫若下筆与渠齊承明獻賦金馬要荡非閒訪碧雞山狱物掄才地氣色詔書宣布森群黎歸期只在千秋節留賦蓉谷風披西

送劉子翬提舉江西

天台山秀古多賢晚向北窗識惠連十載江州緊底一言金石見猶有方陵遺刑部崇文賦異華小雅倫拾得滄江春草句臨流洗耳大襲成

送趙民則少監提舉二首　楊廷秀

漢庭近日少宗臣博選宗英副匠卿高帝子孫誰伯禽翰林風月得先生又持一節湖南去政是三湖頌鴈北征

了兒曹細事然賦新詩

漢家門生四十年江湖交閒錢風煙同朝再接鴛行裏握手相看鬢欲斑前詔真論詩追旧事不知呼酒為誰閒

聲輸与先生草者難

送別那堪正在閑赴江西提舉二首周　必大

大江西畔米流肥政散新陳裔編衣猶是春山不禁暗霜飛客路力般歸朝家去衛農商信喜齊官閑枝頭梅未妨行部款禪扉

二年疎懶累深知喜見芒鞋後節時歸里欲依東道主登臨恰

負北山移黃閣遥想前驅磬泊不容遠別枝笙席来温公入

觀却從南海候狂瀾

送陳務觀赴七閩提舉常茶事　周　必大

漢皇親召賈生還京洛爭看北海賢却畏神仙足官府便思風采燦雲煙
暮年桑梓毀棄經旌為征行不到關今南雲捧詔使節好因貢焙祀茶神
舊種枳棘已多年父老猶傳主簿賢秩滿即將使客叔寶風姿照座中他日相逢莫相問白頭唯有淚潸然

諸鹽使

品使　諸鹽場管勾　同管勾

置均輸鹽鐵官則奏請提舉司管領之其屬有監鹽之員今則奏請提舉司亦有諸鹽使副使又有監場管勾同管勾之職

舊志要語

滕萬奏於魚鹽之中孟齊管仲魚鹽富國貴乎推東他國之息倍抑元戴之行唐慶制以幹鹽之才領鹽國之務官推條制助財得宜白集戴弘泰制局課術盈胡文恭行挑鹽制術利局者以饒術名最同上

東之籍杜牧行李勉制往幹宰統之入數增近監之饒胡文恭行李勉制征第之饒術於局次同上行賈耘制鹽鐵推置九遷力沛有言綸行毛紘論制同上

沿革表

均輸鹽鐵

漢昭均輸鹽鐵官食貨志

幸於忠鹽

見前要語

魚鹽富國

見前要語

國用益饒

崔公傑幹他鹽于浦修牢盆謹徼名前賢和既清餉散乃盈商通而粟至更惧而循法幾不絓網而國用益饒紘抄會其所入贏

錢清鎮夫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爲錢武肅王詐董昌於浮梁因以得名然近葺發土得灵幼朝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吳越世家又言西小江是正謂此江邪或言後漢父老持百錢送太守刘寵〻各爲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照寧間部使者慶兼論鹽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爲額不言三percent實始論鹽法始以錢清分爲三場：基燔阜四環乃舊敎場今民本九十餘户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

劉　漫塘

五十年來未嘗及額而逋負愈積矣從第綳孤苦力孝久必上厚幸取世科與尉東陽頗著能声轉而因此不敢不謹撫存每民既爲之則轟疏源又開爲之代輸三十八户依然如更生而課亦隨遂增九分有奇慱宇建於崇寧二年適百年矣雖頹敝之甚　高宗幸四明略嘗駐蹕其中鏞爲一新之爲使得十万錢而爲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莫民之解事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与居民仰數以爲前未有也又嘗爲府中修山陰西鄉海上石隄八百丈土塘千三百餘丈歲捌兩堰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督止三月以書來求記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爲取其大槩併記之庶後來者有考云

重修廣州都鹽倉記　洪遵

客從東方來道南粤顧瞻其山川樂其風俗少留時三游父老開頗得聞粤中賢大夫事始則毛李枚其二三數不悉客謝而退之明丈人休矣盍置此而新其說乎一人亡然長思食頃乃言曰各異欲知之耶則吾部使者陸公眞其人自朝廷合常平茶鹽之政相更五六官因仍爲容豪蠹弗易隄引歲月儲敝與地而公尋端摘緒書叢書利出害去迺然一新額吾能老而已不暇細語客姑言客以都梱君之故嶺南醯鹵爲市与他道百而吾州南附大海廣士廣澤爲牟盈取贏又百他郡異時不官以臨不齎以貯指庫宇鼓列借爲倉稍不泯于涂泥則四入主吏稽察周防緩迫譬用寫吞畫棚傑棟涓此鄰臭而於期年時屋二百脩廊緩迴譬用寫吞畫棚傑棟涓此鄰臭而吾一民不与知歲計甲乙積爲緡錢五千万大抵不侵不隱今直數月主辦方求益縣官至上百万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子孫吾儕小人衣食而莫於鹽是矣客曰公老而不前聞昔公

南陽以忠厚長者近民詠歌不可足至蒞為嘉麥录奚爵王之三瑞圖已繪諸天朝特書史官持以試南宮士舉く然驚人惠政效古如丙分一方將都通藩取介位鴈行天子從官振前之光明詔書且下不久父老雖惜亦安得常く而見之及今成計買石調烈寺後日亡鄉思其可也客救倦游尚能從筆研事父老亦有意乎皆拜僊謝曰幸甚願卒如上客教公名與字允濟長樂人客晉陽洪邁也紹興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記

古詩

送元衛第赴長亭趙樓編

阿連生而秀二親所甚愛仲兄勤拊養過事郵加誨幹蠱靜而辦習次无卑隨令焉職牢盆官為小要使所居大毋言才可了檢身到纖介我家門户重衣冠綿数代當以誠心求子視勿自懈學良亦良民孰謂俱无類宦業既接之棄并書通債契陵亦良苦樂歲色尤菜輸鹽不得錢何以芸私覿所在積錄父良法浸多壞吾聞不先術吏當審利害熟視不為訞姿養娛誰盡菜退行一切遷使絕利貸其當勇能巧取倍息父仍在貧者與少寬公私可綏帶毋牟登九十家君奉頌泰其家不從政礼經清深戒辛子去不遂時く可歸拜小別不足惜惟舟送前邁

諸茶場使

副使

歷代沿革 元有監茶謂之監當官以征稚場務歲有定額以發賣為殿最實副凡課利所入逐日具申干州仝

太元 有茶場使副使又有西蜀四川監榷茶場使

纂書要語 領鹽商東典臨安府胡文恭行發鈔制

十年管庫

吕希哲前後為管茶庫者幾十年矣東都事畧

逾年辭去

竇蒙之好李有文監杭州茶庫逾年辭去東都事畧

經略官部

總管府 揔管府尹 達魯花赤 事並同

歷代沿革 古州牧之任也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守秩二千石守永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 初郡置三太守大和中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爲限 制郡爲上中下之差自上郡至下下等九等 郡大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 武德元年改太守爲州刺史加號持節然實无節但領細鉤而已天寶元帝改爲郡大守自是州郡刺史更和爲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之外以近畿爲四輔餘爲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至德後州縣皆帶使持節始各有其鎮刺史皆加團練使其任重矣 仍刺史之號 上州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州鎮有關則或遣文臣參爲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憲銜館閣職事並新除人郡本經術以淳事參禮法以訓人居一州之表爲千里之師當重鎮川狥封侯之貴膺東南之寄有望書之勞同一賈琮以最拜刺史一州領之以望書員闕以川守之以侯印章 分之郡守古侯伯也於史有君臣之道焉自秦廢封制得不思勤俊教導勞來安輯寓兩吾土民承

鴻科加名州守鍾家州民擁使車人人盡說受恩初
撫州詩海閩歐鄉浙水東暫頒良守此邊熊宋發詩惟湖維楊
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 封前
家遠過九龍灘張籍送河州兵使
杜甫寄刺峽州英英桂林伯父雄文武材 韓愈詩贈岸風來影
斷疎使君家似野人居 杜牧詩秉幼尺鍛翻將聰翻
杜寄巴州嚴使君詩作郡廬山下東坡題書山中詩漢節從分
竹劉轍不用浦岑西送陳守惟君方里分符去蓋梧之野舜
遊處郭岸五和六守 五馬持山節三衣對水田錢協詩贈
第引益部一麾行指斗牛邊 賈子問俗陳守到處聚觀香案吏
此邦且着王堂前東坡贈越守江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擁
使君 吳孫送安守越宣城文章得并桂仕宦到朱輪 唐丁兩段
陳子壽鳳仙掾遠塗雖郡閣閒 段成式送人赴饒州詩
望月安須如鏡莫如鉤 王十朋守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
不隋驛使來 劉公送袁守漢家太守治才高趁閒山川秋象農
列馬公出袁李士知制誥老幼化服一事无有鞭不施安用猛
東坡送宋太守行看鳳尾詔下却先頭州東坡滿門江山富一
堂公餘身在水雲鄉 王十朋守政成富川郡治春風閣方鄉平
胡几察問風土因人少倚東園望撥琴沙堤到龍陵 李東陽詩
詩鄉樹迎朱轂江花照錦衣 唐白居易送水邊花照東谿服
類七嵐光滴旗朱鳳簡送林巒翠 唐白居易送林巒詩子歸治小国共錦衣服
東坡送楊孟容知南安軍過冬溪為復新漳州發詩楊詩人
陳與義贈劉守今侯冰蘗清到底一粒不關少陵來一茅只論

為銅虎符

謝表吾字弃郷為鉅鹿大守制賜發上特賜車馬
賜穀被
史舉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大祖即以所服冠穀衣弓箭
甲冑等賜舉謂其人曰富貴不歸故郷如衣錦夜行
孤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給鼓吹
蘇晃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
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送鄉黨經過故人觀旬月而後入洲
世以為榮
筵書勉勵
寔常時二千石有治効轍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遣至閨内
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 前漢循吏傳序
手跡賜札
光武長於民間頻遣情僞以手跡賜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細書
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 後漢循吏傳序
臨軒冊受
太宗嘗曰朕性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姓名於屏風以時對
之得才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怨嗟始
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受後不復然猶受命日對使殿賜衣物
乃遣 唐循吏傳序
過家上冢
韓稜為南陽大守特聽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
駟馬來迎
朱買臣為會稽大守駟馬車來迎
車載入殿
衣錦還鄉
朱買臣拜會稽大守上請賞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柳褒遂字文和為雍州刺史高祖餞於通衢白卿衣錦還鄉眹
無西顧之憂
衣錦冊榮
今孤整軍延保弟休朋敏有文武才用与整同起兵逐張宝時
多功於本州刺史晋公議請表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
藉委在不宜遠出言公一門之内須再有衣錦之榮乃以褒為
燉煌大守
夢刀得州
晋王濬為廣漠大守夜夢三刀懸於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
夢斷盤囊
鄧攸為淮南大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
水边女是改字斷盤囊者是新虎頭也 後來斷盤囊者以為
汝陰王應吾書
夢山掛綵
張華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常夢負袋
右之字山上綵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果然
再為州牧
魏和拜為河内黄霸再為潁川陳寔再為
荊州白衣帖
寇恂為河内郭伋再為并州
重授并州
梁習字子虔守并州刺史召其豪右為
成安袁奉高達嗣上成

頭於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君有
諫臣補郡
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爾辜之爲平原守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委其末而忘其本也
今僕出守
尚書今僕出爲郡守郡守入爲三公後法書
入拜三公
第五倫拒虜絕貢爰延皆自郡守入拜三公
入爲馮翊
朱博字子元爲琅琊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
入爲京兆
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由二千石入爲宰相
守相出爲
大郡小郡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問鄉母年德俱高故令鄉衣錦還鄉
及榮養之禮皆倣東長史太守如故第之尊代之遴爲長史南
郡太守荊土懷之不復稱名號大南郡小南郡
治有異等
漢王成爲郡太守治有異等
治爲第一
潁川太守黃霸河南太守吳公北海太守朱邑皆治爲天下第一
奏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爲丹陽太守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
典牧異政
表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光庭性逐惡如翦蚊
治有異績
盧奕爲東陽太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加神化沿奸惡既斷其罪又
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號之記惡碑
天下長者
父子皆郡

漢文帝謂吳公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雲中太守吳公是也

請治一郡

耿純請治一郡尽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遂拜東郡太守

治最十郡

魏相奏宇文林治為雍州十郡之最

政表三河

魏朗字少英為河內太守政称為三河表

清簡為最

宋宣李暹為雒陽大守清簡為前後二千石最

政績可称

長安中於臺閣自表選典大郡時風俗侈靡暹等二十人中選到郡政績可称者獨常山薛況諫徐州司馬望二人而已

何武去思

謝安去思

晉謝安為吳興大守任官无當收荅去後人思

荅富去思

漢世良吏為益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張敞皆位至成黃霸朱邑部縣黃弘召信臣等所荅民留所去見思生有榮歿紀有奉化前漢循吏傳

卧轍不討去

上曰何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黃霸傳

後漢龐參為汝南大守召引見賜車馬束帛上敕勞曰汝南剖符大郡人所居无赫之名去後常見思本傳

攀車請之

後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大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

攀船不忍別

劉般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百里不忍遮去

群鴈雄車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良鴈群飛亦擁車行

擁馬遮道

後漢寇恂為潁川大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自雄

遮道願借寇君一年七乃留拜之

乞留曹定

魏曹定字世英為天水大守迁太原守天水人乞留曹公帝許之策書褒美

乞留种高

种高為梁州大守被徵吏民詣闕乞留一年迁漢陽守東狄男女送到漢陽界高与相揖十里不絶

欲得耿君

後漢耿純拜東郡大守後道過東郡百姓数千隨車駕云欲得耿君

唐崇元崇牧荆州受代日民攀轅馬首跬道不使去乘其襁負
而載之
復還其珠
孟嘗爲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貪採珠徙交阯嘗爲前蜂未
經歲珠復還
爲選一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爲會稽太守期除頒奇郡中大化召爲將作
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明府下車裁朞而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白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耶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送車二乘
陸長源爲汴州大守簡易無威儀而治自將去汴川送車二
乘曰吾祖龍鄆州有車一乘而閭閻半之吾恨不及先人云

饋魚不食
張嵓四知
楊震爲東萊太守昌邑王簪夜懷金獻曰无人知震曰天知
神知爾知我知是謂四知何無人知也却而不受
裴矩獨立
裴矩守河北日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使清慤奉公爲天下最有
如使者與之俱立眾默然朝野歎服號獨立使君
清遺子孫
楊震爲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
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不見邑子
尹翁歸爲東陽太守下定国欲爲託邑子尚人令小孫得見
定国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国謂邑子曰此賢
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清如水雪
魏令狐邵字孔叔爲洪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
清見越石
宋處廉爲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霧霧相傳云清太守
乃得見往觀之清徹無所隱蔽
清亦徹底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有老人曰府君非惟政善清亦徹底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爲荆州刺史威自京師父省及告歸婦紿一匹爲裝
武帝謂威曰卿珠当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云
知是臣不及父遠矣
饋魚不食
姜紹字興祖爲盧江大守侍承稱魚受而不食挂之後後進續

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饋書
載米來食
鄧攸爲吳郡太守不受祿載米來食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
千人挽舡進不得公少停夜中遣夫人歌曰絲如打五鼓雞鳴
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船物無取
王循孫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昔人爲蜀長史終卉
無蜀物吾微遺子孫不改越裝
畫像自戒
申微畫楊震之像於寢室以自戒後周書
計日受祿
後漢楊秉字叔節爲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
以船載土

欲規儀實稽太守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以舡載土而歸

賣劒買牛

龔遂爲渤海太守令人種榆百本雜五十本棗一畦韭三畦見五雜五又郡人好帶劒佩刀令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

無襦有褲

廉范爲蜀郡太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嚴儲水而已故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有褲

教務農桑

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使掾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爲像教務農桑安定養種樹而已

大興學校

文翁爲蜀郡太守起學成都市由是大興李校於京師者比齊

修學常山

後漢伏湛字惠孺爲常山太守敦修李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名儒之李

起李成都

文翁爲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起李官便弟子受業遂變成都風風天下郡國並立李校自文翁始

李以李悌

韓延壽爲東都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李悌不得舍奸人閭里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姦便安

教以禮遜

前漢韓延壽治潁川教以禮遜

勉以孝悌

後漢耿純爲東陽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閉閣卧理

前汲黯爲淮陽太守閉閣卧理時出入禁閣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今召君矣欲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又汲黯爲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簿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移病避謝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曰備位爲郡表率令民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姦便安知上意

選賢布詔

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選擇賢良吏分部宣布詔令民咸勉以孝悌

抑強扶弱

後漢耿純爲東陽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請治膠東
漢膠東盜賊起山陽守張敞請治之乃拜膠東相敞曰理劇郡非賞罰无以勸懲吏追捕有功者頗賞罰得比三輔尤異由是盜賊散去

太治東海
前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好清靜成余東海大治

郡中愈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戶口成增召守京兆尹後有詔歸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書皆挂壁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生化貨因泰市奴姦泰皆逮於壁不發其書及檄為尚書乃悉還之

揩折豪強
漢延年為河南太守豪強舞文以利者多侵細民延年皆以法繩之其為政務在揩折豪強

摘發奸邪
漢黃霸為太守到官不遣吏婦鄉摘發奸邪訟立決

畏如太府
郅都為濟南太守誅豪右族二百餘家不顧妻子
吏畏郅都如大府

誅豪右
漢郅都為濟南太守誅豪右族二百餘家不顧妻子

吏解印去
法雄為青州太守每行縣錄囚徒祭頌邑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

吏稱神明
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所伺察擇吏遣行吏出道旁皆擥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成稱神明

人謂陽春
宋璟為郡太守愛民如物人謂有陽春布德遺事

強起班春
前漢崔篆王莽時為新大尹稱疾不視事二年不行照門下掾誦篆乃強起班春又續會志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振救乏絕

民號署伯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號曰署伯其母從東海來適之報凶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顧多殺人豈為民父母意哉
鄧父杜母
鄧信臣字翁歸為河南太守躬勸耕桑出入阡陌開通溝瀆溉田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鄧父。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清平南陽為之語曰前有鄧父後有杜母
龍虎藏彪
龐成重武帝擢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都尉出入關者號曰發皇虎無值龐成之怒其暴如此。梁臧敦為晉陽太守發諸少恩百姓謂梁臧敦為晉陽太守時人民飢三呂尤甚面數閉舍一境獲全
盜賊弭息
魏顥裴為郡太守固圍空虛盜賊弭息
民飢獲全
晉卞陽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民飢三呂尤甚面數閉舍一境獲全
帝城何潤
拜郭伋為潁川太守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何潤千里故京師并蒙福也
荊部聽璧
普泰中辜達虔除汝陽郡守時獨弧信為新野郡守向謀荊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為聽
蘇綽六條
一先正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周太祖重之常置諸左右令百司誦習
延之五詠
顏延之為永嘉太守甚愍憤作五君詠曰五鬲不入朝一麾乃出守
賜書具對
潘勗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厥承明之庵勞侍從之事出為郡吏聞者嗤焉久不聞問具以奉敘對毋以蘇秦縱橫助恐。書頻奉三年討最
乞祿得郡
戴邈家貧乞祿於桓溫曰臣昨中路見一兒挑擔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笑以為郡太守
乞備冗官
黃香為尚書令後為魯東郡太守上疏乞留備九官帝亦惜香幹用復留為尚書令
不共典職
宋氏晚運典職之權重宗慤為豫州與錄事參軍共臨之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職共臨之
兩隨車注
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驚行部所經輒隨車而注
虎隨婁去
王業拜荊州刺史司隸道卒有三白虎恒隨喪而去
白鳥見幽州
王覃為幽州有神馬白鳥見
黃龍望寺中
侯曹為邑陵太守有三黃龍望寺中
虎東渡江

後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太守多暴虎先是設檻穽之猶多傷害
均下記曰虎豹在山去檻穽人人相傳虎渠渡江而去
後漢劉寵字祉弘農太守郡多虎狼爲政三年仁化盛行虎皆負子渡河詔問其狀寵曰前守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然皆嘆曰是乃長者之言
韓延壽爲潁州刺史鱷魚不爲暴徙六十里
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
蝗至輒散
宋均爲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輒東西數百里外
蝗入輒死
晉謝鯤遷豫章太守郡有名山水鯤遷素所愛好出守遂肆意遊遨登石水投山則去前臨門小山去其後齒
陳蕃設榻
陳蕃字仲舉爲豫章太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
謝安鵬翮
晉裴秀爲東陽守謝安贈一柄扇秀門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郡宜貢良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郡但貢其外備內東內威不執
不卞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戍山崗以不去州郡武備後盜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賓客進仕
後漢桓榮好樂士夫爲郡守賓客滿門欲進仕者薦子之
授吏師友
後張堪爲漁陽太守教民稻田千餘頃勸耕以致穀數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府廷生稗
梁陸倕聚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府廷生稗橫閣詞訟俯聞朱轓
仰聽僧晃晏翳要

梁彥光拜趙州刺史言於上曰臣
觀古人治發蹤指示後世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謂乃湘州
跋涉勞頓宜以安靜風俗上嘉納之彥光先下車發摘奸隱有老神明
於是狡猾兒皆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宋太宗朝滕中正定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趙昇之會遣中
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既而召還遂領招討
召還領招
入辭許召
向敏中知冀州入辭太宗許以三歲召歸
北門鎖鑰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過由之謂公曰君上以朝廷无事北門鎖鑰
故鄉書錦
王旦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狄梁公之故鄉所謂晝錦者也戒毋
州人避留
留公子固在京會朝廷更張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
疏罷州人絕橋開門遮留使還乃去
蜀人相愛

丁以張定公鎮益州蜀人聞之皆鼓
舞相慶如赤子之失父母而復知復來歸我也張忠定公鎮蜀長於安集
民皆信服
民物去思

范成大歷典名藩所至礼賢下士仁民愛物去思遺愛所在歌
誦之
親舊弭息

包拯知端州即鄉郡親舊多乘勢投官府有犯法者仁
撓之自是親舊弭息
閉門不到

包希仁知開封為人剛毅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閉門不
到有閻羅包老來水莫開
東窗分明

張忠定公鎮蜀中張燈燒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肅然晝則
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藏者指名伏辜皆謂公曰神明
即前案物

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荊南
即市所獲物以什存壹无所須
戒市南槃

余襄公帥二蜀請於洪戒官吏不得市南槃及公北歸不載南
海一物
恨取白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生云李文公杭州取白集一部乃為終身恨
此君殊清卻可為洪戒槃談
一鶚曰腐

趙清獻公仕成都携一鶴以行其止舟去鶴飼止一
蒼頭執事張公治送以詩云馬語橋路行來消息故長亭不共
求言行尚

一硯不持

包拯為端州守歲州貢硯前守所取轉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
製者繞及貢故歲論一硯不持歸

照美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書蜀人謂之照美蠟燭事

水精灯籠

張中庸治洋州民号為水精灯籠

不阿鄉曲

黃溪筆錄包拯令諷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曲有詩曰真拙
終為棟衛剛不作鈎

不事姑息

李及知杭州性清介惡錢塘風俗侈事游宴居官未嘗飲
器物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斬一猾吏郤以安民之意出詩示之」
既開懸賞市人曰尔輩得好知府矣盡率順守有犯罪係獄
此吏故縱之也語對

比漢循吏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將關公報自止曰吾非畏彼輸貝時中耳
郡政至无事朴再守錢塘天下劇郡從容為之其政本於寧靜
然不敢而庸民不敢犯議者謂二公治民雖西漢所稱循吏不
能過也呂氏家塾記

延獎參佐

張咏守益州時李校理宗諤公察郡人張及李昭遘延獎加礼敬勉就辟後三人悉登科歷官於是西川多
若尔助文風日振

救活飢民

高郵知軍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
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廩賑所在貯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
以遠近受糧活十万人仁宗遣使勞公拜礼部郎中公曰救灾
守臣職矣二云公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万每曰過於作中
書二十四考矣言行録

民譽為神

張文定公權知開封府事至繫為君者比賢版記事公獨不
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了无遺忘吏民大驚以為神不復敢
欺慕

治狐神明

刘敞治長安大姓記憶積盜數巨万貫武功家不揺役者五十
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徙流輒以贖去人皆知隱匿冒不敢
言公因事發之窮治情伏罪長安市惟呼孫神明而已

出詩安民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令勸農各以安民之意出詩示
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撫惠隱心今日慕堂二林循吏
君端為政民斯

覚簡便民

歐陽公為數郡以寛簡不擾為意所至便民既去民思如揚青
南京皆大郡公至二五日事已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他
舍或問公為政寛簡而事未廢弛者何也公曰以纵為寛以寛
為簡則發施要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飢民寬禁

張詠知杭州時歲飢民冒禁販糶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宥見杜禁言行錄

飢民不流

吳中大飢范文正繼民競浚大守日出宴于湖士民奔走爭赴之役又新倉敎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勃杭州不恤荒政嬉遊无節公乃白條敘所以宴遊與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兩浙惟杭民不流徙同上

發廩勸分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飢公盡所以救流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藥死者得葬下令俾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愁言行錄

以米易鹽

淳化四年命張詠知成都公至府開城中為兵尚三万人而无半月之食公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糶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万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甘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為善幹國事者

益民无餒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賤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成折米六万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凡佐僧粟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灾饉未甞貴而益民无餒色者公之賜也

南康无飢

知南康軍適值荒旱先生捄荒方民无飢色天子嘉其能就任除直祕閣提舉浙東常平行狀

增價糴湊

趙清獻公抃愍中知越州時歲大旱堤米價躍貴飢死者十五六諸州皆壁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任增價糴之於是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无餓死者

減價糶平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內就諸城門置院先十八處減價糶貴勿不限其數張榜通衢宣日米價遂減前此或抑市價適足以增其氣焰卒終不至平其價事

減常平糶

蘇軾知杭州大旱飢盜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至湧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民遂免大旱之苦

發常平糶

范純仁知慶州歲除前路官无穀以賑泊公發發常平封樁粟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作報諸公但勿預奏當獨坐罪

推廣義役

范成大知处州郡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粟錢助役者尔当之鄉獨无呢乎則推廣其制諭鄉人視貧高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藏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辦告二十年諸邑爭效之

先張後王

咸平中王旉权知益州先是張詠牢蜀李泰築粟米以濟貧民後王改之貧无所資旉权奏復之民為之語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邵父陳母

祥符九年邵曄知儀州鑿内河通舟颇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

哭留南口役夫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害

呼為余佛

余崇獲寄九江以貢涉秋不雨公到郡拿家蔬食為民禱祈既而雨霪遂有秋田中之間歌安樂易之政哉又順以哭不拿手加額呼為余佛

比鄭子產

王待制質知荊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无貲故後期納幣其舅戀何以歸我遂留之使婚獲益鶉人本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妥擒取衣衣之還去荊人比公為子產

外戶不閉

曾宣靖公鞏字明仲知鄭州為政惠和而尤能鉤考情偽禁戢奸盜郡多寇攘公至境未嘗他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今曾開門

先期通儲

丞相蘇頌知杭州出過百餘人迎道宣訴曰累等以轉運同責所通市易緡錢督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无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期還貸大悅敛奏公而民儲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妖賊伏辜

吳正肅公知蔡州京師有告妖賊聚徒山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衛公曰使者欲藉兵威敛得妖人以還報也吾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耳一马手召之可致也乃給使者曰吾欲酒醉遣人召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盜賊滅死

王文忠公素臣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公曰此飢民求食尔殺之所抽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為令歐陽六一集

犯法賊半

范忠宣守齊明司理院囚繫常多暑賊溽蒸不肯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遂即呼出立于庭下戒之曰尔輩為惡不悛在位皆不容釋汝能悔過自新我送釋汝皆叩頭曰敢不服教令遂釋之歲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半舊載之半言行錄

賊衆大潰

刘忠肅公越睦州方臘陷睦杭二州越大發官吏悉道公曰吾為郡守將与城存亡不為動遂真擊破之臘年備明年賊至城下公壁衆出戰賊火潰擒斃殲路內是不敢近越民相与劍生祠飲食公祝曰活我者刘公也

從卒氣沮

文潞公知益州真遊宴畢宴於轅門解合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厩為之薪不可禁過集救曰之坐各股栗公曰天寒可拆与之神也自若飲如故卒氣沮无以為變記聞

訛言帖然

張忠定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不暮路无行人公令知縣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惡劣公大言其事但立証解來明日果得之公戮于市即日帖然

徹元濟祠

王魏公知蔡州慈愛撫民元濟公曰昔有遊酺而食乘狄梁公李大尉燕加衆人胡不為祠命工徹元濟祠廟建二公祠

韓忠獻公知許州大校李中以朋蒙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妻而嫁之尽取其奩業嫁妹訴于州申路獄吏嫂姪被笞掠不自証状公至又出訊公察其冤因取從前案牘徧視之詰未竟引乳醫為証一日尽召其黨置庭下乳醫慴慄之衆皆伏罪束新筆錄

蠲死豪民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氏欲倚勢利事殺械繫死于獄尽籍其家於官且誣其子為郡得罪乞為其所誣上頗公以貸死事奏行政訓琪奏乞為郡得罪乞民為其所誣上頗曰守臣繫郡豪民豈易得耶竟遂留中不下其誌

鏤板戒民

張忠定公每斷事於權貴之門為一郡害會集大抵以移風俗錢義為本也

為政便人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知成都府公為政在便人情蜀人錄所行為王公異術

豪猾斂手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歷兩郡皆著治狡吏猾京師大豪商雄財利負其物者至訐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陰罪欲之遂方豪猾斂手吉閩薦然

盜賊屏息

劉敞守鄆州鄆北劫奸政事不治公乃更約束明賞罰月餘境內肅清盜賊屏息適中書遣錢一囊人不敢取先是西路久旱鄆多旱蝗公入境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立去殺以有年言者相繼招誘群盜

瑞奏捕蝗

陳襄知陳州一日旱起蚕蛾有求文作花采鳥獸狀時陳襄祈禱陽有感蒲奏祥瑞若公云此事當奏公曰非瑞奏耳但作奏

二天有此祥異不敢不奏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奏

瑞芝木奏

余崇龜年九江廬山產瑞芝德安縣野蠶成繭僧公園上公卿而不奏

蝶飛墜水

趙抃知青州時京東旱蝗飛入境遇風退飛墜水而青州無害

鶴銜取雛

張次山為泰山守嘗有鶴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論鶴求飛今其官隨往鶴集大木上鄰郡有取其一雛者次山為治其罪鶴乃飛去

隨車而雨

陳載知夔州時苦久旱公下車而沾足以為隨車雨

入境而雨

劉公敞守鄆州元豐中公入境而雨至州故日蝗自出境去歲以有年行賑

嶺者

潮州刺史謝上表 韓昌黎

臣某言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就路經涉嶺海水陸万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当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下德被蠻夷無有親疎遠邇雖在万里之外巖海之際猶知畏威懷仁于養德兇人庶幾聖化之萬一臣愚不勝慶忭伏以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闢弘濟風飛日月清廓天戈所麾莫不宗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大平矣而大功所立成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宝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蠻然興起南向稽顙而致此魏々之功治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備明祀以答靈貺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為聚堅百拘海岳感々嗟々日当死逼留未得奏薄役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夙思單精以贖罪過慺々加能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察臣所犯逼之不謹附表陳訴以聞

爲同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留後奉宣使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初奉綸言震抃无極及臨所部鴻恩曲被乾坤陳力无裨於造化臨事誠懇恐感於神祇頻煩聖慈敦迫委身郎署翩忝藩維之對常懷尸素之慙今守天憲四面之旌列旗鼓聖朝崇文聽忽臨鴻恩奉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按古稱向下邽寄之雄藩非中臺選之重望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微甲令所領圖記踰於地以蔽以惟重都古稱三輔秦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宴食之厚

奉祠居里每動九極之膺進戒守適復乘南州之寄南臨旧服
洛布宣條臣公中湖臣閒天道至仁風霆无竟日之恕孝君大
叟山林辭終棄之才幅宜周起於徒中拊宗元用於服所行为
長吏蓋流明時微臣之崇遐二子之能陛下初宗百年之大
昧考余華之入侍温然玉色之下詢昌言因諫以罪人自愧格
君之无術方抨彈文上拙洗狄山之愚治需有一須尽洗元成
之玷何當於錢鼎而必對又拔珠庭没闔殿號夫亦奚感建牙作舟則既
弁物既班攻對又拔珠庭没闔殿號夫亦奚感建牙作舟則既
所謝被閤皂盖朱輔之華仍沿紫帽清源之境念昔朱帝付臣
此州玩惕三年不聞善最復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凋弊
之餘不勝上下煎熬急七邑而二為煩疲十室而九之蓋藏
紫旅雲屯軍鉤每誰於箔鉋宗潘日戍傳綿半出於發斂自白
迂踈昔為經理疎蓋皇帝陛下道心冲靜德性服默不以諛說

為愛君故略臣疇昔嬰疴之讒不以聚斂為体則被取臣平時
求牧之長并以旧封書其未效臣昔尤將母今独勉於報効遠
於養親志惟遠於報上拊擊奢有賁郭人生意之復还皆既本
報為聖朝元氣之一助

知福州謝表

公道天開邊際拠權之始今閩地重首功分閩之除頭服配先
私憂稽留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狷立无朋　先帝輟諸王堂
之庐俾司漕計　陛下滌其舟書之籍旋付南條　兩朝二紀
之遭逢一節四葉之眷顧終是成少覓為澤之晚方生意之浸還臣
酌泉之誓且明終是成少覓為澤之晚方生意之浸還臣初心而
尤慚幸依陰鞏之蔭下滌其舟書之籍旋付南條　兩朝二紀
真以來并不勞載驅已抵所治臣公中謝伏念臣拳拳服膺
能無称蘖蘖川敏施諸時而莫可算耕本苑願其外以奚為際
熙運之休明豪群材而登進再牧遠海仰承慈訓周行念父教之忠
云既勞而後食然自其餘幾如求老而生理方行情而地踈忽俊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閒逢來於弱水江
西道院製爾勞於勤地仰惟君父之恩寧有中外之間蒸蒸火

揚廷秀

知常州謝到任表

承流閫微初刃江海之壁易地制西怒畏股肱之郡分頒憂而
益重昔浦陽之克其良中湖伏念臣嗜古成迂信書敢退填從
山水之縣入陪鵷鷺之班心平愛若而真前慨然遷轨而安發
非聖明之全度閒孤拙之疾願尋舟以告歸乃拜月而得請
王色臨遣金帛抑寨恩公餘閲滄之引
之任再命旅恭改潮載益而望天今海

皇帝陛下纂乾乃武紹緝斯仁道化大神之先不吝其業明見
万里之外以臨其民洽恩慈惠之師布宣官貨大之詔顧拊輔郡
以說下臣臣敢不既勑鶩才依叙私服
頒尽心使田里無愁恨之声蔵平報上

揚廷秀

知鈞州謝表

雷雪雹外退以其私使郡流恩過於自擇地而俱近感及
真以來并不勞載驅已抵所治臣公中謝伏念臣拳拳服膺
熙運之休明豪群材而登進再牧遠海仰承慈訓周行念父教之忠
云既勞而後食然自其餘幾如求老而生理方行情而地踈忽俊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閒逢來於弱水江
西道院製爾勞於勤地仰惟君父之恩寧有中外之間蒸蒸火

遇 皇帝陛下立心成政俾得亟三時若予摩卞之仁佑留舉
土曰洛宅生之吏惠綏小民无爱珪符下遼撫採臣敢不祇
若便宜宏敷詔條今修庭户之間所先豈弟民和嘘吸之上旅
謝荅揚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吴永叔

起發鸠里疏榮份滿臣罪積如丘山聖恩深於雨露恭惟 皇
帝陛下法度兼舉文數引公卿欲聞四方有水旱盜賊
之奏親問河相要使燕民死數息愁恨之声豈應一介臣之撥
輒冒二千石之奇伏念民寄迁而薛志罷而疎居官无以稱人
任郡舉多廢事方建後爭国既不以治辨名遽再守永嘉舉得
坐懦弱免雖欢女望娥眉而交嫉宠小人負乘氣以招尤退処
一丘亦遭三黜特荷 皇帝陛下拔乾坤之量揚日月之明知
非臣辜復以郡起欲竭丈捻免而詔旨丁寧勉臣治民欲過閭
舜及惟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謝陳捆帳終

望詮榜

漳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
兢惶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耄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
中謝伏念臣早由場屋獲厠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於榮
進中尚菩皇之深眷屢貢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
亦既閱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
臺浦之名邦实臨圖之絕徼青衫捧檄昔嘗粗習其土風白首
分符今庶少安於耽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為幸之多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尚憂庶尹善之或
虞四方无虞允輸一夫之不獲肆皆於牛斗速予 聖衷懽我
孝宗升遐潜為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号首振吏治以開
中興今天子聖明朝廷尊嚴乃眷玉隆之散吏就交綱紀之左
臣敢不深体皇仁黽勉民瘼高敞可勉豈忘尽瘁之勤疾疢或
加未免告歸之濵尚聆寵錫卒遂生成
符臣已於十二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焉

南康軍到任謝表　朱元晦

迂愚元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顧辱卑微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頑疎蒙彼乾綱誤當世之務頃蒙恩進獲奉清閑繼遷迹於丘樊遂闕戒華之久頓馳心於魏闕敢忘忠悃之誠中間衰抱病既莫效於驅馳假守兼治民載貳施之非當極縻榮反增慚於眷遇方懷靈壽之杖豈深負罪之辜知一夫京華十周歲紀敢意詔除之清貫污玉堂之直深負隆知一夫京華十周歲紀敢意詔除之下猶居推擇之中該蓋伏遇　皇帝陛下游意泰和玩心至理方招物軌紳之盛豈謂之才顧遺簪履之微亦容待罪致命冗散獲殺蒼皆尚不懷章未遑謝備棄琴之筆黽敢忘安世之忠存魏闕於江湖更劇子牟之戀

建寧府謝上表

去朝紀望紀餘榮受郡二年思容趨上既卓鶚於比組即延

洪邁

見於吏民恭戴光灵深惟威澤中謝伏念臣早田凡品誤蒂隆知豈有文章輔代言於禁掖初无李杜窺管之愚已困挈餅之智身居散地命託專城符之憂付維兹建水实首閩川受五馬之旌旄風標巨鎮瘝邺符之憂付維兹建水实首閩川受五馬之旌旄風標巨鎮瘝六龍之南露公號潛潘以若所為不輕而事曾是惟類之質亦分牧守之權兹益伏遇　皇帝陛下仁覆乾坤威加華夏耕秋敷灼知王業之艱難夜寐夙興推欲人情之壽富勤念井泉之疾苦或能惠澤之承不使長閭荐今共理臣敢不仰祇德意功効庸報行止非人過有辞於陳訴始終報上敢自說於小時

洪邁

饒州謝上表

禁林校日未遑坐席之温鄉郡二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敢及此豈罪人乃能得之爰奉庭闈越宿宇中謝伏念臣生而性介天与赦忻膺真主之誤知建節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

之元似[illegible]所誤知奉詔都[illegible]寄仍護鄉州三組以參[illegible]至[illegible]君日大明處法宮之中[illegible]之盛勿為[illegible]昌長[illegible]田里而无歎愁雖謹恩於体国以謀畫帛振期會豈免於疲

官唯有愚忠仰酬大造

代陸郎孝滁州謝上表　　洪邁

乘輿東廵初无華遠之功分[illegible]祇布詔條北[illegible]伏念臣一介微生七閩賤隸抱関擊柝居曰分於龍璞[illegible]恩濫[illegible]加推是滁江素称道院聖[illegible]且屢以妄[illegible]線分千里之[illegible]識有生之樂名為郡守[illegible]

[illegible]深故上之懷[illegible]召果聞取[illegible]日回為[illegible]辞遂[illegible]之[illegible]之過而[illegible]之長[illegible]

代[illegible]部郎謝表　　洪邁

[illegible]奉祠又[illegible]固辞[illegible]生親逢[illegible]於天[illegible]

建康謝上表　　洪邁

[illegible]之[illegible]推小[illegible]

[illegible]寄仍護鄉州三組以參[illegible]至[illegible]君日大明處法宮之中[illegible]之盛勿為[illegible]昌長[illegible]田里而无歎愁雖謹恩於体国以謀畫帛振期會豈免於疲

官唯有愚忠仰酬大造

代陸郎孝滁州謝上表　　洪邁

乘輿東廵初无華遠之功分[illegible]祇布詔條北[illegible]伏念臣一介微生七閩賤隸抱関擊柝居曰分於龍璞[illegible]恩濫[illegible]加推是滁江素称道院聖[illegible]且屢以妄[illegible]線分千里之[illegible]識有生之樂名為郡守[illegible]

[illegible]使留[illegible]為[illegible]遷[illegible]故[illegible]

同[illegible]

[illegible]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會稽郡治多山險數為寇賊太守到官輒發民丁隨時興廢修治塘湖多溉田八百餘頃又教民鑿井開溝灌田二千餘頃於是風化大行穀稼豐殖

古詩

送丁卿李使部赴召　揭傒斯

吾州史君五十年不曾召節來日邊老去人作太守不曾美人十九天王召去年選丁閩江流遠來嶺浦雲氣重湘州民送上不得前文儒莅政方日傳治狀更了不閉通渠資第父母然猶發水霸昭人寒迎張翊神一般秋霽不復日望安一州天下就後先聖朝未央殿進一步百尺芝紫獨寒閣北武開梅花滿枝寒鵲山雪花能群梅能言謂殷勤寄金玉船

送元摩之侍制知福州　王介甫

海隅山谷閒人物寡多如天日自昭昭連城璧知價圖王舊寶舟將深美玉度參為大帥府千里來趨幕元侯文章冠吏治東萊我心中天開鳴玉改新步衡詔況梨棗方為遠人榮推旗蒲澗水冠蓋來門駐四座共咨嗟疑汝不當去弧仲孫孝文嫌攻正求助名城雖云樂行矣未忘遷

送吕希道知和州　王介甫

君家史翁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風雅鎮江淮子生有種毛骨壯往時諸郎視君嶠尋石奇相便合朝服趨明光胡為小郡屈奏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

送王介甫知毗陵　蘇子瞻

今君清郡去姑蘇喜民將蘇每覩二千石結束鄉閭迎道高才有公孫相望千載後平明省門緩騶騎動以令堂安史雄後隊飽過錫山水隱見詩人泥烏絲行問風俗低意騎瘦驚下情雖不達略細幸赴教

贈李勉　杜甫

河南李丞垂朱綬蒼蒼青花兒四品今之貴前川

贈昇守　李白

送李廣州　杜甫

發跡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雁起南斗避文星

贈台州　李白

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宮殿未曾然

江陵送馬大卿赴闕　杜甫

卿月升金掌陽春度玉墀青蠅行應律涼露即歌詩

送韋韶州　杜甫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新令問同舍有輝光

成都詩　杜甫

詩葛蜀人爰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送牛僧孺鎮揚州　白居易

坐移衆相閣春入猿陵城紅旌雖雙節白簡无一亟

送韋韶州　杜甫

錢塘守高使君赴任　盧嵩用

祖送方城鎮安仁外氏鄉從來二千石天子命惟良

送令狐相公守南梁　劉禹錫

久鎮稱行重元姬虎節輕終當持一筆再入禁垣生

賀弘農公　柳子厚

峻節臨衡嘱和風滿豫章人歸父母喜郡伴股肱良

送洛州詩　蘇子瞻

還將刺史節却馮未輸軒黃髮方用事白隱宜少存

贈德安守　范能

安陸吾方鎮江邊大事州民浮詞訟少務簡官政優

泉州詩　謝歸

閩嶺天南表清源第一州朝廷推重鎮師帥得賢侯

送陳侗知俠州　蘇子瞻

初益西漢公卿皆出其門使領吳王第一州淳熙四年春帥臣雲孫禁近蒲帆明
月湖邊秋
寄劉秀州
騎羣過く阻王音左魚江海遂初心陸靖日東西望我処榮
陰接翠陰
送吉州江公著
奉親官舍當青嶂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燦連檣一万艘紅粧執
槳三千指簿書勘會得餘閑亦念人生行樂尓
寄裘施州
廊廟之具裘施州宿昔一逢尤此流金鑄大錯在東序冰壺生
衛隨清流竟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其分憂
寄襄卿知常州
自古雲臺數東史今朝自詔左符來青雲直上无多路却要斜
飛取勢回
送李楚州
絳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振家声兒童倒喜迎新守故吏尤
應記小名
送楊齊州
風微紅旆入青春菊城歌舞向朱輪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騎麾
中白面人
送程六表弟
竹使充持刺史節尚芳行賜尚書郎刀枚蛮棗
送表弟
名郎元是風流得郡東南地尊前元筆秋
雨五峯秋

湖東城守杭
十里荷花到者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當
閒事亦无
賦香奩詩
每奉西奩最出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无事千里琴
彔咸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清昇諫沉煙細人紬黃
卷疑在香奩最上頭
送吉州宣子舍人知明州二首
海所除書好明州勝吉州又爲邦伯去政坐治声優過闕端能
遇君中定作留新民莫謾吉竹馬不須休
碧梅翻詞筆清菊遍頭風不應塵名下未着玉堂中剩欲公留
北其知帝室公從今學病眼看到大城紅
送陳行之守永出守南劍
南尔永典藩翔牧劒津諸公誰不招有
凜辞章玉樣新飛騰可輕料渠亦玉堂
我召公先到公歸我亦行三年如夢耳
去春風並鞏軺先趁饒水上話別若爲情
送吉守太守朱子渊造朝
寧陵難做定仍
子吏如奴万般白髮何曾人百姓今
了甘棠便是瑞直圖都中三端坐
公在鄉邦我在京百書慾不慰生平西歸一見还傾盖夜坐相
看話類聚老去可堪頻送客古來作悪是離情雲泥陽斷從今
始信倚征鴈訪死生
送顏我聖龍李尚書出守泉州
聽寶旦北斗寒三能只隔寸雲間雲霄李均四海英制尚

外集

路官部

諸州刺史　此係載刺史事若內帶守字並見太守門更不重載

歷代沿革

周參相分道刺史

置郡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

秦廢封建置郡守尉監

漢高祖平六年復為刺史秩六百石成帝元封五年初

牧哀帝建平六年復為刺史武十

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

晉亦置刺史州郡督護者為持節都督軍者為持節

史治民惠帝永寧元年以北嶽

人刺之為言檢察郡也

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皆在之上中下士也

大象元帝初置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開皇三年罷郡以

州統縣煬帝大業初罷州置郡郡太守舊有共勉則刺史帶

諸軍事以統之

州刺史一員從三品中州一員從四品下州一員正四品下

亦置諸州刺史從四品

升竹使之名參升和門之重胡文恭行部九義制符使屬刺

通分竹使之符也同上通兼刺史之號唐行越仲昌制

四十畧城居古詩云荻用詞人制

賜金紫
溫璋歷婺州刺史政有績賜金紫
加金紫
劉豪進歙州刺史野媪將為虐幼女呼號搏虎似兒覘察使
韓滉表賛治有異行加金紫
詔賜書蓋
黃霸為福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賜書褒美特高三尺
特進五階
崔謹累官至潞州刺史不為煩擾人便安之流亡還歸者二年
增户數萬詔特進五階以旌異政
進加司空
寄王元名歷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年使鄭州境接東畿諸王
貴戚為刺史者緩家人畏百姓元名至[華之為治廉威進加
司空
奏課第一
盧從愿下遷豫州刺史政最簡奏課為天下第一堂書勞問賜
綿百疋
題賛善政
盧懷慎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政顯
賛於廳事白粟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而行臣弼斯為同
保宅不墜家風
褒賜敕書
尹思貞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朝廷為思貞撫納
境內獨無擾武后敕書褒慰
民立生祠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賦斂民間申按公田之發者召人假牛犁耕之
歲入九十萬斛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閭如初創驛塲作大市器
用皆以州民以其有功請為生祠
立碑頌功
高承簡蔡卑以上蔡等四縣為潁州拜承簡刺史治堰城始開
屯田利防屢破絣地二百里為腴田先是丈城築武宮以奪戰
功承簡奏其瓦屋以給貧民宜行礼有賑食將吏
立碑頌功
之生州署
韓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銅官人鑄錢苦惡思復為奏他鄣皆不
獲多有黃堊之瓦先州署民為刻頌其絣
招生于境
馬燧勤於農力歲一巡人必為使使從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
萊不及耕燧訪權謂將吏有勸者厚為礼燧身歲租生于境人
頼以濟
入境禱雨
裴寬出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禱雨
自暴祈雨
唐臨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大至公答遂登人歌曰
父母有我令田使君挺精誠為上天出中田致雨令山出雲今雲
祭祀禮令禮秩中願公令在令不遐貫
蝗不至境
王方翼遷安南州刺史州无陂塹每旱攻乃發卒建築蓄水
精明儀風開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他郡民或餓死皆走方翼
治下人出私錢作水碓薄其稅以濟飢窶數十百區居之

全活甚衆之産其地
虎不爲暴
李紳兄弟皆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兩之俗忌穿窬民不
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
中和樂職
漢王褒爲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撫字催科
陽城爲道州刺史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責州當上考功欲城
白書白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
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怒馳入詬
城曰使君何累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關門寢臥判官不得命判官
遽舍去
文翁愛人
政條清簡
薛玄卿遷楚州刺史時詔舉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
吏得失取尤通達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玄卿曰求民吏不可責
文翁但以愛人爲本宰相多其言
吏政便民
房昭乾元元年出爲汾州刺史始分以武人領刺史編貝廢弛
即公府爲營建板屋至一切革之民以便安政去流亡
六合宅生
張九齡言六合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今京輔雄望之
邦猶少擇之江淮龍蛇之地或因附會以參高位或夫
或政無關用牧守之任至於流外計資而得不計於材刺史乃尔縣令尚何言哉
一州自試
李迥秀言百姓勞逸在牧宰將一州以自試安危繫刺史徒

惠陳子昂上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公卿
刺史縣令建宣高本行之不得其人以妄破人以妄奪有司拱默壁耳而
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方戶頼其福得不才刺史十方
受其困

善政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為涼州刺史有善政突厥攻河北議發河
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慰恩心撫定人无離散

為政寬明

長孫順德仍為潭州刺史秦府舊人檢校而刺為政以
寬明為先博訪長老遍詢風俗緝捕姦猾不旬日而盜賊
衰息百餘万田宅百別戶三千備刺史願役至遠去之人
史古郤中腰甲數十頃奪以給貧人總給貧卑

半千礼教

員半千出濮鄄二州刺史不喘仕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礼
教大行

愛使恩政

范安貞為豫州刺史弟喜後亦為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有
豫州頼其安前兄後弟數政績焉

貴珍寒衰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值東夷兵亂州郡多侵發百姓琮當
被視廣聽納察其虛實以自掩襲平吉然問之餐懷
蘇章飲酒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部臧奸乃
宰酒飲宴敘歡大叙昔同人臨別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
蘇瑞文当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清河太守公法治
遂奉正其罪

休儒罷貢

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之不以鞭書
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戚貢諸朝城奏曰川民尽短若
以貢不知何若可供白是罷之州人感之以陽名字

史罪誠道

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誡而
白事以罪可杖衆死曰人情大抵不相遠何彼不曉吾言耶以
真著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

和入治異

薛珏之楚州刺史初州有當門舉相遵領而刺為政以
能給百餘万田宅百別戶三千備刺史願役至遠去之乱
入廳異聽察使還其梁誣以罪

戚貢奏能

孔戣為潭州刺史明年戚貢添采蚶蛤之屬數倍不虞則汉之愈至
師道路役九四十二万人奏罷之

寬人為緤

韓愈改袁州刺史表人以男女為緤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
悉計贖得人所沒屬之父母七百餘人因出令為約禁其為緤

收豪猾

李朝為盧州刺史時州舉逸徒通指繫路亡籍口四万推安置
市田屋孳利而寡戶仍輸賦期下教使以田占租先得隱坂
豪猾稅五千緡貧弱以安

商賈流行

薛大鼎徙岢州刺史先是民久寇墓大鼎招交治商人每商賈流
行歌曰新旧通舟楫利弱若海風盜至皆徙行今駒駒美哉薛
公德滂被

民不為捉

毛仲舒為蒲州刺史殷松江淮之路安危繫焉松以災異屢降
宜期不擾自消

百姓賴安

薛昌朝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小張發破動搖
備百姓賴安

綿人賴利

李嘉為綿州刺史以行治狡猾而分
可輸河曾成租約衆常致十萬乃和故綿州比歲豐熟嘉破
勝一東急填分相地治新舊寬狹河南
以錢選衆隆衆皆悅嘉負戴勞又推其誠以完新舊綿人賴利

大起齊校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大起齊校堂上書多傳示諸生為鄉飲
酒禮發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遷封舒州人為立碑頌

高選州佐

規經畫制刺史被代皆別追皆降而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
道採訪使得舉薦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又其刺史不務職若
賊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薦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
訪使所知其故則使可无累矣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中州簿尉
選州上佐定上中下中州簿尉多超遷郎官御史分通之狐獲

精決守宰

韋嗣立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空員及
聲稱下者乃出州吏部年高不書刀筆者乃擬縣願下有司精
加決擇凡諸曹倚郎兩省兩京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
刺史縣令所冀守宰務戢以及太平

清選近臣

韋嗣立同平章事時李嶠崔

為百拳通隧道依倚舍罷伺候官吏名者

汴橋五木

植樹園通汴州刺史柳伾幹与樸門名相對卞橋折成立木中
全止過車者懷思適過之人亦懈幹与民不可止即此德幹
斬服

五鑪鑄錢

李勉元年州刺史歲鑄錢自天宝後廢不治民盜鉎不禁鑰
乃開五鑪官鑄錢一日五万人猶犯者

作均水法

戴胄倫年抚州刺史歲爭灌既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佃歲
廣獄无繫囚俄即真其年詔書褒美

號棠棣碑

賈敦頤遷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古冢墟墓及者二千餘
[illegible]
頃以賦貧民毀斫過伏下銀能作敦頤為碑表其墓
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頤立碑大帝聞及敦實入為太
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号曰棠棣碑

開後鄉渠

溫造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号為
史渠

陜文谷河

薛從任汾州刺史陜文谷遮河引流公私田分人皆利之
[illegible]

營南免役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京察訪使
明發符牒二百幽姑以民困其不忍加賦上言臨州為賊焚燬四十
餘室宅男女千馬牛殘尽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利潤使和市
[illegible]

元宗判禪遠宋州寃狀
判史王丘頗宰外無他事
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穆
愛人也

誅破叛盜

李昌巙為忠州刺史政揔
物慎不敢苟容開命苗除其
穴始稱流聞

信待群盜

呂元膺為鄜州刺史當
為恨肉泣元膺惻然悲
以信待人人莫我違知
以恩信約悔過自新嶽相率

撫戎得歡

狄仁傑出為豫州刺史
士皆奮攻

帝討平師道忠疑其州
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
朐山降之懷仁東海
慶不能累

馬燧為隴州刺史西山有
種樹障之設一門為譙樓
川治聲績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
王及善治為嚴而
敗之

縱民說田

高藏通天狹判隴川河北
史泚淮城至朝民保城修守具仁傑
勑曰慶亦引去民父仍之復為立

縱民歸歟

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
粟不守當著棄糞獻革池隄成繳民歸免閻部利交

怒光輔暴

張光輔討越王軍中特功名暴
元帥狎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
暴慢使無辜之人成陳奉或是
方斬馬劒加若項輔死不恨光輔

代表公政

表厥爲華州刺史政簡而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
然專以慈惠爲本又嘗設條教令向之有犯令者時時出外
緻舍得盜賊或哀其窮以財爲償所至稱之陸行者老
庶道不得占於陵使喻曰吾不取勿表公政人皆雖犯流涕

相與立碑

狄仁傑出按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文檄至下人論死仁傑獨
其城緩疏皆非本意誤至此有詔悉調戍邊因出豫州父老
問勞曰秋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因辭三日乃去至流所
亦爲立碑

見碑悲感

晉羊祜字叔子爲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人立碑峴山百
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爲墮淚碑

雜著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抗顏頂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
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烝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
於戲自至此所見并邑之蕞生人幾人試問其故不竟淳下前
輩刺史或有貪狠憎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斗之
間奢侈成敗我之元氣酌而行之吾師有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
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躅而書之以爲九江郡國志

杭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漢魏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
監郡漢魏以降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爲郡大
守太守刺史無恒其稱狄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兄弟貴若
周召任功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尚選
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老發迎京師或拄歷衛
會方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實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

分會稽為吳郡錢塘屬陳置北州咽喉吳越號雄江海國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鎮九縣所臨沿荷多盛門將名公宋永相劉僕射權尚書許誤大政其間劉尚書叢給事之寵德遠業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朋遠臨此部況郊海門地控江三山動控於掌端雲霽霈激於城下水牽弁服陸抗山夷騎擁二十里開肆三万室近歲炎冷鼓鼙震駭元惡益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首孔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況郊海門地控江三山盧公幼平為之公体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曠有清江之狀飛帽交止未逾三月降者相忠義峰者喜生育雖次讓利輸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專主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優宜之未見其極也刻

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躲委古史之遺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顏況

宋州刺史廳壁記

商丘之地辰大之次星盡諸侯之國世駿真諸紛戾雜濫繽繽有家盧二門有睢渙二水炊骨易子喰星退鶉仲尼之代謂子路之弃車去傳作甲皆此地焉梁孝王時四方遊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宴娛更唱迭和天寒水凍酒炙未消是有文雅之臺清冷之池鴈鶩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餘里制度法於長安漢末始畢為睢陽郡皇家大臣分裂分鎮牧此州今相國鄙城劉公勛德有光亦興此郡前破李靈曜後破李希烈為梁開路而東方諸侯并賦掘泉所以威約三千万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手詔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理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其外如內助不遺物周不善

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前度開後而領之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絕翼之倫飽詩所謂誰昔然來遠誰謂河廣者矣日月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琯公為首存乎來暨天歷之後繼美踵者笠司徒公為首遂列千座者也自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望記非古也若能綏命敘之者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狀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到政業而以訓于後與中人以上將化其心焉代之作者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盧蒲癸地矣昭公不書三月降者相刺史厲望記所以彰善而不誣貞素剖腹用為譬戒昭昭史師是在屢發後之貪屢拔舉以生人為職者獨不

媿於心乎自幼時常苦俗吏傳舍視事之閑世駿於代无以高此前午冬山南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日課而未能康其適也往觀史有許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痛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明哲君子之清者滄此熱視焉而褒之改崖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出守是邦舊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士不治察察翳翳附鱗

愚忠孝簡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三年迁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樊州張緯之代公為州牧某部郎中常延安代張典此州俗有政聞故書其事以慰樊人之心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隸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数十人其祿足以仕其妻子亦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憧然未安官至刺史亦樂矣語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壅而民產无泪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繫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飲愈怠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予公之賢其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无其辨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右詩

元使君 杜甫

黎公元道州前聖與後生觀乎春陵行欲見使君情後見誠退編結也實固稹道州哀黎庶詞氣浩歌横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尾

律詩

唐明皇賜崔日知往潞州

潞州新開府鼂閣龍舊指林妙旌節史德擇說熙心礼樂中朝貫仁明列郡欽會書泉相筆先賜銅川金

奉和賜崔日知往潞州應制 張說

聖情留藻翰佳氣湧輿王增戟雄都府高車轉太常川横八陣陸山帶五龍長更師新恩分天人舊紀綱

奉制潤橋送新岳牧 蘇頲

盍才膺出典中旨念分官特以鼂城貴兼惟列郡安政行思於本風雅爲勝殘有令聞无紛狀在覓

洛橋餞裴判史 張說

詔餞朝廷牧得分海岱疆憂股肱選入郡父母更臨州預待裴方嚴二公不遠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沿中

歷代沿革 宋置郡丞以佐守在边為長史掌兵馬兼因之于六百石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兼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狀省郡丞宋梁以下如之至周改別駕為治中為長史司馬為帝罷之而置郡贊治後又改為丞位在通守下至隋而郡丞廢矣武德元年改丞為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曰長史以皇族為之開元始通用庶姓以武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八年諸郡始置別駕別駕元二年諸郡始置別駕一人從四品上德宗時復置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視新有功者稱東宮王府官久次當進及交代于京師者常數十人諫官相以求官文宗用宰相言章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 宋龔頤正始置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貢士及第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吏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兩員南京天雄成德鎮益杭幷習刑卞南海廣秦定幷州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正刺史以上及諸司使副知州者雖小郡亦特置掌倅貳郡政与長吏均分劇易凡兵民糸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与守通簽所部官有善不及職事修廢得刺奏以聞遠至景德末兵三十四年戶口實息辭州以滿萬戶矣建炎初諸州通判二員減一員紹興五年以後旋行申請添置中興會要

大元 晉魏置府治中正五品

郡丞 別駕 君贊治中 佐貳 郡政

漢有職白集才題別駕 舉贊郡符並同上 半刺上佐得与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 杜牧行馬通制通倅之名宋慶平集通理方州同上 題輿佐岳无長驥之能陳子昂代長官受命之寵優踐端察之列 刘豐商州史制早題坐於端察當集居半刺之任白六帖以贊元功 国語分乘倅車劉文恭行狀士繫制分駕別車周世南等制分倅州治陳通判王之倅車 五倅乃副車合以通判為倅者周礼謂太守之副別駕長史司馬通譜之上佐職源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見刺史持板拜刺史答拜職林刺史有故及關本道使不得差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大曆十二年制武帝詔州郡佐史曰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大守自辟通典曰比上佐或一二人或四五人 宋文分寸一

三五月即不論以謀殿廬懷慎陳時政漢制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 晉 半刺已翔翔仕高參長史天教仁政滿東南青祖門人老州佐晁天咨賢子昭殺守廣陵展驥猛毅狂時傑談誰美代賢李文皖許州宋司馬朱綏蹉跎監郡吟風弄月思天衢山公詩顧我活惠分竹使与君談笑困浦鞭皮逐羅隱童子通知頌儒將使君先已洗傅璽女送賈倅池陽实天蒲佐車屈時英宋明帝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无蘇有監州 晉風流半刺史 風流別駕員公子欲把笙歌隊鋒鎬同上 梁騰來時惟署字風煙入異便成章劉禹錫送王司馬 風流別乘多才思 唐 宋綬白銀章上兒官佐郡陽李日送弟郡陽司馬 半刺堂能淹驥足一封行下見龍墀吳芾送何倅翹材必定延林望 宋文宣蒙終滇紀實臣陳送山送王定国倅河南分麾共領南門繪督蒙終歸北關天謫子瞻在西

銅印黃綬
都水視通五一梁冠皁衣銅印黃綬秩六百石晉職官志
車騎油幢
黃霸爲刺史詔賜車蓋高一丈別駕車綠油幢皁泥於轅前以章有德
任車半刺
陳茶郭後書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宜王化於万里共任居刺史之半
車有幢星
孔恂字巨卿爲別駕車舊有幢星如刺史事刺史固怒欲去之恂曰徹去幢星不可去乃止
題輿就辟
後漢周璟爲荊河州辟陳留爲別駕舊不就璟題舆口陳仲子生不復辟當起視職後投傳而去
別榻設坐
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休源累往名書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榻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焉同上
紈魚賞功
唐德宗命盧岊爲胄州別駕知州事賜紈魚袋有功也
御詩餞行
賀知章因病求還鄉拜其子曾爲會稽郡司馬今作養御製詩以餞行
擇日擢拜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肰之枌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无如鄉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以其委重所以授鄉也則天爲授行圖擇日而遣
有神响樂
蔺相如奉璧西入秦王設九賓禮相如使人懷其璧從徑道亡歸趙王欲以五城易璧相如曰臣欲璧秦有城而不與臣請得璧還臣乃使從者衣褐懷其璧間道歸璧
車建油幢
黃霸爲刺史詔賜車蓋高一丈別駕車建油幢皁泥於轅前以章有德
任車半刺
陳茶郭後書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宜王化於万里共任居刺史之半
車有幢星
孔恂字巨卿爲別駕車舊有幢星如刺史事刺史固怒欲去之恂曰徹去幢星不可去乃止
題輿就辟
後漢周璟爲荊河州辟陳留爲別駕舊不就璟題舆口陳仲子生不復辟當起視職後投傳而去
別榻設坐
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休源累往名書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榻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焉同上
紈魚賞功
唐德宗命盧岊爲胄州別駕知州事賜紈魚袋有功也
御詩餞行
賀知章因病求還鄉拜其子曾爲會稽郡司馬今作養御製詩以餞行
擇日擢拜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肰之枌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无如鄉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以其委重所以授鄉也則天爲授行
有神响樂
蔺相如奉璧西入秦王設九賓禮相如使人懷其璧從徑道亡歸趙王欲以五城易璧相如曰臣欲璧秦有城而不與臣請得璧還臣乃使從者衣褐懷其璧間道歸璧
用從事爲
晉鑒爲司空長史不常拘温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爲荊州治中別駕謝鯤曰不遇明公荊州從事恐耳世說
命婦士爲
晉相冲温之弟也爲刺史命婦士列鱗之爲長史鱗之不肯曲親往迎礼甚厚
皆爲司馬
裴懷古杜如晦張東之陸象先姚崇寶毅順蘇瓌魏元忠張鼎逈並爲長史揚綰李泌韋安石李元紘白居易皆爲司馬
可敵三王
張仁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貴盛籍甚畏仁愿

即皆獲其殺之猶豫所門送近愛惜尚未時當殺斷為洛州刺
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獬後
張可敵京兆三王

歎當羅飛

後漢趙孟為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雅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

後官至三公

當羅騏足

唐羅統以度事分秉陽令不治免官客商億先生書門碑士元
非百里之才使觀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足以為洛陽

頭球漸步

頭球時為揚州別駕為頭梁綺球曰御漸步君孝起卿矣頭和字

若孝須仰本傳

許丞免逐

前魏郡為鎮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乞督郵門欲逐之綱曰許
丞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頗重所向協具善助之意無失賓

者意

委任腹心

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駕委腹心之任并總軍府忠烈慎恪

荐不可先之節

為郡股肱

晉王基為鄧艾父府曰殺方正為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

肱立名立朝基綱引宏遠

洛陽主人

周書趙南字慶雖汝陽人早有操行知名於時獨孤信東討關
東南宗人為援授同州治中粮頓不遺太祖曰趙南可謂洛陽主
人也

非關別駕

晉王祥為徐州別駕為股肱之忠終始之義後州境寇攘人皆四
海所之服安靜下往祥曰不容別駕之功

荆楚才

羅含字君章桓溫辟為別駕溫謂曰楚有才士果如所聞含答
曰可謂荆楚之才

吾家駒

頴川荀爽子慈明為潁陰令有異政名著海內時人謂荀氏八
龍慈明為其一焉

也公孝始為別駕迁尚書令又曰荀家千里駒與吾家龍也公孝始為別駕迁尚書令又曰荀家千里駒與吾家龍
乃作而不納武右曰吾家千里駒故名子耳

趙飛水

隋趙軌字仁本為齊州別駕有政名在州四年考功最優
酒故入朝父老泣隨送曰公清如水請飲一杯水奉餞軌受

飲之

任公防雨

後漢任文公為治中從事性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
大水如今民種禾麻刺史不聽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中
為雨者到其日烈文公大舟百姓或聞亦有
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滿溝十余丈漂壞屋舍所害數千
人文公遂以治將馳名

岸幘嘯詠

晉謝奕字無奕為安西司馬奕在溫座岸幘嘯詠司我
乃安西司馬也溫笑

洛床清論

晉小吏荀隱仕洛為一見清論終日不竭洛床為之滿客
床在座前榻下自安設引客為別設

政條簡簡
端拱初知揚州民多紀德于碑
文思益深
柳宗元永州司馬自放山澤因其理花感至一萬餘文而
文思益深
以戎服見帝
張詠守荊州長史戴以右羽林軍檢校侍州都指入朝少戎
服見帝帝大喜授檢校兵部尚書兼侍御史知雜事改秘書監參知軍事南平通判為府判官始也
撰
見刺史致恭
孔若思為衢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數發不肯
致恭若思勃奏別駕參簡敬請問刺史致恭
宜得其體
宜得其體

詹敦厚文云州民留詹無雀之政
之羽翼宜得其體
有宰相器
宋宣文忠公郊從王曾辟通判鄆州過吳及公上疏陳八事
識者以為宰相之才召還東坡作行狀
有台輔量
宋趙普昌朝推薦後進章惇曾布時李沆通判潤州皆器重
有台輔之量畫於朝真宗實錄
得秉鈞打
呂許公通判濟州人稱其材王文正公器重之許公通判潤州文正公謂王子沂公曰此人異日
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得之曰以其奏請知之如不能
裁具數事交與沂公並相言行錄
以賜對除

太宗朝河南府通判盧昌言賜對稱旨五員除少卿六月知
懷密院事
佐郡守治
知成都帶兵參知郡異俾所以佐郡守之治入則貳政出則按
縣守其會要
政府判狀
為尚書郎常同幼密真號云宰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州通判
避宣名改狀府判今所知狀
入直史館
孫何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遷秘書丞京西轉運副使
比為轉運
王嗣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提
不買酒肉
不買酒肉

潤州一巨賈仇氏藏財賄為閩客所授太守而下輕其估舶回貨
為閩客所授太守而下輕其估舶回貨
近侍曰唐介必不肯出若真泰論潤州俗分財鐵教妻方入仁宗謂
近侍曰唐介必不肯出若真泰論潤州俗分財鐵教妻方入仁宗謂
既孫堅龍
劉筠待制為成都通判殿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為文戒懼
陳文惠公堯佐通判潤州潤之惡俗有鱠魚食人公命捕得必
文吉而戮之其俗屏息
責高麗書
蘇文忠公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聘禮發館於官吏書郎中
才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稱正朔吾安敢受使者幣
書都廳然後受之吉打綠
抗號內侍

刘公实公沆通判舒州有大狱历岁不决沆诣治数日即决之是时章献太后诏修山会寺资圣阁内侍张怀信役僧急州将移疾不敢出流抗言于朝罷怀信归任言事

受命佐公

王质字子野通判苏州与知州范宗旦数事宗旦曰少年政当丈人抚耶质曰受命佐公事有当争耳宗旦省视因言狱有盗铸系百馀人吾以衔阴鸩得之质曰公杀数人而徙流者又数十百人公中不能自白宜详其死而馀悉轻出之七十失录

使我聪郡

国朝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官属又非监司故得以我是监郡朝廷使我来监汝等动无所制有钱毫少即家世杭人也当欲何郡毫曰但得有好酒银通判处可

矣

左右其政

赵清献公抃通判泗州泗守不事监司欲罷逐之公独左右其政而海其所以然使若辈不出於己者宁能

栽溪以觉

蔡文忠公襄通判兖州太守王臻治攻厥宗公移为栽损之以告狱讼为之不克厌民

栽郡好民

李及通判曹州有赵评事持郡短长纵为奸利及既受命而谏过至京师求见及及拒之乃囊囊而去因诬及与朝政曾有发谏事者命及察其状及尽数前後所为以闻下御史鞫之斩于都市及由是知名言行录

籍郡司吏

公通判润州兵马司吏王实结官横甚公一日捕行郡事通有讼实者捕置狱籍其家赃万计杖而黥之

减市木数

天圣间建太乙宫及洪福院市木于陕西通判陈州范仲淹言宜罷修寺观减近常减市木之数事虽不行以仲淹为忠

自实粟数

曾鞏字子固为通判越饥苟平不足仰以赈给而田居野处之人不能皆至城郭前期喻旨召富人使自实粟价为平

言行录

除籍限

吕夷简通判广州往河北按行水灾还奏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请除之凡诏天下悉如岭南

言行录

蠲逋负

王文正公旦通判郓州建言宜常平仓以抑兼并

请择贤

司马光通判并州上疏请择宗室贤者辑睦之

二府中书枢密集

荐献其我

张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睦州赵元昊欲叛公献平戎十策

方元昊之叛也条上利害八事

言行录

杂著

江州司马厅记

白乐易

自武德以来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抵小重侵轻郡守之职总於治郡佐郡佐之职总於部从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

郡司馬之事尽去惟貞吉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若遽
居之凡執役事上吉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遇暑之凡仕又資高
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尖沮之涯之者進不課其能
退不毀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財用急於兼濟者居
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処之雖終身无
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
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暴遭抜事官不敢
自暇佚惟司馬綽二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接山北
樓水深盆百花亭風筐石巖瀑布庐宮潭洞東西二林寺泉
石松雲司馬尽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庶
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俸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充身
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環非司馬罪无言貞无事
自異諸判通判不動声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
利業之四年繼五代按據遺跡感而賦之

元和十六年七月八日記

潭州通判廳上梁

唐介

始窺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千載何官按
得閑郡政仰成命惟敬微東切合宜焉素於身孰真无後理
安知後之司馬不有与吾同志者乎因書以遺理之治堂

唐介

君實位侍從時論天下事慷慨有大節北虜畏憚其人
公以論至　本朝文鑑公以治平
二年五月朝議大夫開封鄭昭宗
家壮之成於子有政
宅公流輩為臣寒心好邪北虜
能效驩大於他人
為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款
未能悉意天威之下來莫門朔得罪一時鼠竄里流離遠道
殆及其年擯弃遐荒分甘敬秩豈謂　皇帝陛下存問大体察

以安俾之父修郡政惠此千里仰称 藝祖設官之美意其本
至矣因土木之工而紀歲月其請事其末云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蘇子瞻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祠之介移令邑人至今称之余其鄰邑
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歸而余適還留於長始識君其後
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前別又移
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与人无親踈輒
輸寫腑臟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為
怨咎以此尤不可与深中而多數者歷君既故人而簡易疎達
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
少休焉君曰吾聽事来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為於余余
未暇作也汝為我城君每書来輒以為言且曰吾非能子以不

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
遠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堙滅无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
与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郡湛者
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日名実然无以自表見於後
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数百
年之後得此文於頹垣廢井之間者猶然長思而一歎也

利州通判廳記　　洪容斋

上更化十有三年南海崔公以名法從出殿成都下車為保定
城孫君若蒙正叔為成都牟与俱而明年公尽護全蜀閫帥而
以督經總制錢為職業鬱鬱雅不自得於是蒙正叔參知又明年通判利州利以蕞武通
民海玩遇事苞苴前謙緊退避自託於病權之事而惟恐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人分而惟恐守之不得也然則昔也
亦其勢然欤君於經總制至其領而已不求豈以示能於郡事

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衒智公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攜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為樂雅尚未嘗褻流思未易敗也嘗之役實宝慶三年門之役实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名汝騰皆永嘉人

送梁竑夫通判江州序

洪邁

東平梁竑夫六世而下嗣以文明為大龍甲五世祖駐南公相哀昭陵馴至高曾大父自榮若朋告咸都帝師胙土邦信史冕鐘垂徽邁烈故竑夫以逐清孝士子年来壯猶中朝天子以監澤陽郡事所過厚矣而竊く然不得願今三十二年調詩讀書綴拾駿人賸殘自兩京三都唐昌黎河東先生以降眼之而不置手之而不釋既又且有得則又設格諸子百氏揚子雲所擯不讀者兼而有之藏飫貫肥中務為聾牆桑樞筆牛礪莊莊壯疾安処行伍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習去角牛礪莊莊壯疾安処行伍固然也国家既平四方遏鑒前失凡持边議主在要内輕盛而漫長梁朱氏卒秉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歩四姓大率由是發跡武人綰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操持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筆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吉不復奮起開説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又而變理固然也国家既平四方遏鑒前失凡特边議主在要内輕盛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習去角牛礪莊莊壯疾安処行伍間不敢亢然白較輕重於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

特幸友之一日踵門告曰吾父母在足吾願朝夕焉官之長遠吾來厥与之卒且至吾不得留今別子子何以幸教寺攫而語曰今人之称士大夫者子知之矣道先王若傳紬詔叛儒術其蔽文而腐業更道者熟次制商功利其敝烈而刻白遊夏之文孝聖人不以政事而之而問宰於昔父鳴紘於武城雖有明者不能善其後古君子大過人者哉此今之士起家一官士薄尉于某令丞于某地計里以百民数戸以萬欲悻恬肩繫而乃曰我以文進此俗吏哉耳治中于某守于某地之後民之駒視縣且十亦曰我以文進此俗吏哉耳立藤若郡首奉不自効数閣有以法制切利自為者則子老則圖揆而笑之至使民重足引領曰某郡有良二千石県令賢大夫胡不使我幸生此土也由是奉者故民倍徙於俗吏不少矣竑夫俠於文方將西奉貢於凌閣風与瀛洲玉堂人唱游

千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以文称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西郡之行思以鴈材慮而後使焉子覩水之心文之言来始雖乎卓然為心咱国之計而微朝之念事固不済且使壮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古詩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代祖知縁作 吕伯恭

楚人故悲秋九辯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蓬府千載得君復遥二接遥緒還當初秋天又進胡相觸當家多勝事此役可振振取江山日日新似君相労苦未脱献羣寮生大別浦況持別乗催光華動此旅心戎下分庭礼習被南土頭知満池盛熙復驚相敢以衛動哉不必禁挽磬頽納鏡面平論賞酬老組臨分一不盈酒不為離愁李

送前士友還判上印入朝　楊廷秀

君家擾相扶天極氣嵥霄雲表貫日史家有筆歎无人今有此
人无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璧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萬六
翮合參鵬尾隨鴈東胡為小縱雲間翻翠螺浦分鳧川開軒
不与俗客談明月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春風玉筍催
紹班相門有相君勉旃峻塗再策進賢冠

送張倅　楊廷秀

山西勁氣何曾歇秦漢迄今幾奇傑張公長身髯奮奔飛不
入鵷鸞行狂卒叫謹民殘據掾不芳笑談斯須了　皇上方披輿
地圖頌公亦手繫單于捕逐虎豹公則老坐運籌策君尚少
送吉州通判趙德粹上印赴闕　楊廷秀

大午九秋霜通守三春風大午鏡照膽通守湖海空古來人才
在寨主皇家人才在宗室君看三趙作庐陵寬猛晦明兩相濟

大守已乘入使車通守合分五馬符行看一趙俱法從老夫別
獻中和頌

送文爭士倅邛州　王介甫

又翁出治蜀之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翁音得王楊幸く漢守
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選為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
編旁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尤詘敝不訪碧雞祥問君
行何為閑暇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經前方誰持為親榮屬
耳誇一方

和楼大防　吳幸

貳車真英豪逸如千里驃又如孔樂器質然在宗祊自應輔明
時与国增光耀胡為佐一州從容陪坐嘯
律詩

送俞叔奇通判會稽　吳伯恭

醉行舟能忙只應脚轉迹此峯天宗
我欲乘衰老推排強典州同官有才俊尘埃得遨遊便作平泉
去知難郡齋留畫舸看不見江水自東流

送趙尚文赴博陵州二首　周必大

朔集分雙玉軺前衝泥各上浙江船如今再賜城南柳依舊梅
花發河陽政早成策動思擅佐藩臣雖甚豹年從已作銀
章第一人

南浦飛雲繞棟梓西山麥氣入魚須公庭更覺文書是恐我他
時游瀾无

送王嘉姻修通判洪州

籍甚西疇稼居然出岸光人歸思貢舊天未起張良南昌旗
鼓重尤人別望不是薄星郎

送楊汝之湖南

士尹儀兵州工曹掾兼參初後推官判官從七品下州判官從
官正六品上州判官正七品中州判官從八品下州判官正
八品

佐相幕府白集判官制云出保傳之重領之以屏翰之後又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曰入為大夫公卿若十八九焉白集唐制書奏後復別製詔以明其職之人俾其又安實在參贊佐藩閫經濟之務撫華夷錯雜治其簡便運籌盛談言必端詳表持典正不苟自強不息亦何遠而不屆於足下若意何如　杜甫李判官通判杭州

解故多關刊弘以寘等法之
也三朝政要

不爵之才

裴度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
白居易湜怒曰近捨近而遠取君易請從此辭度翌之謂門
酒機筆立就度曰不爵之才也

為得才多

唐鄭從讜字正求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刘崇龜趙崇李溪崔澤
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涼州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得
才多也

皆一時選

鄭從讜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刘崇龜趙崇李溪崔澤等為判官
書記支使皆二時選並重書

所至風勁

為江西團練判官時公出巡所至風勁物宗九為相用薛
盡心其職

公字子瞻會昌鳳翔節判官軍政不懈壁極言宋幼讲衣
尽心其職老吏畏伏于由振東城行狀

盡心細務

明道字伯淳會昌鎮南判官軍事無巨細悉以委公公裁攻擊為
劳者歌詠多忘先生治之甚恭
簿書細務无不尽心事小未安必与之辨相与徹其蔡平又重
獄伊川撰程明道行狀

究心吏事

張九成字子韶會昌鎮東節判官在食廳究心吏事乔嘗建白
不能有所救貸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治姓无涯之
苦言行錄

恐委王休

王休字子美投南康軍簽判郡素号江東道院宋文公甚為守
日深諸生講書公亦相与發明事无巨細悉以委公公裁攻擊焉

欲跡蔡卞

陳忠肅公瓘字莹中公為越州余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而公
已得其心術常欲陳遠之屢引疾辭醫皆未得上會明修開俾
公盡推公到明遂伸辭醫之請卞盻之詞亦行錄

投檄而去

明東提刑張宗臣建娶州平民数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
此事去相尊遣人封來知之否余書鎮東通判聽公事張九成
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王上大下郵刑之詔惟恐无
辜被係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陳聖意而觀望宰相郎聞者莫
不快意宗臣大數九成投檄而去卞投係年錄

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肇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憒壁極言宋幼拂衣
而去桂府紊乱

民得不擾

刘璫為兵部軍判官軍无城堞代术為撫壞輒易之頗困民力
随今瓊植柳数十万株以限內外民得不擾長編

詳正能詩

郭祥正字功父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
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熙寧中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事略

荊公讀書

韓魏公知揚州王荊公初及第為簽判揚讀書至達旦日已高
急上府多不及盥 公見荊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
謂荊公曰公少年无或發書未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韓

公非知我者魏公不知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

不徇監司

張九成字子韶會判鎮東軍民冒鹽禁事連及郡府帥萬吏明知无辜莫敢辯析公獨謂使者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追繫奇檢甚矣監司怒形于色辭旨侵公公曰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張九成事迹

論伐安南

宋光庭字公掞范純仁帥鄆州辟為會書判官　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會獻言之盍亦三紀于茲古者所謂山連

不可若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　東都事畧

夷狄吾父

初西南夷市馬入官吾吏誅求刻隨繩按之及隨罷夷人數百訴于轉運使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同上

盜活有究

趙忠獻王普為滁州判官　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數百將戮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言行錄

焚未均移書

陳從易字簡夫調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外事有擒殺均之謀未發而均已移書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斷之均移書至則從易即命焚之　東都事畧

責美人教旨

龐莊敏為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畫敏為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畫還宮禁教旨免工人而縣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挾官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宮中之命毋得施行　言行錄

雜著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子厚

士之習於吏者怕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怕病於无實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永州也惟州之牧咨焉以賓我事而糾羣吏甚直且武宜所謂吏而師者耶以府從事有禮之邦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浙西觀察判官厅壁記　李觀

觀聞因朝罷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遠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天下列郡无綱紀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車為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今來亦三紀于茲古者所謂山連城守今則大者或广數城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乱不能乱使理不得逾猶川之有防猶户之有扇

其要存矣其臨高矣其下實佐實有常任其大指曰觀察判官一員人謀而濟美佐而成能必求賢者礼而居之无則闕如不為其人允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因之盈虚於是乎在大原王公廉察之七年書監察御史李公士峯為觀察判官公嵗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詞章光列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參辦疑獄多釋冤囚疑似得昭糾紛奸蠹四方之翁然謂甚于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究易俗民不醉良吏不請廉无日无之公乘軺車日往月還訊善惡明白可觀六府之士為頌作歌天下名賢咸不容嗟九年來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抚吳人德之蓋務仁化變俭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夫有其仁无其事十有八九茍虛日哉非其仁有其事自公作故百无一二焉議者以為視公之為佐可謂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

可謂達於理矣諒哉南巡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見李公之攸宜矣從姪覲拜命而書惟公之羞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李覲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緊我邑其一焉軍事吸務也天下有三我備其劇焉於是求賢人任斯事則政尚表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休帥乃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貳焉大凡開暴多士委賢誠不若也其於裨補亦何愧焉表生俟俟然哲哲然苟有紀綱而無隣行師以臨始韋公以給事誼躬之故出鎮是邦方討于義與褒然見嘉勞之宜開之府中誠規制也韋公咨其人以礼盛其名以文美焉故韋公濡生以殊常寮軍事之榜議之堂上庶幾也韋公濡生以善生報喜公以滅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人也嵩以養天蓋之何以流地其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之六年冬皇帝郊昊天礼百神修廢繼絕來爲惟新生以暴南陽之孫一命爲官九年冬復命龍褒詔南陽公祭以爲古人曰賞延于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社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表生引薦前軒如曇斯飛植竹新開如風斯舍乃白府公留爲記韋公雖然不見迫且自天下新兵三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副使曰團練有副使判官大率中宰臣常公以爲貴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龍團練今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實始於今請以生之官氏冠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乎月在

鎮州判官厅記　周必大

以善表眾章以誠悉賢盍今病守其賢指實不容墓下又贊之居之也安善遷誠報實七兩得惠政加乎千里宜有既學姑徇其請爲之記四年甲子二月望

律詩

贈田判官　杜甫

峚峒使節上青霄何隴隆士荻聖朝死馬總肥泰首宿將軍只教漢嫖姚陳留阮禹誰爭長梁苑兆田郎早見招摩下賴君才並入猶能无意向漁樵

送張判官　杜甫

勵士開名早遊秦獻疏回腹中書万卷身外酒千盃江雨春波闊園林杏夢催今君拜旌戟漂泊近霜臺

送陳留一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惟道二數公綉衣初報愛明積雪飛書走

撇如飄風　賀辛判官

氣岸遥峯峭　豪士前風流自落他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望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歸騏驥毀歌舞謔留玳瑁筵　李白

送張立之赴臨江判官

珍重清江樣相從五見秋交情无改節夷險有忠謀連榻開新府蒲帆漾小舟　張子湖

送解斯判官

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將取離鴻隨白騎三百星重拜文皇　杜牧

送劉判官之嶺外

天子廊廟器向來鬱奇才出入侍帷幄密勿事樞機官曹正獨守須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討論實解顧採制紛喪手入幕夫妻材秉鈞就為儔　高適

送錢文季參判

東海珠胎清廟珍璧水秀彦第一人胡為俯首違促縁如有用我試治民古來幕中要婉畫君乃不肯依此客囊篋細碎吾求能玉壺清冰漿白梅花雪片迎新年淡若對風上九天鳳他雜樹只恐尺玻璃更勞力　杜甫

贈尚書令參判

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合於玉筍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樹人應欲暮獨花照別若為情目边已聊除書着莫恋南陵釣月明　劉方平

送龐參判

北都兩去不辞勤仕路論才況出羣一相開藩資予三年通籍更從軍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深看君摩翮上青雲　王介甫

送楊譲議赴河西節度判官　熊曜

各路儒教

歷代沿革

漢郡国有文学官景帝末文翁治蜀起学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之始平帝時郡国曰学序庠聚曰校教以孝経師一人郷曰孝経師一人郷曰孝悌力田各一人掌以五経教授開元二十六年敕州縣毋郷之内各置一学仍精簡師資令其教授(宋)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大中祥符二年賜九経諸史及印本百人空賜九経諸史及印本

(宋)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大中祥符二年賜額及印本

九朝藏書院咸平四年新建書院至景徳二年賜額及印本

廣令宇有書生八十余人昕篇乞下其子監降指文等書所

之雁文附書院祥符二年新建書院詔以曹誠為助教国初

有殷尚文者通五経業高尚不仕聚徒数百余人許騎

郡承乏重浦陳与王昂縣主簿皆其門人同文亭後亦能継其

業者至四五始有是命并賜院額此四書院之外又有亭山書

院未建州学也乾興元年充州守臣孫奭私建孝舎聚生徒

乞請太学助教楊光翰充本州講書從之余鎮未置学也景

祐四年詔潘鎮始立学他州勿聽宝元元年頴州守臣蔡齊

請立学時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猶未置自明道景祐間累詔為

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尽其声同上

済済多士克廣徳心詩置学官備禮與孔詔庠塾之儀以焉博

陸置大詔令郡人游郷校以議執政之意曰夫博横經師帥率

善娶之衆休張于湖上王教授啓其起視孝校諸生有所詮試

又嘗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縦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

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内薦

教授或本処学人学有徳藝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

或学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隷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学官

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豊元年州

府学官共五十三員諸路唯大郡有学元祐元年詔学舎房宿

常令州各置教授一員自是以後到郡多有教官矣崇寧四

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貢判上選人在職官之上建

炎三年教授並罷紹興三年復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詔无教

授官州軍令吏部申尚書省選差十三年詔諸州軍並各置

教授其礼部長貳正係所隷合依崇寧大観格法許按劾体

量及成奏改官從司業高閎之請也二十六年詔並不許兼

他職今提舉司常切遵守従知郡州路採訪請也若試教官

則始於元豊元年立太学試学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

孔学要語

思楽泮水言采其芹詩讃侯頻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詩人我欲中国而授子室養弟子以乃鍾使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諸侯以為師氏掌乳正義師授教後漢龔勝記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尽其声同上

済済多士克廣徳心詩置学官備禮與孔詔庠塾之儀以焉博陸置大詔令郡人游郷校以議執政之意曰夫博横經師帥率善娶之衆休張于湖上王教授啓其起視孝校諸生有所詮試

制句 北門麾士蒲衣槐廡文章舍官掘陰山谷招同為教授與同完生論稽
君舍官无事琴藏深東坡代北諸生游紅閣林頭雜流為舵梳
宋坡送蔣穎叔代州李官先生以家誰去官矣晦菴集

正已舉人

紹興十三年宗子師閔於臨安教授
已然後可以舉人四朝国史

依新李碑

任諒字小諒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李碑曰文士也擢
提舉學路李事

嘉當世務

靖康初詔求直言公白鄧州教授上封事言當世之務據經引
古以救時弊亦克揆乌尚書日赴行
訓詁有法

安永相留守南京請記公文足以也掌府李公常伯李中訓督
李者皆有法度由是四方從文李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李有声
号於場屋翹楚者多其所教也凍水記

正身律物

胡文定公安国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論務明忠孝之
大端罷宴除糟餞行千清宮呼梁賊以後而交代龜山楊公時
貝朝膳留公雖菜羹熟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談論不覺
日晷云暮也侗原録

乃治化本

紹興十八年江西漕貢貝請奏立程李上曰思建官教導乃治化
本源將来三場科場亦有人才以備采擇尚

有治事斎

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三十余年弟子以数千計時尚詞

照獨制事以經義及時務策中故有經義治事科經義專
擇疏通有器局者治事謂有才幹能治一事文兼一事如邊
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事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
及爲政多通於世用若呉越陽公詩
曰呉呉先生富道德說諸弟子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
梁棟以大收拾捆支機言有經
緯

沂擇通經

紹興十三年宋宰奏乞不復教官上曰教授逐州置十二年
已有指揮仍須是擇通經心術正者爲之若教官非其人主
心術一壞而整頓費力以倡導遵守也

不職書啓

政和五年臣奏言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簡樂語之類庶
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

不兼他職

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

不交謁庠

陳公輔初筮仕職教吳中宋舉士之公不交
之交醜蓋不悅託權要以其婿周尚文代而移公舍貽白行錄

不撰樂語

鄒浩字志全調楊州司理參軍時上方鄉佛近臣言公經行有
重純仁嘗撰樂語辭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結曰翰林
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焉

爲州教

陳師道字无已少好詩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以无已爲第二
或以爲高師一看其古文則參一證香敬爲當時學之句苛之元祐中爲徐州教授東

敎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深厉夫學者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出入不停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尒又當嚴先師之與祀領護廟事而所其圖書服器之藏其修至重下至全敎出內之繼緊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誰矣然此仕於今者无小大莫不有所職制統攝其任无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莊而不敢肆獨敎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淳書朔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放者上之人又以其備官優容之誰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爲而甚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其難知之而其以爲易而无難者則前道也予有故館于以其寓直之舍閑得尽觀陳君所施於事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陳君名烈前人名氏於壁爲詳記于辞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厉後之君子云尒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歙州教授廳記

朱元晦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歙州參官始至入李擇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敢得備選爲非惟陵陋具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已之學幾无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席則距案五十里所李君顧而歎曰李官宜朝夕于李詩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李之東偏有廢壞焉請於州廳徙爲堂以居而日往來於李以從厥事於是適公北海王侯其實領

知也於是乘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元晦

今教授常君潛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者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訪購遺逸館以經其若然後謹比論入之防徵其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益勸始知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自盡以進於學

華中立書

柳子厚

聲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維當好言論揚文章甚不自是也予不意吾子自京師來乃獲聞乃幸見取僕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譏笑之以爲狂人獨

[illegible]何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李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
來群怪聚罵拍目牽引而增与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君長安
久不暇就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
怪世僕往聞隴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
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
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
韓愈既自以爲謫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予
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罕行過歲顧吠者大耳度今
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斯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
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瘴氣病斷不喜鬧宜可使噉
噉者皃蓉啼吾耳驟吾心則固偃仰不可過矣平居望
外誇語吾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礼將以責
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
[illegible]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福州教授壁記

洪邁

自蒙蔡詔高郡国大抵悉有李而立官教授則繇隋始然服
須以南革山小州若彼边郡或自詭偏及或生長兵間雖与
聞德音或謙讓未遑也至崇寧大觀乃極盛凡版在戸者必
建李如中州教授雖秩卑吏部初大郡
多至四三員文風張施古无有也今天命蓋十有六載立
太李置博士悉還太平之治而郡到立李除吏復一切如先朝
時福於東南最大爲督府自平時最多士故領袖李官者負多
期以進士高第得榮官錞之播紳間者爲之紹興十八年十一

[illegible]月癸巳番陽洪邁至十二月辛酉建安刘祥至邁一取徑路得
一第刘君以勤苦自合上意顧得之比皆非所謂高進士選者具不
称時相当言因我曹特幸耳若又鈌
不可乃旦旦坐古庐捐舉綱維其補破壞凡泉谷之在民未入
者上諸二千石奏案之移長慶於計臺取振其所乏廣廣顯益
突戟氓來帶朝莫必謹毋敢不謁而婦既略定有士前曰自吾
李張官案今若干人名數具在倘仍弗紀録其年多而莫知
也願石而刻之予曰試然吏以文書來頃而籍至則其人某人
皆在不貴於是志諸壁而南夫林君適遊十九年正月記

小任德翁堂

唐君山

醉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戴長裾服方領抱書東帶俊遊
於汴宮舊數百人英俊發傑往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詹某者
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无可称者一日特一軸書

徧三寸舌衣麻發擾擾登門意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
嗟異之再見而礼貌之三見而隣伽之勸戒動篤教論數寄處
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誥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
欲稍有過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於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
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劒挾匕首有悪声至者以血践其襟
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刺客之報也吾將洋文鋒砺詞鍔
厥我超騰奮躍高飛遠挙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称之曰斯人也
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是国士之報也某因
書以爲序

送吴教授序

張于湖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泰伯以文爲一代宗主
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業儒録二者出於他州足以長雄故能
文者在其鄉望不甚顯獨素行可改而後貴也吴氏子益孝

淮北登于朝中乙科知李者喜欲以短多士不果則為之延誉一時名士籍甚分教撫州李舍謂益不以文勝盖見貴於鄉里老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李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摘未足道益也盖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与必試於烈火而後知玉乃物俱流而金石乃止余欲金石益也

答方教授書

曾鞏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尽性之說盖非末学所敢擬議然既荷問論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疎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細繹之所謂理雖无分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若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捨典庸礼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攸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捨者此其要攸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李大而宏閒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流忽忘近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万而二本兼愛之李未能入也

物事之所論者尚可以是觀之乎未能識心真能存心所以誨警者啟為切至然所謂人心本靈且明与性不殊則猶未能達盖既曰与性不殊是心与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刘鄭愆所謂入流之外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有來于我者又有知之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厚物来所當薄其籍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亭固之欲之私矣若曰无愛无惡无厚无薄則所未論也夫子謂吾无隱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衆也至誠如神見乎蓍龜動乎四躰則似非假蓍龜以自晦也荊公之書未之聞也一固万也不待一壁万璋而後知其二而万也不待万境一塵而後知其万而一小千載一念千載鶴氅之書與不免近於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不滅與固然之理

何晏打頭針風次惟兩北先生不越旁人蓋
永過舒堯夫戴侯
先生清明雪月苦弟子讀書喧雨無推門入室書縱橫蜡紙灯
籠照雪明
戴陳州教予詩
勸農況盡開如室送老蕭翁似寒門前万事未掛眼頭雖長
低氣不屈
和北州陳教授
人物今誰似山郎今君報近轡案未將事業先諸老且把文
章變一方今日香壇風秋響向來鐵硯志如桑
晏帝
錢塘文采冠平一旦雄也上采芹趋水碧帳中揮
開明俊李日升東千里文風一洞
潘映紅
多士攻達聚育良一時席上盡珍珠秋深珠井花應盛異先探香
芹平水宜味道閩應甘蔗美知
力我幌當年突北人
送貢舉文定赴教
劉克莊
傅七文中先生壽已定交雅宜對紅蕖胡乃滯棗未滿有先生
飯全无弟子湖湘隔江聞有荷鋤娶寿郊
送方子約赴德教
刘克莊
博士北如吏籍狀道自居詩牛斗過蜀柏太守揖非疎集濯抗
卷青灯細助書吾法政中文藻打矣忍蔬除
游子遊
寄洪駒父
豫章自古出豪雄万丈光芒打斗牛江水悠悠春不盡風成一邦

唐長興二年詔有兩使判官防團推官各一人餘州亦置推官
一人 元 邓賓推官
晉刁 晉州佳子王子深入黄洋作從事
雙言先忌
韓退之知武舉張建封為推官操行堅正疑言无所忌
令狐峘直
狄仁傑孫簡謀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信行剛直使府知名
方重自持
李常為宣州推官以方重自持發運使撓法常不為屈
其友刘錡佐巳不見此風久矣通署
有宰相才
吕文穆公既致政居真宗祀汾陰幸其宅問巳卿諸子孰可
用對巳有姪夷簡任潤川推官宰相才也遂至大用臨民問見
真宰相器
忠獻王珪從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晷月汗流淡打府尹王博
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胡氏
傳家録
有廊廟才
明鍋字化基舉孫鍋制科廣劇才遂除閬打府推官東都事略
有治體風
四川總領符行中首先繳開沿邊交公力拒之張浚謂有農桑風中興條年紹
興事精密
蘇頌字子容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公一見許政委之門下公

政事精審一經剛覽則決不復省矣

決斷精敏

蘇忠公攝開封府推官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言行錄

府事悉舍

范如圭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郡將斬人公白其郡帥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耶遂以疏論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咨焉

聽事辯

陳希點字子肅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掘窖五公爭爲守要以濟事事辨五公或焉怒折之公退立雁息侯其少霽執論如初至子再三竟不能奪自亦公所書擬判而許之 摭攻媿集

雪冤數人

錢宣獻公若水爲同州推官雪冤死者數人遠近翕然稱之 宋名臣言行錄

活冤四人

薛簡肅公奎授陝州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案覽者四人矣

辛笏擊蛇

孔道輔爲鄆州推官道士治兵武像有蛇突其前殺出近人傳以爲神州將欲驗視以聞故率其黨拜之而蛇果出公卽率笏擊蛇殺之白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知名 宋名臣言行錄

依議還牢

李文簡公昭玘號巽齋注薛瑄當直內閣郡守用私情貶公法者周平閱集

偽印類論

迴清獻公抃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奏還花敕前印用在敕後印不用敕後不落法皆不逐以旋試之幸免死一府皆服 宋名臣言行錄

論清伏罪

韓魏南公絳爲開封府推官男子冷清日暮踰垣入人家殺人於是 栁宗元曰郡人聚觀頗以爲疑吏收捕盤詰果實猶止踰垣之邸公上疏引成方遇事論奏其切清遂伏罪獲還戶部 宋名臣言行錄

判官除右正言

雜著

送曾推官赴南海序

爲人之佐其難矣哉古今所謂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及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言已之可爲耳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未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爲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爲人之佐生誰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言者賢已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定彼之材識與正非已之職故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及有之矣奈其職也矣无悔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淺於欺則阿於隨若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必成其美已則曰我爲人佐何以食其官即彊出己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焉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已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爲人佐豈不吾辱力與爲敵徒速悔耳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眹所貞而已矣魯君以辭享中名自

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称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
地方闊其長則是天下諫臣實接儀鳳當與今比用是以往
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寧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
莅夷之民被其惠也

古詩

送石士志推官赴調　洪容盤

石友抱奇璞揭來振吾邦昂然凌霄鵬獨力扛大幕有此
士諸人亮雄雙決事風赴谷啾詩雨翻紅雪青山裏研得黑髮今
留未世无九方皐誰識驊騮逸一朝解綬去船載惟逢之閩府
少顏色我心若為降倦游方閉門翛撥但一忽惜別不得餞況
能纏苦腔明廷急才俊召驛南逾龍森之郎林校剪拔列林騫
嘗其飯牛厩末作長鳴鳳早脫對此閑華鐘發餘撞

贈王誠中推官　曹子西

今依勃鼠吏發璽誠未續怒星三千噴礎驎奏龍衮上問今何在
暮臧補闕死緩未置書瑣亦進公校黃本九万里扶搖羣若馳峻坂
送王林節推之官兼訪別可拾走馬犯風雹吟擷梅
桂嶺梅花欲爭發駐水幕賓來訪別可拾走馬犯風雹吟擷梅
花更吟雪云云君如雲表秋鵬政好搏扶搖羽翰

律詩

送高推官　陳右山

先生鍾稚德大府冠羣能過手無難事逢人有異称鵬門餘一
翮風起擊千仞看搏秦衆拙頭勝不勝

送俞節推　蘇子瞻

吳興君子清如朱絲琴一唱三歎忘采今有遺音

司獄

王韶受知

王韶謚襄敏為建昌司理聞蔡挺提刑江西受知於挺

韓絳喜薦

及確字持正為浙州司理丞相韓絳宣撫陝西喜確所造樂語

薦其材于朱錄

獄爭未預

范文正公仲淹為龔德軍司理日抱其獄与大守爭是非守盛

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往復辯論之說于屏上比去至字无

所容乃正一焉遂為提刑薦之

因得不死

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李達欲深

治之先生与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而去之曰如此

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

之淵源錄

獄持益重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章聖初為許州司理軍中女東盧

單行盜殺諸田間誣其衣而去驅逐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驅

指為殺女子者理保衡疑甚州將趣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月

河南逃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我誤殺

平人

獄察其冤

陳載為濮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其冤而

別挾姻黨之貴私請於公公正色曰殺无罪以希貴安乎遂縱

之人益知其賢李公方撰陳特制行狀

不頓弼載

班燕三年曰司理司法不得預幕職之事

不兼他職

見公華

誤入人者批罰

祥符五年陝西轉運使薛奎言諸州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

重難当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人徒已上

罪者令批罰依例守選冀有所懲

不勝任者兩易

雍熙二年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苟淹其用則无曠官近以

新及第人為司理參軍恐其初到官尚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吏

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劉漫塘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閶理掾刑獄之官令雖卑不下逮

政相承以省事為能掾舍又不治更丙戌夏秋霖雨之變殆甚

前後曰吾戚矣之未知逞恤乎私乃相因宇而以式法尤因其

壞若公貴關若必補而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罹于罪若屢

不爽其冤飲不愆其度因知君之愛我而非一於斷弃我也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上具獄于

臺若府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既細大之獄不寃而七下

之情咸若乃敢關安而以掾拳哉治告府公司農卿林公介甫

以憲節撫浙東關之曰子刑官也而吾刑是司子其為吾廣

之矣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報下給繒錢若干即因地度宜市材

鳩工頓廳治以前舊貫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于丁亥仍

狀前一日而洛成于良月之末合為屋一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丸斧斤之工食之費過所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歸然者曰清安堂堂之後為齋曰盡敬而其東之室歸然者曰務平軒皆服昔人刑狱清平欽恤之意泛其名誠其實君之用心可知君以其成之雖而慮來者亡其責之易也屬余以記余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故受簡不辭而復于君曰吾聞諸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拘繫之桎梏之壓焉使不得避咸く然報く然君之不安孰有甚於囚圄之人乎裁君与家人之未獲所安也猶汲く然求有以安之君与家人既得所安矣独不能因吾身之安而念彼之不安乎若然則夫子所謂恕孟子所謂善推所為不外是矣充是心也固可治天下可平也独理緣乎哉独刑罰清平乎哉君曰然當書子言繇之

石与來者共閩之君宇其令官某郎

送張撝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送張撝之温州司理序

提封千里民堵万區加其上若独太守耳守之責无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未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奔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重而不得專其官若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偏怨奇冷則奉手左右有挾中矜乎簡歷日召而前順指教救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迁就而為之使寃者不得吐其慝巧者得申其慝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

録事

歷代公牘

有郡主簿官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其後刺史有軍而開府若正罚之初以録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皆更為督郵皆太守自辟掌撿録選除煬帝罢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武德復為録事開元改司録參軍掌府事幻稽首罚署抄目札弹部内僚違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又制凡縣令判司与録事異礼尊卑亦化也中下州録事二等若注剧縣沿革開州有録事參軍

然不公置也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乾元年于慶申請
諸州始各置錄事參軍二年河西河東陝西諸川推令
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繁雜去処錄事參軍並差戎
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參軍改為掾建炎初復
舊名錄事掌州院庶務糾諸曹檜遠

有諸錄事司達奏花亦非錄事正八品錄事判官正九品

按以友礼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命為功曹接以交友之礼甚敬志

置莊寶帝

裴潾為陝府錄參勃除觀察召潾曰素聞公名朝中規友談
公美事實在寬帝

舜來設榻

檢釋時陳蕃為太守以礼請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徐稺來
時特設榻去則懸之

宗資字叔陽

後漢宗資為南陽太守委任功曹決斷衆事資坐嘯郡中
陳南陽宗資事畫唱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晊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叢
成瑨但坐嘯同上

刘君坐嘯

莊辟陇州錄事參軍時刘仁軌以宰相之貴持節北州坐罷中
主詔責下君提綱末幾羣盜載孚刘君坐嘯以為能陳子昂傳
王府君叢誌

仁祖見称

羅含字君章大守謝仁祖一見称為湘中之琳琅自江下從事

兆府司錄制任參都錄雅有能名錄參勘覆州綱胡又奏制
督郵綱掾之峻 郡督郵秉一州之綱 任紀綱於州曹同上
太和七年中書門下奏錄事參軍科察虧縣課責下寮紀綱一
郡職其提舉焉宜依通典錄事參軍之職掌總錄眾曹官其文案
目上佐以意違失者彈正以法掌凡諸司祭之事平定司貨仪
督郵郡之極位出宰官权

斜郡南海湄辜農物為史專文法陳后山

廊廟才

孫劭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曰廊廟才也後為吳丞相吳錄

御史才

喬琳歷巢綿遂懷四州刺史皆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
一州能劾刺史平紹業謝除所失示之數為口能知吾失御史材

轉正簿
　　臨漳陳庭
崇鍾皓潁川人為郡功曹命辟同使府臨去辭太守庾陳寔為
功曹
　　璨李謝譚
呂璨為會稽守李謝譚為功曹
　　請李公過
韓紳卿為楊州錄事參軍事故相崔圓父押爰州民丁某至頴
省其家後大樹會日司錄君趙父前曰請李公過公当小目押
至其家言癸政圓藝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罰韓文韓紳
卿墓誌
　　諮書錄考
李詳為益府録事參軍振李綱曰政称第一舊史
　　勢僭序物
崔信明楊州錄事參軍鄱陽鄭居數輕佻忤物
　　浮險忿戾
杜振非業州刺史偽德宗感其華姑息戎鎮兼性浮險忿戾威
錄事參軍章賞簡練判官隆發皆以守職論事忤兼二察誣二
人窮勁鎮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李賞陸楚
出宣制杖殺之二人皆名家有士林文言一朝以无罪受戮天
下寃之
　　与一府政
公為京兆司錄參軍与一府政歸劍謙重溪所君墓
　　迎上賢官
政和中尚書省言錄參元近上賢官繞會要
　　傳公英才
傳忠肅公察李擢少冨英才時為青州司錄公掾職事往來淄
青相与琢磨士論称美言行録

參軍詩人
張垂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出色不如歸與濃露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薦之東坡集

問以邊策
胡則字正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察湘遣則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孫臣帝顧左右曰州縣豈之人遂令記姓名中書右宗實錄

乃陳世務
杜祁公知永興軍辟隸甫之幕司錄事一以委之公欵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之乃從容陳當世之務祁曰吾得友矣言行錄

求獄脫冤
黃榮字文叔為興元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事
陳堯佐字希元謚文惠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終任不訊一囚獲攻媿集

理獄有能
陳堯佐字希元謚文惠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事
李建宇辟王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並同上

召為校勘
李建宇辟王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並同上

李為御史
參軍王沼与拂忤有微隙及沼入相李沼拜為監察御史始講公議南部新書

訴屬藥投
藥顗益正簡調婺州錄事參軍建俗很而喜訟或積年官不得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公原情訴律必得平亭部民聞之

雜著

汴州糾曹張璧記
郡府之有錄事參軍猶支昌之有左右轄南臺之有大夫中丞也糾正邪慝提率綱目自俾六聰承式屬邑知方致上於坐嘯垂綱維之末振俾側者不敢前其奸決令修明興憲不紊此其任也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

從容其閒進退不拘其唯為君子元和中憲宗皇帝勵精理道注意法律特設科以招士欲聞明理後詔有司緻其研否先君僕射公時為司績外郎實專斯役考校數十人中得君充詔故君之行實敢不詳知夫公望有記其來自遠燁名氏於屋壁示成敗於將來俾善惡克懲誰紘斯在此蓋春秋之旨也豈可闕哉嘉君以余從事斯文因官相見託論撰无媿直書火和三年記

宛州新曹廳壁記　陳章甫

漢官儀郡主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岳牧无政蒼生有瘼則天子責我守吏侵人奸声載路則使臣責我吏不述職曹有留事則二千石責我役奪人時官有虐典則黎元怨我由此觀之錄事參軍得責之府也所以天官署吏独難其人綱邪外禦礼防宜委由斯賞按名至重官謙亞都上雅是火勇貢舊

徐州分野隴西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盼千壁歎曰官猶四序功成者去屋壁无紀吾將安仰始編舊政令余叙之天宝九載七月十日記

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符載

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綱弛則目疎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縣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隸於功曹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其職猶郡有東西曹掾主簿周朝省掾主簿復為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僚諫有抄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其人強其務峯其事故其事簡由是衆吏畏而悉務集僅至于訟弭而刑罰寡矣唐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閽遂俾黎華有西南之符梁鄭周秦之甲皆閣手无所敵凡五改火鑾輿外駐甲辰年今大守駕車乘州釐毀聽牆盛則騰口以飛訓伺懦則腹非而生謗以啟門之師擒巢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丈少鳥和玉荊鍾之利也恪勤幽

遂以功牧于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其位始開幕延賓擢吏拓制度是取督郵之稽署為防禦使院然後合功奠声二條之聽移居視印綬隨至於此矣攝迫則耳目泥君勢羌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淺而露視於後則漱而陋得无泥与昏乎而又聚緜雜并蔭翳附序列衙者乱其次授事者丧其局又有躭足棄礼慢敬君乃命杼人擇壤材敬前鑑鈐南柴砥中唐裴賢尚設外屏以周其入也構環廊以莊其位也激旧增新擁蔽咸葺列月之物周不完美觀其显敬則夏奪其暑居其奥窖則冬邪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听視養精神尊中和之性增冲潛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事敏負才者應用周如水於器方圓无所滯如絲於色黄无不入如是則化此為完易罕為高蓄出於餘力乎況君行已之道及物之利其以燮黎於文且謂記年表事春秋之義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我而載祀吳紀毋乃取議於將來乎其為我書之无虚美无加飾唯實是編足以貽後遂謹而日之請題於東墉以紀聽之始

司刑歲送王牧仲為黄州録參　劉漫塘

直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汴塗畫役君以燮黎於文且謂記年表事春秋之義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我而載祀吳紀毋乃取議於將來乎其為我書之无虚美无加飾唯實是編足以貽後遂謹而日之請題於東墉以紀聽之始

司刑歲送王牧仲為黄州録參　劉漫塘

推聖好生以刑教德惟臣欽若哀矜撰恻曰彼囂師于獄之罪繄我淑問貌温氣柔以察其情以尽其辞故曰祥刑非訖于咸二典既覩五疵參互反惑於賂來率作選内偏愛惡推明能察推廉棄求四疵遠矣抑又何尤惟時上官獄以意成所貴有司實持其平云何不思惟意之承怒苟来迫根連株連棰楚鍛錬以成其罪意之所右愛雖貴盛罰不坐雖曰吾之明非閒於理曰吾之廉非役於利不獲乎上志乃可諮意鄉一分戝為厲階箠速有度富貴在天釋之竟是周来疾顛

名臣奏然兒神森列野人作歲敝告司泉

古詩

送李道父辟大明司録　巢集之

李侯江南英身老自職器讀書尽百紙落筆必千字児兼能豹蔚特負縱横志擇其望高蹈異世猶一致人名因北門自昔雄元帥名聯東掖高引必同類操持紀綱地実藉備良吏要成百煉剛小大須歴試

送程氏録　社子美

程侯晩相遇与語才業真然开自開頗斉賢明入意鍾老相貴義動修蛇蝮

送葉調閩州録参　同前

葉生論春秋引徴有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行往樹佳政成民深相憶

送葉調閩州録事　同前

閩説江山好吟君吏已兼能行舟逸泛忙別酒頻添趙虧非承乏採持必夫嫌它時必被採不得慢陶潜

佳詩　喜晋刻二從事見過　胡致隆

清々細雨濕梁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方春猶録事清遊子建尚参軍

送知録

八泳遺風簪笏異二溪裏色助清威曙星没尽持綱去暝角吟殘鎖印帰

送潤州録曹宋参軍　陳冶山

能吏于今少春風及此行英雄酣戦伐行獄寄襄平

送楊録事充使

夫子方寸裏清波澄玉関西望第一郡内政无双　岑参

縣宰部

縣尹

歷代沿革　周制四百里爲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語之大夫魯周語之宰楚語之令尹戰國以來郡大而縣小有縣令長掌治其縣力少以上爲令減万户爲長侯國爲相秩亦如之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列侯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秩皆如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凡縣有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湖沐曰國縣萬户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皆秦制也凡掌治民聽書勸義禁姦訓恶理訟平賦恤民時務秋冬集課計上於所屬郡國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次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宋制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後縣令若丞臣民奏建炎以來始注武臣爲者甚衆故也北齊制上中下九等周制縣有六等之差赤縣畿上中下都所治爲赤縣劣邑爲畿縣則以户口多少地美惡爲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四民之業崇五主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枉刷理親獄訟凡民田收受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簿帳僤聚倉庫盜賊隄防道路有棄官北齊通知縣丞簿之貳縣事有丞爲縣尉收率課調五代任官凡雜碎无能者始注爲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進者詘求剋削擾近

方狀　建隆元年雕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四十户爲中三十户以上爲緊二十户以上爲上千户以上爲中不滿千户爲中下五百户以下爲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户口賦役錢穀斷決争訟禁察盜賊檢覆灾沴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開于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始以朝臣爲知縣其閒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朝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犯枉法贓及情理大重者毋得輒罷其有治狀顯著爲衆所稱者具名以聞或遷官或賜章服或加勳爵或減磨勘年限或直與改官或令本州别奏堪何職事或召試詞學或令舉官自代或保任升擢或特旨獎諭或賜金帛或賜對衣帶或賜茶藥或賜宴或賜詩或賜飛白書或賜御筆手詔或賜親書詔或賜御書或賜御書詔或賜御書手詔或賜御書詔書或賜御書手詔書或賜御書詔書手詔或賜御書詔書手詔書或賜御書詔書手詔書或賜御書詔書手詔書

已可使忍之宰同上縣令孫使承流宣化也 仲尉策一同布政百里宣風六條撰制洛陽必有餘刃 日講官戴制江聖前攝縣淮陰死傷錦製蕭文江傳史中萬士表 沃宝吏部引見縣令委之銓衡謹擇銅墨南天詔令紐金章綠墨綬北山移文今之邑令古之男也於吏有君臣之道於人有父母之道 白集行章同憲制佩縣銅墨 胡文恭 施宇人之縣諸姚倫制 許縣同之綬王拓制宜從健令之迁 胡暖制 蕭穀之任 劉樂制 結縣同之綬王拓制宜從健令之迁 胡暖制 蕭穀之下豪猾僄輕輓之則獄市不容綏之則麋豪相聚故前代京令得為御史分進道路以其捕逐之意也 元微之行唐慶制於穆君侯英才宣朗声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反掌野有寇盜惟侯弭之我有冤抑惟侯平之古人謂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晉孫綽孔汪碑文 明府求令孫侯 君侯器純固基宇高遂荊玉不足喻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勁潔寒冰因進春露行

範乃祖德冠縉紳降迹棄北深作三春 晉孫綽孔汪碑文 棄明君侯臨下有補克隆有光東我足尺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 晉江惇裴氏家傳

後魏李彪遷洛開元中為鹽鐵使時淄青等令歷河泉時淄川逋衛
盜賊充斥彪遠所在擒捕常時號為健令

恭敬寬正

子路治蒲曰邑壯又難治也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
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則政不難矣

信覺明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入其邑曰忠信
以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子路治蒲三歲其善

鳴琴而治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蔵星出戴
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曰我
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呂氏春秋

製錦以李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今
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
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後學者製焉則殘毀多矣如田
獵御射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安懼何暇思
獲左傳

大灌生稻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名至文侯召拔舉于令群臣皆以
為群臣曰今吾臣皆如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
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旁豹不知用是不智也
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兼盡何足法也於是以起為鄴
令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曰鄴有聖令為開水門
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生稻粱

不許以客

神術双鳧

下喬顕宗時為葉令有神術毎月朔望朝帝悼其來数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双鳧從南飛來於是設雀羅張之但得双鳧乃詔尚方視則所賜尚書履也

德化三異

曹褒為中牟令尊以德化為理郡国蝗掩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褒隨行阡陌俱有桑中有雉過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鵠號悲乞褒恭訣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過亦令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獣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還以白安安因上書言帝異之

植河陽花

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種彭澤柳

陶潜為彭澤令門種五柳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帯見之潜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鄉里小人乃解印綬賦歸去來辞

為武城宰

馮元嘗歴淺儀始平二縣単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旅来為不与奴婢令作舂焉

宰如其鮮

見前都尉要語

號曰慈君

張湛為和宗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歌曰仁父

崔瑗為汲令開溝渠稍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作我慈仁父臨民如慈母渠決水滔滔不忍欺西門豹為

称布大才

宋均為山陰令政声大著孔琦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當時称為良令

為有吏能

孔琇之為吳令有吏能縣中震肅

頌德立祠

崔瑗字子玉為汲令辺俗北率官吏男女號泣若喪親為立祠頌德而祠之又抚仁撫字慇懃為彭澤令人為立生祠又李崇除梧人令有仁政縣為立祠

異政立碑

唐臨字遵之除涇昌令多異政生為立碑

為中都宰

孔子為中都宰男女別途不拾遺強弱異食

為武城宰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不齊之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単父民悦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小節也小民附矣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中節也中人附矣未足也曰此地之民野我之而悪慶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曰其小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

三子之才

河南程子曰子産治鄭民不能拠子賤治単父民不忍欺西門豹為

難令民不敢欺三子之才必能治劇
尹賞治劇
尹賞峻法嚴刑不為張邑令能治劇遷槐陽令
設購捕為
設購捕為槐陽令聞之召購為中大夫
政曰无雙
政曰无雙
吳王濞宇世容為武城令有鄉翔至止於縣庭十餘日
邑獨不寇
邑獨不寇
韓稜為下邳令一邑內獨不寇上開徵拜尚書
謂元魯山
謂元魯山
元德秀宇紫芝為魯山令誠信化人士夫高其行謂之元魯山
曰明府乎
曰明府乎
張巡調真源令士多豪猾大史
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永除豪猾之
辭遣新棄
辭遣新棄
陶貢郡迁仙游縣有邑客遺棄餅之
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斛郡曰古人畏四知今君
兄知弟知子與來者知者倍於古人也客大慙而退
嘉勝綈衣
嘉勝綈衣
李須宇德新為武仙令浚渫田畝宗嘉之賜綈衣銀
召賜百練
召賜百練
淮隱甫迁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琵琶中帝
每召隱甫從容指曰就鄉可此人對曰陛下輕臣帝重樂工請
解官帝遂謝焉胡雛用殺之有詔貶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練
雅賜上考
雅賜上考
李朝隱迁長安令宦官閻朝貴有所干請畏其之厚宗嘉歎後

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期集使者諭其能使稱聞之進大中大夫
一階賜中上考綵百匹以旌雄剛烈
後為三公
後趙申錄為關島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
拜為司隸
晉宇文君為茂陵令會詔舉六而漆令鄭雅毀見責問
者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載自脫何暇為左右言令詣獄
育曰蕭育社陵男子詣闕自訟何也遂去官明日拜為司隸校尉
朱輪華轂
前漢龔遂信君曰今沈陽令秉朱輪華轂本傳
銅印黑綬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皆銀印青綬秩比六
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前漢百官表

治民猶牧
卜式為緱氏牛上林中上書願以式所養羊百五十頭入助縣
毋令敗群上奇其誠試其治民亦猶是矣遷之去轉去
視人如子
前召信臣遷上蔡長其治視人如子所居見稱述又皇甫規
令視人如子又鍾離意為堂邑令視百姓如視赤子
兩縣皆理
漢韓延壽字長君為左馮翊頴陽縣大其令薛恭采理栗邑縣
小其令喜當才有餘宣乃奏賞為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皆
理
支縣相百
縣當剌史治所其職為當支縣相百事前漢百官表
賛郡縣要
葉相百里雲中為張掖令董毅聞之進大中大夫
綢不聽乃立碑著其惠
政務清閑
夏侯湛為野王令以郵隱愛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
暇君邑畢至朝多欵其弛除中書侍郎
民稱番君
前吳芮秦時為番陽令甚得民湖間民心稱曰番君
人秤賈父
後賈欵保人殺其子人秤賈父數年養子餘人男名賈其子女
名賈女又鄭泰字文公保人殺子民皆案問泰男女皆以鄭為字
三國志

潁川四長
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為政使人不欺謂前汲為當今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收潁川人士稱其
朝歌慵苛
廣韻朝歌長太牛馬後勉之以君慵苛遂棄官歸耶詞同類寬假總部卻令有所拘閡而已
道不拾遺
前何並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又王渙為河陽令道不拾遺
閉門民歌之曰王雅子仕未有平儀役百姓安樂堂邑令視百姓如赤子
在事七年道不拾遺又鄭弘為蝝令張允濟為武陽令皆治不
拾遺
風不鳴條
太公望為淮增令其年風不鳴條
獸皆南渡
劉平為令條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獸每為人害平視事二日

蝗不入境

楊琳爲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誠接下爲民所愛比隣連城蝗
灾不入茂陵境又後漢載封諫爲郿令蝗亦頻除一境奇之又晉謝奕吾
郡隨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不入界時值旱仲爲西華令蝗出不入界時
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独翳衆飛逝不集又後御毅爲騶令
爲詩張令時蝗發泰山公詣張界飛逝不集又後御毅爲騶令
勤行撫化郡人得還定縣於道求主還之春大旱騶独致雨求
此乃長者之言也

甘雨

祝良爲洛陽令時旱暴身階前甘雨滂注又戴封爲西華令大
暴祈雨將欲焚屬俄而雨至

郎官出宰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勝錢十万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
宿出宰百里後明帝紀

太傅封侯

卓茂爲密令視人如子人不忍欺教化行道不拾遺徵拜太傅封褒德侯

開倉活飢

後蘇章安帝時爲武原令歲飢輒開倉活三百户

叩頭反風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昆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詔
問昆曰在江陵反風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曰
此乃長者之言也

暴身祈雨

祝良爲洛陽令時旱暴身階前甘雨滂注又戴封爲西華令大
暴祈雨將欲焚屬俄而雨至

郎官出宰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勝錢十万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
宿出宰百里後明帝紀

太傅封侯

卓茂爲密令視人如子人不忍欺教化行道不拾遺徵拜太傅封褒德侯

受閑懷息

卓茂人有言其長受其米肉遺若茂問吏求否人曰往通之
茂曰鄰里何相饋遺況吏乎吏不當取眾取之耳姑歸念之人
納其訓更懷其惠

惜牛懲悔

魯恭爲中牟令真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之恭勑縣牛耕三
不從就曰是教也不行欲解印去湖江留之至長跪悔乃詣獄

上書願試

馬野王以父仕爲中黽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單步之官

崔琳除僞令清貧單步之官

獄无繫囚

刘平字子公為全椒長政有恩惠人或增賦或減年從役利行部獄无繫囚也又孫謙為錢塘令御頻以簡獄无繫囚

米不侵柱

王渙為洛陽令病卒喪而歸過所舆廐人設祭於路曰當時持米來洛陽為卒司所抄自王君還不見復來不見復柱

為一州首

蜀吕義為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称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非百里才

龐統字士元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還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之処治中別駕之任方始親其職足又驊騠字公琰除犍為太守到官數年風化大行

邵長衆事不治常沈醉先主愙諸葛亮曰公琰性根之器非百里之才先生乃重之

庭水投書

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中一无所發曾国无賢集

鐵船渡海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為仙游縣令及受代有一吏酬酒郁怒曰吾當尋典此邑以徵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尤造鐵船漫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舆舊邑時醉吏為庫吏盜官錢數万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鑄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鎚因決杖徒之未幾移治福清召為御史中丞九国志

壽春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持先本无此犢是淮南所生也遂留淮南

寒燕生魚

范冉字史雲威帝時為寒燕長歌之曰饒中生魚范冉寒燕生魚范寒燕

胡紹乾飯

胡紹為河内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官舍受俸米於閭内作乾飯食之

虞詡利器

虞詡字升卿為朝歌長曰不遇解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教吏自勵

魏高柔為官城長縣中姦吏引去柔教曰昔丙吉吏有羣鬬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励也

刑人以義

鍾離意字子阿拜堰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今子自敗奈死

好發奸伏

黄昌為宛陵令最發好發奸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人至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殺之百姓戰懼咸称其明

寬接奸軌

刘陶字子奇除順陽長寬接奸軌所發若神吏民歌之曰悁然不条思我刘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正身勵節

梁何達白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正身励節高祖聞其能擢為廣城太守自縣令拜為纖大郡近代未有之

綏德撫仁

袁紹問陳元方曰鄉家君在太丘遠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單車就路長力行清樂甘
樊重拒輪
劉寬除平陵令訓人以礼滿去百姓攀車拒輪允塞道路
清談政理
王衍字夷甫爲宛陵令終日清談縣政亦理
神父配社
宋登爲汝陰令号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鳳集其境
伏臘放囚
賈延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還家並感恩德如期而至
新歲開獄
曹操除臨潁令有重囚閉大械歲暮憐行獄問有何親戚答曰有父母乃慨然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願暫見家當如期還獄否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且无恨操於是開獄出之至期相率而還
載荼緒晉書
代民挽繩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冬乘春馮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繩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而寘客疾驅去
代輸租賦
何易于督賦役不忍逼下或以俸代輸租
納印弃官
陶潛事見前植柳注
脫幘投地
鄭弘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覬以令長裁之弘投幘地

慎不能俗脫幘投地拂衣而去
畫形配食
晉陸雲字士龍爲浚儀令有異政及去官民思之畫形配食
神父配社
宋登爲汝陰令号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鳳集其境
荀勗字公弼除太原輸次令爲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晉武帝下詔褒美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荀氏家傳
寫隆疑木
楊仲昌爲孝義令寫隆疑木
烏鵲擁車
李元紘開元初爲睢陽令大有政声迁閿州司馬發雜百里士民号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開元遺事
窮餞奔林
殷揚州謂李充曰君能留志百里不荅曰窮餞奔林豈能擇木
逐就鄰陽令
猛獸渡江
庾黔婁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時縣多猛獸皆渡江去
發擿如神
晉李榮成都令發奸擿伏所在如神又斷盧之爲建康令發
擿奸伏号曰神明
政績有声
丘仲孚爲山陰令甚有声称百姓謠曰二傅宅刘不如一丘盖傅琰父子沈慤刘元明相継宰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尤過之
毋撓其清

薛欽緒子流乾元中歷陸渾縣令高陽縣四令表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縣敕屬下曰蔣令賢令也供億當有素坐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

咸歸其清

高玩子伯珍除曲陽令朝野咸嵇其清

豪右挫氣

司馬焦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師号曰臥虎鍾岘良吏傳

貴戚斂手

祝良為洛陽令貴戚斂手梓鼓稱嗚楚国先賢傳

豪右側目

李昌為馬邑宰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豪右側目

豪右斂手

徐弘字亚通為汝陰令縣大姓兼并弘到官誅鉏奸猾豪右斂手商賈露宿道不拾遺童謠之曰徐亚通政平刑罰緻兌空他縣無食棄閉戶視之无物乃鬼神也

梓鼓不鳴

重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梓鼓不鳴号為郎虎

立碑頌德

唐矦彬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刻石紀惠

刘晏為温令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坐書被劾

元宗時採訪使回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孝詳等政常循良常皆隆重書奏被劾明年縣令數十辞赴戟帝自制令長新誡以諭之仍於朝堂賜宴以遣之其受民擾吏如此也晏公類要

坐書褒勵

楊元琰補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刑表以政坐書最勵

正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兆號難理正雅抑強扶弱政甚著
声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絲衣銀章就縣賜
之哦林

召對賜衣

唐正元間上召京兆府諸縣令對于延英殿訪以人之疾苦且
勉諭之各賜衣一襲

詔居第一

開元初韋湊調鄄城令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惟湊居第一不能對者免官

召還大縣

梁武帝毎選良吏務簡廉平皆召對于前親勉政道著令小縣
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為吏者往往承風斯

亦近代勸之方也

求豐威惠

柳湻牛求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鋪大和以惠縣寖畏
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宽平之益卒
制賊漸於訖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愛於閭市既無而備廉
恥具焉既富而教厚序列焉里閭大變克有能称遂來為其州
豐城令到職如求豐而加仁厚焉物千厚為相国柳湻行狀

教以耕桑

章維從河内令教民耕桑縣為刻頌

不加笞楚

裴方為齐丘令百姓有令將加笞楚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
小大莫犯也

單馬詣賊

李大亮授北門令胡賊大至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請城答必
為分別禍福賊感悟遂降大亮殺所乘馬以與之食宿而反

築城息盜

羅立言改武昌令以治劇迁河陰令始郭城郎地沙窗者皆
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墻其墻不合尺寸有不

如約為我更完民悼甚感數旬毋民无困者不知有役設鐲絶
沐流姦盜弭息

誅臧大姓

王方慶調安定令誅臧大姓奸人帖息

摧勦姦豪

陸操除洛陽令時里豪在洛摧勦姦豪人不敢犯

息錢不過

薛訥注藍田令倪氏訟息錢於南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絶衆人之命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豪貴隱給

裴耀卿近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吾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貴豫給以貧絶僥倖之弊又人思之

年高極縣

韋嗣立建言比年不加簡擇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牽牛還婚

張允濟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牽牛依婿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因令左右縛民家牛我无與即還婦家叩頭服罪

還婿婦家

盜尸虎還

元德秀為魯山令前此隔車傷足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无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害吾罪明日盜尸虎還

奪縣嗇數

豪猾屏息

李頻再遷武功令武民多豬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縛

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通賦六年不送瞵然出入閭里頻深繩比伍君慶叩頭建貲頻即械送獄及條狀惡精於尹殺之督所負无小貧豪猾大懾弭息奉法縣大治

飢民免流

韋景駿歷肥鄉令方河北飢郎巡問里勸人通有无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功

傾貲振護

張延為清河令治績明負御戾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无吝

浚渠斷溉

李頻遷武功令有六門堰者廢慶曆五十年內戚劇豪官廣溉田頻發官錢募民浚渠按故道斷水溉旬穀以大稔

年高極縣

韋嗣立建言比年不加簡擇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茶村地縣

李吉甫建言命有司茶村地縣令考

以治最顯

秀琳宰鹽民令拜監察御史巡狱非是政聽州司不參軍役為縣加不尚德化且長刺以治最顯

但計資考

陳子昂言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故屬人皆任縣令數化之陵遲顧不甚哉

得失无憂色

莊子曰吾聞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望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栖栖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喜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毀室當償誅
安平為阿等二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二年而善聞於国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即阿其賞
齊威王賞即墨烹阿大夫
王賞罰達
蒲官為茂陵令与陳咸朱博為友薛宣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前朱博後薛宣又不轉輾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二則勝人
投三老死
西門豹為鄴令嘉之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為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為治新繒女居其中如嫁女牀席令女居上浮之河

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多持女遠逃其所從來久矣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女抱大巫嫗投之河中久之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向河立待良久曰嫗三老不來奈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者趣之皆叩頭血流父之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嫁
鑿十二渠
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至今皆得水利至漢之世西長吏以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數合渠水以灌馳道合二渠為一橋鄴父老不肯以為西門君所為賢君決
不可更也長吏終听置之
虎豹出境
東珍為六合令教人言虎豹避之皆出境
猛獸遠逝
趙過為侯氏令縣素有猛獸項到乃遠逝
為守起舞
魏陶濬除舒令郡守張敞先輩与諫父交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敞常私还入与諫飲宴當以舞屬謙三不為起因強之及舞二又不轉敞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二則勝人
勸民養子
鄭弘為功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產業其生子无以自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大集其酒猪之具課使併種又兼治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甚苦後稍給有不舉者輒不舉者有罰則以鄭為名

驗婦燒夫
陳寔為淺鄉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銀其妻而无所問十許日遣出窃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与語便縛來既出果然問之具服云与此婦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与語恐近臭故遠相候於是一縣称為神明
驗婦燒夫
吳張峯為令有婦殺夫因焚屋言燒死其弟訟之峯尸開口視其灰令人取狗二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无灰乃明夫生死婦遂服焉
按十歲偷稻
江琦之有史能為云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琦之付按驗或諫之曰十歲使能為盜長成安所不為縣中震肅
斷二婦爭絲

傳玖為山陰令有賣針嫗持絲來訴玖不辨乃縛絲於柱鞭之路視有鐵屑乃劉實糖者又二野父爭鵝玖各問何以食鵝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鵝得粟罪言豆者縣林神明无復有盜也

放囚過節

傅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囚闔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 錄其彼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岐曰其若召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遂以狀聞

聽囚還家

王長文為江源令臘月呼囚教化不厚使波等如此長吏過也明日臘節听囚還家吏爭請乃逆本意俄大赦實不懷感

合境立廟

韋順為平昌令卒吏民為立廟縣城中歲臘合境祠焉

二縣立祠

楊仁為南安長治民以父子情大見信愛及卒二縣立祠十年不絕

寬官命曳出

李朝隱長安令有寬官閙跋朝隱命拽出之虞宗聞即詰之乃下制曰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品官入縣有弁儀式遵能責之以禮之以德宜加一階用表剛烈

豪猾不敢過

張鎰為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下令曰富而恃貨刑而恃賄此者常先治之民之豪猾者以令簡而必行莫敢過縣門而犯法者鮮矣

先按人殺子

貧虎補新息長小民困窮多不養子虎為制害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姊妹殺子者虎出按發而掾吏欲出引南惡然曰賊殘害人此則常理毋子相殘逆天違道駈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人養子者千數矣曰貧父所生男名曰子生女名曰妾

不為賊叩頭

魏霄遷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達牟援攻之城將潰絳父老扶援欲下乃召單于併攻之城不動左右使叱之不去援要不宜違絳潰搖欲長吏為賊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国家殺我好君常俱死耳左右義遂多為請遂免

諫詔畋獵

晉何曾初在魏為洛陽令澤以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伏於叢薄中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傷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秦何縱畋獵以害民稼使官何以集其征賦民請賜死於此日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

諫獻荔枝

和帝時旨置為臨武長務接嶺南海獻能恩放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分騰險阻死者繼路差乃上書諫帝下詔曰遠国珍羞本以奉宗廟而有傷害黔首之本勿復獻

野水橫舟

宋朝散華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橫識者知其必用在巴東五年又宰成安賦役期會書鄉里姓名揭之民无違者遷中永東都事略

清水平橋

[illegible]直知光化縣毀為戴城令人歌之曰華光化縣戴城清如水平如衡 四朝国史

閻名試

[illegible]禹偁字元之知鉅野縣日試五題人多傳誦太宗聞其名召試相府授右史館閱五品服釋褐即授之真宗實錄

一見原遇

陳述古知河陽縣會富公移鎮河陽一見公即厚遇之燕遊必與唱富曰陳君作商才人也言行錄

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為守肉問天使沿路來還會見好官否延貴曰此過衮州見沂鄉邑宰張晞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乘繁闢野无情囚文至暑也則鄉縣无滯博市肠不敢喧爭夜宿即中閉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是政也公曰晞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為十朝歸頒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閣門祗候皆號良吏

因訴問産

蘇頌知江寧縣承南唐後板籍賦役皆无法度公至每因治訴訪問丁産多寡遂得其詳一日召鄉老吏定户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何不自言相顧而驚无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並同上

有十奇歌

嘉祐中王元規知河清縣重民歌詠有十奇

號十縣最

申公知蔡州蔡所統十縣汝陽政事修公貢為之號為十縣最

理劇如水

李形字京邑坤剏之用如水在器抗之不濁白集

邑庭如水

李文簡公燾號疑獄知雙流縣日坐听事訟至立決仕族張氏子饒家貲公曰汝忍陷死訓盜歸思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雾南立成之庞公以成之不白所生毋追立之豪右斂迹邑庭如水

蔡堰絶訟

趙瞻字大觀知永昌縣築穴堰均灌既以絶水訟民以比召杜東都事畧

築堰積田

范仲淹通泰海州皆濱海灌溉日湖水皆至城下七田斥鹵不可稼稿公作鹽西溪倉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堰於三州之境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為興化令專掌役事既成民至今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言行錄

導海為利

真宗朝泰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以為利民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呂惠卿公浦東都事畧

泄湖入江

曾公亮字明仲知會稽縣縣有鑑湖溉民田湖恃則久為田病公疏為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何上

禱神滩波

張逸知青神縣民李校數牛徙後邑人陳希先楊異相繼登科逆改其居曰桂林里縣東南有松柏灘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淺五里長編

告牛盜伏

包孝肅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著其藥南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言

削木為牘

真宗天禧五年燕肅知臨邛縣民有追逮者書其姓名使召之如期而至縣通監

片紙榜門

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到皆如期詣縣

樂其簡嚴

吳育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久愈思知襄城縣宗室居官往來過其縣者不敢以驕犬犯民田並同上

治以恩信

寇準知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无稽違者仁宗實錄

一新李校

范純仁知襄邑縣宇李校舍廢皆一新之又營李田擇鄉之賢者以教其人所政之暇時一至李親加勸誘焉言行錄

勸諭李弟

陳寔字仲弓古号古灵知仙居縣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使勸李弟悛來就李於是從之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李者異起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願遮莫得出境

差役无辟

程明道知澶州晉城縣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好偽无所容俗不知為盜先生擇子弟之秀聚而教之邑俊為室三年之間无強盜及鬬死者先時民憚差役及期互相糾詰鄉邻為保先生尽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无有辟者知川縣明道行狀

聽訟得情

陳良翰知温州瑞安縣俗号強悍更治尚嚴公独抆之以寛租賦揭示名物人競樂輸所訟率得其情或問何術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朱晦翁撰陳献肅公良翰行狀

民至无訟

彭思永字季長歷知南海分寧縣素号難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无訟明道集

民勿違教

周茂叔初任洪州分寧縣有獄不決先生一訊立辨後知洪州南昌縣民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寃獄者吾輩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先生為羞实以污善政為恥也濂溪周先生茂叔行狀

養兵即農

范純仁字堯夫諡忠宣知襄邑縣公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勿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恤農朝廷是之徨不問且所牧地隸縣事畧

農隙教武

河南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明道先生至晉城其民遂為精兵行狀

除无名租万計

杜杞字偉長知建陽縣除无名租万計闔人有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分貲多不養之杞上書立保伍以相伺察由是稍絶其弊言行錄

毀淫祠數百區

陳希亮知長沙縣洋圖有海印圖師者出入韋獻明肅皇后家特勢擾民地捕真諸法一縣大聲去為雪都巫覡歛民財祭鬼

謂之賽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紲衣老人行火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既而祠數百屬動亟爲蠶者七十餘家東都事畧

課民種桑

范純仁知襄城縣有惠愛課民種桑民號其桑爲著作林

拔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利

養老事上

張禎采先生爲婺源令以厚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苦

視民如子

明道先生內直外方不爲空文均直行止至於志信不崇虛名爲政視民如子寔言縣之政事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

爲諸縣法

蘇頌知江寧縣刻革蠹弊數條簡而勁行諸縣取以爲法

爲天下法

慶曆四年張牧知益都縣罷里正弗用而租以時石介獻息民論請益都爲天下法

一論止拔

孫覺學傳師知宿民縣將官御下苛酷士卒謀就大閱殺非以叛覽論之曰將官暴虐誠有罪也然波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耶衆皆感悟聽命遂帖服神宗嘉之遷司農寺主簿 宋史本傳

片言斷獄

周憲知浙川縣前政公事不決公到迎刃而解決遣无留先片言斷獄得其情僞人人心服老死猶吏畏息聽命邑以大治 楊龜山撰周尚書憲墓誌

贈范金卿宰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檻爲邦默自化日斉氷壺清百里雞犬靜千家機軸鳴

贈崔秋浦

晉雲崔秋浦妃然陶令風門前五株柳井上二梧桐山爲下驀爭夜落酒中懷君未及去惆悵意无窮

又

抱琴時弄月取意任无絃見客但傾酒爲官不愛錢河陽花作縣狄浦玉爲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新

○詩話

紬被放衙

文潞公爲揃次縣令嘗題縣鼓樓曰置司誰樓一任揭く多揭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黄紬被擊出頭來放早衙 坡詩注 世傳太

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

李白

兗州任城縣令所理城蓋秦之古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成風姓之後周乃東魯之邑自伯禽至于頃公三十二代遭楚湯滅周爲楚邑雖屢遷井則不失魯境七百郡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要衝爲兗州之首領南馳牙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東盤琅琊西控鉅鹿北走碣石南通淮泗實天下之樞要也故尚書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鄒魯閭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疎明潔則名王分茅輕則天人列士所以代爲家傅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況其城池葉堪邑壘豐稠香閣倚日凌冊霄而欲飛石橋橫波彎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如此有如此焉故万商往來四方綿蹟實聚作客爲多英髦之明喉故賢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

十六尸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温恭克脩儉顒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弥閑剖劇无滯鏑百發赴破於楊葉力一敲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弦適中一之歲庸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復禮耒耜就役農无游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嘒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惟憂勤級衆之心黜吏返厚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忻於重輕扶老携幼尊卑親千數百年再復賢道非神明俾達孰能若此乎白探奇東家竊听褒誦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採刀知賀公之絶跡者也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華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而詞人略焉則此官之職尤可知也国朝制有天下淇澳之

森秋之義勿人生千載記

臨清縣令廳壁記

鄧爲天下衝間兩都南接秦漢以來多封建相望戍故其人雄強門金邑曰南陽曰襄曰臨沿革不暇具南陽領户既寡襄城所歸唯臨境清人閒從仕者所樂聞元裴此鄉三十户爲前漕縣天寶以郵置之沖往復之命性置陽爲戰地人散千里无牌猶以親千數百年再復賢道非神明俾達孰能若此乎白探奇東家竊听褒誦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採刀知賀公之絶跡者也

知乃為政承奉板與冒廣壁北越華洛歸家於漢亡又以清白之祿為廿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今長吏所書議能也宜應二年七月甲辰左傳關李華記

饒陽縣令廳壁記　喬潭

千里之外設方伯帥其屬以賢傑不可久而庸也自頴陽歷戰國以還遂為美其城邑西近全趙東拒河間燕之南郊墓之北土其有呂尚之遺風甲多奇士好帶劒俊服多佳人善彈弦跳蹏其地勇也近擊柝之虞北川漆沱有泛舟之役廣輪七十里編戶二万計行或擊轂而或駕肩日中奇瀛雜鄭為滅機女狹其幅利染工多其效色業不可殺訟由是興非夫寬猛以濟之則不能用乂肖人謀居緊政固亦明已我宰製公河汾鼎撲公卿門子識經之文淳之敎設而蓄刃歸心刑施而權豪斂跡惠行而富商高令出為清風君子謂裴公於是乎高踰近務翰飛消其未萌也余味之久矣豈縣公能事而屋壁不書召彼故老詢于前政莫知其數遠者闕如推興先天置郡之後凡名七改轉刻于左偏無幾將來亦克用勸

漢源縣令廳壁記　于邵

周克殷列爵惟五實分子男之位洎秦漢以降或令或長蓋小有差其授一也皆銅印黑綬秩六百石非理道之君愛人如子則不能為官擇人矣國家坐進此道參於憂勤爰增縣級始七縣始七縣風俗近鎬千里華風不開多乎哉蓋從人欲其山川形勢土地風俗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縣服一等公卿而為之抑小國以聚大國之義也且夫南呀蜀門東控雒時西走連嶺北逾大漠四交撞之者於是乎終日故有獄市之頃供億之費上

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授賞罰之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成敗本乎身黎元安危繫乎政其係於是乎高踰近務翰飛消其未萌也余味之久矣豈縣公能事而屋壁不書召彼故老詢于前政莫知其數遠者闕如推興先天置郡之後凡名七改轉刻于左難哉冠南避寓于茲士參編戶之一由是人俗雅猶為雜冶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衝陸交馳之會承上抗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百倍他縣鞅掌其中不可勝紀大曆十一年夫官精選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由大原府祁縣令為之公外覽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合境之人安土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和平也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縣服一等公卿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公獲俱從政所由然也予知公者政錄其實書事東序以補其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白居易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為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溱鄭陳蔡之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少焚其邑田生荊棘官舍為墟烽燧東其壁而為政作事者其難平去年春叔父自徐州七曹掾邊鄙候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縣是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令先營圄倉又曰公署吏所緊令次之贍庖宇繕緝之間鬻七決多稼設粉荊楊故官人率以貧富校事之紛錯翠相關臨煩言敗令日兩題刂衙退秩承錄判將

陶氏之遺語云張李二君勤行仁義異代同德慶鍾包君包君
鮑靚通張之上交秦有包咸世為孝官隨晉南渡公
為延陵人也隋書儒林傳包愷包愉兄弟皆治漢書從舅子千
餘人樹碑紀德惟皇六葉鴻臚宣力於王室著作垂名於當代
起居桑酒高隱都野与翰林供奉晁炘其流派君辟秀才以文
自濟學要入宦術淡時而辭蘇根於脩短有開之兆言地下之法
峻於人間頻得千室搜神之事隨雜奉天重閻暗解仁抚其背
而春官亦以賓礼待之又為華亭有關田增户均賦愛人之政
語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由也可使治其賦而君實有之舊草
壁記く其官序野史之流也平原之谷水崑山鱸魚蓴菜海錯
陸産彼何人而不知今記其異庶有補於化耳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楊廷秀

閩之為郡八執難理曰汀之為邑六執難理曰長汀為難乎

汀曰其山峭屹其川怒湍其垠悍墾為難乎長汀曰汀為閩尤
長汀為汀尤天台謝君周卿俯紹令君之明遊令君之閑
易險易在令堀閩提愿悍愿在政愛整維綱爰究源委以肅于
氓者莫平躬以繩乎脊者繩乎脊者繩乎脊而知慕見不賢而自警
盍以餐錢為俸外之給君曰非令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治
暇循行邑居周視牆屋問其門序傾西隤東閒其園棄上雨旁
風問其器庾户蠹壁空初而戚既而懈曰不有外府於是畢指
所却之布為錢万者百逋市松石逋陶瓠壁逋竊茂役閒序敲
後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為新園棄之屋十有二區都庾之屋十
有四區皆以新易故又以其贏為燕息之所其擧造者曰勿壅
曰材莊曰靖節之祠亭曰森爽閣曰蓬萊其東造者曰聚星堂曰
偃室曰觀堂匾棘匾紓若倦勒葬年僕功无褒公雖无告民
聽霍然山出頌聲霢霂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書其而

不書捐已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與不曰學乎不知其職視其
巔不知其野視其疑不曰敏乎事輕而民不役役不迫而功就
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

德清縣廳壁記　吳　永叔

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社稷人民可以君国有鄉遂都鄙可以
域民有尸士真刑工可以分曹治事官謂之宰楚謂之公漢謂
之師帥其為国雖小於天下其規模所習則同也敢字人者若
恭寔敬惠奉法循理常知民之疾苦心誠求之則念用于此證
應于彼又暘雨百穀用成春雉率循夜歊知化雖弦琴鼓
而百姓自理也其或弛慢猛殘敝化苛刑視民之終歲勤動吾
又不能安利之則怨咨于下謫凡天下夫旱木饑羣生寡遂獸
下渡河螟多入境雖得鼓逢く而盜賊終莫能止也聚之有廳

壁記豈但識姓氏表年月哉蓋吾く惡く欲俾後之觀者雅指

其名議之曰某人賢某人否則皆從善而知慕見不賢而自警
是亦教化之一助也四明趙令君周卿紹令君之閑遊令君之
為其閑逋顧名氏石列于庭下殆失所以尊吏崇化之意遂別
命工琢堅珉而置于公宇上且矚余為記某季秋朔日因上丑
謁入其門其門洞開知其心之直也至其庭其庭如水知其政
之清也揖而升其堂三高而聽里知其情之下達也起而擧掌
其右く外炳而内堅知其所守之介然不撓於勢也集是四美
而書豈不勝皇甫持正記庐陵令廳壁云

那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　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万家上不得賛養
国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當於天子之下主靜率
動違勢如鴻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過遷輕故民未
嘗屋望於吏く之白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蓋所謂治者耶吾

王君聖表之爲堯山不以貶輕者入于心而尤爲其所難則楊斷裂之故不得行政明然小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甚爲此邑者未忍其父没而不葺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寧客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陰皆慨然喜言晉戰国之事自七国之時趙致蓉秦人於西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惮獨在趙故趙常受其爲天下勁国北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蹈凍南蹴上黨有兄弟僨不能相支而邯鄲旦暮穿梨摧燬獻駭爲然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鬬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又而不可迁雖當猶安无事之日其大性固以異於他俗此仁治之甚難而聖善摩抚調養之既成則又惟之於前後之人若无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雄矣平夫以加裕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

元年也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く浚澶爲北門重郡昔く洪河淨二自爲防阨爲要津還繇役倅務莫夷爲景德之元皇御戎軒恭華朝臨廣騎胥參講言終雖行李便蕃賓客供給禮重物懋是一役郡守縣令其戚也朝廷毀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爲先甘來鹽牒訴至繁至悉萃于縣道則爲令者又加難焉唯吾從叔仲達爲能惟行而優爲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寬盛臨司操持群下不得動搖史亦使其戚克自振官寺陰蝕簿領不可啓莫敢一指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爲邑率於斯且其暮年戚修事幸顧而言高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來除豈謂此耶先是河決商胡口周發觀城縣來入啓請於上版其故作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庁事下至於閤廡有造有因凡若干門堤壕隄堰凡若干丈自經始斷裂之故不得行政明然小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甚爲此邑者未忍其父没而不葺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寧客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陰皆慨然喜言晉戰国之事自七国之時趙致蓉秦人於西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惮獨在趙故趙常受其爲天下勁国北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蹈凍南蹴上黨有兄弟僨不能相支而邯鄲旦暮穿梨摧燬獻駭爲然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鬬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又而不可迁雖當猶安无事之日其大性固以異於他俗此仁治之甚難而聖善摩抚調養之既成則又惟之於前後之人若无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雄矣平夫以加裕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

燕湖縣令廳壁記

洪邁

郡縣之官難莫難於令令不可爲也最十一二子之或名存实亡借曰充位數浦責往須不少遺力偏於弱不敢不共命至賈市爭分錙銖較巧掇僕救過与法爲仵而死僇之書盈篋不良子儉健成訟左右掠鞭笞其肉以膳比官計一行令東手矣睚眦及善人循く而眥在廷睢盱咄嗟詎可不曉將甲乙扣其理健及善人循く而舍諸又納侮故敢肆寬猛均足以監罪令不可爲如此用是人

莫肯爲令朱東部考績而異之通方恫秋曰舉茲蓋吳楚必爭地入東晉宋齐建牧立州实爲南徼鎮家常選宗室名將推節往控臨今雖不能邦猶名始孰壯縣用壯爲累郡百役以要之栩く然而來貿く然而去項領常相望也挈此校彼其視他令中爲又難吳人朱以非召以故輔臣孫捐其門凡少年時已銃与寒暖角推挽受縣自說爲此峯勇者尚其決擬者儲其突突之者轟然以爲憂來召若不聞曰吾知爲百里宰而已処之期年民吏相忘乃若其賞之在乘邑東舟西船出其涂篙工楫人皆略能調說其梗概於是与予書言我已伐石置廳壁將刻前長官名氏嘉與十年向所謂轟然以憂者蓋其一也今若此故書而書之庶照

七年二月二十有一日記

錢塘縣廳壁記

樓鑰

錢塘古都會敝當甲於東南　高宗南巡駐蹕于茲歷　朝五十餘年矣民物日倍於舊貢郭二邑事体寖重他郡品員皈除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令佐和比開封祥符兩赤縣中書侍郎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為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內尋入景靈攀轅乃以東南一鉅事兼聚才者或病之紹興二年宋君仲友始至畏事首作大子廟以崇儒風雅從牧翁魚鑰語人人令詣要令年方壯而識老政出清淨民留不自覺官府也因以野服謁訂所聞令肅容子承舍起訊之故同縣治舊占溪南後徙于北宣和焚於睦寇江令袁重建炎焚於金張令永興又建閱年百餘復浮寧靈寧于汴明年北他役比故不敢不勉余下車日尚未暇次第之而日月已積則告成之日碑記不可无也然民心千載猶不忘況有不得已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太傅元魯山諸公著於民心千載猶不忘況有不得已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於潛縣題名記

洪　容齋

六飛都邑加重令加選題名昉於隆興甲申繪於嘉泰癸亥前後者見者四十有二人石近燬紹定戊子續記門見大夫姑僊閣故失矣九華程君許敏而愛潔大不滿目民隱史照蒐獲幾无遺治行著名二為一以有往而詔來且書及国朝令長將踰十一人千百高山景行不以耳目所接為憑是申然者記未必於開文遺風或得於概想東晉廟碑以傳昆自漢緑州防以來兵冬逸其名記錢武肅乾山濟安顯幸其不傳歲而不幸不傳者可勝道者知幾人傳者能幾否固幸其傳者可勝道耶夫士君子立於世豈以傳而為善不傳而遂已也未有死

而必其傳也亦未有傳而自棄於无傳而名不傳也其亦為所可傳勿為所不可傳而自棄於无傳而名不傳也其亦為所可傳勿為所頻聞者本学未並備也書曰建事繼中書曰建事繼考古訓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

餘杭重建縣治記

洪　容齋

餘杭著望一方會故冬子奉老親行營諸山而舟衙苕溪而下聞昏輒從牧翁魚鑰語人人令詣要令年方壯而識老政出清淨民留不自覺官府也因以野服謁訂所聞令肅容子承舍起訊之故同縣治舊占溪南後徙于北宣和焚於睦寇江令袁重建炎焚於金張令永興又建閱年百餘復浮寧靈寧于汴明年北他役比故不敢不勉余下車日尚未暇次第之而日月已積則告成之日碑記不可无也然民心千載猶不忘況有不得已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必誠敬誠飭記行好治亂色无一得以搖吾之清明而弦歌之化行矣今其進於是乎役起正月已未訖五月癸丑大尹謀定户部侍郎余公佐其貳爲多余公族名希盤以進士試刑法中其科實爲大理平詞事云紹定癸巳秋七月甲子潛山洪某記

建陽縣續題名記

劉克莊

建陽名雖治而實不然觀亭池之勝竹木之備比屋絃誦前修告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悍及亂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通塩有法可以裕上寬下无江浙閩奧前惜鬻鬻之取零訟日繫數十紙賦与訟易治也知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桑麻連山洞戸天下人家池榭多奇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梅田其七風物蔬之美又宦游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倦勤而次日有易治之實命鬻難治之名是厚誣吾邑而繆施也近民莫如令无良爲

劉基年而治二年而大治豈有魔舟水无租歲周察復晚發暗畢事一日顧壁記石且尽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戶也盍識諸嗟夫余之去縣又矣喘息閒假而者再其父老皆送迎論之不去余齒髮衰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第過其境者猶恪く相勞苦以余拙政而民人不相忘如此過後方新令宮講師說私淑其士抑其右扶鋤強勸善其民有所恃而不冤亦可謂良又終之以不倦他日鬻獄而思之者又何如也候官陳后山

送黃宇思赴永知歙縣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治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善其所關信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學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民也近天子莫如相

非必得賢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无良爲非必得賢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相近民莫如令近於縣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果出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戶部侍郎余公佐其貳爲多余公族名希盤以進士試刑法中其科實爲大理平詞事云紹定癸巳秋七月甲子潛山洪某記

建陽縣續題名記

劉克莊

建陽名雖治而實不然觀亭池之勝竹木之備比屋絃誦前修告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悍及亂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通塩有法可以裕上寬下无江浙閩奧前惜鬻鬻之取零訟日繫數十紙賦与訟易治也知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桑麻連山洞戸天下人家池榭多奇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梅田其七風物蔬之美又宦游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倦勤而次日有易治之實命鬻難治之名是厚誣吾邑而繆施也近民莫如令无良爲

而又棄咸陽之民之幸也

彭山縣令石記

陳后山

廣漢初西遷馳義鈴俗政事謂吏之近民吳如令始出宰官行

縣事以休其民吾選人三考用客者爲令令三考用客者爲京官京官滿三歲爲朝官宰之選名以縣士宰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無法使然故捨爲令部五縣而四用縣令以爲雖治而彭城其尤也皆漢會帝時民額固守村理く声績可紀今選士爲令於古爲加詳而吏治不尽如古其故何耶吾吏承秦縣編目踰閾吏自爲治故易爲功而牽制令法令行上下維持中才可以仆而智者常患其不足能者常患其不尽用故降其治雖能不赫赫之功雖然苟其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惑亦可謂良有司矣司爲法通固傳備吏不判縣令當非令非王官不登簡策而宋書郎令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吏民有述焉故設年記承議郎梁君始治紀其名氏判司九十九人記与不記不足爲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又之爲有餘也

周必大

論知縣体

臣觀漢詔有言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則民頼之故重其禄所以為民也今治民之吏莫切於縣令而禄秩卑薄往往貪吏之域非古訓也按紹興令外縣知縣供給不得過十五貫仰事俯育何以儲口於是擾造名色正緣增加前後相承其數多自非豪猾椎髻掛魚之雄安能蔬飲水之儉則或懼違乖或樂用例鮮有能自立者一旦偶因他事為猜介奸吏所持去且仕者下心冀幸苟免均是其抑豪強戢吏奸並責縣丞亦難矣臣伏見近制堂除知縣許支供給錢四十千夫色有大小仟貫則均且以郡守言之有堂除有部闕有大郡有小郡供給之數皆為一等豈於令宰而獨不然臣愚欲望聖慈詳修敕令所得既有以養其廉斯可以責非法矣伏望睿照群情超美佳政燕南捐民之意取進止

縣令箴

唐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寛寛則人慢猛則人殘殘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无為為治流成池魚言可用譬木斯拱禍既有胎德豈无報鏡不自照孰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誰決物呻吟不可縱徃不可顯く徃生災縱遂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く剛者立无謂柔可屈く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其克念須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无為為惡行无迹善名保此中道无成不成過客蔵主冀坤同声知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劒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新行柳子厚載肉于俎榮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潭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皆知其戚乎蓋民之役非必役民

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力以養其上其上理之以制其命其命行乎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失下貧然當其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交無以全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黙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是民何有違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慢詘暴悍其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与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古詩

贈章明府

李白

秦清月寒戸令仗風入室長嘯无一言陶然上皇逸白玉壺氷水壺中見底清光洞堂髪皎皎照群情超美佳政燕南捐高名過客貽行詩因之頌德声

古詩

李頎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臺臺落筆生綺繍揮刀振風雷蠭起雖百里鵬搏無由開緑氷寂似閉白雲有時來

寄高蔡融

名高不擇仕委世隨虚舟小邑常嘆息故郷行可遊青牛半村尸香稲盈田疇為政日清静何人同海鷗掻巾北林夕把印東山秋

贈清漳明府姪

李白

我李百萬乗柯條布中州小邑且割雞大刀將焉牛雷声動四境東為清漳流

献酒金華張陽水

秀白蒲江国高才談太歳守邑期政民

去年擒山仍弄兵永新縣前戈劒腥杜侯不持一寸鐵閉關堅卧民不驚電前米作山谷聚木牛流馬安用許但令紗林无點塵何須幗額登壇麾紫皇急才實不減斯人合著班行重建駟匹馬詔明光夜來漢風吹玉關

○律詩

送直講吳殿丞宰襄縣　王介甫

前萬碧客自遊地墨綬銅章忽在身擁馬尚多殘甸雪隨衣无復禁城陪古來李問須行已此去風流定難人更憶少陵詩上語知君不負輩梅春

送陳師道宰彭城　王介甫

嘗聞太丘長德不及公卿彭城墓今千載見哀亦一城本懷深開蓄餘論略施行故自有仁政能傳家壯声

送孫明甫兄弟維為昌宰　劉克莊

送道乃遷

張士遜字順之諡文憲為開洪令政尚寬簡民甚愛之轉運使檄士遜沿鄂財洪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

送道乃留　遮道乞留

淳化二年姚益恭知須城縣鞫朴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道遮轉運使乞留州以聞賜璽書嘗多褒島秩滿以著作佐郎知洪州南昌縣賜衣服銀帶絹五百疋

為諭民篇

戚綸字仲言知太和縣太和民悍好訟綸為諭民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東都事畧

送龍書

刘彝移監山令治簿書邮孤寡平賦斂招豪猾凡所以惠民无不至也類其事以為一書名曰洪範圖上

號魯公浦

范宗尚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

謂菜公柏

范忠宣公淹知巴東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菜公柏

哲宗朝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格勤能懈為四善以獄訟无冤催科不擾賦役均平為治事之最并除奸盜賊恤窮困為撫養之最分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九朝通略

南江冨大用　暉可編

○縣官部

縣丞

歷代沿革　隋制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皆有丞尉多以本部人爲之三輔縣具兼用他郡諸縣皆有主刑獄囚徒署文書與知倉獄署諸曹掾史自隋後無丞唐建康有獄丞及開元選尤因他郡人漢已下皆用一人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太原晉陽各置一人高宗始爲品官吏部選授爲縣令之貳宋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祥符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充時兩赤縣簿尉多差出外本縣闕官故耆有此請

皇祐中詔赤縣丞並除新改官人熙寧四年編修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二萬已上增置縣丞一員以幕職官或縣令人充元祐元年詔應因給納當平免役置丞並行省罷如委是事務繁劇難以省罷奏令轉運司存留崇寧二年宰臣蔡京言熙豐之初修水土之政行市易之法興山澤之利皆王政之大請縣並置丞一員以掌其事縣丞皆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丞使主管當平坑冶農田水利大觀三年詔昨增置縣丞內除權罷及萬戶以上縣令委是事務繁冗并雖非萬戶實有山澤坑冶之利可以興修去處依舊存留外餘皆減罷建炎元年詔縣丞係嘉祐以前員闕并萬戶處存留一員餘並罷紹興三年以淮東累經兵火

雜置縣丞十八年置海陵丞一員 上縣有縣尉縣丞中下縣則不置丞

佐理一司武職百里白六帖貳子男之職佐卓魯

事要語 之政 梁峽曰州縣之職徒勞人耳並同上以管轄之才從趙典之任陳子昂集高府君爲易州縣丞署文書典知倉獄漢百官志丞之位八品以下述六戰以輔其治也列子原武功縣有靈記處煩繁疲卒鉦刃不頓崔曲縣有七司丞爲副貳如州上佐通典

聖朝收外府皆是九天除姚合書稽丞旧厄計程航一葦試吏佐双鳧雜錄奏上奏丞因君貳職藍溪遺我維舟紀葉時方千題恭溪張丞壁花綬傍腰新關東縣欲春云云虞坂臨官舍條山映吏人看君有知己坦腹向平津李華送鄭校書赴虞鄉丞序

俗謂閽官

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閽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續通典大中四年敕書

稱曰廉吏

苗顗爲潁川太守許丞東老病監督郵白欲逐之顗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

惟曰清貧

唐陸景倫爲扶溝丞按察使畢諷襲州縣殷最佳景倫曰倩貧俱有声氣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清氣而善言語會論事殺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恳官終日如此不和也南部新書

爲丞不樂

後漢和諱字君山數言怍百出爲陵安丞忽忽不樂

佐縣有称

吳孫堅爲下邳丞縣有称

解職難問

張玄初爲縣丞當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諮先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職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講經行礼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爲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汲酒脯致祭義方曰恭稷非祭毋嘗在明德酌水而祭時當盛夏

風濤寒涛既而闢霧南渡吉安聚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礼清静无欲

清静无欲

後漢張玄字宗君迁陳倉縣丞清敬吟籥而登降有序蕃蔔大服

清白但守

唐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迁俗云双陸无休勢余以為仕宦亦无休勢各宜勉之

約縻縈囚

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数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囚請假召囚悉令歸家拼種与之約令歸繫所囚等感恩皆至時畢集詣獄臨山是知名唐書

白黙揣齊

王庭珪号瀘溪先生茶陵永民俗朴陋擇秀民子弟之俊者教之以詩書使知禮義其化猶齊文雅者勢傾一邑交結諂賕司為叢棘累政不能去公把其宿負白于郡黙之事邑称快至今人尤德之

論免和籴

紹興十八年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籴尚在海盐丞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飢常賦且不充不應有和籴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撤屋至安義抗論反獲空頼以免

引可賀錢

汪大猷字仲嘉為同華丞平永処事益明其限必信文引可以賀錢至有以個其屋者樓攻媿集

民狥惠愛

傅察字公輔知洛州永平永在戚清謹惠愛及人民到于今狥之仰思蒲公傳

人狥遺愛

錢公諱公輔女縣民轉徙豪右冒籍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还之流民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亦蠲民感至于今邑人頌其遺愛楊龜山錢忠定公墓誌

正心誠意

楊萬里永零陵張忠献公謫寓勉公以正心誠意之李佩服其言遂以誠名齋言行錄

○雜著

蠶屋縣丞廳壁記

蠶屋道已漢三輔南極山不足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補与南而近其野半為蓼藍故鼠偷檐而居雖善捕伐不能无傷於稼說者以為漢李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為然雖理時猶遏畏拍諫即利罷然後臣免以帝耶不忘像稽民人田為伍杵長楊矣今又從既越李留戍巴中神策亦屯兵以居俱称護田而三萬務民游手其間市問雜業者多於緑人十九趨農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又竹園皆募其傭耘之由是富民豪商輸名買橫縱急以自蔽陷民貿名欺偷浮詐相繆雖賢宰執之而丞与曹莫不類亦不能尽在其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賛宰執之政以條諸曹貴者不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令丞也余從崔居之既滿歲民譖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賛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壁長楊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跡退舍是邑漾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耀陽縣丞小厅發記

使署所以授館也樂陽岐諸陵走在輔滿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勾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我王聘貢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館賓於緩費然而遊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又館而畫饌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於給餼而羣去當恒恤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及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國其境之諸侯咸會兵龍戰飛啼走繼之奏傳呼相追而人降嫁劻奴中故使者益至老是謂私賓不能加也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貴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輸絡繹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漳鄴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鄉馬盡死於道凡往來秉馬蓄者无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樓道擾擾中計其衆寡幾当公賓之數扣高矣是時棣陽丞當貴公主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餼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

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遺丞奉供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而為稀耳我且与理一署使其寒溫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当賓僕相葬是宿有白餐於所餐嗟乎隆否之跡由夫緩也其構在公室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爾二間覆屋於南陲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无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徧點行以進平立呢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唯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曼不知何事官雖鈐力勢反出其下勃然必曰丞至以相

資暴之設貧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李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卓元初挾其能戰慕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无卑顯材不足慕戚既嗇不得施用又喟曰水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喜負余則尽桥去牙角一踶故跡破崖岸而為文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桶去蔀墁治壁塗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梃慨立若相持水號竹間者輒對曰余方脩除鳴蜩立扁掾既對滿二松日哦其間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吾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商領曰邦畿千里周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服繫乘謂之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將吏之長曰令其貳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

武功縣丞廳壁記　柳宗元

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令尚書有左右丞御史有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子之縣政有小大其官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鄹之地秦作四十一縣驟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為扶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原有豐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糜芑之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隳壞文逸而未克繕之者後三年而韻川陳南仲居是官邑又貳之号為簡靖因其族子存特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誰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已上令丞与抗礼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會功与漢初相類勿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耽益賊其為理无敗事吾庸何以廢哉為之記云

新昌縣丞廳壁記　　按　鑰

余表弟王獲通得中永新昌縣前任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爲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藉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於一邑无不當問而作斯立乃曰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貴也我先人李父及吾兄皆嘗爲之率以勤幹貳其令有声於時昇邑雖小思繩家声尤戒以來過於斯事日不暇給追科識獄凡邑之寄大府下之縣必爲令丞謂之知佐簿尉或不与也候官固所不敢敢慢官乎求承之戒又自有常平在役經制壽絹錢動以千万計境內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都使者率于越委以吏事文符旁午又時奉檄以走他郡會邑大夫更易播承乏之惟恐无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碩雖欲一日掃滅之豈不可哉未可以藍田之言爲當然也余讀書愛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於潛水廳題名記　　洪　咨夔

吳門葉君宅承吾潛諸臺交薦其材垂滿過余以題名更端爲之記且曰官无卑崇戰无閒繁事无妨雜惟敬則行若是官而罔其思非敬也若是官而出其思亦非敬也上不侵官以惜下不怠官以曠心止於事庶幾其適如農有畔行无越思其斯爲執事敬乎邑不依何足以及此惟是常平義倉之賦受丁口力役之簡結聲上官所以奔走使令之悉惟謹是賡維泉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峽縣五十户以上增置主簿五十户以上增置自餘仍舊以縣令兼主簿事无妨雜惟故則行若是官而動出入阡陌程督坊隅日考臺簿檢柙稽須從之天禧五年詔南川縣置主簿皇祐五年詔南川縣置主簿嘉祐五年敎州義烏永康武義浦江等四縣各置主簿一員肥瘠不均事繁以休其心負來不負丞不敢知也余愛其言知敬於戰葉因筆而畀之石且告來者

金壇縣丞廳壁記　　劉　漫塘

主簿

周有之自　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　始置之主簿上稽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爲之高宗始以爲品官吏部選授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　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户以上置令尉千户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百户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户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峽縣五十户以上增置自餘仍舊以縣尉兼主簿事无妨雜惟故則行若是官而動出入阡陌程督坊隅日考臺簿檢柙稽須從之天禧五年詔南川縣置主簿皇祐五年詔南川縣置主簿嘉祐五年敎州義烏永康武義浦江等四縣各置主簿一員肥瘠不均事繁以休其心負來不負丞不敢知也余愛其言知敬於戰葉因筆而畀之石且告來者

城寨等處增置主簿准此蓋按舊制臣僚申請之委也今各縣皆置主簿一人

王薄謂王薄司通典佐理縣務四朝志職司符
印王薄薄書門太帖風棲之位隔斷之資 棲棘
之官 糾察準繩 管鞅 晁白集鄭昂河西主簿制 書勾是版之曹能尽地力之教胡文
恭行呂英制 勾稽之局 徐之局 俾之糾 勾稽並同上
籍均賣政賦 公是行焉維震制

閒句 薄領三年久雲霄一武超陳冶山送閻醉老輸与能詩王
士薄瑤華影重攄胡珠山谷住吟平地千蓍王还隱孤舟一勾
竿 楊誠齋送王薄赴官臨漳之官巴陵縣 君有子又擢桂父子仇香仍一門 誠齋送羅薄之官巴陵縣
脫迷路折花春滿庭 温庭筠送客陽李薄西昌王薄如禪僧日
餐秋菊嚼春冰 楊誠齋題灯和趙薄思隱亭 輕舟下吳會王薄
意何如 杜脫身薄尉中始与筆墨親 韓愈送高閑上人
閑山谷今時習王薄還是曾諸生 徐府過張簿村居 欲托山
陽簿公歸不受私 陳后山送曾南豐之山陽 何郎水雪照青春
應敵皆言筆有神 王荊公送何簿 金庭養真地宋冀勾稽官
隱寄到縣薄 聖朝若用西京法 謝文書主善用兵為西涼主簿東坡有詩 舍弟早擢邑防川
朝謝文書主善用兵為西涼主簿白羽尤能効一揮 舍弟謂本
領薄曹云云倘類天涯釣獨能 杜詩寄旅邑舍弟書至
苦雨黃河決隄防之患薄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今日
折腰塵土裏当君作想好襟江 王元之寄陽山主簿朱九齡詩

古今事類

仇覽鶯樓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
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毋乃无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
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

縣簿之職

外史檜杌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習山主簿制曰旌其忠
盡之心委以縣簿之職 杜詩注羊名縣縣主簿

俗謂閑官見丞門

自歎後時

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

日諸敏緒見之曰是子數後時耶 唐紀敏緒傳

疑鐵主簿

疑許淳性識敏速達於從政嘗為司徒主簿以能步時人疑曰入鐵主簿

詣習主簿

晉習鑿齒相溫辟西曹主簿為親客語曰掾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去為宰相

盧公邁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郎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同上

高士不為

漢孫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教子更為除舍設儲孫生自勑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從入舍祭竈請比鄰忠怪之陰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怪之陰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勑去者欲為其高節近舍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其說何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拳文而後寶自近礼有來拳義无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遘者可无不為況主簿乎忠聞大慚薦生經明為議郎遷諫議大夫 本傳

後來之英

虞徐浩以文拳為張說所器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為龍正殿校理見喜雨五色鵲嗟曰後來之英也遷右拾遺仍為校理見喜雨五色鵲嗟曰後來之英也

文有父風

常袞主簿蕭存能文辭有父風 能改齋漫錄

唐顏春卿調華陰主簿崔寧從益州士民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无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遇事練銳

皆李希烈汜水主簿遇事練銳甚有吏聲稱雖材童冢表一閱无不知者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文苑傳

文務虎害

顏少連字庾仲為登封主簿邑有虎辭民害之少連命塞陷穽獨殺文獄神虎不為害

證令得免

後漢綦毋邯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邯獨證據掠考苦毒至終体乳虫蛆臏換五獄論法四年令卒得以自免

為父訴冤

得一偉人

薛奎字宣明釋褐為齊南王簿時父容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為廉使逮被誣奏限泉州司户赍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罕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奎不為可一衝於牛斗奏事畢日先於廬陵由是知名

朱光庭調刀年主簿記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丁憂滕張山甫主武功簿与人皆以才名称關中號為三傑 洞南集

有公輔器
張昇字杲卿少少孝有志操為薄官王曾以為南公輔
之器事見
有宰相器
葉正簡公顒謂黃州南海主簿府帥待制留開告其子遵曰張
主簿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倚諸部使者為子謝
遵度好事
崔遵度字坚白純介好学謂和州簿事累
伊川通易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謝師直尹洛時曰其往在上元某說春秋
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其謂君皆通易著作監司談經
主簿乃曰非監司不怒主簿敢非通易能如是乎 程伊川文集
使講春秋

刘恕字道原公在鉅鹿時為主簿陳卿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礼
之使講春秋來相親率官屬往聽 太平集
集教縣學
古靈先生陳襄字述古為浦城簿集好学者教于縣学由是為
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礼干焉簿為言行錄
折黏鳥竿
明道先生冊謁王文公府上元簿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
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家以黏鳥竿折之
又能官職外郊外有数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
設翫鳥不敬而令行大率如此 伊川文集
名高士軒
朱文公為同安縣簿解有燕坐之室為更名曰高士軒以尤簿
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先
佛首不光
程伊川住京北鄠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戚傳其舊放光男女聚
看晝夜雜遝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
戚現光俟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蓑衣裹氣
陳襄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關令公獨當縣事訟必使数
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
賊縮首畏無民畏且愛圖公之像以事之
邑頼以治
任伯雨主施州清江簿事戾於民不避形迹極言於令邑頼以
治焉
民知不擾
伊川先生主上元簿田稅不均盡近府美田為貴家宮室以厚
價薄其征而買之先生為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
不忍其去
不忍其去五年後罷中吳紀年錄
見而下拜
張商英初調通川簿渝州蛮反詔運使張詵討之惟王裒未降
公言於詵曰蠻亦人耳以禍福論之宜听詵從公行王裒見而
下拜蛮遂平趙清獻公忭薦之召赴闕初對神皐亭真宗書以
進擢光祿寺丞
服藏錢訴
程明道任鄠縣簿令以其寺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
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
明道問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

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錢不五六年即還天下此錢皆補未藏前數十年所積何也其訴家服令奇之言行錄

鸕水災租

周憲之主益都簿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適守者吝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即當奏劾既而躬行田畴所傷果多公悉準法蠲除之揚龜山集

詰堂白事

吳澤仁字智夫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壞十六縣皆瀦屬它役獨擇仁詰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詰堂白事耶

赴官控驄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越官自控妻馱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別去邵氏聞見錄

為簿年四十

倪春字季和幸通三經無知名之援年四十為縣主簿

作書數百篇

勇存永常熟主簿類貝鄉在湖州与存及陸佃蔡肇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蘇林廣德傳

伊川称其才

邢恕字和叔從伊川李調永安簿伊川称其才於呂公著為崇文院校書東都事畧

石介見其文

刘頒字子望經行純備為任城簿李迪辟為從事所著有儀禮要經及樞言石介見其文嘆曰恨不得在子第之列同前

卷六十五

○雜著

會昌主簿廳壁記

喬 覃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孳字某縣秘書正字而拜初家泉秘湧於山下陰火潛燃於地中是開湯也以御宿獲灵符之三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為畿縣以明年復詔獨之歷万年長安而為京邑非良吏无以抒厥非美誠无以鈞賢邑政其名官迁其秩宜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方乘入粟百司在宇温泉之宮齊乎下集灵之臺稱乎上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辦急於奔星簿務分官聯而我实綱紀編伍侯於尺籍撮豪猾於伍符皆此之自關以簡追齊以簿書詰旦侯此之力决縣大夫无能專焉理司冠不獲僤成咸在公之鈐鍵矣不言而政每游刃不遠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其都

加之以藻麗尤絶非鄭相公之遺德不有孝孫非少宗伯之九文不有今德籠懷茲邑必復康侯進吾往也夫仰東井舍期大帝山木久繁其洛日之温流乎水雲書藉其灵液乎朔乃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書沐聖孜將擢斡拖紅鸞盼千里豈俟辞滿而階漸我君子謂是言也簿乘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教忠即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酉歲抄志于南軒之東碑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

論上簿差出之弊

樓 鑰

臣切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為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鎮簿對鈔无為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為事簡差出不時甚至公檄有勤幹之吏困於往來欲竭力効政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為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

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搬簿之未銷者恬
之則无所逃罪其間利害甘係於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
意爲奸貧民下戶至有已納而更輸最猾之家苟且把持或至
於奉免然則七簿之戢若閒而實要如此任戢而不勤責固有
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欲望
睿旨諭路監司守臣過有若此輸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
不得過兩次又詔曰月之多寡較道果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
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
安戢守簿書不至徒弊而民被實惠矣

錢文端公集 十五

劉 漫塘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勾
則今不煩民矣何尤一或不然則摧在吏緩急迫扼民乃慢易
其催者慢而善者擾豈惟病民點賊滋少故官設官惟簿曰主

毋忘毋流上帝臨女

○古詩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梭 鏞

高士不爲薄子屢論獨殊不遭何不可而況主簿乎夫君豈其
喬南明篤仕初要知官无卑祿可代耕鋤正須勾小稽使民能
繁輸別復兼尉曹風猶隨除驅兩戢去民近耳途此摧興君誠
吾里秀賢厚素有餘埋地有陰德映雲讀古書起家決儒科鄉
評足名譽妻以兄之子相与父相娛小別不足惜来免掾子裾
邑境連谷列好山偃四隅二子承歡封川陸通舟車乘興或一
往徑欲造廷除公餘期續文尤當惜居諾會有與公賦撥地余
聲如

送劉仲起主簿 梭 鏞

劉郎爲種海濱邑不減向來人姓習漂然軀幹郎之溫語氣揚

山雲

○律詩

送姚主簿歸龍溪

三考今批足應无愧此心只將零月俸買得一張琴歸臥路猶
遠到時冬已深邑丞詩極好閉暇可相尋

送顧振文主簿

去去江西不作難片帆雙槳蕩秋瀾已知官舍非卑陋猶喜清
親耐藏寒志大自然著附驥官卑何用歎棲鴛少卿郡上加文
度更比年時刮眼看

送張主簿

松窗久是食露客山縣新爲主印官混俗故來分利祿不作長
作累人看

東張簿二首

劉 漫塘

薄書閑過我牛腰一綫清香午未消把案酹吟誰共擇識城折
簡可頻招
細肋朝來正割鮮左瓶先臘潛寒泉香擾枳椇爭多日斷送横
飛上九天

送張端義主合山簿　劉　漫塘

計利元非利辭難枉作難驅車平路去高枕此心安縣小勾稽
易叶危賦欲彈好將千慮失可使百憂兼

送劉主簿秩滿東歸　劉　漫塘

一官簿領十年閒此去青霄羊可攀勝日西湖浮畫舫煩將包
酒酹孤山

寄熊主簿　劉　克莊

一出懸知計已非更堪留滯未成歸即今白首看松菊何必青
山无破磯不恨老從中歲至但逃事与素心違當斯寂寞全秋

节哀愛臨風癢柱微

送趙卓主簿　劉　克莊

罷從无棄曷敢然古雅寒士称為嘗類民說是清官力薄難推
毀身輕易起卑竹林逢大阮試為問平安

送歐陽主簿赴韋城　蘇　子瞻

鳳雛驟子見相交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遍羊錢三万軸却來小
邑試牛刀

送羅正夫之官餘干　楊　萬里

番君小弟習繫謁且与刺頭薄蒼底即看給札試蘭臺飛上木
天校文字

贈咸陽王主簿　鄭　谷

可笑咸陽王主簿窮經尽到昔賢心發科未足酬多事挾卷猶
閑惜寸陰

縣尉

歷代沿革

隋天縣兩尉小縣一人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城東南置廣部尉是為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是為右部並四百石黃綬大冠主追捕盜賊伺察好非因之洛陽皆置左部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並因之餘縣如洪制諸縣置三尉改為正後置尉又分為戶曹法曹初閉隋制武德元年万年縣法曹參軍掌伏勿論事也武德中復改為正七年復為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高宗時為品官吏部選授又廢而盜賊鬬競則屬鎮將宏建隆三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賜与主簿同其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至和平年開封縣管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

法地縣尉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詔元佑元年罷撥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歲並用武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衰息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差選人崇寧元年詔重法地縣尉指揮差武臣処並依元豐法宣和一員在主簿之下不署縣事專掌捕盜賊又煙火爭競公事

職事要語

一命仙吏白六帖漸之資神仙之吏同上前綬近職並用武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衰息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差選人崇寧元年詔重法地縣尉指揮差武臣処並依元豐法宣和一員在主簿之下不署縣事專掌捕盜賊又煙火爭競公事

拾遺記事无尉才望清高標格過人崇寧元年詔重法地縣尉坐縣以劇縣決遣權攝畏威懷德八注之略歷見三官皆時輩共以為榮也兩京雜記尉掌巡捕盜賊及捕疆之事四朝志裏尉尉掌捕盜賊及捕疆之事四朝志裏尉掌捕盜賊及捕疆之事四朝志裏尉掌捕盜賊及捕疆之事四朝志裏

李佐雖漢臣時奏何籍二卷高適麗李少府庭戶前修撰崔
喧日高枕下梳書眼杜荀鶴腦崔少府夫子有盛才主司得球
琳李白送少府赴選迹留黃綬人皆歎心在青雲時冥知高適
公堂瀟洒有林泉秩隔於墻是渚田鄭谷北人皆醞雖安可識
梅生李白留別劉少府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李參隱吏隆
梅福遊人憶謝公杜甫秦青袍色花隨黃綬新李參夫子送石
為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白居易送王尉

文苑傳

傳為仙尉

前漢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
仙漢書本傳

號曰香尉

漢維仲進南海省親洛陽尉號曰香尉述異

此眼明尉

魏秦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皇庾五百言奉古言此賤
文擾筆到疏之草存者默然日失到座抗掌奉古笑曰適眼明尉
記之非舊書也由是知名時擬於沛州召奉古前曰此眼明尉
耶他日持硯自令示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擬驚起曰北宮貝
四十年未嘗見此

以幹治聞

唐顏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尉楊素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
之師古曰到雞未用牛刀素敬為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不附郡守

趙迮閭崎嶇常山縣那守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多遺饋迮
來可為奇貨以媚時守密諭邑尉往掩取家之訴牛猶疑漏言潛戒左司俟祭之客入雜書尸
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故迮棲窘中書及奔并乃刀之觸比
家之挾吏卒至一无所得守大怒劾于朝將拳疑其已甚薄罪
之尉關係使避守上初即位大臣誦言其事詔特改京官除寺
監簿

薦舜主簿

李適為鄠尉雖介当妻孫野蔬為粥以療飢道不勝資欲去
官會都運使樊知古素知適節行欲薦之適以為縣主簿棄妻
知古曰齊桑不識也道曰公不薦并道亦不敢當公薦也知古
不得已而薦之長編

不為秦客

汪洙字養源刺宣城秩垂滿閩令戚狀一紙知州秦梓意其必
求即薦之洙終不留或問何不從內翰求文字陸陸曰若為所
薦則終身為秦客矣洙不辭耳為判司一仕紹興正論

稱為鉄面

楊王休字子美調台州黃岩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具得其奸
狀白於郡縣繫它州閭里歡傳稱公為鉄面少府攻媿集

手殺強盜

刘平字士衡景德中釋褐常州无錫尉手殺強盜改大理評事
知鄠縣

追斬賊酋

蘇纖移開封府陽武尉剿賊黑李二等倚民為窠素莫能
捕纖蹤跡得其所在乃集衆大索纖焚廬舍數家賊酋果自
火中逸出纖追斬送府府尹雷震為朝大駭曰儒者乃尔輕生邪

魔賊投道

汪大猷字仲嘉初尉江山州符捕衆慕卿魔賊公曰賊有无豈
不知第呼來食一二人杖遣之魔攻媿集

擒賊優賞

蘇文忠公知潁州潁有猾賊久遁羣盜翁朝廷以名捕不獲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猾力言於朝乞行優賞直方緝知所在躬往捕手戰刺而獲之

亦親民官

至和中山陽尉李宗哨百姓申蝗抑令食之提刑孫錫奏劾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尉安於民而不与民除害反傷民命削其官

有憂下心

宝元初明州慈溪尉裘明允個儻不群錯処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嘗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言六淡成帝時梅福為南昌尉棄從騶道上書言急今冤事求假歸傳詣行在所

召試館閣

胡宿字武平為真州揚子縣尉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舟活數千人以張大濕

召為理衆

嘗有終為衆羌尉發知監利琪奸臟而代其任太宗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事畧

著報政録

王博文從南豐尉有能声里人饒光輔為之著時江報政録列之于石仁宗実録

記部人名

江大猷字仲嘉調衢州江山縣尉所部百人默識姓名及幹力之像少下得其用分鄉警捕境內肅然後龍大渕花閘門開公諭德之際亟称以為當人坐中問曰亦当之耶龍曰在北来寄往来某少為三衢兵官只見人說江山汪縣尉之賢如出一

口開者益服陵攻姐集

大小杖

破安之崔潭俱為赤縣尉安之令伍伯執大小杖譚益大其杖如椽安之後令執小杖譚益小其杖至如筯安之令伍伯空手行乃不能拳見聞録

五色棒

曲端除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廳縛治四門造五色棒縣官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杖殺之京師欽迹莫敢犯者魏

有鸂鶒

河南伊闕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雄出石燥全毛清徹可愛年愈孀為尉一日報雄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雌鸂鶒已既能有雄何惜遽輒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孺果拜察院直臺聞人劉禹録

開朝門宴

孟郊為溧陽尉開朝門宴坡詩註

奏讀七志

常述為洛陽尉馬懷素奏与諸陽即秘書監志

雅書五言

杜審言初為隰城尉雅書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吾得為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羲之北面其誕如此

上策勳篇

鄭寧子振初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武后欲詰与語奇之索所為文卷上策勳篇后覽畢嗟咨即授鉅曹參軍

賦金鸂詩

曹憲師德補江都尉楊州長史竇孝諶嘗其才嘗謂之曰吾子有台輔器當以子孫相諉豈可以官屬常礼待之

即名公座
謝廻授鄭縣尉維州長史李義琰謂曰鄭縣本多詞訟近日遂絕由公為其疎理因指顧廳斤事曰此座即名公座也但恨非避暑所見耳

入為翰林——

白居易朝謁方罷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為翰林學士

遷為御史

李程為監門尉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最近為監察御史

著議見稱

唐郭宇公焚李進士擢第授華陰尉凡合用天子礼樂乃引公羊傳著聖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

名稱大振

盧田尉柳宗元名声大振於時

清水明鏡

河北尉馮鎮復歸清水見底明鏡照心

春蘭秋菊

裴子餘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仁謀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文学知名或問長史陳崇業三子優劣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後為監察御史

名著三傑

竇鞏轉晉陽尉与新安吳少微交善同官魏谷尚為大原主簿皆以文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

柬歸一尉

貞孝千授武陟尉歲旱飢勸縣令開倉以賑貧餒不從會冬迹州牛千便發倉廩以給飢人刺史鄭叅宋大璟固而按之時薛

元超為存恤使謂叅宋曰公百姓不能救使恵歸一尉豈不忍也今亦既服

人臣極位——

武列馬祿師吉相長安主簿蕭璟与尉李崎李全昌同詣求決焉云大李少府人臣極位小李少府位終郷監蕭主簿中年澤沉晩達亦當皆如其言

郡吏望風

李白為瑕城令李鍇碣云初拜北海詩光尉心不挂細務口不言人非郡吏罔測望風敬憚焉

擒姦摘伏

李勉為湖刺史昇平日久見宗州张姓所奏皆虎雜號為雄猾勉与聯轡盧戚戰並有擒姦摘伏之名

清心苦節

裴景奕為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鎛之詞曰千里无代步之馬三月之喪糧之資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煩凡人无以激勸

論請以五術

陸靜補渭南尉德宗立遺顧陸使使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賞論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听吏治二科登俊又四賦經財賈六德係罷祭五要觀官事

名著三傑

自陳通五經

馬元少好李崔顧正孫顧授以五經大義為江陰尉皆詔明經補孝官自陳通五經遂以為国子直講

彈琴薛藥

趙元貞宇貞固少貞志略好論辨武后称制惟不容其高訓祿尉到戚非公事不言彈琴薛藥如隱者之操自陽位不配才

卒㕘趙元孚為宣禄郡然然无言採樂彈琴詠乳歌而已州牧
郡守穆然承風若之道標浩如也陳子昂集

大位客遊

高適補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翰表焉
兵曹

請為代役

裴洁投盖田尉德宗認發盛縣民城奉天敬郭為京兆政刻急
本曹尉李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洁請為代役要期程當時称
其義

廉先厚蓄

穠瑨為河南尉時營署為丑坦立堂下曰其家子与惡人游
破產蓋察之坦曰兒居官廉紳大臣无厚書其能積財者公卿
下以效之如子孫吉年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如沈其不道以陷

千人黄裳驚其言自是過加厚

雜著

自華而東二百餘里洛師抗雄多臨大道其縣有七若攘按天府流
因舊国分鄭為之百又餘年矣天官每益士抽吏部參覈其
於此三科之選其人尤精比盛服之偏者雜易相隔不啻數舉
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正月之後賢俊才士曰蘭陰蕭健以良
敏恪慎再命為尉掌倉曹出納与工徳修飭之事二年政修而
令名隨之暇日謂予曰名之邑之作非舊也初在於州東北隅厳
因舊国分鄭為之百又餘年矣天官每益士抽吏部參覈其
於此三科之選其人尤精比盛服之偏者雜易相隔不啻數舉
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正月之後賢俊才士曰蘭陰蕭健以良
敏恪慎再命為尉掌倉曹出納与工徳修飭之事二年政修而
令名隨之暇日謂予曰名之邑之作非舊也初在於州東北隅厳

妖今乃即而為政令於大順用緊辦來是宜書之以告時者予
於是若之屋壁具以紀夫人之美若風俗雖土与置邑之年代
分於尉今臨察御史裴建著編為鄭志載在州府中可覆視也
故不書辟御史中丞東公為邦之三載秋九月安定梁肅記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御盜而不能使民不為盜三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
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犯者困死強者偷生盜之常
也豈樂盜哉无竭民力民心安逸无於民物民利與貞鄉張
故有良有莊護詐跡偽有貞有慝民之常也貞為盜哉故曰
能志過不在乎尉在明政之得失尔若夫平閱訟情究狡惟盜
是藥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令殘誣狂民不勝姦吏甚於盜
馬今郡縣至衛集知所得者我何人哉大原王昭度守世範
登進士第為河南尉二之職无所不舉然雖為試不足展世範
之才顏其所得尔斯民幸矣世哉

燕有信於後發是乎書

徙顏縣東尉治記 洪邁

顏尉分東西久皆治郡下仍其方以君東部雜殘於兵寄而即
西偏蕭寺歷年所不能自還与西俱西地爽其實尉官掾參軍
尽氣力羞卑録鏟塵埃閉視景勢莫敢知二之亦莫敢問如是然
踐更逝如脫兎郡縣之長吏周旋數舉三十年于之来守也重建東江飛梁邑長趙君何始為予言尉
以東名官而強顏為西舊在无小於關覩不宜幸得徙歸之正
名居之畀橋為安一役而両利集訊成使於是尉官缺南康閻
棟捧檄来攝承意具身之羈畢乃関策經行坐曠地度可容宵
宝者即日得尚跡橋隆百步原隰衍沃民致甚或特圃蔡以献左道旁
出尚約略可尋政走衙問徑也蓋成績五紀雲黄寶開大城仰

神閟之宜有数基其矣安所得琴郡有邸一區其左物或憑焉
傑不借撤以為之堂又取野庐三楹以立斤事費无巨類皆我
之自出盖不伐一木而迄成東士環居整比如翼過者輒於雖
數老道士年八九十目見歳就亦洒然以釐子曰人不難銃始
又必孰假板囏禄迎旅尸蚊官具趙令君秩過湖新令鼎來民
聽懷向皆真剔又扣竟田不可留然皆曰即得斯役成美願接
物去此予既其實味其言賞之以酒而為書其事且告之曰周
家方急材二子往矣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九日記

栗陽剔治題名記　刘　漫塘

官寺之壁有記紀其成也其人也人称其成則可否則善之一文曰自得師焉記所由作也剔秦官也至于今不廢其職以立也溧陽剔治龕石以紀前人名氏冠之文者故案徽舍又于湖張公也公文妙天下

今剔陳君又以請更端也金陵僑寓五溧陽剔所統巡徼之職視他邑獨倍蔵巖谷縈紆湖波洁渺平野際天其地曠地地磽而遠狹府民多負氣而喜鬬並水通逃出没易以為奸比君至皆束手弭跡其政明其令嚴公且清也君余交名景周字仲思故相秀国陳公其高伯祖也記成之歳紹定戊子秋九月也

金壇縣剔題名記　劉　漫塘

今剔秦官至于今不廢今所以安民職有繁簡重輕等也自漢梅子真南昌剔華官好事者疑其仙去相承以仙名剔亦聞風絹想以不事事為高切陋之按漢筆真剔後乃棄官初非不屑其職繼又二十書識切時政亦非超然忘世者未年引去蓋有為云之顧泊為仙已不足以知子真豈真知真剔者哉金壇剔超若倫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民俾子後剔若自誠病其陋也命工重刊以序請超嘗剔超

中天子銃武勘郡縣修武備能敏以集事胡當嘉定五八年間歳比有秋民安死事能共以守職取其時与事不同而余之序无異辞則來者討覘矣趙譜在玉牒胡乙丑進士其官与到罷之歳月序列如左嘉元甲戌元日記

論縣剔捕盜賞格　周　必大

臣切見　国朝會要天聖七年五月大理寺申請凡縣剔親闘殿捉殺賊全夥十人以上合入令録人並授京官仍賜紲袍服至天聖八年又詔来合入令録人止令循資乃知選人初官難用賊賞設狹今見行條法非軍功捕盜只得循資蓋本天聖之遺意其後奸胥日生凡縣剔因弓手捉到強盜七人其奏狀必云馬前三步親自捉獲以此為軍功捕盜例得改次等官人皆如是降會赤以為惟臣頃於乾道六年七月嘗陳其弊未蒙施行向後略計改官人數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九年

八人則是三年之間僅有十八人淳熙元年十歳已有十八人一年十六人三年亦十三人而取會未圖者尚不在数蓋緣事未磨勘其制既嚴故捕盜改官其数浸寡而取會未圖者尚不在数蓋緣勇手格強盜更加權用初未為過其如假借弓級牽合人数外則州郡捉刑司胥吏坐受財賄縱縄文狀内則棘寺省部循隆之際多以賄成使　朝廷坐受欺罔輕窃秩甚无謂也臣切申飭外路遇縣剔陳乞賊賞格分別輕重稍為限制然後保奏庶幾華夷偽員有功者勸取　進止

論縣剔獲賊賞　周　必大

臣切見在法獲人強盜一任方准格為已重民事也今初官為剔倘獲強盜七人不待滿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注監當親民資序又有從為邑者則

是擇令輕於擇丞臣切以為過矣異朝山東河北之盜類皆然
點號果其徒不繁而能橫行於州縣賞格之重或以示勸今江
湖閩嶺山長谷荒无知之民春夏婦歲秋冬散剽所在官之籍
令為尉者勇能執捕有毒司奪剔猶於邑政未遂習也況乃格
閩而撥司獄傳會而奏其辭尚多若不稍加數正臣懼子產有
傷割李劇之誡也願詔有司具為令應縣尉獲賊當改官者更
部先給公據候歷任及六考以上方許收使彼既无營求奉狀
之弊而考第稍多免勿等細轉之迁名錄其期奪其賞所貴招
更民事不至政多取
○古詩　進止

鶯梁鄰　韓愈

酸寒澀腸尉五十我何老孜孜營甘辛苦又所員俗流狎者
誰指法競嘲嗷聖恩羞遺滾髮士日登臨願堂看賢相安遇坊
[illegible]
久无成使以歸期告

贈瑕丘王少府　李白

故二鶯鳳安飄二神仙氣梅生亦何為來作南昌尉風佐鳴
琴寂寥蘭為貴

○律詩

送孫十尉溫縣　錢起

飛花落梁滿河橋千里傷心送客遙不惜芳菲與君惟
羽下青雲衢有志終驟首更道无媒且折腰忽管數經催
醉期勝不駐引征鑣

送嚴維尉河南　錢起

萱草青青花亂開少年趨府下蓬萊歸來喜氣滿庭幃
勢哥雄才征陌獨奏飛蓋遠能迎只惜暝雞催欲知別後相思
[illegible]

岑參

潘郎秩綬新警吏聽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
小莫即恥家貧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送張元真尉塩官二首　楊　廷秀

潛水寒蘇蓼春閨擢桂郎折腰端小耐整翮未須忙總進官无
小許雁荅更香會看萌鴻飛下蒙灘傍

送劉孔章縣尉得官西歸　楊　廷秀

溧水孟東野南昌梅十真平生一少府千載兩高人白馬松楸
寺朱旗雪外春村行如得句寄我大江濱
早宴黃花節粉閨晚校春早為梁朝衣郎捉搖士云客月去掃封
狐望打圍綠鬢朱顏君勝我青春白日我思歸何時共濡青原
名下看江鷗來去飛

送張端衡尉句容二首　劉　漫塘

梅仙西上古仙鄉梅榮先春特地香自是邦人開帶指縣知普
盜避春驅名山久去華門無織穿巷猶聞鉄笛藏惠政由來要全
芙須君努力佐琴堂

贈瑕丘王少府　李白

夫鄉喜見似鄉人君去家山祇北鄰令長無繁同里社交深握
手起城闉綠歌堂上帝忘筆揚雄知音故為高臥情親
送為吾意為已情親

送建安郡守　劉　克莊

路人能說射一似建溪清千錦不攜去東書相伴行无心千峯
射有面見賢兄應笑東陽令淹留白髮生

贈萬少府　孟　浩然

鴻漸服儀羽牛刀列下班処腰能不滯君劇体常閑勿訴人无
論除邪吏真安欲知清与潔明月在澄湾

寄孫從東登第初授華亭尉
聖代科名聞志氣山川秀色助神機掄英入仕規雄望陳琳從
軍幕府綠衣
寄藍田韋少府 鄭谷
王盛第一縣三尉是辭人館殺非初意圖書舊發舜永泉驚
響春雲處處松春自此升通轉清華日近身
送許棠之宦溧縣 同前
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高第能單父前賢尚此風佐理人安
後稍重吳歈勸
送楊瓊尉海 岑參
不擇荊州尉高堂有老親縣樓重疊氣色里雜鼓人海路三山
雨江明五嶺春此方多宦王慎莫厭清貧
送趙必府 李白
仙尉超家去吳風淩四豪維舟至長嶺目送歸雲高攜菊對酒
樓持秋浦醅蟹
寄武陵李少府 韓胡
小縣春生日公孫吏隱時走歌傷晚醉發語入新詩
送鄭少府赴洛陽 岑參
子真河朔尉邑里帶清漳春草迎征色晴花拂綬香
題永樂韋少府厅壁 同前
白鳥下公府青山當縣門故人是邑尉過客駐征軒
題縣尉水亭 蘇子瞻
兩尉鬱相望東西百步陽拘旗清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
檻仍開射鴨堂
示李時叔 王介甫
知子鳴絃意花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為向下車前尉教杖縱

巡檢

歷代沿革 宋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兼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練弓兵巡邏河道捕盜賊事又有刀魚船戰船巡檢江河淮海等視賊盜又巡馬遞鋪巡河巡視私茶鹽等各視其名分以修舉職業若巡邏廂察之事大都四關相巡檢

同前 宋熙平集賜同巡檢物選當一道之衝

詔遣四封之警朝文恭行鄭從政制材著幹勤職

詔選能強悍於陰伏多前除於寇敎胡文恭行林友制

蜀中俊傑

水泉神射

何澹字仲源由武舉為府州黃河東岸巡檢賞胡嶠有水泉字
頗穿越境南汲灌麾下為遂患尽折絕之衆亦服兵千山馳
諫官軍薄河高財之發蘇中或有建石比皆沒鎖後廣官兼大師
若會灌於雄州言水泉千之戰嘆何巡檢神射灌曰灌是也東
都事畧

擊數羊騎

高深與為銀夏經府都巡檢常巡案暮有
我人數千人數戰深與伏兵千河滸俟其半渡急擊之其後數
戰有功東都事畧

破三方騎

燕達為延州巡檢戍懷氏懷氏人以三萬騎薄城達以所部五百人破之東都事畧

盜聞指道

桑懷為永安巡檢群盜聞殺真來皆遁去

城降請賞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道刘繼元將有異志太祖怒以其誣害忠臣命傳其人子進令得而不殺謂曰朕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朕死罪當請賞朕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誘降請賞太祖曰賞不可濫得也進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

知材可用

姚麟字君瑞玉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為鄜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迁內殿承制

務在武勇

景德三年封事者言諸處巡檢務在武勇體明乞不以閩楚江浙川陝人為之上謂樞密王欽若曰人之勇怯豈拘南北若此區別非任人之道哉

○雜者

責以淮巡捕斤墾

傅尧俞

巡檢職捕盜若拿獲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職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陵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逐可去捕司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士兵一得縱放則撒發公行使民口膠舌結禁不敢出聲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臨淮而山地錯雜隘狹故置巡檢提舉百人以治狂寇官事修舉民商之得安存一非其人下惟苦害以臨之邑若先用百

聖意開可乞令刑部議法施行取進止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五

外集

千188-265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十五卷

（宋）祝洲輯

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仁和林胤昌刻本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總目

三師部遺　三少　少師　少傅　少保

檢校官

樞密院部遺

宰相兼樞密

同知樞密院

檢正　檢詳　編脩官

省官部遺

總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　觀文殿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　資政殿學士　端明殿學士　總徒制

龍圖閣　天章閣　寶文閣　顯謨閣

徽猷閣　敷文閣　煥章閣　寶謨閣

華文閣　寶章閣　卷之二

諸院部遺

侍讀　侍講　崇政殿說書 卷之三
東宮官部遺
總東宮官　太子庶子
太子侍讀侍講　太子賓客　太子庶子
資善堂 卷之四　太子春坊
國史院部遺
提舉實錄院　脩玉牒官　脩日曆官
脩官　提舉脩勅令　刪定官
史館校勘
六曹部遺
六部架閣 卷之五
六部監門
諸監部遺
總九寺　秘書正字 卷之六
省屬部遺
給事中　中書舍人 卷之七
封爵部遺

封王　封公
開國伯　開國子　開國男　總開國　開國侯
王府官部遺
王府翊善　王府直講　王府讀
諸王宮大小教授 卷之八
節使部遺
承宣使　觀察使　團練使　國信使
副使　接伴使　館伴使 卷之九
殿司部遺
總三衙　殿前司　馬軍司　步軍司
統軍司部遺
總管官　諸路將官　都副鈐轄
兵馬都監 卷之十
府司部遺
督府　督參　制置使　宣諭使
參議官　機宜　帥幹　帥屬 卷之十一

監司部遺
總監司　總領　總屬
發運使 卷之十二
諸提舉部遺
都大坑冶
提舉市舶
路官部遺
京尹　都廂
武太守 卷之十三
提泉官屬
路官部遺
總幕職　書記支使　總諸監
總監當　州糧料院　錢監　監倉
監茶　監鎮
監稅 卷之十四
監臨　監酒
監門　監場
路官部遺
司法　司戶
武學
武學博士
宗學
宗學博士
官觀部遺
總宮觀　在京宮觀　京觀使
提舉宮觀　在外宮觀嶽祠 卷之十五

卷之一

（二師部通

二少

北下補新集三公之後

歷代公爵各具本題之下更不重出後倣此

官要語各具本題之下更不重出後倣此

輔一人治　聽獄棘下　公孤四命　孤卿特

孤東南　東向北上　張幕設案　孤乘軺

孤服布冕　孤執皮帛

事文類聚遺集　目錄

侑九賓　副公論道　次軸之位

少師

副於少師　少師之貢　以節度除　還使副

少傅

副使少傅表　加食邑

少傅之貢　張良還計

白少保除　奏事特授

少保

少保之貢　本官兼授　求去特授　左僕射授

節度使除　辭免少保劄子　右劄

辭免少保表　再辭免少保劄子　七

再辭免少保表

宰相兼樞使 此下補新集樞密院之後

唐令 唐令職事

名銜 正四品

古今文集 職事

乞令宰相兼樞密使劄子

古詩

慶曆聖德詩 [illegible]

知樞密院事

唐令 職事

名銜 從二品

古今文集 職事

辭免同知樞密院劄子

同知樞密院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檢詳

唐令 職事

名銜 正四品

古今文集 職事

辭免同知樞密院劄子

編脩官

唐令 職事

名銜 正五品

古今文集 職事

參謀謀叛 令撰詔敕

檢正 此下補新集省屬之後

唐令 職事

名銜 從五品

古今文集 職事

[illegible]

博覽古今　非所好官
通編省閣　惟諸司事
分治省事　兼管務
卷之二　通知省政
○省官部選　政事所出

總學士　此下俱新案事之後

并閣

觀文殿大學士

觀文殿學士

寶文殿學士

寶文殿大學士

寵待舊相事見前官制　楊汝嘉名

端明殿學士

端明殿學士

資政殿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

總待制

寶文殿待制

寶文殿學士

謝除待制待講修撰寶錄表

龍圖閣學士

龍圖閣直學士

龍圖閣學士

龍圖閣直學士

龍圖閣學士表

代庵侍郎謝宅圖閣貯書甚夥
得時
觀文忠公六一圖書
天章閣
古今圖書
宋內藏書
著者
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
古今圖書集成 目錄 十二
寶文閣
古今圖書
晉之府
顯謨閣
古今圖書
藏金玉之編 圖功臣之像
古今圖書集成 目錄 十三
敷文閣
古今圖書
寶藏之所
煥章閣
古今圖書
寢章本畫
古今圖書集成 目錄 十四
寶謨閣
古今圖書
寢章建閣
古今圖書集成 目錄 十五
徽猷閣
古今圖書
引除寶謨閣學士表
古今圖書
琴玉之府
華文閣
古今圖書
謝免直寶文閣狀
顯謨閣
古今圖書
藏金玉之編 圖功臣之像

雜著

除將作監直舉文閣謝表

謝除寶謨閣學士表

寶章閣

新著

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到任謝表

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謝表

辭寶章閣待制知潭州狀

再辭待制狀

○諸院部遣

侍讀

此下補新集侍讀之後

選儒學士　聚文學士　聚通經士　刊經籍

以質疑義　以師臣禮　讀書守操　好學講守

兄弟迭處　疏諫遊畋　遂除爲相　著備充選

老成端士　願選忠厚　歷言時事　暇日召問

諮訪政事　以備顧問　條上十議　備要三事

不殺羊羔　行遊螻蟻　奏論二事

讀唐書一傳　進唐書二傳　進相馬帝學

讀蘇秦約從　論黃帝無爲　講筵延英閣

賜宴資善堂　感當世士　吉外戚事

論日食之變　著聖覽十卷　反覆開迪　使上不忘

雜著

侍讀學士等論宮中視學表

侍講

講經同異　以儒術進　置五經師　辨明經義

留選通書　常令講經　勸講帷幄　有史魚風

儒學侍講　入講自虎觀　召入太液亭　使講尚書

論定五經　侍經內殿　爲六經法言

名六經簿要　經術該深　定義仍問

文思遒逸　語約義明　色温氣和

治亂深陳　有該教化　問深博約

論議褒貶　開劉向義　三經要語

多傳經義　前經梗要　爲六經法言

左傳監戒　孟子醇正　專講春秋　各進漢事

獻勸講箴　陳止心說　寫無逸圖　請端坐講

開延英席　展遜英閣　隻日講說

三德大本　四字之要　歎真侍讀　帶職補外

講徹一篇　賜講官宴　賜章服御書
在經筵敷載

雜著
謝翰林侍講學士表
辭免兼侍講奏狀
謝侍講表　謝侍講表
辭免侍講奏狀
辭免兼侍講奏狀
辭免兼侍講表　請早開講奏狀
辭免兼侍講奏　代謝侍講表
謝兼侍講表
謝授侍講告表

古詩
侍立通英述懷
和東坡入侍

律詩
侍講通英

崇政殿說書

諫折柳枝　以布衣爲
脩身正心　講說明白
經術世家　崇儒重道
引經稱旨

奏論三事　納誨輔德
賜名記注　仍侍經筵
成就君德　講必發沐

雜著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辭免兼崇政殿說書第一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第二狀

入侍之門

東宮官部遺

總東宮官 此下補外集太子詹事之前

善行惡戒　家令賢衰　左右皆正人

師友必兼俊　置驛馬　保洊東宮
朝推文士　立令英俊
陸亮忠心　以五事柬
南土秀望　文號宮體
皆取甲族　號從便宜
搜賢德　妙選人望
眾帥問道　是謂儒宗
建儲即置　司馬名重
王輔厚德　晏殊謹厚

雜著
辭免東宮　轉官奏狀

乞東宮官進官屬行狀　承華要略後序
規正東宮啓　上東宮啓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諫院疏

太子宮客　以下補詹事之後

名臣左右　以安車召　東宮授經　如師傳禮
以爲宰相

太子庶子

肅敬兄弟　清白有節　官最清要　盡言規諫
獻侍臣箴　受命天朝　一官要任　沉靜寡慾
有正始風　又留承華　身任官卿　輔以正道
撰諫苑諷　作賛道賦　兼侍讀書　時稱公論
廿六識舊典　日直東宮　授太子經　請降黑敕
進藥石言　諫用寺人　輟卿以佐　屏居恬靜
端居守道　以宰相兼　以太守參　衛太子家
儲選特召　八舍之職　班同三舍　參與機密
諫議兼右　判官兼左

太子侍讀侍講

儒素見稱　諫官論事　上東宮啓
講經授業　講經侍學　進毛詩纂義
著書訓十卷　五日一侍讀　露門講論語
露門教授　獻能樓藏　撰善記　給與便殿
選右補闕　撰右拾遺　握工部郎
知制誥時

太子賓客

儒衆　列局　進官
問東宮官屬

次貳書堂

范朱柳選　勉王進學　上東宮勸學啓
日陳要道　資善堂

卷之五

○國史院部選

提舉實錄院 此下補新集史院史官之後 編脩實錄院附

世間重狐　聖朝大典　訪求事迹

雜著

辭免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奏狀

辭免實錄院同脩撰奏狀

脩玉牒官 提舉檢討官並附

特創名　重脩玉牒　殿名玉牒　別籍有五

雜著

禮部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皇帝玉牒賀表

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畢賀太上皇帝表　代進玉牒表

辭免提舉編脩玉牒劄子

辭免玉牒所檢討官狀

脩日曆官

蔣氏日曆　無以易漢

雜著

謝賜紹熙四年曆日表

謝紹興十四年曆日表

謝日曆表

辭免脩日曆轉官奏狀

脩會要官

俱闕

提舉脩勅令 詳定官附

前律後令　約束矣　金條玉科　矛盾竹簡

雜著

請修救令　辭免兼救局劄子

勅令所題名記　建隆編勅序

刪定官

勅事令軽　人物貴
詐求在吏　好古哉　入對三事

史館校勘

文章爲　程禍召試

詩

勅書

律詩

各賦無定校勘　和鄭穀校

○六曹部遺

六部監門

選文臣充　依寺監永　當司門鑰

六部門官廳壁記

六部架閣

各差一員　舊制有二

維石

論架閣庫文字

六部架閣庫記

六部架閣續題名記

卷之六

○寺監部遺

總九卿　補新集諸寺部之首

管仲授禮　敬仲辭位
三珪之位　賜金百鎰
再登四五　參決朝議
惟月象河　行有佩玉

籍田令　補新集司農卿之後

身帶三綬　不如臨貴　不如魏絳
龜鈕左印　藻衣花綬
主治萬事　號曰名卿

論當世故　周書漢名

天子親耕之禮　立表籍田賦

古今雜著

籍田賦
籍田記

古今事實

秘書正字　補新集秘書監之後

古今雜著

名播天下　海内文宗　逈玄神童　猥卿弱冠
朋字未正　守道安恬　安恬靜默　不附刑公
商試詩賦　文字生知　對策見奇　奏篇見稱
文頗富贍　待從合薦　召試特命　二日　文有氣識

古今事實

館閣送胡正字詩序

詩

簡係正字　除秘書省正字
校書召試學士院絶句
酬問正字

省屬部道

給事中　此下補新集省屬之後

古今事實

詔門　書頭　小門下
用名儒國視　賜醇閎代　以明經拜　任照宜德
治正風俗　忠節毅止　駁正詔勅　駁奏無私
給事典制　行宰相器　駁正詔旨　變沿如舊
數以忠退

古今文集

雜著

駁免除吏部侍郎給事中奏

名臣奏議選集　八月條

制詔

寄毗陵楊給事
再除給事作

中書舍人

古今事實

鳳閣舍人　不納私財　獨明古物　出納忠謹
論之敗　文成於心　謂之閣老　清平官
世稱二才　時號四俊　不留章制　雖楸木
四禁之制　文辭稱職　詔語得當　文章宿老
有火千筆　上五事　發十難　海内共推

灑翰泉湧　揮翰如飛　言最精密　長於應接
工於冊奏　分口占授　執筆分占　一代詞宗
奬成文章　一人辨事　獨直兩省　解事舍人
帝制押事　著三足記　撰正經訓　出宰岡郡
上前咨賦　文陣雄師　文場元帥　文士極任
人物精悉　文思溫雅　掌兩官誥　最宜爲誥
谷訪大政　潤色訓誥　封還詞頭　屢獻嘉謀
有爭臣風　居處鯁正　敷奏機辯　草詔賜綵
納言賜錦　報藥石言　進諫賜金魚　問古人事
咨訪政事　成一家言　三世居職　三世制誥
父子同在　父子擅美　叔侄對掌　兄弟相代
爲文中和　制誥典雅　自宰相器　十年正任
一月遂罷　訓誥行程範　詔詞激烈　分日命詞
立馬一揮　占紙建書　禍討羣賊　經帥進碑
七字舍人　文章獨步　時稱楊陳　常楊子建
有元白風　有三代風　有西漢風
召試之制　不復命試　不試而命
楊錢兒試　一佛出世　慶曆制誥
父子掌誥　出領外藩　始於唐德
閣老歷角　犀帶佩魚　親策閣榜
獻替極盛　賜燭歸院　召赴曲宴

失却君房　連名緻奏　兩上章論　得從所請
抑中人進官　緻內侍升職　獨當內外制
興寧三舍人　封還詞頭　不草宦官制
未三十知制誥

詩
謝中書舍人表　再上章論　得從所請
謝除中書舍人表　再謝中書舍人表
辭免中書舍人劉子　辭除中書舍人表
謝除中書舍人表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劉子
謝除中書舍人表　謝除中書舍人表
再辭免權中書舍人狀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謝除中書舍人表
辭免兼權直舍人院狀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回諫院吳舍人書　回鄭錢二舍人書
中書門下省官壁記　回李舍人書

古詩
過舍人古意

賀李舍人　綸閣有感　送崔舍人
早入中書　上徐中書
喜楊舍人入翰林　中書宿齋有感
寄王三十四舍人　中書連直
和宗人見賀　絕句　上李舍人
寄弟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　東同舍
題中書院壁　訪沈舍人不遇
賀同年翰林從叔知制誥　朝下寄李舍人
寄制誥李舍人　鄭州獻從叔舍人
上裴度舍人
直中書省　贈關下裴舍人
上西垣舍人　上翰林蕭舍人
和祖擇之崇徽閣二首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

封爵部遺

封王

封郡王附

補外集總王府官之前

南面稱孤　即爲真王　分王功臣　封諸已

封皇星王　不預王爵
封咸寧王　封北平王
封元勳功臣

雜著

太宗正拜封東平郡王制

封公

開國郡縣公附

建五等公　劒履上殿
食邑萬戶即封
相當爲公　嘉禾進頌

雜著

賀皇長子封公表　王拱辰
謝封齊國公表
讓封燕國公表狀

雜詩

寄裴令公　白居易

總開國

開國侯

丹書徵券　金印紫綬　封福祿侯　羅兩且馬
劉封本鄉　封崇德侯　封安豐侯　相鴻恩侯

開國伯

封東亭侯　建五等侯　倩珍奇聲　安仁百方
幼小封侯　孔愉佩印

開國子

建五等伯　封永固伯

開國男

建五等子　封侯之瑞

建五等男

○王府官部彙

此下補外集總王府官之後

王府翊善

大山小山　曳玉門裾　南方秀望　入子綽綽
西鄰得人　王佐才地　擇善德方正
論修身治國　充為翊善　授經講官
朱范極選　作渾大儀　北見東宮門　陳作假山
訪以世務

王府直講

王府贊讀

師範碩士　孫奭明紫　令王答拜　講說有法
多所裨益　校正九經　應事講授　特名加禮

諸王宮大小教授

文學俱長　節義之風　侍讀四王　養兼師友
教導有成　練達行端慤　始端講席　經史啟迪
眾士行朴厚　為元儒獻

兩制衆所知

〇節使部通

承宣使 此下補外集防御使之後

武臣正任 承流宣化

觀察使

廉使 賜新制服 有大功德 至故鄉校

乃緒門陛 使通貿易 罷橫租錢 要俗大變

勛勩本忠 嘗夜登城 決事精明 德裕儉約

敬脩儉勤 謹重刑法 豪右畏服 吳楚四時

獻升廣筵 慕職文士 郡租自給 戎服趨見

特宗爺魚 禮狹待制等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團練使 副使附

官號聖祖 邵杞進秩

雜著

湖南部團練副使廳壁記

吉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國信使

無容使 結轍於道 使南越 郎將權節

杖節牧班 廣足甲兵 堂堂漢使 報使單于

坦然臣節 去節點兵 久在絕域 不失漢儀

使不去節 使益得職 回紇皆拜

雜著

奉我唐衛信誓疏序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并州選使劄子

古詩

送王誠之奉入使北方得揮字

律詩

奉使無回早行道事

送陳璠奉入北使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

副使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

次介僧道　奉王用聘　繼好奉辭　介臣持節

接伴使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

特節送客　衙命接客　敏於酬對　入境置物

選能專對

館伴使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 三四

宅客所館　館于班荊

不許虜使升位

○殿司部遣

總三衙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

周慶之師　號入枕槨　士誠成名

招丁營圃　禮繼二府　見宰執稱

與學士分道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

雜著

論三衙軍制劄子

殿前司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

明親試閱　見將將軍

馬軍司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 三五

馬敎雖賢　成嘗敎戰

步軍司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

上攻守策　悅若神人

○總領司部遣

總將帥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

六出奇計　楚衆將

圖上方畧　不學兵法

誘騎游兵　常爲間候

猛將如雲　天下無雙

此亦一奇　九戰九勝

頗牧爲將

將軍制關外　臥內奪印　夜擊刀斗　號為飛將
諸葛亮之才　謂之臥虎　稱萬人敵　號為杜彪　熊虎之將
十策圖蕭銑　三箭定天山　見都總管門　臨軒受鉞　薦戒受爵
列耀斗魁　振旅凱旋　刺山泉酒　此真將軍　饗饌老翁
虎頭燕額　勒石紀功　作八陣圖　一身是膽
持半段鎗　佩四將印　下馬作露布　捋鬚折衝
與分甘苦　擊牛饗士　提鼓援枹　設壇具禮
國之爪牙　秉鉞抗旌　戰勝攻取　雅歌投壺
杖筆下城　枕席遍師　威如破竹　虜在目中
檄行匈奴　武暢四海　拔幟立幟　減竈增竈
聲清中原　乘月清嘯　驅鹿角圍　赤兔突陣
曉暢軍情　臥愈旗鼓　八陣七擒　八週八克
右刀左削　止風反雪　醇酒祝江　提鼓擁桴
將門有將　西平有子　轅門二龍　黃駒水年
降騎十萬　破賊五千　料敵如神　取糧於敵
邪命辰行　中興銃將　太微上將　旌義懷忠
開壁斫營　喜得虎將　名可震敵　號望兵機
上為治第　歸載圖籍　圖形以進　射虎賢人
射久韃覺　應飛來識　海州之捷　兀木大敗
送亮敗走　決機如神　勇冠三軍　成震四海
恨見卿晚　捍禦金賊　奇計百出　兼四者美

務楊許州襄石羽林將軍裴論將上　論將下

乞審察將副子

古詩

魏將軍

律詩

奉和杜相公發京城

劉校書從軍　送駱奉禮從軍

送鹽州田尚書　送張大夫從軍

獻封大夫受降回軍

古今文集　雜著

詩話

會宴賦詩

諸路將官

舜欽可用　郭成可用

戰功多多　西戎無敢犯

校閱按試　力戰御敵

辛如所料

將略論

論治路帥臣將副

部副鈐轄 州鈐轄附

古今圖書集成

有將帥才　邊鈐兼守
上嘉慶圖　賜神武軍　大破鬼章　鐵山之戰
用宦人爲　總幕之官　入爲殿帥
戰擒其將

古今文集

律詩

送奉使鈐轄高侯之任成都

兵馬都監

古今圖書集成

招徠州民　造舟濟師

古今文集

律詩

送李監軍

州都監

古今圖書集成

護戎之任　訓練孔亟
深沉智略　先修整戒

督府 此下補外集宣慰使之後

古今圖書集成

得士漢心　河南歸附
政務簡淨　治火咸破
武建督府　議罷督府
安攻取策　靖身督戰
刻石頌德　賜銀書政
表裏相應　視帥江上
固成大震　手書嘉歎
倘復堰坊　教之陶冕
專治軍旅　兼領屯田
郡督馬　措置邊防
兒童知名

古今文集

律詩

送西川杜司空赴鎮

督參

送王相公赴荊陽

戲談廢事　得才重望　皆望公府　杜相公鎮府
庶人小人　入參謀議　皆天下選　極一時選

制置使

律詩
送李校書赴杜相公鎮府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　卷目錄　四十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宣使宜　舉按不法　築保甚戒　計擊撫廢
人才羅致　並聽節制

事文類聚遺集　卷目錄　四十一

古詩
送王命人制置四川
送宣使君
贈容尚書中丞
送容州唐中丞赴鎮
送封尚書節制興元

律詩
呈知鄜州何士梁
次韻王帥彥昭破賊
送趙尚書北伐
送李尚書赴襄陽
送路使君赴任
餞趙尚書赴朔方鎮

宣諭使

古今文集

雜著
行行諸路　勞苦撫公

古詩
贈除涼州宣諭

參議官

此下補外集經畧使之後

事文類聚遺集　卷目錄　四十一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宣徽參狀

古詩
杜甫不冠　陳琳草檄
求賢參武　參佐戲談
議論無不言　論君子小人

雜著
滄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古詩
送李侍郎廻秀辭長史奉禮參謀
送韓愈從軍

律詩
奏攻守策　牛酒迎師

贈盧琚參謀
贈梅聖俞
送員外赴邠寧使幕

機宜

贈崔諮議　送侯參謀
送李校書赴京川幕
送吳參議

古詩

內朞密謀　召問邊事　上平戎策　薦堪大任
部分方略　築堡莅衙　撫民務兵　閱奏知人
不負韓公　再召除檢詳　未幾除史館

古詩

送韓持國從富并州

帥幹

古詩

直策造戰　直言不隱

帥屬

辟置幕下　除宗正簿
納降上疏　不出他門　同游蔣山
有用之才　議攻守策

古詩

過事慷慨

繼著

福建路安撫司二准備差遣廳記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古詩

送程劉二侍御赴安西幕府

律詩

送宏達赴廣南幕府
送沈世德撫幹還朝

○監司部遣

此下補外集轉運使之後

總監司

送陳彤之江陵部事

古詩

一州長率　任崇選重　分巡所部　分郡悉察
歲盡奏事　歲盡上計　明書戶口　決遣如神
百姓歌德　問風採震　舉奏不法　行部井甽
國之外臺　外臺之表　元禮四龍　荀淑年少
楊秉清儉　高隆清能　李恂清約　徐穉清白
胡廣宗高　王尊忠臣　賈父來晚　吏民鳴冤
山濤授才　彥夏接士　皇甫賑饑　喬元尚恤
庾冰詠詠　劉弘手書　忠化大行　成殿東陵

化行如神　斷決如流　百姓思之　吳人懷貴
素結恩德　男女出迎　父子和代　兄弟並仕
舉爲守相　召爲司農　以補九卿　重授并州
三臨徐州　表績流行　擊鼓揚盜　桴鼓不鳴
被徵故舊　心存朝廷　八條舉按　貪吏解去
置籍書屏　議狀全宥　耳目之官　不才黜幷
條便民事　身率正行　號四聰　流三虎
所至治稱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三 目錄 五

論監司　選擇監司郡守議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三 目錄 六

律詩

送元積弟赴淮東總幕　白居易

梁元帝別荊州吏民　和張仲素

總領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三 目錄 七

軍實豐衍　趣令倚辦　奏立綱目
以佐軍興　人不加調　民不加賦
國無橫飲　軍興事辦　爲外司最　水輸陸運
專掌利源　疏善理財　民部總軍須
館職領錢糧　備行素備　之望如歸何　左支右吾

雜著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總屬

佐長洲工　一可賴公

送元積弟赴淮東總幕

發運使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十三 目錄 八

華運再奏　轉輸六路　通漕河　得人久任
以備緩急　但惜民力　鑿泗州渠　疏支家河
王門參八難　權卿立中制　歲漕餘百萬

雜著

代都運趙待制謝上表

諸提舉部屬

都大坑冶　此下補外集茶場使之後

國府　鍾官
職官
職官表　乾隆上
江淮漕運都大提點司與漕運記
提泉官屬
倪閣
職官
事文類聚遺集　卷四十一　目錄
提舉市舶
盧鈞仁恕　李勉廉潔　造舟器進　省濫主府
金珠御史　天子南庫　繕貨所集　掌征榷事
清節益著　委寄非輕　收寬民力　酌助國用
歲入二百萬　課入倍地路　論四奏抽解
○銘官部遺
京尹　此下補外集總管府之後

吏民撫政　公者相讓　共理平反　善治可師
勝擊豪強　通張上　納言出任　由宰京邑
江商不犯　政成明　化及遐荒　號稱職尹
前尹後尹　惟敬惟恭　政尚寬簡　職守無曠
以民大化　捕抑豪右　鼓舞農貨　鉤稽奸弊
父子五爲　兄弟三人　先後相繼　治績相望
公正方嚴　決事無滯　令官市鹽估　京兆三王
閉境絕鵲　宜貴能守法　列門停車　聽斷如神
吏民畏服　士夫稱能　治益精明　間里知名
尤究疲癃　爲政簡易　爲政精敏　豪猾歛手
豪右屏迹　惠政流行　都人相賀　條使數息
事皆點罷　三世京尹　發姦利害　治有能名
京師四隅疆記　鞫作以治　文書親決
寄庵北戶四隅疆記
社門時
寄庵北戶　賜鮮于京兆
社門時

都廂

大斷內公事見之
送余御史

武太守 補外集郡刺史之後 坐同

[illegible]
虜不敢犯 虜飛將軍 匈奴遠遁 匈奴引去
[illegible]
[illegible]
政化大興 風化大行 化行民狀
德懷遠夷 懷遠以德 賢豪大悅
[illegible]
敦其雅俗 安靜爲務 召拜御[illegible]

雜著
論交宜遵即
卷之十四
○邊防部選

王仲儀真贊

總幕職 補外襄府判之後

爲國上賓 聽以上賓 風猷
接以交友 聽以交友
參佐賓筵 從事賓幄 汴州判官
蓮池 蓮池 汴州判官
有出入見 有出入見 多引名流
待如師友 盛選材彥 多引名流
下車辟爲孔 下車辟爲孔 主簿務
重祀羅溫石 與內禮 主簿務

廊廟之才 兼人之才 南樓吟詠 昆弟同襲
武昌多士 一時俊選 西山爽氣 爲小朝廷
極一時選 皆一時選 皆當時士 皆爲顯人
[illegible] 咨訪得失 博學强記 行修學道
以文章稱 森中謙謙 才略精明 奉署幕府
先於後聘 鳳皇芝草 豈池中物 智得士人
召爲諫議 最爲上客 天下名士 同遊嵩山

雜著
送僧從事序

古詩
寄盧仝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郎
別藍溪赴湖南幕 送[illegible]赴潤州幕
絕句 禾同列 送[illegible]赴蘇兵曹
送朱叔賜赴閩中幕府二首
送王實之赴長沙幕

書記 支使

主上表章　重其文章　精於簡牘　杜若主記
鄱陽書佐　爲文瑰奇　文檄豪健　書記瀟灑
檄愈頭風　輸動如飛　爲文賭速　博學強記
員推韋狀　駢驅千里　入掌書記　露布咨數
書檄中理　文理貴中　刀筆助帳復
人文宏贍　思竭稱是職　浮華罷擧書
材名由是選　召拜爲侍御　同退不同進

雜著
徐泗濠三州掌書記廳壁記　送楊支使序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律詩
送韋書記赴安西　寄高書記
送高書記　送鄭書記
贈王管記　寄院中諸公
送中過劉書記　送蔡都尉因寄高書記
送張支使　寄淮南幕書記

古今文集

總詰曲吕

曹事數貴　號殺公椽　當爲師友　職徒勞人
鑾府參軍　假日不休　號三語掾　探趣長揖

鄒趋多疑　稚圭猶慮

古今文集

總監當

俱閑

州糧料院

古今文集

出納榮量　召試除校理

錢監

古今文集

鍾官　政用銅錢

雜著

識錢

監倉

古今文集

治蒙都尉　太參冬
躬坐庾中　掌粟拜穀　以官爲氏

律詩
題儀真常平倉壁　送五六弟赴四明倉官

古今圖書

監鹽

均輸鹽鐵　聚於鹽魚　魚鹽當國　國用益饒
復海陵堰　築捍海堤　目爲學士鹽

古今文集

雜著
錢清鹽場廳壁記　重修廣州都監倉記

古詩
事文類聚　翰墨全集　卷十

古今事實

監酒

送元衛弟赴長蘆監場

仍罷酒酤　兼用六物　辨五齊名
上西河兵論　乞監酒稅　課最升奬　召爲正言

古今文集

雜著
金壇監務廳壁記　婺文征官逋名記
議酒　酒官歲送逋禹仲之官常州

律詩

森山懷陳州監酒徐安中

詩話
題詩知名

古今圖書

監茶

好學有文　管庫十年

古今事實

監鎮

不行市易　召爲樞密

事文類聚　翰墨全集　卷十

古今文集

監門

不雨上疏

律詩
送周監門

古今事實

監場

好備稱旨

監稅

古今圖書集成 八百卷徵

雜著

金壇縣監務廳記　征官箴送趙宮父之官婺女

送陳孟明監常州稅序

古詩

送晁監丞赴婺州閘市監稅歌

律詩

送晁監丞赴台州稅官

送內弟汪強仲赴台州稅官

送次公子之官安仁監稅

卷之十五　送崔監稅滿替

路官部選

司法　此下補外集可收之後

古今圖書集成 刑法平正　卞南一人　民歌佛子

古義決獄　薄事明決　使域請代

大為理水　為政寬仁　斷獄平恕　提獄日對　與太平爭

家綏按治　納賄不作　過事不留　議獄公慎

議律詳爭

古今文集 議聖寺正　任情不從　奉公不苟　從游伊川

雜著　見知東坡　不識一面　名聞天下

吳川司法廳壁記

古詩

送趙司法

律詩

送李江趙君

贈黃法曹　贈某法曹

詞詩

觀梅動與

司戶

古今圖書集成 元老清吏　七品要官　河東三鳳　素有仁愛

宗旨屬賊　寬恕珠曹　謂游屢手　南山刊

作歡喜詩　作指大官　官至司空　詔為御史

古今文集 不行鞭笞　不畏強禦　除大學正

試為校理　商確古今　共稱文章

雜著

河南府倉曹參軍廳壁記 送楊子聰尸曹序
送蔣司戶之官饒州序
吉州司戶廳綠筠筧
古詩
送趙侯仲同尸
律詩
送陳戶曹之官襄陽二首
送吉州司戶
武學 此下補列集儒學教授之後
古今事實
命去白起 宜升管仲 以祀孔子
王氏
崇儒書院 卷二十二 集
武學博士 武諭附
訓導學者
宗學
古今事實
補員定額 重屬學舍
古今文集
維者
寧宗皇帝御書綾紙贊
宗學卷十題名記
宗學博士 宗諭附
古今事實
追琢宗英 著屬文爲
○宮觀部 總宮觀
古今事實
祠祿 有員無職
古今文集
維者
崇儒書院 卷二十二 集
論古有職而今甚輕
律詩
方今未除宮觀
古詩
斯道復召
古今事實
在京宮觀
俱闕
宮觀使
文學知名

景靈宮使　會靈觀使
集禧觀使　太一宮使

提舉宮觀

太乙宮　萬壽宮

在外宮觀嶽祠

退處閒局　董正治官

事文類聚遺集　六百卷

律詩

蒙恩臨南岳廟

祥源觀使　醴泉觀使
同醴泉觀使　祐神觀使

建安　祝穆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三師部遺】

三少

此下補輯集三公之後

周曰三孤

而下者周置二孤以貳三公　漢　公卿表曰　周置

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元豐肇新官制於三師三公無所設設二年詔司徒司空同六卿之官非三公之任乃今三公實尚書見也太尉公官居十只之任亦非三公太尉

之官乃次輔之任或拜三少

人　孤卿大夫　以二少爲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今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九卿爲九卿爲　趙商三

市而已視秩各正公

輔一人治

副貳三公大司徒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周官注

聖狀下

成狀歸大司寇聽之於視狀之下　周制

公孤四命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注九命上公孤八命
命官曰命

孤卿特揖

司士正朝位之位孤卿特揖注特揖一揖之禮及常

孤東面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之位孤東面及常

東面北上

次輔之位

東面北上孤東向北上

朝貢之位于南郷三公北

張幕設案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大宾客

之禮亦如之注謂見賓客

孤乘夏篆

服平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注謂見賓客五乘約也大宾客

孤服希冕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注雜記曰大夫尊幷自祭享於廟非孤朝
祭宜可服

孤執皮帛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注皮帛者束帛而表
以皮爲之飾虎豹皮異色適也天子之孤卿摯以虎皮

公之孤摯以豹皮

三耦射一侯

孤卿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乘以采蘋五節二正禮射人

通典職官志九卿通典著

位九棘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群士在其後注謂九
以爲位諸侯群臣之位

副公論道

孤卒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

次輔之位

依周制立三孤之官乃次輔之位或增三少爲次相之位

少師

貳公之位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若曰父師少師股肱之臣弗或亂正四方注養使子弟
敎以六藝之節五射五馭約也大宾客
亞師監祭祀則入乘貳車注謂貳車副車陪亞師之列相察場職制視秩
亞師監祭祀則入乘貳車副車陪亞師之列相察場職制視秩

問於少師

問於大師少師注曰少師孤卿比十
少師之責

大宰執其事左右之肾謀其師苔落使過大臣不知文雅
之脩己語之道簡閒小詞不幷事此少師之責也

以節度徙

紹興九年節度使張俊薨世忠除少傅節度使張俊薨除少

陳二十八年水衡錢尽使楊孚中除少師考宗仰位九月少傅
四川宣撫使兵部侍郎除少師

翟傳家

陳興二年除授特進尚書右僕射
特進位在僕射下仍位重給使判
事州以淡自幼長於政也

著

宣慰副使中奉大夫 周必大

臣恭自近代奔辟兒童恩除臣位仍參伏蒙聖慈許辭
不免祇作詩而留上帝幸降寧飛兒天地而獨一人敢叨高
爵顯通曾慶臣衰臣恭中奉大夫 臣聞求回天而萬物生邪有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一 四

慶而兆民賴建寧門於海濱等差宜別於重輕若輔佐唐中
興東日於天而之上或能資在列供比屢於宵旰之間以世之
事是言又豈如臣者身徹畎畝出塵海嵩揖神武之堂方將
高揚巨筆之號豈所當然夫何特拜之寄亦在序陛之後臣
言議樞府武伏望皇帝陛下勉勵人材操持公器明揚不
可以不廣明賞不可以不信功一之仁益彰陛下之仁
大節如慢引前對進之風小私竊資大之簡臣無任

少傅

少傅為孤卿百官之長
除錢景臻制 越陳亞傳之孫

少傅之官

天子居處出入不以警衣服容貌不以侈御器物不以度來
服從好不以自恣作不以自專此少傅之官也 職

宋良臣

帝高祖欲易太子良行人子留侯計口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今
上以太子賢聞中外上留子房輔翼太子及宴酒太子作四人者從上徑
事及破布歸上奈欲易太子及宴酒太子作四人者從上徑
問之四人各言姓名帝大驚自起為歌公幸調戚太子太子莫不是

自少保除

紹興六年少保節度使張浚除少傅
除少傅二十一年少保四川宣撫使吳璘除少傅

太尉兼樞密使

紹興二十二年岳飛復少傅

雜官

謝復少傅表

門下刑之官周典慈輕遷踐傅之崇
乾榮良某 伏念屋坎而孤陰踐極

少保

少保之責

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食不時酣飽不節寢起晏無常玩好留連無制此少保之責也 大戴禮

未嘗軒授

綿興元年少保左僕射晉順治龍少保除特進先是門治少保之官日在下馬鄉未嘗軒授貴近便成命除一階官故有是命至七年二月始置南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制置大使兼行臨安府始除少保 自注

未許軒授

乾道八年九月左丞相葉國公虞允文特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以求去故也

左僕射授

少保副子

宋史翼 卷之一

周必大

姊私鄭被駭奸交流臣聞富貴富其人間之常情私鄭被駭奸交流臣聞富貴富其人間之常情

周者富貴以大富貴之恩周而後周者富貴以大富貴之恩周而後

汗以號令臣於平時論列皇帝陛下愛惜名器作汗以號令臣於平時論列皇帝陛下愛惜名器作

明心輔治躬自謙減往往裁抑之使加臣非分之賞臣不明心輔治躬自謙減往往裁抑之使加臣非分之賞臣不

能輔陛下明賞罰乃者揚大庭之兇加臣少保之官臣能輔陛下明賞罰乃者揚大庭之兇加臣少保之官臣

廢反正僭竊初政之舉也大臣今未政奉行制有監罰廢反正僭竊初政之舉也大臣今未政奉行制有監罰

必重褒兇若謂海陸之思倘及臣庶不使殺臣獨未霑恩必重褒兇若謂海陸之思倘及臣庶不使殺臣獨未霑恩

國當同參行賞授私心公論無容曲徇今竟伏望聖慈特賜於允國當同參行賞授私心公論無容曲徇今竟伏望聖慈特賜於允

干犯大威臣無任兢惶祈切之至

再辭免少保副子

周必大

臣猥以凡才久叨陛下恩榮官今位居臺鼎又得備位宰輔

其爲榮幸殆非衆比罪沛所加臣何敢固辭惟是三孤重任與
尋常遷轉不同非親非賢非有大功未始輕畀臣實何人乃敢
當此若謂恩疎近始理難獨遺臣罔已屢奏乞許回授倘蒙陛
下曲從所請則是國之大慶非不宠被而兒制命告廷人皆知
陛下待臣優渥今者目緣揚分垂才再三控避陛下不得
已而聽之在臣居之則安於國又免僭賞其爲大陽奚啻一宿
而已臣已再上表陳免謹具劄子申聞懇乞必蒙天慈罷臣新
命允臣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辭免少保表

周必大

恭輔無功際九五御天之始疏榮有命居二三執政之先方脩
格於虞詞已膺頒於温詔明知踰分敢遑瀆尊臣某中謝臣竊

惟左輔之聯聘乃面槐之貳周官立訓貧兩儀實兌之功漢志
書蒙任萬事無私之責歷代久忘於古監政和初定於宏規必
俾勛德之隆或有親賢之茂上既虛受下難自若如臣者烏賢
烏德遭世休顯大言則望大利毋愧事君小材不離小官自揆
累日詔期如歲連陳崇階會逢酌照之明更下冀申之命式是
日辭久不稱於儀圖該惟三孤朝臣容於官備伏望皇帝陛下
道無私覆明以公生謀莊饗者當在政初抑能俾者必孫貴始
穹回誤寵姑許馳恩俟免累于清朝亦獲安於義守臣無任

再辭免少保表

周必大

惘惘之言踵詔音而上瀆丁寧之訓勤敕使以來宣寵慰之
未安控堅辭而弗已臣某中謝臣竊以龍飛之慶海及管夷鼓

檢校官

動之後咸荷由緣幸叨居於輔佐例罷被於光榮僭大爵之固
宜在小臣而可畧惟今亞保乃昔司空有德者不必真除況臣
無勞苗之德有爭首末管孚進況臣無翊戴之勞直緣會遇於
一時遂假儀於三少自揆知其非稱人豈謂之實然蓋取其
其分則安守而以過其宜則累國是故屢懇罷之俾且將如
初累蒙聖慈中賜宣諭令進貢何上祥於宸眷復申戒於次
諮施重丘山懼深淵谷伏望皇帝陛下特尊叔貝臣之愛稽賞
延於世之文許以官名地之賤忘如是則思從罔始已毋廢於
舊章民具瞻亦免干於新政臣之幸也天必從之臣無任

周必大

辭除少保表

天陽再補混承用數之傳德輝共朝

恢文為懿臣某中謝臣惟祖宗之盛時多卿相之舊德勳業光
于簡冊聲名重於公朝進正咸資位之高允協事功之稱知臣
有故企前修實後一萬之揆儻陰三朝之盛隣豈忘采
知一紀陰陽調燮侍寒暑之初政晚侑中台之數于逢初
神之明自古大庭超加異命今當伏遇皇帝寓目迪可而始稽舊無回
授之文蹈跡拜嘉恒懼究列紫宸伏遇皇帝陛下乾飛有作離
照無窮俾臣昔備官僚久承異渥今居宰席爰佐聖明敢
陳華式昭榮遇統百官而均四海已知任職之難曰三孤而
弼一人當究多官之義未知報寒徒貽廢前臣無任

檢校本加官自
武臣已來以上初除及該恩皆帶文臣則是參官之例
使始加焉自三公
書常侍至宰參參酒先十位
皆罷惟存檢校三公三師以待節度使之久次者政和後改
三公為三少若武臣累加至檢校少師則拜太尉文臣累加三司安南國王初製封加檢校
太尉結銜加檢校大師諸番朝見州則檢校大子官各此外
皆不帶云朝野雜記

仍益枚聯之美悉缺朝官之華胡文恭降兄拿除授
飛一階於宰路除留守檢校北

元豐皆罷
唐有檢校官開朝之制檢校官一十九三公三師六左僕射至
水部郎共十三元豐官制行左僕射以下皆為職事官故罷之
凡三師三公除授日司徒遷太保太保遷太傅太傅遷大尉大
尉遷太師檢校官亦如之續會要

政和後置
政和二年罷太尉司徒司空以北師少傅少保為三少後亦置
檢校官給與七年士裏檢校少師錢忱檢校少保
雜著

論建節加檢校
三公三孤以上道輔佐天子後世官職益奏今遂以三公三孤
之官如階官貼職之相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真矣祖
來猶是文臣之有勳德重望者方得除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
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子或以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
臣豈可仟師保之貴邪能論者莫不復歷正祖宗之法除三孤
三公者必須建節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僕
同三司庶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浚劉岳張
武臣猶足如此外皆不帶今則不然既建節便拜過檢校行除
開府至三孤三公矣

宰相兼樞使 此下補新集樞密院之後

唐始帶印
樞密使帶相印為樞相自後唐始國朝會要
國初始無
國初勳仁渥以宰相無樞密使後罷會要

宰相無判
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言邊事係國安危國初范質王
溥以宰相無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令宰相無領仁宗然之令
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呂許公時為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

樞密院

建炎復燕

紹興中罷

紹興二十五年始置以宰臣兼樞密使副

始終與七

宰臣張浚兼樞密使趙鼎參知政事

樞密院 同上

史浩論燕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召浩入對浩奏政事因引宣和中仁宗故事上曰正合吾見宰臣依舊燕樞密使

議樞院事

慶曆二年上曰樞密非古官不欲遽改止令中書同議樞院事

數建利害

仁宗親攻打夏殊樞密使加同平章事日殊復召用西邊元昊反叛出陝西天下奏於兵外數建利害每與龍圖閣學士范仲淹謀畫每以陳四不可施行之

乞令宰相兼樞密使劄子 周必大

慶曆聖德詩

惟仲淹剛一憂一樂天下共敢忽曰衍汝來汝予賀爲

知樞密院

始於唐天福初衆務分於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 宋會要 知樞密院同知院並

樞密院之名始此乃都堂之別也建利害每與龍圖閣學士范仲淹謀畫每以陳四不可施行之副化遠防宜正二品知院管在天子號爲樞府掌兵政而同知院爲之副化遠防宜

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仁宗恭

有世變知院事乃初宰相兼樞密院事兵燹知院
樞密院使知院事佐大子執兵政而同知為之武同上宜經略幽
丹地辺捌便總萬機之任
卓寧哀翁
李洵除知樞密院奏六祖宗之法樞密院事掌兵籍虎符三衙
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守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
法也
坡命鴻樞
李綱以右承被命樞密院奏云伏承聖恩除知樞密院事以彼命
周知世務
[illegible]子仲[illegible]樞密院事詔性明達局知世務處剛
[illegible]在樞府[illegible]徒俾號紛解職
酔兒知樞密院事劄子　周必大
[illegible]已面命宰臣令知所措臣竊以西樞分職兵柄在焉本朝雖文
用儒臣亦須有文武才略識畧或事邊且久實為中外所信
服者然後舉而用之乃能仰副主倚俯協公議如臣不肖論述
而性拙徒以章句之學文被簡知服在論思已為忝冒聊參機

政領選部政急人恩選舉自帥陛下聖謨獨運神武布昭
先烈一中不逞罰物於上行文書於下綴研薄技難塞浩光
俊知院事佐大子執兵政而同知為之武同上宜經略幽
丹地辺捌便總萬機之任
卓寧哀翁
李洵除知樞密院奏六祖宗之法樞密院事掌兵籍虎符三衙
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守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
法也
坡命鴻樞
李綱以右承被命樞密院奏云伏承聖恩除知樞密院事以彼命
周知世務
[illegible]子仲[illegible]樞密院事詔性明達局知世務處剛
[illegible]在樞府[illegible]徒俾號紛解職
酔兒知樞密院事劄子　周必大
[illegible]已面命宰臣令知所措臣竊以西樞分職兵柄在焉本朝雖文
用儒臣亦須有文武才略識畧或事邊且久實為中外所信
服者然後舉而用之乃能仰副主倚俯協公議如臣不肖論述
而性拙徒以章句之學文被簡知服在論思已為忝冒聊參機

政領選部政急人恩選舉自帥陛下聖謨獨運神武布昭
先烈一中不逞罰物於上行文書於下綴研薄技難塞浩光
俊知院事佐大子執兵政而同知為之武同上宜經略幽
丹地辺捌便總萬機之任
卓寧哀翁
李洵除知樞密院奏六祖宗之法樞密院事掌兵籍虎符三衙
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守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
法也
坡命鴻樞
李綱以右承被命樞密院奏云伏承聖恩除知樞密院事以彼命
周知世務
[illegible]子仲[illegible]樞密院事詔性明達局知世務處剛
[illegible]在樞府[illegible]徒俾號紛解職
酔兒知樞密院事劄子　周必大
[illegible]已面命宰臣令知所措臣竊以西樞分職兵柄在焉本朝雖文
用儒臣亦須有文武才略識畧或事邊且久實為中外所信
服者然後舉而用之乃能仰副主倚俯協公議如臣不肖論述
而性拙徒以章句之學文被簡知服在論思已為忝冒聊參機

非致遠之才敢起升高望之念而遵達率且率窮殊知三載神幾
偏歷清華之地十年禁密遂參輔弼之聯載思奏舍於丘山論
報未施于治適所期汰免何意褒遷越孫黃閣之崇陟貴臺
之峻惟乃聖乃神之真主方高出於百王豈不文不武之貞主
可迭居於二府褒命郎頒獲祇受爲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急
內閣策先自治它中尚大所隆道德之威詔禁制軍不變甲兵
之間姑緣人之猥用臣敢思臣敢不激勵壯心贊襄先務外捍夷
狄願稽復古之勳載干戈尚覩垂衣之化

同知樞密院

歷代沿革 臨 有參知樞密院事 宜見樞密院 宋 初開庫化二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一 十六

年王顯出演張遜知樞密院事始以溫仲舒准同知院則
知之名自此始也 會要 元豐官制行廢使副有同知 職官 紹
興高宗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而
知院同知院亦仍舊由是並除

簽書樞密院事 楊文公談苑 參司樞務 同上 協宣機政 文
獻通考 自聯基宰輔簽書謀猷 同上 參贊樞務 同上
周顯德六年命司徒平章泥盾稅部尚書王溥並參知樞密院
五代史

事王溥傳

向文簡公敏中同知樞密院明敏有才略處事敏速幅幾之任
事主眩衆前西北用兵全於二遵道路供億集之所以不周

知

托腹心寄

已公著復同知樞密院事神宗手詔曰朕在延之人有可以托
中外腹心之寄如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可亟起視事

收之秉鈞

呂公著拜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謝因奏陛下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一 十七
收之秉鈞知今奉納忠以報思遇

超自貳外

同敘中自貳刑部爲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

權衡人才

命端明殿學士呂公著好士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
者必問其所知所聞衆以待上求上嘗謂輔臣曰公著之於
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焉

管識諸將

劉忠肅公琨宇共父乾道三年擢同知樞密院公以本兵柄於
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衛至禁將佐
日治三四人廣詢得其材用所宜輯錄識之以待選用

古今事實

王范參知

論用宗室
趙丞相汝愚始除同知院力辭引高宗聖訓宗室用宰作從郎
止之語謂皇召學士奏對
移面旨也
問爲治要
張魏公宗室公孝宗受禪召除同知樞密院事問爲治之
要公言治乃可以外攘百統事赴都省給札條具上大
事於是士夫欲言不能自達者纖悉聞矣
修時政記
樞密院時政記編修官副
雖著

辭免同知樞密院劄子 樓鑰
竊恩伸至小已增慙伏念臣頃備論思文投閒散俯皇明之收
召加寵渥以便養俾參樞筦之班仍備爲之客已踰年每
懼弗堪曾暖席之未遑俄歷階而使進本兵至重寧容濫吹之
人履伯云初總管荊之地尚冀一毫之效遂叨二府之崇念
朝行之髦士甚多況天下之逸民未舉不應遍列乃以序遷獨
先聖皇帝陛下俯鑒由衷毋煩及汗邊遠夷才而固任姑令指
之以安亟賜命官免貽
辭免同知樞密院劄子 樓鑰
竊以宗社之計日而亡備問天地之數所增衆食浙
於民孰甚而爲者顧奚補於軍分假寵以名丐閑未得敢
言七旬之後目眚兩地之榮昇與國恩載之官已爲過分加官
位宰執之職尤愧無名偶緣使事之同時因與政途而接踵在
法當從既超資序之躐許日而亡備問天地之數所增衆食浙
後輒預榮叨伏遇皇帝陛下茂建大中丕乘與運調殷政所等
方進於時乾斷勁力既安并使陪于末議大乱廣殿俾階
并臣故不俯就隆恩表章過陳甫定願理內治之謀里社

相望期遂歸休之請

檢詳

歷代沿革檢詳之職古無之宋仁宗天聖四年始以館閣官兼領其事
宮門入王存陳祥甫陳承世蘇夜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堂遷
提舉書檢正官元豐二年詔定置二員及改官制檢詳官添
額分左右司之下給與二年樞密院言依祖宗朝置檢詳諸房文字
兩員敘位在左右司之下給與二年詔樞密院已置都承旨
一員減檢詳一員樞密副置二員從之 中興會要三十二年
詔樞密院諸房令檢詳書擬從左右司品也乾道二年詔樞
密院檢詳係掌朝廷機要文字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令

道兩省官施行

擢置樞掾

熙寧五年詔檢詳文字劉安世自擢置樞掾奉職不苟可除集賢校理

右正言劉摯

神宗朝除充檢詳文字制曰右府典領樞機而設館下以襄其事

言養兵法

呂大忠檢詳樞密院兵房文字令修義勇利害大忠養兵

狹象閫用日屆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宜令近於屯田

編修官

主管編修國朝會要之職歷代年史舊王洙求為前

存問將等同編定諸房例呼元祐門下省案

院修例久未編修人日官判後事件可所存者亦未開

正命承旨司取索編修以參詳官一員以四員為額置檢討一員為備員官後復置一員為額外官其後復罷檢討一員為額外官後復置一員為額外官後復罷檢討一員為額外官後復置一員為額外官後復罷檢討一員為額外官後復置一員為額外官

宜選士人

肅寧三年中書門下言奉旨議中書創置士人爲屬官伏以中書省官以佐天子政事初所置吏屬尚仍舊制宜高選士人仍依元正故事置檢正五房公事一人逐房各置檢正公事二人並以朝官充或用京官若選人即爲習學公事見宰相參政如常朝官之禮

事功通論

宋宗朝臣寮上肅寧中創置檢正五房公事官一員每房各置檢正二員在堂後官之上都檢正一員在五房提點之上皆以士人爲之

高令人給事中左右司郎官總會要述炎三年都省言軍興以來天下多事欲左官二員元中書門下省檢正五房公事一員給印一員檢正一員給印一員仍以左官一員爲之位序在左右司上於都堂置直舍從之四年能紹興二年詔減五員紹興三年省併房分止置檢正官三員仍兼刑房公事詔尚書省吏房兵房三省併密院機速房尚書省刑房五房三省樞密院不置功房尚書省總房三省樞密院不置檢正中書門下省房公事詔取所進文上嘉而獎之遂集賢校理直舍人院

博覽古今

沈括字存中博覽古今於書無所不通熙寧間除太子中允爲檢正中書刑房公事

進文字博覽

鄧潤甫字temp仍爲檢正中書戶房公事詔取所進文上嘉而獎之遂集賢校理直舍人院

乾道八年詔都承檢正左右檢詳編修每日通輪宿直

續會要

非所好官

劉忠肅公舉宇萃老王荊公初秉政搜擇人才任以不次元參
咨文數以公為言謂公一見遂留馬擢為中書檢正居月餘眾
默非所好會除御史狀然就職

以備侍從

初議以為館職而仁宗以為必不能得第一等人才王安石曰中
書爲宰相所擇可以備侍從者

中書備對

大觀中李邴奏元豐間神宗命檢正官畢仲衍纂集內外事物
編目爲中書備對以其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
物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教宥之事大役之數小大精粗無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一 二六
乎不備

彌綸省閣

吳陵歷右司郎中彌綸省閣

贊諸司事

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左司郎中副左丞所轄諸司事署
錄目勘稽失如省內宿直之事若右司郎中闕則侍立之左右
司員外郎各一人掌什吏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者行日
都事監而受焉凡都省掌大司之綱紀與百僚之程式以正邦
理以宮邢教

精簡得人

太宗朝劉溫言曰尚書郎機方為政本比者綱維不舉並為馳
犯在位品非其任功効相侔將救敝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如誠得人自然綱維一舉亦當矯正趨完惟是
其務治

拾遺有序

吳王潛為左司郎中與進事幹敏之後官失其守甲滿滯沒
治劇各欲投牒不知所為而授人人自以為得徐知品相異
掄選有序潛之力也 九朝志

分治省事

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各一人正六品左司員外郎右司員外郎
從六品掌受付六曹諸司出納之事而舉正其稽失分治省事
左司治吏戶禮敘班簿房右司治兵刑工案敘房而開折制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一 二七
晉都吏借緋封株知雜印房則通治之 會要

通知省政

中興初所修檢正制曰舉士正於中臺之屬不與聞命令
之原故又置檢正以通知三省之政次其適遠差以押闕論私
期會以檢吏奸

政事所出

紹興除陳夔檢正制曰檢正之制自我神祖二省政事所出

建安 祝淵 宗禹 編
金谿 唐富春 子和 刊

省官部遺

總學士

宋代設置 ▣ 觀文殿學士有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學士資明殿學士資政殿學士非曾爲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久次者始除 南朝國史志 近歲以待養親云 職官事文類聚遺集 ▣ 卷之二 乙

觀文殿大學士

事文類聚遺集 ▣ 卷之二

歷代沿置觀文殿乃隋煬帝殿名 ▣ 觀文殿即古延恩殿初 ▣ 觀文殿即古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學士楊文明殿學士四朝國史 慶曆七年宋庠二吳明殿學士 呼正同 真宗嘗究兼中無此殿額其學士理白當罷乞授 見今正朝或被以名學士以之乃詔改爲崇寧殿學士以 ▣ 觀文殿即古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名 ▣ 觀文殿即古延恩殿初 ▣ 觀文殿即古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學士楊文明殿學士四朝國史 慶曆七年宋庠二吳明殿學士 呼正同 真宗嘗究兼中無此殿額其學士理白當罷乞授 見今正朝或被以名學士以之乃詔改爲崇寧殿學士以

資政殿大學士

張昪

慶曆八年以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時京師大水昪上疏言陰陽之變皆人事所感願陛下深思天意之所在以修人道之所急以答天心之所愛以救民命之所苦以防國家之所憂以絕小人之所欲以進君子之所好以廣聖嗣以固邦本以息兵革以備水旱以減刑罰以去冗費以抑僥倖以重名器以遠聲色以親賢士以納忠言以恤孤獨以問疾苦以禮百官以接羣臣以寬賦斂以愛人力以惜財用以順天時以應人事以塞災異以消禍亂以興太平以致和氣以感天心以回天意以格天德以享天福以保天位以傳天祚以貽子孫以安宗廟以利社稷以及萬物以澤生民以垂萬世之業以成無窮之功以上答天地之心以下慰億兆之望以報祖宗之德以副陛下之孝思以稱臣子之願望焉

資政殿學士

晁補之

元祐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致中赴上殿會于祕閣門制與焉

資政殿學士

趙抃

自制置成都府路兼本路安撫使以資政殿學士兼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故事特授焉

鄭俠

熙寧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致中赴上殿會于祕閣門制與焉

資政殿學士

晁補之

元祐二年爲學士置三員會要除見前大者須

也

若爲資政殿大學士以處之十二月復以歐之上資政殿大學士皆自執政罷爲之一時以爲殊寵神祖向文簡公以前宰相再入爲東宮師卒復加此職自是執大資本二十餘年不以除人而已七年

宋即位之初四方書奏命樞密使宋申錫進讀於文德殿
御筵於端明殿學士介馮道趙鳳俱以翰林學士充班
在翰林學士上後有轉改止於翰林學士內選任初如二商
侗戚在官下趙鳳轉侍郎鳳任圖特移戚在官上後遂為故
事 大福五年廢開運元年復五代史 宋朝 大宗時程侍郎
羽為之後隨殿名改為文明殿學士慶曆中改文明為紫宸
後改紫宸為觀文 見改官本未見觀文殿學士門明道二年
改作明殿為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林兼戚及
換戚者自年間特拜繼兩人程戚王素是也

首建儲議

慶歷戊申 建炎 年鄉省言延平
紹係舊 書與曾默 近拜參
建置默為 相自上堂升於紫殿宸
漢陰公加於優異 為起 起
戚再奉 顧問益廣某 明
度翊長端明之政益自九代時
問當備官 者也

開元殿

開元殿在端門上待制員多今中
宰相年 宣相班殿上待制員多今中
殿之學士待制班在西故曰西班

極天下選

開相復謝

總待制

歷代沿革 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二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肅明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踏仗待制水泰時勳臣寵節制無戎事皆待制于集賢門凡十三人崔祐甫為相建議文官一品以上更直待制其後者令正待制官日二

人 事跡未詳 永泰元年敕裴冕等並集賢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則蓋唐設官也 宋朝景德元年置龍圖閣待制以杜鎬戚綸充並依舊充戎祥符二年詔班祕知制誥列其下元祐初增置直龍圖閣直顯謨閣之名為待制之次 令從四品掌侍從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論到或奏封

碧雲騢 延英待制創自先天最為親要朕選通經術行義之士也方對制問於堂私圖置在內朝之聯本惟儒名之職因文項明崇政之選實獲於終辭茲玷闕莫從於素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最稽往訓勤法成謨以緝熙光明之美而佛時仔肩以剛健篤實之資而日新其德念遵大投艱之託推好善若勢之勤借是孤踪事來多士講論一簡之義敢竭企於師儒以文儒公卿寵之 唐書

以寵勳臣

唐代宗永泰中勳臣寵節制無戎事乃令待制於禁門書院問

歷代沿革　龍圖閣　宋大中祥符中建龍圖閣在會慶殿西以藏
北宋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以奉太宗御書
御製文集文典籍圖書寶瑞之物　及宗正寺所進譜牒
也等　有學士直學士大中祥符三年
置以杜鎬爲之班在本官之上六年置學士之上四年置以杜鎬爲之班在諸
之上　景德四年置以杜鎬爲之班在諸
上大中祥符六年
宜以在館職爲之並依舊元豐四年詔班在知制誥之下
並赴內殿起居自改官制爲學士初復之職或知制誥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九

平出除之　官制

翰書要語用進祕閣之拜　中奉傳上旨

奉檄之舉先朝漢詔遣同河洛之行　內閣深嚴　上

淵閣祕職　仍進義閣之序

學士表詞

淳熙中林安宅以學士奉詞

蘇子瞻

謝龍圖閣學士表

中謹言伏蒙　恩命除臣龍圖閣學士知
省躬非稱　伏念臣學非有得蔑聞
無適用之名以時妄意藍管有志於事功晚歲稍
於田畝每理神之復謝荷恩拔之非常猶
馬之疲力未閑散廢免頓踣陛下聖度包荒天

照察其才有所知不欲強監之然藏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令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其行臣敢不仰緣永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為安但未來在亡忠助報寔

代陸侍郎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汪藻

銓申通召召甘泉去從之除芝檢疏榮屋延閣高班之首恩光曲被感激交加中謂伏念臣頃以疾安於朝列偶分符之命人紀侍從之除持案禁嚴四方西向之期之秋身留閫徼之山川蒼茫長安之鈴鼓所憂除目屢改中天之監何息中天忽降璋瑑之命奉貽上道展轉逾時曾未對於內閣已吸榮於褒馭鈞之華拔寵以甲第仍踰節之假堪北使籌之異數蓋伏遇皇帝陛下大臨萬物子視黎元憐其三載緊遺集　卷之二　十一

孤生去國之七年抱哀疚守窮於萬里幸因入樂召參侍於江東同受帝旒見貴生於官守有得有喪曾外臣敢不益堅貞節無忘初心惟不終於始終蓋欲力於官外臣敢不益堅貞節無忘初心雖然天恩必報於即膺之勉勵公私之義未除謹以銜恩之觸忱上瀆

也

伊尹

觀文忠公六一圖書　陳后山

先朝登下數延佩環奉公神文聖王慶喜邑見大容御榻乳復發帝書元良公綱懷弁服立洲縣明疆塗

天章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金門待詔事見上

天皇之流

六聖八年置天章閣待制品官宗皇帝明上接之盛揆文奎畫奉玉方澤神祇之會受釐薦之福錫發於口之嘉言景炎不隕實構凡經禮樂之前聖賴成於衆之筭愛即禁近歷新閣物以天章之號煥乎策府之華宜接雅才俾參近署可特置天章閣待制位龍圖閣待制之下

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虞琦

澳注白天震怛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發祝近窮心臣發自頹巷寘于舜門一第爲榮再方無效受自昔林陌選往籍升華班汎以懷安或戚邀而論事惟某昔人之節臣希英主之知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諒達坦平懷而虛受期鴻化以感予念三聖之艱難而不衆衆士大之憂諮以備大獻臣猶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咎戚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機械之間終乖策名之義伏念某早忝科名叨居館閣延閣宗途圖畫備延閣近班玉堂侍從之職延閣作述之班由是考之純制三聖圖書萃在延閣

仍安王列職其中凡議討論經籍校讎之暇得以盡觀其舊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榮未更於鴻漸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昕夫之愛忽降綸旨昭回奎壁相映乃規模宇遂在西清憲上帝藏書之府彰榮閣稽古之盛並高嘉名以登峻望俾服疑嚴之玻因爲咨訪之地

寶文閣宜安學士直學士待制

藏書之所

治平四年宜寶文閣詔曰昔我宋祖成有制作頗于簡編河漢昭回奎壁相映乃規模宇遂在西清憲上帝藏書之府彰榮閣稽古之盛並高嘉名以登峻望俾服疑嚴之玻因爲咨訪之地寶文閣宜安學士直學士待制

蘇魏公集 卷之二 十五 宋元憲

治平二年予爲知制誥及六月庚戌相遷宋參吏召命草其文
爲遷清級學士制明年五月丙相遷朱參吏召宣制命入閤稱
扶除郡不得爲謝學士後數日得永興張公所作謝表乃
規橅備悉在白沙記去故之後具錄文相合若符契焉春明起
朝錄

題甲寶文

韋衡知滁州神宗曰卿爲仁宗朝服甲實文藏御集之處未始
除人今處卿

雜著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十五 朱元晦

辭免直寶文閣狀

竊以庸愚謬叨除用過分已願收不勝感
激所有官視差遣竊已即時望閤謝恩伏受元惟是進戒忠命
容選降深自循省久敢莫供稱塞兼視近制內閣清班非有經歷
不得妄叨所以祖宗無以取信交遊以至有貽而辱
既已備員復忝朝列則已多矣何有說煩并受義寧安
欲望朝廷收寢成命入臺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
容更有陳乞

圖功臣之像

二年文潞公薨于亳功臣圖形於顯謨閣昭略曰神宗御集
紹九千八百有奇十英圖將以顯莫所以玉昭聖作也維時

歷代公董圖 國朝元符元年曾布鄭洵仁各申建閣韶翰林學
士中書令撰閣名五以閣繪建閣藏神宗御集以顯謨爲
名神宗大新政事故以玉顯文王諸名徽宗建中靖國元
年詔以顯謨閣爲燕日閣學士直學士待制續奉旨仍
以閣名而此數閣名公方閣名閣而實會要六復謂崇觀
後名閣悉依此年崇寧元年詔顯謨閣學士直學士待制
如三閣故事序位在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之下學士直
學士待制並建中靖國元年置

歲令玉之編

建中靖國元年詔略曰神宗皇帝言則爲之昭如雲漢寶之垂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十六
世煩若丹青仰惟先帝聖孝格祖宗之舊典義全大之
綸理存西清並榮華宇爰命近列俾坊厥文銷暢未經事輒忘
遺壁中人之藻絕恒倉卒欲求用相加名乃延後望當謀有
貴得從容之日陳以大慕當是時天章之相昭宣以顯謨爲

圖功臣之像

二年文潞公薨于亳功臣圖形於顯謨閣昭略曰神宗御集
紹九千八百有奇十英圖將以顯謨所以玉昭聖作也維時
功臣並列于此其配宣光舊功臣圖形於顯謨閣

徽猷閣學士 直學士
待制

歷代沿革 宋朝名臣言行錄之所泰列歷
代沿革 宋朝名臣言行錄之所泰列歷
代沿革 宋朝名臣言行錄之所泰列歷

成其志宗御集建閣以待之君子有徵歟是惟德之美而觀過之
每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十八
可無所考也在詩有之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今將祇承成命以
加名世撰儒臣以資訪納今將祇承成命以出納朕
一日之內名於簡牘予知戰於清廟
歷代沿革 宋朝名臣言行錄之所泰列歷

每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十八
寶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十八

敷文閣

歷代沿革 宋朝名臣言行錄之所泰列歷
歷代沿革 宋朝名臣言行錄之所泰列歷
歷代沿革 宋朝名臣言行錄之所泰列歷

文之直 延閣之華班聯愈峻 同上

寶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十九
寶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十九

寶文閣

侍講

寶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十九
寶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十九

華文閣

侍制

歷代沿革 宋朝名臣言行錄之所泰列歷
歷代沿革 宋朝名臣言行錄之所泰列歷
歷代沿革 宋朝名臣言行錄之所泰列歷

元二年置盟

公門深處為閣之守班 華閣增學士之寵 同上

侍長之府

慶元二年置華文閣學士等官品目欣推崇宗臣之閣是為
當照干度物有大地道存視聖之書敬事
物之城次加石附加大徵二光之庭不閉
之庭紀之際官與設訓聖之華敬聖加政之刑淫為

雜著

除將作監丞華文閣謝表　　劉克莊

山川秀出太極生於兩儀雲漢昭回帝堯勞於萬物次列非賢不居如臣者少而才踈老以病去遭聖明之求舊咸俾召以投飡顧以有來薪之憂遂遭不俟駕之禮迨冊已幸即拜更授久歸宇東閣之陂編冊載月勿憂入西清之庾榮光偶天蓋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孝通神仁厚詔物念其父有所愛之犬而況於人謂微臣如遺野之蛇未旌其隱曾忘元正之朝士得是官

事文類聚遺集

楊廷秀

真德秀，字希元，一字景元，建寧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調泉州掾，以薦為國子正。嘉定初，召為太常博士，遷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出知泉州。入為秘書監，兼侍講，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尋以言去國，主管玉局觀。久之，復寶謨閣待制，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修國史實錄院事。卒，贈通奉大夫，追封西山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謚曰文忠。

德秀為學，以格物致知為本，以誠意正心為要，以修身為基，以齊家治國為驗。其論帝王之學，謂必以堯舜為師，以三代為法，以正心誠意為主，以親賢遠佞為務，以敬天勤民為事，以儉德為守，以納諫為益，以戒逸欲為防，以保民為本，以用人為急，以理財為末，以刑為輔，以禮為治。其論治道，謂必以正心為本，以修身為先，以齊家為次，以治國為末，以平天下為極。其論學，謂必以窮理為先，以力行為實，以致知為始，以誠意為終，以正心為主，以修身為要，以齊家為驗，以治國為效，以平天下為極。其論政，謂必以得人為先，以任賢為急，以去邪為務，以納諫為益，以恤民為本，以節用為要，以重農為急，以勸學為務，以興禮為治，以明刑為輔。其論兵，謂必以將帥為重，以士卒為輕，以器械為末，以紀律為本，以恩信為先，以威令為次，以賞罰為末，以攻心為上，以攻城為下，以野戰為末，以守禦為本。其論財，謂必以節用為先，以愛民為本，以重農為急，以勸學為務，以興禮為治，以明刑為輔。其論刑，謂必以仁恕為本，以明慎為要，以公平為務，以寬簡為益，以恤民為本，以節用為要，以重農為急，以勸學為務，以興禮為治，以明刑為輔。其論禮，謂必以敬為本，以和為貴，以節為要，以文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其論樂，謂必以和為本，以敬為要，以節為務，以文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其論刑，謂必以仁恕為本，以明慎為要，以公平為務，以寬簡為益，以恤民為本，以節用為要，以重農為急，以勸學為務，以興禮為治，以明刑為輔。其論禮，謂必以敬為本，以和為貴，以節為要，以文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其論樂，謂必以和為本，以敬為要，以節為務，以文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

德秀為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其論文，謂必以理為本，以氣為輔，以辭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其論詩，謂必以理為本，以氣為輔，以辭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其論書，謂必以理為本，以氣為輔，以辭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

德秀為詩，以理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其論詩，謂必以理為本，以氣為輔，以辭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其論書，謂必以理為本，以氣為輔，以辭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

德秀為書，以理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其論書，謂必以理為本，以氣為輔，以辭為飾，以情為主，以義為制，以分為別，以序為次，以禮為和，以樂為和，以刑為輔，以政為治。

寶章閣學士 直學士 行制

歷代沿革宋朝寶慶二年詔置藏寧宗御製學士直學士並寶慶二年置

程著

除寶章閣直學士知福州到任謝表

吳永叔

龍直榮林叨陞鴈閣雖睽違於咫尺而感激深於涓埃伏念臣性識固本鄙茲地跨帶岸當陸土磽瘠而歷歲民情動而踰年頃戶口不滿六萬今及二千而兩平淮夷北取澶淵守

固幷廢各迪有功今生齒之蕃乃倍於前而南粟之輸乃不加省若使歲年豐稔猶或可以保全況水旱荐臻民庶遭水旱荒饑幷何以爲閩而況容迪新孰接連大江當此防秋之時益無欲焉之慮亦有牧御甘藉賢如臣之近畏堪此寄伏念臣始入仕塗六升朝籍歷四年蓋嘗學道於外府閱三載曾靡求知於宸聽一旦忽承命而興州雖阻銀玉實近乃倫更於箕顯既叨鈴部寵曾之遷又忝阿衡鈇之臣以文字爲官常以語言爲職業入侍則閉閣草制吏真不加退朝則杜門讀書職爰靡及閒居對便牀問長日盡忠於事君之道有在於愛民之仁無先於務本故敢黽勉愛戴勤恤瘼瘝所以越歎思避於殫力無能泥光彼壯七之一分猶不思名既盛則毀日來官愈清日忠益衆致煩史議有累聖朝延濟本治政無大小必咨於衆謀隱匿莫由不伸更直罔由自逸伏望陛下察臣之愚衷不忘之大自開言路之來恣臣之八千徐徒不聞信於發言十餘年以臣之衆恣臣之不肖過民人之事政不外迄以上聞民人之事官或因今并太平野農閒之意寄旌旄之色五更聽海尚思神宗之鐘鼓之音

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謝表 吳永叔

代幷南郡已詔廣大兼要之思假守東陬復當七尺蓋之寵乃味分雖恨危邦實依念臣本日諸生家承素業朝氏之仕本爲四方之事豈擇於所處官不過侍郎今已徑登於要近職不過侍從今已超任於清華一應四去國華命而興州雖阻銀玉實近乃倫更於箕顯既叨鈴部寵曾之遷又忝阿衡鈇之以陽之臣以文字爲官常以語言爲職業入侍則閉閣草制吏真不加退朝則杜門讀書職爰靡及閒居對便牀問長日盡忠於事君之道有在於愛民之仁無先於務本故敢黽勉愛戴勤恤瘼瘝所以越歎思避於殫力無能泥光彼壯七之一分猶不思名既盛則毀日來官愈清日忠益衆致煩史議有累聖朝延濟本治政無大小必咨於衆謀隱匿莫由不伸更直罔由自逸伏望陛下察臣之愚衷不忘之大自開言路之來恣臣之八千徐徒不聞信於發言十餘年以臣之衆恣臣之不肖過民人之事政不外迄以上聞民人之事官或因今并太平野農閒之意寄旌旄之色五更聽海尚思神宗之鐘鼓之音

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謝表 吳永叔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道

歷代公卿題名自元豐元年始命馬永卿等取索稽考史冊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侍讀之後

侍讀以下備新集侍讀之後

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於分職始崇政殿說書以楊徽之吳僊為翰林侍讀學士始建學士之職其後為元為翰林侍讀學士不帶學士又有馬宗元為侍讀侍

若納為侍讀不加別名但供職而已會要天禧三年張知白為刑部侍郎充翰林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知白始也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歲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入侍通英閣輪官講說元佑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續會要建炎元年詔可特差侍從官四員充講官遇萬機之暇令三省取古

羅侍講學士

元宗置舉相日朕無讀書有所品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講懷悟慶歷中慶曆慶歷使與修無量更日侍讀侍以師傅之禮

聚文學士

元宗置龍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讀有司供給甚厚

舉通經士

元宗詔臺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先生馬懷素等勸講禁中

舉通經士

元宗詔臺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范鎮攷仕報舉中太乙宮使未幾乞致仕不充仍免經筵遇講官過萬機之暇令三省取古如王大貧　朱丞相　勝非　張大貧　浚　劉資政　珙　趙觀文　鼎萬俟資政　卨　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張大資憲以萬壽觀使以醴泉觀使兼侍讀乾道五年劉敦仁以來臺水多兼侍讀自慶曆以來臺水多兼侍讀中興以來有兼者紹興十二年春萬俟中水　羅汝楫　始兼侍讀自後每除宰路必兼經筵矣　已上羅汝楫　元　以後

刊緝經籍
像賢殿書院侍講學士掌刊緝經籍凡四庫遺闕皆上隆而則
承旨以來
以質疑義
元宗潛邸侍講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定義年是時集賢侍
講學士侍講學士至德二年置大學士四年罷
以師臣禮
唐馬懷素以小時與名儒無量同爲侍講更日番入既即開行與
正進或行在遠離乘馬官中每宴見帝自迓迎以師臣禮或作
以申師資之禮
讀書守操
唐元中王志愔表薦白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堪代諸侍
馬懷素以爲侍讀
好學守節
唐徐彥宰處仁少尚好學多所採先侍讀兩官而謹守過人
兄弟共處
高少逸代元裕爲侍讀經士兄弟迭處宗族時人榮之
蹤跡遊畋
王起爲禮部侍郎兼集賢殿書院侍講學士蹤跡秘宗遊宴事代
加侍讀文宗正好古學是時卿貴以經術進退以敬博導帝
數訪遠時政因積而願寬逐臣過惡
遂除爲相
暇日召問
太平興國六年上聽政之暇日召問紀史始用著作佐郎吉文仲
爲侍讀帝知經史命文仲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持燭

諮訪政事

孝宗隆興元年十一月命經筵官遍詣學士院朝夕侍講
古今諮訪政事

以備顧問

至和二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張昇 康節 年高免進講
止令侍經筵以備顧問仁宗實錄

條上十議

哲宗即位以吕公著爲翰英作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當正
始以治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
光明臣待罪講筵條上十議以裨聰明曰畏天愛民修身講

宋朝事實類苑 卷之三 五 仁宗錄

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言行錄

節要三書

吕公著面奏侍講講論語畢上奏曰陛下虛懷之性出於天資
而復內觀聖訓日新大學誠以先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
治脩齊治平終欵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旨
欵其中及孝經內節要共一百段進呈便於省覽或游意
筆劄之間以備推廣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家傳

不殺羊羔

通英鑑云高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御道左脅間之
曰今日尚食其羔羔不樂曰是不殺羊羔實政殿學士謝維
論事因奏言此特羣小善耳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
用也高宗自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
此言行錄

行避蠐螬

伊川頤方講易在宮中趨行欵水必避蠐螬曰是平上日飲恐傷之耳先生曰推此心以及門海天下幸甚同上

奏論三事

伊川召對上奏論經筵三事一上宮不移侍宮人皆遣老成重厚三請冬講官坐

讀唐鄭一傳

次講官制北行臣皆踞坐講者別設本於前侍讀初無所藏但

宋朝事實類苑 卷之三 六

侍立而已耳自宋綬夏竦爲侍讀始令讀唐書一傳參讀於御

進學事二條

案宋仁宗參用國朝舊章大抵公讓唐書乞詔史官學士參
修仍令館閣校勘一員通檢詔敕編次進呈所貴博覽古今
治體不必專以經筵官員爲限 宋朝事實類苑 卷之三 八
講讀官進呈文字一條公每有所進可爲規戒有補宁事者必
遂以己意反復言之 言行錄

進祖禹帝學

鄭丙字少隱淳熙中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及裒集
司馬光九規范祖禹帝學資乙覽
讀蘇泰約從

司馬溫公遷侍讀學士進讀通鑑至蘇秦約從六國事光曰參
儀爲從橫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此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
右名錄

論黃帝無爲

史衛國公浩字直翁淳熙中除醴泉觀使兼侍讀浩管論止心
篇論黃帝無爲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爲者豈燕安無所事事之
謂哉

講筵延義閣

崇政殿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延英閣東向皆講筵
之所仁宗初御延義每初講論或講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
賜賜飛白書或賜宴其後專御通夾也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三 七

賜宴資善堂

呂溱以侍讀學士知徐州仁宗特賜宴資善堂溱使論曰此會
待爲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爲例

薦當世士

祖咨以學士陳襄任經延日嘗論薦當世之士曰司馬溫公而
下三二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樂於忠義
非陛下於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爲陛言二朝實訓及眞宗正說事則治
大觀文禮泉觀使兼侍讀進讀之際未嘗不反復開道」
體及當法祖宗者必委曲設引開廣上心引陳襄故事爲有
文等五人皆召赴闕再兼侍讀又薦醇叔似等二十五人叔似
召用餘以次收擢

吉外成事

陳正獻公俊卿兼侍讀奏錢端禮起戚里長政駿駸入相館門
之主相與上疏斥之言爲所逐公推薦宜加適及外戚事公
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卒不相
誠齋集

論日食之變

張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日食之變本於惡氣之萌惡念之起上驚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他
日上前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三 八

著聖覽十卷

丁度字公雅兼侍讀在經筵仁宗呼爲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著
述之類裒道集
編古應眞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爲鑑也仁宗出軟需以示
之曰朕欲睹大下以中正對曰願陛下善練英
聖賢十卷雖編輯菁華十二卷慶曆存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反覆開道

蘇軾侍讀王沿亂伐邪正得矢之際未嘗不反復開道」
然不已開所論輒首肯之

使上不忘

蘇軾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彈兵息民則必反復使上不忘彈
兵息民之意以開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蔽有所偏則偏則
爲患大矣

侍讀學士等官中規

伏奉聖旨以時暑侍講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炎酷之
筵汗流浹背之盛隆遂紫宸之一殿息載頒明詔允合群臣
永陟下之道挺生代天化育仙承先之法風昭示於後人
之意臣等幸際二聖恩光民知王業之艱難仰體
之宏遠於是周稽古道宋尚素風命開奎之儒臣啟介華之
席包周衆說既析於篇題齊給善言弼協於聖智之間移
侯惕會弁之增勞惟勉事昭思遇臣等退惟郡質幸此紹
逢敢忘職誉之言仰效治皇之功切以門方鄙事尚慶允
然之間移衛多端伏願重漢宣之六會惟夏禹之寸陰時
留文正公之野故特有是命臣等忝備侍從

聞命若大我聞神功彰虞德之日新禹謨獻之天
聞命若大我聞神仙翰式乾神功彰虞德之日新禹謨獻之天
敢忘職誉之言仰效治皇之功切以門方鄙事尚慶允
然之間移衛多端伏願重漢宣之六會惟夏禹之寸陰時
留文正公之野故特有是命臣等忝備侍從

元長崇明朱子發以經史講授
元長崇明朱子發以經史講授
夫始建以典郡列中興後宠官兼侍講者謹
人若紹興二十五年張扶以祭酒陞與二年王賓王佐以
王乾道七年林栗度以宗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蓋不以
官聯說書說書與侍講同職於內何今亦進者莫於書
故夫侍從稱優之官有以也　同上　熙寧元年置經筵
劉敞等部不置坐講唯朝廷坐講以侍講居侍讀下　同上　慶
諫爭講慶曆中永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
中永無在經筵者　仁宗實錄
宗用昌正獻亦止命趙元昊職中興後王尚書爲
禹御史中丞建請復舊制經筵命兼侍講自後十許年間迄

侍講

之者惟王唐公徐同叔二人皆上意也紹興十一年仍舊
中丞尚書僕射兼侍讀紹興二十五年春兼院使元
正正二珉並兼侍講非臺丞兼侍講而以侍講為稱又自此始
其後循或兼說書臺官自尹焞隆興二年五月除官自唐元
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後並以侍講為稱不復兼說書矣
雜記 修注兼侍講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如秦二
年八月林自王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五年四十
二月鄧伯允改兼史編實計非故典也閏德元年八月婁寧閭自
侍伯允改兼史編實計非故典也閏德元年八月婁寧閭自
言路徙春宮兼權中書舍人亦以史院易經筵遂為定例云
年十月朱仲晦自司農改秦宮兼講如故意者以其兼權史

侍故也十一月王簡卿知院為左史仍兼崇政說書
者猶以為不可罷之落定元年黃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除
起居舍人兼如舊舍人侍講同除數月臣正言
[illegible]故與兼[illegible]

[illegible]侍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年宣文閣待制胡銓除提舉佑神觀兼
[illegible]日以羊牽進奠允文奏曰胡銓昨歲一節最高謂
[illegible]時外其氣節不宜令遠去朝廷上日銓固非他人比日
令在京宮觀留
侍經延故有是命
[illegible]書爰諮春天子五學之遊東坡謝表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彷
徨聽長樂之鼓鐘忙如桑梓[illegible]銓華經幄俾以公卿留行

泉[illegible]
[illegible]錄奏事地不作坐王前[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黃裳下面論風俗[illegible]變[illegible]
以[illegible]結綵[illegible]

宜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
[illegible]臨決

以儒行道

宣帝參依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illegible]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
[illegible]類次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宿令講經
劉昆爲荊州刺史中大夫侍講完華殿以不
每引見寬常令講經
勸講帷幄
楊秉以明尚書入勸講遷諫議參事侍講常
講帷幄不宜外選
有史魚風
漢宗常言宋漪入侍講筵行謹止閑閑恂恂出於誠心可謂有
史魚之風矣
侍講
侍講
宋文鑑張道集 卷之二 十三
楊秉威帝即位以明尚書入勸講遷諫議參事侍講常
在講席
入講白虎觀
章帝詔諸儒講學七經宗召入太夜宮令講尚
書堯典
召入大夜宮
白虎觀即路寢隔爲翰林侍講學士程宗召入太夜宮令講尚
書堯典尋演繹義以廣規諷之道
使講尚書
張論盧宗即位出爲東都太守元和二年東巡侍幸東都引論
及門生并鄉縣掾吏並會堂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論講尚書

經術該深
鄭覃文宗時召爲翰林侍講學士覃於經術該深淳篤守正帝
尤重之李宗閔知政事以淸望與劉德裕格厚忠其視近選工書欲
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爲侍講
文思贍逸
當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爲知制誥穆宗以其學
有師法召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校讐大夫改中書舍人 分紀
語約義明
呂公著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爲當世之冠 行狀
講官第一
東坡先生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記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

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文辭燦然乃作講師三
昧也 王鞏師友故記
色溫氣和
伊川先生日非莊謹嚴毅溫公安得范純夫在筵中色
和溫公問何故伊川曰度必溫謂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左可
以開東是主人主之意淳夫除侍講 程氏門人
治亂深陳
呂申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間皆能得失皆
深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開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
之 申公宋傳
有該教化
余竊上論曰天子之學備而不煩上曰靖所言誠知治體命侍
臣講讀有該教化者周悉講論仁宗實錄
論議褒貶
伊川在經筵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作經筵開先生講說退
相與歎曰此侍講也一時文士館閣者甚衆而先生亦以天
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 言行錄
開濟博約
王成大字元龍申兼侍講進前開上曰卿開濟博約故有
此除
多傳經義
英宗時呂公著在經筵多傳經義以進規講論語人不知而不

慍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
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所
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焉之謂歟文德文王之皇
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如在車之式 名傳
開列古義
太史公范祖禹侍講開列古義仍當講畢即上前及
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之義
三代兩漢語
范祖禹兼侍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還賜御書唐人詩公表
謝又賦詩以獻進而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

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宋史
前經樞要
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而設官余請疏曰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前經之樞要復先生之旨約而不煩爲得其術 分紀
左傳監戒
仁宗退朝常令侍臣講於邇英閣資侍中日朝時 講
春秋左氏傳毎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曰六經載此以爲後王監戒何必諱 歐陽修
孟子醇正
司馬康爲講官言於英宗曰孟子爲書最醇正王道尤明臣所宜觀覽也
專講春秋 宋元學案 卷之三 十七
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紹興初除公兼侍講專講春秋時講官遇不講日各進
漢故事一事須於逐事後略論得失大古 吕氏家塾記
獻勸講箴
趙元昊罷進誓侍講趙師民上書陳十五事八曰延講官以廣聖
獻勸講箴至是復命講讀經史 李文簡公燾字仁甫乾
道中兼侍講以經筵少開錄趙師民勸講箴以諷并及仇士良
不欲人主親書近儒生之說 吕氏家塾記
陳正心說
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元豐中除兼侍講公第入門與之言正
君若之不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以仁爲本而不煩爲得其術
之說無自而入望格意誠句解以貫曰舌之講最及化源之
講必交相開陳其說
寫無逸圖
上嘗令元絳先以講范冲乞依仁宗御製英閣成事寫書無逸
圖大字四章分圖於講殿之壁上 宋名臣言行錄 上
以時宰執於是最著上從善汲汲之意 吕氏家塾記
講勝坐講
舊制坐而論道別置書冊於御前仁宗嘗於春秋令儒臣立說
御案使於指視神宗朝王安石侍講以爲道之所存禮亦加重
請視 十八
步下禮官辭維以下三人以爲當坐則放以下七人
皆坐乃不行元祐初程頤爲侍講復請坐不從 吕氏家塾記
開筵英席
治平四年前司馬光留曰今將開延英之席 丁未錄
展謁英閣
李文簡公燾字仁甫經與宇
双日講讀
仁宗皇帝以方親政聽斷之暇欲召名 儒講論經與宇文
臣從容訪問治道每以雙日講讀爲不可有自修展謁英閣 吕氏家塾記
臣嘗採摭日令恭降詔旨於雙日講讀以當奉 行前詔故也 職官

隻日講官
淳熙七年講筵宣三朝寶訓終篇史浩奏曰陛下双日御前後殿與宰執裁決又引臣等班對日旰方罷隻日又御講筵依故事讀數百言恐勞聖躬上曰朕樂聞讀訓雖双日休假亦當特坐自是講讀上必注目傾耳幸漏下十刻方罷 孝宗錄

二德大本
哲宗初司馬康侍講洪範至乂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爲吏有德者之大本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德時天子恭默未言公皆聞德音因上書曰陛下能審而問之自是以爲例

賜章服御書
慶曆七年上御邇英閣講孝經賜曾公亮三品章服曰此賜異於他日 宋名臣言行錄 又祖禹講論語畢上賜御書唐人詩 宋文鑑 卷之二十

在經筵數載
曾公亮自集賢校理至翰林學士侍講一十餘年嘉祐間王安石在經筵數載

附翰林侍講學士表
范祖禹

淳熙初臣忝侍經帷嘗以所聞上之其可受低服新恩洪惟眞宗初置講職日常勤於日昃論經或至於夜分以啓迪於後人俾監于成憲元符末年先帝更新治體止命兼官雖因革之制不同而經緯之文則一惟熙寧元豐之成烈有命自天石室之舊聞不顯帝謨尚資史官追觀列聖之典多委四輔之臣夫何一介之微猥此二任

之重此益伏遇皇帝陛下欽明文思睿聖橫溢如日月之合大不息謂二帝三王之道曾遜於高深一和四宗之事遠於不久惟念終於典學觀曲加究數用小疚留意稽古之於帝陛吹棄智慧之於學而不能安戎於無人乎而不能安戎於遠而失爲始古人非憒人曾之可采猶堯聖心之不倦

謝侍講表　孫覿

敢材無用早汗甘泉法從之班賜命過優又玷西學上賢之選誓欲明而不敢固辭伏念臣謭昔耶以自娛爲文不求其解偶隨官牒進日朝榮錫壁之賞已盈錢欽欽河而止渴夫馬之力

豈分之恒乎

謝侍講表　周必大

趨翔已稽當仙之宗公彼給事獻納之署凌乾祇命何幸最也臣某中謝臣當以天縱之能陋儒絶企日躋之聖典何加然嘗朝有良圖之勤宇太禹不矜之成正使眷人之小人成大學前愛五技之窮敢知謂報之方更膺匪躬之節

辭免兼侍講奏狀　周必大

誠論豪集測谷是處伏念臣頃召還親榮簡擢內本朝待論先之禮以大對專講勸之官今既進秩夏卿仍頒輸花者尚猶漢殿六經之業殆將兼唐人三侍之榮所愛仰累於殊私不能自安於非據則虛幽之鑒別求超越之晉恭冒聰聞伏當嚴

士人多聞尚急陶鑄之一資儒者要況非磨治之才豈虎觀之深嚴負薪梁之慨恩臣某中謝臣竊以祖宗盛際講讀最加於爵秩之敘拘惟英賢之是任上或處三公之舊下亦延九卿之甲選品待從之勢日計不足然緝熙光明之功職思其憂講貫之益自知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自殿中之臣自外而招者必以教官而陛下恩明百辟念切一夫之躬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經帷開之仰開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留意之文益皆見於行事之間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謨始之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踈賤久以疾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躐不次之除聞見日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文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

免日昧之戒有累維新之政加以自聊陛下察其愚誠不利走趨昧宠召之恩已伸前遲之懇所有今來思合回避伏候敕旨臣實不敢祇受欲望陛下矜其愚誠不利走趨昧宠召之恩已伸前遲之懇所有今來思合回避伏候敕旨臣實不敢祇受欲望陛下矜

請早開講奏狀

右臣今月六日伏見中書門下省錄黃奉　聖旨開講用三月十一日者恭惟陛下聖質天成道學日就固不待分章摘句乃能多聞而有獲也然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國朝開講之初春以二月上旬今乃遠用三月十一日非獨屯江講之則至近其間復有休假及諒德壽宮日分則是半歲之間講讀不過十餘日而已以陛下勤於治道咨詢無倦而又收召豪俊演賁經聖彼昔日夜望賜清閒之燕效緝熙之助若緩其所當急而化講筵於論道之風稍缺於初政甚不可也臣更不敢緘奏已行之命欽乞睿慈依去年秋講例直降聖旨特就近於二月中伺捧

代謝侍講表

樓鑰

伏念臣幼習舊聞晚學無師法顧孤陋寡聞之習自爲決科之資如蹈通知遠之經素匪專門之業矧是帝王之大訓實爲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究淵源之編豈容樸鄙之士猥備講筵伏惟皇帝陛下巍巍成功謙謙終吉特降至尊之勢兼

綴緝舊聞爲二三萬言之辭故求釋義暢五十八篇之言庶補
重明

辭免兼侍講狀

洪邁

臣閤命寔悚不知所云伏念臣一介書生見識淺下僅能耕田
鑿井終紐華藻以塞區區應用之詞章至於潛心聖經窺探閫
奧以論訓導人主之參勸講之聯待遇英之席非
所據焉竊爲甚懼又況聖學淵妙今古洞然如日當天幽隱畢
照雖使大雅宏達之士殫效尺寸日陳乎前猶增高泰山何足
云補頓臣等童矇非所堪伏望聖慈曲垂英監別擇經術高明
可備顧問者使充此選臣無任祈天懇激之至

洪邁

謝兼侍講表

經帷初啓宜延茂異之儒講級正清乃及薇蒙之士揆非所稱
榮不勝恩 中夾切以王求多聞雖資啓沃朝夕之助天縱將聖
自有緝熙光明之功撰臣之愚何若而可假以傅家之末技當
有意於遵經措游夏之一辭豈知筆削東春秋之五傳空極鑽
研使居誦說之聯入奉清閒之燕內而省已更有砥礪茲益伏
遇皇帝陛下聰明寬天潛古擬亂世而反諸正既統一於
聖真守經事而知其宜欲汎觀於物應故如臣等亦在選中臣
敢不別嫌明微竟善瘅惡燦然與文武之業方觀一統之成學
者以帝王爲師式幾千齡之遇

辭免兼侍講奏

洪容齋

聖主承丕作于今 經筵講 詩徵章進詩 樓鑰

道必神而明之存乎人恭惟皇帝陛下觀象洗心玩文盡性悟
春之外健內順若賢路之宏開鑑鑒之上劉下衆悉朝綱之復
振有體則斯有用能知而必能行奚俟鯫生尚容蠡測況臣夠
深無得約有懇朱雲之折充宗僅致忠邪之辨京房之事足
諱靡忘理亂之占雖姚崇莫近乎日月之光然勺水尤覩乎江
河之瀾採先天之妙指前聖之微言剏健中正粹精著在自
古詩之德聰明睿智神武形爲不殺之仁俾斯文之大與幸當世
之親見

經筵講 詩徵章進詩 樓鑰

聖主承丕作于今 成緩迓昭回光飾物剏建位乘乾善治新更

化常陽獨擔搢紳紲及其餘擢任列閣前裏日力謀始裒心最
忘老未遑私政理百務閑裡遂其俊廿年宅真殿拱細海晏居
野已甚生侍禮無前講筵時三百時逢半千諸儒六
義摩研俯閱毛公傳旁及氏鄭晚年定著十
有六　千百終有十二篇嘗遷禮部侍郎日論二百餘事又侍講
前後文民在井田成功時海內實業大明錄東門忠士風雨山祭
會要　慶曆二年以起師民祭官後
秩卑資淺則爲說時不兼侍講元祐
師兼侍講司馬公休公嘗以資作佐
出原曲家世紀崇寧中初於說書一人
琳仍遂其性品以士服隨班朝謁入侍

可能之

陳折柱枝
程頤召充崇政殿說書一日請
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撓折
以布衣爲
哲宗幼冲召程正叔以帥道自居前待上
禮色拱揖以諷諫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爲上帥傳其敢
不盡事
奏論三事
哲宗嗣位召程頤將以爲崇政殿說書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富春秋宜選賢德以輔德官則使陪侍宿直講說道義所
以涵養氣質而德性其二謂上正在內侍宮人皆選老成而
學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
臣十人使上在宮中動息以禮講官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
人主崇德重道之心臣前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納誨輔德
伊川先生既召對充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
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
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修身正心
呂希哲字原明爲說書先二年日令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
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苟修
雖左右之人且不能淪況天下乎
講說明白
崇政殿說書日朝講說明白上善之令所
留問昌言之義不以行史館
賜名記注
實朝初崇政殿說書後爲入直閤侍講歷知制誥開封府
權御史中丞明行經筵如故

經術世家
慶曆二年以王舉爲崇政殿說書房琯相宏之子上問其經
術能世家否令對而採用
崇論重道
近制兼職講官相與圖史實係元勳今所玉牒所書物而已惟
講官當下至說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
成就君德
程頤爲說書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三曰天下治亂係宰相成就
君德在經筵
講必窮本
伊川先生在經筵當進講必宿齋戒澡濯思存誠以感動上意

不敬

引經稱言

宿齋

納兒崇政殿說書表　程　頤

恩誠已竭天聽不回臣職中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側固忠信以自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逢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雖不由乎誠感通信以發忠今臣道未行於家至言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

之心乎行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其辭說於進對之間爲一時之計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成而無斁臣知其不可也

盧而思長治時而慮已日犯天威而冀其論思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頻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勤講之職任莫非賢切慎亦嚴之選賢侯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群臣旁加搜擇

千出類之賢實諮元右輔成聖德爲厲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

論勉崇政殿說書奏狀　朱元晦

臣聞命震恐無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切恩寵不敢低迴名命又憲增遷日久有辜承命之恭以故顧天陳誠冀望元至於再再至於三終不蒙聖明察其愚忱之無必遣歸田亦幸亦幸

藏之願不副望思降厚大度并包鉗閉含藏必前久弊戒滿必前古亦覽刑典其爲感激已不勝言的又特降陰譴侍經禪位臣何人敢與茲選又伏惟此職雖得其備實難其人臣自解在臣私義未免於辭避自非聖明曲賜容任過期輒陳則是陛下問道之往壅目昧之嫌亦難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卷之四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谿 唐富春 子和 刊

東宮部

總東宮官 諸外集太子詹事之前

[此門] 並見後各官之下比倣通用之事

[官] 官邸 家令 右右哲正人、

官論 事君 有於太子 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才學者以輔翼之 在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其生則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師友必英俊

地官中論 使其弟中郎將愛協護太子家 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陛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內家宮史

賈逵馬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四 二

漢法員十六人 秩如諸侯 如淳注曰前驅也 師古曰前驅也 國語曰勾踐爲夫差先馬

賈駭馬

漢舊儀 太子令人 五日休沐 當還 以緒之 堪有羽翼之勳 並同上

侍御東宮

漢舊儀 太子令門大夫 三日備隸五熊朝 陵 如龍門 文選 三日備隸五熊朝 陵 如龍門

東宮侍讀

晉中宮令 周向上 衰 晉之周 堂之徒 以文章德術保訓東宮

授書還拜

漢龍錯 詔伏生授書 還拜太子舍人

朝推文士

朝推文士 選在 陛 校 楓 起 宗 爲太子洗馬

善行惡成

晉侍郎 何 謐 德義 日 在 君 側 以 其 善 行 以 其 惡

時號玉人增於衛玠晉衛玠爲人號爲玉人

宣公英俊

山公啓事曰琅琊王第三子背爲国器宏令国務俊材德備於東宮

才氣文雅

荀勗字道元爲太子洗馬勗數書思與叙事作詩頌之并曰洗馬荀道元學業重光才紹文雅典以弼朝

陸亮惠心

晉武帝詔曰太子家令陸亮忠心可備史部郎

南土秀望

文獻通考卷之四 三

吳王入洛唯陸機荀宴顧榮而已以南土秀望遷太子舍人晉中興書

以五事諫

晉注紀爲太子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紀以五事面諫

防閑以禮

竹汜爲尚書郎家系防閑以禮而是不合庶子劉模諫曰閨壺者謂君侯擇賢子之春華志家系之秋實

皆取甲族

虞於屢深天監中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僚通爲清選迄代甲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猶於陵遲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宦以人清濁豈由甲族

文獻通考

梁徐摛領文如貫珠新變不窮當體爲筆大子家令兼管記文記既別奉坊局事務之殊日新而起

號徐庾體

梁徐庾二府俱愛淫麗故世號徐庾體

東宮文學

梁太子詹事周捨文學優贍深爲太子所禮太子即位以捨爲侍中

士族純

梁制士族純

自擇交友

梁制士族雖貧自擇交友

周武帝詔太子家令掌受陳正德

搜訪賢德

周文數梁惠王四 四

搜訪賢德以輔儲宮

妙選人望

周官觀刑置大子司議郎妙選人望以充之

爲時楷式

周官觀刑置大子司議郎妙選人望以充之爲時楷式

兼領重馬

周官觀刑置大子司議郎兼領重馬周以位高

張華文徐浩學業通敏

張華文徐浩學業通敏元宗以太子司議郎

徐浩博雅

元宗傳位肅宗浩博雅爲之司議郎之文

子[illegible]

進拱中政左右監門率爲鶴禁衛

薦陟問道

元稹上書願令皇太子治諸王商賈備與行旅歸問道之事

禽色之娛貨財之賜不美哉

賦感知

韓承旨愈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有禽色之娛貨財之賜中論宰臣以爲太子之美

見訶儆

王元感爲門門博士諭曰元感恒宜温故再問彈記將前進之

感宜先習之旨是訶儆宗可授太子可議郎

太子卿

唐東宮官家令奉更令及太僕爲太子三卿

建儲卽置

宋朝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實參庶事左庶子中允中舍舍人皆是爲家令掌更令皆隸門除授而無職司惟建儲卽置三少實容庶事庶子論德中舍二人並他官兼充其左右春坊並鑄印置吏員

司馬名重

神宗論執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閤當議官寮乃曰司馬光名重宜爲當官官乃漢列侯之謂如呂公著孫昭可任之後當擇功臣知文章德業之士是以取重來官矣

辭免東宮轉官奏狀

昭回古者教世子必以禮樂德所以修外樂所以修內然後兼敬溫文之德備忠王有道之長實未諳此陛下稽古垂訓日命儒臣講論於東序以助成儲德可謂同符三代矣而臣切

塵近列參侍承華懇無寸長可補善進逐卒業彌惕橫思日
臣竊祿之階淺無尺寸之効秋之寵容全貴特優俾頻數遐齡
惟賞或偕蓋始將累圖伏望下推明主愛曠矣之義念名器
不假人之至公好刻貧叨留務功無益以洞前加名上之恩
辭而輟者臣之分也授受所行庶其有旅日寔惟臣無任戰
汎之至

乞東宮官進嘉言善行狀　樓鑰

臣仰惟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在儲宮以安社稷皆俾以任
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間且得統率
從容以侍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欲報効端處以稱陛下
任使之意補太子聰明之餘雖太子天資敏明謙勤好學而臣

不過於論說之間可以少効其愚論說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
資盛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安臣竊聞祖宗朝庶官
士府官僚每五日必使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
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具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申論其是非
當否不問與最品亂常王臣子凡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者
採公自家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臣區區之
心得達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
此故事也

承華要略後序　呂伯恭

臣聞基天下之命必建儲后以承宗統養天下之源必紹興祖
以熙聖功古先哲王嚮崇正嫡而重社稷防不鏡之

之徒古雖切而心則許元稹校本之書已雖華而實已窮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馬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盖無長者之無術思予其幼之年汚隆淺也使其從宦我宋承藉要略之書殆將與河間獻王向若之數文雅頌相上下矣惜乎不能博古通今徒以其聖學相傳之故雖文王世子之篇足以法之堯舜孝色養之誠足以之伊尹太甲之義入神耶然出於翰墨之外者顧臣何足以知之

韋承慶

兒正東宮啟

臣不慶言伏以殿下國之儲貳主器系桃百姓繫心蓋方延名行一事天下所瞻出一言天下所聽動靜不可以不慎進退不可以不思固須數引正人詢謀得失使忠言日聞於耳善事新聲間彌廣而耳可以長守榮位可以久安若前疏任側患良不進意有所向則合旨稱善言未出口則同聲稱美有非勞於有過莫知便自謂神唐聰明超絶今古驕溢之漸常必由之伏願留慮商每存規誡聞過必改見善必行朝夕孜孜常恐不多明邪察是賴天下幸甚進德修業太易垂文說禮敦詩悅書春秋所貴尚書云念終始典于學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小子曰晉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故丁昔公溫舒書匪朝伊夕自升堂奥已歷炎涼時節興居則邪學無由而起咎悔無從而生伏願殿下虛懷納善極意研精遠佞見今年六月二十日令書以崇文館中置十侍詔令選五品以上及大以下合之千餘員日宴於麟德殿前命學士講論經義以損德音尚書之內作色厲外竹貪昆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伏願陛下以為緊誡殿下馳使之人無於此門召入如此等色皆是檢利小人緣得供奉祇承自

謂別蒙恩賜或為城門內則專事宴遊巧媚百端以求私己日益一事時進一言漸積微漸成習類此之淺淵最難塞於右殿閣無捨於光陰使日知所未聞月有所未聞凡在匹人尚能勉學況殿下以儲后之尊萬機之暇而可以高取名譽坐致簪紱況殿下以儲后之尊萬機之暇而可以徒自棄損德音尚書之內作色厲外竹貪昆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伏願陛下以為緊誡殿下馳使之人無於此門召入如此等色皆是檢利小人緣得供奉祇承自

答聖恩非但尸素之罪人亦當加禍伏願物已往之失知非非之弊念色荒之誡懲破敗之亦易近小人毋聽邪說當恐有失致虛為心則廢德被於眾力弘濟振於眩俗天非顧私水保無疆

唐太宗於寶跡倒置大子讓宮疏　褚遂良

臣聞開世開安不至必退漢儲貳有日乃來商賢作法規模宏遠禮記曰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也然則皇之遠者莫不慈心成於秋冬終於春夏是以聖人之教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太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知人間之艱事識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教成之有陽春之天之有日月弘此恩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敘新樹太子實不

易數聖遺集　卷之四

欣躍四海慶荅宜明須稱大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非闇不識聰下常居宮內保傅之說無聞於外學書計也然不可以淺交淺交必有怨交子不可以滯愛或生隱伏願逐日殷周近遠無隱不可一事須階漸恒計旬月事遷宮事既數以漸作如節微臣雖死猶曰生年

易數聖遺集　卷之四

計陳大下大本不可輕動意上攻容嘉之

太子賓客

歷代沿革　隋煬帝慈愍太子在東宮選入臣子弟有名德者以為賓友　太子賓客四人正二品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賓客間日上齒白宮七　正觀十八年以宰相兼賓客開元定員四人

天禧四年參政任中正樞副錢惟演參政王曾並兼太子

太子庶子

歷代令皇太子有太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
卒掌其戒令勑其教治庶子猶諸子周禮諸子之官司
置中庶子員庶子爲太子少傅佐貳五人
中庶子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
坊之政令庶子掌侍從先右與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
坊之禁令有左右庶子爲太子少傅佐貳五人
庶子爲右中護成守中復設左庶子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
右庶子掌侍從獻納啟奏通典六十四
舊制不常設每時聞之建遣宜置官以備僚寀多以他官
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四十五
領仁宗升儲置二人神宗升儲置一人
哲宗即位規復舊制之體
乾道中庶子論德除左不除右考宗會要七年詔庶子
論德輪日入宮侍同供故事
碧雞漫志庶子掌開導之侔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
唯所用之周禮文獻通考庶子職掌如
婢備宮命職中庶子掌輔導郭子儀表宜輟五曹之務俾同
班庶休聚制臣源請老仍參翼贊之榮詔不拜右庶子奉朝請
宮修其宮政珂文獻通考庶子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
禁宮紊制列位龍樓東申錫命賢哉宮相李陽冰銘受命天朝
入侍儲幄

歷敬見稱
漢王商字子威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見稱
清白有節
魏鮑勛字叔伯初爲中庶子仲東官正色不撓
官最清密
宋孫奭爲太子賓客日中庶子官最清密切
晉孫毓爲太子賓客日中庶子官最清密切
問退對宮闈遠於是乃用陳表爲中庶子
盡言規諫
劉後主立太子嗣以霍弋爲中庶子夫子好騎射出入弋援引
以合非規諫侍切之體
宋祁景文集卷之四十六
獻侍臣箴
晉溫嶠爲中庶子獻侍臣箴其見稱蓋
受命天朝
郭太爲庶子嘗稱述以爲太子宜廣延賢友博陪卑默上宣王太子
唯所用之周禮文獻通考庶子職掌如
婢備宮命職中庶子掌輔導郭子儀表宜輟五曹之務俾同班庶休聚制臣源請老仍參翼贊之榮詔不拜右庶子奉朝請
宮修其宮政珂文獻通考庶子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
禁宮紊制列位龍樓東申錫命賢哉宮相李陽冰銘受命天朝
入侍儲幄

有正始風
齊桓晉文於當日已覩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當世後學中庶子
久留承華
陳王琅琊王皆當爲勝職中庶子文帝謂冲曰所以久留琅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琅風法耳
身任宮卿
周太子勇晏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謂奉毛詩又歌武媚娘之
明太子洗馬李綱曰勇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坐
自比倡優請正其罪
輔以正道

劉行本爲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令行本乘行本正色而進曰
至尊皆臣於庶子之位若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乔
臣太子慙而止
撰集苑諷
唐于志寧爲太子少傅大宗謂志寧曰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
太子承乾好聲諷度志寧正救規諫數二十卷諷之太宗太悅
作賦
李百藥爲太子作贊道賦以諷悉述古儲副事
兼侍讀書
王方慶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品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
聘稱公望
銀艾任左庶子韓武以賂結公卿遺數二十萬不納時稱有公
望
該識舊典
崇在東宮孔穎中庶子于時中興典事草創寅經學宏博又
該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日直東宮
劉泊字思道唐太子敕泊與李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
授太子經
歐陽地餘字長宿爲中庶子長星太子經
請降聖救
崔神基長安中轉太子右庶子時突厥使者入見有司移文召

太子神基以今太子非朝朔望而別嗔旨請降墨敕詔與庶
事更日侍讀東宮
進[illegible]
高拱時爲庶子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
石之言故以藥賜卿
諫用寺人
太子承乾左右多任宦官于志寧諫曰事柔便佞出納喉脣伊
吏取易牙敗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竝任鄭長猷陳禹佐
舜幸傾覆殿下皆用寺人輕忽高班凌錄貴仕品命失序紀
不立太子不悅
輟卿以佐

社稷公深予甲庶子常詔出倫曰吾見幼承倫正物戒之故輟卿於朝以侍太子

侍者侍講

趙宗儒累相寄右庶子屏居恬靜不問世務

端居守道

勞心日知門閥六年故有此升

以宰相兼

兵部侍郎

以宰相兼

以太常參

以左庶子同正仍俟成滿入授亦爲侍讀無闕

衛太子家

班彪云國家故事選公卿列侯子孫衛太子家爲中庶

備選特召

同位遷中庶子曰若少而好學談玄理尤明詩易以著聞於

時備選殊雜其人特召君爲

八分之職

晉安帝紀略云庶子謂八分之職

班同三舍

掾位中中無侍郎班次同

參與機密

安定公深予甲庶子常詔出倫曰吾見幼承倫正物戒之故輟卿於朝以侍太子

侍者侍講

趙宗儒累相寄右庶子屏居恬靜不問世務

端居守道

勞心日知門閥六年故有此升

以宰相兼

以太常參

以宰相兼

兵部侍郎

以左庶子同正仍俟成滿入授亦爲侍讀無闕

衛太子家

班彪云國家故事選公卿列侯子孫衛太子家爲中庶

備選特召

同位遷中庶子曰若少而好學談玄理尤明詩易以著聞於

時備選殊雜其人特召君爲

八分之職

晉安帝紀略云庶子謂八分之職

班同三舍

掾位中中無侍郎班次同

參與機密

太子侍讀侍講

歷代公卿

太宗爲晉王府有侍講及爲太子亦置焉其後或

以他官兼之或別置官屬

高祖初入長安即立代王侑爲太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

以他官兼

以他官兼

以他官兼

東宮侍講東宮元帝方任且夫以皇子陽大千完謙以為中舒劉湯傷化不足留心太子納焉

唐吕元奕為同州刺史中謝奏辟資氣激切上多之調寧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

李敬元博覽群書顯尚儒雅公卿兼約每造其門必延入談論移日

侍讀仍借御書讀敬元風格高俊有不可犯之色

講經授業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為文晚年尤篤志於學每

開五卷必敬禮來學危坐對之高宗為東宮侍讀時敬重德言每有公宴輒引以上坐

及升東宮仍兼侍讀

給輿使殿

褚無量為侍讀年老為上疲極奏令門殿給使輿於使殿

坐讀論語

許叔牙少精毛詩禮記上數為皇太子侍讀常進毛詩纂義十卷皇太子賜以束帛還太子洗馬仍兼侍讀

二百段令與本付司經局

著官訓十卷

丁公著充太子侍讀著官訓之舊也

五日一侍讀

陳夫仁充翊侍讀五日一入長生院侍太子講經

講論語

沈重為皇太子伯父梁元帝大和六年授梁國侍郎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

露門教授

袁越子通賢保定中為露門公卿已下皆就學焉通賢任太子洗馬仍在露門教授

編修書籍

敬播修文殿學士貞觀初與令狐德棻等撰周史

撰起居注

褚無量為侍中老為上疲極奏令門殿給使輿於使殿

坐讀論語

上嘗文宗為皇太子侍讀常進毛詩纂義十卷皇太子賜以束帛還太子洗馬仍兼侍讀

侍讀太子在京并得侍讀帶職

著官訓十卷

丁公著充太子侍讀著官訓之舊也

撰工部集

孫固傳神宗爲擇王以固侍講王府東宮建爲太子侍讀崇
中位擢工部郎
雜著
上東宮請講學疏 張 戩
臣某布衣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
臣某布衣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
了論道弁和陰陽在刊正於宸翰俾天
心政事不能日勝伏惟天縱神武生知
何成盛德六合所以推功主上臣等竊
無衆賢日上以思至尊之心下以答庶
家爲問而察其言臣以愚考乘跡士
大下之上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
降溫顏開論義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
等行業素輕能寡海願悉端牛叨侍宮
輒品段誠願效塵露輕進狗郎臨垂採
于令谷日經史閱深資川埋自非過

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已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理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漸之以非善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漸之以惰慢導之以邪僻皇子資性明敏慈孝發於天然親近易習損矣易染苟使易入諂佞如此則雖有頃備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之生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宮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道義出入侍衛常使直言極諫之人前後規諷常使善人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有不循禮義之事文和必聚過集 卷之四 三十五 小心端慈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侍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義之事皆委侍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諫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潛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秘閣校理孟恂清純恬悌終始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屬求其比以備皇子宮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存形迹惜越妄言伏俟譴誅

論經筵劄子 程顥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帝陛下春秋之富屢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專講說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謹選賢德之士以備侍講講讀既罷每一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若當寒暑之暇海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漬涵養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皆久自熟通達俾之常在深宮之內爲益豈不甚大

——太子春坊

唐代公署 宋 右門下坊庶子領之典書坊庶子領之 元 門下坊置左庶子典書坊置右庶子 明 龍朝中政門下坊曰左春 清 文獻通考 卷之四 三十六 坊左庶子中允司議郎左諭德左贊善大夫崇文館學士校書郎洗馬文學校書正字掌陳圖籍典春坊曰右春坊右庶子中允人太子舍人右諭德右贊善大夫太子通事舍人永今率更令掌漏刻 宋 建儲閣即置仁宗神宗未儲並以內臣爲左右春坊勿當左右春坊事中興不置孝宗乾道元年立皇太子罷左右春坊二員同左右春坊二員 孝宗會要 生 明史職官志 高備儲坊之案 朝文獻通考 趙休翁

儲案

宣德二年詔長慶以來兩河用兵編神立勳擢宜則行率以儲

列局

太和四年左庶子孫華奏春宮列局讌翼元良

門東宮官屬

成問東宮官屬六典載太子東宮官制甚詳如小朝廷置喉舌事以統衆務則稍朝廷之尚書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又各帥其局則稍朝廷之館閣焉其天朝廷之諫議大夫屬之焉然文館猶射近之隆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其官戚一視朝廷而已如賢者天夫諸官又但爲階官非

極選官教之且沈休中置學

唐文粹 卷之四

元符二年二月詔誌親宅潛邸賜名龍德宮是爲徽宗藩邸

建安 祝 淵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國史院部

提舉實錄院

編修實錄附

此下諸科集史院史官之後

歷代公事 治平元年以宰臣韓琦提舉修仁宗實錄後多此見於實錄書

以宰臣曾公亮提舉修英宗實錄

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遷於實錄院實錄即置於

院遷之國史置於史院九年二月以修神宗哲宗實錄

銀青光祿大夫以宰臣一員提舉修撰檢討官無定員掄討官以

本省官或他官兼而修撰官如史館例 詔新史館前輩充實

承受內侍官史館例 詔實錄院以罷史館也 中興會要

世謂董孤

唐史載到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誇張說誣諛元忠事實已然可知宋璟等數勸苦切按故轉爲忠後說讀之如親所爲履冰情歟政辭日御公之情何名實錄宇不改世謂

今董孤本傳

聖朝大典

至德二年史館大帝少卿于休烈奏國史實錄聖朝大典續遍

訪求事迹
李益能撰其官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參神宗實
錄墨本元佑所修已是成書朱來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
史官語出無不過失實之譏今將天聖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蓋求
提舉編修多是增飾之語疑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
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尚朱會要

雜著
辭免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周必大
硃渥為加龍飛之號增屬伏念臣本孩文孰先一史才擢事五堂已
幸於舊貳計員金鎮東假於新榮名稽叔進之規實溢向升之

數昔到子元居秘書而頌之事自於又處於我宗賀知章兼僕
膺而兼集賢士論非其榮矣 臣學非二子而寵萃一時誰出
誤加新安開分僧不暴牛馬之走乃或冒熊羆之兼必嘖煩言
上辜公器俯伏於則是庶無負於曲成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洪遵
聞命震駭同知所措春史筆之重任指賢之所難況在於臣
無能為役隊編摩之列曾莫備於毫分新論撰之官乃均於
位次惟欽廟一堂之典有者庭累歲之功藉日曆之既成奉宸
章之改作異之兼職已愧猥俊久塵恩故難庶受伏望皇帝
陛下軫聰明而下逮念名實之相孚察其所安俾續舊服庶少
副於官謗以上答於特知所有思命臣未敢低首

修玉牒官 提舉檢討官並附

玉牒官無定員掌修皇帝玉牒以帝紀
帝系而敘其歷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
並之職開成後始別置修玉牒官 宋 淳化六年始設檢討官
倣唐制也紹以皇宋玉牒為名北 宋 玉牒數于新年九年以知
制誥判館延崇修玉牒官自後置一員或一員朱時非
本朝名臣未朝因嘉本官或未自如王時者用名花紅還
授黃金輔玉神宗朝以軸大難於披閱始為黃金為冊鎖鑰其外世守其官玉牒殿大
夫等有如其制度者于唯今朝至阿宗日本事日本謝及日本事
日國家 宋 之蕃自古無之每朝為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

以其大昌錄之以王刑不正為子又中書年錄注每朝
內門為以大日宗及歷年行事如帝紀而差詳見於
以日記事日宗蔣慶系銀御史鄭論
為檢閱官玉牒官為以也王牒則奉安於十年改
類譜則宏子為真堂時非亦少減
宣和中詔以編修院隸西閤子去修錄玉牒之所李
自修玉牒官為名亦是兼編修會要蓋緣國史王曙事
紹興初詔以其就編修院修纂
置局後徙編修院皇帝玉牒十年一進修玉牒官庶以郎士

典領百元豐行官制分隸宗正寺當六年詔宗正寺修玉牒下
照用日曆所文字並指定所書事令木所錄元符二年宗
正寺承陳襲民乞將先帝玉牒內聖政令本寺修玉牒官抄
寫封送國史院從之紹興十二年襲舊制始建以皇伯一人
提舉修玉牒官一人以侍從兼充宗正卿水而下悉與修纂
二十九年詔　玉牒所併入宗正寺更不置修玉牒官檢討
官以本寺少卿及丞同領編修事詔玉牒所宰臣提舉依舊
修書官一員同宗正卿丞修纂吏不置檢討官　中興會要編

與十二年詔尚書右僕射陳康伯提舉編玉牒後成以參
知政事參書樞密院事兼權提舉　光宗元年錢端禮以右
丞相兼權提舉編修玉牒官檢討官　寧宗慶元六年詔
領之自後相府有闕則以首參兼領仍帶字淳熙十五年
王丞相淮去位周益公以右揆兼領時令所纂脩而首參
仲至無兼局益公乃參乞以仲至權提舉玉牒宰相任責而
批政權領實訓玉曆自此始也

宋朝建安仁重修玉牒屢籍靖依唐室故事修玉牒官奏劉敏
皇姊宋後等爲之　真宗實錄初梁周翰始創其制而未備安仁
重加裁定又爲御源以慶閏背親列精簡爲

類名

賜名玉牒

別籍有五　並見宗正卿門

類名

封爵玉牒

吏部代等臣以下道　王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
皇帝玉牒賀表

呂伯奉

大發慶源行皇文而有小周姬大典章烈祖於無疆今日再繙
上代交泉甲圖窮以建邦啟上胄本出於神明扶世導民德實
參於化育厚前裔之懿稽培建胙之靈長炎宋肇興上遹元造
昭陵在御事以至仁垂光冒彼於雲來流澤海滿於億兆厥問
真子並哲職文崇增篇格之華牒冠史臣之錄發揮昌緒見大
宋小宗之統甲載炳示特書厥典之重源流源貫典冊榮成
錄宣祖以來咸星羅於宇極君明道而後實日靖於鴻圖振振
信厚之風雖卿泰和之治銀漢流玉版閱殿千八百周之打
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憲聖
皇帝陛下隆思堯放惠紹基帝繫繇列區枝葉木恨之輔皇
高祖思觀徵象嫂之哲式是不爽對于華日臣等參燕庭案
親親邦得以純筆傳備柳芳永泰之譜依
光帝籍敦肯宜以皇唐玉牒爲名

重修玉牒

特剏嘉名

唐開成二年修玉牒官李德裕奏功以聖唐玉牒與史冊並駈立
號建名期於不朽伏乞付宰臣商量於玉牒之上特剏嘉名以

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甲寅太上
皇帝表
昌伯卷
清都終閒閎高視於羣生實系藩源實功實於天中告成典册
垂裕仍昆中賀竊以顯寧生民濬發皇宗之盛大律於品
帝嫡之嚴顯允熙朝肇開聖統德洋溢於萬年慶流光於
象緯方盛於六世瓜瓞綿綿固本枝之百葉金枝茂茂分茅
心形之地然宗盟家久稽閱世之勳爰東門以延慶
文王而裕昆騶騄駪駪庶幾中興之際覩觀光宗制復之初考
化九希夷物始大鈞授受既為無名九敘畢光本親而
有紀光宅假清之運具鳥舊行之祥臣等幸際休辰與覩盛事
中興功業斯干詠輯於弄瓦百世本支陳錫永觀於孫子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五
代進玉牒表
六
吳孝峯
帝系勳馮繩科條於為錦聖謨啓佑文訓與於實儲國慶歸以
觀成共朝班而揮塵卮切以先統法箱會次別於大漢問品高
經鹿光武於東摩雖昭穆親之有序於與文章先令之當存何
時浸闊於編摩日成悉加於筆削必視經則考指尊秋論賢之
義設並建外先君河洛圖書之出皇帝陛下慶都景祚志道先
酬世茂木支葉生民之尊祖道歸服成王武之非文考仙宗
皆聚此書述道烈永為大訓臣等猥蒙際遇快覩休嘉倫叙
拔其仰宗盟之旨茂廣書運運東瞻望作之和鼐
辭免提舉編修玉牒劄子 周必大
臣伏承恩渥增崇祇反伏以祀漢盛以不後人繼木之而都自
郎中休令兼掌事朝野內中典尤最故實輯
承之成容於次補而提綱當俟於元台當伊其臣臣見後列
有係之不論有虞次以何嫌仍故望明作昭德懋勉與門於大
與嬉而狗於小廉自漢大成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辭免工部侍郎劄子 吳永叔
漢陳昭回孤東陽嘉伏念臣素疎文學尤乏史才自榮藏地既
亡日星之脫魄白玉虛復野雨雪之榮學不足以紹前修閒識
不足以參記大興明考高廟中興之際覩光宗制復之初考
制以杜史兼官名始何秘綸以月卿貳事體方隆宜甲
國之疏擬與同論之未宜書之十格欲黜述以無能見竹者七
大於同升而恩顯官微不應格選然思事忠逃顛隮所有成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五
命免令兼掌
修日曆官
代言筆 王九齡章執當奏擇私家紀錄并建置令各撰日
曆月終館中同定從之此日曆所從起也 案伯禽卷內編類
以事次記君注會集修撰直修國史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掌修日曆
一代之典舊於門下省置編
修院中書國史實錄修撰元豐四年廢神宗定官
官制行廢按唐會要國史案六年部秘書省長武德貞觀修
修撰日曆事進書門下省行以
置史部郎中員外郎如舊編修院法元八年
郎中休令兼著作郎事官撰職日此

始元和五年移國史院爲名隸門下省史院爲名隸秘書省紹聖二年詔史官不隸秘書省紹聖二年詔修日曆之事日曆所掌修纂日曆之事無定員以他官兼領其元豐法四員之制元豐以來並無日曆所修日曆所爲名又詔秘書丞武通行修纂日曆以少監主之其長貳仍各不與修纂故有是命三年詔

右僕射吉國公臣章惇上表辭免提舉修國史詔不允

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魏國公臣韓忠彥上表辭免提舉修國史詔不允

提舉修撰日曆令以從官帶史館修撰除官帶直

史館史館檢討校勘著作郎佐郎同修國史日曆所以史館修撰名依舊制置編修校勘官十年令僧道平有司討論史館建所之幹修纂日曆制可歸秘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佐郎修纂日曆遷修正史即置國史院遷修實錄即置實錄院見今修撰日曆令宰相提舉以監修國史繫銜實錄院以提舉實錄院繫銜

蔣氏日曆

唐相爲修唐相大臣以後闕而不錄宜宗崩時修今年撰次

盡元和末續之自文至僖三世踵修國史世稱直筆成云蔣氏

日曆

無以易藻

宋朝汪黃諫官彥章公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詔史心上約之隆而掌於門擇所付上下以易澡矣出知潤州品狀日曆如故命官爲

貢士賜史館修撰餐錢

領著

謝賜曆日表

周必大

高賜紹興四年曆日表

周必大

成聖命武成容度王春有似誕告庶邦史拜賜以承流民知

永祐八九間的順帝星隆登總統七政以授人先明年上之官

成趙競放之志臣敢不頒官臨都數於舜明能揖歩躬調而之禹教尚親混同

謝賜曆日表

周必大

欽承天道仍視上曆之成事授人時均工聿書之賜仰祇恩意

例似恩榮平西恭惟皇帝陛下輔相兩儀總齊七政大法協於

五紀九叙彝倫用定予四時庶績垂耀次推本聖心之自蓋先

民事之宜故此遐方亦須審度臣敢不深思奉順務稱嚴恭東

作西成行見景星之積南洽北暢堂陛正朔之同

周必大

欽崇天道課上曆於清臺平授人時丁寧於方國凡任承流

之責厥深幷賜之榮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功侔[illegible]和齊政
炎圖載赫旣聰明厥智以有臨皇極用成宜歲月日時之無易
申命居卿之職載嚴頒朔之文天始地終得大衍自然之數球
非皇合驗太初最密之詳誕告多方用昭嗣歲毖敬不仰推[illegible]
意循論封圻九叙惟歌俶成知於帝力三時不害期各即於民
生

同前　周必大

日官推數當五年再閏之期王者頒常于三統四分之眉凡四
宇上敢怠承流恭惟皇帝陛下把握陰陽彌綸天地按金元之
神策協法範之彝倫水火金木惟修坐致九功之叙歲月日星
無易預知自穀之成爰卽上春備頒密度豈特新又新而無窮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五　上

蓋自朔復朔以何窮臣一分銅虎之權三斥寧昔之陽年運向
徃簡白鷺鼓髮之衆民慈而神順違示農桑之候

同前　周必大

參萬歲以成純方衍無疆之數以四時而爲柄用頒有截之區
聖聖祇拜於君恩愛日益勤於吏事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德隆
廣運化本寧肅仰膺申命之休俯謹授時之攻地法天而大決
道撫四大以宅中正次五而王次春始萬民而布治況歲在金
稼之次而曆符聖合之庠農力稽以無違吏寇文而商扣臣敢
不夙之而致

謝賜日表

具官當問授謹古天之義鳴人觀象一新庶日之文方中望之
洪遵

分頒均外臺而重拜 恭惟陛下先身爲度碑曆任知天其有五材守而勿失對時而育萬物動則有成常德利用以厚生不息履端而舉正切然明行春以周旋臣敢不仍成書慶遵至意七月流火益知天業之艱難五星連珠莫可明於之初相

修日曆劄子

張孝祥

臣聞神宗皇帝相王安石用私意作日錄 脩政事美則歸己陳瓘以死伸之著爲尊堯集日鈔辨等書忠臣義士感激勇氣然惟陛下躬親艱難躋登休治實慈與儉仁民愛物聖德之盛固已卑追先烈而故相信任之專遇過之陛又非特如安石受知於神祖也臣切謂政事舉措號令設施一皆裁自聖斷故相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五 十二 或能將順贊襄而已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掩美自歸揆陛下之聖明私臺臣之喪厥日曆之實罔取其說當之簡策殆非所載君父傳信萬世之義臣仰惟陛下既遊遊史臣仍以論撰欲望駿發明斷申取去歲以前臣寮修過日曆前加是正審訂事實貶黜私說發明聖德庶幾作宋一經藝文之七垂之無窮天下幸甚

辭免修日曆轉官狀

周必大

臣聞命恭讀詔書受兼禪光華二典之中六承文祖之後歷虞夏商周以迄於並世今親伯於伊時當同寮以盛人古天之道也伏惟皇帝陛下道極天人德包履數體乾坤之闓闢順陰陽之慘舒其施爲汪錯方且與天合德而雖先時弗違奚其有孚也於未占而先成其可占也於既孚而後見則天

人幾於一致然猶且先修乎人事而後占於天所謂知變而後
貫者不期於天界而天界之變法之修特以考人事之全爲
未至者歟其精數明時所以進太仍而非太衍且將以建萬世
一定之法而為有宋不刊之典者尚不論也名則已何以知其
然哉揚子曰史以人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觀陰陽之名已
於是乎知治體序

修會要官

歷代沿革 德宗止 元開禧以
紘又續四十卷 宋 建隆初止
錄共為一百卷本朝會要自建隆
損成二百卷紹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 國朝會要乾道
四年詔尚書左僕射陳俊卿兼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五年秘
書丞汪大猷等言參攷所修國朝會要除將熙寧十年以
前舊得象王珪所修重加刪潤外其自元豐至政和中修計
一帝系后妃吉禮二門攷所修吉禮錄當時議論好惡不同妄
有刪改以迎時好乞令本省再加刪定兼令重行編入以續修
宋其在朝會要內有關寧十年內事亦合重行編入以續修
國朝會要為名從之六年中書門下省言國朝會要已修至
乾道五年九月秘書丞陳
騏建炎以後會要至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成

書以中興會要為名從之

提舉修敕令 詳定官附

歷代沿革 大聖應運統有寰宇
宰臣提舉 事先論列仍中奏
仍令式所 同刊定

始也然天聖既有提舉之例不應自嫌
考究 詳定官以待從之通法令名元政和元年吏部尚書
執中提舉重修敕令執中 為首於是不帶提舉以兼領
為名 詳會要建炎四年命宰臣范宗尹提舉重修詳定敕令
至是始設官置局命大理寺及見在敕局官兼詳定刪定官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五 十四
中山堂藏 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已即位未改 六月罷吏部
侍郎徐度等上近措置裒集建炎紹興已來詔旨專一置局
令逐所名取自朝廷前後降出及門司承用已行指揮
申取為準定一司敕令所目錄奏除將熙寧十年以前若
以後續降或二萬餘條前後抵牾職制乾道四年詔宏刑部
侍郎王大猷兼詳定官理必王彥洪韓元吉兼同詳定
部架閣劉時舉檢詳兼刪定官限
一年了畢六年汪大猷等合行事件
令所提舉官銜緊兼詳定一司敕令
司敕令並依舊例施行 孝宗重要修入○此後寧
宋 紹熙 修軍馬司敕則

編修密院仁宗時命田汎提舉熙寧八年措置審刑院崔台符
言奉詔修軍馬司敕緣軍政事重故事以樞臣總領於是命
樞密使陳升之提舉管勾統會愛 紹聖元年之詔知樞密院
事韓忠彥提舉管勾詳定刪定軍馬司敕令

前律後令

漢杜周爲廷尉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問曰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
古之法乎

鈞金衆矣

李延年論刑法第二表周禮鈞金衆矣愼之至也

金條玉科

刑法曰金條玉科

牙章竹簡

牙章竹簡之中因以法吏

劉摯

請修勅令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
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法制唯恐有罪者之或
失也故多張網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
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例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

周必大

辭免兼勅局劄子

臣承詔修定刑統竊惟勅令之興本以救一時之弊隨事增損
浸以繁多而後法密於是命官詳定以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惶恐不自安之意特降睿旨俯從所請許仍其舊臣無任感遵
俟命之至

勅令所題名記

乾道四年冬有司以建炎後續編百幾一萬餘條前後牴牾不合請
刪爲書俾史不得舛誤可之六年秋復詳定可勅令所初
本朝車令甲每詔諸儒纂修自天聖厘正官司以來有詳定編
勅所編修諸司勅式所重修勅令所其設曷不一最後獨存今
名渡江因之而累朝大典用以秩序矣書院奏御實煩費後
官寖久紹興末例罷去至是始復之然視舊時官省三之一吏
胥徒省三之二凡共值之事又大省惟不務爲虛文而典領則
並委一二大臣不敢少損焉示三尺重事必有攸其要以詔官

府又所以刪定員率資歷未可登他曹則於此乎儲之士得徧
游其間飲身於防益明習國家憲令以適於務夫謹法慶賢
才上之復是官也邦豈爲無肯栽刪定有以他官兼詳定有爲
同者中又省去令定爲提舉官二以稿掌相同提舉一以稿執
政詳定一從官爲之詳定官五蓋以今爲著曹以典領事故也
門得附雕題名于壁寧熙戊申四月記

建隆編勅序

呂伯恭

太祖皇帝受命秩清肇造區夏建隆之元號爲天地重開辺合
左右之臣申明憲章論次律令創業垂統爲萬世則越四千七
月已卯判大理寺吕儀上建隆編勅四卷宏規不矩防簡而周
易於衆理識於有司職於秋官以爲聖人之用刑若醫者之用藥當疾之初平藥石未可一朝

去也必俟元氣稍勝則藥石稍損元氣俱復以藥石俱投誤加
扶民於水火之中如疾之初平者也故於前代之刑猶存十一
於千百至於後聖敎化益明則刑益輕慶曆嘉祐以來聊舍之
罰不上于士大夫實推本藝祖好生之德就明其意減平定制
後之有司不察藝祖制法之原謹復刱之於永以貽來者

刪定官

歷代沿革 宋 舊刪定無常員大觀二年詔六曹刪定官併入詳
定一司勅令所爲一局四朝志後省紹興十二年徐度申請
裒集建炎紹興品詔令專置一局乞權行復置刪定官以三
員爲額於行在職事官內差兼詔依舊以勅令所爲名後省

乾道六年復置勅令所汪大猷申請正差刪定官乞繫銜兼詳定一司敕令
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淳熙十五年林栗申請廢勅令局刪定官並照淳
熙二年復置局差刪修官三員

職令集

勅重令輕

宋朝錢象先知律令屢爲刑法官預修慶曆嘉祐編勅及刑統
諸路條貫常以犯勅者重犯令者輕請移勅文入令者法祭文
當議告捕法以爲罪有可告捕者許捕則叅民得依法以官
善良因省去許捕之條百餘其持法近厚如此勅成仍進勅爲
仁宗以其毋老有以慰之乃獨賜公三品服

人物爲貴

左文林郎刪定官鄭剛中官子仲引對願下詔不得以虛名文
其歲問朝廷日進呈上日近所引對多是人材臣得悉玉
珍玩不足以爲貢但冀得十數人物乃是爲實也令學上院隆
詔出榜朝堂以剛中爲左宣教郎充檢閱文字編修院編修官

好古敏奇

李公麟字伯時用陸佃薦爲刪定官公嗜博學好古多識奇字
來都事略

入對三事

勅令所刪定官余安行入對上三事曰人才當長養成就之取
其第二奏行丁酉日以爲刑農丞

訪求舊史

汪大猷乞事修法令上極以爲已任推敷詳明通練之士以目
佐訪求舊史綱目故臨安府取進本列於選官之
左右以備咨訪

史館校勘

歷代公車兩京新記省內本統經史及太史曆象之職皆隸
祕書省校勘而已

文章名爲

宋朝歐陽修以文章冠天下最佑初召試爲館閣校勘

釋褐召試

范鎮字景仁成都人舉進士爲禮部第一釋褐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

古之

勸書

孫僅

僞家紙事外招客助書東西晃采黃次第倒安點

寘細思讓流傳改易文辭正增加字數令端平窮令古良集見

聖賢得興忘昏曉題名記咸平樓壹思確論海卷爲志爲也

皆剛定誰人敢開然

律詩

劉克莊

答曾無疑校勘

時到黃仞宅求和半生西望湖山河已招學士來僞館更穴山

人拜陳彼門庫書有村我在朝遺老詩無名傳門守陽陣

禮小駐馬驕駒白玉珂

和鄭監校

楊炯

門初上前石館始成班通路子令宇飛雲五色良

六曹部總

六部監門

歷代沿革古無此官宋度下後紹興二年詔置六部監門官一員從堂除差從人吏部前期申尚書省取求之詔也淳祐六部長貳

之失其大意總以遵其官之意抑消其細事也內閣者
子厚長於西漢來最是官始至遇遇勤政之語則其職
次門下大下之政事悉同論六曹職有批駁事之廢興其
其中可錄者其所不建施爲日改改常恐無以稱上之遠毋徒
何不能先時而至職其出入門禁是亡其也則盡弃去一
為門者同在秋記門之談論十門之子學四方門於右無
意又商量論不敢於其小者蓋其一也以及而細天下
事實難成官建於約與之二年法以此朝有才力者妙在遠而
江陵職守監永其自是為永部者九十有五人焉君子謂見官

也為吸職乾道八年歲在壬寅點除十二月旦日記

陸坡

續紀

部門有官中興初制也凡天下之事隸于部其所設有六其可
存二十有四其潮劇易以疑四體可倫者止設其
入泰山曾之合併設官始末盡使之為不以後長求未盡則
屏思以後步是務常職欲求以自見不可得然則是官曾之設
域國家官人以才儲才有地其始進而為用於部者有二焉
京秩則為門官縣小選則為架閣一官資歷雖殊職閑煩事則
以監六部門職之選于銓擇于承簿正官俱復始凡可于外
一也會制金緒四文昌庫多藏一司帳籍三司令版曹也自給
事而上儲藏籍之所未之嘗到其後置六部架閣下大抵成

案閣部一年然後昇而藏之六年則入之金匱石室
襲日則悉藏於架閣庫二也三者不同而至于藏則一
之文章盡諸儲蓄以待有用則今猶昔也

論當世故

杜華老字起草以珍南一教授客中都見九重方更化因上書
執政執政偉其說薦爲六部架閣明年辟見東方公泰對首論
當世之故語益切直遷爲刪定

周書漢故

其任似周司書其選似漢掌故

周必大

論著

論架閣庫文字

臣聞先牧固論者賢相之規模紀綱次山積紹興十五年五月幻
下之事其來無窮故六曹文書鱗次山積紹興十五年五月幻
復主管架閣官逐部置庫凡文案皆謹藏之置都籍焉十二
年九月又詔文書已結絕過二年者以成月先後分類字號編
次架閣仍月輪逐曹郎官點檢具有無遺失申尚書省若有
不善也其如歲月滋久浸不加省屋宇疎漏風雨弗蔽字具見
則史惡官已而去其籍復見四方之人經部陳理身實名
歲月吏必以無案牘爲解是豈可不申嚴舊法而爲之制耶臣
愚欲乞聖慈委逐部主掌官將所置都籍逐一點勘每月赴部
書押令郎官至期躬親檢察如絕典之制仍置一般簿籍隨
於長成處以備參考閱過取索案卷須即官押帖子主管官
方許對送合干人毋得擅啟應幾件者即之職其
庫屋疎漏者亦乞降指揮早行修葺免致損毀取進止

乞修架閣庫

周必大

臣先於淳熙二年十月內奏陳六部架閣文書浩瀚屋宇
損壞乞照紹興十五年置庫指揮加整葺及令有司早行修
葺當時曾奉聖旨依奏其庫屋今聞安府檢計修葺經今又已
二年近日輪郎官點檢則所謂屋者仰視乃與天通傍觀殆無
確落兩月前曾有人賦冊寸許倫卷卷物黃之類欲載
往外州竹故紙出賣陰壞察檢捕即投棄水中幾藏海盜必至
於此臣愚欲望聖慈詔有司日下計料修整庶幾若徙薪視爲閑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五

周必大

建炎已來繫年要錄

六部架閣庫記

皇朝設官置金匱石室以藏圖書貯之司文秦漢尚書有庫門有藏
部悉有架閣庫十有五年置官四人禮兵一人刑工一人吏戶
各一人曹始備官特詳於部而無復及於省矣省有稽牘藏在
諸房雖兩歲一遷架閣然屋宅類漏七雨旁風撥棄地閒誰與
顧有鼠嚙蛛絲塵積不可收拾吏有絕無才藝他可棄而

不收者始寘名是閒虛沾名俸而其身未始一到閣有檢討湯然不知所存不得已而下取之部曲折衝綴後時宰不可得朝廷深察其弊乃議立館閣之申紹創以為館閣事後相關之問寄務向置館閣修省之餘材足時解寢既畢且漏不足以備充棟之藏梁閣官基更牛首叩趾進力論於朝得錢二千村臨增其舊惟古昔以來圖籍庫衍歷之宇快而成五門內之右為署五房以便細事外門之左本庫地也今省府作以為計簿房右復借為湖閣背米於詰復庫之門蓋直東由西則吳山右墻繩南為戶部度支左墻枕北當民居之道異時書多地狹尚可相其便者而闢展為三省落門之書既已各列虛庫列諸房月末置官以前者為一

書置官以後其方來者為一書成月可稽門例無雜凡有前朝籍記可令取索也自餘雖者明朱簽金題杏而藏于閣之中所以見尊君之義也官錄嚴出納有籍規式詳備吏不得欺是真有益於官不可謂無而不切名也嘗觀唐六典書籍掌長掌固兩屬于尚書省長主守省門遞傳禁約掌固與掌長皆同番上悉為省屬今嘉定甲戌朝廷既謂部有司門省則並置明年乙亥以部有掌故省亦建官是唐朝之掌長掌固與景德之省有書庫者今皆裁而復之矣得曰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是不容揜紀用取架閣官姓名由今泊後刻於下方嘉定九年三月吉日記

六部架閣庫題名記　李大異

皇朝肇建中臺分六官而設之庫文書之夥月益成滋材在晉

並緣按察識指府之學室閣何公執中為吏部什郎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於是揀曲折衝綴後時宰不可得朝廷深察其弊乃議立館閣之申紹創以為館閣事後相關之問寄務向置館閣修省之餘材足時解寢既畢且漏不足以備充棟之藏梁閣官基更牛首叩趾進力論於朝得錢二千村臨增其舊惟古昔以來圖籍庫衍歷之宇快而成五門內之右為署五房以便細事外門之左本庫地也今省府作以為計簿房右復借為湖閣背米於詰復庫之門蓋直東由西則吳山右墻繩南為戶部度支左墻枕北當民居之道異時書多地狹尚可相其便者而闢展為三省落門之書既已各列虛庫列諸房月末置官以前者為一書成月可稽門例無雜凡有前朝籍記可令取索也自餘雖者明朱簽金題杏而藏于閣之中所以見尊君之義也官錄嚴出納有籍規式詳備吏不得欺是真有益於官不可謂無而不切名也嘗觀唐六典書籍掌長掌固兩屬于尚書省長主守省門遞傳禁約掌固與掌長皆同番上悉為省屬今嘉定甲戌朝廷既謂部有司門省則並置明年乙亥以部有掌故省亦建官是唐朝之掌長掌固與景德之省有書庫者今皆裁而復之矣得曰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是不容揜紀用取架閣官姓名由今泊後刻於下方嘉定九年三月吉日記

六部架閣庫題名記　李大異

皇朝肇建中臺分六官而設之庫文書之夥月益成滋材在晉

而不可攻者如嗣後之人續志之惟書進官之本意以命鎗者

六部架閣續題名記　徐清叟

六部架閣皆主管官周詢可書憑故遺意也國朝冷華庶官李公大異紀載已詳不復贅惟主官之設世特崇若吏若戶若禮兵若戶工故積而已哉庶乃之英升月之彥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朝家就有提用必備以是職以待學官二令之闕甚選至不輕而重然余嘗歷觀石刻自南渡紹興以來至於今日凡百有餘年其間賢豪執名夫從有焉給令監諫風采振揚名有焉得人雖多而姓名暗晦與草木俱朽者亦未免有之然則居是官者可無以大是宮數寶佑元年春二月第四題名立石黃君叔慶倡同

列以余當主戶曹之籍歸余爲之記辭不獲命乃作而言曰余老矣徒憊鉛槧以是爲故守重也諸君進來可無以職清事簡而忘其全增之門會聚準雲之閣益亦相與講明立身行己之大方培養庶時濟世之遠業求以無負明時之選抑者乎若夫臨霍及夠能玩歲月以覬遷則非余之所望也衆曰唯因書以

紹來者

六部架閣續題名記　朱慎齋

士君子生履盛間小而爲天下國家大而用天下國家要必有敬始也常故其登朝之始平國家是官爲儲材也由是歷而妄從遷者相踵焉乾乾孜孜之題名班如也羅君執也乾孜之所題名又續石矣予嘗君是官幸與

予一日謁余而言曰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谿 唐富春 子和 刊

官職部 遺

總九卿

歷代沿革 周制九卿 周官 亦九卿 周官 六官是爲六卿又立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與六卿爲九 前漢百官表 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太司農少府亦謂之九寺大夫 後漢百官志 分爲太尉司空大監中壘四將各大長秋將作大匠 北齊 亦九卿 隋 六官是爲六卿又立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公九卿所以順成其六卿分職以理九牧 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九卿之事常在於總 唐 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太府爲九卿 通典 九卿位爲列曹 周史 伊尹曰九卿相協我九列 國九卿 九卿法天地之正 九卿法四時 九卿法五行 九卿法五官 九卿法五事 九卿法八政 九卿法八風 九卿法八刑 九卿法八索 九卿法八柄 九卿法八統 九卿法八計 九卿法八成 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古今合璧 公羊 九卿之貴姓之卿而了九卿法北斗 公羊 九卿迭爲賓主 天子立三公九卿諸侯各立其九卿迭爲賓主 晉志 天子立三公九卿諸侯各立其九卿迭爲賓主 晉志

賜金百鎰
農卿躋橋姓出一說越孝成王賜金百鎰乃見上卿
龜鈕墨印
漢官儀曰卿秩中二千石孝武令通官印方寸大龜鈕又曰銀印青綬
彪漢書曰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佩兩印皆以黑犀
藻衣花綬
漢官儀曰衣裳卿大夫藻火綬青地桃花二彩又綈扇宋輪參
云文映藻衣花綬棍檢純綺生光
再登四至
漢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官亦再登九卿史記前漢許商
善箕四至九卿儒林傳又續漢書汲黯姊之子司馬安巧宦四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六 三
至九卿

參決朝議
古之上卿次公一等至於西漢毋與列侯參決朝議
主治萬事
三公比三星曰九卿主治萬事
號曰名卿
幸容爲大司農性明白號曰名卿
惟月象河
長慶元年給事黃門侍郎封還駙馬劉士涇爲太僕卿制云性月肩
名象河稱重
行有佩玉

後漢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六官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序之式
身帶三綬
馬防位至九卿上絕席身帶三綬寵貴至盛也

籍田令
補新集司農卿考
歷代於宮[中]爲創師[掌]文帝感賈誼之言始開籍田置令丞掌
供開廟社稷之田春始東耕於籍田利先農大賜三輔二百
里孝弟力田三老帛百疋收萬斛立爲籍田倉穀皆以給
祭天地宗廟群神之祀[東漢]及[開]武復置江左省[宋]元
嘉中又罷[通典]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六 四
[宋]宣帝籍耕舜出納之事五穀蕃熟果藏
米以待用[白虎通]
[元]初開紹興十五年初除康與之爲籍田令三十一年詔籍
田司權罷官吏並罷後復置
[宋]常鎮開干畝墾功先九州王孫守素帶來相吏隱極風流永夏
門泉木五雲鄉郊丘黃山谷規地餘千畝三推示新耕原憲侶
故宇發麥有新穉日至土膏動井泉脉生城中苦憶野徑
得閑行
[宋]令事實
天子親耕之禮

宜王不籍於千畝號文公諫曰古者太史順時視事土乃發
農祥晨正先時九日太史告瓌樓以告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
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
告有協風至王乃斎三日王乃斎壹之以裸鬯醴
乃行百官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贊正陳籍禮太史贊
王王耕一墢班之三推人修於千畝其后稷功太史監之司徒
百民太史監之畢太史贊王王敬太牢班嘗之廢民終食是日
也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俟農辰
命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毋之后稷之司空毋
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明大

立表籍田賦

宋朝 杜莘老兼籍田司千畝皆上腴而歲取其薄耕者自行妨以
爭畝史毋於歲首步項畝視歲之厚薄為千畝遞減所獲皆
之至是舉故事請慶田莘老曰是無益縮安用慶乃立表
於四境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縮手不得傍延民感忙
今頓之

籍田賦

維者 王禹偁

臣謹按周制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以耕籍田祭本勸農之
道也訖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禮酌衆盛于是平取之恭之

之色蒼蒼穫載其旂鳴鳥千品之雀無時停鳴車召播殖之業後官獻種種之實洪麼儀軌服慈猶以陟誰影軌祥悅爰爰而飄歌太常之禮具舉司農之儀咨嗟而永歎紛虞設焉而廣矣千國之東千官是從風伯清道以濛濛時也木德盛陽風定春正申拆令而始慈春師灑道以濛濛時也木德盛陽風定春正申拆令而始慈春

王躬起油油而落落宜春之日風狀浮空令陽氣能加

瑞張日車從農官農星令耀農官修農事以勸勤農夫服之

車車尔乃配少昊祀先農尸祝無怠皇邁以供太牢之牲薦

而肥腸太簇之樂奏之而舒容于是修鳴鼓勃車駱撫御耦以

無言有為而有驗羽觴飛平千畝之際皇乃躬秉耒耜之中耕的

厝之井田但於兒戲修建廢之王猶未興農工有以見萬民之

重文類聚遺集 卷之六

尊三推而舍或五或九降叔之義伯倫尔公尔侯貴殷之班相

亞膏天滴種以斯里廢人終耦而告罷千耦其耕暢于稷成搶

百穀兮率人力歌載芟兮楊領罷將見乎餘粮歌隋粟如京

神倉令納其禾黍以備粢盛感義氏收其穫采用鬱鬯祈眡

社兮化被重人天而教化自行勾龍之貢井食襄古之智徹後

下親理歸終闔百姓知勸群后咸勖在鎬之宴啓歌豐之

教資民乃力稿成無阻饑神農斬木之功我其彰矣后稷播時

之利我得行之供巨黍以斯仕介豐年而有期丕顯事天之禮

祉周社之詩紀山川之神器昭矣配祖考兮德馨遠而永錫

維敬用光孝思乃作頌上帝彼東郊公田足開大君矣止言耕

其籍帝籍既修爰及公侯紀綱本報服備用悉心申拆令而始慈春

閭丘急萬斯年以永天休又曰帝彼東郊耕壇甘崇大君矣止

言耕農夫是服帝籍既修爰及公侯紀綱本報服備用悉心申拆令而始慈春

倫十此皆億萬斯年以介景福

籍田記

臣竊觀 代而王增榮興行先見周有之何其盛也蓋其動容周旋舉不外此身教而力行先實

而後名故民之從之也輕迎其末流間缺不嗣始以增榮為虛

品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間有頗治衰古之君不過設於容典

取其近似者而行之以粉澤太平為美觀而已乃稽實用而嗟

以為詳模范散不可復其本若文則之急於用也當不啻萬籍

崇壇先農是祠毗瓏齋宮於是以祇夜府史徒官吏不備設統之以令而隸于太常農祥表正土長日協各陽所職無敢不敬遵其西成播殺茂實鍾而藏之是爲神農上帝榮盛於是乎出收爲祠貺白禮既冷宗稻養牲牲則肥祠釀孰所供下逮果蓏凡歲時所以事天地宗廟者罔不取足於是德盛所興仁不懷者乎風雨其時歲以屢豐門方萬里是則是效爰十作勞勑懷者乎風雨其時歲以屢豐門方萬里是則是效爰十作勞勑弁末習和順輯睦奉先以孝此誠二帝三王之盛節也故曰行以爲美觀者說君執失固不行敬然未有敬之文字刻十金和者臣既撰次其事竊伏思念先皇帝陛王鋪奏而未遑二排之事意者留以遺陛下繼志述事此駿惠我神考之烈行聞訓敕有司刺經錯事以奉雍熙道之故則臣也望朱紱之光聽鞶鞶之音上爲歌詩以當成功而繼夫載笈之作共祐有日矣臣謹記

籍田議

張燾

臣竊前奏帝籍神倉圖謂宜王郎政不錯于獻號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王耕一墢戩人終於千畝庶子籍東南畝而藏之注疏都廬一各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鉤聚也謂爲藏書所籍田以奉粢盛臣竊有詳觀前代之以共粢盛之戩掌遂其爲耕耤王籍以時入之以共粢盛時之戩受春籍田而行社稷宜王不籍千畝君子譏之春秋諸侯之國尚有籍禮必召試學士祀而後命

秘書正字 補新集秘書監之後

歷代沿革 加帝初置秘書監掌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其後監令學問之紀監述作之事不復專文字之任惡今之通制歷代無聞 集賢所有之正字惡今監之前設校書之郎 正字 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實輕重取校書郎同員元八年所集賢殿通改 不明 初爲何官 正名始置有職事編集校定正其脫誤則正字主之 可謂忘建炎二年罷紹興中復又參酌舊制必召試學士院而後命之

云有人續史云三豕渡河十夏日已亥涉河悵之聚然又問厥
魯魚辨門閭之非參陶陰之紲 同上注
左傳杜預據長曆此年無閏月當爲閏五日後人五十爲合日
遂以意定之 刊謬正俗 顏師古
謂按以仲商爲始書省正字方年十歲時
貴妃置於膝上爲施小集上問晏日修何業爲正字正得與字最對
曰徐字省正惟朋字未正
守道安恬
宋明洪文公邁除正字閣下多刪事旨以長文行公明年春文
惠公雖來紹興之春爲祕郎數相與守道安恬留滿
不遷
安恬靜默
范仲禹字齊父司馬光修通鑑書成上章稱老曰
臣誠不及也由臣而圖纂之庵文致其況論而祖禹安恬靜默
若將終身者除祕書省正字
不附荊公
范祖禹除正字供職祕省時王荊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嘗往
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問荊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
竟不往見
面試詩賦
晏元獻公殊年十三真宗面試詩賦擬其宿構明日再試文采
愈美上大奇之仰除祕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讀書
文字生知

楊億字大年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歎異以
爲祕書省正字制曰汝方髫齡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
越景絶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次也

對策見奇

慶正一字明略元祐中館試在翁方綱花試館職十科正一對策奇
之除祕省正字

奏篇見稱

李燾撰周益公行狀召試館職奏篇上高宗見稱其文論丞相
曰他日可令掌判正字

召試免試

紹興己卯詔諸官何再請館職學官皆試而後除人以爲榮文之

王十朋始以大魁五除祕書郎不試未幾闕員寖多復召之與
程大昌試止除正字其後無不試者至乾道元年黃石輪對稱
旨還祕書郎仍特免試自延魁之外不試者惟石而已

待從合薦

陳師道字無己號後山居士少好詩一見張耒秦而學
焉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爲徐州教授改潁州紹聖中以進
非科第罷召爲祕書省正字著後山集十五卷

召試特命

韓駒字子蒼自布衣有詩名前輩稱許之政和初詔闕上書召
試中書特命以官除祕書省正字言者論其進不踰科第謫

石悉字敏若政和初試中宏詞除館職四六之文有氣咳而格
奇律嚴詩亦遒有柯林集十卷

文頗富贍

劉弇字循明倜儻大節擢館職文詞頗似石敏若而富贍不
詩惟

解嘲

館閣送朝正宰詩序

前二年紹興先生於建安以司直延尉先生辭曰臣窓老矣
春秋七十有四居山林草莽自足官于朝非壯有力而材者不
可臨政況臣今病不能事事先生不得辭何況其章與以中祕書官使無緊職
事亡日省先生不得辭何況其章與以中祕書官使無緊職
今形容旅力又不遠在前時而陛下留臣無爲也於是宰相言
朝廷事世爲官退不能以寸廬加寵秩之益廣聖世貫老養賢
之意日月八品京官子何修使歸歸有日館閣之士八人來
故事載祖餞之於國東門之外相爲賦詩番陽洪邁獨拱手
古曰先生之去美而其所以去則不可夫超閔貞東史劉勰論
加一日之老亦憊斗死過七十者乎至於雍容在廷懇懇後進
坐乎安車蒲輪之上懼不能老而已而先生去之是使賢者嘗
嘗之下終不一朝居也且陛下優官以處不錢廩粟哉許多恩

孫子側目宰囿之嫌儒生文士挽劣予懼恐不得一館顏笑顧有歸期如曲之清而先生居之若不彈終者秋衾背不掩頭於道安旨管之七未仁所問於先生若之何先生口訥延疾以病告人告略之施行與行前於朝廷多矣乃何遷躁然自適有握洒開以往論公時且風過前不服時獨尽其所以然者與三十一年二月四日序

維時

倫孫正字

空齋元元雞初日兒入中庭昨亦缺先參裏跪留客仲抵履物
朝看人勘秋衣因病全無術曉髮迎寒半脫梳參湖貢交盖
[illegible]

東許吹入閑窓借宿書

除秘書省正字

扶老[illegible]殺語徐行及聖非端能幾字正故恨十年遲益與金根
親寧能温暖況來愛斷不盡鹿門期

枝書召試學士院絶句　王仲至

是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宮簷日永垂雲麗風揚鹿
埃看畫壁

酬閻正字

閭公淡庭住流靜當才力備重爾能静攀尚亟門側

李白

建安　祝淵　宗撙　編
金谿　唐富春　子和　刊

給事中　此下尚缺

皇朝公卿加官[illegible]門之所加成大夫博士議郎掌左右顧問
應對乃天中常侍中黄門給事中日上朝時平尚書奏
事分多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周親為之
[illegible]名[illegible]後置或多加官或纔一員亦無常員也
散騎常侍下給事黄門上式冠紈朝服[illegible]集事省衆陳
[illegible]文類聚遺集[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illegible]亦爵集事省衆[illegible]六十大
[illegible]省[illegible]納省[illegible]門[illegible]駁[illegible]
[illegible]天官之屬有給事中主六十人掌理六縣給事左右[illegible]
初無門[illegible]六年始於吏部置給事部[illegible]移門下之職位
次黄門[illegible]門八以省[illegible]裏後[illegible]改給事部[illegible]給事中前代
[illegible]有給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蓋因秦之名[illegible]陽
之[illegible]紀綱政門下省[illegible]東[illegible]東命舍人[illegible]弄柄政[illegible]
門元[illegible]黄門省[illegible]興[illegible]永化門[illegible]永[illegible]
品景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勅有所不便宜事故事[illegible]知制
九年[illegible]後加給事封駁公事自是始以[illegible]門[illegible]銀[illegible]
要[illegible]元豐五年四月知諫院舒[illegible]言[illegible]給事中自是給事[illegible]除
[illegible]職事[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政事中[illegible]進[illegible]進[illegible]惟[illegible]政[illegible]書押[illegible]制行

給事中獨孤黃門不得事直舒望疑之神宗知公行公
職宜分別給事中黃門不得事者為今行元年門
下中書黃門後省修成則有省中給事中顯令其在門下記事
後省舊省從之紹聖四年無祖洛二月省官令本省官長
得以更相駁今使令入無事駁則給事中駁於黃門不
可避除令直省元符三年曾肇門下駁正中書黃門下
事中駁中書條例制度和元年敕令人書隨案官制官和元年敕令
之若政事重門日劇內人主之
青瑣
給事黃門侍郎侍從左右閤通中外及諸下朝見於殿中引
千秋坐漢高後日黃門令自莫入對青瑣門開名曰夕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二
郎張良宮太
門青瑣門在南宮
師古曰刻為連環文而青塗也
小門下
謂給事中小門下親世呼侍中為門下給事黃門為小門下雜
記通典
用名備閫親
劉伯姬曰給事常侍從或名備或閫親東方朔中郎為太守中
到向東城大夫為給事中
門閫內伏
鄧曾閫內伏
漢文之淚元帝詔曰堅之傅朕入年厥功茂焉可賜爵關內侯
給事中侍中身領備宗有輔佐之亂近古社稷臣也

以明經拜
前漢鄭衆以明經拜給事中
任職立德
任職爲給事中立德遷然
清正廉潔
晉武帝詔曰王陳前清正廉儉博通六籍宜在左右次第侍
可給事中
忠篤履正
晉武帝詔曰郎中張延忠篤履正多識典故宜在中
朝以通爲給事中
駁正詔勅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 四
給事中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待中既署回駁正違
失詔勅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
駁奏無私
唐劉子和有大臣令必反後省審駁奏無私
給事草制
正元中上命盧杞爲御史給事郎袁高宿直當草制遂詣
以謂宰相不悅還政命人草制校此則給事宿直亦當草制即
當考
有宰相器
李藩字叔翰選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更曰宜
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交狀豈曰批勅耶要須於帝以
爲有宰相器逐拜相故史臣曰此勅有夕郎之風
臨事詔旨
武取名人自皆武大二帝嗚令作左右或臨前臨傳詔旨
清正廉潔
晉武帝詔曰王陳前清正廉儉博通六籍宜在左右次第侍
如舊
晉武帝詔曰郎中給事中仍是本職可如舊
數以忠進
孔光二太守門生數以忠進 唐本作
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 洪容愛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 五
唐令若有奏狀者人材之權衡須詣閤若闕亡
之則紀綱不振以知人之聖哲在乎審擇況元首以回天之力稱匡得舉
官必擇賢此如臣者有時保舉遇主光榮臨授代言兼綵曖波
上門下侍郎平章事不可以淺弊棄尤輕於
任官門下侍郎平章事高宿直當草制遂詣
有宰相器李藩字叔翰選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更曰宜
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交狀豈曰批勅耶要須於帝以
爲有宰相器逐拜相故史臣曰此勅有夕郎之風
律許
寄此陵杨給事
劉禹錫

揮毫起制來東省踩是修
武是仝才
和宿給事
省閣十韻上永忘違乘宮殿雲霧頭夕部夜莒吟仙掖天樂和
登下紫機
再陪令事作
再入青瑣同令宿城自非捕盜鷹物在閉戶似僧歸稍事懶
徑殘花猶滿木禁閒近日行坐是思暉
絶句
紫泉疎鍾宮令曉省中啼烏吏人稀晨趨玉佩登金殿夕奉天
書拜瑣闥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又
南省推井北東蕚拜瑣闥惠移雙管筆恩降五時衣
又
家初置常程司務閻爭威旭日千門啓初春八舍歸晚漏閒衙
皆以人為之
又
音從注室秘科頭閒通分蕚八舍所解秩五時空

歷代公事 尚書部直宿建禮門恭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
令語為詔誥令乃令中書舍人也 通典注 直中書通事舍人

省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印鍵
史習通事令人四員入直閤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
令人持入奏決於中自是中書侍郎之任輕矣 宋平仍中
書通事令人四員各任一省時謂之四直權傾大下頒給事
中為二 開人味閒以才能不
除通事宿直中書令人自是
承旨已
來閒以才能不
史上二人 內史令人八員掌侍進奏讀表章
人 武德三年改中書令人員六
凡詔書制敕則冊命皆起草進呈既下則署行百司奏讀
文武考課皆預裁判以一人知制誥閒進蓋給令于政事堂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二
北餘分署制敕以六省分押尚書
相判按周晉蘇綽
改紫微令人又曰紫微省唐會要
不任職復罷知制誥及直令人院故事入西閤省中書召試
制誥二篇性柔周愼不召試而授馬其後薛映梁肅楊綰崔
祐甫陸贄如此例按長慶薛映梁肅召試並日廻作
並令會要記此
元豐五年曾鞏陸佃並試中書令人自是始
並官名 會要
遂以中書令人判後省之事分案五門上案
掌冊禮及朝命所行事曰下案掌受付文書曰制誥案掌書
記制詔及試吏校其功過曰諫官案掌受諫官封奏曰
記法案掌錄記注其雜務則隨所分案掌之元祐初以蘇軾

其本入院有司告以宮制行舍人院廢今物中書後省於是
政務隆中書舍人遂為故事後部舍人名盛品房文字其命
詞則翰林學士中興置中書後省以中書舍人之
宮六員常除二員一員領吏房及兵工房一員領吏房行遣
及符制勞午朝每參以宗正少卿掛
其人而中宇犯祖諱及大臣嫌名重者有旨揮以其舍人院繫銜乃
突命不知舍人院廢已久矣蓋大臣失於討論也一時在選
鮮有能辨之者

臺者要職處於綸閣列在禁圍 宋朝制司言風采揮翰記述
皆拔貴集為陳舍人遂官表 紫綾務重青紙任隆 同上鳳池清
切雖木深嚴 文粹 張謙中 進策 王禹偁 上翔書理典掌紫泥 白氏六帖 自可
政禍宰臣以柴冊 內禁地以青規 記 閣遂為論紫之
坎日青切漢儀天子制詔以柴冊 文獻通考 張燾奏 日列內朝與司語命事順行
之而為制物也 文獻通考 張燾奏 日列內朝與司語命事順行
北宮故人 白集 元稹中書 以正名以光詔誥 白集 與中書舍人制
明比及繁雜文案向他吾文益言與三代同風引之前孔論
紹書之而為訓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
有是陛下內臺股肱之司 宋朝 西京本政事之地內文事
告命之文 初東南宰相 宅制參與王命之官於今號為通
謝除制者此而邪之日皆以舍中
獨賜古物
不納私財
晉敬宗初歷掖路陷汗中皆舍人翰林學士仍賜舍有以金帛
長公事委之方慶常指日宰論之還也再思日此閣舍人制
打
一
一
一

靜無所干預器服率循明帝聞之賜錢合為韜物日給五
故賜以古物
出納忠謹
管理近地中書舍人明審者勾定內外多事趙出納下僚以憑
有疑滯不入其能復問之敏
令孫賀
文成於心
梁裴子野論高祖天監之四年下詔
制有七冊皆制言思成周誥殷盤奏日入皆成於手
周成於心
文筆得孫賀
唐故事新舊相承建大安殿之四隅下詔
寶曆間仁訂中合與舊制堂制語皆以文辭稱
詔語稱常楊
楊於為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去於除員外多主為之
自開元以來語誥之美時稱常楊
文章宿老
南部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誥或問之曰滿合為韜物日給五
韜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
雖棲木
棲霞世語曰初故孫賀共典綸誥賀去而棲中有雖棲木二人留此亦久其能復問
令孫賀
四禁七制
唐故事新舊相承建大安殿之四隅下詔
制有七冊皆制言思成周誥殷盤奏日前輩以為
文筆得孫賀
寶曆間仁訂中合與舊制堂制語皆以文辭稱
詔語稱常楊
楊於為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去於除員外多主為之
自開元以來語誥之美時稱常楊
文章宿老
南部為中書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
時號四俊
世稱三才
唐鄭收兼中合與溫子升那子才齊世稱三才
張弘貞為中書令兩中書皆延劉昌太王孝四人皆位清要日
與議政事時號令君四俊
不留制草
高為中書舍人劉上五事
上五事
有大手筆
唐李嶠為中書舍人朝廷每有大手筆令嶠為之

唐景龍時彭宗時為中書舍人時弘乎权以使佞迁欲
厚發十難以詰之帝乃知宰相見欺
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
海內共推
唐世百司史舍人掾顧博學宰所推許至是與世基相見歎
滋甚時泉湧
泉湧
鄭畋為中書舍人咸通丁年計徐方書詔房年畋酒泉湧動
無滯思同僚閣筆推之
揮翰如飛
陸扆中書舍人衰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

同僚共推其能
一日最精密
唐掾迭與詔誥為代一日最而迭尤精密衰九齡視其草欲易一
字卒不能也
長於應猝
裴炎文采瞻麗長於應猝舉重一時
工於冊奏
顏師古遷中書機密時軍國多務凡制詔表冊皆成其手冊奏之
工非無及者
分日占授
唐文本善職而敏速或藁令數人分日占授

成無選吏職林
決爭分占
王勃長於中書以陶舍人未善爭於
文勃名五吏執爭分占共辭繁然
一代叫宗
唐史郭山恭九齡一代叫宗為中書令引韋陟為中書與宋
減封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
煥成文章
武德及開元中有顏行陳叔達蘇類云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二

一人辭事
孫處約為中書舍人累年中令杜正倫奏事吏投一舍人案處
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辭戎事何須多也 唐會要
獨直兩省
權德輿掌載之為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獨直
兩省數日一還舍乃上言在右掖切近有役司舊制分番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
奸方門者或以門迫為之十還重還可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
卿之勞但掖如卿者未得其人耳 本傳
舍人
唐故事中省有宣旨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行見雖署其名謂
之五花判事中遺一人明練事者知機密謂之解事舍人 通鑑

分司押事

李泌曰給舍分司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

著三足記

唐寶曆世當門人君是食足兵而又得上天下河為也乃自軒轅以來至唐劉治道之要著書號三足記 馬總

撰五經詞

徐邈在尚書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 本傳

出寶圖賦

崔融為文華館學士時未有輦者朝廷大手筆多勒奏之其後

寶圖賦尤工 唐書

上清署賦

崔仁師太宗時幸翠微宮上清署賦以悉密賜帛五十段

文陳雄師

唐林甫傳張九齡嘗覽類文兼謂同列曰蘇生之後寡無敵其

人所作皆古誠制誥大政安危之時號辭事令人

潤色制誥

王仲舒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

參決大政

徐浩字元深閩元初姚崇多用明為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

典誥皆浩所草詞制延大政安危之時號辭事令人

潤色制誥

王仲舒給事中中書舍人同日受詔

文思溫雅

唐正仲舒自地方召中知制誥文思溫雅制誥所用人皆博贍

著作品

唐徐浩潤宗時拜中書舍人時天下寺觀額多出於浩浩屬

司命給文已精能宗性尤加兼尚書右丞元宗傳位冊

唐為之經營商定文翰皆選英比

最宜為

王仲舒給事中舒之文可最宜為古誠召為舍

人既至則同列爭進少年持不肯其間

蘇晉先天中爲中書舍人屢獻嘉謀時休甚加禮之文宗便嫉品及潔文
有諍臣風
唐憲公相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文宗即位進階金紫又兼侍講學
士每進對多所規益帝嘗從容謂之曰性知舍人不
悟諍明復開以治道之本乃小節爾文宗嘉之曰性知舍人不
公有識以明主事有諍臣風采也自降制以爲謀成大夫
知制誥學士如故
居官鯁正
宋璟爲中書舍人居官鯁正
敦本機務
唐文粹 卷之七 十六
馬周貞觀元年爲中書舍人每敷奏機務明統物中事會時暮歸
之容文本日昃見周論事多矣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
草詔賜錦
丁公著爲中書舍人文思敏速武宗深重之常草詔令
周一日連上數狀帝覽而善之賜之官錦
納言賜錦
白敏中爲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勤勞以示愛勤帝納其言賜錦
袍
報紫石言
唐太宗時中令高季輔上封事言時俗報紫石言
吐突承璀於軍中立聖政使李絳以爲不可若宗初甚終絳
論未已上令人謂絳來日又可即絳紫衣全
思之親爲宣慰之曰國有此心
問舍爭
崔珙明文書之中兼問舍爭
故事政事中書堂有門戟宰相時過中書舍人完容防政事以
自廣也及當衰相繇此門以兵爭大不相往來
成一家言
唐文粹 卷之七 十七
杜元穎爲中書舍人與韓愈李絳等俱以文學稱於時
高居一家言堂堂焉
三世居職
王涯爲中書舍人初遷三世皆制誥職林
王中書舍人崔定薨之後詔議事正出其上竟日比終其坐
位十年內中書舍人三世掌書命
一世時
白令孫綠李自然安期二世掌制誥職林
唐太宗時中令高季輔上封事言時俗報紫石言
徐晦父子自祖及孫三世皆中書舍人
故以紫石報之

從兄弟四人爭風閣舍人者二人故號三世舍人 集見乳母

父子同在

蘇廷碩爲中書舍人時父環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院

朝廷榮之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廷碩在太極後閣口呼古

受功狀石前輒重賜勞書史曰公口呼公徐之不然手令院天

李山甫舍人思若泉內作傳

父子雙美

唐貞元大曆末爲中書舍人與宗郎位於軍武上皇遷至爲仲

位母文上皇寵之歎曰當先帝逐位於朕撫文則鄉之先父所

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信其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

之手可謂雙美矣 唐史

事文類聚通集 卷之七 十九

制誥典雅

南唐韓熙載爲和州司馬久之召爲中書舍人乃始視職制誥

有宰相語

後周范質初加中書舍人自部侍郎周祖征二叛新朝定

使領節度分重事官合機宜周祖問誰爲比辭使者以質

相歎曰宰相語也 事畧

十年正任

張泊計偕之歲爲開封解燕王莫所薦解熙載一見待之如

故爲開封日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王文物消亦握第不干

牛閒果正祭論之任 職官分紀

一月遂罷

真宗祥符九年知制誥樂黃目知開封初黃目召試上以黃目
久任久當比試制誥二篇入西閤不一月遂罷 太祖

訓誡有程範

宋敏求知制誥引辭制命皆有程範已行錄

詔詞激烈

劉摯論忠肅兼中書舍人會全慶淪沒大千悉師北向以雪
耻復疆土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動或至泣下
朱文公撰行狀

分日命詞

元豐詔中書分領六房隨所領命詞後復分日會要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七 二十
立馬一揮

劉敞字原父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敵府下直爲
之立馬坐一揮九制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千七百七 乾坤 宋實錄

曾鞏權中書舍人屬新法行制誥多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
熊本首已試門人宋方填委白紙肆書初若不經意筆端
畫坡章院吏上焉去之除目俾史數十人所以木法意原
而爲之訓物議人人不同成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如

編計羣籍

至道中和嶸知制誥嶸之瓦中書每草詔必閉戶精思編討羣
籍而後成沈州未求經藏碑詔嶸撰以賜之嶸遣所借佛書數

千卷人傳以爲笑 國史

經宿進禪

宋祁上梅拜中舍史館受詔撰普照王碑經宿上進中外驚其
神速 事實

七字舍人

呂溱傳溱同校舍人一時名輩推許然皆自貴重見宰執不
及數言時號曰七字舍人云

文章獨步

王禹偁能爲文太宗方獎拔文士召拜右拾遺禹偁上端拱箴
以爲戒嘗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 行錄

時稱楊陳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七 二一
陳從易字簡夫知制誥與楊大雅同在西掖時謂之楊陳 事實

常楊不遷

鄭毅字天休知制誥深雅時謂之常楊不遷也 事實

有常楊風

鄭戩因文定公奏迪爲其才累爲知制誥詞深雅有常楊風

有元白風

謝絳字希深權知制誥文章與雅有元白風 世說 上

有三代風

曾鞏權中書舍人不俟入謝玲使就職時白三省至百執事送
狹一新除吏日手數十人聚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
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與雅二 行錄

王珪知制誥其父典麗有西漢風嘉祐初爲翰林學士
詔有古風
彭汝礪元祐中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詔命雅正人以爲有古
風言行錄
召試之制
執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書舍人宰相得言朝退還直省
官召請都堂面傳旨召試被命者致辭永相謝之直省官引
入中書省前期侍郎廳設幕次几案于中就坐少頃本省吏持
至首持丞相封題目來即就試中書具食罷侍郎致茶果是日
宰相往省候納慈始上馬巢日進呈除目方下蓋召試之制也
旨文相賀還家 卷之七 二二
有思進不即就者往往通期或爲留內門然已不稱職矣嘉祐
間有式制不除授天章閣待制者
不復命試
陳文惠公堯佐天聖初知制誥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矣
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宋朝以來不試知制誥者
唯楊億及公二人而已言行錄
不試而命
宋朝之制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不試而命者獨三人楊億
陳堯佐及修奈與其一爾歐陽公歸田錄
蘇劉免試
元祐元年起居舍人蘇軾擢爲中書舍人十二月直龍圖閣劉

陽後九
元豐七年十月詔王珪館閣楊景略人二人太史局聲方選在道並權之
一佛出世
太宗皇帝朝廷每除一舍人六親相賀謂云一佛出世
舊制誥
除拜從中書明思下草制誥其後第二人及第知制誥如蒙云
父子繼任
王旦拜右正言知制誥父祐以清名久宰輔命不下十年旦提其
告曰汝有此官知之乎祐以爲然旦曰王君凌霄發笔

實代之特出睿旨及也
父子掌誥
父子掌制誥祐初在翰苑元年九家李文正昌武王兵部文
正王思獻宋宣獻公庠宋宣獻甫子京
宋宣獻公庠宋宣獻甫子京
出領外藩
雍熙四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范景爲工部郎中知京兆府判
誥出領外藩自是始也
始除餐樞
真舍人院祖宗時有之嘉泰四年李季章壁以宗正少卿權中
書舍人而中書故事小兩制未有除執政者乾道二年洪子遵

始自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

得敘詞頭

富鄭公知制誥制下逕復還之封鄭公繳還詞頭仍令逕復
制唯給事中行封還詞頭中書令人或別有進擬
其制先之給事中行封還詞頭此風久未革矣
況之乃使人主命令不行於宰相之手安有此理
勸上內中令後宮書史不宜干預政事
如中人主管

未革宦官除制

劉敞知制誥宦者石全彬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
命遂止

未三十知制誥

宋朝未三十知制誥者蘇太簡二十六晏元獻
宋庠以上皆格或因皆二十八王文正皆三十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七 二十六

陳待詔掌書奏中書令人封還詞頭四週事較於張子仁甚
陳況除內侍省押班敕下都統源供職日如面命不
行敕不得依定原先被宣劄之一日書行公甚於三還不奉詔
此二事無敢娶其條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
心

宦官內外制

洪适除中書舍人內直如故方引校文忽召草詔夜仍或
細札洽訪公獨當內外制時時參以己意如名臣奏議
組織名世公于大用之意已定門無公卒行矣

熙寧三舍人

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臣亦還之世
稱為熙寧三舍人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七 二十七

封還詞頭

王岩叟除中書舍人時元祐自太原易許昌公封還詞頭言今
以走馬承受一人使易詞頭此風久長非委任安遇之稍參遂
成二三

不草宦官除制

劉敞知制誥宦者石全彬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
命遂止

未三十知制誥

宋朝未三十知制誥者蘇太簡二十六晏元獻
宋庠以上皆格或因皆二十八王文正皆三十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七 二十八

謝中書舍人表

右臣竊已庸愚叨竊華近皆由
生平[illegible]以[illegible]之職若今所
武之以事全於相體亦戒其開門戶
也若知事亦前代之失設夫二字之
的制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局常既任止
悟不知恒習為故當先皇帝追冠百王
故事問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
分領於六曹是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
同事監沿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
稱為熙寧三舍人

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之唐人之舉忽當比選莫測其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若而兼思雖在二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作通英親聞訪道仰天成之基近知聖之難逃謂臣當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奉瑕往昔良校所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副公頻悉之詔助成洪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共敢言報

再謝中書舍人表

蘇子瞻

聖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衆論增光溢塵名於朝右制詞之重士論所榮中謝臣聞有旨過心此古人所以興沛私求不求其用耶庶幾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徐陵亦嘗見待以周沛私求不求其用耶庶幾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徐陵亦嘗見待以周許以能文雖寬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衰憊收拾之意終不

少衰抱弓劒以長號分簪紱之永矣豈期晚遇又過初心判外制之初發輒內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待人之世所傳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可今衰人並起固卑之先達前脩之未大何須鈍有此遭逢茲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恭儉出於天性深居九重忘身愛民如子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為之慮也長安求告人以通聖所以無收而並用庶幾有得十其間臣敢不盡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危險不同則必見危而受命

謝除中書舍人表

蘇子由

執筆杜下已愧疎空起草禁中尤為清切上恐宰相下憐人言中謝伏以西臺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參稽

進退 宋成訓品曹通孟治晉叔向無之謀主則能潛以事國倫為鄭子羽掌其辭令則國無敗事宰所領頗近於斯宜博達詳練之人疎通敏捷之士 興明主獻如臣者內以文通拙用在仁祖時始以直言見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寔紹於萬里誠知身之不敏何足任以何堪泰壇之靜何取溝中之斷海廟之瑟誤收簡下之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出震秉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事意於用人稽若守成選衆而求舊譯臣一介之賤偶為世之陳置眷以故而見收光焉以故而見待以奔沛我為況古人所以興沛私求不求其用耶庶幾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徐陵亦嘗見待以周沛私求不求其用耶庶幾聖主莫能保全臣本受知於徐陵亦嘗見待以周仁恩誠力不足人所以心木泯忘其微而衰憊收拾之意終不

忘子朝廷豈無公卿之助私有求于祿養報自力於文學以文見為師資無公卿之助私有求于祿養報自力於文詞脩然東望無以上達欲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論猶在特聖神之不當考官怪怒惡忤旨之非宜孰知指條之言特被受君之品感激思遇遂忘效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儀寒時於道塗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問召對之言采納施於一朝時不見安坐而交攻故 還之恩生雖不遇尊辱顧於九死尼窮日致詰倪何言敢云衰病一休復被寵光之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慈均覆坤 私欲以在內

剪行堯舜之道建求多士以遺成王者　會於朝廷耕耨
末遺於六藝恭遂令援據猥及宰旅馮唐已衰　顧雲中之往首
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　魯如水之於地行則潤下火之於物　炎而上不改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伏惟
誠非言所殫

辭免中書舍人劄子　汪藻

臣竊聞　之科聖人以先政事代言之任朝廷之中苟
不以尊主庇民維持萬世者甚在功名而道王德義風動四方
有實由制命故臣竊之鄭能自立於晉楚之間者本因僖能言
而唐德宗中興於蕭代之後者亦緣陸贄知禮參陛下以英明
上聖之資勵與衰撥亂之志方時多故政令未孚凡一話言必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七　三十一
欲使民知好惡所在當得如閻倫陰陽貴門色詞論榮辱難之
業如臣何者摩此詔除此所以承命震惶而莫知所措也伏望
陛下察臣學識本非所長加憂患百罹志衰氣索見當權孤立
月有餘僅進鄙詞莫然可見特賜追還成命改授時乞惟切
明之制不絕　慈抑使嚴近之班庶汗庸瑣

辭除中書舍人表　汪藻

朝廷有命吳蜀內史之榮書講演何知遠猶耳衆之法從此出
久虛之選仍叨不試之除中謝伏念臣居世寡諧資身無策一
官平進安知巧宦之機半世僚游長在窮愁之境昨幸榮於起
發恩復許於參華適值時艱俄遭虜變身將淪於異域望已絕
於中天忽還復旧使備史職中興之始掘詞臣多士之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劄子　樓鑰

自拘佞之弊陽[illegible]某技能至薄見聞頻涎學術素疎且
多廢忘臣遞左陛曾聞日之未深容侍清光罪記雪之非初別
是綸之要實參造命之重非猥略該通不足以裨贊國論非
辭華典雅不足以潤色王猷可使見才而與爭選哲承人之難
弗許於拙守退理時乞簡畫容於閑逸欲望朝廷特賜敦奏曲
回宠命更選一員伴奉陛下之官庶振廷中之議[illegible]

謝除中書舍人表　　楊　億

史筆屢書深慙無補綸閣久處尤切叨榮臣雖不才竊慕前賢之偉行竊
竊而竚列伏念臣受才淺薄世門踈微承累葉之餘升
寵而乾列伏念臣受才淺薄世門踈微承累葉之餘升
寵而乾列[illegible]

於邦鑒而有沿文礪學之士上副爲精更化之懷頓臣何人知
慎茲選老夫何德之力豈足承明主於三代之隆其然不腆之
辭狗能奉海故於從官之內皆神筆也故官之內皆神筆也
光合兵部尚書兼太常卿以大一生炁役之垣下臨圖書上主詞
令俱有專主用矣如某不足以知方之以治最
寧即位首興文教記所以一我視而道文以
納書遴級之戒命以
化當期誤渥復及陳人之武書林學政方之物故推中
舍而乃用紹興之典之舛且不堪一難無取若令磨勘究墨尚
殫典校之勞如復讎校讎救抵黃是速顛躓之咎毋拘及汪不敢妨
賢

再辭免權中書舍人狀　吳永叔

其稱官寄坐之富盛則霍仲孺侯太陰之易棄井實之水根必
傷文子惧兼榮之難保今兄弟一門聯登要路可謂太盛天下
外兩制皆代土可謂兼榮矣居盛而不戒則危榮而不已
引身非安當止之分何以免交謫之言比於前恩之門今五
之高之所以赤告之門作三陳制誥之章且依前之
恩門平生私恩越組之榮於朝廷涓色而奚取若仗不量庸
庇

來始見二舍人之盛當宜朴學輕往覲使燕官雖資淺望輕在覲歸容於擢免然職親地禁非才忝遽於頻際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與閑筆庶專農鳥之能少答乾坤之施

辭免兼直舍人院狀　宋敏求

胄寄無徂增惕伏念某頓自著庭幸稱右掖無勞以鼓舌荷恩九陛之聽然百歷時序未久假不論於秩次亦弗寧於方寸正欲露章而去冀免望期而職以超塵陛升武監之華仍且列班之末未有能開戒誤之端補闕之如明必論語之未厭公相王朝之貴豈

無之焉

門下敘二舍人書　歐陽脩

頭奉制思陛前崇敞誕膺聖選式協輿論朝廷之體尊於王者之居滿歐德澤宜有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敎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成論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升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作從是宜顧問於清閑果被簡命並司與刊練萬方之視聽過三代之文章遂理榮塗益都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朴之私遽學謙揚特貽海翰感銘之素敎奈奚殫

回諫院吳舍人書　歐陽脩

人其重至三至者二十有五人今廟廟五公皆從若首于書
而百上與時真盛焉杜官不書獨記南陽公所以尊幸相重甚
省也通名成文詩浙東相公大律表其上乾道三年二月二十
五日記

古詩

題合人古意　徐彦伯

樂府古辭有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淚余日珠綴綿清陰郁穆帝王重炎煌台座深風弘丹虬附月
奔紫庭音

律詩

賀李舍人　錢起

奉文類聚遺集　卷之七　三八

拜命大西垣偏承聖主恩黃扉當漢制彩筆代堯言
給閣有感　司空圖

風雪帶阻作海來誰料蓬瀛都問欲去還遲還自笑征才
不足但才

送崔舍人　裴度

赤墀高拜紫泥封四牡連徵侍九重唯有白頭張司馬不言名
利尚相從

早入中書　錢珝

不意霄霄能自致空驚鷺鷺忽相隨風雪新晴拍于殿春風欲
上萬年枝

上徐中書　楊凝陽

中禁仙人起風池是同客紫微郎既能作頌雄氣起仁不時
吹蘭蕙香

送舍人入翰林　盧肇

御筆見此宣太平夜門令支遠平明王業臨宮室已日龍
光出仗衛

中書舍人　李德裕

同心滿一門令支錄盛德遠想洞房眠正熟不得入夜夜寒

寄王十四舍人　司空圖

錢年深上約同遊擬為蓮峯別構樓今日風風池畔客五千仙
室不同須

奉和聖製重陽日賜群臣菊花　卷之七　三九　白居易

中書連直　司空圖

今年寒食夜西省風池頭試知相思草真本免對花愁
西省即事　李參

高接青雲暮北山疎雨熙朝衣千門柳色連青鎖三殿花
香入紫微

又

今日下文章中夜獨坐黃昏誰是伴梁微花
對酒　白居易

醉泥紅袖舞月照白頭吟何當兩全法一盃一詠今

王昌齡

西授河先大帝居崇微西省交請人間於倫定制後行史名
公起宇初
和崇人已下、
公先生文學相門相國子、大
詩名於
中興年秋
中興公
太微西苑赴池送四侯空名足知移管時批人一品員深
在九重大
宴第三閣老與宰臣
諸王春游二閣乾
諸王春游二閣乾
諸王春游二閣乾

設一門看貝古今瑜
上翰林舍人
入門管絃習長舍屏直九重萬象晚開仁智裏百花春
[illegible]紅風幷残雪未許御溝水門浴
[illegible]
侍一枝何日許相容
上裴度舍人
小檻雙對鳳池間緩述天香遍上衣
向紫烟來非用玉案呈宜直每日金階謝賜回仙館何因記名
姓第承恩日去塵坊
春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岑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建安　祝淵　宗禋　編
金陵　唐富森　于和　刊

封爵部　遺

封王

封郡王附

此下補列代公侯王薨非古之制

漢高祖大下初定欲王劉氏不加之親名將侯王其實疏也分王子弟而非劉氏不王以下因之皆亦行八國成行裂土南面稱孤

陳制九等從昆弟子功勝衣以上悉封王始興務尚寬簡天下故始興郡王至太宗降封天實九年以

安休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卧不王制若異姓唯后之祖父乃賜王爵佐命之臣獨超音以之勳封韓王若彭越英布淮南王盧綰吳王韓王信爲代王彭越梁王

稽漢非劉氏不王非功臣封王自此始

分王功臣

高祖四年九韓信爲齊王徙爲楚王徙淮南王盧綰爲燕王韓王信爲代王彭越梁王

氏王者大王高之人王皆以大臣不王我即崩必使兵衛當

世爲人所制大臣即勒兵平定爭共宋產林通立代王

吳王濞子也高后八年封吳王濞於故

荊王劉賈

高后元年以呂祿爲趙王

呂產爲梁王

呂通爲燕王

何奴攻代王遷使招降匈奴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

不受王印

高皇帝子二十八人薄姬生文帝餘姬生齊悼惠王肥及

王肥大臣根固門不朝常怪遣使就宅問之陳平使人曰天

齊悼惠王肥以高帝六年初封八年徙王濟北以孝景中元

年薨子安王寄嗣

子懿王次景嗣

子式王勃嗣

子簡王寬嗣

子孝王次昌嗣

子惠王壽嗣

子頃王遂嗣

子厲王次景嗣

子懷王閎嗣

子哀王察嗣

子靖王興嗣

子剛王次仲嗣

子共王廣嗣

子恭王理嗣

子頃王壯嗣

子煬王石嗣

子孝王晃嗣

子王嗣

高皇帝子二十八人薄姬生文帝餘姬生齊悼惠王肥及

王肥大臣根固門不朝常怪遣使就宅問之陳平使人曰天

齊悼惠王肥以高帝六年初封八年徙王濟北以孝景中元

年薨子安王寄嗣

子懿王次景嗣

子式王勃嗣

子簡王寬嗣

子孝王次昌嗣

子惠王壽嗣

子頃王遂嗣

子厲王次景嗣

子懷王閎嗣

子哀王察嗣

子靖王興嗣

子剛王次仲嗣

子共王廣嗣

子恭王理嗣

子頃王壯嗣

子煬王石嗣

子孝王晃嗣

子王嗣

子不封桑父作王桑不如父宜親其宅以（下佚）

封分陽縣以下佚）

唐王元年李光弼共攻河中電亂後其地今屬

貞太原晉度使晉陽山東多部下所殺遂用部子偃進封汾陽

郡下出紀客門子俊將出後國內武節度使太原京城高崇山者即是河東節度使也

渾瑊父子戰功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宗郡王德宗

奉天城幸家人子弟以拒朱此城乎德宗封城為咸寧郡王

封北平王

明史以諸書輯其歌曰文武當建功於代以廣四海安能花的

為一儒哉燧安度鬼興沉勇多智略朱北之亂遂守太原引置

水而汴堰之東潼以為池鬼至守陴者萬人且北斗郡王

並出書

封宗室近親

未明公室近親永樂特自者封郡王

封九邊功臣

太宗正事封東平郡王制　呂伯恭

周建國以親懿侯用修宗盟之廢漢皇室而尤九姓是司馬繼

封公

歷代公爵[1]大率皆[2]一州也成王作周公有[3]分襲寓之

猶[4]在當時如周公[5]一封於魯世襲稱公[6]然來不過

[7]公之名且[8]當動[9]一以來公

[10]公公羊[11]公穀[12]公皆[13]唐

光制以前宰相而[14]加封[15]其國公者[16]

下別加開封國公名也[17]興以來皆連此典惟[18]宰相

[19]封國公[20]政者與此例[21]要亦不過於國[22]之上而

加以公爵之名[23]過思及宗室相宗後承襲及特[24]有

封國公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特封郡公驃公或贈侯名號位次圖

食要

晉高密諸公之地封號九五百里其食者半戶二萬八千九百公爲伯二公其地以其正直無私

建百等公

咸淳九年祖宗普天建五等諸公理方七十五里邑二千八百戶置相一人與祠與議與復各一人秩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賁四十人

鉞領上殿

上公九命則劍履上殿

賜又贊拜不名　卷之八

相宅爲公

包爲相若師若謂門侯日若有坐中扣有堅事當公若從於上貴不可一侯以社決之見但建管仲爲公若以紙奏事公可否

益明

嘉木進爵

宋洛陽爲西門太宇家山。牛山公王旦退萬戶而遜扣不許

爵九遜公

食邑萬戶加封

宋朝若門將相食邑萬戶日封國公王旦退萬戶中書請日次門公

日慶曆二年詔郊宗外將相惟夏竦富弼二人食邑萬戶者皆依此

四品使相未滿萬戶者皆行封

王　張

王祺辰

晉武子封公夫

王十六年封於王家封子祉祉安陸於國公謚揚休公敦告

皆侯均爲萬一欽公公制然之大唐秦瑞時戰分疆

周列侯那半諸嬪圖啓士漢有天下非劉氏王者所以

大本侯雖非皇帝數於帝堂序板圖法國若建孫謂爲建相

陵　卷之八

子188-398

分寧如大功有不賞之性事未有不賞之甚而
欲蒙德化之偏施哉臣之無功正與此類切思過賞
乞還里慈以容介節無任懇悚之至

周心大

謝上開國公表

臣天其申錫洪支上之寵裂地而封周心大
捐分土之一

者恭有皇帝陛下成思於戚功而臣有慙
重公主管理君不憚於親行宜可傳臣思念而改倫
是之間位叨內社之間臣得預相

封以知榮寧盡伏遇皇帝陛下誠格與仁周品物以大乾
但宏之施況已安於臣民同心服之同休宜申加於
邑是用恭施列聞泰陛敢不仰承明命益勵初心
寧夫知

卷之八 七

謝上開公表 周必大

天上中百五大閒一品高休明位老舜勤道蘭當

臣代皇兄上告五等之爵也
伯子男臣已具奏訖伏聞
非有功不封然大抵伏願
及伯子男然亦未始視官品以為之封也自
制於是始有開國五等之爵如開府儀同三司

之於子房功也

雍齒且侯

上在洛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對曰陛下不知乎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欲各有所裂故以反耳上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乃封雍齒爲什方侯趣定諸侯相也

安仁面方

宋明帝曰李安仁目即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幼小封侯

李安民定時討建業賊侯非年前小組放相賀惟子淋頭面謂之曰汝無勳於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思不得終於養是以悲耳皆由見大而之

孔愉佩印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肯侯勿愉小時當得一龜放於餘不常出入家前後數四及愉侯印而龜左額更缺猶依愉指迹佩

開國伯

常山少山縣伯之一地計縣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即得伯封

射陂侯伯七命並同上伯曰也

古今事文類聚

建五等伯

咸熙元年晉王奏建五等諸侯地七十里邑千六百戶爲開國公食五人市前司馬八人旅賁二十六人

侯伯珍奇辭

相工指吕侯珍曰此兒有奇骨封侯相也

安仁面方

宋明帝曰李安仁目即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幼小封侯

李安民定時討建業賊侯非年前小組放相賀惟子淋頭面謂之曰汝無勳於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思不得終於養是以悲耳皆由見大而之

孔愉佩印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肯侯勿愉小時當得一龜放於餘不常出入家前後數四及愉侯印而龜左額更缺猶依愉指迹佩

開國伯

常山少山縣伯之一地計縣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即得伯封

射陂侯伯七命並同上伯曰也

古今事文類聚

建五等伯

咸熙元年晉王奏建五等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戶爲開國

諸公妾四人車前司馬六人旅賁二十八人

封永固伯

王莽論功第功別封永固伯邑五百户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九子元功時入簒之

開國子

皇曾受命諸子之地封諸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周禮子執穀璧 子男五命 上子獨加一等 侯下之稱也

建五等子

咸熙元年晉王奏建五等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戶官備同 卷之八 二

諸公妾二人車前司馬四人旅賁二十人

封侯之瑞

王敬則封重安縣子敬則水時於庭中射獵有蟲如鳥集其身捕去乃脫屣於流血敬則惡之語道士卜道士曰此侯之瑞也

開國男

建五等男

咸熙元年晉奏建五等諸男地方二十五里邑四百戶妾二人車前司馬二人旅賁十二人又次開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戶

王府官部遺

王府翊善 此下補外集總王府官之後

歷代沿革 太平興國四年置翊善一人 續會要 孝宗初乾道元年以待制兼侍講爲翊善自是率以從官爲之其後親王府不復除第以朝士兼贊讀而已淳熙永寧宗在藩

邸留正和倡酬遺文权自秘書除翰苑不爲重官非翰
也其後文权還起居舍人歷中書舍人給事中亦皆有
以從官兼七品之職矣

大山小山

前漢淮南王安爲人好招賢客數千人公孫乘鄒陽
德各爲著作篇分七言間以雜言枚乘作書以類相次或稱大山小山
詩有大雅小雅也

曳王門裾

吳王濞陰有邪謀鄒陽上書諫之曰臣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乎

南方秀望

晉石崇時在洛有惟陸士龍機及崇三人而已機雲有詞藻不
及崇以南方秀望補吳王郎中令

入子鸞府

宋武帝時殷淑儀龍冠後宮子始平王子鸞愛冠名卿
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

西邸得人

齊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沈約蕭琛王融謝朓陸倕范雲任

昉等游號爲得人

王生才地

士勵天風儀伸洪書史仕梁爲河泉東王功曹王出鎮歷將陰
之際張緬時典選勵選緬言別嶽兒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實
可逸小府乎奏爲太子洗馬

擇善德方正

宋大中祥符九年以朱士遜崔遵度並充壽春郡王府官各時
王府受經擇善德方正有學術者爲府官士遜時爲河北轉運
使雅知遵度方正有士行指紳目爲長者即召士遜等述

王府直講

師範 署石
唐元和冊太子敎其歸登呂元膺宜侍講來華師範磐石可充
太子諸王侍講
孫奭 賜紫
宋至道二年以孫奭爲諸王府侍講賜紫
令王令拜
大觀二年正月十四日詔侍講虎賁奏宜令諸王府諸王常作假山名僉屬置酒觀之坦獨俯首
不顧王以問坦坦對曰見血山安得假山王嘉其對曰坦在田令時見州
縣督租捕人鞭笞血流滿野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
何太宗爲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之上曰民如此何
以山爲哉令之令拜
講說有法
師說有法
師說字問中乃定第二工侍講府寮供具師史陳襄請擇人神
宗曰如師穆德行乃宜左右王也居館下三十年任三師一紀
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則爲勳成者必反復摘論二
七敬禮焉
多所裨益
安定胡先生瑗爲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
政當之於冊上民心之王亦愛重令他日補外累年乃歸王問
之所以自講求矣
校正九經
校讎云者爲諸王府直講校正九經正義
庶事講求
庶事講求
西京元年四月二日詔諸王宮教授向來專用外學醇儒近以
其多加冠之人或只於前者西漢以傳士不通政事者補侍讀
王侍欲下明制及國子監取有學行不通政事者充仍以年五
十以上應舉於講授行能宗室詔如有缺員令入院國子
孫奭 賜紫
孫奭賜紫
特爲加禮

校書郎王十朋燕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堅辭與職
孫敎官王而教授居宮僚位十朋不可王特爲之加禮而位教授
於中

王府侍具講讀

文學俱長

徐摛字士秀尚祖謂尚拾因求一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
侍安王綽遊處捨因表尚形管陋小若不勝衣而少
此理尚日思有仲宣之才無間其容貌務以捷爲侍讀

節義之風

姚思廉仕陳爲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獨思廉侍王起居未曾
仁者之勇謂此人乎太宗嘗語及隋事遣使遺物三百段曾
曰想卿節義之風故有此贈

侍讀四王

義兼師友

宋蔡挺伸兄抗字子直爲潁川郡王伴讀英宗在藩邸嘗之
論於濮安懿王顧得與遊每見抗衣冠儼若師友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歷代沿革 宋 太宗至道元年以貢外郎孫奭充皇侄教授
從所號也 時中書門下奏唐文宗開成元年詔諸王侍讀
諸七宅自侍讀無階敍之遷請置教授之官從之 孫奭爲之 職以教授爲名從之
南宅教授張舜兼北宅教授嘉祐以來諸宮教授並侍講政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八 一八
謀試想爲之法 事見前與五年後觀作秦觀中興會要人
同 宋史 紀元年十月命諸王府宮分置南北宅教授南宮分
太祖太宗諸王之子孫慶之所謂慶宅也北宮者燕王
子孫慶之所謂廣親宅也 英宗治平元年教授更不兼官以
兩處供職有所廢問 會要 時宗室本支之感自率府副率以
上八員餘人而教授之官六員而已四路增置教授官比皇
庠二十以上者有十三人置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
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別置小學教授十二
員并舊六員爲二十七員以分教之大學京朝官充小學選
人充四年部令後諸宮院大小學教授有缺令國子監與學
士院參入院檢舉照寧元年小學教授亦檢京朝官元祐三

年詔諸官學教授關選所舉官及可爲師表可備講讀者
不足則一省選性朝官有出身年四十以上者充舉主二年
陸親宅及北宅廣親宅各大學小學教授一員廣親北宅親
西及周王宮大學兼領小學各一員大小學兼領始于此皇
野獲編 其後言者以官冗併大小學官又更數經變以冀
失法意矣

續書要語成童誦習經書小學通達名數 治平詔 朝夕勸善日
行李燾 潘房授道有惠訓不倦之勤 同上 置在官邸敦訓之暇 文恭
月計能 有明師之切劘 同上 行同安前

宋會要

置都講教授

宋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親王置端善傳講記室餘則逐宮院
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
外有明師

治平六月五日詔內有聰親之表率外有明師之切劘進次
功則行院直
棟履行端慤

仁宗嘗謂宮院教授非止習經旨亦須棟履行端慤若於是
以張維翰充

舉士行朴厚

治平四年詔諸宮院教授須舉士行朴厚實有經術恪靜匪寧
衆所共推者即不舉權貴親戚會要

為元儀獻

吳充撰吳王宮教授俸官多與宗室相兼無在藩邸心重之為宗
兄僖宗子相率陶鑄事故講席空經歲在藩邸心重之為宗
室元儀以獻一日枕一日聽三日好四日學五日進德六日崇
儉仁宗命所賜皇族英宗書之座右屏 神宗實錄

始正講席

吳申宇泉山英宗擇官教導宗室以為睦親宅都講初宗室生
序齒仍自為行主講官位主席之東陽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
以親族尊卑為序豈講官分賓主至於移書太宗正宗正不能
決內朝出二本吳宗是之宗室講席自申始 同上

經史啓迪

鄭宇文福經史中泰昌受思于南王府教授公事王邸閱四
歲泰忠篤誠以處史學啓迪授導受知孝宗自此始

兩制舉所知

治平二年來化之後諸宮院教授有缺並下兩制舉所知以
天下之才從之

建安　祝　淵　編
金谿　盧　崇　校
唐富春　子和　刊

使部遣

承宣使

歷代沿革 唐中世以後御史臺有侍御史使往外郡 此下俱列其事以使之後

宋 沿唐制方鎮有節度使往往兼帶侍御史臺後職略又帶觀察留後團練使方就除正授事務繁劇者受之 ……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九 一

乃立之鎮官以所親信留主後務之弼不可留用可知

軍名改爲承宣使 ……

任領他官者爲 ……

任滿交割行 ……

……

宣使有功勞除正任者止除正任制史從之

軍事要通 ……留臺之秩實亞節旌

武臣正任事見沿革

觀察使

歷代沿革 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二人 ……

使有巡察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 ……

巡察使察舉州縣自刺史而上皆武舉之爲之 ……

一人開元二年日十道察訪使 ……

置使十道天寶末又增關內河東河西劍南嶺南江南淮南山南東道凡十道 ……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九 二

宋 沿唐制置觀察使凡諸節鎮軍及使額兼帶觀察使者其 ……

……

……

……

使仍以本官 ……

軍事要通 ……周以十師治諸侯若今之廉察也自秦以 ……

官得其任之效 ……

廉察者使知牧守而帥兵符假左符而帖甲也 ……

路宪之政 當至治之朝委廉察之官 仰觀風於廉察 庶

徐晉郡湖紀列城奉詔條以安人衆戎索以訓旅並自置隊
容伸事觀風察俗六帖提綱挈領明閑使威勁下令求
人廣分圖要地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户庶政日之
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輶文書王命記
有勤勞恭不輕授四上按廉州部表奏觀風之印
簡能商略一帥約束韜車問俗曲事制廉察之使始於行憲北
衙山繞水歡遊地居帝會公清牛白鳥
事六類要選集 卷之九 三 德輿宝楷
廉使
柳公綽爲邠岳觀察使至安州刺史李聽以所佩魚之
唐良元賜節度觀察使新制時服
暘新制服
行列有序黃牧人有威儀也
有大功德
宣宗詳望相語元和時治民號第一周墀對曰臣常守江西觀
察使高有大功德被八州破叛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論上
所以刻功於碑後子宿亦爲江西觀察使政簡易江西以爲
世官
至設鄉校
常袞爲福建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袞至設鄉校使作文章親加
勸導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内地埒
乃繕陴隍
設險守圉
設險守圉
事六類要選集 卷之九 四 德輿宝楷
設險守圉
設險守圉
設險守圉

崔咸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飲未嘗醉夜分迺寢事
裁品物明其稱爲神

德裕儉約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初閻州水王國清亂資貨悉傾府庫發
官貲刃分德裕自儉約以留州 時軍雖倫而均故士無怨每
暮服物充物

欲晦儉勤

敬晦歷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有詔勉摧消冗官用告乏敬
晦儉勤貴力遂充

謹重刑法

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問謹重
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

豪右畏戢

韓伾累遷桂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三百員下
車一支持籍請補闕員伾下教曰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暴服
使至郡有豪猾屢進賄使者求爲縣令伾召鄉豪責以抵法箝
束以太守自是豪右畏戢

豪猾四騰

吳湊爲福建觀察使政勤清夫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怵參數
短毀之言湊風庶帝召還會其疾非是緣是不見參

獻丹藥箴

唐敬宗荒僻日甚大臣罕見進言浙西觀察使李德裕身居藩

鎮乃心王室遣使獻冊屢箴左道

慕戰文士

元稹爲浙東觀察使遊會稽佳山水所辟幕職官皆當時文士
而繩制嚴峻之遊月三四時副使賓客海內知名與元稹酬唱
至今稱蘭亭絕唱舊唐史

郡租自給

柳公綽爲鄂岳觀察使先是百姓輸賦於州有上供送使留州
建中初定兩稅宰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悉令上供送使留州
察使乃以所莅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取於支郡

戎服趨庭

唐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察決廉察江西行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九 七 德書堂梓
部過吉州刺史令狐峘不以戎服揖入

特系金魚

陳京自龍岡尉擢士撰觀察 白陳本儒生蒙陛下易以武
弁所惜者腰下無金魚袋命特予金魚以示優恩

儐秩待制等

放談云今官至觀察使檀

制等

淮者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權德輿

古者諸侯略寇成則考之今刺史頒條而都府廉支郡辯章
命令必有攸處善惡位之表也一方之所屬日焉黔中爲楚西

南徼道花濮爲武陵莊蹻循江以略地唐蒙浮船牂牁越巂滇
徠東爲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愁以走險緩之則構禍而犯
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部而轄統之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
和二年夏四月制詔商州刺史隴西李君以中執法剖符左
九四使十五郡五十餘城發卒又數百
馬察廉經理招徠教化以安遠人以布王澤先是灾火如之
後公堂庫宇未及葺理容不俾居乃規榮構間舉軒西南東
庶覩深弘敞廣袤翼張長梁飛修廊殷引麗譙對起自堂徂
庭階降攸宇耀宵爽乎光明宜慈鮮以冷乎君子謂福惟人於
戲堂也信矣以李君敏而才代爲宗室更純其尚書膺縣大
農賦政於北北方易守臣而君弼其職老壯緩速猶鄰入宜相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九十 徐壽堂校
武之世焉君之長嘉安也則泉貨玉在湖也則亭白頭在南也
前館此不皆得勝縷流爲詩及至則與喜怪力休嘉弘大思
物志慮下前人其他可知也其爲郡守忠書事以志美
具於史記之遺乎

團練使

副使附

歷代沿革 肅宗乾元初置團練使守捉使大領十州小者三五
州唐制林 代宗時元載當國令刺史悉帶團練使 聘聘州多
少良縣大層八年置州男子卿漢欲以三十丁上減冬農切
元載其言團者團羅諸州團練使少良尋爲載所殺大學團
練貢縣治州歲以八月考其治否以安民爲上考德義爲

荒寇次則趙相公璟以高標雅望繼起而爲國楨其餘馮郎中
疑之碩重房容州孺復之英注鄭評事列張著作季文之文參
泪張和州惟儉盧侍御解佐我先大夫宣慈明允宜有成績是
皆炯于朝論清在人僞者矣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巡
西李公以水嘉之績政京兆之慈則廷勝大府御銀衡域如
扶風無私周惠如冬陽無私照用人如止水無私鑒始下車表
尚劉使殿中侍御史狄惟寧常字中行以本官領職於是監
察御史河南穆君寂河內司馬君紓范陽盧君璠太常寺叶律
郎河東薛君存慶前成陽縣尉吳郡顧君師周前太子正字隴
西李君礎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陵縣尉同郡
杜君當皋行誼附各以類至文雅之器歲餘大備錯金碧於時
整綷孔翠於春林遐遁翕然稱爲賦府中行感會知已將其誠
能黃鐘商韻調於嶰谷之竹太阿鉥銘拭於華山之土其吟爲
風斷犀兒不足恠也寶氏伯李同時七人一居方伯二列華省
門在諸侯之館名教之樂縉紳慕焉以溫近守支郡且知故實
侍講述帥俾書公堂題於石安望堅讓元和五年七月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沈亞之

故上口某得命於朝城貴投即書復之今守濁入而左簿無焉
也如驅與兵來每不知盜甚其間得夜則禍成矣或幸而止於
郵平明聞奔上陳兵衆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者
行地守行鎮大品以李將惠代將軍西出強兵臨萬勝城復以
副使掌內事明行此其能事加治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
命得副使之職足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國信使

歷代准不以國信爲官然使絕域事多
亦可備用併載于此

唐太宗貞觀中詔遣楊敬使突厥和親約此中國與北虜通
使之始也五代開匈奴之與太祖平一海內欵册新朔
爾寶七年使工部侍郎趙雄副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大夫
講和好明年遣使

克如當面匡奉事君之道使命始通 [illegible] 使也 [illegible]
令其宮令及諸司上言使部宗信太常丞 [illegible] 為使比
報聘也復選朝官校書郎史館校勘大夫少府
[illegible] 校書郎使部員外郎知制誥大夫少府
[illegible] 校書郎使部員外郎知制誥大夫少府
宗即位為正張昭使部好不行告哀實在之各也太平
[illegible] 公令少府監
清泥之役一年命周輔為此名自此始
不特此也周世亦有使副之名見于此矣正旦也是日拜賀之日也又四年太
[illegible] 使會要周使副之名見于此矣正旦也是日拜賀之日也又四年太
[illegible] 使會要周使副之名見于此矣正旦也是日拜賀之日也又四年太

歷代名臣奏議類纂遺集 卷之九

[illegible] 真宗上仙遺詔以使
衰之名遺辭田使於是有告
有告哀實也之名遺詔以使任中行使於是
禮物之名慶曆中契丹
報使之名元年契丹
[illegible] 使
[illegible] 使
[illegible] 使

歷代名臣奏議類纂 卷之九

聘髮客使

晉士文伯讓季度曰以弊邑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是以令吏
人完客所館前其門閉厚其墻垣以無使客
結轍於道
次文帝二年詔使當完益相望結轍於道以論眹意於單于
使匈奴中郎將雒陽秋比二千石
使匈奴中郎將雒陽秋比二千石
陸賈使南越尉佗賜賈家中裝直千金
郎將持節
使匈奴中郎將雒陽秋比二千石
校尉牧羝

蘇武字子卿使匈奴匈奴欲降武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乃徙北海上使牧羝羊曰羝乳乃得還節毛盡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丁

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厲足節旄

匈奴單于欲使衛律降武律已死後漢使復至匈奴託武已死後漢使詳知其處乃大喜以告單于單于壯其節而與爾為市為爾賜

使益得職

漢自求而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使者益得職

回紇皆拜

李泌持節送公主於回紇回紇宰相以下侍有侶因問歲市

雜著

蘇頌

華戎懷衛信義網舟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竊惟祖宗盛德四海乂寧凡制詔誥命之出於朝廷者皆以盡臣節

皇帝因其來師而和其通信好歲時問遺以訓備陛下欲若

成湯歷年荒乃令儒臣討論政事將欲垂於方冊副在有司

其所以慮遠防微利意及此者有以假於息民故也頃自

不共以來北朝屢勉朔月私見綱領途次類例首尾聖謨前

紹興以來以迄乎今未明作書之錄故以叙事寃於篇

自庚初講和始於繼忠其後慶歷乞盟之請明以命吉由是行

成後次之以誓詔既而其通好乃有投書

書書之和戎則仁令集裒增之略我朝歲致幣綵以貿其貨故

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貝錦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副以交之故次之以國書聘問之情非行人裹速故次之以春使之別則有接遇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於繪事則方物莫得而辨也故作聘行地圖前後遣到名氏非一城狄不同南北群臣交相贈答年月次序散目不容錯故作名銜年表大如是而使事盡矣而好聲於北人或從而詆之凡問遺之事皆列比信比書於前廷所遣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省其所後從來也凡使者之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馬予廩待主人亦有常制矩無故違越故以柝禮過北界及北界

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好主之歡而贊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聘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受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齎操之勤事從則有執持之衆雖客所及不過摩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場市或紿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求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供例凡此皆常使也誕展敬而已至若事干大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乏使疆場之虞節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川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文移事非司州所能景從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既辨則過關不可不譏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

孫洙

公北廣強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絡至日寇吾國家之隙
甚侮甚矣朝廷北選使介仞不擇人苟無辯對之材可使張明
中國之威信以譬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戍人幣賄龍之故所
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後潔車服整飾騶旅以夸侵於
夷落細體曲謹悉受訓策屈膝庭拜拳跪起少不放輒易還
上語記 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遣制詔矣雖復問選左右
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俛垣期待惰結俯仰上下雖有勁對
不敢高吐氣其者或祭狂欲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
亦何申名節所綱冬彼戎主方驕吾以繁儕妄說之長足恣
也晉卓犖行之胡館勢壬人者亦復狂誕夜行逐枉王人髡者
向墓中自從甚可恥也大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士如此折辱
天威而損國命臣切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到匈奴獨
拜而收刀自裁商侑堅卓不動旨可汗之失儻幸略以氣
制柳後坐受其厚近者背天福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
不足明於是相屬為等以道其行云

送石昌言北使引

蘇洵

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大

再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爲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難遽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新而體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

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紜而已臣竊以爲不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願至前相聞於聖聽竊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忘之事懷侯他日成敗所計與浚施中強而用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決也其說總有十條年日及第第四人守官日爲不相聞君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握拒後導又數年遊學陳見言長安相與哭者如平生歡曲文士數百其最著者一

矣使者之行是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廷哉必渡清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若有
若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
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
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堵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令
僕夫哨以酒肉悅以金帛足以重幣之強而已
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禍
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
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固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
者老者在莊其馬之茵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況酣乎子
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童勁弹

滅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
而明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衛
以示其恐情見力屈當反爲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決此遣
使之狂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爲保全而已陛下
必欲示之以弱之故卑下於撻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
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明賞罰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
俟北向也無他策倘或未可進且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

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爲保全而已陛下
必欲示之以弱之故卑下於撻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
事耶他日或有異圖在我理直且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絕則廣搆
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
一見若宜速陛下孝忠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
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銀梗悠悠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探之
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雖處也臣即當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
易之計正其大義不俟偉以爲之漢高祖出關得蕭公之謀以
戒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斃漢室其
策不變終有天下然衆良嶢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嘉道之
及劉先生帝務武侯志在復漢日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
出奇夜襲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爲兵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
雄規模大抵如此三國嶋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
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物仵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
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明賞罰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
俟北向也無他策倘或未可進且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
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爲保全之計非特無效卖須取厚臣所
見如此幸賜詳察焉也

送王誠之舍人使北方得歸字　洪　遵

我皇憂念景霍日寧家居尚無泰何況被征衣谷人使持
節正尔辭帝閽杪鞭出門去言而無與徵中朝第一人沙漠令
宣威朔庭大騎子應嬰眼見希青春交南帳花柳相光輝雍容

對宜寧使可持樞機蛾眉今奚迎酌酒爭勸金盞大如斗客
醉時一揮
律詩

奉使燕山回早行書事　洪容淳

露滿中庭月滿天秋來懷抱轉悽然客程恨不日千里歸思亂
如雲一川故國傷心那忍過萬民望眼幾回穿家舊事堪垂
淚海上看山十五年

送洪景廬舍人北使　周必大

曾記揮毫輒仞必知鴈鶚集單于由來筆下三千牘可勝邱
中十萬夫已許乞閒朝上不妨行節過鄴都喜君甚似仁皇
帝宜有論公贊廟謨

副使

歷代公車慶曆記奉使接送伴燕會冊遇飲食並務存大体
仍委使副也相覺察

奉詔要語命介左曲禮大夫為卿介介副也　按典故不應出副以
大夫為上介士為眾介同上　便擢正郎之位左增副介之等
六物

次介假道

使者過邦至於境使次介假道

奉玉帛聘

接伴使

歷代公車慶曆元年契丹遣使備犯朝于行在命知濠州何承
矩郊勞館林學士趙安仁接伴明年以杜夔卿康宗元接伴
使廼日充送伴會中興接伴使自紹興十一年差魏良臣
始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九　二十四

持節送客

奉使世以前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衛命接客

梁武帝普通中魏來至建康武帝引見問其境土風俗及
出上日送之淵左右曰胡今日過勅敢時南北通和務以俊乂
相待衛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到
郯郯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

敏於酬對

堪德修好廣使至超安仁接伴其親見儀制多所裁定敏於酬
對行事機時論以為得體

入境問禁
官府初授符契亦使者入境所至買賄皆遣從民望
出大官供帳品皿爲二帖之且留休以濟迎今使之至傳
選能專對
本朝遇外使至即令選館伴使並遣一員出城迓之入
館陪取旨君副使則差館職
歷代公羊此即周坰人之職也掌送迎邦國之道賓客舍
則授館令聚檢察之出入門戒其出入之禁與其財物
之禁凡賓客之事令各帥其屬而修其職事之治與其
事之小大而聚會之
館伴
德平賀粹
館伴使者館待之名契丹三年一易元豐元年十一月
古今圖書集成 第八十六卷之九 二五
館伴使者館待之名契丹三年一易元豐元年十一月
館伴使者館待之名契丹三年一易元豐元年十一月
館伴使者館待之名契丹三年一易元豐元年十一月

建安 祝淵 宗撝 編
金陵 唐富春 于和 刊

殿司部遺

總三衙

歷代名臣奏議 三衙軍制 人之創業 沿至宋之制有作衛紀兵及殿前兩司蓋作衛起於後唐 又名禁衛 侍衛親軍自宋初 其軍乃以 罷 步 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 其 六軍諸衛之 於 唐六軍諸衛之 於 與 系年錄

太平興國元年 五代之 殿前始於周世宗顯德元年

乙

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 會要 宋朝作衛親軍置都指揮使雄都虞候亦在焉而都指揮使又在殿前都虞候之上 殿前始於周顯德元年 殿前馬步軍都虞候 步軍都虞候 皆作衛親軍之下 步軍 三司天下之兵揭名 三司馬步軍 若居殿前司

雜著

論三衙軍制劄子　洪遵

臣伏惟陛下天資神武留意河軍符土咸思用命非復前比然臣區區管見猶以謂猶有可議者軍制不立名位不正是也請以祖宗之制大略論之三衙掌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外或不常置如日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日殿前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日振武指揮使日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日振武

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有序若泰捧不可一級執爰或有闕四以功次遷隆此而下則分爵分廂排整周衛衛內傳儀仗掌宿衛之事都指揮使以節度使為司公事馬步軍亦如之備則互掌通治開則互掌四廂之事都指揮使以節度使為之一部不專領兵若殿前副都指揮使九右十年聖容王若虛曰

政和四年詔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之上殿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承宣使之上殿前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四朝

宋仍沿後周有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上大祖由此承禪以天子宿衛宰臣兼領不置他官中興以來主管殿前司一員其屬有幹辦公事主管機宜各二員準備差遣準備差使點檢醫藥餵食各一員長又使二員帶外路鈐轄之名若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瓜牙之士豈無數十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為諸廂改統

試綱以六壘捷此入也 温公荐其足從之 動同上 隋煬帝制內撫七萃之師外分十道之任同上 以郡賢制內與銀衛上柱國兼節充同上 隋煬帝紹領禁衛為王心臣 帝委王而專內 上進總凝嚴之務歷圖勤勞傑之資王岐公行李靖劉傑之資王岐公行李靖劉傑之資王岐公行李靖劉

漢王問魏豹將誰中豹敗曰是秦將馬無角不能渡
灌嬰
成陣教戰
燕達以功遷榮州防禦使為西北面步軍副都指揮使神宗即位遷殿前都指揮使
患未病達前明白延敵悉猶疑又來諸鎮皆危奏請成右神
以教戰士進數前副都指揮使哲宗即位遷殿前都指揮使
都事堅
訓齊士伍
元豐二年上批馬軍都虞候程王宿步軍副都虞候逢能體朝廷訓練
士伍之意故二司所選師徒技能日進上嘉歎

步軍司
名籍兵籍制御銀符

兵部指揮使都虞候掌安軍者指揮之
從及大禮衛如殿前司政和四年詔以步軍都指揮使副
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
四朝志
中興以來王管侍衛步軍司 以幹辦公事官領之
遣點檢醫藥飯食

侍中兵部尚書 補將之缺其水陸兩軍副
參知政事 與司禁戎 典主大品令
吳度兵士候司戎事亦統之 同上參典親衛由皇行賞名制
晉虎臣在主獻俘進放虎臣聞如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赴
既束翻於徒兵 明道除夏守戎制 仍選軍候之 既束城除劉舜

總將帥

歷代名臣視後各官之下此但書大品令
參知政事 與主大古無咎易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同上文武
昌山都督忠 顯允方叔征伐薄伐玁狁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薄
矯虎臣在牢獻俘進放虎臣閱如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赴
既束翻於徒兵 明道除夏守戎制 仍選軍候之 既束城除劉舜仍
赴武大公候干城禁衛內仲淹奏曰有總

伽 [illegible] 司馬統六師書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illegible]
軍爲二行將上行中行下行左傳能令與師淹於君也[illegible]
車同上班師振旅書都試閱車徒簡車甲[illegible]梁教戰習射上車左傳大
牙璋以起軍旅[illegible]爲魚龍之陣先鋒後伍伍承弼縱[illegible]
而鼓左傳王大捷則鼓叩[illegible]將爲天日命所當集圍不可
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illegible]四封外事寄君君[illegible]之
太史公曰兵以奇勝[illegible]無與正正之旗[illegible]擊當
之陣[illegible]孫子[illegible]孫吳之言語乎[illegible]行師用[illegible]之勢不
必取孫吳而賅與之合[illegible]上[illegible]實如高山[illegible]深淵[illegible]四七[illegible]
都賦怒如飢鷹喜如時雨[illegible]同上[illegible]材捷矢[illegible]門[illegible]良[illegible]
兵規指掌[illegible]公制飲水受[illegible]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 九
[illegible]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韓信絕通道大破秦軍九戰九勝
誘騎游兵
李廣傳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又張良往來爲游兵
常爲間候
侯嬴傳公子傳節爲間候言爲間而伺候
侯嬴受兵
將軍制閫外
古王者之選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
制之
臨軒受鉞
魏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曰帝臨軒受鉞開壇授將
卧内奪印
晉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 十一
漢高祖入關信重即其卧內奪其印麾召諸將易置之
夜擊刁斗
李廣以鈍作軍器受一斗夜擊持行之
號爲飛將
呂布字奉先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
務農之才
諸葛亮之才於戎爲長帝嘗爲處理民之幹優於將
謂之鐵虎
蔡柟與齊戰波明光甲所向無前齊人謂之鐵虎
號爲杜虎
梁西荆州刺史杜山從容力過人便弓善射所佩復明朱弓四
石除力拔出枕敵魏軍帥之號爲杜虎
熊虎之將
周瑜程普黃蓋韓當皆江東之將又爲世虎臣有飲馬長
江之志
稱萬人敵
劉邦張飛皆萬人敵 卷 唐李白趙高嚴暗爲史思明將皆稱萬
人敵後皆唐
齊城受斧
元將出必齊戒之廟受斧故云齊斧
臨軒受鉞
魏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曰帝臨軒受鉞開壇授將
十策圍敵
晉張昌出宋牧開府設十策圍蕭統
三箭定天山見前三箭
刺山泉湧
前漢李廣既已陣將軍故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刻耀斗魁
文昌宮上將以將刻耀於斗魁
振旅凱旋
振旅凱旋
振旅行伍大破突厥振旅凱旅
此真將軍

子弗時匈奴大人邊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已而之細柳先驅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至中營亞夫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亦使人謝上棘門加兒戲耳其亞夫可得而犯耶

圍棋老翁

馬援拜伏波將軍會劉向擊武陵五溪蠻長深入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援曰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

虎頭燕頷

前班超相者謂超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

勒石紀功

後竇憲遂登燕然山勒石紀功紀漢盛德令班固作銘曰臨高遠之臨洛炎老上之巢庭

作八陣圖

諸葛亮作八陣圖

一身是膽

趙雲字子龍將數十騎值曹操軍大出雲逐前突其陣且鬪且却操軍大亂雲以功冠諸軍魏疑有伏兵引去雲以勁弩射殺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踐躪墮水死甚多備明且至雲復還突陣出其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持牛股槍

哥舒翰爲河西衙前將吐蕃大寇邊翰持牛股槍當其鋒擊之元宗實錄

佩四將印

王忠嗣有武畧徙四將門爲隴西節度

下馬作露布

傅奕子修期拜安遠將軍帝嘗召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

檛殂折衝

仲尼曰姦子起於檛殂之間折衝千里之外

與尔甘苦

共起與士卒分甘苦

擊牛發士

李牧備門市租皆輸入莫府日擊牛發士饗士

破鐵鎖

拔幟立幟

韓信拔趙白幟立漢赤幟

國之爪牙

漢李廣斬霸陵尉上書自陳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

提鼓援枹

范滂應徵者曰左提鼓右援枹

東破抗衡

天將軍秉鉞抗旌
設壇具禮
韓信傳擇日齋戒設壇具禮拜爲大將軍皆驕
而王曰相國進不能治中原而治者如此江
乘月渡
攻箠下城
張良傳沛公下轅城
拔壁邯鄲
過允國危士甲從松檟上過飾
戰勝攻取
韓高帝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天傑
雅歌投壺不
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有軍旅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 五
不忘羽巳也
擒白倒奴
十倫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合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
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
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卧息鼠跋
高祖定天下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
酒酣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海
陳湯威震白蠻武暢四海
威如破竹
杜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
虜在目中
光武西征隗囂召諸將議至於高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
勢
中矣
振滿中原
晉元帝定江南以王導爲丞相導與琅琊劉
畫曰相遇不能治中原而治者如此江
乘月渡
江初渡江諸名勝皆相邀新亭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
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導愀然變色曰當
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
驅鹿角圍
徐孝公四秀平旋將軍中關羽入圍驅鹿角圍小重回
赤兎突陳
呂布有良馬曰赤兎常與其妃貂蟬共乘赤兎與其妃貂
蟬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 六
蟬偷軍陽
布自將騎兵與其妃貂蟬偷軍陽門而去
卧息鼠跋
高祖定天下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
酒酣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海
八陣七擒
諸葛亮因八陣以施武經七擒以即戎
八過八克
晉師伐宋宋司武石時猛士討吐蕃乃自奉戟紅抹頭來應命
役共虜戰八過八克
右刀左指
西都雜記執金吾丞持節行部曰史見成須臾手拔刀左

手投前莫敢有異
止風反雪
王敦將井洲兵濟江時突無燈燭
導取神日敦事君不忠不日有
而天監之則止風反雪俄而和止
酌酒祀止
陰有害則自祝行酌酒殿中死且不恨
提鼓揮桴
當登上疏提鼓揮桴臨難決死此將事也一鼓之仁非將事
也
將門有將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十
楊元感未舉兵煬帝日相門必有將
尚平相子
今展孝忠父子忠貫日月矣
號門二龍
自承現下德門心中共欣忠承恩皆為千庭先修善門
黃駟少年
表果常乘駟馬白袍先陷陣時號為黃駟少年
降筍十萬
郭子儀家傳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吐蕃回統合圍陽堤時
也兩軍相對註滋未發公獨以一騎出降陰山十萬騎
破敵五千
出師名可震敵
薛仁貴遊擊三組名可震敵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十 十八
太微上將
太微上將星
名高德重
劉昌言為人正直數以名節義
門生故吏
自為諸生入宅諸舊門生故吏
高科廣厦
兒孫高科廣厦俱所營
薛仁貴從征遼東時號為驍勇乃服其服色著白衣太宗遙見之問
左右曰薛仁貴將

號望英樓

高宗命英公勤伐高麗既破上於苑中樓上望號望英樓紀其
勳遺

上爲治第

霍去病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何以家爲也

歸載圖籍

宋朝曹彬潘美伐南唐兵已圍金陵命彬輸重甚多或言慈奇作也太祖察
令伺之圖書也無餘金寸帛之附焉又平江南班師無他物惟
載圖籍及被而已

圖形以進

狄青與西賊戰無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未嘗中箭而士
畏之類聚遵奠 卷之十 十九

未識其向遂令圖形以進青察令軍中聞鉦聲則止再聲則
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教襲過敵未及
戰遂聲鉦士卒皆止再士皆却謂狄天使
勇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自相踐死者不可勝計

射虜貴人

曹公瑋在秦州西番犯塞虜陣有出布陣虜貴人也瑋使射之
一發而斃虜鳴笳而遁瑋以大軍乘之虜衆大敗係斬獲計西
番由是懾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咋之爲父

射死轅覽

潘淵之役高武烈王現都上親登城王下馬自扶墊聚渡河種
酋失色及射死轅覽虜遂奔潰

應飛來識

湖寇揚么自恃其險賊中謂官兵曰有能管我除是飛來或謂
施通侃大軍公命悅木爲上統後寨諸港汊賊戰敗遂自領出湖
門丹徒復下碇不能通遂乘死招降之飛來之識於是乎驗

同上

海州之捷

金貢宋海州庸兵已圍海州官魔兵於南關引去賀引舟
師至洛之勝西石日烏鴉向北相繼止一山侯風即南不知
王師之徐至而夤風自南來塚落爭奔引帆捩舟俄頃過山薄
虜虜驚大擾虜帥黃以網綱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搖聚一
時盡命以火箭射之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投寶命健士
事一 卷之十 二十

躍登其舟以堅兵擊刺殪之殲中晚甲而降者三千人獲首
部家奴等斬之獲器甲糧以萬計飛小舟友捷險沿海制置
[illegible]

元术大敗

李勉忠與諸將會淮西戰于柘皐元术大敗公追至孔城整整
俘之被虜者以萬計

逆亮敗走

南主亮既敗於揚林走淮東尚留精兵於和李勉忠陣于和之
城下賊敗走入城縱火公領軍叅甲冒火而進逢復和州

提鄂金賊

宋仲提鄂金賊猛士如林未當敗衂一等河東城不敢逾河歛

決機如神
胡世將問吳武順上兵珍城所以戰則曰要在用兵本當從
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忠振其
形便史出銃又須忠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出
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增有不可言
勇冠三軍
大師留新王世忠方從梁方之為將也被擒賊于城河又破大
名賊於超化寺又破內黃賊于沂州又破徐鎮于茌縣又破長
仙于播蓋山勇冠三軍
恨見鄉晚
郭祖深根初為興元利州正將樞密使王公炎入蜀奇公材留
幕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 二一
與帳下乾道中部蔡兵及鎧甲赴行在所因條陳之即日召入
孝宗怡符離失利遣諫中原公極言軍事剖析如流論下五刻
上恨見卿晚
兼四者矣
李顯忠公以忠誠結知異於人論戒不忘君如關雲長忠不顧
家如李良器子儀之宜乎得人光弼之嚴明御下公來四者之
美
奇計百出
李顯忠公之用兵奇計百出以勇果激之先智後戰率如所料
遇大敵餘人奪氣公方優游甚暇稍以少擊衆取勝
威震四海

曹武穆公璘為將飛四十年用兵未嘗以
四海喻而羅聞公好名即以手加額有天雄矣丹使過魏拙
險勒其從人無得高論疾驅至多恒公不敢仰視
戰無不勝
吳仲犯兵不滿五萬每戰來有輿尸鼓樂殊無懼色戰無不勝
以寡敵衆
建炎四年九月四年鎮江韓世忠駐焦山之時虜衆數萬世忠
纔八千人世忠泉海船自餘嗅泊金山下內耳世忠命練錢為長鎖軍大鈎編授強健者虜舟噪而前
世忠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每鉦一鼓則纔一船而入虜不得
渡乃遣使願還所掠及獻馬五千世忠不聽曰只要下兀术乃

可去世忠擐甲泝廻廂相持兀术不敢出虜作饑真者乃於城
外養小采偽之江兀术刑白馬設女人自刑其額祭大以幸風
偽之息世忠忽四督戰風弱帆緩我師不利虜以輕舸絕江而
遁
辛如所料
先是世忠知鎮江形勢無如能王廟虜來必登此望我虛實因
遣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下人先入廟中人繩出虜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
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繩出虜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
中之伏聞鼓聲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傳得其一有紅袍自為既
陸而跳馳得脫語二人皆云即兀术也

爲楊州刺史右羽林將軍表

五色土如鴛鴦縣之配于秋官爲官擇人先辟之成務陳力就列古人之用心臣家本閩中代來仕宦朝以鴛鴦弱以繁暴棄迭以存嘯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大臣之成敗在將帥之間能各有限則滄溟筆若淮陰伏與洪崗祖逖滎澤已一用兵多矣仁聖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將不能將兵大尚祖之雄才大略尚如此況其下哉楚王韓能將六十萬而拿狄不能大夫也亦不能逐二百衆是以天王韓能將六十萬而拿狄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大小也凡爲將者敵之情僞而後決策制勝洞知彼帥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設如韓信能設伏走戎則逐奔不遠從龍不及門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伸蜂蠆無所施其毒虎狼不能逞其爪牙不謀既

玄武之仙關龍跳雁塞紫微之帝座掌斯徽衛必屆親野臣也何敢屑妹管窺鴻洞接晨文武間身成堵管已遍名位未弁望拜以求諂已外媿妨賢若使愚管安於私慕甲良不化於清閑劍雖廣無路自容俱管由衷讓非飾跡伏乞惠收漁汁史授環材軍司得人臣節報國無任傾寸媿負之極謹詣闕守土表陳讓以聞

夫敏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遠哉來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遂接之表曰帝用之冠佩環玦召儒劒近代文儒亦皆帶劒古之遺制也豈非威猛之用乃使弹冠結綬及則參謀之兵以禮過徐疾之節華表峙乾心參士之演蹟

論將上 楊起秀

臣聞聖人之所以致國天下使之奔走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天下之不自止如此而已夫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而復治者之可窺者見而事之判聚遺集 卷之十 二十二

彼之自止者隨之人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之患於無將也有在此方遘事之興管然以求將也天下即亦管然以求將也天下之所以求將者非不求將也還事息而無用將之事將也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無所事我則亦矣而已矣前日之所以求將者以其可窺而起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無人也上之人不之以其可窺而起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無人也上之人不之以其可窺而起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無人也上之人不之

若然以求而求又不待哉

論將下

楊廷秀

臣聞人之識者曰選將莫若望而新進者未足門北臣竊以為不然選將之與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處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服人丁之才當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位全而才器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無相而去天下根其有所不盡而之名其實名所貴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屬之既相而天下屬之既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而貴極則必求所以自試此如善書者樂於為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

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畏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無事則日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怒及其有事也使之合其所而後用其所甚愛取其甚敬之身而捐之必效之地彼則畏我以今之畏合前之驕將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之當入有作室者倍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衛國中以求大木之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柏豫章也宜成而前人者疾有服醫焉見其獨之求木之意也則上其百年所養之大雄鳥喙焉日此可已病也不知大木者不老則不堅而棄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良行壞何擇而尚代病之能治此將相新舊之行也李廣之在農曉冠傑出其君知之天子知之匈奴亦知之虜之心超然

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為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公孫賀起於敗卒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漠自指龍庭而還乃以大將軍功成名遂之後王忠嗣內舒外疏天下之人以為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其陵益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在面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木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開元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汾陽郭武穆然則宿將之與新進不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名孰能無自負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名孰無覬欲之志自負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千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試此如善書者樂於為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

酒側無不為也不曰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有能而用之使之合其所而後用之是猶有過而其才可賢者名相薦於人謂而識之於獨人之中無故而置之高位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之當入有作室者倍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衛國中以求大木之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柏豫章也宜成而前人者疾有服醫焉見其獨之求木之意也則上其百年所養之大雄鳥喙焉日此可已病也不知大木者不老則不堅而棄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良行壞何擇而尚代病之能治此將相新舊之行也李廣之在農曉冠傑出其君知之天子知之匈奴亦知之虜之心超然

乞審察將副劄子

洪邁

臣伏惟陛下天縱神武屬精政事當國家閒暇之時所以為久遠之計者未當一日而輟故整軍飭武之備允切於聖心至於激賞勤用兵以來所未之有功見比者以禁衛近臣以典兵權而收功甚敏幹蹙步卒之能洵習伊邊其實以建康統制官劉忠趙撙武功將絕倫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向奴亦知之虜之心超然

則寬之閭官貧仕罰明帳門鏡物磁日今必無復行安補偏裨
知向來之弊者然臣於此打有獻助臣謂大臣列屯既已開風
勞其州郡上兵者上則有細管次則有鈐轄下則有部先名
爲兵官次團丁不過斯役之李數十萬既行將畧亦無所施今
良閭將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二千人其任職者唯正副將而
貧歷朝軍尋常除授之間不殺精擇豈無不才者濫吹其間既
有差委恨不勝任臣愚欲乞申飭陳言陳奏諸路將副閱試
半年之前略倣路鈐以上朝除之制令赴樞院審察其能否
軍者仍試以技藝較其不足統衆者改授他職庶幾其
將之間無小無大皆可以訓聖天子閫外使令誠非小補

古詩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 二九

杜子美

魏將軍

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蹴突重兩銜枚昭執銳器兩條鬼箭月
落東籬嚴柝門羽林萬猛士寇若吼虎子所監魏侯官維精悉
心率兵先峰見敵集星經會校令誰陀夜騎天駟起天河接旗
衆感不敢動星旋雲捐相薄馬鳴嘶若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拜句
膳露句陳答蒼風玄武萬旗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律詩

泰和村相公發京城 岑參

按節館黃閣登壇恩朔報主授律遠行師野鶴迎公
印郊雲拂畫旗明階幕中客敢和出車詩

獻封大夫受降回軍 岑參

騎馬從西來雙節夾道驅老幼相攜扶金甲皎龍旗如公未到
日當能及時還上排青雲要看疾若飛兩年斬樓蘭去年平
月支

劉校書從軍 楊炯

大將下三宮星門召五戎生謀容駟駱從事飛檄行文雄赤土流星
劍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渥中

送駱奉禮從軍 李嬌

玉塞邊烽舉金壇廟容申羽書容銳筆戎幕引英賓劍動三軍
氣衣飄萬里塵希君勒石返歌舞入城聞

送盛州田尚書 薛逢

金風獵獵滿旌竿白草颼颼朔氣攢九姓姜渾隨漢節六州蕃

夜從戎幕霜中入塞瑚弓硬月下翻雲玉帳寒今日路傍誰不
指相隨直門戶閭閻望

送張大夫從軍 韓翃

邊事今勞役儒歌逐鼓鼙班超封定遠君子去思齊

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岑參

鳴笳發陣門軍破國平雪晴木聞大鵲印捷過月大將龍
旗掣海雲

詩話

會宴賦詩

王侍中智興武昌英奇救授徐州節制雄材磊落慕府飢開所
辟新儒者一旦從事於使院會宴從容賦詩頃之遺於王公乃

諸路將官

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捍西北二虜而推其法於東南故西北爲多東南僅陝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二十七將而東南緣下三將

郭成可用

郭成可用

劾敗可用

按閱按試

力戰御賊

府可部遺

督府

此下事外集宜忌使之後

歷代沿革 魏 建武初征伐四方相置督軍御史見則職 吳 武征孫權使臣侯惇都督三十六軍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大都督及 晉 伐吳之役以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帥 宋 大臣無若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余見重集 齊 大都督 梁 大都督 陳 大都督 後魏 有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置京畿大都督總攝六軍職官分紀 周 大府皆置大都督 隋 大都督但以勳勞而已 唐 大府皆置都督 宋 紹興初呂元直復相繼進取秦會之欲奪其權乃共議令元直以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置司鎮江元直覺之遜歸而命孟富文以參政相同都督已而落職宣撫處置使元鎮以與吳价年趙元鎮自知樞密院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元鎮以與吳价共事爲嫌乃改都督川陝招集諸軍事五年春元鎮以張德

並召還帶都督諸路軍馬入衛孝宗即位進之以左僕射爲之進之進不行乃命王曙叔以參知政事爲同都督曙叔亦免於是遂命楊有中代爲都督并掌日曆爲都督自有中始 元 都督 宋 都統制者紹興十二年冬罷密院始以樞密院爲之朝議以罷言非相臣故其名下都督一等蓋不考趙普公故事失之也隆興初張魏公爲江淮都督乃命江州遂以參知政事督視湖北荆西兵馬方城失守江西台州遂并令魏公督之 明 張魏公之初爲都督也以行府爲名先事下朝廷即以政府大不平曰三省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因稱疾求去降與初再爲都督宰相主和議所行多與督府異魏公

乃自進退調發當從督府取索施行日近主兵官及帥守監司悉以軍期事務從申朝廷之理乃詔江淮軍馬調發應援從督府取旨施行其餘事務並令申奏如舊開僖用兵除丘宗卿會稽督舶軍馬同月而免張浚爲翁以元代之不勝任奉祠而去數年吳曦又復命李嘉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襲王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公卿表曰 汲黯汝南征禹乃會稽后拒書于野書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文武百官圖曰 升爲宰相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詩句 往來看擁傳前後斬專城

得江漢心
晉將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夏綏懷遠近
得江漢之心

河南歸附
卜瞻都督江淮諸軍事刺史制度規模多出於人數年之中悉
周旋實人情令悉稱其才明出處自河南皆悵歸附

吳人悅服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携以禮恩德遠以信吳人悅服稱爲羊
公

南土美謠
杜預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而愛之曰後世無叛由杜公
記載智力與勇功

政務清淨
晉漢陽郡上邽爲荊州都督政務清淨務外商賈數相攻壞使
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

治少威嚴
唐裴度基王砅符遷揚州大都督日井陽渡江治陋江故都楊
人畏之然少威嚴不爲下所畏

密求薦
唐李大亮爲涼州都督嘗有異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
表曰陛下絶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垂泣言如
其實求是使非其人也太宗報曰若但如此朕何憂

耕田力耕
唐張倫徙代州檢校都督勸耕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尚寡倫忘
廢易騎乃建平籴法入官庾悅嘉焉是舟儲流衍

議建督府
唐陽嶠等議建忻府擇最吏故晉爲涇州都督
議罷督府
李景伯景雲中時議罷都督非是諸軍皆戍邊招携與夫子舍
人雜論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
權重數生非強幹弱枝經邦軌物之義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
按察疎是停都督

道不拾遺
唐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一
郭元振遷涼州都督治涼五歲善撫御道不拾遺

爲政嚴肅
張奭爲泰州都督爲政嚴肅其爲人吏所畏

泰攻取策
王申甫蔡以裴度祀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

治身怵戰
唐宗室李承寀爲楊州行營大都督再破巨賊北自淮東抱江南
府討蔡不利度治身怵戰帝曰果爲朕行平度所代流涕
曰臣本琅琊有卹私情陛下意邪乃垂泣言如
曰

頗而南甚統之欲以威重奉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盛儀自衛
或誣其反赦爲宗正卿
威信甚行
賓旣爲洛州都督周洛問因隨部人不士者輒下令諸州有游
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咸信其行民皆趨本
刻石頌德
王晙京兆武功人初爲桂州都督州有兵鎧皆仰衙吏收始梁雖邦
部戍宇北荒閒也田數千頃以息軍潤百姓頼之春年人刻石
頌德
明於政
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戴有崑崙舶市外國探珠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一
前都督路元敫肯取其貨舶自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染
部中首領胥黑氏詣府訴曾素相鉤方慶約官舶不得與交
通境內清晨議者謂治廣號第一詔賜瑞錦雜綵以旌善政
一示賦禍福
馮元常拜廣州都督詔便驛之官安南前領李嗣仙殺都護劉
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至十七年航海馳抵先示禍福脅多
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
攻尚清省
李襲志淳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
軍旅勞
宗室晦乾封中爲潤州都督治狀聞軍旅勞
同潤昌忠穆公顧況字元通與秦檜同東國政檜令其當差
令一打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顧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事
之日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蠭之分職頤浩旣擁唯
唯奉詔乃詔頤浩總師已向置都督府于鎮況已行錄
兼領屯田

張魏公清親行遣鄂上乃令淩仲舉視師四川屯田名其寨而志見其效至是淩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與一面去

表裏相應

趙忠簡公鼎與張浚俱謫都督諸路軍馬留帥行在淩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而鼎名中總政事表裏相應

視師江上

張魏公長沙視師江上時兀术擁兵十萬于淮陽公召大帥議事乃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泗韓世忠張俊劉光世皆統軍將士見公衆勇氣十倍令其軍且勞且練且議且守其軍容已在鎮江仍屢報公得罪逮故悉力禦寇至是兀术聞世忠所遣麾下王愈者聞張樞密已在鎮江仍屢報公得罪逮

兒童知名

張魏公到江上視師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容貌大思下令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必問淩今何在

倚公如長城

張淩相客使仍督諸江淮上召諸將參陳俊卿及俊子拭赴行在上見俊卿等門淩動靜飲食頗記日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淩

徐鹿卿

淳祐四年以直寶謨閣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湘中大水民饑盜起鹿卿至即開倉賑糶捕治強暴不數日盜悉平

措置邊防

秘密副使王庶晉江人紹興初為江淮招撫使駐軍鎮江措置邊防歷忠有成績公方伸於都教場軍容嚴整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出檢閱張浚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肅然思奮

門庭起受命拜賜而出皆以多事以來所未有

送王相公赴蔣陽幕開水相府旗總二帥營料敵知無戰安邊自有征

督參

宋公遠

相與一年以昌朝淵都督江淮荊湖兵馬宣撫使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

詩

相府開幕門牛馬滿冰冷

贊畫

戲陵事

昔聞倪寬都諸參佐戎帳事保息之日君子論其成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安達耶

得才重望

唐趙璟審官儀六審府官屬曰簡史辭畢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貞女滯

贊謀參務

張拭宋敬夫孝宗即位起忠獻公宜撫都督諸軍事忠獻公以公言為機宜文字是時公新三十內有密疏外參庶務公凡之凜凜直以君父之責為已憂

極一時選

張拭傳機宜時沒起謫籍安重帥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幕府諸人自以拭為不可及斥去小人

句言忠宣宰相勝非以督府計本成於江西屈公參議有一縣令以不廉被論求為入幕公具以敘賦白丞相斥去因而舊客子小人不可使見雖以亂政參不相約用之

入幕謀

宋晁說之嘉祐人不事科舉博學專用以資為詩聘得官吕大防之建康自置為幕門尚書參都督府謀議于尚

督大運

張子明督發大軍制六步命相以幕府以幕府共目從行大下之運爾思在弭明兵衆所宿之官宜著尚堅一心蓋圖兵閫

送李校書起杜相公幕府

李商隱

公是相府公族參恐失征期夜命催前柱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制置使

極一時選

宋宣和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宣撫項行營都統制自是使臣制置使之名始此 宋不常置蓋邦畿之事政和中興參用兵以內外帥臣為之 皇朝志守和末元古為京畿制帥其制置使靖康初种師道為河東路制

置使錢蓋爲陝西五路制置使 鈐束制置使 建炎元年有招捕
盜賊制置使自王淵始三年有行在五軍制置使自劉光世
始又諸路皆有副使自江浙陳彥文程千秋始六月有西安
撫使廉允之帶本路制置使安撫帶制置此自始也 制置
方公江都制置使 管江南東路 紹興二年有沿海
制置使 係建康府 江南西路大使趙鼎始 六年始給印以某路制置司爲名從
浙西沿海制置使梁汝嘉請也其後書省惟四川沿海有
焉 四川宣撫都省明州 閤門祗候 門福用兵起丘宗卿守金陵
留鑰御當以金樞密視軍馬於是趙浮已爲江淮制置命
宗卿爲江淮制置大使已而罷四川宣撫又以安子文爲制

置大使朝議以子文恩數視執政特加大字

詩賞便宜

張浚至襄陽自爲都守或以下皆得詩賞因爲程千秋爲京西
制置使假以便宜 王之奇四川事記

舉按不法

席大光在成都得吉位宣撫副使上制置使凡監司不法貪
按 朝野雜記

築保置戍

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公以黎爲要地奏置路分都監增五寨
籍少壯爲兵凡吐蕃擾邊從路十有八悉築保置戍重官極牽

繼使相疑或徵番牙檄文才以獻公命斬之 吳曾漫
討擊撫摩

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文州蕃部開棱遣公奏乞豫爲文告備
強者討擊之善良者撫摩之使知畏慕即日施行

人才羅致

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凡人才可用者公悉羅致幕下用其所
長其依倣朝廷章以爲往往光 于朝 並同上

並聽節制

制置使自樞密後多以武臣爲之建炎元年郭太尉仲宣制置
東南盜賊節監帥司並聽節制許之 朝野雜記

乞令四川制置司通知馬政 周必大

臣聞蜀有邊防有馬政前後議者多云二者必須相聞然後事
體歸一朝廷亦當展行申飭矣其如制置司專任邊防市馬多
寡在所不問都大司專主茶馬支費浩瀚有所不恤若非兩司
通知其利害則雖欲使之協力何可得也且陛下以全蜀兵民
之寄付之制帥雖御前諸軍猶許節制總所錢物猶得商確而
馬政獨不預聞可乎臣愚欲望特降睿旨令後凡每歲市馬若
干價直增損若干收支茶綵銀兩若干並令制置司通知如此
則議論歸一邊防馬政不致相妨實爲悠久之計取進止

送王參人制置四川　洪　邁

昭代推人傑誰登上將壇君王念方面作從輶冠穩同成高
拱果州遥暗觀九天閶闔萬里入征鞍杜甫先多士嘉陵
考槃中年思野宿現在安危後從容漢代儒文在
經鹿角上古將壇西南急管肅歲月寬猶恨參帷
幄西南急管肅歲月寬猶恨參帷幄
劉向朝端風采今如此家世定不列雪山方始重知道幾
地過江驚寒雲孤映怒蜂梅花春欲動水國暮生寒行路艱
起居每承殊寵問幾時休沐要平安

贈容州中丞　陳陶

普儀者最重威重九皐聲遠聽清要十二劍門寒雪
聞參幕府多才子盡是當時第一人

送人自唐中丞赴鎮　杜牧

帶笑同心次合歡心良宴爾正相安
事定惟留愛遠人　卷之一　十三
西下程迎多少管絃都戰罷陣雲收
在處風流說春花艷大堤

送人自唐中丞赴鎮　杜牧

文章自是出風騷斗酒重聽舞鼓豪
更問星辰何處是劍門秋雪滿征袍

送路使君赴任　杜甫

王室比多難蒼生詩武臣劇無通使者
急若當救火和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

送日南章使君　皎然

大君茅土重參中酌出都門殺氣雄陌上晚花迎馬節
川邊秋月照弓弧炎洲色更紅歌盛真心報入

十湖旅舍是發生風

錢趙尚書赴朔方軍

幼房欲南北護明車超亮無易鄉事馬門分陝守錢過三

保留非用六商宋臺忠出寒日下愴臨岐拔劍行人舞揮戈戚

馬蹴明年歸閒上元國狂於斯

宣論使

舊有之以宣論德意為說而已不與軍事渡

江後間差尤數紹興二年冬分遣御史五人宣論東南諸路

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總論年乃還六月己酉范右司

在宁宣論川陝九年又遣方察院庭實宣論二京皆使者職

事多類乘遷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也時李綱宋彼自宣論江西乃專督補盜中遂罷為賣西

提刑趙年有使陝西留樓仲神以禽書樞密院往永興宣論

部宁仲以秘書監為參謀官于衛參于人同制置路也等事

宣論之職自此重矣十一年部宁仲宣論川陝始建使名得

與專事江中丞徽宣論京西湖北得吉撫劣浙十

路帥守監司皆聽節制其次在奏成其次先化宣論川陝乃專招軍實為北年

計次唐州又開沿河以通漕運雖乾興則棄漢久安此守為

也上師進取之路出其只聽奉中軍鄉以襲諸閫之路東出東西此攻

以宏河東出南只聞棄西此攻依也部分以定要奉以閫賜相

欲速和議棄唐鄧三州朝廷深悔之

慶元時老思求癒候館彬入憶下事

于特閣憲僉提巨驗天慈百姓安

朝野雜記

唐憲宗元和四年詔浚江淮之水
經理布方開引灌悉罷時日以萬計且爭趨剋集事浚以
通江時大何工者門宜并陝西三路轉復州都而退守勾之役
封公慶卒不能得

古今圖書集成

職官

職官部奏狀

吳芾

臣一介疎遠門下漏聽付臣以淮西之寄臣退嘗江淮表裏之
雄帥旅當衝之衆事大體重受任匪輕臣學不知兵才非應猶
究淮西之形勢實江左之藩籬列城雲屯諸將環峙以宜照
從王略外以安靜於邊陲見於還神足以折衝智識足以應變

治可當一面之重無覺九重之知臣愚不習於軍旅忠亦
開公資報効尚日能柔公家任使
若許

贈除廣州宣諭

胡本

副計西北邊伏南海遠能宣
上意慕嫉妒時北刀還有
猶求

參佐官 此下補外集經略史之後

歷代沿革 屬吳錢皆有參謀至行軍亦有之閩領軍中機密
張建封署溫造說劉濟使納忠於朝 建炎四年詔所置
四川上遣部以文臣兼帥長俾鎮撫焉命審規爲上介俾左右

禹文昌賢而資規畫才以才佐賢翁必理矣幾三君良加合慮以遣之其子張大光榮與四方征鎮之賢俊不仰參佐吾相以善政聞吾寧久遠次於諸侯乎

求賢參政

元最我決尚求賢乞能以自參夙夜以佾洪猷致吾元貴於斯文節公先祖時起忠定師翁諫公矣諫議以仁助時同纂著一時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而最切當道其公宇商日支佰材壞之不眠今書獎然又有餘力以明其盛衰成都之政遂為天下最

論君子小人

見督參門

淮海

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樓鑰

四明為東南大郡海舟三垂北通海島東控高麗日本諸國番舶往來駐跸於此始置公使庫以待之仍有四都於校少保郭公仲荀嘗領浙東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一司俱罷隆興元年海道狷獗戶部侍郎趙公子潚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領後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是議者老成資高者不在於選於是張忍大年始為之五傳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丞兼知是部出守括蒼俟代公館于家又閱八人至今吳侯侯一日謂某曰昨平罷歸東所以善政聞吾寧久遠次於諸侯乎

求賢參政

元最我決尚求賢乞能以自參夙夜以佾洪猷致吾元貴於斯文節公先祖時起忠定師翁諫公矣諫議以仁助時同纂著一時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而最切當道其公宇商日支佰材壞之不眠今書獎然又有餘力以明其盛衰成都之政遂為天下最

論君子小人

見督參門

淮海

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樓鑰

四明為東南大郡海舟三垂北通海島東控高麗日本諸國番舶往來駐跸於此始置公使庫以待之仍有四都於校少保郭公仲荀嘗領浙東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一司俱罷隆興元年海道狷獗戶部侍郎趙公子潚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領後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是議者老成資高者不在於選於是張忍大年始為之五傳而至

古詩

送李侍郎迎秀師長史參謀 張說

美都接胡狂幽并對峰壘旌旆部曲文武惟卿士薛公善詩書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一 二十

孟郊

志士感恩多井變性視官政若觀童伎生新故坐作樂書吟行為孤劍泳渡多大地覺無軍馬令驛產時一飛物色梯門歸：師既不戰門生在無競王琛有所依元瑜初應命一章詮後曲百萬必氣定

祥瑞

唐蟲瑞參謀 杜甫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參楚地偕郎俗又人藉門

機宜

贈梅聖俞

聲名動廷劒久合參朝采何意幕中客新選江上宰高材用雖晚大器終有待三公識者多庶可立待

送李校書赴京兆幕

編簡摩封濶戈鋌寧照從男兒須聽用直信筆堪耕

送員外赴邠寧使幕

家農常平身業文素風清白至今俞南宮通籍新郎吏西候從戎舊主人

送吳參議

才氣男無前人推季子聲侯濟聯翩竹制幕聘依蓮勢利從身外風流到酒邊四明欣會遇兩載得周旋爲記題名石仍吟遠觀篇留行何及矣就別但蒼然我已共投老君方欲引年未知重見日日斷五湖船

機宜

薦堪大任

王安禮字和甫唐介帥太原辟機宜文字後帥呂公弼薦于朝

部分方略
劉子翬字彥修父忠簡師事真定復舉以從女其入洛關陝數匝
父子相與訪守部分方略多公之謀屢不能拔而去名門河朔
間陰直秘閣
梁揚祖
楚建中管勾廊延經略司機宜時元昊納款建中數日主帥請
倫之乃命建中築安定里永寧八堡以控東路之衝元昊犯邊
以鄜延有備不敢入
募民爲兵
劉忠顯帥慶時其子列上管機宜方職及使忠顯募民爲
兵舉全其城

閱奏知人
宋寧二年韓琦判大名府奏乞不散青苗上問其奏曰此必弼
至之文也時至爲大名府安撫司機宜
不名韓公
奎清臣字邦直韓絳宣撫陝西即奏掌機密文字或稟入子中
允檢正中書公事絳貶清臣曰我不名韓公者冀永還所遷秩
補外
再名陳檢詳
趙君錫韓琦字大名辟上
檢詳
未幾除史館

古詩
送韓持國從富弼河
韓侯求王人不可屢干推心待宇村宜用世談者紛吧列公
名主人氣力足呼吸相賢爲時輔勢若移坐拉會當與逐門立
子在閭閻
帥幹
王介甫
歷代公堂祖宗朝安撫使司屬有勾當公事高宗即位避御殿
名改帥幹辦公事官五員其後令京朝官休通判選人依舊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一 二
判文破紹興四年正東西湖南浙西安撫大使許置幹辦公
帝五員安撫使置四員

書策造戰
張忠簡公開于大獻參政廉范陳帥湖南辟公幹辦公事杜帥蜀與公有舊事
益藏張公喜其來造戰船水軍時勢攻襄諸司交薦
自不悔
何郯字自之河陽西京略司幹辦公事杜帥蜀與公有舊事
無小大必自己不憚牽涉欲於近城築圍從事郯承意取逃
戶絕充耕人之務多其數以合之點公日杜環城皆山土田瘠
少人所籍者多何郯曉尚使勞人工無益也其後率如公言廢

即屬

歷代公牒遣環審視其屬日諸使辟署務得才以
重府皇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
羣集與語受命辟書延致事戎府日六軌筆旌麾連舳艫
盛府求賢戎書辟十
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因耳韓愈送區冊序君家
昧醪弟兄賢侍府從軍滯雒道家所寄詩從事幣佐元戎
兵思弊十萬軍

遇事慷慨
孫昭克字顯叔依河東紀略司幕府陝西方用師夏人乃疏丁
東帥司奉命王舜臣將之房知有偏去它路朝廷謂
不當擅退舜臣兵入塞并劾主議者公請獨坐其遇事慷慨如

有用之才

湯思退爲相時武舉第一人趙應熊擬授江東帥司僉官上曰
應熊有用之才觀其所試皆有可采公曰應熊初入仕且如此
處之養其望上曰善
辟置幕下
李之儀字端叔善屬文工於尺牘蔡京遣三班軍帥定

除宗正
范仲淹字景仁趙高帥延安辟爲屬久之除宗正丞簿
徵文定策
元昊反真宗方略招討使辟尹洙爲判官上急令入秦
元昊稱臣遣臣督張奎等討劉使臣未詰問議攻守之
策
約降上疏
趙尚寧公才夏人不庭郭逵宣撫陝西帥延安尚皆在幕府神
時擬納款州降羌數萬朝廷疑其生事議未決尚上疏
不出他門
事支持要害策 卷之十一 三十六
王安石吏守彭澤辟岩叟爲屬韓絳代琦數招岩
叟若更謝日前叟題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擁之
同游嵩山
謝行周不肯求食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
留宿公館公遣吏以詩傳歌妓至且劾之曰山行良苦當
有此門館官府事留無遠歸也餞遣諸公之厚類此

雜作

福建路安撫司二年創建罷不當增而廳以監牛田場兼之自嘉定某帥始復
二年遣罷不當增而廳以監牛田場兼之自嘉定某帥始復
東廳自端平之忠真公始開閩歲計繫乎酒二屬秩雖卑西主

唐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一 三八

子188-448

建安 祝 淵 宗禮 編
仝陵 唐備春 子和 刊

總監司

此下補外集事重使之後

晉公卿表曰 ——— 光武建武十有二州州十有二牧 後漢 八命作牧史記 秦 五左右監監于諸國 秦置監 周禮 別九州有九牧 周禮 察御史 秦 興省之至惠帝遣御史監 輔郡察事凡九條其 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以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史出 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以六條問事秩六百石 ——— 居部九歲舉爲守 相或帝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輒不相臺乃更 爲州牧秩與二千石位次九卿哀帝復爲刺 光武復牧後 改爲刺史按晉然後黜退光武用 二千石事先下二公二公遣掾史 法明令不復委二府故權歸臺刺之重 下 改爲牧 ——— 爲刺史 持節都督產姓爲單車刺史 後漢 州置三刺史其後巡時公 卷免有不同 晉 陽望三年罷部以州統郡 而職廢後 加重 職理 郡 加已場帝大業元年改州置郡置司隸臺 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刺

史十四人巡察藏外 宋 置涼州改太守為刺史加雍州置牧神龍一年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以左右臺內外官堪理典憲清功著為之黜陟改官後改採訪使為處置使至德之後又採訪使為節度使之大都 宋 為司有轉運使判官使之按察史又自置驛刑獄有武臣同提刑又有提舉常平茶鹽司轉運置於東都德宗建中初置於河陽淮西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大中跨國永貞元年置於浮化四年省景祐復置天聖六年罷八年復置治平罷之元符置於熙寧時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熙寧元符罷徙而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廢至紹興五年當平茶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

歷名庸鎮 宋 通鑑 抵石 李仲衡 銀印青綬 多 劉印 史記 宋表 位居牧伯分判治伏 宋石昌言 元置州治 以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能者後內維之運管轄指揮伸把握 吳不統 宋 柯文正 有論 宜得良師俾之淳清樞都印向慢兵符 假左貂而持中寄 宋 樂史 詳制之等 宋 曾鞏 撫制 宜安 宋 傅公度 州郡 公及 宋 周必大 分龍節以興州 宋 樂應圭 劇部 公宋論

荒政 綱衣尚當漢立 宋 州家申明使家抑強

救荒 一州表率

前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古者通守與刺史按部從宜務簡令明合人故任重而事一井無平簡在典憲惟之德若不足以中若 宋 歐陽修 之事 宋 王禹偁 分巡所部

後漢之制秉傳周行四方秋分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

分部督察

分鎮郡國柄令在位其敷以言錄以庸 宋 王安石 因從 宋 曾鞏 部內

歲書泰事

漢制部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 宋 蘇軾 伸

歲盡上計

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 宋 王安石 事文振綱 宋 蘇軾 遍集 宋 王禹偁 三 編委會編

按校之無狀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 宋 曾鞏 書 傳

盡遣吏上計

明書戶口

觀察刺史交代之時明告所交戶口如能增至千戶部法超遷如逃一至七百戶罷 宋 歐陽修 撰 宋 曾鞏 編

決遣如神

宋 曾鞏 刺史悖本式法不變文法行部吏民數百遮道上書從容欲以視試博博決遣如神吏民大驚

百姓敬信

部刺史奉詔刺州刺史有殊政目以 宋 歐陽修 敦 宋 曾鞏 仁明部奉命巡中正朝廷上下十餘年賜以三公之服 宋 歐陽修 敦行部去塵徙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移有德

問風俗疾

黃霸爲潁川刑史惟遠聽察忠行反
雷雉爰以自掩塞乎乃令鄉老褒惟百歲問風俗疾苦其故
望風頒印綬去

舉奏不法

賈逵豫州刺史舉奏二千石阿從不忠者十餘人刺史也位卑
天下以豫州爲法

行部耘雨

百里爲徐州刺史境界遠近皆使行部傳車所往甘雨輒

國之外臺

外臺之表

謝夷吾荊州刺史第五倫爲之曰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夷吾實爲九伯之冠

元禮四部

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子亮以訓秀統四能爲牧宇 [illegible]

荀爽年少

晉荀爽爲荊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爽少者

楊秉清儉

後漢楊秉雅素清儉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祿不入私門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山濤搜才

山濤爲冀州刺史州舊無人士自濤至此州搜賢求才旌命所加二十餘人皆顯名當時冀州之士於是繇盛

羣英

華嶠字叔駿江州刺史甚有威惠州之豪士以友道接士甚得江表之歡

皇甫謐餽

皇甫謐遷冀州牧泰靖一年租以賑餽百姓歎曰天下亂今而爲惜毋不任子今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喬元開廟

晉喬元字公祖從守州刺史年饑元開倉以給之生者以千數

宇宅圖元曰方待秦報民且死盍開慮乾乃上開天子嘉之

庾亮談詠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諸人談詠其坦率行已多如此

劉弘手書

劉弘遷荆州刺史每有興廢手書丁寧款密莫不感忱咸日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恩化大行

魏太祖以劉頌遷揚州刺史頒單馬到合肥建立州治安集之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立學校興屯田與功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官民有利

咸蒙康濟

張康遷益州刺史正厲威嚴未善德惠所部肅然吏不敢欺

化行如神

崔寔少有奇操爲益州刺史化行如神

斷決如流

荀勗道練於官事爲兗州刺史案牘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

百姓思之

司馬門字伯達爲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思之

吳人禋貝

晉羊祜之荆州史思施行治民不設夢吳人禋貝而至者萬

數

喜結恩德

郭伋守細侯遷并州牧初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以迎

男女出迎

始興王濬字僧達爲荆州刺史典無留事獄無淹囚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父赴民急如水火昨往復來乳哺我重臨荆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

父子相代

毕終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

兄弟幼任

及侯達爲南陽州刺史兄異先經此任頗有恩惠百姓歌之有州頗得及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舉爲守相

漢武帝時刺史九歲舉爲守相

召爲司農

梁冀爲并州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初二年召爲大司農

在州二十年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以補九卿

漢成帝綏和之制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

重授并州

梁冀字子虞遷并州刺史遵奉法度境域安文帝即位以冀有綏并土

重授并州爲天下最

三臨徐州

王懿字仲德爲徐州刺史三臨徐州威惠宣著

衣繡晝行

張旣字德容雍州刺史太祖同君還本州可衣繡晝行也

擊鼓擒盜

李崇爲兆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置一鼓盜發擊之

俄頃之間声布百里逐多擒獲諸鼓樓自崇始

桴鼓不鳴

邢邵除西兗州刺史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良短無不知也

投撫故舊

崔伯谷爲梁州刺史在鎭十餘年投撫故舊甚得稱譽

心存朝廷

宣王與李文舒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謝雖在外任心存朝廷

八條舉按

宋均退爲相言元帝宰臣司馬光所集舉按官吏八條其略曰公孤三日明敬四門廣

可訂今欲宜取高四條一曰仁惠二曰公孤三曰明敬四門廣

誰按令四條一曰苛酷二曰狡佞三曰昏懦四曰貪穢凡監司

周敏皆以此八條黜按從之

貪吏解去

高柔爲揚州刺史有東輸遲緩當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緩令

職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皆

風俗良改及即不改之官猶竟坐苛刻下遷

置籍書屏

紹興七年上謂宰執曰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可令侍從公來

中書省籍呈亦皆置之屏風置諸左右

議獄金宥

彭汝礪守黟貧公務監司移大體不事細苛而於議獄必傅經

興故在京西多所全宥

耳目之官

紹興十七年上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無事恤民爲先

得其人則一路安不可不擇之也

不才笃句
元文正公为泰政取所荐监司每见一人姓名则一笔
勾之以次奥易而公日十六史则是一笔勾也如一家实公
日一家实何如一路实耶
修使民事
敦道九年命监司各以日修使民之事件以闻
身正令行
尚阳王莲为相州刺史临日往牧之道亦注亦扬其身正不令
而行故曰足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曰是难
孤三虎
庆历中滕司杨纮王弗赵州李昭修梁列兖江东三虎

号四瞎
宋时儒智高乱狄梁公欲任以事梁公曰此贼大禹逐被发左
衽之俗礼义岂能治之徒使中国人为监司耳目号四瞎人多
憚之

所至治稍
修之商为部使者十二任所至以治办称
论监司
刘挚
臣伏行罪恶屡曾以天下监司实亡国太速造成以朝廷
政令使监司实其人则推行布宣可以论上指而究恶责尚非
其人则所至以治办称
选择监司郡守议
元祐二年三月三十日 日当因奏
事及之明日御笔付经筵官进入讫仰
范程叔达程太昌上此议
伏奉御笔凡监司欲其力精选但恐才能之选者少而资格

合入者多如此則有淹滯之患 上須至奏聞者

右臣竊聞古者爲民設官爲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爲限也然知人之智自堯舜猶難非當選俟者多於是設爲資格特以杜私門而公道存焉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通衢而俊水躁進者不得門矣及其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在至於各守其分免見以朝廷而行徐邈之法用治其他庸鄙貪瞢之人往往幸免見以朝廷而行取黥賊布之郡國也其可乎現本同者其政官後兩任同陞直判通判兩任同陞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

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陞一等爲之者所謂權知是也緊遠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陞一等爲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簡拔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釘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或得才能貪格俱應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一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以資格則知於才能則加試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罷祠祿或處以參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恤相助理萬機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盡得人況三百餘州安得刺史皆稱其職此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憂者良官各舉其職者多

書曰考其殿最黜陟幽明以升黜眾官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耳目擇以自助者也不問人主求人所以自助者何如卿等可誠來知縣資序以上或海岸充郡守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或海岸充郡守若干人於

渡初官命朝臣總領都督府行臺尚書度支事賦從未張魏公用趙應祥總領四川財賦始置所屬衙總領官自此始 朝野雜記又賦源紹興三年度戶部侍郎總領淮東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都督府錢物糧斛六年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二官互相錢糧可生相占吝曰置閫之乞於戶部長貳內差一員來鎮江府置司專一總領諸軍之事戶部作部劍南東川置司專一總領其後六年都督府可罷卿小舸其錢糧官錢以朝名而四川改置都轉運司故主領文武兼轄兵以為都帥軍屯駐處皆置總領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銀發御前軍馬文字盖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職餽餉而已敘位在轉運副使之上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荊南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總領掌之初以胡紡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後改為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沿北京西軍馬錢糧諸軍不過節制十六年四川總司以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所為名十八年詔罷宣撫司始改為四川總領中興會要孝宗乾道六年詔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總領所中書門下省言助會淮東總領所發併司名合行併入詔以總領兩淮浙西淮東財賦軍馬錢糧為名仍鑄印發納兩司元印七年復置淮東總領

及淮西總領

[原注]支用論曰劉晏幹萬貨廣盈欣功於君子之治財以仁為本以智為利其為利害而寓諸法法成矣巧者不敢過拙者不敢不及又曰斂之於民而下不怨散之百姓而上不乏賛曰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貴以佐軍費發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興之臣晏有力焉

宋會要輯稿

食貨四十二之十二 十四 德壽宮淮東類聚遺集 卷之十二 十四

重實監行

唐劉晏稅富於此載曰諸將有不庭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豈行可以衆推矣又 唐書食貨

趣督倚辦

唐劉晏領租庸使租庸得補署稅數百人皆新進銳敏晝當時之急趣督倚辦故能成功

奏立精田

晉杜預字元凱拜度支乃奏立精田處軍國之要與常平倉定稅價較雖重制課國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以代前賢事見前要論

人不加調

李德裕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檢制劉晏常以羨補之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

民不加賦

民不加賦而國豐饒劉晏事見通鑑

閩無橫欵
江蘇判度支閩無橫欵而軍旅繁
軍興事竣
第五琦字尚珪少以史幹進肅宗駐彭源琦前見陳今之急在
兵食強勍在賦賦所出以江淮宗駐彭源琦前見陳今之急在
皆仰給江淮下命商收命御史劾當江淮使當軍興
隨宰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
爲外司農
國家駐蹕吳會形勝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自荊衡江郎
達於兩淮其間列戍數百萬衆地不過十數郡屯兵若干州之
賦入供其軍食其始費用出入悉聽主將之所自爲也而長官
之用絕與五年始命中都官爲外司農無綱其賦之入而制其
出爲四綱之所
水輸陸運
凡供軍之物民部計其資下江浙數州水輸陸運無泛舟怪其
脩迫而勤其能則治爲舉之權以雜得淮鹽所產以賤
用
專壟利源
東南三總領皆仰朝廷科撥獨四川總領專壟利源即有軍興
朝廷亦不問故趙應祥權鹽酒而王瓊叔括白契以佐帑計六
朝野雜記
號善理財
加賦公移申明約束趙開蕪都漕運理財不加賦於民而
軍用足宇文虛中奏復令各照分水運以給西軍
民部總軍須
紹興初命大臣門江淮制置都督府令用民部大使宇文虛中建康總
領王循友於是武昌縣明以運行
館職領錢糧
諸路總領皆帶直閣職名作部無雅佘部
可爲之助館職領錢糧非舊與也當時皆不以爲是
儲偫素備
王之望作相入劉以王宮總軍賦適佘爲俞平王師十萬攻北
事之難緩急通變 卷之一二 十七
部縣倉閉陰累月不解甲公與將帥議論往復費佘數鉅萬
而儲偫素備而師人不知若宇即位特增置戶部侍郎升宇論
使而公于蜀
之望如蕭何
開戶部侍郎奏革入對上因論財賦遂及川陝用兵缺今得
上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興屯而劉入不知之若
在罰我如蕭何之在關中供事稍定當大用之卿因言當此
急
左支右吾
洪适以戶部總淮東軍馬錢糧甲申之役漕計戊午梅
貨來歸者收糴供億之費數倍右支右吾逃之興乳逐司

雜著

淮東總領所重記　劉克莊

淳祐乙巳司農必卿淮東總領余兼王公帥淮東與余上箚言之王本卿用事日爾行之以寬恤本之以節儉此所以兼

恕用忠十爾而不然遂使之民也根苗成爲民荷公初出

使既然則是職之難有二揆切痛民也出納之人也撫治已兵

揆其旅具大者惟其寬至北高主書而後日上故舉凡調發下

凡臣所爲陛下固知之矣乃以宅憂二字而其聽事而倫之空

部記綱石以答大寇大理則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

哥文類聚重集　卷之一二　二八

然所任之人皆寇準敏珠王旦拔參謀宋祁諸名臣謀

以後楨用惠卿而惠卿始間之徒謂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

外元祐知其奏措當改曹出解于佐相濟以寬之未幾而享

豫大之論起有遷伯翁者以管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永久不已

遂啓後心而召秋患前後相踵卒莫能救入既決矣事久

日其收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日總建爲剝削之

計門戶一壞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倍年間漸革或

鬼永無還期於是用力者方以爲未平更出打窠以圖當道

之無他繆巧不過能向買田郡縣而已嘗聞賢所以一作北

圖惠卿弟閎之所以不敢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爲亦但得重之所

不欲嘗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爲國聚怨況以潤其家

總論

古代公爵與王一等初置諸侯有幹濟公事完

理有長官之責計院審計司審

丁酉鄉中貨務部茶場部商計

日東湖庫市場其倉庫出納

若干料完審計院審計

西川四川有分差幹辦公事

今天下庫務監當官內

注大歩子仲和之祖父也徙家淮西羅馬後居廬州合肥之西偶值毛印官巡查供億出公力以濟公名

一司賴公

楊子保字子美初鎮江公司料院職務事剛而必保是公喜為紹興二年復為兵部侍郎以迎到蘇府罪為吳公以開心轡一司賴公為多

送元積弟赴淮東辟幕

南徐來往幾經通鑑幾個寒人相逢子夫皆陪鄰湛景今宵又值休沐公閒通鑑時方可領復名城景最多我有淨名遺記在試從方丈訪維摩

十人兄弟五年有心事方欣得細論可但哀道情違別抵同懽有慈尊倚門仰且與吾子及衆遠如望好孫從此三年風夜寂寥棋局靜清樽

發運使

歷代公事 宋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于京師掌以東南平糴以共事分隸排岸司每年儲蓄不過五百萬石以備支遣元年始令兼領漕事九年又令兼制置江南荊湖福建等路茶鹽大使副使判官李廷遂及太子中允王子融為江淮南兩浙發運使副始就淮南置司之事以制置江南荊湖福建等路茶鹽大使副使判官王子融為江淮南兩浙發運使副置司淮南本路提舉常平公事兼領之十六年罷以轉運使副分領其事二年復置發運使副判官一年罷以轉運使副兼領之十八年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生財之道請置發運使副總六路水陸發運之事使副而已紹興二年罷以其權歸戶部侍郎總領財賦仍置司建康第職稍異六百餘斛以中都漕江後工部言在

轉輸六路
惟平荻爲淮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轉輸六路董役河渠撿歎
隄防疏通古貢稽滯水程陸輸除五千里財用湊足於行在所儲
蓄計有詔旨歎
通漕河
詹安道遷江淮發運使通真楊南河歲一報丹揚使之成入以
八百萬而發京師
得人久任
張綸天禧中發運副使居二歲增米八十萬斛五年大浸入
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奏向來北滑
以備非常仁宗謂執政曰發運經六路之廣財貨調用幣帛穀

聚成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權元章閤待制在職十有三
年遂爲使
以備賑糴
大中祥符三年江淮發運使李溥言今年運米六百七十九萬
石諸路各留三年以備賑糴
但惜民力
薛簡肅公天禧行爲江淮發運使所至以六路七十

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治干艘浮江而上不數
月京師足食乃考故事明信令發飲轉徙遠近運速賞罰皆有
法凡江湖數十里外談笑治之一不擾不勞而用以足歲漕六百
二十萬至京師而常餘百萬東都事略

作者

代都運趙待制謝上表 強至

小材而臨大計不知經畫之所從事業而圖厚恩唯有感勤而已竊以漕運之設所以通有無而濟緩急也今之北道重曰外臺處宿勁兵境控強虜戍支洪河之備而民力幾屈所以奏於賦斂地列數鎮之師而吏貧於饋餉之費以付轉給之權若臣可補竊以今之北道重曰外臺處宿勁兵境控強虜戍支洪河之備而民力幾屈所以奏於賦斂地列數鎮之師而吏貧於饋餉之費以付轉給之權若臣所以要在刺舉宜擇精明弼弛之弊以付轉給之權若臣空屬於事往往拙鄙引兩川之清近二大農之司率猶制於為不說牢通於利術敢期煩使乃委孤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顧天地之容收涓埃之細特加不次之命而欲勸來者弗責已試之效雖慙懷後圖得不夙夜以思始終乃職豈敢顧聚斂之誅以

上累於君仁亦當推測殘之餘庶下蘇於民瘼

吳芾

論運糧劄

臣竊以征舊授首中外大慶雖是軍食一事不可不慮兵法有之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以餉饋之不易辦也若諸葛亮用兵如神每以糧運不繼師出無功東晉宋臺胡之亂舉兵北伐當時皆由中原相期丁復而翦上之師杭頌之役亦以無糧而退則糧者實兵之急務也故錯以亮南收尚且通漕河頓口之糧積于兩淮而後深入近者成閔之軍出宋十月已以糧之告急于朝蓋以因糧於敵古亦有之但閩北方連年饑饉必無豐儲兼近都所積已爲運亮運而南所存無幾若我師入境官

建安 祝淵 宗聖 編
金谿 唐富森 子和 刊

諸提舉部遺

都大坑冶 此下俱坑冶鑄錢之後

歷代沿革 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仁充諸道鑄錢使
唐會要 天寶三載楊慎矜除御史中丞充鑄錢使六載度支
郎中楊釗充諸道鑄錢使水泰元年劉晏充東都淮南江
東西湖南山南東道鑄錢使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南
山南西道鑄錢使諸鑄錢監所在州府都督刺史爲之副

通典 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錢監一人上佐判之 續通典
監于鄱陽既而江淮荆浙閩廣之地皆有監係發運使兼提
點一人上佐判之 續通典 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錢
建路鑄錢事內供奉官已下承應同提點鑄錢事 宋會要 至景祐
二年始置江南川廣福建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一員以
舊兼爲之 九朝通略 以提點刑獄序官 按四朝聞見錄云
金山縣有銅礦民采銅鑄錢歲爲錢宗第一切使如故真宗景
興罷提點江浙等路坑冶鑄錢官一員通領九路水陸經按
不周欲增一員分路提點從之遂定爲兩司在饒者領江東
淮浙七閩在虔者領江西荆湖二廣焉並聖朝職略至元年

元年以坑冶鑄錢通爲一司從淮南提點李深之請也創要
政和七年置提點鑄錢官兩員於饒虔州紹興二年置虔州
提點司從提點王唤之請也雖有上項指揮後來多在饒州
官司額內減省 六年通併

大二字 提刑序官二十六年詔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官
史拖罷今逐路轉運司交割以
鑄錢令虔一司官吏內貴不

鑄錢官於行在若行從或留監一員不妨本職兼領置廣官
三員以提領諸路鑄錢所爲名以户部侍郎蔡襄兼二十九
年從左司諫何澹言乃復置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
坑冶鑄錢公事紫御與運判序官依舊於饒信二州置司輪

年守住事以措置坑冶督責鼓鑄爲職 祖額一百六十餘萬
考乾道六年併歸發運司入年復置 乳拆提點司題名
八年詔鑄錢司依舊置提點官二員於饒信二州置司 宋
制李大正二人 九年南司分
利州路 利州 興元
所有 多係
內取撥江州吉州杭州 州
照三年併歸司時 饒州王梅
有員要多收修山澤之政令以足國格民天方降休地不愛寶
惟是興利之廣幅員既長必資能臣以持九路之節 初寇陵給
講制於陝鈔之令以收七 福因
淮浙七閩在虔者領江西荆湖二廣焉並聖朝職略至元年

爲原制按南州寶石之錢佐縣官閩府之明寅勞于力與利在公

閩府

管官錢日閩府之職

鑪官

毛錢官曰鑪官

鼓鑄泉貨

本朝提舉坑冶司掌收山澤之利成鼓鑄泉貨以給邦用之用凡地利所入及鑄錢歲有定數視其登耗而實劾之

銅鉛餘

冬之十三 三

成平三年馬忠肅亮以冀部員外出使始於江池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矣真宗即以忠肅爲江南諭江南福建路鑄錢 按實錄及長編是馮亮此奏當云以是傳之野雜記也

職事修舉

乾道都大提點坑冶公事職事修舉立祕閣因其任治可久宗朝元豐額歲十五萬緡積久寖虧六不及一推原弊端知措乾費重乃使楮與朱各時共宜輕重以相權焉丁錢朱錢務倍入先是省本寖惰多遺朱泥滓中有可奠之緊公置爲劉沈所淨精良於是盡還故額

議錢上

劉巨濟

夫制世御俗非一謀可盡也便民益國非一術可該也是以聖人在上隨輕重而御之以輕民所輕則御之以重有刀布之貨有幣帛之制刀布者貨之流幣帛者貨之源也流虛源不濬源非流不行二者循環迭相爲救此聖人有國御

而不行一患也盜鑄日積二患也於用其輕三患也歲鑄不給四患也夫伐山取谷鼓鑄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急落閒或泉或貨雜支以備之皆此二患而中國之泉不啻如烈火甚於水火而民或盜者薄利誘之也大小之法與前無異而用之甚輕者異物當之也官貴之路由於奢餘而歲鑄不給者浮費奉之也為本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謂四利泉貨并一也嚴令二也禁異物三也佈淳費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當今之宜莫便於此

劉日濟

錢下

凡曰古錢法未有如國家之折裹者然比年以來銅產耗竭鼓鑄不能供欲按其舊法而不變則患乎銅之不給欲乎大以兼乎小若則患乎民之窳鑄也政問何術而復可對曰古錢

其直輕由於錢多也裹下之物其直重由於錢少也裹下之物其直輕貨之通有商未至而物已踊貴於市國中之人受其貧爭以泉貨而市之彼將錢以卑則鼓鑄為利民日益以貧而國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邊鄙之地所出乃多聚奇產無名之貝齒革羽毛之屬以供玩好之物而中國之泉所以耗而邊民之家得以聚而積之也故中國之物

其直輕由於錢多也裹下之物其直重由於錢少也裹下之物其直輕貨之通有商未至而物已踊貴於市國中之人受其貧爭以泉貨而市之彼將錢以卑則鼓鑄為利民日益以貧而國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邊鄙之地所出乃多聚奇產無名之貝齒革羽毛之屬以供玩好之物而中國之泉所以耗而邊民之家得以聚而積之也故中國之物而自給矣宿今之策生財之路由於奢餘而歲鑄不給者三也夫銅者山之產也有限之物而國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四也此四者裹貨知行焉夫前於國体有繆御之謂此術乎今誠能罷其四鑄則不變舊法而泉可足矣奇四寶未

江淮論道郎大提戰可與述記　洪　邁

編錢置使治所在番禺不可以判官廳之會部也凡五百所分民甘苦陰
助西我平二年東榮異聞之會部也凡五百所分民甘苦陰
制寇盜完山署之戒廻柳寶士家是或門弗我與引水灌我以
多爲兵奈何奈尔月晴場人狼顧不得不前亡辜而今劫不家
新安如甘米於山者當不錄輸赤直無冊有一千彼姚已梁石
事故居位解自稱唱爲至難而張官建臺亦不容成民於血
弁他使或民部自領或出使發運以臨之或分爲兩率領絕不
能未少時已復龍文書益龍漂大健吏不能觀蛾終矣年春知

良令知一置部大二名兒共官舍位衆更悉以爲御日之利患恐打開而盜
五臣齊周任錫命新節於番禺時四海治越在桂管事顯風采
日過朝夕戚共思聞寢食不安舍亦痴有天相地不新寧冊江
飴山賊衆至下流成巢掠分殊小錢內好精強通數十年來所
未有時方刀二尚不調大農一卓費出貝史和甘廳傳上治顧時
役前夕紹倫配之古日吾爲公家患力當爾今視吾居以及他
時之其墮之其官將一新之中國母謀以勞我能哥水平之監
使官舍矣臺治冥維死有堂可憩事顧翊爲冗屋故飾之扁曰
憲超有兩民廬偏垣後脊其來償又包以爲堂役文正范公故
函扁曰秋香大門正西向俗於閭閻於後視弗建發以潤真子
民買申出之本數千支作南門復門端題仇赫與事体稱左立

部事內列據曹之職府吏之次幸徒之區位置處無小不
布邊外閭耳聞俄以告備之裁如實於申明於是鍾官之故
格格個幹謹皆非於上冬十月本元東以成十人大合客命酒
終之而加平炳記閭入下之事莫時於可爲奧勇於敢爲莫
決於不爲以日官府官室蝟聚付授非我嬴依而有之皆失
今不治後日之力於信尚依崔勿爲鼎新寶士家是或門弗我與引水灌我以
不動學人力半而功倍視自若不足爲人之賦才村爲甲不疑
明良事酌善其事且推本其所以難之故使後人可改良於受
知聖天子行身都劇當爲國力乾於大有爲而後化其對不一
言事非文章宋孫記事多矣淳熙三年夏四月十六日記

提泉官屬

歷代公牒紹興二年鑄錢司言本司許置幹辦公事一員檢踏官五員催綱官二員後來與諸司通官例減罷緣所隸九州不可遍官紹復置幹辦公事一員拾貳官二員併領一員從韓球之請將檢踏官各減一年從韓球之請將檢踏官各減一員後檢踏置六員十分記事官職事一員在饒州木口一員在信州一員在建州一員在韶州一員在潭州一員在建州申典會要二十六年提點坑冶鑄錢司官吏檢踏官並罷二十九年因何溥議再置提點官於饒州置主管文字舊亦有韶州置辦幹公事一員韶州建州各置檢踏官一員別置幹銅官催綱官各一員孟武臣編類紹興會要

於饒州添檢踏之員中興會要卷之一百三十二

提舉市舶

歷代公牒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為之見唐會要唐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通鑑考異

開元中於交趾置安南都護府統經略使以南選嶺南五管經略使以統之又於廣州置市舶使以收海南諸國之利其後或以節度使或以中官為之貞元十四年八月勅南海者十取其一以供鴻臚其餘聽貨賣勿得重稅通鑑考異

元和三年十月以廣州刺史孟簡兼御史中丞充嶺南節度觀察使簡性清廉不通貨利悉以海舶所得獻之憲宗嘉其清節故有是命舊唐書

長慶四年正月以宣歙觀察使韋元素為浙西觀察使兼浙江東西道節度使元素在宣歙日嘗奏請加稅茶及商人過江物以助軍費及至浙西又奏加鹽價每斗錢二百文以益軍用其後鹽鐵使王播奏罷之舊唐書

大和三年十月以前桂管觀察使桂州刺史桂管都防禦使桂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李逢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逢在嶺南日多納貨賄以結權要故有是命舊唐書

大和五年十月以前嶺南節度使李從易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易在嶺南日多納貨賄以結權要故有是命舊唐書

大和六

南皆有市舶物貨招商納稅宜提舉官提舉減所留宜增足用新置舶
委是冗蠹乞賜廢罷

唐書要錄 張詠云扶南雜種安西諸國等險遠危船走浪望
眾島而三休大船參雲指廣州而一息舉波棄鄧萬舶畢先為
所得艤千艘競進主日南海中有炎洲洲上有大屋又有雜州
珍寶滿山積市物為錢名

航深越海益艦踰障顛延年

廣志事作

盧鈞仁恕

唐盧鈞字子和開成三年為廣州刺史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
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稱載而還鈞性

仁恕為政廉潔節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

李勉廉潔

唐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戴至四五艘視蕃謹勉既
廉潔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本傳

造奇器進

南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殷中侍御史柳澤上言曰慶立
雕製說物造作奇器用淫巧為珍玩以蠱怪為異宜乃治國之
巨蠹也玄宗稱善

貨溢王府

張公為安南習於海邦奇珍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於蕃
衍唐翰林

金珠御史

王縉紹興人以侍御史為廣南選使兼市舶提舉舊稅之來
十稅其一必擇精悍綠令精相兼取夷人悅之目為金珠御史

天子南庫

市舶將其利不貢於公山珠海天子南庫也頒蜜之寶五天之
珍海成山積市物為

綠信所集

南海國綠貨所集蠻夷貨也

掌征榷事

市舶掌海舶征榷貨物之事所以來遠人通物貨也

清節益著

潘佑一年阿敏中知廣州兼市舶前後守者多法滅敏中
始令制商旅市所須藥物以往官無所求宋清節益著

委寄卞壺

紹興二十一年本朝除 祐提舉上日提舉市舶可委寄非輕
若用求其人則措置久當海商不至矣韋可發來稟議照後之
任中知令

小寬民力

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豈不勝取之於
民哉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頗助國用

上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乎通貨賄中

歲入二百萬

開元間張閻船可歲入幾何開元之後約二百萬緡加此三路所入固不爲少

課入倍他路

紹興二年廣南提舉市舶司言廣州自祖宗以來與登市舶求

課入倍於他路

論罔弊抽解

紹興三十年言者論市舶四弊二損國有司講究戶部奏復抽

解舊法

路官部遺

此下補外集總官府之後

京尹

歷代沿革 秦分天下爲二十六郡京師爲內史 漢因之景帝分

左右內史武帝置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分治

爲河南尹 因之歷代皆都洛陽爲尹 輔漢都洛

爲河南都尹 又 復爲京兆尹 武德元年罷州置牧一

人以親王爲之然常以別駕領州事永徽中改尹曰長史開

元元年改京兆府長史復爲尹通判府務收缺則行其事以

官志 都水爲開封尹 宋 牧尹不常太宗真宗皆嘗尹京

史也 本朝宜紆朝綴用京都重相王制宜紆朝綴用京都重相王制或以海內淸武自京

師始雜牧之下益城爲先假之以威柄 同上 京兆五官

西漢尹通洞二尹東平畢經 梁都陵王石表 政非 軼傳 倫傳

五方內植寬明外持簡惠神皐載穆較下以清
名存內史之榮寵貴京兆之號崩衣書寢仍敢希鳴井
右輔而鎮西郊自尹京雄人甚便京兆郡
固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左翊之地近帝畿內
馮故地三輔舊名朝許政事任先庸績
時推明察選在不疑遷廷尉決能
鎮撫畿甸肅清京師表則四方監臨三輔況屬休明
之朝宜尊表則之位統千里之封畿領萬戶之版籍
幾千里統以京兆京北郡同貫
也故其選任冠四方岳牧之首問下赤心事上
條理統服布宣天子威德忠於君孝於親
牧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答辱非有
德者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耶牧民天府總京邑之治穆
召典京師委司京都尹正畿甸
尹諸神甸訢佐吏敬遵尹神畿委司都府之治
漢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
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
納言出任
劉靖為河南尹庶孫與書曰入作納言出
引見長安志
出安京邑
張敞為京兆尹入時宴樂出安京邑時人
為龍然自以幹治

法簡不犯
晉傳璇持法簡而不犯
政號嚴明
唐柳仲郢爲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爲灼灼名又源乾曜爲京兆尹
無敢犯政號嚴明
寬簡爲政
柳仲郢先爲京兆尹政號嚴明任法不貸及入衆造訐仲郢以尹門戟之
不類京師豪仲郢曰捕殺之下彈壓爲先都市之治惡急而長
號令嚴
唐宋大厚未進拜京兆尹嚴明執法公庭無拂紙誅戮
宋文鑑聚選集 卷之十二 十七 德壽堂梓
寬處理猶數百人號稱職尹
前尹後尹
李汲明遷京兆尹政安歌曰前尹後尹
曠允斯魯書
撻政如春
唐憲宗時京兆尹缺公卿白擬元後日恩惟重長作鎮
唐憲宗時京兆尹缺公卿白擬元後日恩惟重長作鎮
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背鄙憲以是仕重之其日除司
轂轂當爲陛下抑豪強綏來善良輪蓋不可得有出郊迎
家有飲酒威望大震

記顧上尹

剝梧楚改京兆尹峻詠罰不貳令有衆宿奸老蠹欽迹一日盡去乘醉有所凌突語少年從容謀曰疑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公正方嚴

唐韋澳爲京兆尹公正方嚴是不、、、玻璃

決斷無差

唐德宗時吳湊爲京兆尹湊以敏幼爲務人樂其政事決遣九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呈狀兒倘瑕病療雖危必指其奸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厘差吏莫大過不行皆貴吏之

弭姦庶務咸舉

論宮市強佑

吳湊爲人強力勤儉未嘗接賓上下吏因京師宮市強佑取物有司附奏中人湊見便殿具言中人所市不便百姓可罷若不欲外吏與聞集中事宜擇中官高年謹信者爲宮市令平價和售以息衆誰

聞視鈴鴉

京兆三王

唐中宗以張仁亶爲洛州長史頗有政績故時爲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仁亶

温彰作京兆尹一日聞視鈴者視之乃鴉也尹曰是必訴其人採子命吏視之果得採雛者

實寵于法

本朝歐陽文忠公尹京不事風采至豎寵犯禁令有求免者必宜于法雖詔命有所不從言行錄

列肉待罪

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內侍怙恃寵威頗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

聽斷如神

杜正獻公衍開封治京常抵於權要至公聽斷如神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言行錄

吏民畏服

包孝肅公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閻羅不到有開王包老吏民畏服違近稱之言行錄

士夫稱能

宋進士明封府猾人明正通達世務其治開封每旦起視事日中則罷無留人山與視友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

閭里知名

包拯名知開封府在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大小男女亦知其名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拯卽大開牙門人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

治益精明

程文簡公珌知開封府前為京西轉運使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似屢空上數下詔書褒美歐陽六一集

尤號嚴肅

太平興國六年以李穆參知政事上曰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奬擢

為政誠信

陳文惠公堯佐字希元開封治京師公以誠治頃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奸譬於汲水而欲其淫也故公為政一於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事宋類聚遺集 卷之一三 三一 德馨室藏

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言行錄

為政精敏

呂溱字濟叔知開封府為文行敏京師翰然稱之東都事略

安得敏手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及領京尹富人孫氏京師大家有其以貲至訐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而吳猶敏手錄聞赫然言行錄

豪右屏迹

李穆知開封府豪右屏迹權倖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

董毅清肅

韓維字持國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輕刑董毅肅清神宗曰韓維以文學及任繁劇號稱職可謂得人言行錄

都人相賀

吳康肅公奎知臨安府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庭中內侍省為人求薦及以他郡事為屬者公曰吾薦草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閹寵倖侵傷洒保公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人私守佛室錯雜民廛藏隱奸盜史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側目而執政亦不悅晦庵集 卷之一三 三二 德馨室藏遺集

遽使歎息

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無留訟久係待辯者一切論決未三月而獄囚皆空揭榜府門遽使過見歎息以為異事上曰安禮能駭動外夷於古無愧矣哲宗實錄

京師興誦

范仲淹知開封府決事如神京師為之興誦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言行錄

老姦日畏

王恭簡公岩叟知開封府曹謂以物產貿易萬緡市僧繒金直八萬

鄭戩宁天休知開封府府吏滿十元素本作民按作民乃避宋諱改之下海島事略

流之于海島事略

治有能名

蔡端明襄字君謨開封世稱難治公居之有能名其治京師謙

矣無紹事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一日行錄

擢爲宰相

劉沆天聖中所至有治劇之聲自開封府尹擢爲宰相

三世尹京

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上曰卿祖父皆嘗爲此府事今臣復

忝尹權典乎荷嶽宗曰卿三世尹京結紳盛事也四朝國史

韓琦以治

祖父薛顏字子容并開封頗嚴琦以治京師治稱歷官

以在後世文治之非毫釐計治之比蘇氏談訓

文書親決

本傳字新喻臨安擇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待人無委曲上

曰正欲律如此人述兼府事既視事親閱文書第自予決要人

請囑一無所聽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便壅解去而人至今稱

之時菴集

事皆默記

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爲甘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

不用默記數百以次決遣不失毫髮吏民皆以爲神不敢復欺

雜著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權德輿

漢制一輔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理劇者魏晉爲京兆郡則曰治

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始因宋公前代之故再更其名至開

元初命爲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衆務而分其之上助官師

表則之重而佐其惠下董振吏礪之理而推其功者大積

而不統中行而有倫和叶輔貳宜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令者

不得居之貞元十六年春二月詔弘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

侍郎位其戚先是達夫之佐元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

爲劇郡郎也文書華廳行直溫折中憲令克勤細大是宜與司

名命列侍不倉而猶以吏理揚歷於洁稽之序抑天之愛人俾

陛下邪或姑問其能而授之邪仍西少尹視事之堂

大庭中其長聚民以勝勢之走取爲學沼故移刻於是自後厥

位十倫居之者不推木所代而斯官次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日

政條之於是達夫微缺員以備舊常弘必革以辨假處用宿

其業而修其方凡勑顧督武備庶置刑書紲禁工徒啟塞二石

量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抗也稱戚者或退

其品而遷於近侍或進其才而擢爲大吏佐六官分十職皆其

選次然也以舊紀埋落廳失其傳今斷自太極元年而下列其

名氏歲月俾風采相屬且爲故志云

寄京兆韋尹

杜牧

一謝表陽舊使君郡人簡首望青雲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頭日夜聞

贈鮮于京兆　杜甫

異才應間出奏氣必殊倫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

幷中羅舊尹冰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令名萬古存

都廟

歷代詩話　宋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廟臭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廟吏命京府統之　天禧五年增置九廟　同上　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

朝官管勾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廟其先是使臣兼庶民有訟則以簡牒付之使元祐四年知開封府范純仁言乞除官神宗只用不肯階墀見劉摯者遂除監察御史　邵伯

詔許留後使臣二員分左右廟管勾十一月臣僚言逐廟一月之內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領二廟決斷所有廂使仍舊兼領以簡滯留之弊　元祐四年知開封

謝景溫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廟通為四廟四年罷紹聖元年復置　續會要紹興中臨安府先依開封例於城外南北

府界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右廂添置官二員分減在城一道衙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次冲都巡檢餘州軍則否　紹興

武太守

續守同

歷代詩話　太祖以知州易方鎮沿邊州郡或當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次冲都巡檢餘州軍則否　紹興

才氣無雙
漢令廣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才氣天下無雙
號飛將軍
李廣在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匈奴遠避
漢魏尚守雲中匈奴遠避不敢近塞
匈奴引去
邯鄲爲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其節異避引去
邯鄲死不近趙門後匈奴全爲木偶人衆都令騎士射之莫能中

其見憚如此
虞詡不敢犯
後漢虞詡字子真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定襄
屬上郡唯五原不被犯常爲邊最第一
虞詡不敢向
龐參爲雲中太守龐參不敢向雲中
胡虜憚氣
後漢蔡形字次孫遷遼東太守胡虜憚氣
鮮卑寇邊
魏安伯叔向越爲太守微遷蜜夷感慕越胡歸服
七樂爲用

今虞詡分麾下與士卒共食士以此皆爲用
懷遠以德
晉羊祜字叔子鎮守荊州開設庠序勸以農桑遠以德信吳人悅服
鄰境無事
晉王濬爲益州太守保全一郡二十餘年鄰境無事
賢於長城
人事尚在荊州十六年以威嚴聞帝嘗曰卿爲帝不擇人守邊勞
中國築長城以備胡卿今兵用勤守并實效不虛百賢於長城遠
矣

政化大異
後漢宋均字叔奇遷九江太守是時郡多淫祀民俗好巫均到
去其太半大興學校禮讓興行
起學校漸變其俗
威能震敵
後漢祭肜字次孫遷上谷太守匈奴聞肜至不敢入塞
風化大行
後漢宋均字叔奇遷九江太守是時郡多淫祀民俗好巫均到
去其太半大興學校禮讓興行
化行邊狄
後漢祭肜字次孫遷上谷太守匈奴聞肜至不敢入塞

西部都尉虞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狄君長感慕賦珍頌德
天子嘉之即以爲太守專
官

德懷遠夷

永平中朱輔爲益州刺史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數歲宣示恩
德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致正朔所未加自狼槃木
唐最等百餘國舉種奉貢稱臣

教其耕稼

光武中興爲光收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嫁
初設媒娉建立學校導之以禮義夜郎等慕義修
初遣使貢獻封溫水侯賜印綬冠幘車旗駕駟

安靜爲務

永治平三年免新差知延州陸詵正衙令入見問本任當何以
施爲詵奏曰邊事不可遽度候臣到審察有所見當條奏歷
本審陛下欲示威夷狄唯欲安靜而已帝曰避陲當以安靜爲
務比見王素已朝廷與大帥皆欲罷場無事唯將校使臣欲生
事以爭功卿謂何如對曰誠如聖旨陛下能委任將帥弭場無
事即天下幸甚

召拜樞府

蔡挺在涇久積勞不自聊寤夜中使至則使倡優歌之達于禁掖天子愍焉遂有樞府之拜

論久任邊帥

臣聞將邊圉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漢陛下
自臨御以來宸心之所經度謀臣之所計慮常以用准爲急然
成月浸久欲圖畫則觀未周欲屯田則水門未有便之
貴邊民無定居之心其效非包將在於要近效守常格則遠夫之謀有不容
盡要近效則急久之計有不假爲守常格則遠夫之謀有不容
施今陛下以郭棣守椎柄郭恩守鹿陽劉舜卿守鄜延皆邊
事二者之弊也臣聞君人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權而
以久任則不過年歲間又將更易望其樓遠圖立大功難矣昔
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收乃

大恐盛指三軸及聞公來吏士踊躍傳呼塡咽解去公至燕勢將伍而已余嘗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
盡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鋒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谿　唐富春　予和　刊

總幕職　此下佛外集內判之後

歷代沿革各見後逐官之下

掌書奏語參佐使府　常既使軒　賓佐　賓彥　賓采　賓客參公勤要　以良士而賛賢侯宜乎多成功而鮮敗事矣白樂天分臺商制　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選汝於諸侯乎　韋肅判官制　知軍若詠委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榮祖允奉幕中之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一四

盖以稱席上之珍　乾祐牧大幕史之道有事必白知無不爲杜牧行李知常制　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爲倾韓退之箴軍府之要掌在賓察白居易制　除淮南節度使幕府攝都兵謀朝文恭行朱遠制　諸侯辟之以佐賓席　杜牧之行李下歲制

唐劉一復長於章奏李德裕器之及鎮浙西皆參佐賓筵軍政　杜牧李白右風格李涉容久美容容　歸路美容府離堂玳瑁筵　劉禹錫送陸侍御赴淮南堂咨上策幕府制中權高適王門高德業幕府賤賢材　杜牧超幕府深覺負平生　杜幕府初交辟郎官奉備員扎姓氏兼中書副宣達張子房詩黃金臺貯俊賢多　杜將軍善射歌　杜觀將軍柳花鐵馬驄突重兩銜　杜觀將軍歌　荆州勝事衆多門幕下今朝又得君　姚合送陳判赴江陵幕

府佐

爲國上賓

牧秉宇叔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

接以交友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會接以交友之禮

禮以上賓

任爲從事禮以上賓

風幕

晉謝安王坦之當論和温論事温令郗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

嗣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蓮池

有出入見

路嗣恭領南節度入覲口臣從事挪滙有出入之見

待如師友

劉禹錫與嶺南節度使李千鎮行軍司馬劉悅同主韶務悅文宗時對策極言牛宰相權盛令孤楚在興元牛僧孺在襄陽辟為從事待如師友

盛選材彥

渤西觀察使李栖筠虛心下士其所擇從事皇甫冉盛選材彥

彥觀察判官許鴻謙和學博納筠皆異席事多咨之

多得名流

崔衍遷宣歙池觀察使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上者待寢

像奉輒徵行閤加禮敬幕中之士多顯達

下車辟荀孔

晉東海越為兗州牧以江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參書幕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否統舉郤鑒阮修程牧時以為知人

重徵羅溫石

烏重胤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事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援其尤暮取一人焉援其尤

與均禮

崔咸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詞部策慶合表直簡皆表成幕府

士留務

徐彥若為浙海軍節度使李千鎮行軍司馬劉悅同主韶務時多難彥若最見信千宰相牛僧孺在興元牛僧孺為從事待如師友所倚任如此

師友之才

孫樵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每稱樵有師友之才後為相吳縣

兼人之才

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皆門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

南樓談詠

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登南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且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而坐與浩等談詠

昆弟同幕

劉崇望字希徒崔安潛帥許及劍南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

武昌多士

晉陽侃鎮武昌時郡學廢侃使諸生皆為佐吏武昌號為多士

一時高選

李德裕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七賢宰輔為官試觀察使任幕府者皆表直超擢朝行列號曰一時高選

西山氣象

王子猷爲桓溫司卿在府久此當相押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頤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爲小朝廷

唐柳公綽爲河東節度表王起榮過華岳廟下馬投書告民實多功far石以爲天下第一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人北太原爲小朝廷往往多至

也

極一時選

武元衡字伯蒼節度劍南元和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問所

極一時選

皆一時選

王倕河西節度天寶中名聞于邊他所辟舉如王維王縉崔商等皆一時選云

皆當時士

元稹浙東觀察使所辟幕職皆當時之士

皆爲題人

韋抗所表劉晏鄉王倕王詡爲僕屬後皆爲顯人

盡理成規

制語節制鄰帥奏賈直言器幕中悟纖微垂失直言必盡理成規

規以是美瑋日聞

咨訪得失

唐楊於陵字達夫節度嶺南辟韋皐李翺等在幕府咨訪得失

博學强記

李商隱能爲古文從事令狐楚掌書記下筆不能自休

行修學進

石洪字巨川行修學進博聞四方賓客過華下多稱引陽伯書治民實多功far石以爲天下第一

以文章稱

唐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清修閑雅

辟之

幕中講論

李華字遐叔治行修推容儀好學許律封在徐州辟爲從事講論幕中論議大當理體從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一十四 六

才略精明

李石字中立初辟西蜀幕府從歷四鎮有才略爲更精明

奏署幕府

張封建字本立治徐州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其禮必均故其徒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在署幕府

先奏後聘

唐杜佑初察使王拱聞令狐楚之才欲以禮聘召楚不從乃先

聞奏而後聘

鳳皇芝草

足下仁智宜在高位託在幕下則不爲得所足下出類拔萃鳳皇芝草豈以爲美瑞哉大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

貴池中物

左傳楚白公子張甫公義檢校帥王府長史引兼思謙爲司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卑庶吏賀得主人

召爲諫議

遲者聞下從事翔到京師馳往省之且先賀其得賢主人裴之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諫議

賈直言署李師道府爲及師道不軌持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未見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累者以獻師道怒因以賜之於是留來鄴舍趙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置義成府後徙潞亦隨府遷穆宗召爲諫議

元最爲上客

姜元獻延賓容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爲西京留守幕下王琪張

天下名士

大聖明道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書記梅聖俞爲主簿皆天下名士

同遊嵩山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同遊嵩山歸暮投龍門香山雪作留宿錢文僖公聞更以厨傳散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苦當以留龍門庀事簡無遠賓也 聞見錄

遠賓從事序

論閩閩而前有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逮山河其陰距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覃被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滿救不與制海之號回加於初是以人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救南海之民罷從事坎風實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殷中作御史奉合卓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國來鄴舍趙文者之答於知我不倦行之遠也又樂賜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

之作遠實從事少府平序

古詩

鄜城夜會李正封聯句

從軍古云苦誰笑青油幕燈明夜觀基月暗秋城柝何當歸劒戟相與靜簫鼓閑銘山予所工捕羽余何作策勳封龍額詩騎獵麟脚推選閑奉材薦延搜一鶚

寄盧仝

韓退之

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蓋下士水南山人又經維鞍馬僕從塡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

贈益府屬官

盧照隣

一鳥自北無飛來向西蜀雇風從之（遊閬之何所欲答云寒鄉

子飄飄萬餘里不息惡木枝不飲盜泉水常思稻粱謀
桐樹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御 韋應物
乃報南昌令乘馬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堂中
赴水垂幕下清洛陽相去遥猶使故材榮
送顏赴潤州幕 杜牧
直道事人男子事異鄉加飯弟兄心還佰 出韓幹紘佩莫獨吟
詠玳瑁簪 杜甫
別蘇溪赴湖南幕
得實翻奇竹梭枝把翠梧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趙

送蘇兵曹 杜甫
飄飄蘇李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
絶句 杜甫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螢火殘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天中月
色好誰看
示阿列 韓退之
城上春雲覆雉堞城中車馬如九陌貴人頭上帶金龍
誡阿舉時鎮河陽幕中無事惟須飲卽日連
送朱叔陽赴閩中蔣府三首 呂伯奮
止戈堂上履聲闊飛蓋相追查論間君到定知難入眼倚天游
霍是家山

臨蓮十客九移春半是同窓仍弟兄憶市橋鈴火猶疑在
北詩話
送王宰之赴長沙幕 駱賓王
賈誼還跡仕君於此迂謫不應卑湿地猶着廣寒仙敦好人爭
誦名高士責全衛山余所管擬結草報恩緣
書記支使
歷代沿革 以來有其名 楊大堉 有文房

書記之任 前史知無 秦官序 爲庶政帝紀綸之日 京陽
中元帥府置掌書記一人節度使亦置馬掌朝覲聘問慰薦
祭祀祈禱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 乾德二年詔歷兩任有文學者許兩使留後奏充堂書記
A歷兩任以上有文學的前節度使觀察使留後奏充 大
平興國六年詔節度州依舊置觀察支使一員 參考永樂
凡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有出身曰書記無出身曰支使位
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 並同
白集行狀元席制 專司奏記 盧景裕
之事不可非才 徐騎省行狀書記制 軍旅之事不可無任奏記
茂弘軒才優管記操刀

必創置制劃庶務筆不休寧輒倚馬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皐故事

詔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朝選杜審言贈蘇味道

送侍客侯印有光耶

主上表章

三公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銀刻於上宰之庭盤本於從事之職

重其文章

宋齊丘鎮採章以喬公器爲掌書記性簡率有幕中十餘年未嘗趨附府公但重其文章以進用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四 十一

精於簡牘

唐韋述奏記元南充支使元南有器局料於簡牘所宜有常

杜君主記

以右拾遺杜君爲主記

鄱陽書佐

勵翁自陳猶通旅有一老人曰君一似鄱陽王書佐之曰君一似鄱陽王書佐人曰某姓左昔爲鄱陽書佐

爲文瑰奇

虞集商隱爲文瑰奇

文檄豪健

舒元輿擢高第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

書記翩翩

文帝與鍾繇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元瑜書記

足致樂也

機愈頭風

劉禪以字元瑜太祖每以愈頭風輒作書及機草成太祖先苦頭風讀琳所作書及機草成太祖先苦頭風讀琳所作書及機草成太祖先苦頭風讀琳所

駁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八掌書記

爲十年歷文武之佐六府八掌書記時論善
露布咨獎

未二六典爲招討府掌記朱比于露布于德宗命臨
下咨獎至再

書機中理

王重榮討黃巢書檄奏請紛香神安思敬宣趣中理都護甘露
文理貴中

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表謂之
章文規裁遺矣 卷之一百四十三 總錄堂藏

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
刀筆助板復

王重榮刀筆助板復之功
人文宜宏

僕射高貞公節度令狐公以人文宜宏令國子司業郎公論士
河南尹杜公以材華尤責仕繼斯蹈者不亦盛歟李文公集

愚毫稱是職

非天機殊健學源滂發令思而九流委翰揮毫而萬象俊奔如
記非周知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幸或不當亦其理宜也韓上同

庖丁提刀爲之滿志師文拜延效不可窮則不能是稱職也
浮華罰掌書

文宗謂侍臣曰近日諸侯奏論太浮華有垂與實宜罰掌書以

戒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勸文今人以文害實
駁凡以陳淋院玩官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
由於是遷其尚才之用亦令焉石未之亞 韓文公集

召拜爲侍御

十六年制書褒鎮州節度府掌記牧供職之外唯以
三上爲事數年召拜爲侍御史風采遠

馭則當自極喪塗

同退不同進

歐陽公初作論救范公貶夷陵元昊反范公起爲環慶帥辭公
掌書記入謝日君初論范公之事嫌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
事文規裁遺矣 卷之一百四十四 總錄堂藏

同其進可也於是遷翰不作言行錄

徐河東二州掌書記壁記

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飭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眡以鎮守
四大予施教化而乂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獻爲
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
皆記非周知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幸或不當亦其理宜也韓

後命於天予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辭或不當亦其理宜也韓上同
陽公自御史大夫廉帥三鎮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
年而掌書記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孟容人行丁 今爲尚

書禮部郎中其一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親寫對
官其一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今為
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官所為閨秀通敏兼人之才
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名譽於一君子尚未知
焉今之文章名譽於一君子尚未知焉而陽公已歿矣
悼心傷而氣合魚川泳白鳥雲翔實兆也余樂是賢主之相得也故
請刻石以記之而陋筮于穆門仲來者得以見觀焉

送楊支使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滿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
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參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
人與之處者非其類蛆有拳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

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若賓若主人交愈未嘗至宣州而樂羣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
今中丞之在朝念日侍 門於門下其來而紹茲土也有問湖南
之宜客者愈日知其客可以信比土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
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本語為邑於陽山悉役得湖南之賓
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及役之來也問其士
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何先後焉役之智足以造
使論海之書無倦之文炳然於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項項者
惡足與牙間而染吾子哉

律詩

送章書記赴安西

柳子厚

大子欲通西域相望愁門關撫日在朱旅有泉悔書記赴三
捉冷津留二年欲浮江海客此乃意然歌

杜甫

寄高書記　杜甫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何法如何下將安方
于蛇咽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送高書記　杜甫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符書
記用兵如用士知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
所思男兒功名遂正在老大時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送鄭書記　錢起

決勝無遺策辭天便請纓出身唯狗國且能兵受命麒麟
殿參謀驃騎營短簫催別酒斜日駐前旌義勇千夫敵風沙萬
里行幾年丹闕下俟印錫書生

贈王管記　高適

飄飄戎幕下出入閫山陘轉戰輕壯心立談有遠計
寄院中諸公　劉長卿

陝州書記好王粲從軍樂早晚歸遺庭臨公上麟閣

送中遣劉書記　高適

何代無奇士君門生此才幾載困常調一朝時運催匡身當明
主待詔登雲臺

送蔡都尉因寄高書記　杜甫

雲葉臨開府春城赴上都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送張支使　陳后山

聘慶逢知晚高士處下難清秋一鶚上拭目萬人看

寄淮南實書記

記室千年翰墨孤唯君才力似應徐五丁驅社神功盡二西捷
來秘檢踈

總諸曹

歷代沿革各見後逐官之下

幕府要講官惟府掾署列州司自六帖郡掾府案　冗員散職
署列六聯　名列府案職參軍事

再再府中趨

曹事數費

陳遂為公府掾吏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論之府曹
請事舍日遲日陳卿今日以某事論遲日滿百乃相聞故事滿
百則斥後滿百西曹請斥司徒官優容之

號殺公掾

晉周振頃為三公府辟辟書下公輒亡時人號為殺公掾莫有
辟者魏舒楊源為司徒遂辟之竟無他事

常為師友

漢梁鴻為潁州守政清簡常謂掾吏為師友

職徒勞人

漢梁竦以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赫隆得兩宮參軍三月二日作詩詩嫩隅溝流泊池入門何人
答曰名魚為嫩隅桓公曰何為作詩蛮隆曰千里投入始得一
蛮肝參軍何為不作蛮語也

假日不休

漢餘官為卿城日撥公扶至假日獨不許休坐曹治事日出數
日書歌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扶憨之

號二語掾

陳留凡千里有冬學大財主君見而問之曰老莊與聖教同異
谷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為掾人號三語掾

孫楚長掾

孫楚字子荊為楊州參軍至州長掾刺史行部曰大子命我參
管之對賓遣復 卷之一四 十九

州軍事

郗超多掾

晉太傅謝玄領為主簿郗超為參軍超多所割短小時人號
曰是公謝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雅量篇

雅量管篇

庾亮征虜庾翼征西庾冰年少並有重名俱在武昌南樓
吾所不及

杜運清吏

杜運清吏州參軍秋滿歸吏以紙萬番贈(一運治受百錢)答曰
吾清吏受一大錢何損哉

軍事偉辭

總監當

歷代會太平興國二年十月詔諸路轉運使副當領諸部內
監當京朝官內公勤廉幹顯有勞績者具名聞奏既親民直
通采訪事宋正史職官志監當官掌場務庫藏出納之事其
征榷場務歲有定額以登耗為賞罰凡課利所入送日
具數申于州四朝七商宋建炎元年詔諸路州縣監當官有
闕令滿日辟奏一次二年詔監當官以二年為任滿六考第
開降四年詔繁劇去處且依添差一員乾道六年詔吏部將

州糧料院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一四 二十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卷之一四

出納集最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監潭州糧料院出納不限時日緊最平人
稱之

召試除授

閻立德善畫監楚州糧料院伯父宿為楷容副使出守杭陛
辭英宗問之曰子弟誰可繼卿者乎宿以宗愈對會曾公亮宰
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

錢監

歷代沿革 宋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制置錢監于荊門而江淮荊浙閩廣之地皆有監

元置泉源等錢官曰閘所之成文選泊金冶之別司胡文焕行

明宗朝沿其舊以來七閘因採山之法用廣五株募凡有山冶處即設官閘管以收其利

國朝因之縣官閘府之用官勞于外與利在公

司閘州寶治之錢佐縣官費以是錫與鈔

未能便乞畧嘆今宜

官制

鑪官

王莽時主鑄錢官曰鍾官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一十四 三十一

攻用銅錢

劉淵置掌鐃州鑄錢監江南舊鑄錢錢至是改用銅錢收買作

成三年增課十倍萬

雜著

論錢 劉日新

論銅冶見都大坑冶門

監倉

漢官要語 唐庾氏之掌胡文煥行裝十 服勞應劭 職制

晉平分太倉粟置監鄧侯書 陳后山謝臨時校綿閬帝藏琴

陳書新箱 高通判常州倉詩 司倉孔君詩 一官倉庾其堪老雀有栖根落所岸

東坡倅州郡日與倉庾諸吏往來隱几不知公子與之

倉曰主臣到潤州須命好官稱庾氏莫令見東軒堪隱几

倉皆斗筲才若令堆不世名閑曹猶得醉高牀

晉制司倉掾官位

官名

治粟都尉

漢諸侯治粟掾屬

太倉令

漢太倉令十人

掌藥掾屬

倉人掌粟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

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一十四 三十三

有餘則藏之以待歲凶而頒之

以官爲氏

許慎說曰古文以史爲官者或女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庾氏

則倉庫吏之後也

郎坐庾中

傳咸司空荀公薨俗復起居舍人監衛州黎陽倉草場御守校尉官

代公治出納公曰不可居其官不可以瞞職雖祁寒隆暑必躬

坐庾中治事不懈

古今文集

雜詩

地儀真諸平倉壁

使首盧衆論塩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爲劑不宜三江曹娥兩場差更云崇德改塩法始以錢清分爲三場場基惟阜四場乃舊敎閙之所今猶目爲之勝字民本九十餘戶戶每月出塩一席豪民既浸奪其地邑胥又多方漁徵之復有私販通注之擾僅餘三十八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來未嘗及額而逃負仆斃遂弱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世科頃尉東陽頗若能有爲此不敢不謹撫存亭次能爲之剔蠹疏源又問爲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放然如更生約課亦隨羨遂增九分有奇廨宇建于崇寧二年迨百年矣雖頹敝之甚高宗幸四明略嘗駐蹕其中鋪爲一新之爲使俾十萬錢而爲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

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與居民仰嘆以爲錢未有也又嘗爲亭中修山陰兩鄉海上石隄八百丈上塘下三百餘丈添鋪兩埭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潛止三月以書來求辟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爲取其大槩併記之庶後來者有考云

重修廣州都塩倉記

洪邁

客從東方來道南粵事顧居其山川樂其爲解繹少留時游文老間頗得聞粵中賢大夫士始肘毛舉枝具一二數不悉客臨而向之曰丈人休矣盍置此而新其說乎一人茫然長思食頃乃言曰客果欲知之邪則吾部使者陸公真其人自朝廷合常居大毋旨才可了檢身到纖介我實門戶重衣冠綿數代當以誠心求子視勿自懈亭民亦良民也調俱無賴官吏既授之兼

遊元衛弟赴長寧塩場

樓鑰

阿連性而秀二親所其愛仲兄勤拊養遇事輒加誨幹盡靜而辦胸次無單隘今爲戚牢盆官宇臨渤解毋謂官爲小要使所居大毋旨才可了檢身到纖介我實門戶重衣冠綿數代當以誠心求子視勿自懈亭民亦良民也調俱無賴官吏既授之兼

并責通倩蒸波亦　樂歲色猶棄輸塩不得錢何以於[illegible]
所在積蠹久良法浸多壞吾聞不無術重當審利害熟視不為
謀空發媿難盡不應行一切盡使絶稱俗富者能巧取倍息久
仍在貧者庶少寬公私可緩帶毋年登乙十家居幸康条其家
不從禮政經有深戒幸于去不遠時時可歸拜小別不足惜輕
毋送前邁

監酒

[illegible]錄[illegible]錫[illegible]木之酤及連枝之掌[illegible]

[illegible]益三年秦詩篇四海傳[illegible]紛紛糟翅間欲試賢公子
[illegible]我方凍坐酒官曹務公煩薪炙冰[illegible]山谷落身翅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一四　四

槃盆器裏裁對梅花無酒溫[illegible]
[illegible]天津橋南造酒樓[illegible]何知是官身慵翅園[illegible]郎官
何是兌庫人乃使驅馳隨[illegible]

三七　德泉堂藏

[illegible]刀權酒酤
前漢武帝初權酒酤
辨五齊名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
[illegible]釋三曰益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周禮
兼用六物
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illegible]

[illegible]酒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illegible]大酋右
酒官之長也掌酒也成炊也火齊曝麴之調也記月令
上戶[illegible]
[illegible]林孫中論茶公監慶州鹽酒稅上河西兵論五篇不宗實錄
乙監酒稅
[illegible]忠宰旦[illegible]事[illegible]馬光參酌治道[illegible]奏[illegible]同尚修[illegible]所[illegible]知
水[illegible]事[illegible]所以老[illegible]監[illegible]南[illegible]之[illegible]監[illegible]化以[illegible]於[illegible]
課[illegible]井[illegible]
慶曆四年[illegible]判諸道推[illegible]酒滿三[illegible]第[illegible]罷[illegible]監[illegible]歲滿而課[illegible]
[illegible]者升[illegible]之[illegible]
召為正言
[illegible]之類聚遺[illegible]　卷之一四　三八　德泉堂藏
[illegible]忠宰監泉州酒稅[illegible]召還徙為右正言[illegible]

劉慶塘

[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記
[illegible]任商非周盛時權酤非漢令典迄于今不廢經費所仰不可已
已故庇其瑕者為推益利怨將我實往之酒任藥我實售之怨
斯謙任斯侮所操一舛於正均矣監金堤縣酒稅務吳門第盈
岳始至得臨川羅君恩富君壯君絡為同僚相尚以義自勿上
商旅再者多弊必已出市物必平估客至須盃酒接候勤命宏
之家故商大夫王君堅悵其去之速都守感上其名於朝皆人謂合史之商不如願吏之商

發女征官題名記　劉湜堪

國家以酒稅命官殆徧區宇夫酒狂藥利怨府卑其狂而貞之
直則其怨而奪之有二者均非律已者消困所欲售之稅則
強之耳奪之耳故官為尤難其治必宅於閒閒必間於賈閒麾
斥目而不能聞聽賄耳而不能聰未能動而發之其術無由治
是官者雖甚文雅不屑世紛亦從容閑之慶洪洞用詩不可見我之者乃
文字之娛琴澤之呼相似其居然也焉友趙君居父之在婺稱
是蓋發跡東南大洲而地非江海之衝無駢至雜得之貨大
其宜矣及朝奔命強復其然歷東
復用馬及陳氏腐統文帝當郡始下詔令扶而稟之至于有唐

歷制斯備戍定其酤戶之稅或二等之日何昔相半損益相兼
行於一時稍得其便京都宛雒以優于大衆之聚五州摧趣以
當乎當官之利隨所利害以為定法裁在前史的有明驗我宋
紹位有制焉王城之中圜征其稟而不征其市閭蜀之地則取
其稅而不禁其私四方都會各有常擯軍旅之衡非是不能
興懷潤貝有此官而一再代更軼漂沒無聞後之
今許如今之視昔可數也乃泉前人名氏得與忠孫大宇而

古賢慶丁亥小至日記

何恭

推酷之與久矣桑羊建白之武帝力行之千秋奉能之新莽重
立之絕於建起於陳盛於唐大行於當今之世其本益深其源
益固其所當斬芟而拔去之者雖有非常之智不可得而救
有不世之豪弗能禁其利也益孟日孟
孟夫刑府日益非約以使宜遷以中通則淳厚之化其何以
致哉昔武帝之世馬士周改其貨周用轉
其宜矣及朝奔命強復其然歷晉魏百年間而弗
復用焉及陳氏腐統文帝當郡始下詔令扶而稟之至于有唐

歷制斯備戍定其酤戶之稅或二等之日何昔相半損益相兼
行於一時稍得其便京都宛雒以優于大衆之聚五州摧趣以
當乎當官之利隨所利害以為定法裁在前史的有明驗我宋
紹位有制焉王城之中圜征其稟而不征其市閭蜀之地則取
其稅而不禁其私四方都會各有常擯軍旅之衡非是不能
興懷潤貝有此官而一再代更軼漂沒無聞後之
今許如今之視昔可數也乃泉前人名氏得與忠孫大宇而
之有非是不能並也其名雖異而其課則同其法則三而其利
同一課既同利既一則天下之利可以盡一矣然朝廷所以不
一者將使守宰述之復而重歲內之民就深利矣就若乘四海
而利之且益監事多天下之公患也獄訟刑辟天下之大殃也
今王城之中則亡其公患圜囿之地則弃其大殃其餘郡國則

監茶

好學有文

管庫十年

監鎮

不行市易

監門

不可上疏

鄭俠字介夫監安上門安石將以爲經義檢討俠簡會時大旱不雨俠於是上疏併圖上之東都事略

律詩

送周監門

一領青衫似敗荷奈君每老秋卑何三年幕府無人薦常日柴門有客過牙畔櫓聲藏傲火江頭舡重載書多故人若問軍中事爲說防秋夜柝戈

監場

好儒稱薦

王監潭州銀場何承矩好儒士形於稱薦秉都省略

監稅

公誠有德

呂布哲字原明歷監陳留稅章樞密參方知縣事心甚重

之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詞色折公以事公不爲動章嘆曰公誠有德哉我聊試公爾張橫渠曰雖繼之邦行矣於呂原明見之榮陽公家塾傳

雜著

金堂縣監倉記

劉漫塘

征推之官有縣首與主簿別比以來其或而今廨猶不具將力不贍與抑官用武選邑長不以聽事合治正之與監金壇縣酒

稅務廨占惡宋寺西廡且百年慶元中改用繫官之字於縣治東南隅距務可百步通往焉於公私爲宜而屋僅五間橫陳道側無關與之限人語雜聲雜聞道上至者病之嘉定辛未春保義郎庾君昌緒寔來君有毋就養知縣黃君升慨然曰是宜寧親地耶即命縣尉之高俾二百弁以授廋君俾即其地撤而新之庾君亦輟俸以佑且百緡畝其前爲庭崇其後爲堂室處中爲垣塘外圃雖草創未備然誠官府民居之異是夕息諫舁走庭下報黃知上下之別慶君抑可謂能大所居之官矣既成遣余記有述俾來者無忘黃君之德余於是有感焉古之爲大同官爲容古人所重向也世不然其物夕前立能逢迎以私則已不明相軋相傾性恐其居之安去之不速或不幸有夫者艱捽其妻遑歸之其於古義何有哉方此時有人焉如黃君汲汲於同僚之私養惟恐其居者之不安廖君奉奉於長官之公寅惟恐其美之不著是可紀也黃君介不受私明足以察

去不以非論年而民逾思之廖君儒家子政不苛而事集見又可紀也紀之以詔來者廖君之請因之以著爲僚之義有余之志也記成於歲癸酉孟春中澣

征官箴送趙君父之官婺女　劉漫塘

公之理劇官以民置惟時可征賦分民利見利思義君子則然義苟未明性以習遷晨起坐曹百行環至簿領夜日盼心醉用烏而便服焉而宜則賤售之以騙其私日時之新日物之畏則籠取之以媚其貴有窮有攘或乞或假則故縱之以慝其下油者是啗以易之有不苟同景星鳳芝宜持其平而制其弊使下無怨而上不過時方營營求利之鼠額微其故藏課其盈日比月校而責所負吏奉急符問如虎虎財非天雨亦皆見輸

彼士農工視我蔑如惟此商人星馳露宿侯此宅分仰事俯育宋能輕之忍故增之亦既剝下忍復奪之貿者處此益車之轔欽之戾而與之曳抑余有言人毋自畫身正令行意誠物格兼斯二者可通神明明上官寧莫我聽覓之一分閒于四達水浮陸奔我舟我車憂其乏今見其餘贈余不宿請質諸君

送陳孟明常州稅序　劉漫塘

陳君孟明累世高科亦有工詩與余後同爲友者實吾里先君累試場屋不效去從故帥使薛公所公知其秀整表表於親親之方爲後述處之有階授當之仰簿閒欲命以官而君於親親之方爲後述處之有階授當之仰觀看巾山石霍嫗惟修稷太傳才高亦抱關恐尺視庭蓬蒿然漫塘叟於君家有再世契酌而送之曰忘有人能作適督閫

送次公子之官安仁監稅　楊廷秀

遺集卷之十四終

司法　卷下有外集司獄之後

職官部

歷代公部　卷有決斷大體事刑法歷代皆有　劉漫塘

史筆　卷有律令定罪盜賊賞刑品目司戶紹興

宋沿前制有司法參軍掌議斷刑名

年增行減寬後御筆

參軍掌鞫官有次第之司錄參之通和敬德楊元啟刻京本

書三類聚遺集　卷之二十五

唐法曹參軍掌決律令

通之論

晉石勒下令風俗法曹掾為設案州司法多兼曹事

幾案

獄訟部

古代決獄

張湯以定死法探以言義決疑獄獄漸重之

用法平正

後漢郭躬祖父郭弘農川郡決曹掾治獄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

東海于公

斗南一人

狄仁傑字懷英爲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於衣行山夜間忽
白有飛鳥在右白旨親舍其下鳥仁基曰狄公之怪北十步
南一人而已

民歌佛子

尹正義爲潞州都督府法曹參軍有姓敖之曰前得罪佛子
入爲理丞
丞建度其深文敏機變建以門蔭累授潞府司法時年已老
爲人所知授大理寺丞判州獄理行始著

爲政寬仁

徐有功累轉蒲州司法參軍性剛直事明濟當爲刺史私
相約曰若犯司法參軍杖者必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

蒲不戮

溢事明審

狄仁傑爲并州都督府法曹參軍性剛直事明濟當爲刺史
太夫人有笞病而公遠便旨可始親萬里之憂乃請代崇

家綏按治

韓安處揚州法曹州人王神慶配仁傑令案縱數犯法及通賓
戚吏莫敢繩仁傑令案縱數犯法及通賓
戚吏莫敢繩迨其被逮計執迫官不堪笞掠冒誣伏公約法處之白神慶
獄已白神慶盜府庫具禮待賓佯爲棚來爭公遠事爭棚不倒
官曰司法處死長身他日真御史也

議獄令情

斷獄平恕

與太子爭

公爲泉州法曹日伏階下與太子爭是非太子屢黜已見幃命
出而泉

議貸罔爭

許澤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澤曰條落則本枯
事文類聚補遺 卷之十五 三
余何忍以貴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乃免

酌貨不售

杜紘宰永泰永泰爲泉州司法酌歲丹至異貨出境
史私與市不售 史怒而收紘 紘亦莫
後事發紘獄由是不與

遇事不留

高級之爲河陽司法前後盜陳大漢下二人不接鄰民輒行
迨待其被逮計執迫官不堪笞掠冒誣伏公約法處之白神慶
獄已白神慶盜府庫具禮待賓佯爲棚來爭公遠事爭棚不倒
官曰司法處死長身他日真御史也

賈易字明叔調常州司法參軍日以清生不問法令何疑獄囚
不合於人情日人情所在法亦在焉乞其去郡中稱平
議事守正
楊龜山先生授處州司法爛理精明既日法令有疑獄衆所不
決者皆立斷與郡刑議事守正不徇
任情不從
張之宇在世爲明州司法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承之獨
不從守怒曰郡條豈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
在行司當循之只法守懼卒從之
奉公不苟
傅忠肅公察宇公晦公任青州司法參軍徐晏仁余深總守青
州徐長於治民屢試以事知其奉公不苟

從前伊川
明伸字時中初爲青州之門雖宿從游者以趨利奴
公奉公不已十次公典
公事先生切以非其時恐陷
伊川出入毛一十八日風雨必曰
造門
見泉坡
泉坡守杭毛司理民訟法曹公以衆人過之秩滿辭去是夜
宴客有妓歌別詞云今夜亂山深處夢魂分付潮回去公問曰
此何人所作答曰毛法曹製公語坐客曰郡條有詞人而不及
知軾之罪也翼日折回延還留建溪月澤民因此得名

雜著
貴州司法廳壁記

劉漫塘
漢太守自秦三尺律令從事今司法參軍則奉三尺律令以
與太守從事者得其人則政平訟理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易則
名其所繫何如哉而位乃在諸曹下亥一男子朝入吏部籍與
注一民曹而參則如精衛銜木以填海雖已一再吏部易之
者已固矣而下之何哉夫聖人所重而用法非聖人之得
之雖法者聖人所事故官必取於已試惟用法非聖人得已故
位不先於同列雖然此一說也抑有遺記焉且法曹所與聽事
合治者非刑獄事乎又其上非從事與守若丞乎錄事參與
石獄則與刑曹均獄掾耳獄掾以獄之成上下府法曹曰未也
則獄掾取抱其獄而治之雖甚急放冀較法曹差獄之毫于上
府從事與守若貳曰未也法曹之堅講之力曰當是也乃

已守若武顯甚殺莫能奪以一府之所足莫能勝法曹之所是則法曹之所非一府之所非莫能勝法曹之所是則法曹之所非夫翁和張天之道也獨法曹乎誠直焉也州絕水故法曹事甚簡才者無以自見不才者無以自免北年城日加閑地日加重軍日加頃從事雖甚敏黠能勝則遷法曹左右之友人趙用之宗緒之英生林之秀以才辟置足以其官而恨前乎此名氏不著乃稽故府得某人以下若干人將刊置壁間以某昔嘗濫巾馬俾為之序故為力言是官所繫之重使來者知昔之值者為不苟而不敢卑其官今之推任為有加而不敢怠其事云紹定改元五月記

古詩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五 十七

送趙叔法 唐子西

休休猶半壽伏日不暫暇平生熱大法餘事工小楷自蒲葵手作雅與辭於鮑宜雖強項臨事中實駭二子習視此理如少戒

律詩

送平江趙法曹 劉漫塘

金科天上取星辰丹筆年來有屈伸子去平反供研笑民知寬大頌君仁祈令茂苑題輿客曾是瓊林合席人若問殘生頻寄語舟長占五湖春

贈井法曹

北盆仙人汗漫游新文曾到海雲間逢冷詩禮井公子安落書

張子湖

移向行頭

唐黃法曹

哲友黃升卿乃是天下士一官法曹樣整光昏思

詩話

觀梅動興

杜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師云何遜梁時人孫云何遜作揚州法曹廳舍有梅花盛開遂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州梅花方盛遂對花彷徨終日見東坡手定詩作揚州時註

司戶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五 十七

歷代公事 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 北齊 以下與功曹同 隋

有戶曹參軍文帝時改司戶參軍場帝為司戶書佐 唐 門下

省分戶曹參軍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事在京兆為曹掾為曹掾為司

開平省六曹掾為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

宋 於廣州諸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 明 分

掌同錄事元祐令中州從六品下州從九品乾道

六年注大獄乞令司戶專主參議

張晉祖 行何曾賦稿之要司

徒參軍也戶曹民所聚也

白集行於世戶曹例以三年自試

桂林戶掾稱能文 唐 十餘

文秀掾大家開倉廩

元素清史

張元素仕隋爲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間景城執牛殺一邑人千餘號令請代曰此清吏我之則無天也

七品要官

李嘉祐祖令狐七品清要官所以授滁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

河東三絕

唐徐彥伯政肅州司兵時司戶韋嘉猷判司上李旦工於翰札而彥伯以文詞推美時人謂之河東三絕

素有仁愛

袁守貞父謹隋大業中爲淮安司戶參軍屬郡人楊琳用璋等亂惟以禱素有仁愛故賊約其黨無敢害謹及見了還鄉

宗旦罵賊

高州司戶宗旦常自知郡陳珙言僞高必叛珙不聽及城陷宗旦罵賊被殺

號念珠曹

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號爲念珠曹

開霽靡下

唐集琰之爲同州司戶年少刺史李崇義輕之州中積弁者奏數百道崇義促琰之判決之一命書史數人連紙筆須臾剖斷並盡崇義大驚曰公何忽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失知名譽

南山刑

李元紘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方永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意元紘違拒甚長史竇懷貞大懼數令元紘改判元紘大箸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撓動

作歌詩

杜審言爲吉川司戶武后召見將加擢用問曰卿歌喜否審言跪舞謝恩因作歌詩曰幸遇南薰時共挹薰風好

作措大官

劉玄宗錄事參軍雍州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下州判司紆形屈勢而已宗錄大笑絕倒曰若頭使斬去吾何能作措大官耶

官冠司空

後漢陰循李郃皆仕郡爲戶曹史郃官至司空

詔爲御史

晉阮孚爲廷尉不見旬久今何官思彥始道所以然

開府儀矩

韓思復改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

不事儀矩

李之才字挺之任孟州司法挺之坦率不事儀矩時范忠獻頗不悅挺之自若忠獻後忠獻謫鄧移鎮郡客送至境外挺之但別

于近郊未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故吏無一往者獨拯
往省之忠獻始稱歎遂受知焉之入
商確古今
洪文惠公守徽州時范石湖為戶參洪公博洽精明公由此究
心史事洪公喜日與公商確古今常曰吾視君蓋必至兩地君
其自愛

共稱文章

脩窜初為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公王荊公共
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問語子固曰吾方為六經閣其為之記
子固凡脞稾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謂子固曰吾自為之則日
六經閣者諸子百家之書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子固始大異服

益自勵於學矣

試為校理

晁補之字無咎王安國一見而奇之為澶州司戶參軍試為
秘閣校書

除大學正

張耒字文潛少於歌詩為明州戶椽除大學正

雜著

河南府倉曹參軍廳壁記 梁 肅

倉曹掾掾秩位次載於甲令在漢魏間與參軍事共職各異五
府及州郡皆有其官北齊天保中又授參軍以繫官曹之就簡
取大以文吏而參以事隋唐之國家亦因之河南府領縣二十
府為上東都環帝王之居內征賦之入凡蒼聚之物皆於
其司一都之移用郡吏之稽食又出焉故其務殷其事積常為
他曹劇者之若不勤則廢不廉則玩不明則亂決之患生其
職或權宜南官及御史府故有可常修其名實效其功績後
授伊陽張君開卿李君入莅為其官參以貞固裨張用文敏輔
予謂命官之職事與二棣之才美不可以不紀遂直筆書之其
南曹位次與前政名氏端如貝珠列于記之左右

送楊子聰之閩序 歐陽脩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重河南大
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間其地大望素
名者皆將相名臣吏民聞事而聽命道其將某相某官者常名
所而一二數之至於平官卿吏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
出者入千百人不知其不氣以不逢而不為市坐者不起首事
陵成而登之若此則所謂參
軍名掾其不參明而陰佞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
以行過不揖及忙劇挾吏未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
自達不可得其勢卑且賤反甚於他州郡故為之者未嘗
乘龍飛鳳舉以翊角頭然而甘者鮮矣其才難之美非有

眼力其何能也予嘗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驄
出入府門下人回眼視而柴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
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交之其能出其頭角

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頒然而出矣遂特傑然以獨立也于聰南人樂其七風今秩滿調於更部必更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陽士明也

送轉司戶之官健州序　洪邁

凡參軍事于州若率不試因九持司戶監位法曹上而當與錄曹通職連事不顯央故初築名若敬閒且清上官指為無所事臺寺府機交午道上至白旬弁命不暇敢寧厥居以車馬家以官舍為傳舍士大夫平生數郡縣更能否從二千石下洎尉某賢公某若干低印里準獨不及司戶非擇而議焉實固然也大建置一官非苟而已司戶雖不當位然訟獄之平亭會庶之入出庸錢出自錢何或受屢于粮料者與實不相應且當與聞之足共在一部不為薄能故吾職亦足稱善更指為無所事可不可乎丹陽將君別去過大夫公于顧將君司戶吾州賢大夫人書綜介弼門更民皆生士農白周期易盤見科上清風古氣滿眼而乃是戶曹報前還只今書生無此官猶辦有餘力前之云云正非為將君家畜城中南西北隅百劇可十畝竹樹池臺致足處事再歲於是陶心山泉馳暇良不睱視他日荷荷道上時定如何也

送吉州司戶厥綏歸覲　周必大

戶曹掌州符廩戍行獄訟事皇族公括字仲南甫宦於陵以綏名歸而清楊公首為之銘而前進士周某又為作蒸莊著書假綏戲儒吟裘三年佩玦一夫簡亡是亡虛孰如經傳衆說之郭薄征緩刑職分司徒議獄緩次卦貴中孚

奉使歸庭和與後俱上嘉命名得無意乎隊介節曹嘉及一隅勿以朱博族疎之卹哪其能前進易服走趨當師謝安理髮自如曹掾不逞趙君義果德抑難此拘能定能應匪亟匪徐

宦情有倦敬敬終初

古詩

送趙英仲司戶　楊廷秀

紹興人物趙戶部身作長城護瓜步佛狸遠效綠有人猿臂不俟得非數只今曾孫戶掾公更能官政有祖風南山可摧判難奪東海不竟除有功吾州尚了本曹印謁帝明光當得覲秋風正緊送君扶萬里程淦人莫問

送吉州司戶　黃山谷

吉州司戶官舒小曾別詩人杜審言今日宜城讀書客還趙手枝倚旅門夏花生上盡白周期易盤見科上清風古氣滿眼而乃是戶曹報前還只今書生無此官已在貞元元和間

律詩

送陳戶曹之官襄陽二首　劉克莊

水相曾來督府謀部君今復贊帷哉金谷飲長夜去美玉關為賦執尺度名端不在中州習進水清堤花艷安得相陪風遠遊

襄府秋風事日生來宜足馬去兼程起為楚舞何其壯吟退閑兵任此行且喜峴山碑有跋不然江表傳無名老儒能復對羣

武學

此下補外集儒學教授之後

歷代公卿 元中始置太公尚父廟以張良配 紀下春中

秋上戊癸之生衆於文宣釋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 正

元中增太公為武成王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 正起

於左張良因穀梁說列於右以其多門建中初

詔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人名將六十四人圖形 正

大中祥符元年詔尚父宜加謚昭烈武成王慶曆二年詔益

武學十六成王廟以阿魯為教授八月罷武學以議者以古

名將如諸葛亮杜預等皆事孫吳故也熙寧五年罷

密院古者出師受成於學文武勉張其道一也祖宗建

文德之意明矣

武學博士 武論附

歷代沿革 唐增二年置學始以阿魯為博士 宋元豐

官制改隸樞密院 乙丑下武學博士 武官知兵者充教

官 元豐官制同 明洪武初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 正

統二年增先儒七人為配享 嘉靖九年改如

建炎二年興廢給事中十六年詔令臨安府修建武學一十八

年詔武學博士於文臣有出身或武

泉出身曾預為選人者其學於差武學人 中興會要 後又降

文德之意明矣

宗學

歷代沿革 平帝詔脩性宗室皆高帝子孫令日宗師以外之

教授門為四重一帝友愛子弟謂各有日幼者學留宗師別

堂以禮義和樂教育為良善 高祖詔宗室子孫乾祐書舍

皆別為小學 唐玄宗詔諸王侍讀官 宋置之外從其宗正始創於

宗至宗親而大備中興稽古之盛宗學之設所以
講窮臨安之睦親宅更化之後以羅仲舒范柏泰
輩主之其他所而盡招故基以爲學焉

補貢定額

宋南渡更化乃增補貢定試額凡四路之一曰榮祀太學
學額各七

重廣學舍

嘉定更新宗學實用癸酉歲日書七大雅明好正愛親已重廣學舍
添兩齋曰懷德曰升俊

雜書

寧宗皇帝御書綾紙賚

寧宗載開刊廣稽古所以啟崇廣教育也惟聖好學化行瓜瓞
編茂聖賢之彼學必門治而後成仲舒述論之十篇日書
之放一祀賢閣文行相符垂爲庶士式焉庶幾我士
室尚其茂哉

宗學發科題名記

淳熙甲辰之冬皇上命發英斷更新大化又明年以解此一冒
告宣肝膽力扶綱常於是赫奕奎文誕錫重宇與之更始咸
恭官僚之陛擢

宗學博士 宗論附

歷代公卿[illegible]士稱王官大小學教授也至道元年太
宗將留意儒術即講院設置博士員位等視王府官分兼南北教授而
乃以教授爲名咸平初遂命許王府官分兼南北教授而
官者太祖太宗諸王之子孫之所講肄也崇寧五年
又改稱其王官宗子博士位國子博士之上靖康之後宗學
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宗子大小學教授二員隆興省其
一員淳熙九年[illegible]始復置宗學改教授爲博士又置宗學
論一員紹熙宗正卿博士位太常博士之下論在國子正之
上俸給賞典視國子帥七及正録倒於是宗室疎遠者皆得
[illegible]

[illegible]之序[illegible]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国子之修爲政
[illegible]

追塚宗英

宋室宗更化之十載聚国方之宗英而追琢之顧我宗以卿
邇且要而在博士及論祖其凡越二年羅仲舒范柏泰爲是職惠
爲有攸程督有經正安詹周爲法亦密矣[illegible]名記

嵩崧文爲

[illegible]子而嵩崧文爲宗子博士張尚英蕭其才除提舉宗

文學知名

王安中字履道自號初寮先生政和中監大名倉以文學知名除宗學博士

宮觀部遺

總宮觀

歷代公華 宋 政和初之宮以侍臣之祠不拘官格以待老俊賢社稷時有毀絕必崇創親座之侍以祈昭寧以後乃增門是時方經理北宮老不任事者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宮觀以食其祿時王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二十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二十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二十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二十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二十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二十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二十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二十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二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二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三十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三十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三十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三十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三十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三十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三十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三十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三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三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四十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四十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四十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四十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四十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四十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四十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四十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四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四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五十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五十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五十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五十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五十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五十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五十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五十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五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五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六十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六十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六十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六十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六十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六十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六十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六十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六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六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七十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七十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七十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七十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七十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七十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七十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七十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七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七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八十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八十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八十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八十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八十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八十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八十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八十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八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八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九十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九十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九十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九十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九十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九十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九十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九十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九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九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十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十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十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十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十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十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十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十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十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十一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十二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十三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十四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十五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十六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十七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十八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增宮觀毋限員蓋知州人以

事去與遭集 卷之一 一百二十九 德嘉堂梓

三十月爲任國朝志

建昌要品式建琳宮 除命制 養恬真館 制命曾鞏觀制 安真館之 許 敬長知 總可靖館夏安公增上 命品 總使直廷 退王會安觀制 安石亦

暫還復召

張忠簡公闡奉祠陛辭上曰卿姑暫還秋涼復召卿公既退詩云入請犯天顏今朝出漢關渾如徙飛鳥日暮傍巢還周益公集

在京宮觀

歷代沿革 宋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或丞郎學士以上充副使兩省或五品以上爲判官內侍官或諸司使副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爲大夫以副使爲都監又有提舉主管官其戚里近屬及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官觀以示優禮之意四朝志紹興二十一年在京宮觀依在外官祠以三十箇月爲任中興會要紹興五年詔任在京官觀請給人從前

宰執依見任減十分之二關學士已上依中書舍人太中大夫已上依左右司郎中任樞密都承旨關學士已上依六曹尚書直學士已上依六曹侍郎太中大夫已上依中書舍人

宮觀使

歷代沿革 宋天寶七載以給事中楊釗充九成宮使宮使之名自此始南部新書 宋祥符中真宗建玉清昭應宮王魏公旦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宰相兼職天聖元年呂夷簡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請罷使名石林燕語 徽宗建玉清萬壽宮乃命宰執兼使副用真廟故事也

景靈宮使

明道中錢惟演以使相爲景靈宮使又祥符七年宰臣向敏中爲景靈宮使

會靈觀使

祥符九年參政丁謂充會靈觀使

祥源觀使

天禧五年樞副錢惟演爲祥源觀使

醴泉觀使

治平中武康節度李端愿爲醴泉觀使

集禧觀使

治平四年富弼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使

太一宮使

元祐六年馮京以彰德軍節度使充太一宮使

同醴泉觀使

元祐八年尚書右丞梁燾以疾求罷詔與在京宮使宰相以爲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致同醴泉觀使燾以資政殿學士充按元祐六年馮京已除中太一宮使燾非事始大觀三年姚雄以右金吾衛上將軍充使

祐神觀使

大觀元年尚書右僕射趙挺之充祐神觀使

提舉宮觀

歷代沿革 宋 天聖七年王清官災遂罷使而景靈會靈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勾李若谷罷參政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晏元獻以舊相提舉禹壽觀武臣李端愿止得管勾祥源觀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事也

太乙宮

范鎮字景仁哲宗卽位拜端明殿學士提點中太乙宮兼侍讀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遂辭不起改提舉崇福宮

萬壽宮

元豐元年左藏庫使昌州刺史曹誌爲萬壽觀提點元豐八年

北園待制兼侍讀趙彥君爲萬壽觀提舉

在外宮觀祠祿

歷代沿革 宋 宮觀皆侯人請而後授侍從而上任官觀者絕少若因責降改作主管方且差焉熙寧初王安石相異已者方直除宮觀大抵宮觀非自陳而朝廷特差者如降黜之例 四朝志 二年詔杭州洞霄宮宅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靈仙觀置管勾或提舉提點宮四年詔宮觀岳廟留官一員餘聽如分司致仕例從便居住六年詔御監職司以上提舉餘官管勾當監職司以上者又詔年六十以上者乃聽差毋過兩任兼用執政恩例者通不得 三任四朝志後蔡京用事增廣職任崇寧二年添官觀卜政和三年添官觀三名見續會要多不錄選人亦許

古今事實

退處開局

熙寧六年以莊宅使帶御器械知鎮戎軍張璪爲鳳翔府太平宮瑫有戰功以病請退故以開局處之

董正治官

政和一年六月復宮觀縣丞詔在熙寧中先帝董正治官嘗詔

宮觀置員縣置丞爲實在乎是所有宮觀縣丞並依大觀三年
四月以前指揮

律詩
蒙恩監南岳廟 劉克莊
久閒嫌姚乞退閑今朝準勅放生還人欺鮮罷青油幕帝遣監
臨紫蓋山營卒展辭回玉帳林僧講賀到柴關丈夫不辦封侯
事猶要名標處士間